

夢梅館校本

金

瓶

梅

詞話



夢梅館校本 **金瓶梅詞話**

蘭陵笑笑生 原著
梅 節 校訂

《金瓶梅詞話》是中國著名的古典長篇白話小說，
也是最具爭論性的小說。

梅節先生從八十年代中從事詞話的整理和校點，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可讀的、較少錯誤的、接近原著的本子。選擇以日本大安本為底本，覆以北京圖書館藏中土本，校以日本內閣文庫和北京大學之《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在茲堂本和崇經堂本之《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並先後參考鄭振鐸、施蟄存諸本，兼吸收姚靈犀、魏子雲等專家研究成果，先後進行三次校注。最近又進行第四次，即本書。用功之勤，成就本書為《金瓶梅詞話》的最佳校本。

封面設計

書名題字：何懷碩

封面圖案

ISBN 978-986-6923-24-1

01200



9 789866 923241

(漆布精裝三冊共1200元)



蘭陵笑笑生 原著
梅 節 校訂
陳詔·黃霖 注釋

〔夢梅館校本〕
金瓶梅詞話

(第三冊)

里仁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金瓶梅詞話／蘭陵笑笑生原著；梅節校訂。——

初版。——臺北市：里仁，2007.11

冊： 公分

ISBN 978-986-6923-24-1（全套：精裝）



857.48

96021162

· 本書校注經作者授權，原文重新排版，不得翻印或重製 ·

夢梅館校本

金瓶梅詞話（第三冊）

原著者：蘭陵笑笑生

校訂者：梅節

注釋者：陳詔·黃霖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

電話：(886-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886-2) 3393-7766

網站：<http://lembook.webdiy.com.tw/>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五月初版

西元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修訂一版

西元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修訂一版十一刷

參考售價：漆布精裝三冊共 1200 元

ISBN 978-986-6923-24-1（全套：精裝）

燙金題字：陳瑞庚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終日思卿不見卿，數聲寒角未堪聞。匣中破鏡收殘月，篋裡餘衣斂斷雲。
寒雀揀枝栖不定，征鴻斷字嘆離群。玉釵敲斷心難碎，想像傷心記未真。

話說西門慶歸後邊，辛苦的人，直睡至次日日色高還未起來。有來興兒進來說：「搭彩匠外邊伺候，請問拆棚？」西門慶罵了來興兒幾句，說：「拆棚教他拆就是了，只顧問怎的？」搭彩匠一面外邊七手八脚，卸下蓆繩松條，拆了送到對門房子裡堆放，不題。玉簫進房說：「天氣好不陰的重！」西門慶令他向暖炕上取衣裳穿，要起來。有吳月娘便說：「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陰，大睡回兒起來，慌的老早就爬起去做甚麼？就是今日不往衙門裡去也罷了。」西門慶道：「我不往衙門裡去。只怕翟親家那人來討書，好打發回書與他。」月娘道：「既是恁說，你起去。我叫丫頭熬下粥等你來吃。」這西門慶也不梳頭洗臉，蓬頭披着絨衣，戴着氈巾，徑走到花園裡藏春閣書房中。

原來自從書童去了，西門慶就委王經管花園兩邊書房門鑰匙，春鴻便收拾打掃大廳前

書房。冬月間，西門慶只在藏春閣書房中坐。那裡燒下的地爐暖炕，地平上又安放著黃銅火盆，放下梅梢月油單絹暖簾來。明間內擺著夾枝桃，各色菊花，清清瘦竹，翠翠幽蘭。裡面筆硯瓶梅，琴書瀟灑。床炕上茜紅氈條，銀花錦褥，枕橫鸚鵡（一），帳挂鮫綃。西門慶歪在床上，王經連忙向桌上象牙盒內炷薰龍涎於流金小篆內。西門慶使王經：「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那王經出來，吩咐來安兒請去了。只見平安走來對王經說：「小周兒在外邊伺候。」那王經走入書房，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叫進小周兒來，磕了頭，說道：「你來得好，且與我篋篋頭，捏捏身上。」因說：「你怎一向不來？」小周兒道：「小的見六娘沒了，忙，沒曾來。」西門慶於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打開頭髮，教他整理梳篋。只見來安兒請的應伯爵來了，頭戴氈帽，身穿綠絨襖子，脚穿一雙舊皂靴，棕套，掀簾子進來，唱喏。西門慶正篋頭，說道：「不消聲喏，請坐。」伯爵拉過一張椅子來，就着火盆坐下了。西門慶道：「你今日如何這般打扮？」伯爵道：「你不知，外邊飄雪花兒哩，好不寒冷！昨日家去晚了，鷄也叫了。你還使出大官兒來拉，俺們就去不了。我見天陰上來，還討了個燈籠，和他大舅一路家去了。今日白爬不起來。不是來安兒去叫，我還睡哩。哥，你好漢，還起的早！若着我，成不的。」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我怎得個心閑？自從發送他出去了，又亂着接黃太尉、念經，直到如今，心上是那樣不遂。今早房下說：你辛苦了，大睡回回去。我又記挂着只怕翟親家人來討回書，又看着拆棚。二十

四日又打發韓夥計和小价起身，打包，寫書帳。喪事費勞了人家，親朋罷了，士夫官員，你不上門謝謝孝，禮也過不去。」伯爵道：「正是，我愁着哥謝孝這一節。少不的也謝，只摘撥（二）謝幾家要緊的，胡亂也罷了。其餘相厚，若會見，告過就是了。誰不知你府上事多，彼此心照罷。」

正說着，只見王經掀簾子，畫童兒用彩漆方盒銀鑲雕漆茶鍾，拿了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伯爵取過一盞，拿在手內，見白漉漉鵝脂一般酥油飄浮在盞內，說道：「好東西！滾熱，呷在口裡，香甜美味。」那消費力，幾口就呵沒了。西門慶直待篋了頭，又教小周兒替他取耳，把奶子放在桌上，只顧不吃。伯爵道：「哥，且吃些不是？可惜放冷了。像你清晨吃恁一盞兒，倒也滋補身子。」西門慶道：「我且不吃，你吃了，停會我吃了粥罷！」那伯爵得不的一聲，拿在手一吸而盡。畫童收下鍾去。西門慶取畢耳，又叫小周兒拿木滾子滾身上，行按摩導引之術。伯爵問道：「哥滾着身子，也通泰（三）自在些麼？」西門慶道：「不瞞你說，像我晚夕身上常時發酸起來，腰背疼痛。不着這般按捏，通了不得。」伯爵道：「你這胖大身子，日逐吃了這等厚味，豈無痰火？」西門慶道：「近日任後溪常說：老先生雖故身體魁偉，而虛之太極。送了我一罐兒百補延齡丹，說是林真人合與聖上吃的，教我用乳常清晨服。我這兩日心上亂亂的，也還不曾吃。你們只說我身邊人多，終日有此事；自從他死了，誰有甚麼心緒理論此事！」

正說着，只見韓道國進來，作揖坐下，說：「剛纔各家都來會了，船已雇下，準在二十四日起身。」西門慶吩咐甘夥計攢下帳目，兌了銀子，明日打包。因問：「兩邊鋪子裡賣下多少銀兩？」韓道國說：「共湊六千餘兩。」西門慶道：「兌二千兩一包，着崔本往湖州買紬子去。那四千兩，你與來保往松江販布，過年趕頭水船（四）來。你每人先拿五兩銀子，家中收拾行李去。」韓道國道：「又一件，小人身從鄆王府，要正身上直（五），不納官錢，如何處置？」西門慶道：「怎的不納官錢？像來保，一般也是鄆王差事，他每月只納三錢銀子。」韓道國道：「保官兒那個，虧了太師老爺那邊文書上注過去，便不敢纏擾；小人此是祖役（六），還要勾當餘丁（七）。」西門慶道：「既是如此，你寫個揭帖，我央任後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承說，把你官身注銷，常遠納官錢罷！你每月只委付家下一個的當人打米就是了。」那韓夥計作揖謝了。伯爵道：「哥，你這一趟替他處了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少頃小周滾畢身上，西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吩咐打發小周兒吃了點心。良久，西門慶出來，頭戴白絨忠靖冠，身披絨氅，賞了小周三錢銀子。又使王經：「請你溫師父來。」

不一時溫秀才峨冠博帶而至。叙禮已畢，左右放桌兒，拿粥上來，四碟小菜，一碗炖爛蹄子，一碗黃芽韭炒驢肉，一碗鮓炒餛飩鷄，一碗炖爛鴿子雛兒，四甌軟稻粳米粥兒，安放四雙牙箸。伯爵與溫秀才上坐，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西門慶吩咐來安兒再取一

盞粥，一雙篋兒，「請你姐夫來吃粥。」不一時，陳經濟來到，頭戴孝巾，身穿白紬道袍，葱白緞整衣，蒲鞋絨襪，與伯爵等作揖，打橫坐下。須臾，吃了粥，收下家伙去，韓道國起身去了。只有伯爵、溫秀才，在書房坐的。西門慶因問溫秀才：「書可寫了不曾？」溫秀才道：「學生已寫稿在此，與老先生看過，方可謄真。」一面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其書曰：

寓清河眷生西門慶端肅書復

大碩德柱國雲峰老親丈大人先生臺下：自從京邸邂逅，叙語之後，不覺違越光儀，倏忽半載。生以不幸，閨人不祿，特蒙親家遠致賻儀，兼領誨教，足見爲我之深且厚也。感刻無任，而終身不能忘矣。但恐一時官守責成，有所疏陋之處，企仰門墻，有負薦拔耳。又賴在

老爺鈞前，常爲錦覆，則生始終蒙恩之處，皆親家所賜也。今因便鴻，謹候起居，不勝馳戀，伏惟炤亮，不宣。

外具揚州縐紗汗巾十方，色綾汗巾十方，揀金挑牙二十付，烏金酒鍾十個，少將遠意，希笑納。

西門慶看畢，即令陳經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同溫秀才封了，將書謄付錦箋，彌封停當，御了圖書。另外又封五兩白銀，與下書人王玉，不在話下。

一回見雪下的大了，西門慶留下溫秀才在書房中賞雪。搽抹桌兒，拿上案酒來。只見有人在暖簾外探頭兒，西門慶問：「誰？」王經說：「鄭春在這裡。」西門慶叫他進來，那鄭春手內拿着兩個盒兒，舉的高高的跪在當面，上頭又閣着個小描金方盒兒。西門慶問：「是甚麼？」鄭春道：「小的姐姐月姐，知道昨日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沒甚麼，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與爹賞人。」揭開：一盒菓餡頂皮酥，一盒酥油泡螺兒。鄭春道：「此是月姐親手自家揀的，知道爹好吃此物，敬來孝順爹。」西門慶道：「昨日又多謝你家送茶，今日你月姐費心，又送這個來。」伯爵道：「好呀，拿過來，我正要嘗嘗。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如今又是一個女兒會揀了。」先捏了一個放在口內，又拈了一個遞與溫秀才，說道：「老先生，你也嘗嘗。吃了牙老重生，抽胎換骨。眼見稀奇物，勝活十年人！」溫秀才呷在口內，入口而化，說道：「此物出于西域，非人間可有。沃肺融心，實上方之佳味。」西門慶又問：「那小盒兒內是甚麼？」鄭春悄悄跪在西門慶跟前，揭開盒兒，說：「此是月姐捎與爹的物事（八）。」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揭開纔待觀看，一邊伯爵一手撾過去，打開，是一方回紋錦雙攔子細撮穗古碌錢同心方勝結、桃紅綾汗巾兒，裡面裹着一包親口磕的瓜仁兒。這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將瓜仁兩把喃在口裡，都吃了。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只剩下沒多些兒，便罵道：「怪狗才，你害饑癆饑瘡？留些兒與我見兒兒，也是人心！」伯爵道：「我女兒送來，不孝順我，再孝順誰？我兒，你

尋常吃的够了！」西門慶道：「溫先兒在此，我不好罵出來。你這狗才，忒不像模樣！」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吩咐王經把盒兒掇在後邊去。

不一時，杯盤羅列，篩上酒來。纔吃了一巡酒，玳安兒來說：「李智、黃四關了銀子，送銀子來了。」西門慶問：「多少？」玳安道：「他說一千兩，餘者再一限送來。」伯爵道：「你看這兩個天殺的，他連我也瞞了，不對我說。嗔道他昨日你這裡念經他也不來，原來往東平府關銀子去了。你今收了，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這兩個光棍，他攬的人家債也多了，只怕往後後手不接。昨日北邊徐內相發狠，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拾銀子去。只怕他老牛箍嘴（九）箍了去，却不難為哥的本錢了！」西門慶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麼徐內相、李內相，好不好我把他小厮提留在監裡坐着，不怕他不與我銀子。」一面教陳經濟：「你拿天平出去，收兌了他的，上了合同就是了；我不出去罷。」

良久，陳經濟走來回話，說：「銀子已兌足一千兩，交入後邊大娘收了。黃四說，還要請爹出去說句話兒。」西門慶道：「你只說我陪着人坐着哩。左右他只要搗合同的話，教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經濟道：「不是。他有樁事兒要央煩爹，請爹出去，親自對爹說。」西門慶道：「甚麼事等我出去？」一面走到廳上。那黃四磕頭，起來說：「銀子一千兩，姐夫收了，餘者下單找還與老爹。有小人一樁事兒，今央煩老爹……」說着，跪在地下哭了。西門慶拉起來，道：「端的有甚麼事，你說來。」黃四道：「小的外父孫清，

搭了個夥計馮二，在東昌府販綿花。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不守本分，要便鎖了門出去宿娼。那日把綿花不見了兩大包，被小人丈人說了兩句，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相廝打，攘起來，把孫文相牙打落了一個，他亦把頭磕傷，被客夥中解勸開了。不想他兒子到家遲了半月，破傷風身死。他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綽號白千金，專一與強盜作窩主，教唆馮二，具狀在巡按衙門朦朧告下來，批雷兵備老爹問。雷老爹又伺候皇船，不得閑，轉委本府童推官問。白家在童推官處使了錢，教鄰、勸人供狀，說小人丈人在傍喝聲來。如今童推官行牌來提俺丈人，望乞老爹千萬垂憐，討封書對雷老爹說，寧可監幾日，抽上文書去，還見雷老爹問，就有生路了。他兩人廝打，委的不關小人丈人事；又係歇後身死，出於保辜限外。先是他父馮二打來，何必獨賴在孫文相一人身上？」西門慶看了說帖，寫着：「東昌府現監犯人孫清、孫文相，乞青目。」因說：「雷兵備前日在我這裡吃酒，我只會了一面，又不甚相熟，我怎好寫書與他！」那黃四就跪下，哭哭啼啼哀告說：「老爹若不可憐見，小的丈人子父兩個就都是死數了。如今隨孫文相投去罷了，只是分豁小人外父出來，就是老爹莫大之恩。小人外父今年六十歲，家下無人。冬寒時月，再放在監裡，就死罷了！」西門慶沉吟良久，說：「罷，我轉央鈔關錢老爹和他說說去；與他是同年，都是壬辰進士。」那黃四又磕下頭去，向袖中又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兒遞與西門慶，腰裡就解兩封銀子來。西門慶不接，說：「我那裡要你這行錢！」

黃四道：「老爹不稀罕，謝錢老爹也是一般。」西門慶道：「不打緊，事成我買禮謝他。」正說着，只見應伯爵從角門首出來，說：「哥，休替黃四哥說人情。他閑時不燒香，忙時走來抱佛腿。昨日哥這裡念經，連茶兒也不送，也不來走走兒，今日還來說人情？」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說道：「好二叔，你老人家殺人哩！我因這件事整走了這半月，誰得閑來？昨日又去府裡與老爹領這銀子。今日李三哥起早打卯去了，我竟來老爹這裡交銀子，就央說此事，救俺丈人。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物，還是不下顧小人。」伯爵看見是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因問：「哥，你替他去說不說？」西門慶道：「我與雷兵備不熟，如今又轉央鈔關錢主政替他說去。到明日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又收他禮做甚麼！」伯爵道：「哥，你這等就不是了。難道他來說人情，哥你賠出禮去謝人？也無此道理。你不收，恰似你嫌少的一般，倒難爲他了。你依我收下他這個禮。雖你不稀罕，明日謝錢公，也是一個樣兒。黃四哥在這裡聽着：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這一回求了書去，難得兩個都沒事出來，你老爹他恒是不稀罕你錢，你在院裡老實大大擺一席酒，請俺們耍一日就是了。」黃四道：「二叔，你老人家費心，小人擺酒不消說，還教俺丈人買禮來磕頭酬謝你老人家。不瞞你老人家，我爲他爺兒兩個這一場事，晝夜上下替他走跳，還尋不出個門路來。老爹再不可憐，怎了？」伯爵道：「傻瓜，你攆着他女兒，你不替他上緊，誰上緊？」黃四道：「房下在家只是哭，俺丈人便躲了，家中連送飯人也沒一個兒。」

當下西門慶被伯爵說着，把禮帖收了，禮物還令他拿回去。黃四道：「你老人家沒見，好大事，這般多計較！」就往外走。伯爵道：「你過來，我和你說，你書幾時要？」黃四道：「如今緊等着救命。老爹今日下顧，有了書，差下人，明早我使小兒同去走遭。」於是央了又央：「差那位大官兒去？我會他會。」西門慶道：「我就替你寫書。」因叫過玳安來，吩咐：「你明日就同黃大官一路去。」那黃四見了玳安，辭西門慶出門，走到門首，問玳安要盛銀子搭裃。玳安進入後邊，月娘房裡正與玉簫、小玉裁衣裳，見玳安站着等要搭裃，玉簫道：「使着手，不得閑騰。教他明日來與他就是了。」玳安道：「黃四緊等着，明日早起身東昌府去，不得來了。你騰騰與他罷！」月娘便說：「你拿與他就是了，只教人家等着。」玉簫道：「銀子還在床地平上掠着不是！」走到裡間，把銀子往床上只一倒，掠出搭裃來，說：「拿去了，怪囚根子！那個吃了他這條搭裃，只顧立疋螞蝗（十）的要。」玳安道：「人家不要，那個好來後邊取來？」於是拿出，走到儀門首，還抖出三兩一塊蘑菇頭銀子來。原來紙包破了，怎禁玉簫使性那一倒，漏下一塊在搭裃底內。玳安道：「且喜得我拾個白財（十一）！」於是褪入袖中，到前邊遞與黃四搭裃，約會下明早起身。

且說西門慶回到書房中，即時教溫秀才修了書，付與玳安，不題。一面覷那門外雪，紛紛揚揚，猶如風飄柳絮，亂舞梨花相似。西門慶另打開一罈雙料麻姑酒，教春鴻用布甌

篩上來。鄭春在傍彈箏低唱，西門慶令他唱一套「柳底風微」。正唱着，只見琴童進來說：「韓大叔教小的拿了這個帖兒與爹瞧。」西門慶看了，吩咐：「你就拿往門外任醫官家，替他說說去，教他明日到府中承奉處替他說說，注銷差事。」琴童道：「今日晚了，小的明早去罷。」西門慶道：「是了。」不一時，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一碗黃熬山藥雞，一碗臊子韭，一碗山藥肉圓子，一碗炖爛羊頭，一碗燒猪肉，一碗肚肺羹，一碗血臟湯，一碗牛肚兒，一碗爆炒豬腰子；又是兩大盤玫瑰鵝油燙麪蒸餅兒，連陳經濟共四人吃了。西門慶教王經拿盤兒，拿兩碗下飯，一盤點心與鄭春吃，又賞了他兩大鍾酒。鄭春跪稟：「小的吃不吃。」伯爵道：「傻孩兒，冷呵呵的，你爹賞你不吃，你哥他怎的吃來？」鄭春道：「小的哥吃的，小的本吃不吃。」伯爵道：「你吃一鍾罷，那一鍾教王經替你吃。」王經道：「二爹，小的也吃不吃。」伯爵道：「你這孩兒，你就替他吃些兒也罷。休說一個大分上，自古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一面站起來，說：「我好歹教你吃這一杯。」那王經捏着鼻子，一吸而飲。西門慶道：「怪狗才，小行貨子他吃不吃的，只恁奈何他吃！」還剩下半盞，教春鴻替他吃了，令他上來排手唱南曲。西門慶道：「咱們和温老先兒行個令，飲酒之時教他唱便有趣。」於是教王經取過骰盆兒，就是温老先兒先起。温秀才道：「學生豈敢僭？還從應老翁來。」因問：「老翁尊號？」伯爵道：「在下號南坡。」西門慶戲道：「老先生，你不知，他家孤老多，到晚夕桶子掇出屎來，不敢在左近

倒，恐怕街坊人罵，教丫頭直掇到大南首縣倉牆底下那裡潑去，因起號叫做『南潑』。温秀才笑道：「此『坡』字不同。那『潑』字，乃是點『水』邊之『發』；這『坡』字却是『土』字傍邊着個『皮』字。」西門慶道：「老先兒倒猜的着，他娘子鎮日着皮子（十二）纏着哩！」温秀才笑道：「豈有此說！」伯爵道：「葵軒，你不知道，他自來有些快傷叔人家。」温秀才道：「自古言不褻不笑。」伯爵道：「老先兒，誤了咱們行令，只顧和他說甚麼？他快尿口傷人，你骰就在手，不勞謙遜。」温秀才道：「擲出幾點，不拘詩詞歌賦，要個雪字，就照依點數兒上。說過來，飲一小杯；說不過來，吃一大盞。」當下温秀才擲了個么點，說道：「學生有了，雪殘鸚鵡立多時。」推過去該應伯爵行，擲出個五點來，伯爵想了半日，想不起來，說：「逼我老人家命也。」良久說道：「可怎的也有了！」說道：「雪裡梅花雪裡開。好不好？」温秀才道：「老翁說差了，犯了兩個雪字，頭上多了一個雪字。」伯爵道：「頭上只小雪，後來下大雪來了。」西門慶道：「這狗才單管胡說。」教王經斟上大鍾。春鴻拍手唱南曲〔駐馬聽〕：

寒夜無茶，走向前村覓店家。這雪輕飄僧舍，密灑歌樓，遙阻歸槎。江邊乘興探梅花，庭中歡賞燒銀蠟。一望無涯，一望無涯，有似灞橋柳絮滿天飛下。

伯爵纔待拿起酒來吃，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幾碟菓食：一碟菓餡餅，一碟頂皮酥，一碟炒栗子，一碟曬乾棗，一碟榛仁，一碟瓜仁，一碟雪梨，一碟蘋婆，一碟風菱，一碟葶

齋，一碟酥油泡螺，一碟黑黑的團兒，用橘葉裹着。伯爵拈將起來，聞着噴鼻香，吃到口，猶如飴蜜，細甜美味，不知甚物。西門慶道：「你猜！」伯爵道：「莫非是糖肥皂？」西門慶笑道：「糖肥皂那有這等好吃？」伯爵道：「待要說是梅蘇丸，裡面又有核兒。」西門慶道：「狗才，過來我說與你罷。你做夢也夢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捎來，名喚做衣梅。都是各樣藥料，用蜜煉製過，滾在楊梅上，外用薄荷橘葉包裹，纔有這般美味。每日清晨，呷一枚在口內，生津補肺，去惡味，煞痰火，解酒尅食，比梅蘇丸甚妙。」伯爵道：「你不說，我怎的曉的？」因說：「温老先兒，咱再吃個兒。」教王經：「拿張紙兒來，我包兩丸兒，到家捎與你二娘吃。」又拿起泡螺兒來問鄭春：「這泡螺果然是你家月姐親手揀的？」那鄭春跪下說：「二爹，莫不小的敢說謊？不知月姐費了多少心，揀了這幾個兒來孝順爹。」伯爵道：「可也虧他，上頭紋溜就像螺螄兒一般，粉紅、純白兩樣兒。」西門慶道：「我見此物，不免又使我傷心。惟有死了的六娘他會揀，他沒了，如今家中誰會弄他！」伯爵道：「我頭裡不說的，我愁甚麼，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如今又鑽出個女兒會揀了！偏你也會尋，尋的都是妙人兒！」西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趕着伯爵打，說：「你這狗才，單管只胡說！」温秀才道：「二位老先生可謂厚之至極！」伯爵道：「老先兒你不知，他是你小侄人家。」西門慶道：「我是他家二十年舊孤老兒了。」陳經濟見二人犯言，就起身走了。那温秀才只是掩口而笑。須臾，伯爵飲過大

鍾，次該西門慶擲骰兒，於是擲出個七點來。想了半日，說：「我打〔香羅帶〕一句唱：『東君去意切，梨花似雪。』」伯爵道：「你說差了，此在第九個字上了，且吃一大鍾。」於是流沿兒斟了一銀衢花鍾，放在西門慶面前，教春鴻唱，說道：「我的兒，你肚子裡棗核解板兒，能有幾句兒（十三）！」春鴻又排手唱前腔：

四野彤霞，回首江山白無涯。這雪輕如柳絮，細似鵝毛，白勝梅花。山前曲徑更添滑，村中魯酒偏增價。疊墜天花，疊墜天花，濠平溝滿令人驚訝。

看看飲酒至昏，掌燭上來。西門慶飲過，伯爵道：「姐夫不在，溫老先生你還該完令。」這溫秀才拿起骰兒，擲出個么點，想了想，見書房牆上挂着一幅吊屏，泥金書（十四）一聯：「風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院春。」說了末後一句。伯爵道：「不算，不算。不是你心上發出來的，該吃一大鍾。」春鴻斟上。那溫秀才不勝酒力，坐在椅上只顧打盹，起來告辭。伯爵只顧留他不住。西門慶道：「罷罷，老先兒他斯文人，吃不的。」令畫童兒：「你好好送你溫師父那邊歇去。」溫秀才得不得的一聲，作別去了。伯爵道：「今日葵軒不濟。吃了多少酒兒，就醉了！」於是又飲够多時。伯爵起身，說：「地下黑，我也酒够了。」因說：「哥，明日你早教玳安替他下書去。」西門慶道：「你不見我交與他書？明日早去了。」伯爵掀開簾兒，見天陰地下滑，旋要了個燈籠，和鄭春一路去。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盒內回了一罐衣梅，捎與他姐姐鄭月兒吃。臨出門，西門慶因戲

伯爵：「你哥兒兩個好好去。」伯爵道：「你多說話！父子上山，各人努力。好不好，我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答話去。」說着琴童送出門去了。

西門慶看了家伙，扶着來安兒，打燈籠入角門，從潘金蓮門首所過，見角門關着。悄悄就往李瓶兒房門首彈了彈門，有綉春開了門，來安就出去了。西門慶進入明間，見李瓶兒影，問：「供養了羹飯不曾？」如意兒就出來應道：「剛纔我和姐供養了。」西門慶入房中，椅上坐了，迎春拿茶來吃了。西門慶令他解衣帶，如意兒就知他在這房裡歇，連忙收拾、伸鋪，用湯婆（十五）熨的被窩暖洞洞的，打發他歇下。綉春把角門關了，都在明間地平上支着板凳，打鋪睡下。西門慶要茶吃，兩個已知科範，連忙攬掇奶子進去和他睡。老婆脫了衣服，鑽入被窩內。西門慶乘酒興服了藥，那話上使了托子，老婆仰臥炕上，架起腿來，極力鼓搗，沒高低擗礮，擗礮的老婆舌尖冰冷，淫水溢下，口中呼達達不絕。夜靜時分，其聲遠聆數室。西門慶見老婆身上如綿瓜子相似，用一雙胳膊摟着他，令他蹲下身子，在被窩內啞鬢髮，老婆無不曲體承奉。西門慶說：「我兒，你原來身體皮肉也和你娘一般白淨，我摟着你，就如同和他睡一般。你須用心伏侍我，我看顧你。」老婆道：「爹沒的說，將天比地，折殺奴婢，拿甚麼比娘？奴婢男子漢已沒了，早晚爹不嫌醜陋，只看奴婢一眼兒就夠了。」西門慶便問：「你年紀多少？」老婆道：「我今年屬兔的，三十一歲了。」西門慶道：「你原來小我一歲。」見他會說話兒，枕上又好風月，心下甚

喜。早晨起來，老婆先起來伏侍拿鞋襪，打發梳洗，極盡殷勤，把迎春、綉春打靠後。又問西門慶討葱白紬子，做披襖兒與娘穿孝，西門慶一一許他。教小廝鋪子裡拿三疋葱白紬來，「你們一家裁一件。」以此見他兩三次，打動了心。瞞着月娘，背地銀錢、衣服、首飾甚麼不與他。

次日，潘金蓮就打聽得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內和奶子老婆睡了一夜。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大姐姐，你不說他幾句？賊沒廉耻貨，昨日悄悄鑽到那邊房裡，與老婆歇了一夜。餓眼見瓜皮，甚麼行貨子，好的歹的攬搭下！不明不暗，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算誰的？又像來旺兒媳婦子，往後教他上頭上臉，甚麼張致！」月娘道：「你們只要栽派教我的？他要了死了的媳婦子，你們背地都做好人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我如今又做傻子哩！你們說只顧和他說，我是不管你這閑帳！」金蓮見月娘這般說，一聲兒不言語，走回房去了。

西門慶起早，見天晴了，打發玳安往錢主事處下書去了。往衙門回來，平安兒來稟：「翟爹人來討回書。」西門慶打發書訖，因問那人：「你怎的昨日不來取？」那人說：「小的又往巡撫侯爺那裡下書來，擔閣了兩日。」說畢，領書出門。西門慶吃了飯，就過對門房子裡，看着兌銀、打包、寫書帳。二十四日燒紙，打發韓夥計、崔本、來保并後生榮海、胡秀五人，起身往南邊去。寫了一封書，捎與苗小湖，就謝他重禮。

看看過了二十五六，西門慶謝畢孝，一日早晨，在上房吃了飯坐的。月娘便說：「這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咱也還買分禮兒送了去。常言：先親后不改。莫非咱家孩兒沒了，斷了禮不送了！」西門慶道：「怎的不送？」於是吩咐來興買兩隻燒鵝，一副豕蹄，四隻鮮鷄，兩隻熏鴨，一盤壽麪，一套妝花緞子衣服，兩方綃金汗巾，一盒花翠，寫帖兒教王經送去。這西門慶吩咐畢，就往前邊花園藏春閣書房中坐的。只見玳安下了書回來，回話說：「錢老爹見了爹帖子，隨即寫書，差了一吏，同小的和黃四兒子到東昌府兵備道下與雷老爹。老爹旋行牌問童推官催文書，連犯人提上去，從新問理。連他家兒子孫文相都開出來，只追了十兩燒埋錢，問了個不應罪名，杖七十，罰贖。復又到鈔關上回了錢老爹話，討了回帖纔來了。」西門慶見玳安中用，心中大喜。拆開回帖觀看，原來雷兵備回錢主事帖子都在裡面，上寫道：

來諭悉已處分。但馮二已曾責子在先，何況與孫文相忿毆，彼此俱傷，歇後身死，又在保辜限外：問之抵命，難以平允。量追燒埋錢十兩，給與馮二。相應發落，謹此回覆。

〔下書〕年侍生雷起元再拜。

西門慶看了歡喜，因問：「黃四舅子在那裡？」玳安道：「他出來，都往家去了，明日同黃四來與爹磕頭。黃四丈人與了小的一兩銀子。」西門慶吩咐置鞋脚穿，玳安磕頭而

出。

西門慶就歪在床炕上眠着了。王經在桌上小篆內炷了香，悄悄出來了。良久，忽聽有人掀的簾兒響；只見李瓶兒驀地進來，身穿縵紫衫，白絹裙，亂挽烏雲，黃懨懨面容，向床前叫道：「我的哥哥，你在這裡睡哩！奴來見你一面。我被那廝告了我一狀，把我監在獄中，血水淋漓，與穢污在一處，整受了這些時苦。昨日蒙你堂上說了人情，減了我三等之罪。那廝再三不肯，發恨還要告了來拿你。我待要不來對你說，誠恐你早晚暗遭他毒手。我今尋安身之處去也，你須防範來！沒事，少要在外吃夜酒。往那去，早早來家。千萬牢記奴言，休要忘了！」說畢，二人抱頭放聲而哭。西門慶便問：「姐姐，你往那去？對我說。」李瓶兒頓然撒手，却是南柯一夢。西門慶從睡夢中直哭醒來，看見簾影射入書齋，正當卓午。追思起由不的心中痛切，正是：花落土埋香不見，鏡空鸞影夢初醒。有詩爲證：

殘雪初晴照紙窗，地爐灰燼冷侵床。個中邂逅相思夢，風撲梅花斗帳香。

不想早晨送了喬親家禮，喬大户娘子使了喬通來送請帖兒，請月娘衆姊妹。小廝說：「爹在書房中睡哩。」都不敢來問。月娘在後邊管待喬通。潘金蓮說：「拿帖兒，等我問他去！」於是驀地進書房。潘金蓮上穿黑青回紋錦對衿衫兒，泥金眉子，一溜擦五道金三川鈕扣兒；下着紗裙，內襯潞紬裙，羊皮金滾邊。面前垂一雙合歡鮫綃鸚鵡帶；下邊尖尖趨

趨錦紅膝褲下顯一對金蓮；頭上寶髻雲鬟，打扮如粉妝玉琢，耳邊帶着青寶石墜子。推開書房門，見西門慶歪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說：「我的兒，獨自個自言自語，在這裡做甚麼？嗔道不見你，原在這裡好睡也！」一面說話，口中嗑瓜子兒。因問西門慶：「眼怎生揉的恁紅紅的？」西門慶道：「我控着頭睡來。」婦人道：「倒只像哭的一般。」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平白怎的哭？」金蓮道：「只怕你一時想起甚心上人兒來是的。」西門慶道：「沒的胡說，有甚心上人、心下人！」金蓮道：「李瓶兒是心上的，奶子是心下的。俺們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數！」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又六說白道起來！」因問：「我和你說正經話，前日李大姐裝綁，你們替他穿了甚麼衣服在身底下來？」金蓮道：「你問怎的？」西門慶道：「不怎的，我問聲兒。」金蓮道：「你問必有個緣故。上面他穿兩套遍地金緞子衣服，底下是白綾襖，黃紬裙，貼身是紫綾小襖、白絹裙、大紅緞小衣。」西門慶點了點頭兒。金蓮道：「我做獸醫二十年，猜不着驢肚裡病！你不想他，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纔方夢見他來。」金蓮道：「夢是心頭想，啼噴鼻子癢。饒他死了，你還這等念他。像俺都是可不着你心的人，到明日死了苦惱，也沒那人題念。——此是想的你這心裡胡油油的（十六）！」西門慶向前一手摟過他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說：「怪小油嘴，你有這些賊嘴賊舌的。」金蓮道：「我的兒，老娘猜不着你那黃貓黑尾的心兒！」一面把嗑了的瓜子仁兒，滿口哺與西門慶吃。兩個又啞了一回舌頭，自覺

甜唾溶心，脂香滿唇，身邊蘭麝襲人。西門慶於是淫心輒起，摟他在床上坐。他便仰靠梳背，露出那話來，教婦人品簫。婦人真個低垂粉項，吞吐裏沒，往來嗚咂有聲。西門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香雲上圍着翠梅花鈿兒，後鬢上珠翹錯落，興不可遏。正做到美處，忽聽來安兒隔簾說：「應二爹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來。」慌的婦人沒口子叫來安兒：「賊，且不要叫他進來，等我出去着。」來安兒道：「進來了，在小院內。」婦人道：「還不去教他躲躲兒？」那來安兒走去說：「二爹且閃閃兒，有人在屋裡。」這伯爵便走到松墻傍邊看雪培竹子。王經掀着軟簾，只聽裙子響，金蓮一溜烟後邊走了。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伯爵進來，見西門慶唱喏，坐下。西門慶道：「你連日怎的不來？」伯爵道：「哥，惱的我不的在這裡！」西門慶問道：「又怎的惱？你告我說。」伯爵道：「不好告你說。緊自家中沒錢，昨日俺房下那個，平白又桶出個孩兒來！但是人家白日裡還好撓（十七），半夜三更，房下又七痛八病，少不得爬起來收拾草紙被褥，陸續看他，叫老娘去。打緊應寶又不在家——俺家兒使了他往莊子上馱草去了，百忙擱不着個人。我自家打着燈籠，叫了巷口兒上鄧老娘來。及至進門，養下來了。」西門慶問：「養個甚麼？」伯爵道：「養了個小廝。」西門慶罵道：「傻狗才，生了兒子倒不好，如何反惱！是春花兒那奴才生的？」伯爵笑道：「是你春姨人家。」西門慶道：「那賊狗掇腿的奴才，誰教你

要他來，叫叫老娘還抱怨？」伯爵道：「哥，你不知，冬寒時月，比不的你們有錢的人家；家道又有錢，又有偌大前程官職，生個兒子出來，錦上添花，便喜歡。俺如今自家還多着個影兒哩，要他做甚麼？家中一窩子人口要吃穿盤攪。只這兩日，忙巴劫的（十八）魂也沒了！應寶逐日該操，當他的差事去了。家兄那裡是不管的。大小姐便打發出去了，天理在頭上，多虧了哥你！眼見的這第二個孩子又大了，交年便是十三歲。昨日媒人來討帖兒，我說：『早哩，你且去着。緊自焦的魂也沒了，猛可半夜又鑽出這個業障來！那黑天摸地，那裡活變錢去？房下見我抱怨，沒計奈何，把他二根銀插兒與了老娘，發落去了。明日洗三，嚷的人家知道了，到滿月拿甚麼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信拖拖往那寺院裡且住幾日去罷。』西門慶笑道：『你去了，好了和尚，却打發來好趕熱被窩兒。你這狗才，到底占小便宜兒！』又笑了一回。

那應伯爵故意把嘴谷都着不做聲。西門慶道：「我的兒，不要惱。你用多少銀，一發對我說，等我與你處。」伯爵道：「有甚多少！」西門慶道：「也够你攪纏是的。到其間不够了，又拿衣服當去？」伯爵道：「哥若肯下顧，二十兩銀子就够了，我寫個符兒在此。費煩的哥多了，不好開口的，也不敢填數兒，隨哥尊意便了。」那西門慶也不接他文約，說：「沒的扯淡！朋友家，甚麼符兒。」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茶進來。西門慶叫小廝：「你放下盞兒，喚王經來。」不一時，王經來到，西門慶吩咐：「你往後邊對你大娘

說，我裡間床背閣上，有前日巡按宋老爹擺酒兩封銀子，拿一封來。」王經應諾，去不多時，拿銀子來。西門慶就遞與應伯爵，說：「這封五十兩，你都拿了使去，省的我又拆開他。原封未動，你打開看看。」伯爵道：「忒多了。」西門慶道：「多的你收着。眼下你二令愛不大了？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脚衣裳，到滿月也好看。」伯爵道：「哥說的是。」將銀子拆開，都是兩司各府傾就分資，三兩一錠，松紋足色，滿心歡喜，連忙打恭致謝，說道：「哥的盛情，誰肯！真個不收符兒？」西門慶道：「傻孩兒，誰和你一般計較？左右我是你老爺老娘家。不然，你但有事來就來纏我？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自是咱兩個合養的。實和你說，過了滿月，把春花兒那奴才叫了來，且答應我些時兒，只當利錢，不算兌了帳。」伯爵道：「你春姨這兩日瘦的像你娘那樣哩！」兩個戲了一回。伯爵因問：「黃四丈人那事怎樣了？」西門慶把玳安往返的事告說了一遍：「錢龍野書到，雷兵備旋行牌提了犯人上去，從新問理，把孫文相父子兩個都開出來了，只認十兩燒埋錢，打了杖罪，没事了。」伯爵道：「造化他了。他就點着燈兒，那裡尋這人情去？你不受他的，乾不受他的；雖然你不希罕，留送錢大人也好。別要饒了他，教他好歹擺一席大酒，裡邊請俺們坐一坐。你不說，等我和他說。饒了他小舅一個死罪，當別的小可事兒。」

不說兩個在書房中說話。且說月娘在上房拿銀子與王經出來，只見孟玉樓走入房來，說他兄弟孟銳在韓姨夫那裡，如今不久又起身，往川廣販雜貨去，「今來辭辭他爹，在我

屋裡坐着哩，爹在那裡？姐姐使個小廝對他爹說聲兒。」月娘道：「他在花園書房，和應二坐着哩。又說請他爹哩，頭裡潘六姐倒請的好他爹！喬通送帖兒來，等着問他爹去，就討他個話兒，到明日咱們好收拾了去。我便把喬通留下，打發吃茶。長等短等不見來，熬的喬通也去了。半日只見他從前邊走將來，教我問他：『你對他說了不曾？』他沒的話回，說：『噫，我就忘了和他說。一回應二來了，我就出來了。誰得久停久住和他說話來？』」帖子還袖在袖子裡。教我說脆幫根兒咬（十九）：『早是沒甚緊勾當，教人只顧等着。你原來恁個沒尾巴行貨子，不知在前頭幹甚麼營生，那半日纔進來，恰好還不曾說！』乞我訂了兩句，往前去了。」少頃，來安進來，月娘使他請西門慶，說孟二舅來了。西門慶便起身，留伯爵：「你休去了，我就來。」走到後邊，月娘先把喬家送帖來請說了。西門慶說：「那日只你一人去罷。熱孝在身，莫不一家子都出來？」月娘說：「他孟二舅來辭辭你，一兩日起身往川廣去也，在那邊屋裡坐着哩。」又問：「頭裡你要那封銀子與誰？」西門慶悉言：「應二哥房裡春花兒，昨晚生了個兒子，問我借幾兩銀子使。告我說，他第二個女兒又大，愁的了不得。借助幾兩銀子使罷了。」月娘道：「好好！他恁大年紀，也纔見這個兒子，應二嫂不知怎的喜歡哩！到明日，咱也少不的送些粥米兒（二十）與他。」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到滿月，不要饒花子，奈何他好歹發帖兒，請你們往他家走走，就瞧瞧春花兒怎麼模樣！」月娘笑道：「左右和你家一般樣兒，也有鼻兒有

眼兒，莫非別些兒！」一面使來安下邊請孟二舅來。

不一時，玉樓同他兄弟來拜見，叙禮已畢，西門慶陪他叙了回話，讓至前邊書房內與伯爵相見，吩咐小廝後邊看菜兒。於是放桌兒，篩酒上來，三人飲酒。西門慶教再取雙鍾箸：「對門請溫師父陪你二舅坐。」來安不一時回說：「溫師父不在，望倪師父去了。」西門慶說：「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經濟來，與二舅見了禮，打橫坐下。西門慶問：「二舅幾時起身？去多少時？」孟銳道：「出月初二日準起身。定不的年歲，還到荊州買紙，川廣販香蠟，着緊一二年也不定。販畢貨，就來家了。此去從河南、陝西、漢中去，回來打水路，從峽江、荊州那條路來，往回七八千里地。」伯爵問：「二舅貴庚多少？」孟銳道：「在下虛度二十六歲。」伯爵道：「虧你年小小的，曉的這許多江湖道路。似俺們虛老了，只在家裡坐着。」須臾，添換上來，杯盤羅列。孟二舅吃至日西時分，告辭去了。

西門慶送了回來，還和伯爵吃了一回。只見買了兩座箱庫來。西門慶委付陳經濟裝庫，問月娘尋出李瓶兒兩套錦衣，攬金銀錢紙裝在庫內。因向伯爵說：「今日是他六七，不念經，替他燒座庫兒。」伯爵道：「好快光陰，嫂子又早沒了個半月了。」西門慶道：「這出月初五日，是他斷七，少不的替他念個經兒。」伯爵道：「這遭哥念佛經罷了。」西門慶道：「大房下說，他在時因生小兒，許了些《血盆經懺》；許下家中走的兩個女僧做

首座，請幾衆尼僧，替他禮拜幾卷懺兒。」說畢，伯爵見天晚，說道：「我去罷，只怕你與嫂子燒紙。」又深深打恭，說：「蒙哥厚情，死生難忘！」西門慶道：「難忘不難忘，我兒，你休推夢裡睡裡。你衆娘到滿月那日，買禮都要去哩。」伯爵道：「又買禮做甚！我就頭着地，好歹請衆嫂子到寒家光降光降。」西門慶道：「到那日，好歹把春花兒那奴才收拾起來，牽了來我瞧瞧。」伯爵道：「你春姨他說來，有了兒子，不用着你了。」西門慶道：「別要慌，我見了那奴才，和他答話。」伯爵佯長笑的去。西門慶令小廝收了家伙。走到李瓶兒房裡，陳經濟和玳安已把庫裝封停當。那日玉皇廟、永福寺、報恩寺都送疏：道家是寶肅昭成真君像，佛家是冥府第六殿變成大王。門外花大舅家，送了一盒匾食，十分冥紙。吳大舅子家也是如此。西門慶看着迎春擺設羹飯完備，下出匾食來，點上香燭，使綉春請了後邊吳月娘衆人來。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紙，抬出庫去，教經濟看着大門首焚化，不在話下。正是：芳魂料不隨灰死，再結來生未了緣。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鸚鵡——一種形似鴛鴦的水禽。這裡指以此紋飾的枕頭。

(二) 摘撥——挑選。

(三) 通泰——舒

坦，舒服。

(四) 頭水船——過年后第一批開航的船。

(五) 正身上直——本人去當差。此句意謂，他是軀王

府的人，不去值班，又不納稅銀，該怎麼辦？

(六) 祖役——從祖上起世代承受的差役。

(七) 勾當餘丁——

勾當，辦事。丁，原指服役的成年男子，這裡轉義為差役。此句意謂還有剩下的一些差事要辦理。

(八) 物事——

東西。(九) 老牛箍嘴——比喻盡其所有的意思。

(十) 立釘螞蝗——像螞蝗叮住人那樣不放。

(十一)

白財——憑空得到的財物。

(十二) 皮子——「皮」借作「貌」，狸仙。

(十三) 棗核解板兒，能有幾句兒

棗核太小，經不得鋸。「鋸」與「句」諧音。這句意謂唱不了幾句。

(十四) 泥金書——用金粉代墨書寫的字。

(十五) 湯婆——一般用銅錫器盛熱水置被中取暖的用具。

(十六) 胡油油——形容神思恍惚。

(十七)

搗撓——尋找辦法應付。

(十八) 巴劫——勞碌、忙累。

(十九) 脆幫根兒咬——將脆生生的菜幫子齊根咬下

來。比喻果斷、干脆。

(二十) 粥米兒——即「粥糲」。婦女生產後娘家人或親朋好友送的坐月子吃的食物。

第六十八回

鄭月兒賣俏透密意

玳安殷勤尋文嫂

雪壓殘紅一夜凋，曉來簾外正飄飄。數枝翠葉空相對，萬片香魂不可招。
長樂夢回春寂寂，武陵人去水迢迢。欲將玉笛傳遺恨，翻被東風透綺寮。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紙畢，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麪來；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孫文相，宰了一口豬，一罈酒，兩隻燒鵝，四隻燒鷄，兩盒菓，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兒跪着說：「蒙老爹活命之恩，救出孫文相來，舉家感激不淺。今無甚孝順，些微薄禮，與老爹賞人罷了，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豬酒：「留下送你錢老爹，也是一樣。」黃四道：「既是如此，難爲小人一點窮心無處所盡，只得把羹菓抬回去。又請問老爹，幾時閑暇？小人問了應二叔，裡邊請老爹坐坐。」西門慶道：「你休聽他，哄你哩！又費煩你，不如不許下了。」那黃四和他小舅子，千恩萬謝出門。這裡西門慶賞抬盒錢，打發去訖。

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回來，又往李知縣衙內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素

妝打扮，坐轎子往喬大户家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到後晌，有庵裡薛姑子，聽見月娘許下他到初五日李瓶兒斷七，教他請八衆尼僧來家念經，拜血盆懺。於是悄悄瞞着王姑子，買了兩盒禮物來見月娘。月娘不在家，李嬌兒、孟玉樓留下他，陪他吃茶，說：「大姐姐不在家，往喬親家與長姐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見他，他還和你說話，好與你寫法銀子。」那薛姑子就坐住了。潘金蓮因想着玉簫告他說，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纔坐了胎氣，自從李瓶兒死了，又見西門慶在他屋裡把奶子也要了，恐怕一時奶子養出孩子來，攙奪了他寵愛。於是把薛姑子讓到前邊他房裡，無人處悄悄央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坐胎氣符藥吃，尋頭男衣胞，不在話下。到晚夕等的月娘來家，留他住了一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與他。這薛姑子就瞞着王姑子、大師父，不和他說。到初五日早上，請了八衆女僧，在花園捲棚內建立道場，各門上貼歡門吊子（一），諷誦《華嚴》、《金剛》經咒，禮拜《血盆寶懺》，灑花米，轉念《三十五佛名經》。晚夕設放焰口，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妗子、花大嫂，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吃齋。尼僧也不打動法事，只是敲木魚、擊手磬念經而已。

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具帖初七日在院中鄭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西門慶見帖兒笑了，說：「我初七日不得閑，張西材家吃生日酒。倒是明日空閑。」問：「還有誰？」伯爵道：「再没人，只請了我、李三哥相陪。又費事叫了四個女兒唱《西廂記》。」西門慶

吩咐與黃四家人齋吃了，打發回去。伯爵便問：「黃四那日，買了份甚麼禮來謝你？」西門慶如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磕頭禮拜，我只受了豬、酒，添了兩疋白鷓紵絲、兩疋京緞、五十兩銀子，謝了龍野錢先生。」伯爵道：「哥，你不接錢盡够了，這個是你落得的，少說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那二十兩那裡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救了他父子二人性命！」當日坐至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明日還到這邊。」伯爵說：「我知道。」作別去了。八衆尼僧，直亂到一更多時分，方纔道場圓滿，焚燒箱庫散了。

至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晨走來西門慶家，說薛姑子攬了經去，要經錢。月娘怪他：「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往王皇親家做生日去了。」王姑子道：「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他對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到初六念經。經錢他都拿的去了，一些兒不留下？」月娘道：「這咱哩！未曾念經，經錢寫法都找完了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襯錢布在此。」教小玉連忙擺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口裡喃喃罵道：「我教這老淫婦獨吃！他印造經，賺了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掉攬（二）的去了？」月娘道：「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替他念？」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請了四位師父，念了半個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挂口兒不對我題？你就對我說，我還送些襯施兒與你。」那王姑子便一聲兒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

嚷去了。看官聽說：似這樣縑流之輩，最不該招惹他。臉雖是尼姑臉，心同淫婦心。只是他六根未淨，本性欠明，戒行全無，廉耻已喪。假以慈悲爲主，一味利欲是貪；不管墮業輪迴，一味眼下快樂。哄了些小門閨怨女，念了些大户動情妻；前門接施主檀那，後門丟胎卵濕化；姻緣成好事，到此會佳期。有詩爲證：

佛會僧尼是一家，法輪常轉度龍華。此物只好圖生育，枉使金刀剪落花。

却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盔的新緞帽，沉香色襪褶，粉底皂靴，向西門慶聲喏，說：「這天也有晌午，咱也好去了。他那裡使人邀了好幾遍了，休要難爲人家。」西門慶道：「咱今邀葵軒走走。」使王經：「往對過請你溫師父來。」王經去不多時，回說：「溫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畫童兒請去了。」伯爵便說：「咱等不的他。秀才家，知道有要沒緊。」望朋友多咱來？倒沒的誤了勾當！」西門慶吩咐琴童：「備黃馬與應二爹騎。」伯爵道：「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鼓。我先走一步兒，你坐轎子慢慢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你先行罷。」那伯爵舉手先走了。西門慶吩咐玳安、琴童、四個排軍，收拾下暖轎跟隨。纔待出門，忽平安兒慌慌張張從外拿着雙帖兒來報，說：「工部安老爹來拜。先差了個吏送帖兒，後邊跟着便來也。」慌的西門慶吩咐家中厨下備飯，使來興兒買攢盤點心伺候。

良久，安郎中來到，跟從許多人。西門慶冠冕出來迎接。安郎中穿着妝花雲鷺補子員

領，起花萌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定，左右拿茶上來。茶罷，叙其間闊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榮擢失賀，心甚缺然。前日蒙賜華札厚儀，生正值喪事匆匆，未及奉候起居爲歉。」安郎中道：「學生有失吊問，罪罪。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峰，未知可有禮到否？」西門慶道：「正是，又承翟親家遠勞致賻。」安郎中道：「四泉一定今歲恭喜在即。」西門慶道：「在下才微任小，豈敢過于非望！」又說：「老先生此今榮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略。河治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蒙四泉過譽。一介寒儒，叨承科甲，處在下僚。辱蔡老先生抬舉，備員冬曹，謬典水利。奔走湖湘之間，一年以來，王事匆匆，不暇安迹。今又承命修理河道，況此民窮財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毀閘折壩，所過倒懸，公私困弊之極；而今瓜州、南旺、沽頭、魚臺、徐沛、呂梁、安陵、濟寧、宿遷、臨清、新河一帶，皆毀壞廢圯；南河南徙，淤沙無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賊盜梗阻，財用匱乏，大覃神輸鬼役之才，亦無如之何矣！」西門慶道：「老先生自有才猷展布，不日就緒，必大升擢矣。」因問：「老先生敕書上有期限否？」安郎中道：「三年欽限，河工完畢，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神。」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桌兒。安郎中道：「學生實告，還要往黃泰宇那裡拜拜去。」西門慶道：「既如此，少坐片時，教跟從者吃些點心。」不一時，放了桌，就是春盛案酒，一色十六碗，都是炖爛下飯：鷄蹄、鵝鴨、鮮魚、羊頭、肚肺、血臟、鮓湯之類；純白上新軟稻粳飯，用銀鑲甌兒盛着，裡面沙糖、榛、松、瓜仁拌

着飯。又小金鍾暖斟美釀。下人俱有攢盤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學生容日再來請教。」西門慶款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去。回到廳上，解去了冠帶，換了巾幘，止穿紫絨獅補直身。使人問：「溫師父來了不曾？」玳安回說：「溫師父未回家哩。有鄭春和黃四叔家來定兒來邀，在這裡半日了。」

西門慶即出門上轎，左右跟隨，逕往院中鄭愛月兒家來。比及進院門，架兒行頭都躲過一邊，只該日倂長（四）兩邊站立，不敢跪接。鄭春與來定兒先通報去了。應伯爵正和李三打雙陸，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不及。鄭愛月兒、愛香兒，戴着海獺卧兔兒，一窩絲杭州攢，翠重梅鈿兒，油頭粉面，打扮的花仙也似的，都出來門首迎接。西門慶下了轎，進入客位內。西門慶吩咐不消吹打，止住鼓樂。先是李三、黃四見畢禮數，然後鄭家鴿子出來拜見了，纔是愛月兒姊妹兩個插燭也似磕了頭。正面安設兩張交椅，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黃四與鄭家姊妹兩個打橫。玳安在傍稟問：「轎子在這裡？回了家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都回去，吩咐琴童：「到家，看你溫師父家裡；來了，拿黃馬來拜留飯之事，說了一遍。」

須臾，鄭春拿茶上來。愛香兒拿了一盞遞與伯爵。愛月兒便遞西門慶，那伯爵連忙用手去接，說：「我錯接，只說你遞與我來。」愛月兒道：「我遞與你？沒修這樣福來！」

伯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原來只認的他家漢子，倒把客人不着在意裡。」愛月兒笑道：「今日輪不着你做客人，還有客人來。」吃畢茶，收下盞托去。須臾，四個唱《西廂》妓女，都花枝招颯、綉帶飄飄出來，與西門慶磕頭，一一都問了名姓。西門慶對黃四說：「等住回上來唱，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黃四道：「小人知道。」只見鴿子上來說：「只怕老爹害冷！」教鄭春放下暖簾來，火盆獸炭頻加，蘭麝香靄。只見幾個青衣圓社，聽見西門慶老爹進來在鄭家吃酒，走來門首伺候，探頭舒腦，不敢進去。有認的玳安兒，向玳安打恭，央及作成作成。玳安悄悄進來替他稟問，被西門慶喝了一聲，唬的衆人一溜烟走了。

不一時，收拾菓品案酒上來。正面放兩張桌席，西門慶獨自一席，伯爵與溫秀才一席，留空着溫秀才坐在左首。傍邊一席李三和黃四，右邊是他姊妹二人。端的盤堆異品，花插金瓶。鄭奉、鄭春在傍彈唱。纔遞酒安席坐下，只見溫秀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襖，脚穿雲履絨襪，進門作揖。伯爵道：「老先生何來遲也？留席久矣。」溫秀才道：「學生有罪，不知老先生呼喚。適往敝同窗處會書，來遲了一步。」慌的黃四一面安放鍾箸，與伯爵一處坐下。不一時，湯飯上來，黃芽韭燒賣，八寶攪湯，姜醋碟兒。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回下去。端的酒斟綠蟻，詞歌金縷。

四個妓女纔上來唱了一摺「游藝中原」，只見玳安來說：「後邊銀姨那裡，使了吳惠

和蠟梅送茶來了。」原來吳銀兒就在鄭家後邊住，止隔一條巷。聽見西門慶在這裡吃酒，故使送茶。西門慶喚入裡面，吳惠、蠟梅先磕了頭，說：「銀姐使我送茶來與爹吃。」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瓜仁栗絲鹽筴芝麻玫瑰香茶。西門慶問：「銀兒在家做甚麼哩？」蠟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西門慶吃了茶，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即令玳安同吳惠：「你快請銀姨去。」鄭愛月兒急俐便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好歹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夥計了。」應伯爵道：「我倒好笑，你兩個原來是販秘的夥計！」溫秀才道：「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同他做夥計，一般了。」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都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伯爵道：「傻孩子，我是老王八，那咱和你媽相交，你還在肚子裡！」

說笑中間，厨下割獻豕蹄一領，又是四碗下飯，羊蹄黃芽、臊子韭、肚肺羹、血臟之類。妓女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叫上唱鶯鶯的韓家女兒，近前問：「你是韓家的？」愛香兒說：「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釧侄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纔十三歲。」西門慶道：「這孩子到明日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唱的好。」因令他上席遞酒。黃四下湯下飯，極盡殷勤。

不一時，吳銀兒來到。頭上戴着白縐紗鬢髻、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撇一溜小簪

兒，耳邊戴着金丁香兒；上穿白綾對衿襖兒，妝花眉子；下着紗綠潞紬裙，羊皮金滾邊；脚上墨青素緞雲頭鞋兒。笑嘻嘻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後與溫秀才等各位都道了萬福。伯爵道：「我倒好笑了，來到就教我惹氣；俺們是後娘養的，只認的你爹？與他磕頭，望着俺們擣一拜（五）。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兒這等欺客！我若有書柬兒，衙門定不饒你！」愛月兒叫：「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那裡哥兒你行頭不怎麼的，光一味好撇。」一面安座兒，讓銀姐坐。就在西門慶桌邊坐下，連忙放鍾箸。西門慶見他戴着白鬚髻，問：「你戴的誰人孝？」吳銀兒道：「爹故意又問，今兒與娘戴孝一向了。」西門慶一聞與李瓶兒戴孝，不覺滿心歡喜，與他側席而坐，兩個說話。

須臾，湯飯上來，愛月兒下來與他遞酒。吳銀兒下席，說：「我還沒見鄭媽哩。」一面走到鴿子房內，見了禮，出來。鴿子叫：「月姐讓銀姐坐，只怕冷，教丫頭燒個火籠兒與銀姐烤手兒。」隨即添換熱菜，打發上來。吳銀兒在傍，只吃了半個點心，呵了兩口湯，放下箸兒，和西門慶攀話。因拿起鍾兒來說：「爹，這酒寒些。」從新折了（六），另換上暖酒。鄭春上來，把伯爵衆人等酒都斟上，行過一巡。吳銀兒便問：「娘前日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多謝你們茶。」吳銀姐道：「好說。俺們送了些粗茶，倒教爹又把人情回了，又多謝重禮，教媽惶恐了不的。昨日娘斷七，我會下月姐和桂姐，也要送茶來，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西門慶道：「斷七那日，胡亂請了幾衆女僧，在家拜了拜懺，

親着一個都沒請，恐怕費煩。」飲酒說話之間，吳銀兒又問：「家中大娘、衆娘們都好？」西門慶道：「都好。」吳銀兒道：「爹乍沒了娘，到房裡孤孤兒的，心中也想？」西門慶道：「想是不消說。前日在書房中，白日夢見他，哭的我了不的。」吳銀兒道：「熱突突沒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們說的只情說，把俺們這裡只顧早着。不說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聽。俺們起身去罷！」慌的李三、黃四連忙攙掇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安下樂器，吳銀兒也上來，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傍，躡着火盆，合着聲音，啓朱唇，露皓齒，詞出佳人口，唱了套〔中呂·粉蝶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雲之響。

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說：「你落索（七）他姐兒三個唱，你也下來酬他一杯兒。」伯爵道：「不打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仰擗着（八），直舒着，側卧着，金鷄獨立，隨我受用。又一件，野馬蹀場，野狐抽絲，猿猴獻菓，黃狗溺尿，仙人指路，背靠將軍柱，面對木伴哥，隨他揀着耍。」愛香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汗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說亂道的！」這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鍾兒，說：「我兒，你們在我手裡吃兩鍾；不吃，望身上只一潑。」愛香道：「我今日忌酒。」愛月兒道：「你跪着月姨兒，教我打個嘴巴兒，我纔吃。」伯爵道：「銀姐，你怎的說？」吳銀兒道：「二爹，我今日心內不自在，吃半盞兒罷。」那愛月兒道：「花子，你不跪，我一百年也不吃。」黃四道：「二爺，你不跪，顯的不是趣人。也罷，跪着不打罷。」愛月兒道：「不，他只教我打兩個嘴巴兒，我方吃這鍾

酒兒。」伯爵道：「温老先兒在這裡看着，怪小淫婦兒，只顧趕盡殺絕！」於是奈何不過，真個直擻兒跪在地下。那愛月兒輕揜彩袖，款露春纖，罵道：「賊花子，再敢無禮傷犯月姨兒不敢？高聲兒答應！你不答應，我也不吃。」那伯爵無法可處，只得應聲道：「再不敢傷犯月姨了。」這愛月兒一連打了兩個嘴巴，方纔吃那杯酒。伯爵起來道：「好個沒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口兒我吃。把一鍾酒都吃的淨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我賞你一鍾酒。」於是滿滿斟上一杯，笑望伯爵口裡只一灌。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使促狹（九）灌撒了我一身酒。我老道只這件衣服，新穿了纔頭一日兒，就污濁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亂了一回，各歸席上坐定。

看看天晚，掌燭上來。下飯添換，都已上完。下邊玳安、琴童、畫童、應寶都在鴿子房裡放桌兒，有湯飯點心酒肴管待。須臾，送上各樣菓碟兒來。那伯爵推讓温秀才，只顧不住手拈放在口裡，一壁又往袖中褪。西門慶吩咐取個骰盆兒來，先讓温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還從老先兒那邊來。」於是西門慶與吳銀兒，用十二個骰兒搶紅。下邊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叫呵酒。飲過一巡，吳銀兒却轉過來與温秀才、伯爵搶紅，愛香兒却來西門慶席上遞酒猜枚。須臾過去，愛月兒近前與西門慶搶紅，吳銀兒却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原來愛月兒旋往房中新妝打扮出來，上着烟裡火迴紋錦對衿襖兒，鵝黃杭絹點翠縷金裙，妝花膝褲，大紅鳳嘴鞋兒。燈下海獺卧兔兒，越顯的粉濃濃雪白的臉兒，猶賽美人

兒一般。但見：

芳姿麗質更妖嬈，秋水精神瑞雪標。鳳目半彎藏琥珀，朱唇一點點櫻桃。
露來玉笋纖纖細，行處金蓮步步嬌。白玉生香花解語，千金良夜實難消。

這西門慶一見，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瓶兒夢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一面起身，後邊淨手。慌的鴿子連忙叫丫鬢點燈，引到後邊。解手出來，愛月隨即也跟來伺候，盆中淨手畢，拉着他手兒同到房中。房中又早月窗半啓，銀燭高燒，氣暖如春，蘭麝馥鬱。床畔則斗帳雲橫，鮫綃霧設。於是脫了上蓋，底下白綾道袍，兩個在床上，腿壓腿兒做一處。先是愛月兒問：「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一者銀兒在這裡，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邇，恐惹是非，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又說：「前日多謝你蛇螺兒。你送了去，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愛月道：「揀他不難，只是要拿着筋節兒（十）便好。那日我胡亂整治了不多兒，知道爹好吃，教鄭春送來。那瓜仁都是我口裡一個個兒嗑的，汗巾兒是我閑着用工夫撮的穗子。瓜仁只說應花子倒過了好些吃了？」西門慶道：「你問那訕臉（十一）花子頭！我見時他早兩把搗去，嚼了好些，只剩下沒多，我吃了。」愛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多謝爹的衣梅。媽看見，吃了一個兒，喜歡的了不的。他要便痰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聒死

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內噙着，他倒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姐吃了沒多幾個兒，連罐兒他老人家都收了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小廝再送一罐來你吃。」愛月又問：「爹連日會桂姐來沒有？」西門慶道：「自從孝堂裡到如今，誰見他來？」愛月兒道：「六娘五七，他也送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裡。」西門慶問：「甚麼話？」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若說了，顯得姊妹們——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一面摟着他脖子，說：「怪小油嘴兒，甚麼話，說與我，不顯出你來就是了。」

兩個正說得入港，猛然應伯爵走入來，大叫一聲：「你兩個好人兒，撇了俺們，走在這裡說梯己話兒！」愛月兒噉道：「好個不得人意怪訕臉花子！猛可走來，唬了人恁一跳。」西門慶罵道：「怪狗才，前邊去罷，丟的葵軒和銀姐在那裡，都往後頭來了。」這伯爵一屁股坐在床上，說：「你拿胳膊來，我且咬口兒我纔去。你兩個在這裡盡着白搗！」於是不由分說，向愛月兒袖口邊勒出那賽鵝脂雪白的手腕兒來，帶着銀鐲子，猶若美玉，尖溜溜十指春葱，手上籠着金戒指兒，誇道：「我兒，你這兩隻手兒，天生下就是發鬢鬚的肥（十二）一般。」愛月兒道：「怪刀攘的，我不好罵出來的！」被伯爵拉過來，咬了一口，走了。咬的老婆怪叫，罵「怪花子，平白進來鬼混人死了！」便叫：「桃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籠道子（十三）門關上！」

一面關上門，愛月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子女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有孫寡嘴、祝麻子、小張閑，架兒于寬、聶鉞兒，踢行頭白回子、向三，日逐標着在他家行走。如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秦家玉芝兒打熱。兩下裡使錢，使沒了，包了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拿着他娘子兒一副金鐲子，放在李桂姐家，算了一個月歇錢。」西門慶聽了，口中罵道：「恁小淫婦兒，我吩咐休和這小廝纏，他不聽，還對着我賭身發咒，恰好只哄我！」愛月兒道：「爹也別要惱。我說與爹個門路兒，管情教王三官打了嘴，替爹出氣。」西門慶把他摟在懷裡，用白綾袖子兜着他粉項，搵着他香腮；他便一手拿着銅絲火籠兒，內燒着沉香餅兒，將袖口籠着熏薰身上，便道：「我說與爹，休教一人知道。就是應花子也休望他提，只怕走了風。」西門慶問：「我的兒，你告我說，我傻了，肯教人知道。端的甚門路兒？」鄭愛月悉言：「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四十歲，生的好不喬樣，描眉畫眼，打扮狐狸也似。他兒子鎮日在院裡，他專在家只送外賣。假托在個姑姑庵兒打齋，但去就在說媒的文嫂兒家落脚。文嫂兒單管與他做牽兒。只說好風月。我說與爹，到明日遇他遇兒也不難。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兒娘子兒，今纔十九歲，是東京六黃太尉侄女兒，上畫般標致，雙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氣生氣死，爲他也上了兩三遭吊，救下來了。爹難得先刮刺上了他娘，不愁媳婦兒不是你的。」

當下被他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邪意亂，摟着粉頭說：「我的親親，我又問你，怎的

曉的就裡？」這愛月兒就不說常在他家唱，只說：「我一個熟人兒，如此這般和他娘在某處會過一遍，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慶問：「那人是誰？莫不是大街坊張大戶侄兒張二官兒？」愛月兒道：「那張懋德兒好合的貨！麻着七八個臉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碜碜殺我罷了！只好樊家百家奴兒接他，一向董金兒也與他丁八了。」西門慶道：「我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兒道：「教爹得知了罷，是原梳籠我的那個南人。他一年來此做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裡邊歇不的一兩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猫遞狗，幹此勾當。」這西門慶聽了，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十四），一發歡喜，說：「我兒，你既貼戀我心，每月我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我遇閑就來。」愛月兒道：「爹，你有我心時，甚麼三十兩二十兩，月間掠幾兩銀子與媽，我自恁懶得留人，只是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

說畢，兩個上床交歡。床上鋪的被褥約一尺高，愛月道：「爹脫衣裳不脫？」西門慶道：「咱連衣耍耍罷，只怕他們前邊等咱。」一面扯過下枕（十五）來，粉頭解去下衣，仰臥枕畔，裡面穿着紅潞紬底衣，褪下一隻膝褲腿來。這西門慶把他兩隻小小金蓮扛在肩膀上，解開藍綾褲子，那話使上托子。但見花心輕拆，柳腰款擺，正是：

花嫩不禁揉，春風卒未休。花心猶未足，脉脉情無極。低低喚粉郎，春宵樂未央。

那當下兩個至精欲泄之際，西門慶幹的氣喘吁吁，粉頭嬌聲不絕，鬢雲拖枕，滿口只叫道：「親達達，慢着些兒。」良久，樂極情濃，一泄如注。雲收雨散，各整衣裙，於燈下照鏡理容。西門慶在床前盆中淨手，着上衣服，兩個携手來到席上。吳銀兒便守着伯爵，愛香兒挨近葵軒，正擲色猜枚，觥籌交錯，要在熱鬧處。

衆人見西門慶進入，都立起身來讓坐。伯爵道：「你也下般的，把俺們丟在這。你纔出來，拿酒兒且扶扶頭着。」西門慶道：「俺們說句話兒，有甚這閑勾當。」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梯己話兒！」當下伯爵拿大鍾斟上暖酒，衆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玳安在傍掩口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掇了個嘴兒與他，那玳安連忙吩咐排軍打起燈籠，外邊伺候。這西門慶也不坐，陪衆人執杯立飲。吩咐四個妓女：「你再唱個『一見嬌羞』我聽。」那韓消愁兒說：「俺們會唱。」於是拿起琵琶來，款放嬌聲，拿腔唱道：

一見嬌羞，雨意雲情兩意投。我見他千嬌百媚，萬種妖嬈，一捻溫柔。通書先把話兒勾，傳情暗裡秋波溜。記在心頭，心頭，未審何時成就。

唱了一個詞兒，吳銀兒遞西門慶酒，鄭香兒便遞伯爵，愛月兒奉溫秀才。李智、黃四都斟上。又唱道：

問爾丫鬟，欲鑄黃金拜將壇。莫通明曉寄與書生，雲雨巫山。重門今夜未曾拴，

深閨特把情郎盼。夜靜更闌，更闌，偷花妙手今番難按。

吃畢，西門慶令再斟上。鄭香兒上來遞西門慶，吳銀兒遞溫秀才，愛月兒遞伯爵。鄭春在傍捧着菓菜兒。又唱道：

夢入高唐，相會風流窈窕娘。我與他同携素手，共入羅幃，永結鸞鳳。靈犀一點透膏肓，鮫綃帳底翻紅浪。粉汗凝香，凝香，今宵一刻人間天上。

唱畢，又叫呵酒。愛月兒却轉過捧西門慶酒，吳銀兒遞伯爵，愛香兒遞溫秀才，并李三、黃四。從新斟酒，又唱第四個：

春暖芙蓉，鬢亂釵橫寶髻鬆。我爲他香嬌玉軟，燕侶鶯儔，意美情濃。腰肢無力眼朦朧，深情自把眉兒縱。兩意相同，相同，百年恩愛和偕鸞鳳。

唱畢，都飲過，西門慶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大小十一包賞賜來：四個妓女，每人三錢；叫上廚役，賞了五錢；吳惠、鄭奉、鄭春，每人三錢；擷掇打茶的，每人二錢；丫頭桃花兒，也與了他三錢。俱磕頭謝了。黃四再三不肯放，道：「應二叔，你老人家說聲，天還早哩。老爹大坐坐，也盡小人之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姨兒，你也留兒！」愛月兒道：「我留他，他白不肯坐。」西門慶道：「你們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向黃四、李三作揖，道：「生受，打攪。」黃四道：「惶恐！沒的請老爹來受餓。又不肯久坐，還是小人沒敬心。」說着，三個唱的都磕頭，說道：「爹到家，多頂上大娘和

衆娘們，俺們閑了，會了銀姐，往宅內看看大娘去。」西門慶道：「你們閑了去坐上一日來。」一面掌起燈籠，西門慶下臺磯，鄭家鴿子迎着道萬福，說道：「老爹，大坐回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東西不美口？還有一道米飯兒未曾上哩。」西門慶道：「够了。我不是還坐回兒，許多事在身上。明日還要起早，衙門中有勾當。教應二哥，他沒事，教他大坐回兒罷。」那伯爵就要跟着起來，被黃四死力攔住，說道：「我的二爺，你若去了，就沒趣死了。」伯爵道：「不是，你休攔我。你把溫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算你好漢！」那溫秀才奪門就走，被黃家小廝來定兒攔腰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因問琴童兒：「溫師父有頭口在這裡沒有？」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畫童兒看着哩。」西門慶向溫秀才道：「既有頭口，也罷，老先兒你陪應二哥再坐坐，我先去罷。」於是都送出門來。

那鄭月兒拉着西門慶手兒，悄悄捏了一把，臨上轎，一徑揚聲說道：「我頭裡說的話，爹你在心些，法不傳六耳！」西門慶道：「知道了。」愛月又道：「鄭春，你送老爹到家，多上覆娘們。」那吳銀兒也說：「多上覆大娘。」伯爵道：「我不好說的，賊小淫婦兒們，都攙行奪市的捎上覆；偏我就沒個人兒上覆！」愛月道：「你這花子過一邊兒！」那吳銀兒就在門首作辭了衆人并鄭家姐兒兩個，吳惠打着燈回家去了。鄭月兒便叫：「銀姐，見了那個流人兒，好歹休要說。」吳銀兒道：「我知道。」衆人回至席上，重添獸炭，再泛流霞。歌舞吹彈，歡娛樂飲，直耍了三更方散。黃四擺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

子。西門慶賞賜了三四兩，俱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坐轎子，兩個排軍打着燈，逕出院門，打發鄭春回家。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夏提刑差答應的來請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來家吃了飯，早時沈姨夫差大官兒沈定拿帖兒送了個後生來，在緞子鋪煮飯做火頭，名喚劉包。西門慶留下了，正在書房中拿帖兒，與沈定回家去了。只見玳安在旁邊站立，西門慶便問道：「溫師父昨日多咱來了？」玳安道：「小的鋪子裡睡了好一回，只聽見畫童兒打對過門，那咱有三更時分纔來了。我今早晨間，溫師父倒沒酒，應二爹醉了，吐了一地。月姨恐怕夜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慶聽了，呵呵笑了，因叫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裡住？你尋了他來，對門房子裡見我，我和他說話。」玳安道：「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問了他，快去。」

玳安到後邊吃了飯，走到鋪子裡問陳經濟。經濟道：「尋他做甚麼？」玳安道：「誰知他做甚麼？猛可教我找尋他去。」經濟道：「出了東大街，一直往南去，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巷進去，半中腰裡有個發放巡捕的廳兒，對門有個石橋兒，轉過石橋兒，緊靠着個姑姑庵兒，旁邊有個小胡同兒；進小胡同往西走，第三家豆腐鋪隔壁上坡兒，有雙扇紅封門兒的，就是他家。你只叫文媽，他就出來答應你。」這玳安聽了，說

道：「再沒了？小爐匠跟着行香的走，瑣碎一浪湯（十六）。你再說一遍我聽，只怕我忘了。」那陳經濟又說了一遍。玳安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搭上替子（十七），兜上嚼環，躡着馬臺，望上一騙（十八），打了一鞭，那馬跑踉跳躍一直去了。出了東大街，逕往南，過同仁橋牌坊，由王家巷進去，果然中間有個巡捕廳兒，對門就是座破石橋兒，裡首半截紅牆，是大悲庵兒，往西是小胡同，北上坡挑着個豆腐牌兒，門首只見一個媽媽曬馬糞。玳安在馬上便問：「老媽媽，這裡有個說媒的文嫂兒？」那媽媽道：「這隔壁封門兒（十九）就是。」玳安到他門首，果然是兩扇紅封門兒，連忙跳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兒叫道：「文媽在家不在？」只見他兒子文縉兒開了門，便問道：「是那裡來的？」玳安道：「我是縣門前提刑西門老爹來請，教文媽快去哩。」文縉聽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家來的，便讓家裡坐。

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裡面他明間內，見上面供養着利市紙（二十），有幾個人在那裡會茶，祈祀罷進香算帳哩。半日，拿了鍾茶出來，說道：「俺媽不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罷。」玳安道：「驢子現在家裡，如何推不在？」側身逕往後走。不料文嫂和他媳婦兒，陪着幾個道媽媽子正吃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個不是文媽？剛纔就回我不在家了，教我怎的回俺爹話？惹的不怪我！」文嫂笑哈哈與玳安道了個萬福，說道：「累哥哥，你到家回聲兒，我今日家裡會茶。不知老爹呼喚我做甚麼？我明日早往宅內去

罷。」玳安道：「只吩咐我來尋你，誰知他做甚麼？原來不知你在这咕溜搭刺兒（二二）裡住，教我找尋了個不發心（三三）。」文嫂兒道：「他老人家這幾年宅內買使女、說媒、用花兒，自有老馮和薛嫂兒、王媽媽子走跳，希罕俺們？今日忽刺八又冷鍋中豆兒爆，我猜見你六娘沒了，一定教我去替他打聽親事，要補你六娘的窩兒。」玳安道：「我不知道。你到那裡見了俺爹，他自有話和你說。」文嫂兒道：「哥哥，你略坐坐兒，等我打發會茶人去了，同你去。」玳安道：「原來等你會茶？馬在外邊没人看，俺爹在家緊等的火裡火發，吩咐了又吩咐，教你快去哩。和你說了話，如今還要往府裡羅同知老爹家吃酒去哩。」文嫂道：「也罷，等我拿點心你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罷。」文嫂因問：「你大姐生了孩兒沒有？」玳安道：「還不曾見哩。」這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兒，我慢慢走。」玳安道：「你老人家放着驢子，怎不備上騎？」文嫂兒道：「我那討個驢子來？那驢子是隔壁豆腐鋪裡驢子，借俺院兒裡喂喂兒，你就當我的驢子？」玳安道：「我記得你老人家騎着疋驢兒來，往那去了？」文嫂兒道：「這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丫頭，打官司，爲了場事，把舊房兒也賣了，且說驢子哩。」玳安道：「房子倒不打緊處，且留着那驢子和你早晚做伴兒也罷了。別的罷了，我見他常時落下來好個大鞭子（二三）。」那文嫂哈哈笑道：「怪猴兒，短壽命！老娘還只當好話兒，側着耳朵聽你甚麼好物件兒。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恁油嘴滑舌的，到明日還教我尋親事哩。」

玳安道：「我的馬走得快，你步行，知道挨磨到多早晚？惹的爹說。你上馬，咱兩個疊騎着罷！」文嫂兒道：「怪小短命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街上人看着，怪刺刺的。」玳安道：「再不，你備豆腐鋪子裡驢子騎了去，到那裡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兒道：「這等還許說。」一面教文縉將驢子備了，帶上眼紗，騎上。玳安與他同行，逕往西門慶宅中來。正是：欲向深閨求艷質，全憑紅葉是良媒。有詩爲證：

誰信桃源有路通，桃花含露笑春風。桃源只在山溪裡，今許漁郎去問津。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歡門吊子——裝飾在門上的彩色剪紙或帛條。(二) 掉攬——兜攬，設法將錢物弄走、占用。(三)

有要沒緊——沒要緊，不着急。(四) 佻長——原爲教坊司官職，此指妓院掌管接客事務的人。(五) 搵一拜

——隨便地、勉強地一拜。(六) 折——這裡指把東西從一個容器倒入另一個容器。(七) 落索——點着某人

做某事。(八) 仰擡着——以下「直舒着」、「側卧着」、「金鷄獨立」、「野馬蹀場」、「野狐抽絲」、「猿猴獻菓」、「黃

狗溺尿」、「仙人指路」、「靠背將軍柱」、「面對木伴哥」，均爲性交姿勢。(九) 促挾——做缺德事，作弄人。又作

「促恰」，見二十七回該條。(十) 筋節兒——猶關鍵、竅門。(十一) 訕臉——厚臉皮。(十二) 發鬢兒

的肥——肥即麪肥，發饅頭的起子。(十三) 籠道子——有牆有頂的過道。(十四) 合板眼——即合拍，此指

合他心意。(十五) 下枕——行房時用來墊腰或臀部之枕，以別于枕頭之枕。(十六) 小爐匠跟着行香的走，

瑣碎一浪湯——小爐匠擔上挂滿銅鐵小物件，行走時叮噹作響，若走於緩步的行香人之後，叮噹聲就沒完沒了。此句比喻說話瑣碎、混雜而難記。 (十七) 替子——指鞍下之韉。 (十八) 騙——躍而上馬。 (十九) 封門——在大門外側另裝有櫃子的半截門，如護封，故稱封門。 (二十) 利市紙——印有「利市婆官」神像的紙。供利市紙以求好運。 (二一) 咕溜搭刺兒——即嘍裡咎兒兒，偏僻狹小的角落。 (二二) 不發心——不耐煩。 (二三) 鞭子——此指驢的陽物。

金瓶梅詞話

第六十九回

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詐求奸

信手烹魚覓素音，神仙有路足登臨。掃階偶得任卿葉，彈月輕移司馬琴。
桑下肯期狄有意，懷中可犯柳無心。黃昏誤入銷金帳，且把羔兒獨自斟。

話說玳安同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裡。」進去稟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來，小客位內坐下。玳安悉把尋文嫂兒一節說了：「小的叫了來，在外邊伺候着。」西門慶即令叫他進來。那文嫂悄悄掀開暖簾，進入裡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兒，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有。」西門慶道：「你如今搬在那裡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吩咐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都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說話兒。

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王皇親家，守備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都相熟。」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招宣府裡不認

的？」文嫂道：「是小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常照顧小的花翠。」西門慶道：「你既相熟，我有椿事兒央煩你，休要阻了我。」向袖中取出五兩一錠銀子與他，悄悄和他說：「如此這般，你却怎的尋個路兒，把他太太吊在你那裡，我會他會兒。我還謝謝你！」那文嫂聽了，哈哈大笑道：「是誰對爹說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不得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三十五歲，屬豬，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只好像三十歲的。他雖是幹這營生，好不幹的嚴密！就是往那裡去，坐大轎，伴當跟着，喝着路走，逕路兒來，逕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爲人做人，他怎在人家落腳？這個人說的訛了。倒只是他家裡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說。若是小媳婦那裡，窄門窄戶，敢招惹這個事？說在頭上，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還是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綉緞你穿。你不收，阻了我。」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也怎的！上人着眼覷，就是福星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說，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幹！我這裡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裡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厮去了。」文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隨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罷了：我只要一兩銀子。也是我叫你一場，你休要獨吃！」文嫂道：「猴孫兒，隔牆掠篩箕，還不知仰着合着

哩（二）！」於是出門，騎上驢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

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到家待了茶，冠冕着，同往府裡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裡吃酒去了。直到掌燈以後纔來家。

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與他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至後晌時分，走到王招宣府宅裡，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這兩日不來走走，看看我？」文嫂便把家中祈報會茶，趕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了。」文嫂兒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縉兒帶進香去便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烤火，丫鬢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有兩夜沒回家，只在裡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喬人（二），只眠花卧柳，把花枝般媳婦兒丟在房裡通不顧，如何是好！」文嫂又問：「三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裡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就打散了這千人，三爹收心，也不再進院去了。太太容小媳婦，便敢說；不容，定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遭兒我不依你來？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現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鋪面：緞子鋪、生藥鋪、綉絹鋪、絨綫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約有數

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衛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陳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身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與他爲繼室。——只成房頭（三）、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數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四、五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藥養龜，慣調風情；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鞠打毬，無所不曉；諸子百家，拆白道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聞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根基非淺，又三爹在武學肄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曾會過，不好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誕在邇，又四海納賢，也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太太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又央浼他把這千人斷開，不使那行人打攪，這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戶。」

看官聽說：水性下流，最是女婦人。當日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摸亂（四），情竇已開。便笑向文嫂兒計較道：「人生面不熟，怎生好遽然相見的？」文嫂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浼老爹，要在提刑院遞狀告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私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等候。

這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前後，走來西門慶宅內。那日西門慶從衙門回來，家中無事，正在對門房子裡書院內坐的。忽有玳安來報：「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內坐，令左右放下簾兒。良久，文嫂進入裡面，磕了頭。玳安知局，就走出來了，教二人自在說話。這文嫂便把怎的說念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怎樣行時，結識官府，又怎的仗義疏財，風流博浪：「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三爹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爲由，暗中相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綉緞賞他。文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燈以後，街上人靜了時，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他後門傍有個住房的段媽媽，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說畢，文嫂拜辭而去。又回林氏話去了。

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一宿無話。巴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叫了兩個唱的。西門慶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上來，就逃席走出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個小廝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帶着眼紗，由大街抹過，逕穿到扁食巷王招宣府後門來。那時纔上燈以後，街上人初靜之候。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遠把馬勒住，令玳安先彈段媽媽家門。原來這媽媽就住着王招宣府家後房，也是文嫂舉薦，早晚看守後門，開門閉戶，但有入港，在他家落腳做眼。

文嫂在他屋裡聽見外邊彈門，連忙開了門。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裡等的西門慶下了馬，帶着眼紗兒引進來；吩咐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西首房檐下那裡等候；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裡存身。

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關了，上了拴。由夾道進內，轉過一層群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這文嫂輕輕敲了門環兒，原來有個聽頭兒（五）。少頃，見一丫鬢出來開了雙扉，文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而入。只見裡面燈燭煒煌，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邠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六），穿着大紅團龍蟒衣玉帶，虎皮校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關王之像，只是髯鬚短些；傍邊列着鎗刀弓矢。迎門朱紅匾上書「節義堂」三字。兩壁書畫丹青，琴書瀟灑。左右泥金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報國勛功并斗山。」西門慶正觀看之間，只聽得門簾上鈴兒響，文嫂從裡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太太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剛纔稟過，太太知道了。」不想林氏悄悄從房門簾裡望外觀看，見西門慶身材凜凜，語話非俗，一表人物，軒昂出衆；頭戴白緞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絨鶴氅，脚下粉底皂靴，上面綠剪絨獅坐馬，一溜五道金鈕子，就是個富而多詐奸邪輩，壓善欺良酒色徒。一見滿心歡喜，因悄悄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個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沒了，不多些時。饒少數，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數兒（七）。他老

人家你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鶻鶻，也是個快鬪的（八）。這婆娘聽了，越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見他一見兒。婦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請他進來見罷。」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慶說：「太太請老爹房內拜見哩。」於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入房中。但見簾幙垂紅，地平上氈氍匝地，麝蘭香靄，氣暖如春。綉榻則斗帳雲橫，錦屏則軒轅月映。婦人頭上戴着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袖襖兒，沉香色遍地金妝花緞子鶴氅，大紅宮錦寬襪裙子，老鴉白綾高底扣花鞋兒，就是個綺閣中好色的嬌娘，深閨內含秘的菩薩。有詩爲證：

面膩雲濃眉又彎，蓮步輕移實匪凡。醉後情深歸帳內，始知太太不尋常！

這西門慶一見，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亦叙禮相還。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在下邊梳背炕沿斜僉相陪坐的。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再無一個僕人在後邊。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一個小丫鬢名喚芙蓉，紅漆丹盤拿茶上來。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丫鬢接下盞托去。文嫂就在傍開言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在衙門中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樁事兒，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吩咐？」林氏道：「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招宣，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曾考襲（九）。如今雖入武學肄業，年幼失學家中，有幾個好

詐不級（十）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嫖酒，把家事都失了。幾次欲待要往公門訴狀，爭奈妾身未曾出閨門，誠恐拋頭露面，有失先夫名節。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遞狀一般；望乞大人千萬留情，把這干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新，專習功名，以承先業，實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淺，自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乃言『謝』之一字？尊家乃世代簪纓，先朝將相，何等人家！令郎已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聽信游食所哄，留連花酒，實出少年所爲。太太既吩咐，學生到衙門裡即時把這干人處分懲治，無損令郎分毫。亦可戒諭令郎，再不可蹈此故轍，庶可杜絕將來。」這婦人聽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道個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說話之間，彼此言來語去，眉目顧盼留情。

不一時，文嫂放桌兒，擺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具禮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準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丫鬟篩上酒來，端的金壺斟美釀，玉盞泛羊羔。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席說道：「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插口說道：「老爹你且不消遞太太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壽就是了。」西門慶道：「阿呀，早是你說！今日初九日，差六日，我在下一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動勞大人厚意！」須臾，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熱騰騰美味佳肴，熬爛下飯，煎燂鷄魚，烹炮鵝

鴨，細巧菜蔬，新奇菓品。傍邊絳燭高燒，下邊金爐添火。交杯換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爲色膽。看看飲至蓮漏已沉，窗月倒影之際，一雙竹葉穿心，兩個芳情已動。文嫂已過一邊，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漸促席而坐，言頗涉邪，把手捏腕之際，挨肩擦膀之間，初時戲摟粉項，婦人則笑而不言；次後款啓朱唇，西門慶則舌吐其口，嗚咽有聲，笑語密切。婦人於是自掩房門，解衣鬆珮，微開錦帳，輕展綉衾，鴛枕橫床，鳳香薰被，相挨玉體，抱摟酥胸。原來西門慶知婦人好風月，家中帶了淫器包在身邊，又服了胡僧藥。婦人摸見他陽物甚大，西門慶亦摸其牝戶，彼此歡欣，情興如火。婦人在床傍伺候鮫綃軟帕，西門慶被底預備塵柄猱獐。當下展猿臂，不覺蝶浪蜂狂；蹺玉腿，那個羞雲怯雨。正是：縱橫慣使風流陣，那管床頭墜玉釵。有詩爲證：

蘭房幾曲深悄悄，香騰寶鴨清烟裊；夢回夜月淡溶溶，展轉牙床春色少。

無心今遇少年郎，但知敲打須官商；殢情欲共嬌無力，須教宋玉赴高唐。

打開重門無鎖鑰，露浸一枝紅芍藥。

這西門慶當下竭平生本事，將婦人盡力盤桓了一場。纏至更半天氣，方纔精泄。婦人則髮亂釵橫，花憔柳困，鶯顫燕喘，依稀耳中。兩個并頭交股，摟抱片時，比及起來穿衣之際，婦人下床，款剔銀燈，開了房門，照鏡整容，呼丫鬟捧水淨手。復飲香醪，再勸美酌，三杯之後，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

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文嫂先開後門，呼喚玳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

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廳叫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吩咐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王招宣府裡三公子，看有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行走，便與我查訪出名字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母親再三央人來對我說，倒不關他這兒子事，只被這干光棍勾引他。今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不錯，必須誠處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到當日果然查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事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日念、張小閑、聶鉞兒、向三、于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姐、秦玉芝兒并老孫，祝日念名字都抹了，吩咐：「只動這小張閑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裡來。」衆公人應諾下去。至晚，打聽王三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都埋伏在後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閑、聶鉞、于寬、白回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日念爬李桂姐後房走了。王三官兒藏在李桂姐床底下，不敢出來。桂姐一家唬的捏兩把汗，更不知是那裡動人，白央人打聽實信。王三官躲了一夜，不敢出來。李家鴿子又恐怕東京做公的下來拿人，到五更時分，攛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級緝捕把小張閑等拿在聽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

晨，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升廳，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哭聲震天，哀號動地。西門慶囑付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嫖風，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姑從輕責你這幾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裡，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左右：「扞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

兩位官府發放事畢，正在退廳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裡書來，衛中投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今日會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峰他那裡臨風近，打聽打聽消息去。」西門慶道：「長官所見甚明。」即喚走差的答應，上來跪下，吩咐：「與你五錢銀子盤纏，拿俺兩個拜帖，即去南河懷慶府提刑林千戶老爹那裡打聽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曾。務要打聽的實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到司房戴上范陽氈笠，結束行裝，討了匹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起身回家。

却說小張閑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着恐，更不量今日受這場虧是那裡藥錢，互相埋怨。小張閑道：「莫不還是東京六黃太尉那裡下來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裡消息，怎肯輕饒素放？」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鉞兒一口就說道：「你們都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一定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嗔請他婊子，故拿俺們煞氣。正是：龍鬪虎爭，苦了小獐！」小張閑道：「列位倒罷

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們頂缸了。」于寬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閑道：「怎的不拿老婆？」聶鉞道：「兩個老婆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婊子，他肯拿來？也休怪人，是俺們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裡！剛纔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見出情弊顯然來了。如今往李桂姐兒家尋王三官去！白爲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打的腿爛爛的便罷了？問他要幾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

於是來來去去，轉彎抹角，逕入勾欄李桂姐家。見門關的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叫了半日，丫頭隔門問是誰，小張閑道：「是俺們，尋三官兒說話。」丫頭回說：「他從那日半夜就往家去了，不在這裡。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到王招宣府宅內，逕入他客位裡坐下。王三官聽見衆人來尋他，唬得躲在房裡，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廝永定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家了？往那裡去了，叫不將來？」于寬道：「實和你說了罷，休推睡裡夢裡，剛纔提刑院打了俺們，押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摟起腿來與永定瞧，教他進裡面去說：「此事爲你，打的俺們有甚要緊！」一個個都躺在板凳上聲疼叫喊。那王三官兒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麼樣兒，却如何救我則個？」林氏道：「我女婦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得？」求了半日，見外邊衆人等的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

「你們略等他等，委的在莊上不在家了。我這裡使小廝叫他去。」小張閑道：「老太太快使人請他來。不然，這個癩子，也要出膿，只顧膿着不是事！俺們爲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剛纔老爹吩咐，押出俺們來要他。他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聽言，連忙使小廝拿出茶來，與衆人吃。

王三官唬的鬼也似，逼他娘尋人情。到至急之處，林氏方纔說道：「文嫂他只認的提刑西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來，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就認的提刑也罷，快使小廝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他也不肯來。」王三官道：「好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賠個禮兒便了。」

林氏便使永定兒悄悄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口一聲只叫：「文媽，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歹說個人情救我。」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喬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這幾年誰往他門上走？大人深宅大院，不去纏他。」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文媽，你救我，自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幾個人在前邊只要出官，我怎去得？」那文嫂只把眼看他娘。他娘道：「也罷，你替他說說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三叔，你衣巾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他，央浚他，等我在傍再說說，管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現今他衆人在前邊催

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他會勝也不知道。」

這文嫂一面走出前廳，向衆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覆列位哥們，本等三叔往莊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們略坐坐兒。吃打受罵，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知遇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十二）。恒屬大家只要圖了事，上司差派，不由自己。有了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當時衆人一齊道：「還是文媽見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就說句恁有南北的話兒（十二），俺們也不恁急的了不得。執古法兒（十三）只回不在家，莫不爲俺們自做出來的事也罷，你倒帶累俺們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文媽，你是曉道理的。你出來，俺們還透個路兒（十四）與你：破些東西兒，尋個分上兒說說。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們，這事情也要銷繳（十五）。一個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十六）的就罷了？」文嫂兒道：「哥們說的是。你們略坐坐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們。你們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都道：「還是我的文媽知人甘苦。不瞞文媽說，俺們從衙門裡打出來，黃湯兒也還沒曾嘗着哩！」這文嫂走到後邊，一力攛掇打了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心，豬羊牛肉，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前廳，大酒大肉吃着。

這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悄從後門出來，步行逕往西

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纔在廳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說話？」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哥，累你替他稟稟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那平安兒方進去替他稟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眷晚生王家頓首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問了回話。然後纔開大廳槓子門，使小廝請王三官進去大廳上。左右忙掀暖簾兒，西門慶頭戴忠靖冠，便衣出來迎接。見王三官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褻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慌的王三官向前攔住，叫「尊伯尊便！小侄敬來拜瀆，豈敢動勞？」至廳內，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侄有罪在身，久仰，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說道：「小侄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務讓起來，受了兩禮。王三官然後挪座兒斜僉坐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見西門慶廳上錦屏羅列，四壁挂四軸金碧山水，座上鋪着綠錦緞鑲嵌貂鼠椅座，地下氈氍匝地，正中間黃銅四方屏，水磨的耀目爭輝，上面牌扁下書「承恩」二字，係米元章妙筆。觀覽之餘，似有叩請、疑難之貌，向西門慶說道：「小侄現有一事，不敢奉瀆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席跪下。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有甚話，但說何害！」這王三官就說：「小侄不才，誠爲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殿之臣，寬恕小侄無知之罪，完其廉耻，免令出官。則小侄垂死之日，實有再生之幸。」

也！啣結圖報，惶恐惶恐！」西門慶展開揭帖，上面有小張閑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裡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正是。如此這般，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了他，押出他來，還要小侄見官。在小侄家百般稱罵喧嚷，索要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前來老伯這裡請罪。」又把禮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是理！」因說道：「這起光棍可惡！我倒饒了他，如何倒往你那裡去攪擾！」把禮帖還與王三官收了，道：「賢契請回，我也且不留你坐。如今即時就差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蒙老伯不棄，小侄容當踵門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褻服不好送的。」那王三官自出門，還帶上眼紗，小厮跟隨去了。文嫂還討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吩咐：「休要驚動他，我這裡差人拿去。」

這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排軍，走到王招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裡飲酒喧鬧，被公人進去，不由分說，都拿了，帶上鐐子。唬得衆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官幹得好事！把俺們穩在你家，倒把鋤頭，反弄俺們來了！」那個排軍節級罵道：「你這厮還胡說，當的甚麼？各人到老爹跟前哀告，討你那命正經！」小張閑道：「大爺教導的是。」不一時，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門上排軍并平安都張着手兒要錢，纔去替他稟。衆人不免脫下褶兒，并拿頭上簪圈下來，一打發停當，方纔說進去。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帶進去，跪在廳下。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

就了，如何指稱我這衙門往他家嚇詐去？實說，詐了多少錢？不說？」——令左右：「拿拶子與我着實拶起來！」當下只說了聲，那左右排軍，登時取了五六把新拶子來伺候。小張閑等只顧在下叩頭哀告道：「小的并没嚇詐分文財物。只說衙門中打出小的們來，對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小的并没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起光棍，設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爲可惡！既不肯實供，都與我帶了衙門裡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衆人三齊哀告，哭道：「天官爺，超生小的們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休說枷號，這一送到監裡去，冬寒時月，小的們都是死數！」西門慶道：「我把你這光棍！我這饒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務安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十七），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再拿到我衙門裡來，都活打死了！」喝令：「出去罷！」衆人得了個性命，往外飛跑。正是：敲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西門慶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是那個王三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他那場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嗔道一向只哄着我！不想有個底脚裡人兒（十八）又告我說，教我昨日差幹事的拿了這干人到衙門裡去，都夾打了。不想這干人又到他家裡嚷賴，指望要詐他幾兩銀子的情，只恐嚇說衙門中要他。他從來沒曾見官，慌了，央文嫂兒拿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纔把那起人又拿了來，詐發（十九）了一頓，替他杜絕了，

再不纏他去了。人家倒運，偏生出這樣不肖子弟出來。你家父祖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現入武學，放着那功名兒不幹，家中丟着花枝般媳婦兒——是東京六黃太尉侄女兒，不去理論，白日黑夜，只跟着這夥光棍在院裡嫖弄，把他娘子頭面都拿出來使了。今年不上二十歲，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不曾溺泡尿看看自家影兒。老鴉笑話豬兒黑，原來燈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裡水，無所不爲，清潔了些甚麼兒？還要禁的人！」幾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

正擺上飯來吃，小廝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吩咐：「請書房裡坐，我就來。」王經連忙開了廳上書房門，伯爵進裡面暖爐炕傍椅上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聲喏畢，就坐在炕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那裡，怎的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第二日我還要早起，衙門中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邇，差人東京打聽消息。我比你們閑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伯爵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動人了，把小張閑他們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裡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裡，都打出來了，衆人都往招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才，誰對你說來？你敢錯聽了，敢不是我衙門裡，敢是周守備府裡！」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裡管這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都中提人。」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唬

的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唬的睡倒了，這兩日還沒曾起炕兒。頭裡生怕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聽，方知是提刑院動人。」西門慶道：「我連日不進衙門，并不知道。李桂兒既賭過誓不接他，隨他拿去亂去，又害怕睡倒怎的！」伯爵見西門慶迸着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不告我說。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緝事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驢戰，使李桂兒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都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都沒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若明使道兒，逞了臉，就不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的多。」幾句說的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謀？」伯爵道：「我猜一定還有底腳裡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切，端的有鬼神不測之機！」西門慶道：「傻狗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麼！當初幹事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并李桂兒、秦玉芝名字都抹了，只來打拿幾個光棍。」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纏他？」西門慶道：「我實和你說罷。他指稱嚇詐他幾兩銀子，不想剛纔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賠了不是。我還差人把那幾個光棍拿了，要枷號，他衆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聲稱呼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

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知謝我去。」伯爵失驚道：「真個他來和哥賠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爹瞧！」那王經向房子裡取出拜帖，上面寫着：「晚生王家頓首百拜。」伯爵見了，口中只是極口稱贊：「哥的所算，神妙不測！」西門慶吩咐伯爵：「你若看見他們，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機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裡。」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出來見他，只答應不在家。」一面叫將門上人來，都吩咐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就疏淡了。正是：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有詩爲證：

誰道天臺訪玉真，三山不見海沉沉。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隔牆掠篩箕，還不知仰着合着——仰着，篩箕口朝上，合着，其口朝下。此句比喻尚無把握，不知結局如何。
- (二) 喬人——壞人，無賴之徒。
- (三) 成房頭——獨立成房的。這裡指西門慶的妾分房各住。
- (四) 迷留摸亂——迷亂，迷迷糊糊。
- (五) 聽頭兒——暗號。
- (六) 影身圖——全身遺像。
- (七) 一巴掌數兒

——五個。 (八) 出籠兒的鶴鶉，也是個快鬪的——鶴鶉，體形像小雞，雄性好鬪。此句隱喻其好風月，性能力

強。 (九) 考襲——經考試後承襲其世爵。 (十) 奸詐不級——不級，又作不及，奸詐不法。 (十一) 千

差萬差，來人不差——無論是甚麼人甚麼樣的過錯，奉命而來的人總沒有過錯。 (十二) 有南北的話兒——分得清

東西南北的話，意即分得清是非曲直，合情合理的話。 (十三) 執古法兒——古執、死板地。 (十四) 透個路

兒——透露解決問題的門路。 (十五) 銷繳——了結，解決。 (十六) 平不答——平白地。 (十七) 挨坊

靠院——坊，教坊；院，行院；這裡均指妓院。 (十八) 底腳裡人——知道底細的內綫。 (十九) 詐發——虛

張聲勢地發落。

金瓶梅詞話

第七十回 西門慶工完升級 群僚庭參朱太尉

昨夜西風鼓角喧，曉來隆凍怯寒氈。茫茫一片渾無地，浩浩四方俱是天！
綺壁淒涼宜未守，霸陵豪傑且停鞭。陽春有脚恩如海，願借餘溫到客邊。

話說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却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戶處打聽消息，林千戶將升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來遞與提刑兩位官府。當廳夏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觀本衛行來考察官員照會。其略曰：

兵部一本：尊明旨，嚴考覈，以昭勸懲，以光聖治事。先該金吾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察禁衛官員，除堂上官自陳外，其餘兩廂詔獄緝捕、捉察、譏察、觀察、典牧皇畿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各按冊籍祖職世襲、轉升、功升、蔭升、納級等項，各挨次格，從公舉劾，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當下該部詳議黜陟升降革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科，按行到部。看得太尉朱題前事，遵奉舊

例，委的本官彈力致忠，公于考覈；委所同并內外屬官，各據冊籍，博協輿論，甄別賢否，皆出聞見之實，而無偏執之私。足見本官仰扳天顏之咫尺，而存體國之忠謀也。分別等第，獎勵淑慝，井井有條，足以勵人心而孚公議，無容臣等再喙。但恩威賞罰，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體照例施行等因，庶考覈明而人心服，冒濫革而官箴肅矣。奉欽此，欽依擬行。

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戶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典牧而坊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綽有政聲。宜加獎勵，以冀甄升，可備鹵簿之選者也。貼刑副千戶西門慶，才幹有爲，英偉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臺工有績。翌神運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齊民畢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懷慶提刑千戶西正千戶林承勛，年清優學，占籍武科。繼祖職抱負不凡，提刑獄幹濟有法，可加薦獎勵簡任者也。副千戶謝恩，年齒既殘，泰嚴亡度。昔在行伍，猶有可觀；今任理刑，罷軟尤甚。可宜罷黜革任者也。

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戶掌刑，心中大悅。夏提刑見他升指揮管鹵簿，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於是又展開工部工完的本觀看。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屆京，天人胥慶。懇乞天恩，俯加渥典，以蘇民困，以廣聖澤事。奉

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內，奠安艮嶽，以承天眷，朕心嘉悅。你們既效有勤勞，副朕事玄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撫按衙門，查勘明白，着行蠲免今歲田租之半，所毀壩閘，你部裡差官，會同巡按御史，即行修理。完日還差內侍孟昌齡前去致祭。蔡京、李邦彥、王煒、鄭居中、高俅輔弼朕躬，直贊內庭，勛勞茂著；京加太師，邦彥加柱國太子太師，王煒太傅，鄭居中、高俅太保，各賞銀五十兩、四表裡。蔡京還蔭一子爲殿中監。國師林靈素，明知朕兆，佐國宣化，遠致神運，北伐虜謀，實與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內；賜號玉真教主，加淵澄玄妙廣德真人、金門羽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朱勛、黃經臣督理神運，忠勤可嘉。勛加太傅兼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各蔭一子爲金吾衛正千戶。內侍李彥、孟昌齡、賈祥、何沂、藍從熙，着直延福五位宮近侍，各賜蟒衣玉帶，仍蔭弟侄一人爲副千戶，俱現任管事。禮部尚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尚書余深、工部尚書林攄，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緞二表裡。巡撫兩浙兪都御史張閣，升工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蒙，升太常正卿。巡撫兩浙、山東監察御史尹大諒、宋喬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訓，各升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祇迎神運千戶魏承勛、徐相、楊廷珮、司鳳儀、趙友蘭、扶天澤、西門慶、田九

臬等各升一級。內侍宋推等，營將王佑等，俱各賞銀十兩。所官薛顯忠等，各賞五兩。校尉昌玉等，絹二疋。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衙回家。後晌時分，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拿着請書盒兒來，內安泥金摺，十一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少罄謝私之意。西門慶收下，不勝歡喜，以爲其妻指日在于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衛經歷司，差人行照會到：「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趕冬至令節見朝引奏謝恩，毋得違誤，取罪不便。」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提刑，回手本打發來人回去，不在話下。各人到家，收拾行裝，備辦贄見禮物，不日約會起程。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兒，教他回王三官，十一日不得來赴席，如此這般，「上京見朝謝恩去也。」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待容回來，潔誠具請。」西門慶一面叫將賁四，吩咐教他跟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答應。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軍人，四匹小馬，打點馱裝、暖轎，排軍抬扛。夏提刑那邊夏壽跟隨。兩家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晚，晝夜趲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戶，千戶已上東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紅塵，夜宿郵亭旅邸。正是：意急款搖青氈幙，心忙摔碎紫絲鞭。

評話捷說。到了東京，進得萬壽門來，依着西門慶，就要分別，他主意要往相國寺

下。夏提刑不肯，堅執要請往他令親崔中書家投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即出迎接，至廳叙禮相見，道及寒暄契闊之情，拂去塵土，坐下，茶湯已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樸，坐閑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說道：「舍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持，同心協恭，莫此爲厚！」西門慶道：「不敢。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爲堂尊，受益恒多，可幸可幸！」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稱呼！雖有磁基（一），不如待時。」崔中書道：「四泉說的也是，名分使然，不得不爾。」言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了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吩咐童僕放桌擺飯，無非是菓酌肴饌之類，不必細說。當日二人在崔中書家宿歇，不題。

到次日，各備禮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那日太師在內閣還未出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通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帖稟進去。翟管家見了，即出來相見，讓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提刑相見畢，然後西門慶叙禮，彼此道及往還酬答之意，各分賓主坐下。夏提刑先遞上禮帖：兩疋雲鶴金緞，兩疋色緞。翟管家的是十兩銀子。西門慶禮帖上是一疋大紅絨彩蟒，一疋玄色妝花斗牛補子員領，兩疋京緞。另外梯已送翟管家一疋黑綠雲絨，三十兩銀子。翟謙吩咐左右：「把老爺禮都交收進府中去，上簿籍。」他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子連那夏提刑的

十兩銀子都不受。說道：「豈有此理？若如此，不見至交親情！」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飯，說道：「今日聖上奉艮嶽，新蓋上清寶籙宮奉安牌匾，該老爺主祭，直到午後纔散。到家同李爺又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誤了你們勾當。遇老爺閑，等我替二位稟，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若是這等又好了！」翟謙因問：「親家那裡住？」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下歇」說了。不一時，安放桌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齊拿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杯，就要告辭起身。翟謙於是款留，令左右再篩上一杯。西門慶因問：「親家，俺們幾時見朝？」翟謙道：「親家，你同不得夏大人。夏大人如今是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衛新升的副千戶何太監侄兒何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劄付。你凡事只會他去。」夏提刑聽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你曉的，我還等冬至郊天畢回來見朝如何？」翟謙道：「親家你等不的。冬至聖上郊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畢，還要排慶成宴，你們怎等的？不如你今日先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劄付起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蒙親家指教，何以克當！」

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淨處說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說：「親家，前日我的書去，那等寫了，大凡事要謹密，不可使同僚們知道。親家如何對夏大人說了，教他央了林

真人帖子來，立逼着朱太尉來對老爺說，要將他情願不官鹵簿，仍以指揮職銜在任所掌刑三年。兼況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劉娘娘的分上，便也傳旨出來，親對太爺和朱太尉說了，要安他侄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好不作難。不是我再三在老爺跟前維持，回倒了林真人，把親家不撐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說道：「多承親家盛情！我並不曾對一人說，此公何以知之？」翟謙道：「自古機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慎些便了。」這西門慶千恩萬謝，與夏提刑作辭出門。

來到崔中書家，一面差賁四鴻臚寺報了名。次日見朝，青衣冠帶，同夏提刑進內，不想只在午門前謝了恩。出來，剛轉過西闕門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慶老爹？」賁四問道：「你是那裡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監何公公來請老爹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蟒衣，頭戴三山帽，脚下粉底皂靴，從御街高聲叫道：「西門大人請了！」西門慶遂與夏大人分別，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傍邊一所直房內，——都是明窗亮榻，裡面籠的火暖烘烘的，桌上陳設的許多桌盒。一面相見，作了揖，慌的西門慶倒身還禮不迭。這太監說道：「大人，你不認的我。在下是內府匠作太監何沂，現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娘位下近侍。昨日內工完了，蒙萬歲爺恩典，將侄男何永壽升授金吾衛左所副千戶，現在貴處提刑所理刑管事，與老大人作同僚。」西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太監！學生不知，恕罪恕罪！」一面又作揖說道：「此禁地不敢行

禮，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於是叙禮畢，讓坐。家人捧茶，金漆硃紅盤托盞遞上茶去吃了。茶畢，就揭桌盒蓋兒。桌上許多湯飯肴品，家人拿盞箸兒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杯了。我曉的大人朝下來，天氣寒冷，拿個大盞來。沒甚麼肴，褻瀆大人，且吃個頭腦（二）兒罷。」西門慶道：「不敢叨擾！」何太監於是滿斟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承老太監所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得面紅，不成道理。」何太監道：「吃兩盞兒擋寒，何害？」因說道：「舍侄兒年幼，不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教導。」西門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侄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體，自然福至心靈。」何太監道：「大人好說。常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只識得一腿（三）。恐有不知到處，大人好歹說與他。」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去奉拜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雙獅馬臺就是。」亦問：「大人下處在那裡？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太監送出門，拱着手說道：「適間所言，大人凡事看顧看顧，他還等着你會同一答兒引奏，當堂上作主，進了禮，好領割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吩咐，學生知道。」

於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比及到本衛參見朱太尉，遞履歷手本，繳割付，又拜經歷司并本所官員，已是申刻時分。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另

具手本參見了朱太尉，免行跪禮，擇日南衙到任。剛出衙門，西門慶還等着，遂不敢與他同行，讓他先上馬。夏延齡那裡肯，定要同行。西門趕着他呼「堂尊」（四）。夏指揮道：「四泉，你我同僚在先，爲何如此稱呼？」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道，何故太謙？」因問：「堂尊高陞美任，不還山東去了。賣着幾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邊房舍無人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權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日逐望長官早晚家中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感謝。」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値若干？」夏延齡道：「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兩買的徐內相房子，後邊又蓋了一層，收拾使了二百兩。如今賣原價也罷了。」西門慶道：「堂尊說與我，有人問我好回答，庶不誤了。」夏延齡道：「只是有累長官費心！」

二人歸到崔宅，王經向前稟說：「新升何老爹來拜，下馬到廳，小的回部中還未來家。何老爹說多拜上，還與夏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間差人送了兩疋金緞來。」宛紅帖兒拿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緞帕二端，奉引贊敬。寅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西門慶看了。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五彩獅補員領，寫了禮帖，吃了飯，連忙往何家回拜去。到于廳上，何千戶忙整衣迎接出來，穿着五彩妝花玄色雲絨獅補員領，烏紗皂履，腰繫玳瑁蒙金帶；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面如傅粉，眉目清秀，唇若塗朱，趨下階來，揖讓退遜，謙恭特甚。西門慶升階，左右忙去掀簾。呼喚一聲，奔走後先應諾。二人到廳上叙

禮，西門慶令玳安揭開緞盒，捧上贄見之禮，拜下去說道：「適承光顧，兼領厚儀，有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公直房賜饌，感德不盡！」何千戶忙頂頭還禮說：「小弟叨受微職，忝與長官同列，早晚得領教益，實爲三生有幸！適間進拜不遇，又承垂愛，蓬蓽光生！」令左右收下去。一面扯公座椅兒，都是塵皮坐褥，分賓主坐下。左右捧上茶來，何千戶躬身捧茶，遞與西門慶。西門慶亦離席交換。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何千戶道：「學生賤號天泉。」又問：「長官今日拜畢部堂了？」西門慶道：「從內裡蒙公公賜酒，出來拜畢部，又到本衙門見堂，繳了劄付，拜了所司。出來見長官尊帖，下顧失迎，不勝惶恐！」何千戶道：「不知長官到，學生拜遲。」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朝來？」西門慶道：「龍溪今已升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只到衙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參見。」問畢，何千戶道：「今日與長官計議了，咱們幾時與本主老爹見禮領劄付？」西門慶道：「依着舍親說，咱們先在衛主宅中進了禮，然後大朝引奏，還在本衙門到堂同衆領劄付。」何千戶道：「既是長官如此說，咱們明日早備禮進了罷。」於是都會下各人禮數：何千戶是兩疋蟒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緞，一疋青絨蟒衣，一柄金鑲玉繅環；各金華酒四罈。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齊。約會已定，茶湯兩換，西門慶告辭而回，并不與夏延齡題此事。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早，到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是預備飯食，頭腦小席，大盤大碗，齊齊整整。連

手下人飽餐一頓，然後同往太尉宅門前來。賁四同何家人，又早押着禮物，伺候已久。那時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遣往南壇視牲未回。各家饋送賀禮、伺候參見官吏人等，黑壓壓在門首等的鐵桶相似。何千戶同西門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家坐的，差人打聽：「老爺道子響，就來通報。」

一等等到午後時分，忽見一人飛馬而來，傳報道：「老爺視牲回來，進南薰門了，吩咐閑雜人打開！」不一時，騎報回來傳：「老爺過天漢橋了！」頭一厨役跟隨茶盒、攢盒到了。半日纔遠遠見牌兒馬到了。衆官都頭帶勇字鎖鐵盔，身穿縐漆紫花甲，青紵絲團花窄袖衲襖，紅綃裹肚，綠麂皮挑綫海獸戰裙，脚下四縫着腿黑靴；弓彎雀畫，箭插雕翎，肩上橫擔銷金令字藍旗。端的人如猛虎，馬賽飛龍。須臾一對藍旗過來，夾着一對對青衣節級上，一個個長長大大，搗搗搜搜，頭帶黑青巾，身穿皂直裰，腳上乾黃皮底靴，腰間懸繫虎頭牌，騎在馬上，端的威風凜凜，相貌堂堂。須臾，三隊牌兒馬過畢，只聞一片喝聲傳來。那喝道者都是金吾衛士，直場排軍，身長七尺，腰闊三停，人人青巾桶帽，個個腿纏黑靴，左手執着藤棍，右手潑步撩衣。長聲道子一聲聲喝道而來，下路端的嚇魄消魂，陡然市衢澄靜。頭道過畢，又是二道摔手。摔手過後，兩邊雁翎排列二十名青衣緝捕，皆身腰長大，都是寬腰大肚之輩，金眼黃鬚之徒，個個貪殘類虎，人人那有慈悲。十對青衣後面，是八抬八簇肩輿明轎，轎上坐着朱太尉。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

橫四指荆山白玉玲瓏帶，脚踏皂靴，腰懸太保牙牌、黃金魚鱗，頭帶貂蟬，脚登虎皮踏，抬的那轎離地約有三尺高。前面一邊一個相抱角帶、身穿青紵絲家人跟着。轎後又是一班兒六面牌兒馬，六面令字旗緊緊圍護，以聽號令。後約有數十人，都騎着寶鞍駿馬，玉勒金韁，都是官家親隨、掌案、書辦、書吏人等，都出于紈袴仕宦驕養，只知好色貪財，那曉王章國法。登時一隊隊都到宅門首，一字兒擺下。喝的人靜迴避，無一人聲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壓一群，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轎到跟前，左右喝聲：「起來伺候！」那衆人一齊應諾，誠然聲震雲霄。

只聽東邊鑿鑿鼓樂響動，原來本衙六員太尉堂官，見朱太尉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爲千戶，都各備大禮在此，治具酒筵，來此慶賀，故此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纔下轎，樂就止了。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忽然一聲道子響，一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與門上人，說：「禮部張爺與學士蔡大爺來拜！」連忙稟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尚書張邦昌與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帶。進去拜畢，待茶畢，送出來。又是吏部尚書王祖道與左侍郎韓杞，右侍郎尹京，也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又是皇親嘉國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掌宗人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惟鄭居中坐轎，這兩個都騎馬。送出去，方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呵殿宣儀，行仗羅列。頭一位是提督管兩廂捉察使孫榮，第二位管譏察梁應龍，第三管內外

觀察典牧皇畿童太尉侄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黃經臣，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寶監，第六督管京城內外巡捕使陳宗善。都穿大紅，頭帶貂蟬；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玉帶，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各家都有金幣尺頭禮物。少頃，裏面樂聲響動，衆太尉插金花，帶玉帶，與朱太尉把盞遞酒。階下一派簫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筵。怎見得太尉的富貴？但見：

官居一品，位列三臺。赫赫公堂，畫長鈴索靜；潭潭相府，漏定戟杖齊。林花散彩賽長春，簾影垂虹光不夜。芬芬馥馥，獼髓新調百和香；隱隱層層，龍紋大篆千金鼎。衾擁半床翡翠，枕欹八寶珊瑚。時聞振珮玉叮咚，待看傳燈金錯落。虎符玉節，門庭甲仗生寒；象板銀箏，傀儡排場熱鬧。終朝謁見，無非公子王孫；逐歲追游，盡是侯門戚里。雪兒歌發，驚聞麗曲三千；雲母屏開，忽見金釵十二。平鋪荷芰，游魚沼內不驚人；高挂樊籠，嬌鳥簾前能對語。那裡解調和變理，衡一味趨諂逢迎。端的笑談起干戈，吹噓驚海岳。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辭使九重天子點頭。督擇花石，江南淮北盡灾殃；進獻黃楊，國庫民財皆匱竭。當朝無不心寒，烈士爲之屏息。正是：輦下權豪第一，人間富貴無雙。

須臾遞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個俳優，朝上箏箏琵琶，方響箏篴，紅牙象板，唱了一套〔正宮·端正好〕，端的餘音繞梁，聲清韻美。唱道：

享富貴，受皇恩；起寒賤，居高位。秉權衡威振京畿，惟君恃寵把君王媚，全不想存仁義。

〔滾綉球〕起官夫造水池，與兒孫買田基；苦求謀都只爲一身之計，縱奸貪那裡管越瘦吳肥。趨附的身即榮；觸忤的命必危。妒賢才，喜親小輩，只想著復私仇公道全虧。你將九重天子深瞞昧，致令的四海生民總亂離，更不道天網恢恢！

〔倘秀才〕巧言詞取君王一時笑喜，那裡肯效忠良使萬國雍熙。你只待顛倒豪傑把世迷。隔靴空採癢，久症却行醫，滅絕了天理！

〔滾綉球〕你有秦趙高指鹿心，屠岸賈縱犬機。待學漢王莽不臣之意，欺君的董卓燃臍。但行動弦管隨，出門時兵仗圍。入朝中百官悚畏，仗一人假虎張威。望塵有客趨奸黨，借劍無人斬佞賊，一任的你狂爲！

〔尾聲〕金甌底下無名姓，青史編中有是非。你那知變理陰陽調元氣，你止知盜賣江山結外夷！枉辱了玉帶金魚掛蟒衣，受祿無功愧寢食。權方在在人皆懼，禍到臨頭悔後遲。南山竹罄難書罪，東海波乾臭未遺。萬古流傳，教人唾罵你！

當時酒進三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回到廳，樂聲暫止，管家稟事，各處官員進見。朱太尉令左右抬公案，就在當廳一張虎皮校椅上坐下。吩咐出來，先令各勛戚、中貴、仕宦家人吏書人等送禮的進去。須臾打發出來，纔是本衛紀事，

南北衙兩廂五所七司捉察、譏察、觀察、觀察、巡察、典牧、直駕、提牢、指揮、千百戶等官，各有首領，具手本呈遞。然後才傳出來，叫兩淮、兩浙、山東、山西、關東、關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挨次進見。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抬進禮物去，管家又早將何太監拜帖鋪在書案上，二人立在階下，等上邊叫名字。這西門慶抬頭，見正面五間皆廠廳，歇山轉角（五），滴水重檐（六），珠簾高捲，周圍都是綠欄杆。上面朱紅牌扁，懸着徽宗皇帝御筆欽賜「執金吾堂」斗大小四個金字，乃是官家耳目牙爪所察緝訪密之所，常人到此者處斬。兩邊六間廂房，階墀寬廣，院宇深沉。朱太尉身着大紅，在上面坐着。須臾，叫到跟前。二人應諾陞階，到滴水檐前躬身參謁，四拜一跪，聽發放。朱太尉道：「那兩員千戶，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禮來？」令左右收了，吩咐：「在地方謹慎做官，我這裡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劄赴任。」二人齊聲應諾。左右喝：「起去！」由左角門出來。

剛出大門來，尋見賁四等抬擔出來。正要走，忽聽一人拿宛紅拜帖飛馬來報，說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戶閃在人家門裡觀看。須臾，軍牢喝道，人馬圍隨，填街塞巷。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禁軍隴西公王燁，同提督神策御林軍總兵官太尉高俅，俱大紅玉帶，坐轎而至。那各省參見官員，都一湧出來，又不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戶，良久等了賁四盒擔出來，到于僻處，呼跟隨人拉過馬來，二人方纔騎上馬回寓。正是：不因

奸佞居臺鼎，那得中原血染衣！看官聽說：妾婦索家，小人亂國，自然之道。識者以為，將來數賊必覆天下。果到宣和三年，徽、欽北狩，高宗南遷，而天下為虜有，可深痛哉！史官意不盡，有詩為證：

權奸誤國禍機深，開國承家戒小人。六賊深誅何足道，奈何二聖遠蒙塵。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鑿基——鋤頭。「雖有鑿基，不如待時」，語出《孟子·公孫丑》，意謂雖有本事，不如順應時勢。(二)

頭腦——此指「頭腦酒」。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凡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置大碗中，注熱酒遞客，名曰『頭腦酒』，蓋以避寒風也。」亦名「頭腦湯」。

下事多，任何人都不可能全懂。(三) 孔夫子也只識得一腿——只識得一腿，意為只懂得一部分。此言天

下事多，任何人都不可能全懂。(四) 堂尊——對中央堂官的尊稱。(五) 歇山轉角——我國傳統建築屋頂形

式之一。由四個傾斜的屋面、一條正脊、四條垂脊、四條戢脊（垂脊下端處折向的一條）和兩側傾斜屋面上部轉折成垂

直的三角牆面組成，形成多角而兩坡和四坡屋頂的混合形式。(六) 滴水重檐——滴水，即屋檐口的滴水仰瓦，加

做向下半月形帶尖花邊以導雨水下滴。重檐，即是歇山屋頂下再加一層轉角屋檐。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千戶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暫時罷鼓膝間琴，閑把遺編閱古今。常嘆賢君務勤儉，深悲庸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親賢哲，稔亂無非近佞臣。說破興亡多少事，高山流水有知音。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戶先差人去回何太監話去了，一面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飯」。西門慶再三固辭。何千戶令手下把馬嚼拉住，說道：「學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於是并馬相行，到宅前下馬。賁四同抬盒逕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何千戶盛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廳上，但見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獸炭焚燒，金爐香靄。正中獨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東首又設一席，皆盤堆異菓，花插金瓶，桌椅鮮明，帷屏齊整。西門慶問道：「長官今日筵何客？」何千戶道：「家公公今日下班，敢與長官叙一中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心盛設待學生，就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戶笑道：「倒是家公公主意，治此粗酌，屈尊請教。」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便出來。」

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帽皂靴，寶石繚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公受禮。何太監不肯，說道：「使不的。」西門慶道：「學生與天泉同寅（二）晚輩，老公公齒德俱尊，又係中貴（二），自然該受禮。」講了半日，何太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坐，他主席相陪，何千戶傍坐。西門慶道：「老公公，這個斷然使不的，同僚之間，豈可傍坐？老公公叔侄便罷了，學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人甚是知禮。罷罷，我閣老位兒傍坐罷，教做官的陪大人主席就是了。」西門慶道：「這等學生坐的也安。」於是各叙禮坐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的炭來，今日天氣寒冷些。」須臾，左右火池火叉，拿上一包暖閣水磨細炭，向中間四方黃銅火盆內只一倒，廳前放下油紙暖簾來，日光掩映，十分明亮。何老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罷。」西門慶道：「學生裡邊沒穿甚麼衣服，使小价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絨氅衣來，與大人披上。」西門慶笑道：「老公公職事之服，學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大人只顧穿，怕怎的？昨日萬歲賜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捏了帶，令玳安接去員領，披上氅衣，作揖謝了。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蓋，陪坐。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何太監道：「叫小廝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廝，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吩咐抬出銅鑼銅鼓，放在廳前，一面吹打動起樂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然後左右伺候酒筵，上

坐。何太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公請尊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箸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蘆葦，不知深淺，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西門慶道：「老公公說那裡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彼此扶持。」西門慶也沒等他遞酒，只接了杯兒，領到席上，隨即回奉一杯，安在何千戶并何太監席上，彼此告揖過，坐下。吹打畢，三個小廝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弦琵琶，唱了一套〔正宮·端正好〕：

水晶宮，鮫綃帳；光射水晶宮，冷透鮫綃帳。夜深沉，睡不穩龍床；離金門，私出天街上。正風雪空中降。

〔滾綉球〕似紛紛蝶翅飛，如漫漫柳絮狂。舞冰花，旋風兒飄蕩；踐瓊瑤，脚步兒匆忙。將白襪兩袖遮，把烏紗小帽攬。猛回頭把鳳樓凝望，全不見碧琉璃瓦甃鴛鴦。一霎時九重宮闕如銀砌，半合兒萬里乾坤似玉妝。恰便似粉填滿封疆。

〔倘秀才〕我只見鐵桶般重門閉上，我將這銅獸面雙環扣響。敲門的我是萬歲山前趙大郎；堂中無客伴，燈下看文章，特來聽講。

〔呆骨朵〕衝寒風冒凍雪來相望。有些個機密事緊待要商量。忙怎麼了事公人，免禮咱招賢宰相。這的是調鼎鼎三公府，那裡也剃頭髮唐三藏。我向這坐席間聽

講書，你休來我耳邊廂叫點湯！

〔倘秀才〕朕不學漢高皇身居未央，朕不學唐天子停眠在晉陽。常則是翠被寒生金鳳凰。有心思傳說，無夢到高唐。這的是爲君的勾當！

〔滾綉球〕雖然與四海爲一人，必索要正三綱謹五常。朕幼年間廣習槍棒，恨則恨未曾到孔子門牆。《尚書》是幾篇？《毛詩》共幾章？講《禮記》始知謙讓，論《春秋》可鑒興亡。朕待學禹湯文武宗堯舜，卿可及房杜蕭曹立漢唐？則要你變理陰陽。

〔倘秀才〕卿道是用《論語》治朝廷有方，却原來這半部運山河在掌！聖道如天不可量。談經臨絳帳，索強如開宴出紅妝，聽說罷神清氣爽。

〔滾綉球〕銀臺上畫燭明，金爐內寶篆香。不當煩教老兄自斟佳釀，又何須嫂嫂親捧着霞觴。卿道是糟糠妻不下堂，朕須想貧賤交不可忘。常言道表壯不如裡壯，妻若賢夫免灾殃。朕得卿如太甲逢伊尹，卿得嫂嫂呵恰便似梁鴻配孟光，則願你福壽綿長。

〔倘秀才〕但歇息呵論前王後王，恰合眼慮興邦喪邦。因此上曉夜無眠想萬方。須不是歡娛嫌夜短，早難道寂寞恨更長，憂愁事幾樁！

〔滾綉球〕憂則憂當軍的身無挂體衣，憂則憂走站的家無隔宿糧；憂則憂甘貧的

晝眠深巷，憂則憂讀書的夜寐寒窗；憂則憂駕車的恁時分萬里行商，憂則憂行船的一江風浪；憂則憂壕寒妻怨夫，憂則憂啼饑子呼娘；憂則憂是布衣賢士無活計，憂則憂鐵甲將軍守戰場。題將來感嘆悲傷！

〔倘秀才〕憂的是百姓苦，向御榻心勞意攘。憂的是天下小，教寡人眠思夢想。太原府劉崇拒北方。我只待暫離丹鳳闕，親擁碧油幢，先取那河東的上黨。

〔滾綉毬〕卿道是錢王共李王，劉鋹與孟昶。他們都無仁政着萬民失望，行霸道百姓遭殃。差何人收西川？命誰人定兩廣？取吳越必須名將，下江南宜用忠良。要定奪展江山白玉擎天柱，索問您拯宇宙黃金駕海梁，卿仔細參詳。

〔脫布衫〕取金陵飛渡長江，到錢塘平定他邦。西川路休辭棧惡，南蠻地莫愁烟瘴。

〔醉太平〕陣衝開虎狼，身冒着風霜，用六韜三略定邊疆，把元戎印掌。則要你人披鐵甲添雄壯，馬搖玉勒難遮當，鞭敲金鞵響叮噹，早班師汴梁。

〔二煞〕有那等順天心、達天理去邪歸正皆疏放，有那等霸王業、抗王師耀武揚威盡滅亡。休擄掠民財，休傷殘民命，休淫污民妻，休燒毀民房。恤軍馬施仁立法，實錢糧定賞行罰，保城池討逆招安。沿路上安民挂榜，從賑濟任開倉。

〔尾聲〕朕專待正衣冠尊相貌、就凌烟圖畫你那功臣像，卿莫負勒金石銘鐘鼎、

向青史標題姓字香。能用兵善爲將，有心機有膽量。仰瞻天文算星象，俯察山川辨形狀。決戰先將九地量，畫戰須將旗幟張，夜戰須將火鼓揚，步戰屯雲護軍帳，水戰隨風使帆槳。奇正相生兵最強，仁智兼行勇怎當。耳聽將軍定這廂，坐擬元戎取那廂，飛奏邊庭進表章，齊賀升平回帝鄉。比你列土分茅拜卿相，先將你各部下的軍卒重重的賞！

唱了一套下去。酒過數巡，食割兩道，看看天晚，秉上燈來。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廚役并吹打各色人役，就要起身回去，說：「學生不當，厚擾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公那裡肯放，說道：「我今日正是下班，要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饑。」西門慶道：「承老公公賜這等太美饌，如何反言受饑！學生回去歇息歇息，明早還與天泉參謁參謁兵科，好領劄付掛號。」何太監道：「既是如此，大人何必又回下處，就在我這裡歇了罷！明日好與我家做官的幹事。敢問如今下處在那裡？」西門慶道：「學生就暫借敝同僚夏龍溪令親崔中書宅中權寓，行李都在那邊。」何太監道：「這等也不難。大人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家住兩日何如？我這後園兒裡有幾間小房兒，甚是僻淨，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也方便些兒，強如在別人家。這個就是一家！」西門慶道：「在這裡也罷了，只是使夏公見怪，好像學生疏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時年，早晨不做官，晚夕不唱喏（三），衙門是恁偶戲衙門。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

前官已去，後官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他若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道理的人了。今日我定然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喚左右：「下邊房裡快放桌兒，管待你西門老爹大官兒飯酒。我家差幾個人，跟他即時把行李都搬了來。吩咐打掃後花園西院乾淨，預備鋪陳，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階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公公盛情，只是學生得罪夏公了。」何太監道：「沒的扯淡哩！他既出了衙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裡變駕庫（四）的事，管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難怪于你。」不由分說，就打發玳安并馬上人吃了酒飯，差了幾名軍牢，各拿繩扛，逕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

何太監道：「又一件相煩大人。我家做官的若是到任所，還望大人那裡替他看所宅舍兒，然後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大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小起身。也不多，連幾房家人，也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天泉去了，老公公這宅子誰人看守？」何太監道：「我兩個名下官兒，第二個侄兒何永福，現在莊子上，叫他來住了罷。」西門慶道：「老公公吩咐，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道：「也得千金出外銀子的房兒纔够住。」西門慶道：「敝同僚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子倒要打發，老公公何不要了與天泉住？一舉兩得其便，甚好！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去大廳，兩邊廂房鹿角頂（五），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群房也有許多，街道又寬闊，正好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許多價值兒？」西門慶道：「他對我說來，原是一千三百兩，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平房，收拾

了一處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乃托大人，隨大人主張就是了，趁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去，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官的去到那裡，就有個歸着了。」

不一時，只見玳安同衆人搬了行李來回話。西門慶問：「賁四、王經來了不曾？」玳安道：「王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還有轎子，又叫賁四在那裡看守着。」西門慶因附耳低言，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吩咐：「拿我帖兒，上覆夏老爹，借過那裡房子的原契來，與何公公瞧瞧。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

不一時，賁四青衣小帽，同玳安前來，拿文書回西門慶說：「夏老爹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怎好說價錢？原文書都拿了來了。又收拾添蓋，使費了許多，隨爹主張了罷。」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裡面未免有些糟爛。也別要說收拾，大人面上，我家做官的既治產業，還與他原價。」那賁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是。自古使的慇錢，治的莊田（六）！千年房舍換百主，一番拆洗一番新（七）。」把這何太監聽了，喜歡的了不的，便道：「你是那裡的？此人倒會說話兒。常言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其實說的是。他叫甚麼名字？」西門慶道：「此是舍下夥計，名喚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沒個中人，你就做個中人兒，替我討了文契來。今日是個上官（八）好日期，就把銀子兌與他罷。」西門慶道：「如今晚了，待的

明日也罷了。」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而已。」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道：「子時駕出到壇，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到宮裡。擺了膳，就出來設朝，升大殿，又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九）。次日，文武百官吃慶成宴。你們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沒你們事了。」

說畢，何太監吩咐何千戶進後邊，連忙打點出二十四錠大元寶來，用食盒抬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抬了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遞與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與他。」何太監道：「胡亂與他買嘴兒吃（十）。」三人磕了頭謝了。何太監吩咐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喏：「全仗大人餘光。」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還望大人對他說說，早把房兒騰出來，這裡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學生一定與他說，教他早騰。何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幾日。待他家小搬取入京，收拾了，這裡長官家小起身不遲。」何太監道：「收拾直待過年罷了，先打發家小去纔好，十分（十一）在衙門中也不方便。」

說話之間，已有二更天氣，西門慶說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不勝酒力了。」何太監方作辭，歸後邊暖房內寢歇去了。何千戶教家樂彈唱，還與西門慶投壺，吃了一回，方纔起身。歸至後園，正北三間書院，四面都是粉牆，臺榭湖山，盆景花木。房內絳

燭高燒，疊席床張錦幔，倭金屏護琴書，几席清幽，翠簾低挂，鋪陳整齊，爐上茶煮賣瓶，篆內香焚麝餅。何千戶又陪西門慶叙話良久，小童看茶吃了，方道安置，起身歸後邊去了。

西門慶向了回火，方纔摘去冠帽，解衣就寢。王經、玳安打發脫了靴襪，伸下被褥，合了燈燭，自往下邊暖炕歇去了。這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都是綾錦被褥，貂鼠綉帳，火箱泥金暖閣床。在被窩裡，見滿窗月色，翻來覆去睡不着。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陰寂寂，寒風吹得那窗紙有聲。況離家已久，欲待要呼王經進來陪他睡，忽然聽得窗外有婦人語，聲甚低。即披衣下床，鞞着鞋襪，悄悄啓戶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淡妝麗雅，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輕移蓮步，立于月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說道：「冤家，你如何在這裡？」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去也。」西門慶忙問道：「你房兒在於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造釜巷中間便是。」言訖，西門慶其他相偎相抱，上床雲雨，不勝美快之極。已而整衣扶髻，徘徊不捨。李瓶兒叮嚀囑付西門慶：「我的哥哥，切記休貪夜飲，早早回家。那厮不時伺害于你，千萬勿忘奴言，是必記於心者！」言訖，執手而行，挽西門慶相送到家。走出大街，見月色如晝，果然往東轉過牌坊，到一小巷，旋踵見一座雙扇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也。」言畢，頓袖而入。西門

慶急向前拉之，恍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橫窗，花枝倒影而矣。西門慶向褥底摸了摸，見精流滿席，餘香在被，殘唾猶甜。追悼莫及，悲不自勝。正是：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有詩爲證：

玉宇微茫霜滿襟，疏窗淡月夢魂驚。淒涼睡到無聊處，恨殺寒鷄不肯鳴。

西門慶翻來覆去盼鷄叫，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清晨，何千户家童僕起來，伺候拿洗面湯、手巾；王經、玳安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户又早出來陪侍吃了姜茶，放桌兒請吃粥。西門慶問：「老公公怎的不見？」何千户道：「家公公從五更鼓進內去了。」須臾，拿上粥，圍着火盆，四碟齊整小菜，四大碗熬爛下飯。吃了粥，又拿上一盞肉圓子餛飩鷄蛋頭腦湯，金匙銀鑲雕漆茶鍾。一面吃着，吩咐出來伺候備馬。

何千户與西門慶冠冕，僕從跟隨，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户便分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長老又留擺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下來與手下人吃了。玳安氈包內拿着金緞，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因從造釜巷所過，中間果見有雙扇白板門，與夢中所見一般。悄悄使玳安問隔壁賣豆腐老嫗：「此家姓甚名誰？」老嫗答道：「乃袁指揮家也。」西門慶於是不勝嘆異。到了崔中書家，夏公纔待出門拜人去，見西門慶到，令左右把馬牽過，迎西門慶至廳上，拜揖叙禮。西門慶令玳安拿上賀禮：青織金綾紵一端，色緞一端。夏公道：「學生還不曾拜賀長官，倒承長官先

施！昨者小房又煩費心，感謝不盡。」西門慶道：「何太監央學生看房，一則我因堂尊吩咐，就說此房來。何公倒好，就估着要。學生無不作成。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還了原價，是內臣性兒，立馬蓋橋（十二），就成了。還是堂尊大福！」說畢，呵呵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已會定同學生一路去，家小還且待後。昨日他老公公多致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且權在衙門裡住幾日罷了。」夏公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裡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便道：「要留長官坐坐，爭奈在于客中，彼此情諒！」送送上馬，歸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伺候午飯等候。西門慶悉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遍：「騰房已在出月，搬取家小。」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官盛情。」

吃畢飯，二人正在廳上着棋，忽左右來報：「府裡翟爹那裡差人送下程來了，找尋到崔老爹那裡，崔老爹使他來這裡來了。」於是拿帖來，宛紅帖兒上寫着：「謹具金緞一端，雲紵一端，鮮豬一口，北羊一腔，內酒二罈，點心二盒。養生翟謙頓首拜。」西門慶見來人，說道：「又蒙翟老爹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抬盒人五錢，說道：「客中不便，有褻管家。」那人連忙接了，說道：「小的不敢領。」西門慶道：「將就買杯酒吃便了。」那人方纔磕頭收了。王經在傍插口悄悄說：「小的姐姐說，教我府裡

去看看愛姐，有物事捎與他。」西門慶問：「甚物事？」王經道：「是家中做的兩雙鞋腳子。」西門慶道：「單單兒怎好拿去？」吩咐玳安：「我皮箱內有捎帶的玫瑰花餅，取兩罐兒，用小描金盒兒盛着。」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教他同跟了往府裡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中書，把那一口豬、一罈酒、兩盒點心，抬到後邊：「孝順老公公，在此多有打擾！」慌的何千戶就來拜謝，說道：「長官，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

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愛姐，外廳拜見了，打扮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管待了酒飯，因見王經身上穿的單薄，與了一件天青紵絲貂鼠氅衣兒，又與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下棋，忽聞綽道（十三）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了兩個拜帖兒。」忙的兩個整衣冠，迎接到廳叙禮。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提刑具了兩分緞帕酒禮，「奉賀二公。」西門慶與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夏公又賞了賁四、玳安、王經十兩銀子。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叙寒溫。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進內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告辭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緞，差人送去，不在言表。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夜飲，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西門慶因其夜裡夢遺之事，

晚夕令王經拿鋪蓋來書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床，脫的精赤條摟在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正是：不能得與鶯鶯會，且把紅娘去解饒。一晚題過。

到次日起五更，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候時，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

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禁中環珮響珊珊。花迎劍戟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

瑞靄光中瞻萬歲，祥烟影裡擁千官。欲知今日天顏喜，遙睹蓬萊紫氣蟠。

少頃，只聽九重門啓，鳴喊喊之鸞聲；閭闔天開，睹巍巍之龍袞。當重熙累洽之日，致履端嘉慶之時。當時天子祀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于宮省等候設朝。須臾鐘響罷，天子駕出宮，升崇政大殿，受百官朝賀。須臾，香毬撥轉，簾捲扇開。怎見的當日朝儀整肅？但見：

皇風清穆，溫溫靄靄氣氤氳；麗日當空，鬱鬱蒸蒸雲靉靆。微微隱隱，龍樓鳳閣散滿天香霧；霏霏拂拂，珠宮寶殿映萬縷朝霞。大慶殿，崇慶殿，文德殿，集賢殿，燦燦爛爛，金碧交輝；乾明宮，坤寧宮，昭陽宮，合璧宮，清寧宮，光光彩彩，丹青炳煥。蒼蒼涼涼，日映着玉砌雕欄；裊裊翼翼，霧鎖着金椽畫棟。紫扉黃閣，寶鼎內縹縹紗紗沉檀齊蒸；丹階彤墀，玉砌臺明明朗朗畫燭高焚。龍龍琴琴，振天鼓插疊三通；鑿鑿鈞鈞，長樂鐘撞一百八下。枝枝楂楂，又刀手互相磕

撞；搖搖曳曳，龍虎旂來往盤旋。錦衣花帽，擎着的是圓蓋傘、方蓋傘，上上下下開展；玉節龍幡，駕着的是金輅輦、玉輅輦，左左右右相陳。又見那立金瓜、卧金瓜，三三兩兩；雙龍扇、單龍扇，疊疊重重。群軍隊隊，金鞍馬、玉轡馬，性貌馴習；雙雙對對，寶匣象、駕轅象，猛力猙獰。鎮殿將軍，一個個長長大大，賽天神，甲披金葉；侍朝勳衛，一人人齊齊整整如地煞，刀繫綉春。嚴嚴肅肅，殿門內擺列着糾儀御史，人人豸冠森聳，秉簡當胸；端端正正，姜擦邊立站定衆官員，個個錦衣炳煥，候宣聽旨。金殿上，參參差差齊開寶扇；畫棟前，輕輕款款高捲珠簾。文樓上，嚶嚶噦噦報時鷄人三唱；玉階前，刺刺刮刮肅靜鞭響三聲。齊齊整整，侍螭頭列簪纓有五等之爵；巍巍蕩蕩，坐龍床倚綉褥瞻萬乘之尊；遠遠望見頭戴十二梳平頂冠，身穿赭黃袞龍袍，腰繫藍田玉帶，脚鞞烏油烏履，手執金鑲白玉圭，背靠九雷龍鳳屐。正是：

晴日明開青鎖闥，天風吹下御爐香。千條瑞靄浮金闕，一朵紅雲捧玉皇。

這帝皇果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若說這個官家，才俊過人；口賡詩韻，目數群羊；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蜀王；愛色貪杯，仿佛如金陵陳後主。從十八歲登基即位，二十五年倒改了五遭年號；先改建中靖國，後改崇寧，改大觀，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

當下駕坐寶位，靜鞭響罷，文武百官，九卿四相，秉簡當胸，向丹墀五拜三叩頭禮，進上表章。已而有殿頭官身穿紫窄衫，腰繫金鑲帶，步着金階，口傳聖敕道：「朕今即位二十禩于茲矣，良嶽告成，上天降瑞。今值履端之慶，與卿等共之！」言未畢，班首中閃過一員大臣來，朝靴踏地響，袍袖列風生，官不知多大，玉帶顯功名。視之，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也。幞頭象簡，俯伏金階叩首，口稱：「萬歲，萬歲，萬萬歲！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上御極二十禩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稔。上天降鑒，禎祥叠見：日重輪，星重輝，海重瀾，聖上握乾符，永享萬年之正統；天保定，地保寧，人保安，皇圖膺寶曆，益增永壽之無疆。三邊永息于兵戈，萬國來朝于天闕。銀岳排空，玉京挺秀。寶籙膺頒于昊闕，絳霄深聳于乾宮。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際明良，永效華封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獻頌以聞。」良久，聖旨下來：「賢卿獻頌，益見忠誠，朕心嘉悅。詔改明年爲重和元年，正月元旦，受定命寶，肆赦、覃賞有差。」蔡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傳聖旨：「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緋袍象簡，玉帶金魚，跪在金階，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勳，引奏天下提刑官員事。後面跪的兩淮、兩浙、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關西、福建、廣南、四川等處刑獄千戶章隆等二十六員，例該考察，已更升補。繳換劄付，合當引奏，未敢擅便，

請旨定奪。」聖旨傳下來：「照例給領。」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袍袖一展，群臣皆散，駕即回宮。

百官皆從端禮門兩分而出，那十二象不待牽而先走，鎮將長隨，紛紛而散，只聽甲響；又刀力士、圍子紅軍，盡盡而出，惟見戈明。朝門外，車馬縱橫，侍仗羅列。人喧呼，海沸波翻；馬嘶喊，山崩地裂。衆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候，鐵桶相似。良久，只見承局拿了印牌來傳道：「老爺不進衙門了，轎兒已在西華門裡安放。如今要往蔡爺、李爺宅內拜冬去了。」以此衆官都散了。

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中，又過了一夕。到次日，衙門中領了割付，向兵科中挂了號，又拜辭了翟管家，打點馱裝，收拾行李，與何千戶一同起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付何千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自專，差了禮數。」

從十一月十一日東京起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來。已是數九嚴寒之際，點水滴凍之時，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鴉，疏林淡日影斜暉，暮雪凍雲迷晚渡，一山未盡一山來，後村已過前村望。比及剛過黃河，到水關八角鎮，驟然撞遇天起一陣大風。但見：

非千虎嘯，豈是龍吟。卒律律寒颼撲面，急颼颼冷氣侵人。既不能卸柳開花，暗藏着水妖山怪。初時節無踪無影，次後來捲霧收雲。驚得那綠楊堤鷗鳥雙飛，紅

蓼岸鴛鴦并起。則見那入紗窗，撲銀燈，穿畫閣，透羅裳，亂舞飄。吹花擺柳昏慘慘，走石揚砂白茫茫。刮得那大樹連聲吼，驚得那孤雁落深濠。須臾砂石打地，塵土遮天。砂石打地，猶如滿天驟雨即時來；塵土遮天，好似百萬貔貅捲土至。趕趨得村落漁翁罷釣，捲鉤綸疾走回家；山中樵子魂驚，掖斧斤急忙歸舍。唬得那山中虎豹縮着頭，隱着足，潛藏深壑。刮得那海底蛟拳着爪，蟠着尾，難顯猙獰。刮多時只見那房上瓦飛似燕，吹良久□□□山中石走如飛。瓦飛似燕，打得客旅迷踪失道；石走如飛，唬得那商船緊纜收帆。大樹連根拔起，小樹有條無梢。這風大不大，真個是吹折地獄門前樹，刮起酆都頂上塵。嫦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救人。險些兒玉皇住不的昆侖頂，只刮的大地乾坤上下搖！

西門慶與何千戶坐着兩頂氈幃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行。又見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對西門慶說：「投奔前村安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找尋了半日，遠遠望見路傍一座古剎，數株疏柳，半堵橫牆。但見：

石砌碑橫蔓草遮，迴廊古殿半欹斜。夜深宿客無燈火，月落安禪更可嗟！

西門慶與何千戶入寺中投宿，見題着「黃龍寺」。見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裡坐禪，又無燈火，房舍都毀壞，半用籬遮。長老出來問訊，旋吹火煮茶，伐草根喂馬。煮出茶來，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鷄臘肉、菓餅棋子之類，晚夕與何千戶胡亂食得一頓。長老爨一鍋豆

粥吃了。過得一宿，次日風止，天氣始晴。與了老和尚一兩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山東來。正是：

王事驅馳豈憚勞，關山迢遞赴京朝。
夜投古寺無烟火，解使行人心內焦。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同寅——同僚，同一處做官的人。 (二) 中貴——有權勢的太監。 (三) 早晨不做官，晚夕不唱喏

——此言早上沒有了官職，晚上就無人理睬。形容人情勢利。 (四) 鑾駕庫——陳放皇帝車駕，鹵簿的庫房。

(五) 鹿角頂——亦作「鹿頂」，指屋頂用三椽營造，頂平如匣。廂房和耳房多用鹿頂。 (六) 使的惹錢，治的莊田

——意謂置產立業，花錢不要太多計較。 (七) 千年房屋換百主，一番拆洗一番新——意謂房子不斷更換主人，換一

次有一次新氣象，後來者比前者更吉利。 (八) 上官——迷信所謂吉日之一，適於購置地產。 (九) 拜冬——

冬至日相互慶賀叫拜冬。 (十) 買嘴兒吃——買零食吃，買東西吃。 (十一) 十分——此處是總是、一直的意

思。 (十二) 立馬蓋橋——立刻，馬上，形容急速。 (十三) 綽道——清道，令人迴避、讓路。

金瓶梅詞話

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門為義父

應伯爵替李銘釋冤

寒暑相推春復秋，他鄉故國兩悠悠。清清行李風霜苦，蹇蹇王臣涕泪流。
風波浪裡任浮沉，逢花遇酒且寬愁。蝸名蠅利何時盡，幾向青童笑白頭。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

單表吳月娘在家，因前者西門慶上東京，經濟在金蓮房飲酒，被奶子如意兒看見。西門慶來家，反受其殃，架了月娘一篇是非。合了那氣，以此這遭西門慶不在，月娘通不招惹，就是他哥嫂來看也不留，即就打發。吩咐平安：「無事關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姊妹們都不出了，各自在房做針指。若經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使春鴻或來安兒跟出跟入。常時查門戶，凡事都嚴緊了。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經濟勾搭，只賴奶子如意兒備了舌（一）在月娘處，逐日只和如意兒合氣。

一日，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做，又教他同韓嫂兒漿洗，就在李瓶兒那邊曬眼。不想金蓮這邊春梅也洗衣裳搥裙子，使秋菊問他借棒槌。這如

意兒正與迎春搥衣，不與他，說道：「前日你拿了個棒槌，使着罷了，又來要！趁韓嫂在這裡，替爹搥褲子和汗衫兒哩。」那秋菊使性子決烈的走來對春梅說：「平白教我借，他又不與。迎春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梅便道：「耶嚶耶嚶！這怎的這等生分（二），大白日裡借不出個乾燈盞來（三）？娘不定還要教我洗裹腳。我漿了這黃絹裙子，問人家借棒槌使兒還不肯與，將來替娘洗了，拿甚麼搥？」教秋菊：「你往後邊問他們借來使罷。」

這潘金蓮正在房中炕上裹腳，忽然聽見，便問：「怎麼的？」這春梅便把「借棒槌，如意兒不與來」一節說了。只這婦人因懷着舊時仇恨，尋了不着這個由頭兒，便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他是丫頭，你自家問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不妨事！」這春梅還是年壯，一冲性子，不由的激犯（四），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說道：「那個是世人也怎的，要棒槌兒使使不與他！如今這屋裡又鑽出個當家人來了？」如意兒道：「耶嚶，耶嚶！這裡放着棒槌，拿去使不是？誰在這裡把住，就怒說起來。大娘吩咐，趁韓媽在這裡，替爹漿出這汗衫子和綿紬褲子來，等着又拙（五）出來要搥。秋菊來要，我說待我把你爹這衣服搥兩下兒，你拿上使去。就架上許多誑（六），說不與來。早是迎春姐這裡聽着！」不想潘金蓮隨即就跟了來，便罵道：「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主子，如今這屋裡就是你。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個人兒拴束，誰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

絕了，教你替他漿洗衣服？你死拿這個法兒降伏俺們，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兒道：「五娘怎的這說話！大娘不吩咐，俺們好意掉攬替爹整理也怎的？」金蓮道：「賊歪刺骨雌漢（七）的淫婦！還強說甚麼嘴（八）！半夜替爹遞茶兒扶被兒是誰來？討披襖兒穿是誰來？你背地幹的那繭兒，你說我不知道！偷就偷出肚子來（九），我也不怕！」如意道：「正經有孩子還死了哩，俺們到的那些兒！」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心頭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頭髮扯住，只用手摳他腹。這金蓮就被韓嫂兒向前勸開了，罵道：「沒廉耻的淫婦，嘲漢（十）的淫婦！俺們這裡還閑的聲喚，你來雌漢子合！你在這屋裡是甚麼人兒？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從新又出世來了，我也不怕你！」那如意兒一壁哭着，一壁挽頭髮，說道：「俺們後來，也不知甚麼來旺兒媳婦子，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你那奶子的事，怎的在屋裡狐假虎威成起精兒來！老娘成年拿雁（十一），教你弄鬼兒去了？」

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從後慢慢的走將來，說道：「六姐，我請你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却在這裡亂些甚麼？」一把手拉進到他房中坐下，說道：「你告我說，因為甚麼起來？」這金蓮消了回氣，春梅遞上茶來，呵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茶也拿不起來！」又說道：「我在屋裡正描鞋，你使小鸞來請我。我說且躺躺兒去。歪在床上還未睡着，也見這小肉兒百忙且搥裙子，我說你就帶着把我的裹脚搥搥出去。」

來。半日只聽的亂起來：教秋菊問他要棒槌使使，他不與，把棒槌劈手奪下了，說道：『前日拿了個去，不見了，又來要？如今緊等着與爹搥衣服，沒有！』教我心裡就惱起來，使了春梅：『你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膽降伏人，俺們手裡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裡甚麼人？壓折轎竿兒娶你來？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嘴裡祕裡剝刺的（十二），教我一頓捲罵（十三）。不是韓嫂兒死氣白賴（十四）在中間拉着我，我把賊沒廉耻雌漢的淫婦，口裡肉也掏出他的來！要俺們在這屋裡點韭買葱（十五），教這淫婦在俺們手裡弄鬼兒？也沒見大姐姐，那些兒不是他！想着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摺兒？教我和他爲冤結仇，落後一染膿帶還垛在我身上，說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沒張倒置（十六）的！你做奶子，行奶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俺們眼裡是放的下砂子底人？有那沒廉耻的貨，人也不知死的那裡去了，還在那屋裡纏。但往那裡回來，就望着他那影作個揖，口裡一似嚼蛆（十七）的，不知說的甚麼！到晚夕，要吃茶，淫婦就起來連忙替他送茶，又忔忽兒（十八）替他蓋被兒，兩個就弄將起來。就是個久慣的淫婦！他讓丫頭遞茶，許你去撐頭豁腦（十九）去雌漢子？爲甚麼問他要披襖兒，沒廉耻他便連忙鋪子拿了綉緞來替他裁披襖兒？你還沒見哩，斷七那日，學他爹晚夕進屋裡燒紙去，見丫頭、老婆正在炕上坐着搗子兒，他進來收不及，反說道：『姐兒，你們耍耍。供養的匾食（二十）和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們吃了罷。』

這等縱容着他，像的甚麼？這淫婦還說：『爹來不來？俺們不等你了！』不想我兩步三步就攔進去，唬的他眼張失道，於是就不言語了。行貨子甚麼好老婆，一個賊活人妻淫婦！這等你餓眼見瓜皮，不管個好歹的，你收答（二二）下？原來是一個眼裡火、爛桃行貨子，想有些甚麼好正條兒！那淫婦的漢子，說死了，前日漢子抱着孩子沒在門首打探兒？還自瞞着人搗鬼，張眼兒溜睛（二二）的。你看一向在人眼前花哨星（二三）那樣花哨，就別模兒改樣的（二四）。你看，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那大姐姐成日在後邊，只推聾兒裝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那玉樓聽了只是笑，因說：「你怎知道的這等詳細？」金蓮道：「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不曉的？雪裡消死屍（二五），自然消他出來！」玉樓道：「原說這老婆沒漢子，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人不着謊兒成不的。他不恁串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餓答的個臉，黃皮兒寡瘦的，乞乞縮縮（二六）那等腔兒。你看賊淫婦吃了這二年飽飯，就生事兒雌起漢子來了！你如今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他上頭上臉的，一時桶出個孩子，當誰的？」玉樓笑道：「你這六丫頭，倒且是有權術。」說畢，坐了一回，兩個往後邊下棋去了。正是：三光有影遺誰翳，萬事無根只自生。有詩爲證：

一掬陽和動物華，深紅淺綠總萌芽。野梅亦足供清玩，何必辛夷樹上花！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吩咐賁四、王經跟行李先往家去。他

便送何千戶到衙門中，看着收拾打掃公廨乾淨住下，他便騎馬來家。進入後廳，吳月娘接着，拂去塵土，舀水淨面畢，就令丫鬢院子內放桌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願心。月娘便問：「你爲甚麼許願心？」西門慶道：「且休說，我拾得性命來家！」將回路上之事，告說一遍：「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黃河，行到沂水縣八角鎮上，遭遇大風。那風那等凶惡，沙石迷目，通不不前進。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衆人都慌了。況錢裝馱垛又多，誠恐鑽出個賊怎了。前行投到古寺中，和尚又窮，夜晚連燈火沒個兒。各人隨身帶着些乾糧麪食，借了燈火來，熬了些豆粥，人各吃一頓；砍了些柴薪草根，喂了馬，我便與何千戶在一個禪炕上抵足一宿。次日風住了，方纔起身。這場苦，比前日還更苦十分！前日雖是熱天，還好些，這遭又是寒冷天氣，又耽許多懼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我頭行路上許了些願心，到臘月初一日，宰猪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裡怎不來家，却往衙門裡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升做指揮直駕，不得來了。新升匠作監何太監侄兒何千戶——名永壽——貼刑，不上二十歲，捏出水兒（二七）來的一個小後生，任事兒（二八）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道他。我不送到衙門裡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甚麼？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如今且教他在衙門裡住着，待夏大人搬取了家小，他的家眷纔搬來。昨日夏大人甚是不願意在京。不知甚麼人走了風，投到俺們去京中，他又早使了不知多少銀

子，尋了當朝林真人分上，對堂上朱太尉說，情願以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朱太尉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了不的。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把我撐在空地裡去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知是甚麼人對他說來。」月娘道：「不信我說，你做事有些三慌子（二九）、火燎腿樣。存不的些事兒（三十），詐不實的（三一）告這個說一趟，那個說一趟，恰似逞強賣富的！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隄備？頭見你幹，人家曉的不耐煩了。人家悄悄幹的事兒停停脫脫，你還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大人臨來，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裡。容日你買分禮兒走走。」月娘道：「他娘子出月初二日生日，就一事兒去罷。」又說：「你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裡外心兒（三二），休說世人！」

正說着，只見玳安來說：「賁四老爹，要往夏大人家說去，去不去？」西門慶道：「你教他吃了飯去。」玳安道：「他說不吃罷。」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都來參見道萬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想起前番往東京回家，還有李瓶兒在，今日却没他了。一面走到他前邊房內，與他靈床作揖，因落了幾點眼泪。如意兒、迎春、綉春都來向前磕頭。月娘隨即使小玉請在後邊擺飯吃了。一面吩咐討出四兩銀子，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拿帖兒回謝周守備了去。又教來興兒宰了半口豬，半腔羊，四十斤白麪，一包白米，一罈酒，兩腿火燻，兩隻鵝，十隻鷄，柴炭兒，又并許多油鹽醬醋之類，與何千戶送

下程。又叫了一名廚役，在那裡答應。

正在廳上打點差玳安送去，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溫師父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連忙道：「有請。」溫秀才穿着綠緞道袍，伯爵是紫絨襖子，從前面進來，參見西門慶，連連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亦道：「蒙二公早晚看家。」伯爵道：「我又看家哩！我早起來時，忽聽房上喜鵲喳喳的叫。俺房下就先說：『只怕大官人來家了，你還不走的瞧瞧去！』我便說：『哥從十二日起身，到今止得上半月期，怎的來得快？我三日一遍在那裡問，還沒見來的信息。』房下說：『來不來，你看看去。』教我穿衣裳到宅裡。不想問了今東京路上的人，說哥來家了。走到對過會溫老先兒，不想溫老師也纔穿衣裳，說：我就同老翁一答兒過去罷。」因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出來擺放在廳檯上，便問道：「誰家的？」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大人一路同來，家小還未到，且在衙門中權住，送分下程與他。又發柬明日請他來家坐坐，吃接風酒。再没人，請二位與大哥奉陪。」伯爵道：「又一件，吳大舅與哥是官，溫老先戴着方巾，我一個小帽兒怎陪得他坐！不知把我當甚麼人兒看成，惹他不笑話？」西門慶笑道：「這等把我買的緞子忠靖巾借與你戴着，等他問，你只說是我的大兒子，好不好？」說畢，衆人笑了。伯爵道：「說正經話，我頭八寸三，又戴不的你的。」溫秀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三分。倒將學生方巾與老翁戴戴何如？」西門慶道：「老先生不要借與他。他到明日借慣了，往禮部當官身去，又來纏你。」溫秀才笑

道：「好說！老先生兒好說，連我扯下水去了。」家人拿上茶來吃了。溫秀才問：「夏公已是京任，不來了？」西門慶道：「他已做了堂尊了！直掌鹵簿大駕，穿麟服，使藤棍，如此華任，又來做甚麼？」須臾，看寫了帖子兒，抬下程出門，教玳安送去了。

西門慶拉溫秀才、伯爵：「廂房內籠了火，那裡坐。」又使琴童先往院裡叫吳惠、鄭春、鄭奉、左順四名小僮兒，明日早來伺候。不一時，放桌兒陪二人吃酒。來安兒拿上案酒來擺下，西門慶吩咐：「再取雙鍾箸兒，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經濟走來作揖，打橫坐下。四人圍爐共坐，把酒來斟。因說回東京一路上的話。伯爵道：「哥，你好心，一福能壓百禍，就有小人，一時自然都消散了。」溫秀才道：「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休道老先生爲王事驅馳，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西門慶因問：「家中沒甚事？」經濟道：「家中爹爹去後倒也無事，只是工部安老爹那裡差人來問了兩遭，昨日還來問，我回說還沒來家哩。」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了大盤子黃芽韭猪肉盒兒上來。西門慶陪着纔吃了一個兒，忽有平安走來報：「衙門裡房令史和衆節級來稟事。」西門慶即到廳上站立，令他進見。二人跪下：「請問老爹，幾時上任？官司公用銀兩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只照舊時整理就是了。」令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正，何老爹新到任，兩事并舉，比尋常不同。」西門慶道：「既是如此，添十兩銀子，三十兩買辦就是了。」二人應諾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吩咐：「上任的日期，你還問何老爹擇幾時。」二

人道：「何老爹纔定準在二十六日上任。」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們伺候就是了。」二人到衙門領了銀子出來，定桌席買辦去了。落後喬大户又來拜望道喜。西門慶留坐，不坐，吃茶起身去了。當下西門慶陪二人飲至掌燈時方散。西門慶往月娘房裡歇了，一宿題過。

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戶接風。——文嫂又早打聽得西門慶來家，對王三官說了，具個柬帖兒來看請。西門慶這裡買了二付豕蹄，兩尾鮮魚，兩隻燒鴨，一罈南酒，差玳安送去，與太太補生日之禮。他那裡賞了玳安三錢銀子，這不在話下。——正廳上設下酒筵，錦屏耀目，桌椅鮮明，地鋪錦氈，壁挂名人山水。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都來的早。西門慶陪坐吃茶，使人邀請何千戶。不一時，小優兒上來磕頭。應伯爵便問：「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西門慶道：「他不來我家來，我沒的請他去？」這伯爵便道：「你惱他？」西門慶不言語了。正說話中間，只見平安慌忙拿帖兒稟說：「帥府周爺來拜，下馬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都躲在西廂房內。西門慶冠帶出來，迎至廳上叙禮，道及轉升恭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於是分賓主坐着。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了。周守備道：「龍溪不來，一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慶道：「就取也待出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權住着哩。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擺設桌席，問道：「今日所延甚客？」西門慶道：「聊具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衛

列位與二公奉賀。」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三人坐的，在書房中擺飯。何千戶到午後方來。吳大舅等各相見叙禮畢，各叙寒溫。茶湯換罷，各寬衣服。何千戶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個小優，銀笋象板，玉阮琵琶，遞酒上坐；堂中金爐焚獸炭，玉盞泛羊羔。放下簾子，合席春風，滿堂和氣。正是：得多少金樽浮醪醕，玉燭剪春聲。飲酒至起更時分，何千戶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各辭回去了。

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吩咐收了家伙，往前邊金蓮房中來。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復整新妝，薰香澡牝，正盼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向前替他脫衣解帶，連忙教春梅點茶與他吃。吃了，打發上床歇宿。端的暖衾暖被，錦帳生春，麝香靄靄。被窩中相挨素體，枕蓆上緊貼酥胸。口吐丁香，蚌含□珠。婦人雲雨之際，百媚俱生。西門慶抽拽之後，靈犀已透。睡不着，枕上把離言深講，交接後，淫情未足，定從下品鸞簫。這婦人的話無非只是要拴西門慶之心，又況拋離了半月，在家久曠幽懷，淫情似火，得到身，恨不得鑽入他腹中，那話把來品弄了一夜，再不離口。西門慶要下床溺尿，婦人還不放，說道：「我的親親，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裡，替你咽了罷！省的冷呵呵的熱身子你又下去，凍着倒值了多的。」這西門慶聽了，越發歡喜無已。叫道：「乖乖兒，誰似你這般疼我！」於是真個溺在婦人口內，婦人用口接着，慢慢一口一口都咽了。西門慶問道：「好

吃不好吃？」金蓮道：「略有些鹹味兒，你有香茶與我些壓壓。」西門慶道：「香茶在我白綾襖內，你自家拿。」這婦人向床頭拉過他袖子來掏，掏了幾個，放在口內纔罷。正是：侍臣不及相如渴，特賜金盃露一杯。看官聽說：大抵妾婦之道，蠱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身忍辱，殆不爲耻。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豈肯爲此！是夜，西門慶與婦人盡力盤桓。

次日早往衙門中，與何千戶上任，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纔回家，排軍隨即抬來桌席來。王三官那裡又差人早來邀請。西門慶使玳安緞鋪中要了一套衣服，包在氈包內。纔收拾出來，左右來報：「工部安老爺來拜。」慌的西門慶整衣不迭，出來迎接。安郎中剛食正五品的俸，繫金鑲帶，穿白鵬補子，跟着許多官吏，滿面笑容，相携到廳叙禮。彼此道及恭賀之事，分賓主坐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幾次，說四泉還未回。」西門慶道：「正是，京中要等見朝引奏，纔起身回。」須臾，茶湯吃罷，安郎中方說：「學生敬來有一事，不當奉瀆。今有九江太府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來上京朝覲。前日有書來，早晚便到。學生與宋松泉、錢龍野、黃泰宇四人作東，借府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尊命，豈敢有違！約定幾時？」安郎中道：「在二十七日。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煩盛使一辦，足見厚愛矣。」說畢，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喝道而去。

西門慶即出門，前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聽的西門慶到了，連忙出來迎接，至廳上叙禮。原來五間大廳，毬門蓋造，五脊五獸，重檐滴水，都是菱花桶鑲。正面欽賜牌額，金字題曰：「世忠堂」，兩邊門對寫着：「檠戟元勛第，山河帶礪家」。廳內設着虎皮公座，地下鋪着裁毛絨毯。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畢禮，尊西門慶上坐，他便傍設一椅相陪。須臾紅漆丹盤送上茶來，交手遞了茶，左右收了去。彼此扳了些說話，然後安排酒筵遞酒。原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優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老太太拜見拜見。」慌的王三官令左右後邊說。少頃，出來說道：「請老爹後邊見罷。」王三官讓西門慶進內。西門慶道：「賢契，你先導引。」於是逕入中堂。林氏又早戴着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腰繫金鑲碧玉帶，下着玄錦百花裙，搽抹的如銀人也一般。梳着縱鬢，點着朱唇，耳帶一雙胡珠環子，裙垂兩挂玉珮叮啷。西門慶一面躬身施禮：「請太太轉上。」林氏道：「大人是客，請轉上。」讓了半日，兩個人平磕頭。林氏道：「小兒不識好歹，前日沖瀆大人，蒙大人寬宥，又處斷了那些人，知感不盡！今日備了一杯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謝。如何又蒙大人見賜將禮來，使我老身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豈敢！學生因爲公事，往東京去了，誤了與老太太拜壽，些須薄禮，胡亂送與老太太賞人便了。」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老文，你取付臺盞兒來，等我與太太遞一杯壽酒！」連忙呼玳安上來。原來西門慶氈包內預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衣服，紫

丁香色通袖緞襖，翠藍拖泥裙，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見，金彩奪目，先是有五七分歡喜，文嫂隨即捧上金盞銀臺。王三官便叫兩個小優拿樂器進來彈唱，林氏道：「你看，叫進來做甚麼？在外答應罷了。」一面攆出來。當下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回奉了一盞與西門慶，謝了。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遞酒，西門慶纔待還下禮去，林氏便道：「大人請起，受他一禮兒。」西門慶道：「不敢，豈有此禮！」林氏道：「好大人，怎生這般說！你恁大職級，做不起他個父親？小兒自幼失學，不曾跟着那好人。若是大人肯垂愛，凡事指教他，爲個好人，今日我跟前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但看不是處，一任大人教訓，老身并不護短。」西門慶道：「老太太雖故說得是，但令郎賢契賦性也聰明，如今年少，爲小試行道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遷善，老太太倒不必介意。」當下教西門慶轉上，王三官把盞，遞了三鍾酒，受其四拜之禮。遞畢，西門慶亦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禮，林氏笑吟吟深深還個萬福。自以此後，王三官見着西門慶以父稱之。有這等事？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殢雨心。詩人看到此，心甚不平，故作詩以嘆之。詩曰：

從來男女不通酬，賣俏迎奸真可羞。
三官不解其中意，饒貼親娘還磕頭。

又詩：

大家閨閣要嚴防，牝鷄司晨最不良！
不但悖得家聲喪，有愧當時節義堂。

遞酒畢，林氏吩咐王三官：「請大人前邊坐，寬衣服。」玳安拿忠靖巾來換了。不一

時，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厨役上來割道，玳安拿賞賜伺候。當時席前唱了一套〔新水令〕：

翠簾深護小房櫳，滴溜溜玉鈎低控。駝茸氈斗帳，龜背錦屏風。春意融融，梅梢上暗香動。

〔喬牌兒〕 瑣窗疏影橫，倒挂綠毛鳳。梨雲一片羅浮夢，夜深沉寒漏永。

〔甜水令〕 瓊樹生花，玉龍脫甲，銀河剪凍，瑞雪舞迴風。碧落無塵，淡月窺檐，彤雲接棟，白茫茫貝闕珠宮。

〔折桂令〕 錦排場賞玩春工。二八仙鬟，十六歌童，花底藏鬪，尊前賭令，席上投瓊。嬌滴滴爭妍競寵，喜孜孜倚翠偎紅。走罽飛觥，換羽移宮。妙舞清謳，慢撥輕攏。

〔水仙子〕 麝煤香靄綉芙蓉。鳳蠟光搖金螭螭，象牀春暖花胡洞。粉脂香珠翠叢，彩雲深羅綺重重。寶篆龍涎細，金爐獸炭紅，暖溶溶和氣春風。

〔雁兒落帶得勝令〕 銀箏秋雁橫，玉管雛鶯弄。花明翡翠翹，酒滿玻璃瓮。衫袖捧金鍾，羅帕襯春葱。橙嫩經霜剖，茶香帶雪烹。歡濃，醉後情猶重。筵終，更深樂未窮。

〔沽美酒〕 轉秋波一笑中，透靈犀兩情通。燈下端詳可意種：似嫦娥出月宮，如

神女下巫峰。

〔太平令〕歌鬢躡金釵飛鳳，舞裙憶翠縷蟠龍。粉汗濕鉛華嬌瑩，舌尖吐丁香微送。看臂釧，封守宮，是一對兒雛鶯嬌鳳。

〔川撥棹〕喜相逢，相逢可意種。柳困花慵，玉暖酥融，那一回風流受用。顫巍巍寶髻鬆，困騰騰秋水橫，曲彎彎眉黛濃。

〔七弟兄〕醉烘，玉容，暈微紅。尤花帶玉歡情縱。都疑身在睡魂中，蕊珠宮裡游仙夢。

〔梅花酒〕恰便似雲雨踪，沒亂殺見慣司空。禁鼓龍銅，檐馬玳瑁，鄰鷄唱畫角終。玉漏滴咽銅龍。銀荷燼落火蟲。紗窗外曉光籠，碧天邊日初融，初融。

〔收江南〕呀，則聽的鞭轡聲在粉牆東，早鴉啼金井下梧桐。春嬌滿眼未惺忪，將一段幽歡密寵，等閑驚覺惜忽忽！

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上來。西門慶起身更衣告辭。王三官再三款留，又邀到他那邊書院中——獨獨的一所書院，三間小軒。裡面花木掩映，文物瀟灑，金粉箋扁曰：「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軒轅問道，伏生墳典，丙吉問牛，宋京觀史。西門慶便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日纔說：「是兒子的賤號。」西門慶便一聲兒没言語。抬過高壺來，只顧投壺飲酒，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林氏後邊和

丫鬢養娘，只顧打發添換菜蔬菓碟兒上來。飲酒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作辭起身，賞小優兒三錢銀子。王三官親送到大門，看他上轎。兩個排軍打着燈火，西門慶頭戴暖耳，身披貂裘，作辭回家。

到家，想着金蓮白日裡話，逕往他房中。原來婦人還沒睡哩，纔摘去冠兒，挽着雲髻，淡妝濃抹，正在房內倚靠着梳檯，脚登着爐臺兒，口中嗑瓜子兒等待。火邊茶烹玉蕊，桌上香裊金猊。見西門慶進來，慌的輕移蓮步，款蹙湘裙，向前接衣裳安放。西門慶坐在床上，春梅拿淨甌兒，婦人從新用纖手抹盞邊水漬，點了一盞濃濃艷艷芝麻、鹽筍、栗絲、瓜仁、核桃仁夾春不老、海青拿天鵝、木樨玫瑰潑滷六安雀舌芽茶。西門慶剛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滿心欣喜。然後令春梅脫靴解帶，打發上床。婦人在燈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兩個被翻紅浪，枕欹彩鴛，并頭交股而寢。春梅向桌上罩合銀荷，雙掩鳳榻，歸那邊房中去了。西門慶將一隻胳膊支婦人枕着，精赤條摟在懷中，猶如軟玉温香一般。兩個酥胸相貼，玉股交極，臉兒厮搵，嗚咂其舌。婦人把嗑了瓜子穰兒，用碟兒盛着，安在枕頭邊，將口兒噙着，舌尖密哺送下西門慶口中。不一時，甜唾融心，靈犀春透。婦人不住手下邊捏弄他那話，打開淫器包兒，把銀托子帶上。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曾？」婦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奴那刻兒放下心來？晚間夜又長，獨自一個又睡不着。隨問怎的暖床暖鋪，只是害冷，伸着腿兒觸冷伸不開。手中丫的酸了。」

數着日子兒白盼不到，枕邊眼淚不知流够多少！落後春梅小肉兒他見我短嘆長吁，晚間鬪着我下棋，坐到起更時分，俺娘兒兩個一炕兒通廝腳兒睡。我的哥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你的心兒如何？」西門慶道：「怪油嘴，這一家雖是有他們，誰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婦人道：「罷麼，你還哄我哩！你那吃着碗裡看着鍋裡的心兒，你說我不知道！想着你來旺兒媳婦子蜜調油也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落後李瓶兒生了孩子，見我如同烏眼雞一般。今日都往那去了？剩的奴老實的還在。你就是那風裡楊花，滾上滾下。如今又興起那如意兒賊歪刺骨來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現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不爭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羊兒刺刺（三三）。你爲官爲宦，傳出去甚麼好聽？你看這賊淫婦，前日你去了，同春梅兩個，爲一個棒槌，和我兩個大嚷大鬧，通不讓我一句兒哩！」西門慶道：「罷麼，我的兒，他隨問怎的，只是個手下人。他那裡有七個頭八個膽，敢頂撞你？你高高手兒，他過去了，低低手兒他過不去。」婦人道：「耶嚟！還說高高手兒他過不去的話！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窩兒。學你對他說：『你若伏侍的好，我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你真個有這個話來？」西門慶道：「你休胡猜疑，我那裡有此話？你寬恕他，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賠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賠不是，我也不教你到那屋裡睡。」西門慶道：「我在那邊睡，也非爲別的，因越不過李大姐情。一兩夜在那邊歇了，守他靈兒，誰和他有私鹽私醋？」婦人道：「我不信你這撫溜子，人也死了

一百日來，還守甚麼靈？在那屋裡也不是守靈，屬米倉的，上半夜搖鈴，下半夜丫頭們聽的好梆聲（三四）！」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摟過脖子來，親了個嘴，說道：「怪小淫婦兒，有這些張致的！」於是令他掉過身子去，隔山拘火，那話自後插入牝中，把手在被窩內摟抱其股，竭力擗礪的連聲響亮。一面令婦人呼叫大東大西，問道：「你怕我不怕？再敢管着？」婦人道：「怪奴才，不管着你，待你上天也！我曉的你也丟不開這淫婦，到明日，問了我方許你那邊去。他若問你要東西，對我說，也不許你悄悄偷與他。若不依，我打聽出來，看我嚷的塵鄧鄧的不嚷。我就擯兌了這淫婦，也不差甚麼兒！又像李瓶兒來頭，教你哄了，險些不把我打到贅字號去了！你這破答子（三五）爛桃行貨子，豆芽菜，有甚正條網兒也怎的！老娘如今也賊了些兒了。」西門慶笑道：「你這小淫婦兒，原來就是六禮約（三六）！」當下兩個帶雨尤雲，纏到三更方歇。正是：有窗有鳥賣有機，啣得春來枝上說。有詩可證：

帶雨籠烟世所稀，妖嬈身勢似難支。終宵故把芳心訴，留住東風不放歸。

兩個并頭交股，睡到天明。婦人淫情未足，便不住只往西門慶手裡捏弄那話。登時把塵柄捏弄起來，叫道：「親達達，我一心要你身上睡睡。」一面臥伏在西門慶身上倒澆燭，摟着他脖子只顧揉搓。教西門慶兩手扳住他腰，扳的緊緊的。他便在上極力抽提一回，臥伏在他身上揉一回。那話漸沒至根，餘者被托子所阻不能入。婦人便道：「我的達達，等

我白日裡替你縫一條白綾帶子，你把和尚與你那末子藥，裝些在裡面。我再墜上兩根長帶兒，等睡時你扎他在根子上，却拿這兩根帶扎拴後邊腰裡，拴的緊緊的，又溫火又得全放進，強如這銀托子楷澆着，格的人疼，又不得盡美。」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做下。藥在桌上磁盒兒內，你自家裝上就是了。」婦人道：「你黑夜好歹來，咱晚夕拿與他試試看，好不好？」於是兩個頑耍一番。

只見玳安拿帖兒進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抬了兩罈金華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爹還沒起身，教他等等兒。」玳安道：「他好少近路兒，還要趕新河口闌上回說話哩。」不想西門慶在房中聽見，隔窗叫玳安問了話，拿帖兒進去，拆開看着，上寫道：

奉去分資四封，共八兩。惟少塘桌席，餘者散酌而已。仰冀從者留神，足見厚愛之至！外具蒔花四盆，以供清玩；浙酒二樽，少助待客之需。希莞納，幸甚！

西門慶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氈巾，穿着絨氅衣，走出到廳上，令安老爹人進見，遞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花草：一盆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兩罈南酒，滿心歡喜，連忙收了。發了回帖，賞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爹們明日多咱時分來？用戲子不用？」來人道：「都將早來。戲子用海鹽的，不要這裡的。」一面打發了。西門慶吩咐左右，把花草抬放藏春塢書房中擺放。旋叫泥水匠隔山拘火，打了兩座暖

炕，——恐怕煤烟薰觸；專委春鴻、來安澆灌花木，不得有誤。西門慶使玳安叫戲子去，一面兌銀子與來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上壽，院中叫小優兒，晚夕彈唱。

按下一頭。却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個箋帖，教應寶揣着盒兒，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央溫秀才寫請書。要請西門慶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剛出門轉過街口，只見後邊一人高叫道：「二爺請回來。」伯爵扭頭回看是李銘，立住了脚。李銘走到跟前問道：

「二爺往那裡去？」伯爵道：「我到溫師父那裡有些事兒去。」李銘道：「到家中，小的還有句話兒說。」只見後邊一個閑漢掇着盒兒。這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李銘連忙磕了個頭，起來把盒兒掇進來放下。揭開，却是燒鴨二隻，老酒二瓶，說道：「小人沒甚，這些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小的有句話，逕來央及二爹。」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伯爵一把手拉起，說道：「傻孩兒，你有話只管和我說，怎的買禮來與我！」李銘道：「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幾年，如今爹倒看顧別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桂姐那邊的事，各門各戶，小的一家兒實不知道。不爭爹因着那邊怪我，難爲小的了。這負屈啣冤，沒處聲訴，逕來告二爹。二爹倘到宅內，見了爹，替小的加句美語兒說說。就是桂姐有些二差半錯，不干小的事。爹動意惱小的不打緊，同行中人越發欺負小的了。」伯爵道：「你原來這些時也沒往宅內答應去？」李銘道：「小的沒曾去。」伯爵道：「嗔道昨日你爹從東京來，在家擺酒與何老爹接風，請了我和大舅、溫師父同坐，叫了吳惠、鄭春、鄭奉、左順在那裡答

應，我說怎的不見你！我問你爹，你爹說：『他没來，我沒的請他去？』傻孩兒，你還不走着些兒還好，你與誰賭憋氣哩？」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們四個在那裡答應，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晨在裡邊又叫了兩名小的兒去了。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們四個，倒沒小的。小的心裡怎麼有個不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一說，明日的還來與二爹磕頭。」伯爵道：「我沒有個不替你說的。我從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你央及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說？你依着我把這禮兒你還拿回去。你是那裡錢兒，我受你的！你如今親跟了我，等我慢慢和你爹說。」李銘道：「二爹不收此禮，小的也不敢去了。雖然二爹不稀罕，也盡小的一點窮心罷了。」千恩萬謝，再三央告，伯爵把禮收了。討出三十文錢，打發拿盒人回去。李銘說道：「盒子且放在二爹這裡，等小的到宅內回來取罷。」

於是與伯爵同出門，轉彎抹角，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裡。到書院門首，搖的門環兒響，說道：「葵軒老先生在家麼？」這溫秀才正在書窗下寫帖兒，忙應道：「請裡面坐。」畫童開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正面列四張東坡椅兒，挂着一軸《莊子惜寸陰圖》，兩邊貼着墨刻，左右一聯書着：「瓶梅香筆研」、「窗雪冷琴書」。一間挂着布門簾。溫秀才聽見他來，一面即出來相見，叙禮讓坐。說道：「老翁起來的早，往那裡去來？」伯爵道：「敢來煩瀆大筆，寫幾個請書兒。如此這般，二十八日小兒滿月，請宅內他娘們坐坐。」溫

秀才道：「帖在那裡？將來學生寫。」伯爵即令應寶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這溫秀才拿到房內，研起墨來，才來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慌張張走來說道：「溫師父！再寫兩個帖兒：大娘的名字，如今請東頭喬親家娘和大妗子去。頭裡琴童來取了門外韓大姨和孟二妗子那兩個帖兒，打發去了不曾？」溫秀才道：「你姐夫看着，打發去這半日了。」棋童道：「溫師父寫了這兩個，還再寫上四個，請賁四嬸、傅大娘、韓大嬸和甘夥計娘子的，我使來安兒來取。」不一時，打發去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伯爵問：「你爹在家裡？衙門中去了？」來安道：「爹今日沒往衙門裡去，在廳上看着收禮。喬親家那邊送禮來了。二爹請過那邊坐的。」伯爵道：「我寫了這帖兒就去。」溫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晚了。」伯爵問起那王宅，溫秀才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知其故。良久，來安等了帖兒去，方纔與伯爵寫得完備。

伯爵即帶了李銘過這邊來。西門慶鬢着頭，正在廳上收禮，打發回帖。傍邊排擺桌面。見伯爵來，唱喏畢，讓坐。廳上生着一盆炭火。伯爵謝前日厚情，因問：「哥定這桌席做甚麼？」西門慶把安郎中來央浼作東，請蔡九知府之事告與他說了一遍。伯爵問道：「明日是戲子、小優？」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我這裡又預備下四名小優兒答應。」伯爵道：「哥，那四個？」西門慶道：「吳惠、鄭奉、鄭春、左順。」伯爵道：「哥，怎的不用李銘？」西門慶道：「他已有了高枝兒（三七），又稀罕我這裡做甚麼？」

伯爵道：「哥怎的說這個話？你喚他，他纔來。也不知道你一向惱他。但是各人勾當，不干他事。三嬸那邊幹事，他怎得曉的？你到休要屈了他。他今早到我那裡，哭哭啼啼告訴我：『休說小的姐姐在爹宅內，只小的答應這幾年，今日有了別人，倒沒小的！』他再三賭神發咒（三八），并不知他三嬸在那邊一字兒。你若惱他，却不難爲他了。他小人，有甚麼大湯水兒（三九），你若動動意兒，他怎的禁得？」便叫李銘：「你過來，親自告訴你爹。你只顧躲着怎的？自古醜媳婦怕見公婆！」那李銘進來便站在榻子邊，低頭斂足，只像僻廳鬼兒（四十）一般，看着二人說話，再不敢言語。聽得伯爵叫他，一面走進去，直着腿兒跪着地下，只顧磕頭，說道：「爹再訪，那邊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小的車轆馬踏，遭官刑揲死！爹從前已往天高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過來。不爭今日惱小的，惹的同行人耻笑，他也欺負小的。小的再向那裡尋個主兒！」說畢，號啕痛哭，跪在地下，只顧不起身。伯爵在傍道：「罷罷！哥，也是看他一場。大人不見小人之過，休說沒他不是，就是他不是處，他既如此，你也將就可恕他罷。你過來，自古穿黑衣抱黑柱，你爹既說開，就不惱你了。」李銘道：「二爹說的是。知過必改，往後知道了。」伯爵道：「打麪麪口袋，你這回纔倒過醮來了。」西門慶沉吟半晌，便道：「既你二爹再三說，我不惱你了，起來答應罷。」伯爵道：「你還不快磕頭哩！」那李銘連忙磕個頭，立在傍邊。伯爵方纔令應寶取出五個請帖兒來，遞與西門慶，說道：「二十八日小兒彌月，請列

位嫂子過舍光降光降！」西門慶展開觀看，上面寫着：

二十八日小兒彌月之辰，寒舍薄具豆觴，奉酬厚腆。千希魚軒賁臨，不勝幸荷！

〔下書〕應門杜氏斂衽拜。

西門慶看畢，令來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瞧去。管情後日去不成。實和你說，明日是你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擺酒；二十八日，他又要往看夏大人娘子去，如何去的成？」伯爵道：「哥殺人。嫂子不去，滿園中菓子兒再靠着誰哩？我就親自進屋裡請去。」少頃，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大娘說，多上覆，知道了。」伯爵把盒兒遞與應寶接了，笑了道：「哥，剛纔你就哄我起來。若是嫂子不去，我就把頭磕爛了，也好歹請嫂子走走去。」於是西門慶教伯爵：「你且休去，在書房中坐坐。等我梳了頭兒，咱們吃飯。」說畢，入後邊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纔不是我這般說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主兒，隨他說幾句罷了。常言噴拳不打笑面（四一），如今時年尚個奉承的，拿着大本錢做買賣，還放三分和氣。你若撐硬船兒（四二），誰理你？休說你們隨機應變，全要似水兒活，纔得賺出錢來。你若撞東牆（四三），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你答應他幾年，還不知他性兒？明日教你桂姐趕熱腳兒（四四）來，兩當一兒（四五），就與三娘做生日，就與他賠個禮兒來，一天事都了了。」李銘道：「二爹說得是。小的到家，過去就對三媽說。」說着，只見來安兒放桌兒，說道：「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

不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伯爵坐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孫、祝麻子？」伯爵道：「我會他來，他知道哥惱他。我便說，還是哥十分情分，看上顧下。那日蝗蟲螞蚱一例撲了去，你敢怎樣的？他們發下誓，再不和王家小廝走。說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們也不知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此這般，置了一席大酒請了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到二更來了。他們怎樣的再不和他來往？只不干礙着我的事，隨他去，我管他怎的？我不真個是他老子，我管他不成？」伯爵道：「哥這話說絕了。他兩個一二日也要來與你服個禮兒（四六），解釋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禮！」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無非是炮烹美口肴饌。西門慶吃粥，伯爵用飯。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曾？」來安道：「來了這一日了。」西門慶叫他和李銘一答兒吃飯。一個韓佐，一個邵謙，向前來磕了頭，下邊吃飯去了。良久，伯爵起身說道：「我去罷，家裡不知怎樣等着我哩。小人家兒幹事最苦，先從爐臺底下買起，直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買？」西門慶道：「你去幹了事，晚間來坐坐。與你三娘上壽，磕個頭兒，也是你的孝順。」伯爵道：「這個一定來，還教房下送人情來。」說畢，一直去了。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爲證：

順情說好話，慳直惹人嫌。世事淡方好，人情耐久看。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備舌——背後說人壞話，嚼舌。
(二) 生分——疏遠，冷淡。
(三) 大白日裡借不出個乾燈盞來——白天借無油的燈盞本是極易之事，却借不出來，喻毫不講情面。
(四) 激犯——受刺激而惱怒。
(五) 拙在水中浸泡。
(六) 架誑——同「架謊」，編造謊言。
(七) 雌漢——擅于勾引和窩盤男人。
(八) 強說嘴——強嘴，口硬。
(九) 偷出肚子——因私通而懷孕。
(十) 嘲漢——勾引男人。
(十一) 拿雁——「雁」吳語諧「暗」。意即拿捉暗中弄鬼的事。
(十二) 秘裡剝刺——象聲詞，此形容說話聲。
(十三) 捲罵——即罵。「捲」亦「罵」義。
(十四) 死氣白賴——糾纏不休。亦作「死乞白賴」、「使氣白賴」。
(十五) 點韭買葱——意為做小服低，聽從使喚。
(十六) 沒張倒置——亦作「沒張置」。沒有規矩，不成體統。
(十七) 嚼蛆——胡言亂語。罵人語。
(十八) 忒忽兒——忽兒，一會兒。
(十九) 撐頭豁腦——伸頭探腦，形容主動去做某事。
(二十) 匾食——餃子。
(二十一) 收答——即收用。答，詞綴。
(二十二) 張眼溜睛——形容人發怒或爭吵時豎眉瞪眼的樣子。
(二十三) 花哨星——貶稱妖艷花俏的女人。
(二十四) 別模兒改樣——改變模樣，與往日不同。
(二十五) 雪裡消死屍——雪易融化，死屍自然暴露出來，比喻事情自然暴露。
(二十六) 乞乞縮縮——畏畏縮縮，哆哆嗦嗦。
(二十七) 捏出水兒——形容十分稚嫩。
(二十八) 任事兒——任何事兒。
(二十九) 三慌子——慌張不穩重。
(三十) 些事兒——些許小事兒，一點小事兒。
(三十一) 詐不實的——虛誇不實的。
(三十二) 裡外心兒——二心。
(三十三) 放羊兒刺刺——即「放羊」，舊時稱爲了某種目的，放任妻妾在外野合叫放羊。喇喇，語綴，起加強語氣作用。
(三四) 屬米倉的，上半夜搖鈴，下半夜丫頭們聽的好梆聲——屬米倉的，即守米倉人。上半夜搖鈴防盜，下半夜私通行淫。「聽梆聲」就是竊聽行淫聲。指西門慶與如意兒

苟合，淫聲被迎春等聽見。 (三五) 破卷子——破爛貨。卷子，詞尾。

(三六) 六禮約——六禮：冠、婚、

喪、祭、鄉飲酒、相見等六種禮儀規範。「六禮約」下藏「則」字，諧「賊」。

(三七) 高枝兒——比喻更好的去

處。 (三八) 賭神發咒——即賭咒發誓。 (三九) 大湯水兒——猶言大的能耐。

(四十) 僻廳鬼兒——形

容縮在一旁，害怕責怪的樣子。 (四一) 嗔拳不打笑面——即使嗔怒的人也不會舉拳頭去打笑臉相迎的人，比喻和

氣不吃虧。 (四二) 撐硬船兒——頂風逆浪撐船，比喻不隨順，硬頂。 (四三) 撞東牆——比喻態度執拗，不

知變通。 (四四) 趕熟腳兒——乘人有喜慶、熱鬧事的時機來。 (四五) 兩當一兒——兩件事兒一起辦。

(四六) 服禮——賠禮。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郁大姐夜唱鬧五更

巧厭多勞拙厭閑，善嫌懦弱惡嫌頑；富遭嫉妒貧遭辱，勤又貪圖儉又慳；
觸目不分皆笑拙，見機而作又疑奸。思量那件合人意，爲人難做做人難！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正在花園藏春塢坐着，看泥水匠打地爐炕；牆外燒火，裡邊地暖如春，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薰觸。忽見平安拿進帖來，稟說：「帥府周爺那裡差人送分資來了。」盒內封着五封分資：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每人五星，粗帕二方，奉引賀敬。」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帖打發來人去了。

且說那日楊姑娘與吳大妗子、潘姥姥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王姑子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并郁大姐，都買了盒兒來與玉樓做生日。吳月娘在上房擺茶，衆姊妹都在一處陪侍。須臾吃了茶，各人都取便去了。潘金蓮想着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兒，衆三不知走到房裡，拿過針綫匣，揀一條白綾兒，用扣針兒（一）親手紵龍（二）帶兒，用纖手向減妝磁盒兒內傾了些顫聲嬌藥末兒，裝在裡面。周圍又用倒口針兒撩縫兒，甚是細

法，預備晚夕要與西門慶雲雨之歡。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這婦人連忙收過一邊，陪他坐的。這薛姑子見左右無人，悄悄遞與他，向他說：「都整理完備了。你揀個壬子日空心服，到晚夕與官人在一處，管情一度就成胎氣。你看後邊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今也有了半肚子了。我還說個法兒與你，縫做個錦香囊，我贖道硃砂雄黃符兒，安放在裡面，帶在身邊，管情就是男胎，好不準驗。」這婦人聽了滿心歡喜，一面接了符藥，藏在箱中。拿過曆日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於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與他，說：「這個不當甚麼，拿到家買根菜兒吃。等坐胎（三）之時，你明日捎了硃砂符兒來着，我尋疋絹與你做鍾袖。」薛姑子道：「菩薩，快休計較！我不像王和尚那樣利心重。前者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他說我攙了他的主顧，好不和我兩個嚷鬧，到處拿言語喪我。我的爺，隨他墮業，我不與他爭執。我只替人家行好，救人苦難！」婦人道：「薛爺，你只行好事，各人心地不同。我這裡勾當，你也休和他說。」薛姑子道：「法不傳六耳（四），我肯和他說？去年爲後邊大菩薩喜事，他還說我背地得了多少錢，擗（五）了一半與他纔罷了。一個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重，得了十方施主錢糧，不修功果。到明日死後，披毛戴角（六）還不起！」說了回話，婦人教春梅：「看茶與薛爺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邊參了參靈，方歸後邊來。

約後晌時分，月娘放兩個桌兒，炕屋裡請諸堂客并三個姑子坐的。明間內錦帳圍屏，

放八仙桌，鋪着火盆，擺的案酒整齊。晚夕，孟玉樓與西門慶遞酒。西門慶穿着何太監與他那五彩飛魚氅衣，白綾襖子，同月娘居上，其餘四位都兩邊列坐。不一時，堂中畫燭高燒，壺內羊羔滿泛。邵謙、韓佐兩個優兒，銀箏象板，月面琵琶，席前彈唱「紛紛瑞靄飄，朵朵祥雲墜」。玉樓打扮粉妝玉琢，蓮臉生春，與西門慶遞酒，花枝招颯，綉帶飄飄，磕了四個頭，然後方與月娘衆姊妹俱見了禮，安席坐下。只見陳經濟向前，大姐執壺，先遞了西門慶、月娘，後與玉樓上壽。行畢禮，傍邊坐下。厨下壽麪點心添換，一齊上來。只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應寶送人情來了。」西門慶教月娘收了，教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請你應二爹和大舅來坐坐。我曉的他娘子兒明日也是不來，請二爹來坐坐罷。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來安拿帖兒同應寶去了。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有李大姐，今日姊妹五個只少了他，由不得心中痛，眼中落泪。不一時，李銘下邊吃過湯飯上來了，斟上酒；兩個小優兒也來了。月娘吩咐：「你會唱『比翼成連理』不會？」韓佐道：「小的有。」纔待拿起樂器來彈唱，被西門慶叫近前來，吩咐：「你唱一套『憶吹簫』我聽罷。」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集賢賓〕：

憶吹簫玉人何處也，今夜病較添些。白露冷秋蓮香謝，粉墻低皓月光斜。止不過暫時間鏡破釵分，倒勝似數十年信斷音絕。對西風倚樓空自嗟。望不斷嶺樹重疊，怕的是流光去馬，雁陣擺蛇。

〔逍遙樂〕歡娛前夜，喜報燈花，香生帶結。剛得個和協，誰承望又早離別。常記得相靠相偎笑語喋。畫堂中那日驕奢。受用些樽中綠蟻，扇底紅牙，枕上蝴蝶。

〔醋葫蘆〕我和他初相逢臉帶羞，乍交歡心尚怯。半裝醉、半裝醒、半裝呆。兩情濃到今難棄捨。錦帳裡鴛鴦方纔溫熱，把一枝鳳簪兒掂做了三兩截。

〔又〕：我爲他挑着燈將好句兒裁，背着人將心事說。直等到碧梧窗外影兒斜，惜花心怕將春漏泄。步蒼苔脚尖輕躡，露珠兒常污了踏青靴。

〔又〕：我爲他朋親上將謊話兒丟，他爲我母親行將喬樣兒撫。我爲他在家中費盡了巧喉舌，他爲我褪湘裙杜鵑花上血。……

原來潘金蓮見唱此詞，盡知西門慶念思李瓶兒之意。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這點兒、那點兒羞他，說道：「孩兒，那裡豬八戒走在冷鋪中坐着（七），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婚老婆，又不是女兒，那裡討杜鵑花上血來？好個沒羞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怪奴才，我自知道，你那裡曉的甚麼！」兩個小僮唱道：

〔又〕我爲他耳輪兒常熱，他爲我面皮紅羞把扇兒遮。

〔梧葉兒〕一個是相府內懷春女，一個是君門前彈劍客，半路裡忽逢者。剛幾個千金夜，忽刺八拋去也。我怎肯恁隨邪，又去把牆花亂折？

〔後庭花〕夢了些虛飄飄枕上蝶，聽了些咕叮噹檐前鐵。剛合上溫郎鏡，却又早攔回卓氏車。我這裡痛傷嗟，鴛帳冷香消蘭麝。困將來剛睡些，望陽臺道路賒。那憂愁怎打疊，這相思索害也。看銀河直又斜，對孤燈明又滅。

〔青哥兒〕呀！風亂掃階前階前黃葉，雲半遮柳梢柳梢殘月。這離情更比前春較陡些。害的來也斜，瘦的來啾噉。待桑田重變海枯竭，還不了風流業。

〔浪裡來煞〕這愁呵剛不在眼角惹，又來到眉上惹。恨不的倩三尸肺腑細鑿礪。有一日綉幃中玉肌重廝貼，我將他指尖兒輕捏，直說到樓頭北斗柄兒斜。

唱畢，那潘金蓮不憤他唱這套，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月娘就有些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且強甚麼？楊姑奶奶和他大妗子丟的在屋裡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們着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我就來。」當下金蓮和李嬌兒往房裡陪楊姑娘、潘姥姥、大妗子坐去了。

不一時，只見來安向前說：「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舅便來。」西門慶道：「你對過請溫師父來坐坐。」因對月娘說：「你吩咐厨下拿菜出來，我前邊陪他坐去。」又叫李銘：「你往前邊唱來罷。」李銘即跟着西門慶出來，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又謝他人情：「明日請令正好歹來看看。」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下没人。」良久，溫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舉手道：「早晨多有累老先生兒。」溫秀才道：「豈敢。」吳大舅也

到了，相見讓位畢，一面琴童兒秉燭來，四人圍暖爐坐定。來安拿着春盛案酒，擺在桌上。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着青緞五彩飛魚蟒衣，張爪舞牙，頭角崢嶸，揚鬚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唬了一跳，問：「哥，這衣服是那裡的？」西門慶便立起身來，笑道：「你們瞧瞧，猜是那裡的？」伯爵道：「俺們如何猜得着？」西門慶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我在他家吃酒，因寒冷，他拿出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他不穿這件，就相送了。此是一個大分上（八）。」伯爵方極口誇獎：「這花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轉，做到都督上，愁沒玉帶蟒衣，何況飛魚？穿過界兒去了！」說着，琴童安放鍾箸，湯飯點心酒上來了。李銘在面前彈唱。伯爵道：「也該進去與三嫂遞杯酒兒纔好，如何就吃酒？」西門慶道：「我兒，你有孝順之心，往後邊與三嫂磕個頭兒就是了，說他怎的！」伯爵道：「不打緊，等我磕頭去。着緊磕不成頭，炕沿兒上見個意思兒出來就是了。」被西門慶向他頭上盡力打了一下，罵道：「你這狗才，單管恁沒大小！」伯爵道：「孩兒們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兩個又犯了回嘴（九）。

不一時拿將壽麪來，西門慶讓吳大舅、溫秀才、伯爵吃。西門慶因在後邊吃了，遞與李銘吃了。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爵教吳大舅吩咐曲兒教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他揀熟的唱去。」西門慶道：「大舅好聽〔瓦盆兒〕這一套兒。」一面令琴童斟上

酒，李銘於是箏排雁柱，款定冰弦，唱了一套「教人對景無言，終日減芳容。」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稟說：「厨子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幾名答應？」西門慶吩咐：「六名厨役，二名茶酒。明日具酒筵共五桌，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甚麼人？」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明日大巡在姐夫這裡吃酒，又好了。」西門慶道：「怎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倉的事，就在大巡手裡題本。望姐夫明日說說，教他青目青目。到年終他考滿之時，圖他保舉一二，就是姐夫情分。」西門慶道：「這不打緊。大舅明日寫個履歷揭帖來，等我會便和他說。」這大舅連忙下來打恭。伯爵道：「老舅，你老人家放心。你是個幫根主子（十），不替你老人家說，再替誰說？管情消不得吹灰之力，一箭就上垛。」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了李銘等出門，就吩咐：「明日俱早來伺候。」李銘等去了，小廝收進家活，上房內擠着一屋裡人，聽見前邊散了，都往那房裡去了。

却說金蓮只說往他屋裡去，慌的往外走不迭。不想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便藏在影壁邊，黑影兒裡看着西門慶進入上房，悄悄走來窗下聽覷。只見玉簫站在堂屋門首，說道：「五娘怎的不進去？爹進來屋裡來，和三娘都坐着不是。」又問：「姥姥怎的不見？」金蓮道：「老行貨子，他害身上疼，往房裡睡去了。」良久，只聽月娘便問：「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王八子？唱又不會唱，只一味會『三弄梅花』。」玉樓道：「只你臨了教他唱

『鴛鴦浦蓮開』，他纔依了你唱這套。好個猾小王八子，又不知叫甚麼名字，一日在這裡只是頑。」西門慶道：「他兩個一個叫韓佐，一個叫邵謙。」月娘道：「誰曉的他叫甚麼謙兒、李兒！」不防金蓮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進去，立在暖炕兒背後，便道：「你問他，正經姐姐吩咐的曲兒不教他唱，平白胡枝扯葉的，教他唱甚麼『憶吹簫』、『李吹簫』，支使的兩個小王八子亂騰騰的，不知依那個的是。」這玉樓扭回一膘，看見是金蓮，便道：「是這一個六丫頭。你在那裡來？猛可說出句話，倒唬我一跳。單愛行鬼路兒（十一）！你從多咱踏在我背後？怎的沒看見你進來脚步兒響？」小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小一回兒。」金蓮點着頭兒向西門慶道：「哥兒，你膿着些兒罷了！你的小兒識兒，只說人不知道。他是甚『相府中懷春女』？他和我都是一般後婚老婆！甚麼他爲你『褪湘裙杜鵑花上血』，三個官唱兩個喏，誰見來？孫小官兒問朱吉，別的都罷了，這個我不敢許！可是你對人說的，自從他死了，好應心的菜也沒一碟子兒，沒了王屠，連毛吃豬，空有這些老婆，睁着你日逐只咪屎哩！現有大姐姐在上，——俺們便不是上數的，可不着你那心的了！——一個大姐姐恁當家理紀，也扶持不過你來？可兒只是他好來？他死，你怎的不拉掣住他？當初沒他來時，你也過來，如今就是諸般兒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就疼的你這心裡格地地（十二）的，拿別人當他，借汁兒下麪（十三），也喜歡的你了不的！只他那屋裡水好吃麼？」月娘道：「好六姐，常言不說的：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

年。自古鑷的不圓砍的圓。你我本等是瞞貨（十四），應不上他的心，隨他說去罷了！」金蓮道：「不是咱不說他，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心，只說人憤不過（十五）他。」那西門慶只是笑，罵道：「怪小淫婦兒，胡說了你！我在那裡說過這個話來？」金蓮道：「還是請黃內官那日，你没對着應二和溫蠻子說：從他死了，好菜也拿沒出一碟子來。怪不的你老婆都死絕了！就是當初有他在，也不怎麼的。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和他做對兒麼？賊沒廉耻撒根基（十六）的貨！」說的西門慶急了，跳起來，趕着拿靴腳踢他，那婦人奪門一溜烟跑了。

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只見春梅站在上房門首，就一手搭伏着春梅肩背，往前邊來。月娘見他醉了，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要聽三個姑子晚夕宣卷，於是教小玉打個燈籠，送他前邊去。金蓮和玉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西門慶沒看見他。玉簫向金蓮道：「我猜爹管情向娘屋裡去了。」金蓮道：「他醉了快發訕，由他先睡，等我慢慢進去。」這玉簫便道：「娘你等等，我取些菓子兒捎與姥姥吃去。」於是走到床房內，袖出兩個柑子，兩個蘋婆，一包蜜餞，三個石榴與婦人。婦人接的袖了，一直走到他前邊。只見小玉送了西門慶回來，說道：「五娘端的在那邊？爹好不尋五娘。」這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悄悄向窗眼裡望張覷，覷見西門慶坐在床上，正摟着春梅做一處頑耍。恐怕攪擾他，連忙走到那邊屋裡，將菓子交付與了秋菊，因問：「姥姥睡沒有？」秋菊道：「睡了一大回了。」

囑付他：「菓子好生收在揀妝內。」原復往後邊來。只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大妗子、楊姑娘并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坐了一屋裡人。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薛姑子在當中，放着一張炕桌兒，炷了香，衆人都圍着他，聽他說佛法。

只見金蓮笑掀簾子進來。月娘道：「你惹下禍來，他往屋裡尋你去了。你不打發他睡，如何又來了？我還愁他到屋裡打你。」金蓮笑道：「你問他敢打我不敢？」月娘道：「他不打你嫌腥（十七）！我見你頭裡話出來的忒緊了，常言漢子臉上有狗毛，老婆臉上有鳳毛（十八）。他有酒的人，我怕一時激犯他起來，激的惱了，不比你打狗不成？俺們倒替你捏兩把汗，原來你倒這等潑皮！」金蓮道：「他就惱，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等兒九格的！正經姐姐吩咐的曲兒不教唱，且東溝犁西溝耙（十九），支使的個小王八子亂烘烘的，不知依那個的是。就是今日孟三姐好的日子，不該唱『憶吹簫』這套離別之詞。人也不知死那裡去了，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我和刺不上！」大妗子道：「你姐兒們亂了這一回，我還不知因為甚麼來。姑夫好好的進來坐着，怎的又出去了？」月娘道：「大妗子，你還不知道。那一個因想起李大姐來，說年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了。落了幾點眼淚，教小優兒唱了一套『憶吹簫玉人兒何處也』。這一個就不憤他唱這詞，剛纔搶白了爹幾句。搶白的那個急了，趕着踢打；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的姐姐，你隨官人吩咐教他唱罷了，又搶白他怎的？想必每常見姐姐們都全全兒的，今日只不見了

李家姐姐，漢子的心怎麼不慘切個兒！」玉樓道：「好奶奶，這半日你還『教他唱』！誰嗔他唱？俺這六姐姐，平昔曉的曲子裡滋味。那個誇死了的李大姐，比古人那個尚的不如他，又怎的兩個交的情厚，又怎麼說山盟海誓，你爲我，我爲你，無比賽的好！這個牢成的又不久慣，只顧拿言語白他，和他整廝亂了這半日。」楊姑娘道：「我的姐姐，原來這等聰明！」月娘道：「他甚麼曲兒不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像我，若叫唱老婆和小優兒來，俺們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是了，那一句兒唱的差了，又那一節兒稍了。但是他爹說出來個曲兒，就和爹熱亂，兩個白擦白折的，必須擦惱了纔罷。俺們便不去管他。」孟玉樓在傍戲道：「姑奶奶，你不知，我三四胎兒只存了這一個丫頭子。這丫頭子這般精靈兒古怪的，如今他大了，成了人兒，就不依我管教了。」金蓮便向他打了一下，笑道：「你又做我的娘起來了！我好又來打上輩。」玉樓道：「你看恁慣的少條兒失教的，又來打上輩！」楊姑娘道：「姐姐，你今後讓他官人一句兒罷。常言一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一個熱突突人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個，如何不想不疼不題念的！」金蓮道：「怎的不想？也有個常時兒（二十）！一般都是你的老婆，做甚麼抬一個滅一個？俺們都是劉湛兒鬼兒，不出材的！大姐姐在後邊，他也不知道。你還沒見哩，每日他從那裡吃了酒來，就先到他房裡，望着他影，深深唱喏，口裡恰似嚼蛆一般。供着個羹飯兒，對着舉箸兒只像活的一般兒讓他，不知甚麼張致！又嗔俺們

不替他戴孝，俺們便不說。他又不是婆婆，胡亂帶過斷七罷了，只顧帶幾時？又與俺們亂了幾場。」楊姑娘道：「姐姐們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大妗子道：「好快，斷七過了這一向，又早百日來。」楊姑娘問：「幾時是百日？」月娘道：「早哩，臘月二十六日。」王姑子道：「少不的念個經兒？」月娘道：「挨年近節，忙忙的，且念甚麼經？他爹只怕過年念罷了。」

說着，只見小玉拿上一道土豆泡茶來，每人一盞。須臾吃畢，月娘洗手，向爐中炷了香，聽薛姑子講說佛法。薛姑子先念偈曰：

禪宗法教豈非凡，佛祖流傳在世間。落葉風飄着地易，等閑復上故枝難！

此四句詩，單說着這爲僧的，戒行最難。言人生就如同鐵樹開花一般，落得容易，全枝復節甚難；墮業容易，成佛作祖難。却說當初治平年間，浙江寧海軍錢塘門外南山淨慈孝光古剎，有兩個得道的真僧，一個喚作五戒禪師，一個喚作明悟禪師。如何謂之五戒？第一不殺生命，第二不偷財物，第三不染淫聲美色，第四不飲酒茹葷，第五不妄言綺語。如何謂之明悟？言其明心見性，覺悟我真。這五戒禪師，在家年方三十一歲，身不滿五尺，形容古怪；自幼明悟，眇其一目，俗姓金，禪宗佛教，如法了得。他與明悟是師兄師弟。一日，同來寺中，訪大行禪師。禪師觀五戒佛法曉得，留在寺中做個首座。不數年，大行圓覺，衆僧立他

做了長老，每日打坐參禪。那第二個明悟，年二十九歲，生得頭圓耳大，面闊口方，身體長大，貌類羅漢，俗姓王。兩個如同一母所生，但遇說法，同升法座。忽一日，冬盡春初時節，天道嚴寒，陰雲作雪。下了兩日，雪霽天晴。這五戒禪師早晨坐在禪椅上，耳邊連連只聞得小兒啼哭，便叫一個身邊知心腹的清一道人：「你往山門前看看甚事，來報我知道。」這道人開了山門，見松樹下雪地上，一塊破蓆，放着一個小孩兒。「這是甚麼人家丟在此處？」向前看，是五六個月的女孩兒，破衣包裹，懷內片紙，寫着他生時八字。清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連忙到方丈稟知長老，長老道：「善哉！難得你善心。即抱回房中，好生喂養，救他性命，這是好事。」到了周歲，長老起了個名字，喚做「紅蓮」。日往月來，養在寺中，無人知覺。一向長老也忘了。不覺紅蓮長成十六歲。清一道人每日出鎖入鎖，如親生女一般。女子衣服鞋襪，如沙彌打扮，且是生得清俊。無事在房做針綫，只指望招尋個女婿，養老送終。一日，六月熱天，這五戒禪師忽想十數年前之事，逕來千佛閣後清一道人房中來。清一道：「長老希行，來此何幹？」五戒因問：「紅蓮女子在於何處？」清一不敢隱諱，請長老進房。長老一見就差了念頭，邪心輒起，吩咐清一：「你今早送他到我房中，不可有誤。你若依我，後日抬舉你，切不可泄漏與人。」清一不敢不依，暗思今夜必壞

了這女身。長老見他應得不爽利，喚入方丈，與了他十兩白金及度牒。清一只得收了銀子，至晚送紅蓮到方丈。長老遂破了他身，每日藏鎖他在床後紙帳房內，把些飯食與他吃。

却說他師弟明悟禪師在禪床上入定回來，已知五戒差了念頭，犯了色戒，淫垢了紅蓮女子，把多年德行一旦拋棄了。「我去勸醒他，再不可如此！」次日，寺門前荷蓮花開，明悟令行者採一朵白蓮花來，插在膽瓶內，令請五戒來賞蓮花，吟詩談笑。不一時五戒至，兩個禪師坐下。明悟道：「師兄，我今日見此花甚盛，竟請吾兄賞玩，吟詩一首。」行者拿茶吃了，預備文房四寶。五戒道：「將那荷根爲題。」明悟道：「便將蓮花爲題。」五戒捻起筆來，寫詩四句：

一枝菡萏瓣兒張，相伴蜀葵花正芳。紅榴似火開如錦，不如翠蓋芰荷香。

明悟道：「師兄有詩，小弟豈得無詩？」於是拈筆寫四句：

春來桃杏柳舒張，千花萬蕊鬪芬芳。夏賞芰荷如燦錦，紅蓮爭似白蓮香！

寫畢，呵呵大笑。五戒聽了此言，心中一悟，面有愧色。轉身辭回方丈，命行者快燒湯。洗浴罷，換了一身新衣，取紙筆忙寫八句頌曰：

吾年四十七，萬法本歸一；只爲念頭差，今朝去得急。

傳語悟和尚，何勞苦相逼！幻身如閃電，依舊蒼天碧。

寫畢，放在佛前，歸到禪床上就坐化了。行者忙去報與明悟。明悟聽得大驚，走來佛前看見《辭世頌》，遂說：「你好却好了，只可惜差了這一着。你如今雖得個男身，長成不信佛、法、僧三寶，必然滅佛謗僧，後世墮落苦輪，不得歸依正道，深可痛哉！你道你去得，我趕你不着？」當下歸房，令行者燒湯洗浴，坐在禪床上：「吾今趕五戒和尚去也。汝可將兩個龕子盛了，放三日，一時焚化。」說畢，亦圓寂坐化。衆僧皆驚，有如此異事？傳得四方知道：本寺連日坐化了兩僧。燒香禮拜，布施者人山人海，抬去寺前焚化。這清一道人遂將紅蓮改嫁平人養老。不日後，五戒托生在西川眉州，與蘇老泉居士做兒子，名喚蘇軾，字子瞻，號東坡。明悟托生與本州姓謝名原字道清爲子，名爲端卿，後出家爲僧，取名佛印。他兩個還在一處作對，相交契厚。正是：

自到川中數十年，曾在毗盧頂上眠。參透趙州關捩子，好姻緣做惡姻緣。
桃紅柳綠還依舊，石邊流水響潺潺。今朝指引菩提路，再休錯意戀紅蓮。

薛姑子說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方盒細巧素菜菓碟，茶食點心，收了香爐，擺在桌上，又是一壺茶，與衆人陪三個師父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罈麻姑酒，衆人圍爐吃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骰兒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簫便傍邊斟酒，又替金蓮打桌底下轉子兒。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玉樓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

罷。」這玉樓逼金蓮露出手來，不許他褪在袖口邊，玉簫不許他近前。當下一連反贏了金蓮幾鍾酒，又教郁大姐彈唱。月娘道：「你唱個〔鬧五更〕俺們聽。」郁大姐便調弦高聲唱〔玉交枝〕道：

彤雲密布，剪鵝毛雪花亂舞。朔風凜冽穿窗戶。你心毒，奴更受苦。爹娘罵得奴心忒狠毒，你說來的話全不顧。把更兒，從頭細數：

〔金字經〕夜迢迢孤另另，冷清清更靜初。不寄平安一紙書。腮邊流淚珠，不把佳期顧。一更裡，無限的苦。

〔玉交枝〕一更纔至，冷清清撇奴在帳裡。翻來復去如何睡？二更裡，淚珠垂。〔又〕二更難過，討一覺頻頻的睡着。今宵、今宵夢兒裡來托，我思他，他思我。去時節，海棠花兒開了半朵，到如今樹葉兒皆零落。枉教奴痴心兒等着。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可？合少離多咱命薄，命薄、孤另另怎生奈何，好着教難存坐。三更裡，睡夢兒多。

〔玉交枝〕三更月上，好難挨今宵夜長。燒殘蠟燭銀臺上，淚珠流三兩行。紅綾的被兒閑了半床，新挑的手帕兒在誰行放？瘦損了腰肢，腰肢沈郎。

〔金字經〕沈郎的腰肢瘦，每日家愁斷了腸。盼望情人淚兩行，兩行、對菱花懶梳妝，瘦損了嬌模樣。四更裡，偏夜長。

〔玉交枝〕四更如畫，枕邊想不覺的泪流：靈神廟裡曾發咒，剪青絲兩下裡收。說來的話兒不應口，到如今閃的我似章臺柳。章臺柳，教奴痴心等守。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休？望盼情人空倚樓，倚樓、想情人一筆勾，不由把眉雙皺。五更裡，泪珠流。

〔玉交枝〕五更鷄唱，看看兒天色漸曉。放聲、欲待放聲又恐怕傍人笑，一會家心內焦。燒香告禱神前筵，負心的自有天知道，枉教奴痴心等着。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了？檐外叮嚕鐵馬兒敲，鐵馬兒敲、攪的奴睡不着。一壁廂寒鴉叫，淒淒涼涼直到曉。

〔玉交枝〕曉來梳洗，傍妝臺懶上畫眉。房檐上喜鵲兒喳喳的，小梅香來報喜。報道是有情郎真個歸，奴好同入羅幃裡，向前來奴家問你！

〔後庭花〕我問你個負心賊！你盡知：一去了半年來怎生無個信息？我道你應舉求官去，誰想你戀烟花家貪酒杯。我爲你受孤凄，你在那裡偎紅倚翠！我爲你病恹恹減了飲食，瘦伶仃消了玉體。挨清晨怕晚夕：一更裡聽天邊孤雁飛，二更裡想情人魂夢裡，五更裡醒來時不見你。

〔柳葉兒〕呀！空閑了鴛鴦錦被，寂寞了燕約鶯期。海神廟現放着傍州例，不由我心中氣。你盡知，負心的自有個天知。

〔尾聲〕流蘇錦帳同歡會，錦被裡鴛鴦成對，永遠團圓直到底。

當下金蓮與玉樓猜枚，被玉樓贏了一二十鍾酒，坐不住，往前邊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纔開。只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賊奴才，你睡來？」秋菊道：「我没睡。」婦人道：「見睡起來，你哄我？你倒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接兒去。」因問：「你爹睡了？」秋菊道：「爹睡了這一日了。」婦人走到炕房裡，樓起裙子來就坐在炕上烤火。婦人要茶吃，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你倒茶我吃！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二二）。」你叫春梅來，教他另拿小銚兒炖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炖的苦艷艷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床屋裡睡哩，等我叫他起來。」婦人道：「你休叫他，且教他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裡，見春梅歪在西門慶腳頭睡得正好。被他搖推醒了，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噉他一口，罵道：「見鬼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唬人刺刺的（二三）！」一面起來，慢條斯禮撒腰（二四）拉袴，走來見婦人，只顧倚着炕兒揉眼。婦人反罵秋菊：「恁奴才，你睡的甜甜兒的，把你叫醒了！」因教他：「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扯哩。」又問：「你耳朵上墜子，怎的只帶着一隻，一隻往那裡去了？」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隻金玲瓏墜子。便點燈往那邊床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床脚踏板上，拾起來。婦人問：「在那裡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二四）叫我起來，乞帳鉤子抓下來了，纔在踏板上

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春梅道：「他說娘要吃茶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淨。」這春梅連忙舀了一小銚子水，坐在火上，使他過了些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盞兒乾淨，濃濃的點上去遞與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問娘來，我說娘在後邊還未來哩。」

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裡袖了幾個菓子和蜜餞，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了？」春梅道：「我没見他，知道放在那裡！」這婦人一面叫秋菊問他：「菓子在這裡？」秋菊道：「有，我放在揀妝內哩。」走去取來。婦人數了一數，只是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裡去了？」秋菊道：「娘遞與拿進來，就放在揀妝內。那個害饞癆爛了口，吃他不成？」婦人道：「賊奴才，還強嘴！你不偷，往那去了？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賊奴才，你看着手拈搭的，零零落落只剩下這些兒，乾淨吃了一半。原來只孝順了你！」教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那贖臉彈子（二五），倒沒的齷齪了我這手！」婦人道：「你與我拉過他來。」春梅用雙手推額到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撐着他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即實實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旋剝，就打個不數！我難道醉了？你偷吃了，一徑裡潑混（二六）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那春梅道：「娘清省白

淨（二七），那討酒來！娘信他，不是他吃了？娘不信，掏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裡不定的。」婦人於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掏他袖子。秋菊慌用手撇着，不教掏。春梅一面拉起手來，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兒來。被婦人盡力臉上擰了兩把，打了兩個嘴巴，便罵道：「賊奴才痞，不長俊奴才！你諸般兒不會，像這說舌偷嘴吃偏會！剛纔掏出皮來，吃了，真贓實犯拿住，你還賴那個？我如今要打你，——你爹睡在這裡，我茶前酒後。我且不打你，到明日清淨自省，和你算帳！」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輕輕湯湯（二八）的，好生旋剝了，教一個人把他實辣辣（二九）打與他幾十板子，教他忍疼，他也懼怕些。甚麼鬪猴兒似湯那幾棍兒，他纔不放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擰的臉脹腫的，谷都着嘴，往廚下去了。婦人把那一個柑子平擘兩半，又拿了個蘋婆、石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這春梅也不瞧，接過來似有如無掠在抽屜內。婦人把蜜餞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待吃這甜行貨子，留與姥姥吃罷。」以此婦人不分，都留下了不題。

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教春梅掇進坐桶來，澡了牝。又問春梅：「這咱天有多少時分？」春梅道：「月兒大倒西，也有三更天氣。」婦人摘了頭面，走來那邊床房裡，見桌上銀燈已殘，從新剔了剔，向床上看，西門慶正打鼾睡。於是解鬆羅帶，卸褪湘裙，坐換睡鞋，脫了禪褲，上床鑽在被窩裡與西門慶并枕而卧。睡下不多時，向他腰間摸他那話，

弄了一回，白不起。原來西門慶與春梅纔行房不久，那話綿軟，急切捏弄不起來。這婦人酒在腹中，慾情如火，蹲身在被底，把那話用口吮啞，挑弄蛙口，吞裏龜頭，只顧往來不絕。西門慶猛然醒了，見他在被窩裡，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這咱纔來？」婦人道：「俺們在後邊吃酒，孟三兒又安排了兩大方盒酒菜兒。郁大姐唱着，俺們陪大妗子、楊姑娘猜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日，被我把李嬌兒先贏醉了，落後孟三兒和我兩個五子三猜，俺兩個倒輸了好幾鍾酒。你倒是便益，睡起一覺兒來好熬我，你看我依你不依！」西門慶道：「你整治那帶子了？」婦人道：「在褥子底下不是。」一面探手取出來與西門慶看了，扎在塵柄根下，繫在腰間，拴的緊緊的。又問：「你吃了不曾？」西門慶道：「我吃了。」須臾，那話乞婦人一壁廂弄起來，只見奢稜跳腦，挺身直舒，比尋常更舒——七寸有餘。婦人趴在身上，龜頭昂大，兩手擰着牝户往裡放，須臾突入牝中。婦人兩手摟定西門慶脖項，令西門慶亦扳抱其腰，在上只顧揉搓，那話漸沒至根。婦人叫西門慶：「達達，你取我的裊腰子，墊在你腰底下。」這西門慶便向床頭取過他大紅綾抹胸兒，四摺疊起，墊着腰。這婦人在他身上馬伏着，那消幾揉，那話盡入。婦人道：「達達，你把手摸摸，都全放進去了，撐的裡頭滿滿兒的，你自在不自在？都揉進去。」西門慶用手摸摸，見盡沒至根，間不容髮，止剩二卵在外，心中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道：「好急的慌，只是觸冷，咱不得拿燈兒照着幹。趕不上夏天好，這冬月間，只是冷的慌。」因問西門慶說道：

「這帶子比那銀托子試好不好？強如格的陰門生疼的。這個顯的該多大，又長出許多來，你不信摸摸我小肚子，七八頂到奴心。」又道：「你摟着我，等我今日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西門慶道：「我的兒，你睡，達達摟着。」那婦人把舌頭放在他口裡含着，一面朦朧星眼，款抱香肩。睡不多時，怎禁那慾火燒身，芳心撩亂，於是兩手按着他肩膀，一舉一坐，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叫：「親心肝，罷了，六兒的，死了。」往來抽提，又三百回，比及精泄，婦人口中只叫：「我的親達達，把腰扳緊了。」一面把奶頭教西門慶啣，不覺一陳昏迷，淫水溢下。停不多回，婦人兩個抱摟在一處，婦人心頭小鹿突突的跳，登時四肢困軟，香雲撩亂，於是拽出來，猶剛勁如故。婦人用帕搽之，便道：「我的達達，你不過却怎麼的？」西門慶道：「等睡起一覺來再耍罷。」婦人道：「我也挨不的，身子已軟癱熱化的。」當下雲收雨散，兩個并肩交股，枕籍于床上，不覺東方之既白。正是：等閑試把銀缸照，一對天生連理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扣針兒——一種縫紉法。先按一個方向下針，然後按原針腳回針，叫「倒扣針兒」，亦作「扣針兒」。
- (二) 緞籠——即用針錢抽籠、縫成。
- (三) 坐胎——懷孕。
- (四) 法不傳六耳——法術不傳給第三人。

(五) 撇——分，分擘。 (六) 披毛戴角——猶言做畜牲，變牛變馬。 (七) 豬八戒走在冷鋪中坐着——冷鋪，

乞丐聚居之所。醜臉豬八戒進去，正醜對醜。 (八) 大分上——大面子，大情分。 (九) 犯嘴——鬪嘴。

(十) 幫根主子——又作幫根主兒。幫同傍，謂最挨近主家的人，即至親。 (十一) 行鬼路兒——走路躡足潛踪，

不聞聲響。 (十二) 格地地——即格支支，形容厲害的意思，猶非常、了不得。 (十三) 借汁兒下麪——比喻

借此代彼。 (十四) 瞞貨——見不得人的醜貨。 (十五) 憤不過——氣不過，不服氣。 (十六) 撒根基

——又作沒根基，罵人沒出息。 (十七) 嫌腥——此處係反話，腥指不潔、腥穢之物。此詞今存粵語，如「錢都不

要，嫌腥？」 (十八) 漢子臉上有狗毛，老婆臉上有鳳毛——狗毛，猶言男人有狗性，易發怒。「鳳」諧「風」，猶

言女人會風，無節制地嘻笑哄鬧。 (十九) 東溝犁西溝耙——猶言隨便亂來。 (二十) 常時兒——一定的時

候。 (二一) 怪泛湯氣——湯水裡有一種怪味。 (二二) 唬人刺刺的——嚇唬人。刺刺，詞綴，無義。

(二三) 撒腰——即「煞腰」，勒緊褲腰。 (二四) 失驚打怪——驚惶失措，大驚小怪。 (二五) 贖臉彈子——

骯髒的臉。 (二六) 濛混——蒙混，哄騙。 (二七) 清省白淨——亦作「清淨白省」。神志清醒，明明白白。

(二八) 輕輕湯湯——湯同碰，輕輕碰，輕打幾下。 (二九) 實辣辣——實實在在、辣辣手手地。

金瓶梅詞話

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鼎

吳月娘聽宣黃氏卷

昔年南去得娛賓，頓遜杯前共好春。蟻泛羽觴蠻酒膩，鳳啣瑤句蜀箋新；
花憐游騎紅隨轡，草戀征車碧繞輪。別後青青鄭南陌，不知風月屬何人。

話說西門慶摟抱潘金蓮，一覺睡到次日天明。婦人見他那話還直豎一條棍相似，便道：「達達，你將就饒了我罷！我來不得了，待我替你啞啞罷！」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不若啞啞，啞的過了，是你造化！」這婦人真個蹲向他腰間，按着他一隻腿，用口替他吮弄那話。約吮够一個時辰，精還不過。這西門慶用手按着粉項，往來只顧沒稜露腦搖撼，那話在口裡吞吐不絕，抽拽的婦人口邊白沫橫流，殘脂在莖。精欲泄之際，婦人一面問西門慶：「二十八日，應二爹送了請帖來請，俺們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去？都收拾了去。」婦人道：「我有樁事兒央你，依不依？」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有甚事說不是？」婦人道：「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與我穿了罷，明日吃了酒回來，他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沒件兒穿。」西門慶道：「有年時王招宣府中當的皮襖，你穿就是

了。」婦人道：「當的我不穿他。你與了李嬌兒去，把李嬌兒那皮襖却與雪娥穿，我穿李大姐這皮襖。你今日拿出來與了我，我搽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鶴袖，襯着白綾襖兒穿。也是我與你做老婆一場，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賊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宜兒。他那件皮襖，值六十兩銀子哩！油般大黑蜂毛兒，你穿在身上是會搖擺。」婦人道：「怪奴才，你是與了張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的（一），沒的有這些聲兒氣兒的！好不好，我就不依了。」西門慶道：「你又求人，又做硬兒！」婦人道：「怪磬貨（二）！我是你房裡丫頭，在你跟前服軟？」一面說着，把那話放在粉臉上，只顧佯攙，良久又吞在口裡，挑弄蛙口；一回又用舌尖舐其琴弦，攪其龜稜；然後將朱唇裹着，只顧動動的。西門慶靈犀灌頂，滿腔春意透腦，良久精來，連聲呼：「小淫婦兒，好生裹緊着，我待過也……」言未絕，其精逸了婦人一口，一面婦人一口口接着都咽了。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殷勤愛把紫簫吹。

當日却是安郎中擺酒。西門慶起來梳頭淨面，出門，婦人還睡在被裡，便說道：「你趁閑尋兒出來罷，等一回你又不得閑了。」這西門慶於是走到李瓶兒房中，奶子、丫頭又早起來收拾乾淨，安頓下茶水伺候。見西門慶進來坐下，問：「供養娘了？」如意兒道：「咱供養多時了。」西門慶見如意兒穿着玉色對衿襖兒，白布裙子，葱白緞子紗綠高底鞋兒，薄施朱粉，長畫蛾眉，油胭脂搽的嘴唇鮮紅的，耳邊帶着兩個金丁香兒，手上帶

着李瓶兒與他四個烏金戒指兒，笑嘻嘻遞了茶，在旁邊說話兒。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床房裡鑰匙去。那如意兒便問：「爹討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娘的那貂鼠皮襖？」西門慶道：「就是。他要穿穿，拿與他罷。」迎春去了，把老婆就摟在懷裡，兩手就舒在胸前，摸他奶頭，說道：「我兒，你雖然生養了孩子，奶頭兒到還恁緊。」就兩個臉對臉兒親嘴且啣舌頭做一處。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邊，沒見爹往別的房裡去。他老人家別的罷了，只是心窄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爲了棒槌，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場，多虧韓嫂兒和三娘來勸開了。落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甚麼多嘴的人對他說，又說爹要了我。他也告爹來不曾？」西門慶道：「他也告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禮兒便了，他是恁行貨子，受不的人個甜棗兒就喜歡的！嘴頭子雖利害，倒也沒甚麼心。」如意兒道：「前日我和他嚷了，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邊偏的多，『就是別的娘都讓我幾分。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我放着河水不洗船（三），好做惡人？』」西門慶道：「既如此，大家取和些。」又許下老婆：「你們晚夕等我來這房裡睡。」如意道：「爹真個來？休哄俺們着！」西門慶道：「誰哄你來？」

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了。西門慶教開了床房門，又開櫥櫃，拿出那皮襖來，抖了抖，還用包袱包了，教迎春拿到那邊房裡去。如意兒悄悄向西門慶說：「我没件好裙襖兒，你趁着手兒，再尋出來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兒。」西門慶連忙就教

他開箱子，尋出一套翠藍緞子襖兒，黃綿紬裙子；又是一件藍潞紬綿褲兒；又是一雙妝花膝褲腿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門去了，就使他送皮襖與金蓮房裡來。

金蓮纔起來，在床上裹腳，只見春梅說：「如意兒送皮襖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說道：「你教他進來。」問道：「爹使你來？」如意道：「是爹教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與了你些甚麼兒沒有？」如意道：「爹賞了我兩件紬絹衣裳年下穿，教我來與娘磕頭。」於是向前磕了四個頭。婦人道：「姐姐們，這般却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那個好做惡人？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如意兒道：「俺娘已是沒了，雖是後邊大娘承攬，娘在前邊還是主兒，早晚望娘抬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裡是葉落歸根之處？」婦人道：「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是的。」如意道：「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大娘說，等爹開箱櫃時拿兩件與你。」婦人道：「既說知，罷了。」

這如意就出來，還到那邊房裡。西門慶已往前廳去了，如意便問迎春：「你頭裡取鑰匙去，大娘怎的說？」迎春說：「大娘問，你爹要鑰匙做甚麼？我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只說我不知道。大娘沒言語。」

却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着設席擺列，海鹽子弟張美、徐順、荀子孝，生旦都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磕頭見了。西門慶吩咐打發飯與衆人吃。吩咐李

銘三個在前邊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發申二姐買了兩盒禮物，坐轎子，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與玉樓做生日。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那日門外韓大姨、孟大妗子都到了，又是傅夥計、甘夥計娘子，崔本媳婦兒段大姐并賁四娘子。西門慶正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那個五短身子，穿綠緞襖兒紅裙子，勒着藍金綃箍兒，不搽胭粉，兩個密縫眼兒，一似鄭愛香模樣，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慶就沒言語。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擺茶。西門慶進來吃粥，遞與月娘鑰匙。月娘道：「你開門做甚麼？」西門慶道：「六兒他說明日往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襖，要李大姐那皮襖穿。」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頭子！他死了，嗔人分散他房裡丫頭；像你這等，就沒的話兒說了。他現放皮襖不穿，巴巴兒只要這皮襖穿！早是他死了，你指望這皮襖；他不死，你只好看一眼兒罷了！」幾句說得西門慶閉口無言。忽報劉學官來還銀子，西門慶出去，陪坐在廳上說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王招宣府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甚麼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尺頭，一罈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看帖兒，上寫着：「眷晚生王家頓首拜。」西門慶即便叫王經拿眷生回帖兒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發出了門。

只見李桂姐門首下轎，保兒挑四方盒禮物，慌的玳安替他抱氈包，說道：「桂姨打夾道內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官坐着哩。」那桂姐即向夾道內進裡邊去。來安兒把盒子挑進月

娘房裡去。月娘道：「爹看見來不曾？」玳安道：「爹陪着客，還不見哩。」月娘便說道：「連盒放在明間內。」一回，客去了，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姐送禮在這裡。」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見一盒菓餡壽糕，一盒玫瑰八仙糕，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只見桂姐從房內出來，滿頭珠翠，勒着白挑綫汗巾，大紅對衿襖兒，藍緞裙子，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罷了，又買這禮來做甚麼？」月娘道：「剛纔桂姐對我說，怕你惱他。不干他事，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那日桂姐害頭疼來，只見這王三官領着一行人，往秦玉芝兒家請秦玉芝兒。打門首過，進來吃茶，就被人進來驚散了。桂姐也沒出來見他。」西門慶道：「那一遭是沒出來見他，這一遭又是沒出來見他，自家也說不過。論起來我也難管。你這麗春院拿燒餅砌着門（四）不成？到處銀錢兒都是一樣，我也不惱！」那桂姐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說道：「爹惱的是。我若和他沾沾身子，就爛化了，一個毛孔兒裡生個天庖瘡（五）！都是俺媽，空老了一片皮幹的營生，沒個主意，好的也招惹，歹的也招惹來家，平白教爹爹惹惱！」月娘道：「你既來了，說開就是了，又惱怎的？」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惱你便了。」那桂姐故作喬張致，說道：「爹笑一笑兒，我纔起來；你不笑，我就跪一年也不起來。」不防潘金蓮在傍插口道：「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黃米頭兒（六），教他張致！如今在這裡你便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却跪着你；你那時別要理他！」把西門慶、月娘都笑了，桂姐纔

起了來。

只見玳安慌慌張張來報：「宋老爹和安老爹來了。」這西門慶便教拿衣服，穿了出去迎接去了。桂姐向月娘說道：「耶嚦嚦！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只與娘做女兒罷。」月娘道：「你虛頭願心（七），說過道過罷了。前日兩遭往裡頭去，沒在你那裡？」桂姐道：「天麼天麼，可是殺人！爹沒往我家裡，若是到我家，見爹一面，沾沾身子兒，就促死（八）了我，渾身生天庖瘡！娘，你錯打聽了，敢不是我那裡，都往鄭月兒家走了兩遭，請了他家小粉頭子了。我這篇是非，就是他氣不憤架（九）的；不然爹如何惱我？」金蓮道：「各人衣飯，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桂姐道：「五娘，你不知，俺們這裡邊人，一個氣不憤一個，好不生分！」月娘接過來道：「你們裡邊與外邊怎的打偏別（十）？也是一般，一個不憤一個。那一個有些時道兒，就要躡下去。」月娘擺茶與他吃，不在話下。

却說西門慶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廳上叙禮，每人一疋緞子、一部書奉賀西門慶。見了桌席齊整，甚是稱謝不盡。一面分賓主坐下，叫上戲子來參見。吩咐：「等蔡老爹到，用心扮演。」不一時吃了茶，宋御史道：「學生有一事奉瀆四泉，今有巡撫侯石泉老先生，新升太常卿，學生同兩司作東，二十九日借尊府置杯酒奉饒，初二日就起行上京去了，未審四泉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吩咐，敢不從命。但未知多少桌席？」宋御史道：「學生有分資在此。」即喚書吏上來，氈包內取出布按兩司連他共十二封分資來，每人一

兩，共十二兩銀子。要一張大插桌，餘者六桌都是散桌，叫一起戲子。西門慶答應收了，宋御史又下席作揖致謝。少頃，請去捲棚聚景堂那裡坐的。不一時，鈔關錢主事也到了。三員官會在一處，換了茶，擺棋子下棋。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中幽深，書畫文物，極一時之盛。又見挂着一幅□陽捧日橫批古畫，正面螺鈿屏風，屏風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奇巧。見爐內焚着沉檀香，烟從龜、鶴、鹿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看，誇獎不已。問西門慶：「這付爐鼎造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裡，替我捎帶這樣一付來送蔡老先，還不見到。四泉不知是那裡得來的？」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說畢下棋。西門慶吩咐下邊看了兩個桌盒——細巧菜蔬，菓餡點心上來，一面叫生旦在上唱南曲。宋御史道：「客尚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說不通。」安郎中道：「天寒飲一杯無礙。」原來宋御史已差公人船上邀蔡知府去了。近午時分，來人回報：「邀請了，在磚廠黃老爹那裡下棋，便來也。」宋御史令起去伺候，一面下棋飲酒。安郎中喚戲子：「你們唱個〔宜春令〕奉酒。」於是帖旦唱道：

第一來爲壓驚，第二來因謝誠。殺羊茶飯，來時早已安排定。斷閑人，不會親鄰，請先生和俺鶯娘匹婢。我只見他歡天喜地，道謹依來命。

〔玉枝花〕來回顧影，文魔秀士欠酸丁。下工夫將頭顱來掙，遲和疾擦倒蒼蠅。

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整得牙根冷。天生這個後生，天生這個俊英！

〔玉嬌鶯〕今宵歡慶，我鶯娘何曾慣經。你須索要款款輕輕，燈兒下共交鴛頸。端詳可憎，誰無志誠，您兩人今夜親折證。謝芳卿，感紅娘錯愛，成就了這姻親。

〔解三醒〕玳筵開、香焚寶鼎，綉簾外、風掃閑庭。落紅滿地胭脂冷，碧玉欄杆花弄影。準備鴛鴦夜月銷金帳，孔雀春風軟玉屏。合歡令，更有那鳳簫象板，錦瑟鶯笙。

〔前腔〕「生唱」可憐我書劍飄零無厚聘，感不盡姻親事有成。新婚燕爾安排定，除非是折桂手報答前程。我如今博得個跨鳳乘鸞客，到晚來卧看牽牛織女星。非僥倖，受用的珠圍翠繞，結果了黃卷青燈。

〔尾聲〕老夫人專意等。〔生唱〕常言道恭敬不如從命。〔紅唱〕休使紅娘再來請。唱畢，忽吏典進報：「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宋御史忙令收了桌席，各整衣冠，出來迎接。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帶，跟着許多官吏。先令人投一「侍生蔡修拜」帖與西門慶，進廳上。安郎中道：「此是主人西門大人，現在本處作千兵，也是京中老先生門下。」那蔡知府又作揖，稱道：「久仰，久仰！」西門慶亦道：「容當奉拜。」叙禮畢，各寬衣服坐下，左右上了茶，各人扳話。良久，就上坐，西門慶令小優兒在傍彈唱。蔡九知府居

上，主位四坐。厨役割道湯飯，戲子呈遞手本，蔡九知府揀了《雙忠記》，演了兩摺，酒過數巡，宋御史令生旦上來遞酒。小優兒席前唱一套〔新水令〕「玉驄驕馬出皇都」。蔡知府笑道：「松原直得多。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乃劉郎舊家物耳。」安郎中道：「今日更不遣江州司馬青衫濕。」言罷，衆人都笑了。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獻罷平胡表」，把宋御史喜歡的了不的。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西門慶道：「此是小价，原是揚州人。」宋御史携着他手兒，教他遞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謝了。正是：

窗外日光彈指過，檐前花影坐間移。一杯未盡笙歌送，階下申牌又報時。

不覺日色沉西，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即令左右穿衣，告辭。衆位款留不住，俱送出大門而去，隨即差了兩名吏典，把桌席羊酒尺頭，抬送到新河口下處去訖，不題。宋御史於是亦作辭西門慶，因說道：「今日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各上轎而去。

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了戲子，吩咐：「後日仍是你們來，再唱一日；叫幾個會唱的來，宋老爹請巡撫侯爺哩。」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慶令攢上酒桌，使玳安：「去請温相公來坐坐。」再教來安兒：「去請應二爹去。」不一時，次第而至，各行禮坐下。三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把酒來斟。西門慶問伯爵：「你娘們明日都去，你叫唱的？是雜耍的？」伯爵道：「哥到說得好，小人家那裡着放？將就叫了兩個唱女兒唱罷了。明日早些請衆嫂子下降。」這裡前廳吃酒，不題。

且說鄭金、左順在後邊堂客席前彈唱了一日，孟大姨與孟二妗子先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也要去，月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兒家去不是？薛姑子使他徒弟取了卷來，咱晚夕教他宣卷咱們聽。」楊姑娘道：「老身實和姐姐說，要不是我也住，明日俺門外第二個侄兒定親事，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瞧去。」於是作辭而去。只有傅夥計、甘夥計娘子，與賁四娘子、段大姐，月娘還留在上房陪大妗子、潘姥姥。李桂姐、申二姐、郁大姐在傍，一遞一套彈唱，兩個小優兒都打發在前邊來了。又吃至掌燈已後，三位夥計娘子都作辭去了。止段大姐沒去，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潘姥姥往金蓮房內去了。只有大妗子、李桂姐、申二姐和三個姑子、郁大姐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房內坐的。忽聽前邊西門慶散了，小廝收進家活來。這金蓮慌忙抽身就往前走了，到前邊，黑影兒裡悄悄立在角門首。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兒，打着燈，趑趄着腳兒，就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拉了手進入房來。那來安兒便往上房交鍾箸。

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桂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房內去了。問來安道：「你爹來沒有，在前邊做甚麼？」來安道：「爹在五娘房裡去的不耐煩了！」月娘聽了，心內就有些惱，因向玉樓道：「你看恁沒來頭的行貨子！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裡去，如何三不知又摸到他那屋裡去了？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纏！」玉樓道：「姐姐，隨他纏去！恰似咱們把這件事放在頭裡，爭他的一般。可是大師父說笑話兒的來

頭，左右這六房裡由他串到。他爹心中所欲，你我管的他？」月娘道：「乾淨他有了話。剛纔聽見前頭散了，就慌的奔命的往前走了。」因問小玉：「竈上没人了，與我把儀門拴上了罷。後邊請三位師父來，咱們且聽他宣一回卷着。」又把李桂姐、申二姐、段大姐、郁大姐都請了來。月娘向大妗子道：「我頭裡旋叫他使小沙彌請了《黃氏女卷》來宣，今日可兒楊姑娘又去了。」吩咐玉簫炖下好茶。玉樓對李嬌兒說：「咱兩家子輪替管茶，休要只顧累了大姐這屋裡。」於是各往房裡吩咐預備茶去。不一時，放下炕桌兒，三個姑子來到，盤膝坐在炕上。衆人俱各坐了，擠了一屋裡人，聽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姑子展開《黃氏女卷》，高聲演說道：

蓋聞法初不滅，故緣滅以歸空；道本無生，每因生而不用。由法身以垂八相，由八相以顯法身。朗朗慧燈，通開世戶；明明佛鏡，照破昏衢。百年光景賴刹那，四大幻身如泡影。每日塵勞碌碌，終朝業識忙忙。豈知一性圓明，徒逞六根貪欲。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我好十方傳句偈，八部會壇場：救火宅之煎熬，發空門之扃鑰。

偈曰：

富貴貧窮各有由，只緣分定不須求。未曾下的春時種，空守荒田望有秋？

衆菩薩們，聽我貧僧演說佛法。這四句偈子，乃是老祖留下。如何說「富貴貧窮

各有由」？像如今你這衆菩薩嫁得官人，高官厚祿，在這深宅大院，呼奴使婢，插金帶銀，在綾錦窩中長大，綺羅堆裡生成。思衣而綾錦千箱，思食而珍羞百味，享榮華，受富貴，盡皆是你前世因由，根基上有你的一般大緣份，不待求而自得。就是貧僧在此宣經念佛，也是吃着這美口茶飯，受着發心布施，老大緣分，非同小可。都是龍華一會上的人，皆是前生修下的功果。你不修下時，就如春天不曾下種，到了秋成時候，一片荒田，那成熟結子從那裡來？正是：

淨埽靈臺好下工，得意歡喜不放鬆；
五濁六根爭洗淨，參透玄門見家風。

又

百歲光陰瞬息回，此身必定化飛灰；
誰人肯向生前悟，悟却無生歸去來。

又

人命無常呼吸間，眼觀紅日墜西山。
寶山歷盡空回首，一失人身萬劫難。

想這富貴榮華，如湯潑雪，仔細算來一件無，都做了虛花驚夢。我今得個人身，心中煩惱悲切，死後四大化作塵土，又不知這點靈魂往何處受苦去也。懼怕生死輪迴，往前再參一步。「唱」：

〔一封書〕生和死兩廂，嘆浮生終日忙。
男和女滿堂，到無常只自當。人如春夢終須短，命若風燈不久常。
自思量，可悲傷，題起教人欲斷腸。

開卷曰：應聲長救苦，并本無去亦無來。彌陀教主大願弘深，四十八願度衆生，使人人悟本性。彌陀今惟心淨主，渡苦海，苦海洪波，證菩提之妙果。持念者罪滅河沙，稱揚者福增無量，書寫讀誦者當生華藏之天。見聞受持，臨命終時定往西方淨土。凡念佛者斷有功無量。慈愍故，慈愍故，大慈愍故，信禮常住三寶，皈命十方一切佛法僧，法輪常轉度衆生。偈曰：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意。

《黃氏寶卷》纔展開，諸佛菩薩降臨來。爐香遍滿虛空界，佛號聲名動九垓。

昔日漢王治世，雨順風調，國泰民安，感得一位善心娘子出世。家住曹州南華縣，黃員外所生一女，端嚴美色，年方七歲，吃齋把素，念《金剛經》報答父母深恩，每日不缺，感得觀世音菩薩半空中化魂。父母見他終日念經，苦勸不從。一日尋媒，吉日良時，把他嫁與一婿，姓趙名令方，屠宰爲生。爲夫婦一十二載，生下一男二女。一日黃氏告其夫曰：我與你爲夫妻一十二載，生下嬌兒嬌女，但貪戀恩愛，永墮沉淪。妾有小詞，勸喻丈夫聽取。詞曰：

宿緣夫婦得成雙，雖有男和女，誰會抵無常？伏望我夫主，定念與奴同：共修行，終天年。富貴也莫羨，莫貪名與利，隨分度時光。

這趙郎見詞，不能依隨。一日作別起身，往山東買豬去。黃氏女見丈夫去了，每

日淨房寢歇，沐浴身體，燒香禮誦《金剛經》。〔白〕

令方當下山東去，三個兒女在中堂。黃氏女，在西房，香湯沐浴；換衣裳，卸簪珥，淺淡梳妝。每日家，向西方，燒香禮拜。面念顏，并寶卷，持念《金剛》。看經文，猶未了，香烟冲散。念佛音，聲朗朗，貫徹穹蒼。地獄門，天堂界，豪光發現。閻羅王，一見了，喜悅龍顏。莫不是，陽世間，生下佛祖？急宣召，二鬼判，審問端詳。有鬼判，告吾王，聆音察理；曹州府，南華縣，有一善良；看經文，黃氏女，持齋把素；行善心，功行大，驚動天堂。〔唱〕：

〔金字經〕閻羅王，聞言心內忙，急點無常鬼一雙。一雙，急奔趙家莊。黃氏正看經卷，忽見仙童在面前。〔白〕

黃氏看經忙來問：誰家童子到奴行？仙童答告娘子道：善心娘子你莫慌。不是凡間親眷屬，我是陰間童子郎。善人便是童子請，惡人須遣夜叉郎。今因爲你看經卷，閻王請你善心娘。黃氏見說心煩惱，小心一一告無常；同姓同名勾一個，如何勾我見閻王？千死萬死甘心死，怎捨嬌娃女一雙。大姐嬌姑方九歲，伴嬌六歲怎拋娘？長壽嬌兒年三歲，常抱懷中心怎忘？若放奴家魂一命，多將功德與你行。仙童答告娘子道：何人似你念《金剛》？黃氏哀告二童子，再三不肯赴幽冥，留戀孩兒難拋舍。仙童催促善心娘：陰間取你三更死，定不容情到四更。不比陽

間好轉限，違限你我罪不輕。黃氏此時心意思，便喚女使去燒湯。香湯沐浴方纔了，將身便乃入佛堂。盤膝坐定不言語，一靈真性見閻王。〔唱〕：

〔楚江秋〕人生夢一場，光陰不久常。臨危個個是風燈樣。看看回步見閻王，急辦行妝。望鄉臺上把家鄉望，兒啼女哭好淒惶，排鉞打鼓作道場，披麻帶孝安塋葬。〔白〕：

不說令方淒惶事，且言黃氏赴陰靈。看看來到奈河岸，一道金橋接路行。借問此橋作何用？單等看經念佛人。奈河兩邊血浪水，河中多少罪淹魂。悲聲哭泣紛紛鬧，四面毒蛇咬露筋。前到破錢山一座，黃氏向前問原因。是你陽間人化紙，焚燒未了便拋殘。因此挑番多破碎，積聚號作破錢山。又打枉死城下過，多少孤魂未托生。黃氏見說心慈愍，舉口便誦《金剛經》。河裡罪人都開眼，刀山劍樹成鳶林。湯鑊火池蓮花現，無間地獄瑞雲籠。當下仙童忙不住，急忙便去奏閻君。

〔唱〕：

〔山坡羊〕黃氏到了那森羅寶殿，有童子先奏說請了看經人來見。閻羅王便傳召請，黃氏拜在金階下不由的跪在面前。有閻君問你從幾年把《金剛經》念起？何年月日感得觀世音出現？這黃女又手訴說前情來呵：自從七歲吃齋供養聖賢。望上聖聽言，從嫁了兒夫看經心不減。〔白〕：

閻君當下忙傳旨，善心娘子你聽因。你念《金剛》多少字？幾多點畫接陰陰。甚字起頭甚字落？是何兩字在中間？你若念經無差錯，放你還魂回世間。黃氏當時階下立，願王聽奴念《金剛》：字有五千四十九，八萬四千點畫行，「如」字起頭「行」字住，「荷擔」兩字在中央。黃氏說經猶未了，閻王殿前放毫光。舉手龍顏真喜悅，放你還魂看世間。黃氏聞知忙便告，願王俯就聽奴言：第一不往屠家去，第二不要染衣行；只願作個善門子，看經念佛過時光。閻王取筆忙判斷，曹州張家轉爲男。他家積有家財廣，缺少墳前拜孝郎。員外夫妻俱修善，姓名四海廣傳揚。吃罷迷魂湯一盞，張家娘子腹懷耽。十月滿足生一子，左肋紅字有兩行：此是看經黃氏女，曾嫁觀水趙令方；此是看經多因果，得爲男子壽延長。張家員外親看見，愛如珍寶喜開顏。「唱」：

〔皂羅袍〕黃氏在張家托化。轉男身，相湊無差。員外見了喜添花。三年就養成人大。年方七歲，聰明秀發。攻書習字，取名俊達。十八歲科舉登黃甲。

却說張俊達十八歲登科應舉，升授曹州南華縣知縣。忽然思憶是他本鄉，到縣中赴任之後，先完王糧國稅，然後理論公廳。差兩個公差：「即去請趙郎令方，我和他說話。」兩個公差不敢怠慢，即到趙家來請令方。「白」：

趙令方，在家中，看經念佛。兩公人，忙唱喏，聽說來因。即時間，忙打扮，來

到縣裡。公廳上，忙施禮，且說家門。張知縣，起身，便令坐下。叙寒溫，分賓主，捧出茶湯。你是我，親夫主，令方姓趙。我是你，前妻子，黃氏之身。你不信，到靜臺，脫衣親見。左肋下，硃砂記，字寫原因。我大女，嬌姑兒，嫁人去了。第二女，伴嬌姐，嫁了曹真。長壽兒，我挂牽，守我墳塋。咱兩個，同騎馬，前到先塋。

知縣同令方兒女五人，到黃氏墳前，開棺見屍，容顏不動。回來做道場七日。令方看《金剛經》，瑞雪紛紛，男女五人，總駕祥雲升天去了。〔臨江仙〕一首爲證：

黃氏看經成正果，同日登極樂。五口盡升天道，善人傳觀音，菩薩來度我。

寶卷已終，佛聖已知，法界有情，同生勝會。南無一乘宗無量義真空妙有金剛般若經。諸佛海會悉遙聞，普使河沙同淨土。伏願經聲佛號，上徹天堂，下透地府：念佛者出離苦海，作惡者永墮沉淪；得悟者諸佛引路，放光明照徹十方。東西下迴光返照，南北處親到家鄉。證無生漂舟到岸，小孩兒得見親娘。入母胎三灾不怕，八十億劫永遠安康。偈曰：

衆等所造諸惡業，自從無始至如今。靈山失散迷真性，一點靈光串四生。

一報天地蓋載恩，二報日月照臨恩。三報皇王水土恩，四報爹娘養育恩。

五報祖師親傳法，六報十類孤魂早超生。摩訶般若波羅密。

薛姑子宣畢卷，已有二更天氣。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茶來，衆人吃了。後孟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幾樣精製菓菜，一坐壺酒來，又炖了一大壺好茶，與大妗子、段大姐、桂姐衆人吃。月娘又教玉簫拿出四盒兒細茶食餅糖之類，與三位師父點茶。李桂姐道：「三位師父宣了這一回卷，也該我唱個曲兒孝順。」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道：「等我先唱。」月娘道：「也罷，郁大姐先唱。」申二姐道：「等姐姐唱了，等我也唱個兒與娘們聽。」桂姐不肯，道：「還是我先唱。」因問月娘：「要聽甚麼？」月娘道：「你唱『更深靜悄』。」當下桂姐送衆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筍，款跨鮫綃，啓朱唇，露皓齒，唱〔月中花〕道：

更深靜悄，把被兒熏了。看看等到月上花梢，靜悄悄全無消耗。敲殘了更鼓，你便纔來到。見我這臉兒不瞧，來跪在奴身邊告。我故意兒焦，他偷眼兒瞧。甫能咬定牙，其實忍不住笑。

又

勤兒推磨，好似飛蛾投火。他將我做啞謎兒包籠，我手裡登時猜破。近新來把不往船兒舵，特故裡搬弄心腸軟，一似酥蜜菜。者麼是誰，休道是我。便做鐵打人，其實強不過。

又

疏狂忒煞，薄情無奈，兩三夜不見你回來。問着他便撒頑不睬，不由人轉尋思權寧耐。他笑吟吟將被兒伸開，半掩着羅幃待。我推綉鞋不去睬。你若是惱的人慌，只教氣得你害。

又

花街柳市，你戀着蜂蝶媒使。我這裡玉潔冰清，你那裡瓜甜蜜柿。恰回來無酒佯裝醉，只顧裡打草驚蛇，到尋我些風流罪。我欲待搗了你面皮，又恐傷了就裡。待要隨順了他，其實受不的你氣。

桂姐唱畢，郁大姐纔要接琵琶，早被申二姐要過去了。挂在胳膊上，先說道：「我唱個十二月兒〔挂真兒〕與大妗子和娘們聽罷。」於是唱道：「正月十五鬧元宵，滿把焚香天地也燒……」一套唱畢，月娘笑道：「慢慢兒的說，左右夜長，盡着你說。」那時大妗子害夜深困的慌，也沒等的郁大姐唱，吃了茶，就先往月娘房內睡去了。須臾唱完，都散歸各房內睡去了。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段大姐便往孟玉樓房中，三位師父便往孫雪娥後邊房裡睡。郁大姐、申二姐與玉簫、小玉在那邊炕屋裡睡。月娘同大妗子在上房內睡。俱不在話下。正是：參橫斗轉三更後，一鉤斜月到紗窗。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裝門面——裝飾外表添光彩。
- (二) 砣貨——猶令人難受的東西。砣，即砣，物雜沙。
- (三) 放着
河水不洗船——比喻趁便做好人，送人情。
- (四) 拿燒餅砌着門——比喻不愁吃喝生活。
- (五) 天疱瘡——即
天花、痘瘡。
- (六) 黃米頭兒——黃米中的大頭秕子，雖大而無用。喻虛有其名，空有架子。
- (七) 虛頭願心
——假許願。
- (八) 促死——同「促死促滅」，即死。係誓言或咒語。
- (九) 架——此處指謊編、捏造。
- (十) 打偏別——就偏偏特別，偏偏不同。

金瓶梅詞話

第七十五回

春梅毀罵申二姐

玉簫愬言潘金蓮

萬里新墳盡少年，修行莫待鬢毛斑。死生事大宜須覺，地獄時常非等閑。
道業未成何所賴，人身一失幾時還。前程黑暗路途險，十二時中自着肩。

此八句單道這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影隨形，如谷應聲。你道打坐參禪，皆成正果，像這愚夫愚婦在家修行的，豈無成道？禮佛者，取佛之德；念佛者，感佛之恩；看經者，明佛之理；坐禪者，踏佛之境；得悟者，正佛之道；非同容易！有多少先作後修，先修後作。有如吳月娘者，雖有此報，平日好善看經，禮佛布施，不應今此身懷六甲而聽此經法。人生貧富、壽夭、賢愚，雖蒙父母受氣成胎中來，還要懷妊之時，有所應召。古人妊娠懷孕，不側坐，不偃卧，不聽淫聲，不視邪色，常玩弄詩書金玉異物，常令瞽者誦古詞，後日生子女，必端正俊美，長大聰慧。此文王胎教之法也。今吳月娘懷孕，不宜令僧尼宣卷，聽其生死輪迴之說，後來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奪舍，日後被其幻化而去，不得承受家緣，蓋可惜哉！正是：前程黑暗路途險，十二時中自着肩。此係後事，表過不

題。

當下後邊聽宣畢《黃氏寶卷》，各回房宿歇。單表潘金蓮在角門邊久站立，忽見西門慶過來，相携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床上，便問：「你怎的不脫衣裳？」那西門慶樓定婦人，笑嘻嘻說道：「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過那邊歇一夜兒去，你拿那淫器包兒來與我。」婦人罵道：「賊牢（一）！你在老娘手裡使巧兒，拿些面子話兒來哄我。我剛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來問我？這個是你早晨和那歪刺骨兩個商定了腔兒，好去和他兩個合窩（二）去，一徑拿我扎筏子。嗔道頭裡不使丫頭，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兒來。小賊歪刺骨，把我當甚麼人兒，在我手內弄刺子！我還是李瓶兒時，教你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裡（三），我不醋了！」西門慶笑道：「那裡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個頭兒，你又說他的那不是！」婦人沉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便去，不許你拿了這包子去。和那歪刺骨弄答的齷齷齷齷的，到明日還要來和我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不與我，使慣了却怎樣的？」纏了半日，婦人把銀托子掠與他，說道：「你要，拿了這個行貨子去。」西門慶道：「與我這個也罷。」一面接的袖了，趑趑着腳兒就往外走。婦人道：「你過來，我問你：莫非你與他停眠整宿，在一鋪兒長遠睡？惹的那兩個丫頭也羞耻。無故只是睡那一回兒，還教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人又叫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吩咐你，慌走怎的？」西門慶道：「又說甚

麼？」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便睡，不許你和他說甚閑話，教他在俺們跟前欺心大膽的。我到明日打聽出來，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裡來，我就把你下截咬下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瑣碎死了！」一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由他去，你管他怎的？婆婆口絮，媳婦耳頑（四），倒沒的教人與你爲冤結仇，誤了咱娘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關上角門，放桌兒擺下棋子。婦人問：「你姥姥睡了？」春梅道：「這咱哩，後邊散了，來到屋裡就睡了。」這裡房中春梅與婦人下棋，不題。

且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內，掀開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綉春炕上吃飯。見了西門慶，慌的跳起身來。西門慶道：「你們吃飯、吃飯。」於是走出明間，李瓶兒影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不一時，只見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裡冷，你往屋裡坐去罷。」這西門慶一把手摸到懷裡，搜過來就親了個嘴，一面走到房中床上面坐了。火爐上炖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如意兒在炕邊烤着火兒站立，問道：「爹，你今日沒酒，外邊散的早？」西門慶道：「我明日還要早往船上拜拜蔡知府去，不是也還坐一回。」如意兒道：「爹，你還吃酒，斟酒與爹吃？還有頭裡後邊送來與娘供養的一桌菜兒、一素兒金華酒。湯飯俺們吃了，酒菜還沒敢動，留有預備，只怕爹用。」西門慶道：「你們吃了罷了。」吩咐：「下飯不要別的，好細巧的拿幾碟兒來。我不吃金華酒。」一面教綉春：「你打了燈籠，往花園藏春塢書房內，還有一罈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斟那個酒我

吃。」那綉春應喏，打着燈籠去了。迎春連忙放桌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你揭開盒子，等我揀兩樣兒與爹下酒。」於是燈下揀了一碟鴨子肉，一碟鴿子雛兒，一碟銀絲鮓，一碟掐的銀苗豆芽菜，一碟黃芽韭和的海蜇，一碟燒臙肉釀腸兒，一碟黃炒的銀魚，一碟春不老炒冬筍，兩眼春福。不一時，擺在桌上，抹得鍾箸乾淨，放在西門慶面前。良久，綉春前邊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意兒斟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嘗了嘗，無比美酒，紅紅的顏色。當下如意兒就挨近在桌上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兒與他下酒。那迎春知局，往後邊廚房內與綉春坐去了。這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教老婆坐在他膝蓋兒上，摟着與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老婆剝菓仁兒，放在他口裡。西門慶一面解開他穿的玉色綉子對衿襖兒鈕扣兒并抹胸兒，露出他白馥馥酥胸，用手揣摸着他奶頭，誇道：「我的兒，你達達不愛你別的，只愛你這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的一般樣兒。我摟着你，就如同摟着他一般！」如意兒笑道：「爹沒的說，還是娘的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兒，也中中兒的紅白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倒白淨肉色兒，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兒。倒是他雪姑娘生的清秀，又白淨，五短身子兒。」又道：「我有句說話兒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正月裡戴。爹與他了罷！」西門慶道：「你没正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頭面箱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也罷，你還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就磕

頭謝了。

兩個吃了半日酒，如意兒道：「爹，你不叫姐來與他一杯酒吃，惹的他不惱麼？」這西門慶便叫迎春，不應。老婆親走到廚房內，說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兒與他，又揀了兩箸菜兒放在酒托兒上，那迎春站在傍邊，一面吃了。老婆道：「你叫綉春姐來吃些兒。」那迎春走去良久，回來說道：「他不吃哩。」迎春向炕上抱他鋪蓋。如意兒問道：「後邊睡去？」迎春道：「我不往後邊，在明間板凳上賣良姜（五）？我與綉春廚房炕上睡去。茶在火上，等爹吃，你自家倒倒罷！」如意兒道：「姐，你去帶上後邊門，等我插去。」那迎春抱了被褥，一直後邊去了。

這老婆陪西門慶吃了一回酒，收拾家伙，點茶與西門慶吃了，插上後門。原來另預備着一床兒鋪蓋，與西門慶睡，都是綾絹被褥，扣花枕頭，在炕上薰的煖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睡，床上睡？」西門慶道：「我在床上睡罷。」如意兒便把鋪蓋抱在床上鋪下，打發西門慶上床解衣，替他脫了靴襪。他便打了水，拿出明間內澡洗了牝，掩上房門，將燈臺拿在床邊一張小桌兒上擺放。然後，他方脫了衣褲上床，鑽入被窩裡與西門慶相摟相抱，并枕而卧。婦人用手捏弄他那話兒，上邊束着托子，爭擰跳腦，又喜又怕，兩個口吐丁香，交接在一處。西門慶見他仰卧在被窩內，脫的精赤條條，恐怕凍着他，取過他的抹胸兒替他蓋着胸膛上，兩手執其兩足，極力抽提。老婆氣喘吁吁，被他合

得面如火熱。又道：「這裋腰子（六），還是娘在時與我的。」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不
打緊處。到明日，鋪子裡拿半個紅緞子，與你做小衣兒穿，再做雙紅緞子睡鞋兒穿在脚
上，好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爹與了我，等我閑着做。」西門慶道：「我又要忘
了，你今年多少年紀？你姓甚麼？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
熊，叫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年三十二歲。」西門慶道：「我原來還大你一
歲。」一壁幹着，一面口中呼叫他：「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伏侍我。等明日你大娘生
了孩兒，你好生看奶着。你若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
就頂你娘的窩兒，你心下如何？」老婆道：「奴男子漢已是沒了，娘家又没人，奴情願一
心只伏侍爹。再有甚麼二心，就死了不出爹這門。若爹可憐見，可知好哩！」這西門慶見
他言語兒投着機會，心中越發喜歡，揸着他雪白的兩隻腿兒，——穿着一雙綠羅扣花鞋
兒——只顧沒稜露腦，兩個擁幹抽提。抽提的老婆在下無般不叫出來，嬌聲怯怯，星眼濛
濛。良久，却令他馬伏在下，直舒雙足，西門慶披着紅綾被，騎在他身上，投那話入牝
中。燈光下兩手按着他雪白的屁股只顧擁打，口中叫：「章四兒，你好生叫着親達達。休
要住了，我丟與你罷！」那婦人在下舉股相就，真個口中顫聲柔語，呼叫不絕。足頑了一
個時辰，西門慶方纔精泄。良久拽出塵柄來，老婆取帕兒替他搽拭，摟着睡到五更鷄叫時
分方醒。老婆又替他吮啞。西門慶告他說：「你五娘怎的替我啞，半夜怕我害冷，連尿也

不教我下來溺，都替我嘍了。」老婆道：「不打緊，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這西門慶真個把胞膈尿都溺在老婆口內。當下兩個旖旎溫存，萬千囉喏，合搗了一夜。

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巾盆，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西門慶到前邊，吩咐玳安：「早教兩名排軍，把捲棚正面放的流金八仙鼎，寫帖兒抬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明白，討回帖來。」又教陳經濟封了一疋金緞，一疋色緞，教琴童氈包內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新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粥，月娘問他：「應二哥那裡，俺們莫不都去？也留一個兒在家裡看家，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妗子做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你的是一方兜肚，一個金墜兒，五錢銀子。他四個每人都是二錢銀子，一方手帕，都去走走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妗子，就是一般。我已許下應二，都往他家去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住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裡不自在，俺姐不在，家中没人，改日正月間來住兩日兒罷。」拜辭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個茶食盒子，與桂姐一兩銀子，吃了茶，打發出門。

西門慶纔穿上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兒來報：「荆都監老爹來拜。」西門慶即出迎接，至廳上叙禮。荆都監穿着補服員領，戴着暖耳，腰繫金帶，叩拜堂上，道「久違欠恭、高轉失賀」之意。西門慶道：「多承厚贖，尚未奉賀！」叙畢契闊之情，分賓主坐

下。左右獻上茶湯，荆都監便道：「良騎俟候何往？」西門慶道：「京中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錢龍野、黃泰宇都借學生這裡作東，請他一飯。蒙他昨日具拜帖與我，我豈可不回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荆都監道：「正是。小弟有一事來奉瀆兄：巡按宋公過年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膽恃愛。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我這裡，等我抵面和他說，又好些。」這荆都監連忙下坐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多承盛情，啣結難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喚椽房寫字的取出，荆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河左衛指揮僉事荆忠，年三十二歲，係山後檀州人。由祖役軍功累升本衛左所正千戶。從某年由武舉中式，歷升今職，管理濟州兵馬。」歷年餘文一一開載明白。西門慶看畢，荆都監又向袖中取出禮物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笑留。」西門慶見上面寫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個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交何在？」荆都監道：「不然，縱然四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瀆。」推阻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說道：「學生暫且收下。」一面接了，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回報。」茶湯兩換，荆都監拜謝起身去了。西門慶吩咐平安：「我不在，有甚人來拜望，帖兒接下。休往

那去了，派下四名排軍把門。」說畢就上馬，琴童跟隨，拜蔡知府去了。

却說玉簫早晨打發西門慶出門，走到金蓮房中，說：「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坐？晚夕衆人聽薛姑子宣《黃氏女卷》，坐到那早晚。落後二娘管茶，三娘房裡又拿將酒菜來，都聽桂姐、申二姐賽唱曲兒。到有三更時分，俺們纔睡。俺娘好不說五娘哩！五娘聽見爹前邊散了，往屋裡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往他屋裡走走兒，把攔的爹恁緊。三娘道：『沒的羞人子刺刺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幾房兒，隨他串去！』」金蓮道：「我待說就没好口，合瞎了他的眼來！昨日你道他在我屋裡睡來麼？」玉簫道：「前邊老大，通娘屋裡，六娘又死了，爹却往誰屋裡去？」金蓮道：「鷄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七）。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這玉簫又說：「俺娘怎的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落後爹送鑰匙到房裡，娘說了爹幾句好的：『李大姐死了，嗔俺分散他的丫頭！——多少時兒！像你把他心愛的皮襖拿了與人穿，就没話兒說了。』」爹說：「他現沒皮襖穿。」娘說：「他怎的沒皮襖？放着皮襖他不穿，坐名兒只要他這件皮襖。早是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你敢指望他的！」」金蓮道：「沒的那扯秘淡！有了一個漢子做主兒罷了，你是我婆婆，你管着我？我把攔他？我拿繩子拴着他腿兒不成！把攔他一回兒罷了，偏有那些秘聲浪氣（八）的！」玉簫道：「我來對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說出我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俺娘收拾穿戴頭面哩。今日要留下雪娥在家與大妗子做伴兒，

俺爹不肯，都封下人情，五個人都教去哩。娘也快些收拾了罷！」說畢，玉簫後邊去了。

這金蓮向鏡臺前搽胭抹粉，插花戴翠。又使春梅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嗔換孝，都教穿淺淡色衣服。」這五個婦人會定了，都是白鬚髻，珠子箍兒，用翠藍銷金綾汗巾兒搭着，頭上珠翠堆滿；銀紅織金緞子對衿襖兒，藍緞子裙兒。惟吳月娘戴着白縐紗金梁冠兒，海獺卧兔兒，珠子箍兒，胡珠環子，上穿着沉香色遍地金妝花補子襖兒，紗綠遍地金裙。一頂大轎，四頂小轎，排軍喝路，轎內安放銅火踏（九）。王經、棋童、來安三個跟隨，拜辭了吳大妗子、三位師父、潘姥姥，逕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

却說前邊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晚夕吃酒的那一桌菜，安排停當，還有一壺金華酒，向罈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午間請了潘姥姥、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四五個做一處。吃到中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只說申二姐會唱的好（挂真兒），沒個人往後邊去，便叫他來到，好歹教他唱個（挂真兒）咱們聽。」迎春纔待使綉春叫去，只見春鴻走來，向着火，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原來今日沒跟了轎子去？」春鴻道：「爹派下教王經去了，留我在家裡看家。」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不是凍的，還不尋到這屋裡來烘火。」因叫迎春：「你篩半甌子酒與他吃。」吩咐：「你吃了，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你就說，我要他唱個兒與姥姥聽。」那春鴻連忙把酒吃了，一直走到後邊。不想申

二姐伴着大妗子、大姐、三個姑子、玉簫都在上房裡坐的，正吃芫荽芝麻茶（十）哩。忽見春鴻掀簾子進來，叫道：「申二姐，你來。俺大姑娘前邊叫你唱個兒與他聽去哩。」這申二姐道：「你大姑娘在這裡，又有個大姑娘出來了？」春鴻道：「是俺前邊春梅姑娘那裡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也來叫的我？有郁大姐在那裡也是一般。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子道：「也罷，申二姐你去走走再來。」那申二姐坐住了，不動身。

春鴻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說：「我叫他，他不來哩，都在上房坐着哩！」春梅道：「你說我叫他，他就來了。」春鴻道：「我說你叫他來：『前邊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道：『大姑娘在這裡，那裡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春梅姑娘他從幾時來，也來叫我？我不得閑，在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奶奶倒說：『你去走走再來。』他不肯來哩。」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三尸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遍了雙腮，衆人攔阻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裡，指着申二姐一頓大罵道：「你怎麼對着小廝說我，那裡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稀罕他，也敢來叫我！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俺們在那毛裡夾着來，是你抬舉起來？如今從新鑽出來了！你無非只是個走千家門、萬家戶賊狗攬的瞎淫婦！你來俺家，纔走了多少時兒，就敢恁量視人家？你會曉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唱？左右是那幾句東溝犁、西溝耙，油嘴狗舌，不上紙筆

的那胡歌淫詞，就拿班做勢起來！真個就來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見過多少，稀罕你這個兒？韓道國那淫婦家興你，俺這裡不興你！你就學與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趁早兒去——賈媽媽與我離門離戶！」那大妗子攔阻說道：「快休要舒口（十二）。把這申二姐罵的睁睜的，敢怒而不敢言，說道：「耶嚶嚶！這位大姐怎的恁般粗魯性兒？就是剛纔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曾說甚歹話，怎就這般潑口言語瀉出來！此處不留人，也有留人處。」春梅越發惱了，罵道：「賊台遍街搗遍巷的瞎淫婦！你家有恁好大姐，比是有恁性氣，不該出來往人家求衣食，唱與人家聽。趁早兒與我走，再也不要來了！」申二姐道：「我沒的賴在你家？」春梅道：「賴在我家？教小廝把鬢毛都擗光了你的！」大妗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恁樣兒的！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這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下炕來，拜辭了大妗子，收拾衣裳包子，也等不的轎子來，央及大妗子使平安對過叫將畫童兒來，領他往韓道國家去了。春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妗子看着大姐和玉簫說道：「他敢前邊吃了酒進來？不然如何恁冲言冲語的，罵的我也不好看的了。你教他慢慢收拾了去就是了，立逼着攆他去了，又不叫小廝領他。十分水深人不過（十二），却怎樣兒的？却不急了人！」玉簫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來。」

却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狠的，向衆人說道：「乞我把賊瞎淫婦一頓罵，立攆了去了。若不是大妗子勸着我，臉上與這賊瞎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他還不知道我是誰哩，叫

着他張兒致兒，拿班做勢兒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株，忌口些！郁大姐在這裡，你却罵瞎淫婦人。」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幾年，——先前他還不知怎樣的，——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個人兒來？教他唱個兒他就唱，那裡像這賊瞎淫婦大膽？不道的會那等腔兒！他再記的甚麼成樣的套數，還不知怎的拿班兒（十三）！左來右去，只是那幾句（山坡羊）、（瑣南枝），油裡滑言語，上過甚麼臺盤兒也怎的，我纔乍聽這個曲兒也怎的！我見他心裡就要把郁大姐撐下來一般！」郁大姐道：「可不是的！昨日晚夕大娘多教我唱小曲兒，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他要唱。大娘說：『郁大姐，你教他先唱，你後唱罷！』」郁大姐又道：「大姑娘，你休怪他。他原不知道咱家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好容易！」春梅道：「我剛纔不罵的你？你覆韓道國老婆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不怕他！」潘姥姥道：「我的姐姐，你没要緊，氣的恁樣兒的！」如意兒道：「等我傾杯兒酒，與大姐消消惱。」迎春道：「我這女兒，有惱就是氣。」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個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琵琶來，說道：「等我唱個『鶯鶯鬧卧房』（山坡羊）兒，與姥姥和大姑娘聽罷。」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那迎春拿起杯兒酒來，望着春梅道：「罷罷，我的姐姐，你着氣就是惱了，胡亂且吃你媽媽這鍾酒兒罷。」那春梅忍不住笑罵迎春，說道：「怪小淫婦兒，你又做起我媽來了！」又說道：「郁大姐，休唱（山坡羊），你唱個（江兒水），俺們聽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

琵琶唱：

花容月貌，減盡了花容月貌，重門常是掩。正東風料峭，細雨連纖，落紅千萬點。香盡懶重添，針兒怕待拈。瘦體茁茁，鬼病恹恹，俺將這舊恩情重檢點。愁壓損兩眉翠尖。空惹的張郎憎厭，這些時對鶯花不捲簾。

槐陰庭院，靜悄悄槐陰庭院，芭蕉新乍展。見鶯黃對對，蝶粉翩翩，情人天樣遠。高柳噪新蟬，清波戲彩鴛。行過闌前，坐近池邊，則聽得是誰家唱採蓮。急攘攘愁懷萬千。拈起柄香羅紈扇，上寫〔阮郎歸〕詞半篇。

炎蒸天氣，挨過了炎蒸天氣，新涼入綉幃。怪燈花相照，月色相隨，影伶仃訴與誰。征雁向南飛，雁歸人未歸。想像腰圍，做就寒衣，又不知他在那裡貪戀着，并無個真實信息。倩一行人捎寄，只恐怕路迢遙衣到遲。

梅花相問，幾遍把梅花相問，新來瘦幾分。笑香消容貌，玉減精神，比花枝先瘦損。翠被懶重溫，爐香夜夜薰。着意溫存，斷夢勞魂，這些時睡不安眠不穩。枕兒冷燈兒又昏。獨自個向誰評論，百般的放不下心上的人。

這裡彈唱吃酒不題。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來，下馬，平安就稟：「今日有衙門裡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爹明日早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曆日；荆都監老爹差了家人送了一口鮮豬，一罈豆酒，又是四封銀子。姐夫收下

了，沒敢與他回帖兒，等爹來打發。晚上他家人還來見爹說話哩。只胡老爹家與了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是喬親家爹送帖兒，明日請爹吃酒。」玳安兒又拿宋御史回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賞了小的并抬盒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曆日。」西門慶叫了陳經濟來問了，四包銀子，已交到後邊去了。

西門慶走到廳上，春鴻連忙報與春梅衆人，說道：「爹來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怪小蠻囚兒，爹來家隨他來去，管俺們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這邊來。」衆人打夥兒吃酒頑笑，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妗子、三個姑子都往這邊屋裡坐的。玉簫向前與他接了衣裳，坐下，放桌兒打發他吃飯。教來興兒定桌席：三十日與宋巡按擺酒，與巡撫侯爺送行；初一日宰猪羊，家中祭祀還願心的；初三日請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爺衆位吃慶官酒。吩咐已了，玉簫在傍，「請問爹，你吃酒，放桌兒篩甚麼酒你吃？」西門慶道：「有菜兒擺上來。有剛纔荆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嚐嚐，看好不好吃。」只見來安兒來家回話，玉簫連忙便使他提酒來。打破泥頭，傾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呷了一呷，碧靛般清，其味深長。西門慶令：「斟來我吃。」須臾，擺上菜來，西門慶在房中吃酒不題。

却說來安同排軍拿了兩個燈籠，晚夕接了月娘來家。月娘便穿着銀鼠皮襖，藕合緞襖兒，翠藍裙兒；李嬌兒等都是貂鼠皮襖，白綾襖兒，紫丁香色織金裙子。原來月娘見金蓮

穿着李瓶兒皮襖，把金蓮舊皮襖與了孫雪娥穿了。都到上房拜了西門慶，惟雪娥與西門慶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都過那邊屋裡去了，拜大妗子、三個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說：「應二嫂見俺們都去，好不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二娘，也有十來位堂客，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廝兒。原來他房裡春花兒比舊時黑瘦了好些，只剩下個大驢臉一般的，也不自在哩！那時節亂的他家裡大小不安，本等没人手。臨來時，應二哥與俺們磕頭，謝了又謝，多多上覆你：多謝重禮。」西門慶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個沒鼻子、沒眼兒？是鬼兒，出來見不的人？」西門慶道：「那奴才，撒把黑豆只好教豬拱罷！」月娘道：「我就聽不上你恁說嘴。只你家的好，拿掇的出來，見的人！」那王經在傍立着，說道：「俺應二爹見娘們去，先頭上不敢出來見，躲在下邊房裡，打窗戶眼兒望前瞧。被小的看見了，說道：『你老人家沒廉耻，平白瞧甚麼？』他趕着小的打。」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實抹他一臉粉！」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廝便要胡說！他幾時瞧來？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誰見他個影兒？只臨來時，才與俺們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

月娘起身過這邊屋裡，拜大妗子并三個師父。西門大姐與玉簫衆丫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衆人都不做聲。玉簫說：「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

「他怎的不等我來，先就家去？」大妗子隱瞞不住，把春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罷了，這丫頭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麼的？怪不的俺家主子也沒那正主子，奴才也沒個規矩，成甚麼道理！」望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兒，慣的通沒些摺兒！」金蓮在傍笑着說道：「也沒見這個瞎拽磨的。風不搖，樹不動，你走千家門、萬家戶，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叫你，唱個兒也不失了和氣，誰教他拿班兒做勢的？他不罵的他，嫌腥！」月娘道：「你倒且是會說話兒的！合理都像這等，好人歹人都乞他罵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了？」金蓮道：「莫不爲瞎淫婦打他幾棍兒？」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的把臉通紅了，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鄰親戚，都教他罵遍了罷！」於是起身，走過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麼的？」月娘道：「情知是誰，你家使的好規矩的大姐，如此這般，把申二姐罵的去了！」對西門慶說了一遍。西門慶笑道：「誰教他不唱與他聽來？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廝送一兩銀子補伏（十四）他，也是一般。」玉簫道：「申二姐盒子還在這裡，沒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便說道：「不說叫將他來噴喝他兩句，虧你還雌着嘴兒，不知笑的是甚麼！」玉樓、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都先歸去房裡。西門慶只顧吃酒。

良久，月娘進裡間內脫衣裳、摘頭，便問玉簫：「這箱上四包銀子，是那裡的？」西門慶說：「是荆都監送來幹事的二百兩銀子。明日要央宋巡按圖幹升轉。」玉簫道：「頭

裡姐夫送進來，我放在箱子上，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收進櫃裡去哩。」玉簫一面安放在厨櫃中，不題。

金蓮在那邊屋裡，只顧坐的，等着西門慶一答兒往前邊去，——今日晚夕要吃薛姑子符藥，與他交媾，圖壬子日好生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掀着簾兒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的你，我先去也！」西門慶道：「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邊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我還和你說話哩！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是強汗世界（十五），巴巴走來我這屋裡硬來叫他！沒廉耻的貨！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因說西門慶：「你這賊皮搭（十六）行貨子，怪不的人說你！一視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便好。就吃他在前邊攔住了！從東京來，通影邊兒不進後邊歇一夜兒，教人怎麼不惱你？冷竈着一把兒，熱竈着一把兒纔好。通教他把攔住了！我便罷了，不和你一般見識，別人他肯讓的過？口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裡有幾分惱！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裡，通一日甚麼兒沒吃。不知是掉了口冷氣，只害心淒惡心！來家，應二嫂遞了兩鍾酒都吐了。你還不往他屋裡瞧他瞧去？」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他心裡不自在？」吩咐：「收了家伙罷，我不吃酒了。」

於是走到玉樓房中。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摘去首飾，渾衣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蘭香便蕪煤炭在地。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心裡怎麼的來？」

對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聲不言，只顧嘔吐。被西門慶一面扶起他來，與他坐的。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裡怎麼？你告訴我。」婦人道：「我害心淒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生去！」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纔上房對我說，我纔曉的。」婦人道：「可知你不曉的。俺們不是你老婆，你疼心愛的去了！」西門慶於是摟過粉頂來，就親個嘴，就道：「怪油嘴，就奚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炖好苦艷茶兒來，與你娘吃。」蘭香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茶上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兒邊吃。婦人道：「拿來等我自家吃。會那等喬劬勞（十七），旋蒸熱賣兒（十八）的，誰這裡爭你哩！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裡來走一走兒。也有這大娘，平白你說他，爭出來，鼓包氣（十九）！」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事，心不得個閑。」婦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閑，可知有心愛的扯落（二十）着你哩！把俺們這僻時（二一）的貨兒，都打到贅字號聽題（二三）去了，後十年挂在你那心裡！」見西門慶嘴搵着他香腮，便道：「吃的那爛酒氣，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人一日黃湯辣水兒（二三）誰嚙嚙着來，那裏有甚麼神思，且和你兩個纏！」西門慶道：「你没吃甚麼兒？叫丫頭拿飯來咱們吃，我也還沒吃飯哩。」婦人道：「你没的說。人這裡淒疼的了不得，且吃飯？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你不吃，我不敢吃了，咱兩個收拾睡去罷。明日早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婦人道：「由他去，請甚麼任醫官、李醫官，教劉婆子來，吃他服藥也好了。」

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內撲撒（二四）撲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一會揣骨捏病，手到病除。」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甚麼病？」西門慶忽然想起道：「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清心蠟丸，那藥用酒兒吃下極好。」即使蘭香：「問你大娘要，在上房磁罐兒內盛着。就拿素兒帶些酒來。」玉樓道：「休要酒，俺這屋裡有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西門慶看見篩熱了酒，剥去蠟，裡面露出金丸來，看着玉樓吃下去。西門慶因令蘭香：「趁着酒，你篩一鍾兒來，我也吃了藥罷。」被玉樓瞅了一眼，說道：「就休那汗邪你！要吃藥，往別人房裡去吃。你這裡且做甚麼哩，却這等胡作做！你見我不死，來攛掇上路兒（二五）來了？緊教人疼的魂兒也沒了，還要那等掇弄（二六）人！虧你也下般的，誰耐煩和你兩個只顧涎纏！」西門慶笑道：「罷罷，我的兒，我不吃藥了，咱兩個睡罷。」

那婦人一面吃畢藥，與西門慶兩個解衣上床同寢。西門慶在被窩內，替他手撲撒着酥胸，揣摸香乳，一手摟其粉項，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了。」因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兌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宋御史擺酒，初一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人都請了罷。受了人家多少人情禮物，只顧挨着，也不是事。」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廝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

姐，教他管去。也該教他管管兒。却是他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雕佛眼兒便難，等我管！」西門慶道：「你聽那小淫婦兒，他勉強，着緊處他就慌了。一發擺過這幾席酒兒，你交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哥，誰養的你恁乖？還說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見出你那心裡來了。擺過酒兒交與他，俺們是合死的？像這清早晨，待梳個頭，小廝你來我去，秤銀子換錢，把氣也掏乾了！饒費了心，那個道個是怎的？」西門慶樓着道：「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說着，一面慢慢擱起這一隻腿兒，跨在胳膊上，樓抱在懷裡。揞着他白生生的小腿兒，穿着大紅綾子的綉鞋兒，說道：「我的兒，你達不愛你別的，只愛你這兩隻白腿兒。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也沒你這兩隻腿兒柔嫩可愛。」婦人道：「好個說嘴的貨！誰信你那綿花嘴兒？可兒的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沒有來。愁好的沒有？也要千取萬。不說俺們皮肉兒粗糙，你拿左話兒來右說着哩！」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有句謊，就死了我！」婦人道：「怪行貨子，沒要緊賭甚麼誓！」這西門慶說着，把那話帶上銀托子，插放入他牝中。婦人道：「我說你行行就下道兒來了。」便道：「且住，賊小肉兒不知替我拿下了不曾。」遂伸手向床褥子底下摸出絹子來，預備着抹搽。因摸見銀托子，說道：「從多咱三不知就帶上這行貨子了，還不趁早除下來哩。」那西門慶那裡肯依。抱定他一隻腿在懷裡，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須臾淫水浸出，往來有聲，如狗舔糰子一般。婦人一面用絹抹之，隨抹隨出，口內不住的作柔顫聲，叫他：

「達達，你省可往裡去。奴這兩日好不腰酸，下邊流白漿子出來。」西門慶道：「我到明日，問任醫官討服暖藥來你吃，就好了。」

不說兩個在床上歡娛頑耍，單表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罵的哭泣，又不容他坐轎子去，旋央及大妗子對過叫畫童兒送他到韓道國家去。大妗子道：「本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魯，饒我那等說着，還槍戳（二七）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潑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玉道：「他們五個在前頭吃酒兒來。」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生生把個丫頭慣的恁沒大沒小、上頭上臉的，還嗔人說哩！到明日，不管好歹，人都乞他罵了去罷！要俺們在屋裡做甚麼？一個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戶，教他傳出去好聽？敢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麼管出來的亂世，不知那個是主子，那個是奴才。不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們不長俊一般，成個甚麼道理！」大妗子道：「隨他去罷。他姑夫不言語，好惹氣？」當夜無話，歸到房中。

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這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了，又誤了壬子日期，心中甚是不悅。次日老早使來安叫了頂轎子，把潘姥姥打發往家去了。

吳月娘早晨起來，三個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個一盒茶食，與了五錢銀子。又許下薛姑子正月裡庵裡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麪細米素食，與

他齋僧供佛。因擺下茶，在上房內管待，同大妗子一處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那蠟丸，心口內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纔好了。」叫小玉：「往前邊請潘姥姥和五娘來吃點心。」玉簫道：「小玉在後邊蒸點心哩，我去請罷。」於是一直走到前邊金蓮房中，便問：「姥姥怎的不見？後邊請姥姥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今日早晨我打發他家去了。」玉簫說：「怎的不說聲，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住的人心淡，只顧住着怎的？也住了這幾日了。他家中丟着孩子，也沒人看。我教他家去了。」玉簫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個甜醬瓜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人家收着罷。」於是遞與秋菊，放在抽替內。這玉簫便向金蓮說道：「昨日晚夕五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對着爹好不說五娘強汗世界，與爹兩個合穿着一條褲子，沒廉耻，怎的把攔着爹在前邊，不放後邊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裡歇了一夜。又對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怎的說五娘慣着春梅沒規矩，毀罵申二姐。爹到明日，還要送一兩銀子與申二姐遮羞。」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這金蓮聽記在心。玉簫先來回月娘說：「姥姥起早往家去了，五娘便來也。」月娘便望着大妗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日使性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就打發他娘去了。我猜，姐姐管情又不知心裡安排着要起甚麼水頭兒（二八）哩！」

當下月娘只知屋裡說話，不防金蓮暗走到明間簾下聽覷多時了，猛可開言說道：「可

是大娘說的，我打發了他家去，我好把攔漢子！」月娘道：「是我說來！你如今怎麼的？我本等一個漢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通不來後邊傍個影兒！原來只他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妗子問了聲：『李桂姐住了一日兒，如何就家去了？他姐夫因為甚麼惱他？』教我還說：『誰知爲甚麼惱他。』你便就撐着頭兒說：『別人不知道，只我曉的。』你成日守着他，怎麼不曉的？」金蓮道：「他不往我那屋裡去，我成日莫不拿豬毛繩子（二九）套他去不成？那個浪的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慌？你昨日，怎的他在屋裡坐好好兒的，你恰似強汗世界一般，掀着簾子，硬入來叫他前邊去，是怎麼說？漢子項天立地，吃辛受苦，犯了甚麼罪來，你拿豬毛繩子套他？賤不識高低的貨，俺們倒不言語，只顧趕人不得趕上（三十）！」一個皮襖兒，你悄悄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挂口兒也不來後邊題一聲兒！都是這等起來，俺們在這屋裡放水鴨兒（三一）？就是孤老院裡，也有個甲頭（三二）！一個使的丫頭，和他貓鼠同眠，慣的有些摺兒！不管好歹，就罵人。倒說着你，嘴頭子不伏個燒埋（三三）！」金蓮道：「是我的丫頭也怎的？你們打不是？我也在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莫不只爲我要皮襖開門來？也拿了幾件衣裳與人，那個你怎的就不說來？丫頭便是我慣了他，我也浪了！圖漢子喜歡。像這等的却是誰浪？」吳月娘乞他這兩句觸在心上，便紫漲了雙腮，說道：「這個是我浪了！隨你怎的

說，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是趁來的老婆（三四）！那沒廉耻趁漢精便浪，俺們真材實料不浪。」被吳大妗子在跟前攔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口！」饒勸着，那月娘口裡話紛紛發出來，說道：「你害殺了一個，只少我了！」孟玉樓道：「耶嚶，耶嚶！大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着俺們，一捧打着好幾個人。也沒見這六姐，你讓大姐一句兒也罷了，只顧拌起嘴來了！」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廝罵沒好口。不爭你姊妹們嚷開，俺們親戚在這裡住着也羞。姑娘，你不依我，想是嗔我在這裡。叫轎子來我家去罷！」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妗子。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面就打滾，打臉上自家打幾個嘴巴，頭上鬚髻都撞落一邊，放聲大哭叫起來，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甚麼！你家漢子說條念款說將來，我趁將你家來了？比是恁的，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了我休書，我去就是了！你趕人不得趕上！」月娘道：「你看，就是個潑腳子貨！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你看他嘴頭子就像淮洪一般，他還打滾兒賴人！莫不等的漢子來家，好老婆把我別變（三五）了就是了！你放恁個刁兒，那個怕你麼？」那金蓮道：「你是真材實料的，誰敢別變你！」月娘越發大怒，說道：「我不真材實料，我敢在這屋裡養下漢來！」金蓮道：「你不養下漢，誰養下漢來？你就拿主兒來與我！」玉樓見兩個拌的越發不好起來，一面拉起金蓮，「往前邊去罷！」却說道：「你恁的怪刺刺的，大家都省口些罷了，只顧亂起來。左右是兩句話，教他三位師父笑話！你起來，我

送你前邊去罷。」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玉樓和玉簫一齊扯起來，送他前邊去了。

大娘子便勸住月娘，又說道：「姑娘，你身上又不方便，好惹氣？分明沒要緊。你姊妹們歡歡喜喜，俺們在這裡住着有光。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個勸，却怎樣兒的？」那三個姑子見嚷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了盒子，告辭月娘衆人，起來道問訊。月娘道：「三位師父，休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誰家竈內無烟？心頭一點無明火，些兒觸着便生烟。大家儘讓些就罷了！佛法上不說的好：冷心不動一孤舟，淨埽靈臺正好修；若還繩慢鎖頭鬆（三六），就是萬個金剛也降不住。爲人只把這心猿意馬牢拴住了，成佛作祖，都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多有打攪。菩薩好好兒的，我回去也。」一面打了兩個問訊。月娘連忙還萬福，說道：「空過師父，多多有慢。另日着人送齋襯去。」即叫大姐：「你和你二娘送送三位師父出去，看狗。」於是打發三個姑子出門。

月娘陪大娘子衆人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的我兩隻胳膊都軟了，手冰冷的。從早晨吃了口清茶，還汪在心裡。」大娘子道：「姑娘，我這等勸你少攬氣，你不依我。你又是臨月的身子，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子，早是你在這裡住着，又是我和他合氣？如今犯夜倒拿住巡更的（三七）。我倒容了人，人倒不肯容我。一個漢子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丫頭通同作弊，在前頭幹的那無所不爲的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女婦人家，通把個廉耻也不顧！他燈臺不照自己，還張着嘴兒說人浪。想着有那一個在，成日和

那一個合氣，對着俺們千也說那一個的不是，他就是清淨姑姑兒了！單管兩頭和番，曲心矯肚（三八），人面獸心，行說的話兒就不承認了，賭的那誓唬人子。我洗着眼兒看着他，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兒死哩！早是剛纔你們看着，擺着茶兒，還好意等他娘來吃。誰知他三不知的就打發的去了。就安排着要壞的心兒，悄悄兒走來這裡聽。聽怎的？那個怕你不成！待等那漢子來輕學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玉道：「俺們都在屋裡守着爐臺站着，不知五娘幾時走來，在明間內坐着，也不聽見他脚步兒響。」孫雪娥道：「他單爲行鬼路兒，脚上只穿氈底鞋，你可知聽不見他脚步兒響！想着起頭兒一來時，該和我合了多少氣，背地打夥兒嚼說我，教爹打我那兩頓。娘還說我和他偏爭好鬪的！」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還要活埋我哩。你剛纔不見他那等撞頭打滾撒潑兒，一徑使你爹來家知道，管就把我翻倒底下！」李嬌兒笑道：「大娘沒的說，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條尾的狐狸精！把好的乞他弄死了，且稀罕我能有多少骨頭肉兒？你在俺家這幾年，雖是個院中人，不像他久慣牢頭。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硬來我屋裡叫漢子：『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的你，先去。』恰似只他一個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中不惱，他從東京來了，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個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裡走走兒去。十個指頭都放在你口內却也罷了？」大妗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兒的，不貪此事，隨他去罷！不爭你爲衆好，與人爲怨結仇。」勸了一回，玉簫安排上飯來，也

不吃，說道：「我這回好頭疼，心口內有些惡泛泛（三九）的上來。」教玉簫：「那邊炕上放下枕頭，我且躺躺去。」吩咐李嬌兒：「你們陪大妗子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吩咐裝一盒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

却說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到了午牌時分纔來家。正值荆都監家人討回帖，西門慶道：「多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還把那禮扛將回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人道：「家老爹沒吩咐，教小的怎敢將回去？放在老爹這裡，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既恁說，你多上覆，我知道了。」拿回帖，又賞家人一兩銀子。因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了半日，白不答應。問丫鬟，都不敢說。走到前邊金蓮房裡，見婦人蓬頭撒腦，拿着個枕頭睡，問着又不言語，更不知怎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荆都監家人去了。走到孟玉樓房中間，玉樓隱瞞不住，只得把月娘和金蓮早晨嚷鬧合氣之事，具說一遍。

這西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來，說道：「你恁緊自己身上不方便，理那小淫婦兒做甚麼？平白和他合甚麼氣？」月娘道：「你看說話哩！我和他合氣？是我偏爭好鬪尋趁他來？他來尋趁將我來！你問衆人不是？早晨好意擺下茶兒，請他娘來吃，他便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走來後邊撐着頭兒和我兩個嚷。自家打滾撞頭，鬚髻踩扁了，皇帝上位的叫（四十），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若不是衆人拉勸着，是也打成一塊。他平白欺負慣了人，他心裡也要把我降伏下來！行動就說，你家漢子說條念款念將我來了，打

發了我罷，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話兒出來，他就是十句頂不下來，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麼骨禿肉兒拌的他過，專會那潑皮賴肉的？氣的我身子軟癱兒熱化！甚麼孩子、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內只是發脹，肚子往下懸墜着疼，頭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剛纔桶子上坐了這一回，又不下來。若下來了，乾淨了我這身子，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鬼（四一）！到半夜尋一條繩子，等我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往後沒的又像李瓶兒，乞他害死了罷！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大晦氣。」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越聽了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摟抱在懷裡，說道：「我的好姐姐，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般見識。他識甚麼高低香臭，沒的氣了你到值了多的！我往前邊罵這賊小淫婦兒去！」月娘道：「你還敢罵他，他還要拿豬毛繩子套你哩！」西門慶道：「你教他說！惱了我，吃我一頓好脚。」因問月娘：「你如今心內怎麼的？吃了些甚麼兒沒有？」月娘道：「誰嘗着些甚麼兒？大清早晨，纔拿起茶，等着他娘來吃，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如今心內只發脹，肚子往下懸墜着疼，腦袋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恁半日還沒搗過來！」西門慶聽了，只顧跌脚，說道：「可怎樣兒好！快着小厮去請了那任醫官來，看了討藥去。天晚了，他趕不進門來了。」月娘道：「平不答請甚麼任醫官？隨他去，有命活，沒命教他死，纔趁了人的心！甚麼好的老婆，是牆上泥坯，去了一層有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正就是了！恁個聰明的人兒，當不的家？」西門慶道：「你也耐煩，把那小淫婦

兒只當臭屎一般丟着他，理他怎的？你如今不請任後溪來看你看，一時氣裹住了這胎氣，弄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麼了？」月娘道：「這等，叫劉婆子來瞧瞧，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剝兩針，由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沒的說。那劉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產？叫小廝騎馬，快請任醫官來看。」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

那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往門外請那任老爹。緊等着，一答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裡廝守着月娘，禁張（四二）丫頭連忙熬粥兒。拿上來，勸他吃粥兒，又不吃。等到后晌時分，琴童空回來了，說：「任老爹在府裡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咱這裡請，明日也不消咱這裡人去，任老爹早就來了。」月娘見喬大户一替兩替來請，便道：「太醫已是明日來了。你往喬親家那裡去罷。這日晚了，你不去，惹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去了，誰看你？」月娘笑道：「你看唬的那腔兒！你去，我不妨事。等我消一回兒，慢慢圍圍着起來，與大妗子坐的、吃飯。你慌的是些甚麼？」西門慶令玉簫：「快請你大妗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大姐在那裡？教他唱與娘聽。」玉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這咱哩！」西門慶道：「誰教他去來？留他再住兩日兒也罷了。」趕着玉簫踢了兩脚。月娘道：「他見你家反宅亂要去的，管他腿事！」玉簫道：「正經罵申二姐的倒不踢！」

那西門慶只做不聽見，一面穿了衣裳，往喬大户家吃酒去了。未到起更時分就來家，

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妗子、玉樓、李嬌兒四人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忙走後邊去了。西門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麼？」月娘道：「大妗子陪了我吃了兩口粥兒，心口內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不打緊，明日任後溪來看，吃他兩服藥，散散氣，安安胎，就好了。」月娘道：「我那等樣教你休叫他，你又叫他！白眉赤眼，教人家漢子來做甚麼？你明日看，我就不出去！」因問：「喬親家請你做甚麼？」西門慶道：「他說我從東京來了，要與我坐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的，請我那裡說甚麼話。落後邀過朱臺官來陪我。我熱着你，心裡不自在，吃了幾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個說嘴的貨，我聽不上你這巧語花言。可兒就是熱着我來？我是那活佛出現，也不放在你那心左（四三）；就死了，纔不值個破沙鍋片子！」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甚麼話？」西門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要趁着新例，上三十兩銀子納個義官。銀子也封下了，教我對胡府尹說。我說不打緊，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曆日，我還不曾回他禮。等我送禮時，捎個帖子與他，問他討一張義官劄付來與你就是了。他不肯。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如今央這裡分上討討兒，免上下使用，也省十來兩銀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他討討兒罷。你没拿他銀子來？」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過來，還要買份禮來，我止住他了。到明日咱備一口豬，一罈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睡了一夜。

到次日，宋巡按擺酒，後廳筵席治酒，裝定菓品。大清早晨，本府出票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員伶官、四名伴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答應。西門慶吩咐前廳儀門裡東廂房那裡聽候，中廳西廂房與海鹽子弟做戲房。只見任醫官從早晨就騎馬來了。西門慶忙迎到廳上陪坐，道連日闊懷之事。任醫官道：「昨日盛使到，學生該班，至晚纔來家，見尊票，今日不俟駕而來。敢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大賤內偶然有些失調，請後溪一診。」須臾茶至，吃了茶，任醫官道：「昨日聞得明川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菲才備員而已，何賀之有？」吃畢茶，琴童收下盞托去。西門慶吩咐：「後邊對你大娘說，任老爹來了，明間內收拾。」這琴童應諾，到後邊。大妗子、李嬌兒、孟玉樓都在房內，見琴童來說：「任醫官進來，爹吩咐教收拾明間裡坐。」月娘坐着不動身，說道：「我說不要請他。平白教將人家漢子睁着活眼，把手捏腕的，不知做甚麼！教劉媽媽子來，吃兩服藥由他好了，好這等的搖鈴打鼓敲着哩，好與人家漢子喂眼。」玉樓道：「大娘，這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去，却怎樣的？莫不回了人去不成？」大妗子又在傍邊勸着說：「姑娘，你教他看看你這脉息，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爲甚起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分理氣血，安安胎氣。你不教他看，依着你就請了劉婆子來，他曉的甚麼病源脉理？一時耽擱怎了！」月娘方動身梳頭兒，戴上冠兒。玉簫拿了鏡子，孟玉樓跳上炕去，替他拿抿子掠後鬢；李嬌兒替他勒鈿兒，孫雪娥預備拿衣裳。月娘頭上止

撇着六根金頭簪兒，戴上卧兔兒；也不搽臉，薄施胭粉，淡掃蛾眉；耳邊帶着兩個金丁香兒，正面關着一件金蟾蜍分心；上穿白綾對衿襖兒，下着柳黃寬襖挑綉裙子；襯着凌波羅襪，尖尖趂趂一副金蓮；裙邊紫錦香囊、黃銅鑰匙，雙垂綉帶。正是：羅浮仙子臨凡世，月殿嬋娟出畫堂。

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賊牢——罵人語。即「賊牢拉」，牢拉，將犯人屍體從牢洞中拉出來。
(二) 白窩——性交。窩，指女陰。
(三) 雀兒不在那窩兒裡——雀去窩空，比喻李瓶兒已死。
(四) 婆婆口絮，媳婦耳頑——多說令人嫌煩。絮，絮叨，嘮叨。
(五) 賣良姜——「良姜」諧音「涼僵」。意為受冷挨凍。
(六) 拄腰子——婦女護腹肚，束胸腰的小衣。
(七) 鷄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喻暗有去處。
(八) 秘聲浪氣——罵人語。對女性的言語，腔調表示厭惡不滿。又作「秘聲類氣」、「秘聲浪類」。
(九) 銅火踏——一種取暖脚具，形制類似後世脚爐。
(十) 芫荽芝麻茶——芫荽，又名「葷荽」、「胡荽」，俗稱「香菜」，以此與芝麻一起入茶，氣香令人口爽。
(十一) 舒口——開口、張口。
(十二) 十分水深人不過——水太深，人就過不去。比喻不要太過分，給人過不去。
(十三) 拿班兒——擺架子。
(十四) 補伏——補償，安撫。
(十五) 強汗世界——強汗，即強悍。強汗世界，強行霸道的世界。
(十六) 賊皮搭——厚臉皮，不在乎的樣子。
(十七) 喬劬勞——假殷勤。
(十八) 旋蒸熱賣兒——現蒸現賣，比喻臨時親熱，裝模作樣。
(十九) 鼓包氣——腮幫子鼓着，滿臉不願意的樣子。

子。北方話叫咀谷都，四邑話叫鼓包氣。(二十) 扯落——猶扯牢，拖住。(二一) 僻時——背時，不走運。

(二二) 聽題——即聽提。本謂犯人聽候提審發落。這裡指老老實實聽從擺布的地位。(二三) 黃湯辣水——

泛指湯水。(二四) 撲撒——按一定方向揉搓，撫弄。(二五) 攪掇上路兒——此指催促上死路。(二六)

掇弄——此處指行淫。(二七) 檜戳——形容言語尖銳、激烈。(二八) 水頭兒——猶風波。(二九) 猪

毛繩子——女性陰毛的諱語。(三十) 趕人不得趕上——意謂不要逼人太緊，欺人太甚。(三一) 放水鴨兒

——水鴨是野生的，不是家養的。此謂不加管束。(三二) 甲頭——頭目。(三三) 不伏燒埋——猶不服罪，

不認輸。(三四) 趁來的老婆——主動追逐男人來的老婆。趁，追逐。(三五) 別變——別同驚，即屈。指貶

斥、作踐。(三六) 繩慢鎖頭鬆——比喻約束不住(欲念)。(三七) 犯夜倒拿住巡更的——喻上下、是非顛

倒。犯夜，夜行犯規者。(三八) 曲心矯肚——奸惡狡詐。(三九) 惡泛泛——惡心狀。(四十) 皇帝上

位的叫——形容撒潑時呼天搶地狀。(四一) 帶累肚子鬼——意為拖累肚中孩子的鬼。(四二) 禁張——緊張

督促。(四三) 心左——心旁，心邊。

第七十六回

孟玉樓解慍吳月娘

西門慶斥逐溫葵軒

動靜謀爲要三思，莫將煩惱自招之。人生世上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了一遍。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進任醫官，到上房明間內坐下。見正面灑金軟壁，兩邊安放春凳，地平上鋪着氈毯，安放火盆。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五短身材，團面皮兒，黃白淨兒；模樣兒不肥不瘦，身體兒不短不長；兩道春山月鉤，一雙鳳眼纖長；春筍露甄妃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望上道個萬福。慌的任醫官躲在傍邊，屈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一椅坐下。琴童安放桌兒綿裯，月娘向袖口邊伸玉腕，露青葱，教任醫官診脉。良久診完，月娘又道個萬福，抽身回房去了。

房中小廝拿出茶來，吃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稟的氣血弱，尺脉來的又浮澀，雖有胎氣，有些榮衛失調（一），易生嗔怒，又動了肝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腕有些阻滯，作惡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

脹，胳膊發麻，肚腹往下墜，背疼腰酸，吃飲食無味。」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後溪說，房下如今現懷臨月身孕，因着氣惱，不能運轉，滯在胸膈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吩咐，學生無不用心！此去就奉過藥來，清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痛之劑，老夫人服過，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胎氣好生安一安。」任醫官道：「一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多囑，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冷，望乞有暖宮丸藥見賜來。」任醫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悉言：「巡按宋公連兩司官員，請巡撫侯石泉老先生，在舍下擺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心中駭然尊敬西門慶，在門前揖讓上馬，禮法比尋常不同，倍加敬重。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即使琴童拿盒兒騎馬討藥去。

李嬌兒、孟玉樓衆人都在月娘屋裡裝定菓盒，搽抹銀器，便說：「大娘，你頭裡還出不去，怎麼知道你心中如此這般病！」月娘道：「甚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可是他說的：不知那淫婦他怎麼的行動管着俺們，你是我婆婆？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漢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兒哩！他不討了他口裡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們攛掇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隨他，死教他死去！常言道：

一鷄死，一鷄鳴，新來鷄兒打鳴忒好聽。我死了，把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嚷，纔拔了蘿蔔地皮寬！」玉樓道：「大娘，耶嚟耶嚟！那裡有此話？俺們就代他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有的不知好歹，行事兒有些勉強，恰似咬群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没心的行貨子。大娘你若惱他，可是錯惱了。」月娘道：「他是比你没心？他一團兒心哩。他怎的會悄悄聽人兒，行動拿話兒譏諷着人說話？」玉樓道：「罷了！娘，你是個當家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却怎樣兒的？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小人。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看把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如今像大娘心裡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裡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屋裡拿猪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喜歡那一個，只喜歡那個。誰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浪了！」玉樓道：「罷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等我教他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趁着他大妗子在這裡，你們兩個笑開了罷。你不然教他爹兩下裡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裡去，又怕你惱；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邊恁擺酒，俺們都在這定菓盒，忙的了不得，落得他在屋裡這會躲猾兒悄靜兒，俺們也饒不過他。大妗子，我說的是不是？」大妗子道：「姑娘，也罷，他三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教他姑夫也難，兩下裡都不好行走的。」那月娘通一聲也不言語。

這孟玉樓抽身就往前走。月娘道：「孟三姐，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猪毛繩子套了他來。」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玉樓說：「六姐，你怎的裝憨兒？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擺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走走兒，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纔如此這般，俺們對大娘說了，勸了他這一回。你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裡，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與他下個禮，賠個不是兒罷！你我既在檐底下，怎敢不低頭？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話，只顧使性兒到幾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你去與他賠個不是兒，天大事都了了。不然，你不教他爹兩下裡爲難。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金蓮道：「耶嚶耶嚶！我拿甚麼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趁來的露水兒，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脚指頭兒也比不的！」玉樓道：「你由他說不是！我昨日不說的，一捧打三四個人。那就我嫁了你的漢子，也不是趁將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只恁就跟你往你家來來？砍一枝，損百株；免死狐悲，物傷其類。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惱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凡事看上顧下，留些兒防後纔好！不管蝗蟲螞蚱，一例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俺們臉上就沒些血兒（二）！一切來往都罷了，你不去却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唇不離腮，還在一處兒！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後邊去。」那潘金蓮見他這般說，尋思了半日，忍

氣吞聲，鏡臺前拿過抵鏡，只抵了頭，戴上髻髻，穿上衣裳，同玉樓逕到後邊上房內。

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大娘，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識好歹，冲撞親家。高抬貴手，將就他罷，饒過這一遭兒。到明日再無禮，犯到親家手裡，隨親家打，我老身却不敢說了！」那潘金蓮插燭也似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跳起來趕着玉樓打道：「汗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衆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抖毛兒（三）打起老娘來了！」大娘子道：「這個你姊妹們笑開，恁歡喜歡喜却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聒聒的你們，大家廝抬廝敬（四），儘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雖好，還要綠葉兒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說他？」金蓮道：「娘是個天，俺們是個地。娘容了俺們，俺們骨禿杈着心裡（五）！」玉樓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兒，你這回兒也打你一面口袋了。」便道：「休要說嘴，俺們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兒。」這金蓮便洗手剔甲，在炕上與玉樓裝定菓盒，不在話下。

那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竈上整理菜蔬。厨役又在前邊大厨房內，烹炮蒸煮，燒錦纏羊，割獻花豬。

琴童討將藥來，西門慶看了藥帖，吩咐把丸藥送到玉樓房中，煎藥與月娘。月娘便問

玉樓：「你也討藥來？」玉樓道：「還是前日那根兒，下首裡只是有些怪疼。我教他爹對任醫官說，捎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裡管下寒的事！」

按下後邊，却說前廳。宋御史先到了，看了桌席。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史又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早是我正要奉送公祖，猶恐見却，豈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

茶罷，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略可否而答之。次問其有司官員，西門慶道：「卑職只知其本府胡正尹，民望素著，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說。」宋御史問道：「守御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為人却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還不如濟州荆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兼備。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監荆忠？執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也要乞望公祖情盼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鎧，現任本衛右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管修義倉，例該升擢指揮，亦望公祖提拔，實卑職之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但俾他加升本等職級，我還保舉他現任管事。」這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荆都監并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辦吏典收執，吩咐：「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

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門慶又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那書吏如同印板刻在心上，不在話下。

正說話間，前廳鼓樂響。左右來報：「兩個老爹都到了。」慌的西門慶即出迎接，到廳上叙禮。這宋御史慢慢纔走出花園角門。衆官見畢禮數，觀看筵席：正中擺設大插桌一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簇盤，大飯、五牲、菓品甚是齊整，周圍桌席甚豐盛，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資誠爲不足。四泉看我的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補奉。」西門慶道：「豈有此理。」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奉上茶來，衆官都說：「侯老先生那裡，已各人差官邀去了。還在都府衙未起身哩！」兩邊伴長樂工，鼓樂笙笛簫管方響，在二門裡伺候的鐵桶相似。

看看等到午後時分，只見一疋報馬來到，說：「侯爺來了！」這裡兩邊鼓樂一齊響起，衆官都出大門前迎接，宋御史在二門裡相候。不一時，藍旗馬過盡，侯巡撫穿大紅孔雀，戴貂鼠暖耳，渾金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衆官迎接進來。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雲白豸員領，犀角帶，相讓而入。到於大廳上，叙畢禮數。各官廷參畢，然後與西門慶拜見。宋御史道：「此是主人西門千兵，現在此間理刑，亦是蔡老先生門下。」這侯巡撫即令左右官吏拿雙紅「友生侯蒙」單拜帖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雙手接了，吩咐家人捧上去。一面參拜畢，寬衣上坐。衆官兩傍僉坐，宋御史居主位。捧畢茶，階下動起樂來。宋

御史把盞遞酒，簪花，捧上尺頭，隨即拾下桌席來，裝在盒內，差官吏送到公廳去了。然後上坐，獻湯飯，厨役上來割獻花猪，俱不必細說。先是教坊間吊上隊舞回數，都是官司新錦綉衣裝，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纔是海鹽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關目揭帖。侯公吩咐搬演《裴晉公還帶記》。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纏羊。端的花簇錦攢，吹彈歌舞，簫韶盈耳，金貂滿座。有詩爲證：

華堂非霧亦非烟，歌過行雲酒滿筵。不但紅娥垂玉珮，果然綠鬢插金蟬。

侯巡撫只坐到日西時分，酒過數巡，歌唱兩摺下來，令左右拿下來五兩銀子，分賞厨役、茶酒、樂工、脚下人等，就穿衣起身。衆官俱送出大門，看着上轎而去。回來，宋御史與衆官辭謝西門慶，亦告辭而歸。

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了。因見天色尚早，吩咐把桌席休動，教厨役上來攢整菜蔬肴饌，一面使小厮請吳大舅來，并溫秀才、應伯爵、傅夥計、甘夥計、賁地傳、陳經濟來坐，聽唱。拿下兩桌酒饌肴品，打發海鹽子弟吃了。等的人來，教他唱《四節記》「冬景韓熙載夜宴陶學士」。抬出梅花來放在兩邊桌上，賞梅飲酒。原來那日賁四、來興兒管厨，陳經濟管酒，傅夥計、甘夥計看管家伙，聽見西門慶請，都來傍邊坐的。不一時，溫秀才過來，作揖坐下。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與西門慶聲喏：「前日空過衆位嫂子，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賊天殺的狗才！你打窗戶眼兒內偷瞧的

你娘們好！」伯爵道：「你休聽人胡說，豈有此理？我想來也沒人，……」指王經道：「就是你這賊狗骨禿兒，乾淨來家就學舌！我到明日把你這小狗骨禿兒肉也咬了。」說畢，吃了茶。

吳大舅要到後邊，西門慶陪下來，向吳大舅如此這般說：「我今對宋大巡替大舅說了說那個，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了。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子，連荆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說下，到明日類本之時，自有意思。」吳大舅聽見，滿心歡喜，連忙與西門慶聲喏：「多累姐夫費心！」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兄。他說既是令親，我一定見過分上。」於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妗子說道：「你往家去罷了！家没人，如何只顧不回去了？」大妗子道：「三姑娘留下，教我過了初三日，初四日家去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了。」說畢，月娘留他坐，不坐。來到前邊，安排上酒來飲酒。當下吳大舅、二舅、應伯爵、溫秀才上坐，西門慶主位，傅夥計、甘夥計、賁地傳、陳經濟兩邊打橫，共五張桌兒。下邊戲子鑼鼓響動，搬演「韓熙載夜宴、郵亭佳遇」。

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裡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這西門慶隨即下席，到東角門首見喬通。喬通道：「爹說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援例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過與胡大尹，

他就與了割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甚麼？你還拿回去。」一面吩咐玳安教厨下拿了酒飯點心，在書房內管待喬通，打發去了。

話休饒舌，當日唱了「郵亭」兩摺，約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收了家伙，進入月娘房來。月娘正與大妗子在炕上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連忙往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因向月娘說：「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他許下嘉他，除加升一級，還教他現任管事，就是指揮僉事。我剛纔已對你哥說了，他好不喜歡。只在年終就題本，有旨意下來。」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個窮衛家官兒，那裡有二三百兩銀子使？」西門慶道：「誰問他要一白文錢兒？我就對宋御史說，是我妻兒。他親口既許下，無有個不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幹，我不管你。」西門慶便問玉簫：「替你娘煎了藥？拿來我瞧，打發你娘吃了罷。」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吃。」

那西門慶纔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去？是往前頭去，趁早兒不要去，他頭裡與我賠了不是了，只少你與他賠不是去哩！」西門慶道：「我不往他屋裡去。」月娘道：「你不往那屋裡去，往誰屋裡去？那前頭媳婦子跟前，也省可去。惹的他昨日對着大妗子好不拿話兒砸我，說我縱容着你，要他圖你喜歡哩！你又恁沒廉耻的！」西門慶道：「你理那小淫婦兒怎的！」月娘道：「你只依我，今日偏不要往前邊去，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裡。你往下邊李嬌姐房裡睡去。隨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你了。」這西門

慶見恁說，無法可處，只得往李嬌兒房裡歇了一夜。

到次日，臘月初一日，早往衙門中去，同何千戶發牌升廳畫卯，發放公文一早晨纔來家。又打點禮物猪酒，并三十兩銀子，差玳安往東平府送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禮物，即時封過割付來。西門慶在家請了陰陽徐先生，廳上擺設猪羊酒菓，燒紙還願心畢，打發徐先生去了。因見玳安到了，看了回帖，已封過割付來，上面用着許多印信，填寫「喬洪本府義官」名目。一面使玳安送兩盒胙肉與喬大户家，就請喬大户來吃酒，與他割付瞧。又分送與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每人都是一盒，俱不在話下。一面又發帖兒，初三日請周守禦、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何千戶、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户、王三官兒，共十位客，叫一起雜耍樂工，四個唱的。

那日孟玉樓在月娘房內攢了帳，遞與西門慶，就交付與金蓮管理，使用銀錢他不管了。因問月娘道：「大娘，你昨日吃了藥兒，可好些？」月娘道：「怪不的人說怪浪肉！平白教人家漢子捏了捏手，今日好了，頭也不疼，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你原來只少他一捏兒！」連大娘子也笑了。西門慶拿了攢的帳來，又問月娘。月娘道：「該那個管，你交與那個就是了，來問我怎的？誰肯，讓的誰。」這西門慶方纔兌了三十兩銀子，三十吊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

良久，喬大户到了，西門慶陪他廳上坐的，如此這般，拿胡府尹剗付與他看。看見上寫「義官喬洪」名字，「援例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儲。」滿心歡喜，連忙向西門慶打恭致謝：「多累親家費心，容當叩謝。」叫喬通「好生送到家去。」因說：「明日若親家見招，在下有此冠帶，就敢來陪坐也不妨。」西門慶道：「初三日，親家好歹早些下降。」一面吃畢茶，吩咐琴童：「西廂房書房裡放桌兒，親家請那裡坐，還暖些。」到書房，地爐內籠着火。西門慶與喬大户對面坐下，因告訴昨日巡按兩司請侯老之事，說「侯老甚喜。明日起身，少不的俺同僚們都送郊外回。」

纔抹桌兒收拾放菜兒，只見應伯爵到了。斂了幾分人情，叫應寶用盒兒拿來，交與西門慶說：「此列位奉賀哥的分資。」西門慶打開觀看，裡面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常時節、白來創、李智、黃四、杜三哥，共十分人情。西門慶道：「我的這邊，還有舍親吳二舅、沈姨夫，門外任醫官、花大哥，并三個夥計，溫葵軒，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後邊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大舅來，陪你喬親家爹坐。」因問：「溫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溫師父不在家，從早晨望朋友去了。」

不一時，吳大舅來到，連陳經濟五人共坐，把酒來斟。桌上擺列許多熱下飯、湯碗，無非是豬蹄羊頭燒爛煎燂，鷄魚鵝鴨添換之類。飲酒中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喬親家恭

喜的事：「今日已領下義官劄付來了。容日我這裡備禮寫文軸，咱們從府中迎賀迎賀。」喬大戶道：「惶恐！甚大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曆日來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帖、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伯爵道：「新曆日俺們不曾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與喬大戶、吳大舅、伯爵三人分了。伯爵看了看：開年改了重和元年，該閏正月。

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飲酒。至晚，喬大戶先告家去。西門慶陪吳大舅坐到起更時分方散。吩咐伴當：「早伺候備馬，邀你何老爹到我這裡，起身同往郊外送侯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安、春鴻兩個跟大娘轎往夏家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

那婦人未及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雲，花容不整，朱粉懶施，渾衣兒歪在床上。房內燈兒也不點，靜悄悄的。西門慶進來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床內，叫着，只不做聲。西門慶便坐在床上，問道：「怪油嘴，你怎的恁個腔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拉起他來，說道：「你如何悻悻的？」那婦人便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住紛紛的香腮上滾下淚來。那西門慶就是鐵石人，也把心來軟了，連忙一隻手摟着他脖子說：「怪油嘴，好好兒的，平白你兩個合甚麼氣？」問他一聲兒，那婦人半日方回言說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白尋起個不是，對着人罵我是攔漢精趁漢精，趁了你來了！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誰教你又來我這屋裡做甚麼？你守着他去就是了，省的我把

攔着你。說你來家，只在我這屋裡纏！早是肉身聽着，你這幾夜只在我這屋裡睡來？白眉赤眼兒，你嚼舌根！一件皮襖，也說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是你的奴才丫頭？莫不往你屋裡與你磕頭去？爲這小肉兒罵了那賊瞎淫婦，也說不管。偏有那些聲氣的！你是個男子漢，若是有張主的，一拳拄定（六），那裡有這些閑言悵語（七）？怪不的俺們自輕自賤。常言道：賤裡買來賤裡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趁將你家來，與你家做小老婆不氣長！自古人善得人欺，馬善得人騎，便是如此。你看昨日，生怕氣了他，在屋裡守着的是誰？請太醫的是誰？在跟前擻撥侍奉的是誰？苦惱俺們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裡也沒個人兒來瞅問！這個就見出那人的心來了！還教含着那眼淚兒，走到後邊，與他賠個不是！」說着，那桃花臉上止不住又滾下珍珠兒，倒在西門慶懷裡嗚嗚咽咽，哭的摔鼻涕、彈眼淚。西門慶一面摟抱着，勸道：「罷麼，我的兒！我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省這一句兒就罷了。你教我說誰的是？昨日要來看你，他說我來與你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睡了一夜。雖然我和人睡，一片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麼，我也見出你那心來了。一味在我面上虛情假意，到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他如今現替你懷着孩子，俺們一根草兒，拿甚麼比他！」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親了個嘴道：「怪油嘴，休要胡說！」

只見秋菊拿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才，好乾淨兒！如何教他拿茶？」因問：「春梅怎的不見？」婦人道：「你還問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游氣兒，那屋裡躺着不

是？帶今日，三四日沒吃點湯水兒了，一心只要尋死在那裡。說他大娘對着人罵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四日了。」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婦人道：「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瞧去不是！」

這西門慶慌過這邊屋裡，只見春梅容妝不整，雲髻斜歪，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怪小油嘴，你怎的不起？」叫着，他，只不做聲，推睡。被西門慶雙關抱將起來。那春梅從酪子裡（八）伸腰，一個鯉魚打挺，險些兒沒把西門慶掃了一跤，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住不倒。春梅道：「達達，放開了手。你又來理論俺們這奴才做甚麼？也沾辱了你這兩隻手！」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罷了，只顧使起性兒來了。說你這兩日沒吃飯？」春梅道：「吃飯不吃飯，你管他怎的？左右是奴才貨兒，死便隨他死了罷！我做奴才，一來也沒幹壞了甚麼事，并没教主子罵我一句兒，攬我一下兒。做甚麼爲這合遍街、搗遍巷的賊瞎淫婦，教大娘這等罵我，嗔俺娘不管我！莫不爲瞎淫婦扯倒打我五板兒？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來便罷，若來，你看我指與他，一頓好的不罵！原來送了這瞎淫婦來，就是個禍根！」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誰曉的爲他合起氣來了。」春梅道：「他若肯放和氣些，我好意罵他？他小量人家！」西門慶道：「我來這裡，你還不倒鍾茶兒我吃？那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王屠，連毛吃豬？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這裡，還教我倒甚麼茶！」西門慶道：「怪小油嘴兒，誰

教你不吃些甚麼兒！」因說道：「咱們往那邊屋裡去，我也還沒吃飯哩。教秋菊後邊取菜兒，篩酒，烤菓餡餅兒，炊鮮湯，咱們吃。」於是不由分說，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吩咐秋菊：「拿盒子後邊取吃飯的菜兒去。」不一時，拿了一方盒菜蔬：一碗燒豬頭，一碗炖爛羊肉，一碗熬鷄，一碗煎燂鮮魚，和白米飯四碗；吃酒的菜蔬：海蜇、豆芽菜、肉鮓、蝦米之類。西門慶吩咐春梅，把肉鮓打上幾個鷄旦，加上酸筍、韭菜，和上一大碗香噴噴餛飩湯來。放下桌兒，擺下，一面盛飯來，又烤了一盒菓餡餅兒。西門慶和金蓮并肩而坐，春梅在傍邊隨着同吃。三個你一杯，我一杯，吃了一更方散。就睡到次日。

西門慶早起，約會何千戶來到，吃了頭腦酒起身，同往郊外送侯巡撫去了。吳月娘這裡先送了禮去，然後打扮，坐大轎，排軍喝道，來安、春鴻跟隨，往夏指揮家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在話下。

玳安、王經在家，只見午後時分，有縣前賣茶的王媽媽，領着何九，來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在家？」玳安道：「王奶奶，何老人家，稀行！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來這裡走走？」王婆子道：「沒勾當怎好來惹門惹戶（九）？今日不因老九因爲他兄弟的事，敬來央煩老爹，老身還不來哩。」玳安道：「老爹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站站，等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入不多時，出來說道：「俺五娘請你老人家進去哩。」王婆道：「我敢進去？你引我引兒，只怕有狗。」那玳安引他進入花園金蓮

房門首，掀開簾子，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着卧兔兒，穿着一身錦緞衣裳，搽抹的如粉妝玉琢，正在房中炕上，脚登着爐臺兒坐的嗑瓜子兒。房中帳懸錦綉，床設縷金，玩器爭輝，箱奩耀日。進去不免下禮。慌的婦人答禮，說道：「老王，免了罷。」那婆子見畢禮，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你？」王婆子道：「老身可心中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問：「添了哥哥不曾？」婦人道：「有倒好了。小產過兩遍，白不存。」又問：「你兒子有了親事？」王婆道：「還不曾與他尋。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年多，家中胡亂積賺了些，小本經紀買個驢兒，胡亂磨些麪兒，賣來度日。慢慢替他尋一個兒與他。」因問：「老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爹今日往門外與撫按官送行去了。他大娘也不在家。有甚話說？」王婆道：「老九有椿事，央及老身來對老爹說。他兄弟何十，乞賊攀着，現拿在提刑院老爹手裡問。攀他是窩主，本等與他無干。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等賊若指攀，只不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明日買禮來重謝老爹。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遞與婦人。婦人看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爹來家，我與他瞧。」婆子道：「老九在前邊伺候着哩，明日教他來討話罷。」婦人一面叫秋菊看茶來。須臾，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吃了。那婆子坐着說道：「娘子，你這般受福够了！」婦人道：「甚麼够了，不惹氣便好！成日歐氣不了在這裡。」那婆子道：「我的奶奶，你飯來張口，水來濕手。這等插金帶銀，呼奴使婢，又惹甚麼氣？」婦人道：「常言道說得好，三窩兩塊，大

婦小妻。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着就抹着（十），如何沒些氣兒？」婆子道：「好奶奶，你比那個不聰明？趁着老爹這等好時月，你受用到那裡是那裡！」說道：「我明日使他來討話罷。」於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王，你多坐回去不是？」那婆子道：「難爲老九只顧等我，不坐罷，改日再來看你。」那婦人也不留他留兒，就放出他來了。到了門首，又叮嚀玳安。玳安道：「你老人家去，我知道。等俺爹來家，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話罷。」於是和王婆一路去了。

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西門慶到金蓮房看了帖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稟我。」一面又令陳經濟發初三日請人帖兒。瞞着春梅，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并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對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教他休惱。」那王六兒笑嘻嘻接了，說：「他不敢惱。多上覆爹娘，冲撞他春梅姑娘！」俱不在言表。

至晚，月娘來家，穿着銀鼠皮襖，遍地金襖兒，錦藍裙，坐大轎，打着兩個燈籠，到家先拜見大妗子，衆人然後相見。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道了萬福。當下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好不喜歡，多謝重禮。今日也有許多親鄰堂客。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送來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雇車搬取家小，上京去也。說了又說：好歹教賁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賁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出挑了，好個身段兒！嗔道他傍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瞧我。我也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

他——改換了名字，叫做瑞雲——『過來與你西門奶奶磕頭。』他纔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個頭。我與了他兩枝金花兒。如今夏大人娘子好不喜歡抬舉他，也不把他當房裡人，只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裡，怎麼容得！不罵奴才、撒椒末兒（十一），又肯抬舉他？」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磬說嘴的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姐兒！」那西門慶笑了，說道：「他借了賁四押家小去，我纔鋪子教誰看？」月娘道：「關兩日也罷了。」西門慶道：「關兩日阻了買賣。近年節，綉絹絨綫銷正快，如何關閉了鋪子？到明日等再處。」說畢，月娘進裡間脫衣裳摘頭，走到那邊房內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一夜，早往衙門中去了。

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如此這般：「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就開出你兄弟來放了。你往衙門首伺候。」這何九聽言，滿心歡喜，一直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到衙門裡坐廳，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板，打的順腿鮮血迸流。把何十開出來放了，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世上有如此不公事？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吃刀柳樹上暴。有詩爲證：

宋朝氣運已將終，執掌提刑忒不公。畢竟難逃天地眼，那堪激濁與揚清。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個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齊香兒，日頭向午就來了，都拿着衣裳包兒，齊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大妗子衆人磕了頭。月娘在上房擺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與大妗子、月娘衆人聽，忽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進房來。四個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一齊與西門慶插燭也似磕了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的衙門中這咱纔來？」西門慶告訴：「今日問理好幾樁事情。」因望着金蓮說：「昨日王媽媽來說何九那兄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強盜還攀扯他，教我每人打了二十，夾了一夾，拿了門外寺裡一個和尚頂缺，明日做文書送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奸情事，丈母養女婿的。那女婿年小，不上三十多歲，名喚宋得，原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宗女婿（十二）。落後親丈母死了，娶了個後丈母周氏。不上一年，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他這女婿常時言笑自若，漸漸在家嚷的人知道，住不牢。一日，送他這丈母往鄉裡娘家去，周氏便向宋得說：『你我本没事，枉耽其名。今日在此山野空地，咱兩個成其夫妻罷！』這宋得就把周氏奸訖一度。以後娘家回還，遂通奸不絕。後因爲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鄰，纔首告官。今日取了供招，都一日送過去了。這一到東平府，奸妻之母，係總麻之親（十三），兩個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糟的。問他個死罪也不多！你穿着青衣抱黑柱，一句話就把主子弄了！」西門慶道：「也吃我把奴才拶了幾拶子好的。爲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完，喪了兩個人性命！」月娘道：

「大不正，則小不敬。母狗不掉尾，公狗不上身！大凡還是女婦人心邪，若是那正氣的，誰敢犯他？」連四個唱的都笑道：「娘說的是。就是俺裡邊唱的，接了孤老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說畢，擺飯與西門慶吃了。

忽聽前廳鼓樂響，荆都監老爹來了。西門慶連忙冠帶出迎，接至廳上叙禮，謝其厚賜，分賓主坐下。茶罷，如此這般告說：「宋巡按收了說帖，已面慨許，執事恭喜必然在邇。」荆都監聽了，又轉身下座作揖致謝：「老翁費心，提携之力，銘刻難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薦言一二，宋公必有主意。」談話間，忽報劉、薛二內相到，鼓樂迎接進來。西門慶降階相讓入廳，兩個叙禮。二位內相皆穿青縲絨蟒衣，寶石繅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禦到了，一處叙話。荆都監又向周守禦說：「四泉厚情，昨日宋公在尊府擺酒與侯公送行，曾稱頌公之才猷，宋公已留神於中，高轉在即。」周守禦亦欠身致謝不盡。落後張團練、何千戶、王三官、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户陸續都到了。喬大户冠帶，青衣四個伴當跟隨。進門見畢諸公，與西門慶拜了四拜。衆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舍親家在本府援例，新受恩榮義官之職。」周守禦道：「四泉令親，吾輩亦當奉賀。」喬大户道：「蒙列位老爹盛情，豈敢動勞！」說畢，各分次序坐下。遍座遞上一道茶畢，然後收拾上座。錦屏前玳筵羅列，畫堂內寶玩爭輝，階前動一派笙歌，席上堆滿盤異菓。良久，遞酒安席畢，各家僮僕上來接去衣服，歸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上來坐。

西門慶道：「尋常罷了，今日在舍，權借一日陪諸公上座。」王三官迫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了。須臾上罷湯飯，厨役上來割道燒鵝，獻小割。下邊教坊回數隊舞吊畢，撮弄雜耍百戲院本之後，四個唱的慢慢纔上來，拜見過了。個個粉妝花貌，人人珠翠仙裳，銀箏玉阮放嬌聲，倚翠偎紅頻笑語。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散盡黃金只此身。寄語富兒休暴殄，儉如良藥可醫貧。

不說當日劉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作歡，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個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個唱的去。臨去，見西門慶在廳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吩咐鄭愛月兒：「你明日就拉了李桂姐兩個，還來唱一日。」那鄭愛月兒就知今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笑道：「爹，你兵馬司倒了牆，賊走了（十四）！」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鄭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冤家怪物！」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纔好。若有那怪攬刀子的，俺們不來。」說畢，磕了頭，揚長去了。西門慶看着收了家伙，上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一宿晚景題過。

次日早往衙門，送問那兩起人犯過東平府去。回來家中擺酒，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任醫官、溫秀才、應伯爵并會中人，李智、黃四、杜三哥并家中二個夥計，十二張桌兒。席間止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三個粉頭遞酒，李銘、吳

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遞酒中間，忽平安來報：「雲二叔新襲了職，來拜爹，送禮來。」西門慶聽言，連忙道：「有請。」只見雲離守穿着青紵絲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後邊伴當抬着禮物，先遞上揭帖與西門慶觀看，上寫：「新襲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離守頓首百拜。謹具土儀：貂鼠十個，海魚一尾，蝦米一包，臘鵝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簾二架，少申芹敬。」西門慶即令左右收了，連忙致謝。雲離守道：「在昨日纔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爹。」於是磕頭，四雙八拜，說道：「蒙老爹莫大之恩，些少土儀，表意而已。」然後又與眾人叙禮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桌坐了。連忙安下鍾箸，下了湯飯，腳下人俱打發攢盤酒肉。因問起發喪替職之事，這雲離守一一叙言：蒙兵部余爺憐其家兄在鎮病亡，祖職不動，還與了個本衛現任僉書。西門慶歡喜道：「恭喜，恭喜！容日一定來賀。」當日眾人席上每位奉陪一杯，又令三個唱的奉酒，須臾把雲離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綫兒提的一般，起來坐下；又鬪李桂姐和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這個罵他怪門神，白臉子，少根基的貨！那個罵他是醜冤家，怪物勞（十五），朱八戒坐在冷鋪裡。伯爵罵道：「我把你這兩個女又十撇！鴉胡石影子布兒朵朵雲兒，丁口惡心（十六）。」不說當日酒筵笑聲，花攢錦簇，觥籌交錯，要頑至二更時分方纔席散。打發三個唱的去，西門慶歸上房宿歇。

到次日起來遲，正在上房擺粥吃了，穿衣要拜雲離守。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在前邊

請爹說話。」西門慶就知因爲夏龍溪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廳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家小往京裡去，不久就回。小人稟問過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叙其闊別，謝其早晚看顧家下，又借賁四携送家小之事。因說道：「他既央你，你怎的不去？」因問：「幾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兒叫了小人去，吩咐初六日家小準上車起身。小人也得月半纔回來。」說畢，把獅子街鋪內鑰匙，交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你去，我教你吳二舅來，替你開兩日鋪子罷。」那賁四方纔拜辭出門，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這西門慶就冠冕着出門，僕從跟隨，乘馬拜雲指揮去了。

那日是大妗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候。也是合當有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上房管待。大妗子出門首上轎，只見畫童兒小廝躲在門傍鞍子房兒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顧扯他，那小夥子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等聽見。送出大妗子上轎去了，便問平安兒：「賊囚，你平白拉他怎的？惹的他恁怪哭！」平安道：「溫師父那邊叫他，他白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教他好好去罷。」因問道：「小廝，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來？」那畫童嚶平安道：「又不管你事，我不去罷了，你扯我怎的！」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廝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就是個肉佞賊，你大娘問你，怎的不言語？」被平安向前打了一個嘴巴，那小廝越發大哭了。月娘道：「怪囚根

子，你平白打他怎的？你好好教他說，怎的不去？」

正問着，只見玳安騎了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被雲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送衣裳來了，帶氈巾去。」看見畫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啕痛、剜牆拱（十七）？」平安道：「對過溫師父叫着，他不去，反哭罵起我來了。」玳安道：「我的哥哥，溫師父叫，你仔細！他有名的溫屁股，一日沒屁股也成不的。你每常怎麼挨他的，今日如何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怪囚根子，怎麼溫屁股？」玳安道：「娘自問他就是了。」那潘金蓮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一面叫過畫童兒來，只顧問他：「小奴才，你實說，他呼你做甚麼？你不說，看我教你大娘打你。」逼問那小廝急了，說道：「他又哄着小的，把他行貨子放在小的屁股裡，弄的脹脹的疼起來。我說你還不快拔出來，他又不肯拔，只顧來回動。且教小的拿出來，跑過來。他又來叫小的。」月娘聽了，便喝道：「怪賊小奴才兒，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好審問他，說的磴死了！我不知道，還當好話兒側着耳朵兒聽他！這蠻子也是個不上蘆葦（十八）的行貨子！人家小廝與你使，却背地幹這個營生！」那金蓮道：「大娘，那個上蘆葦的肯幹這營生？冷鋪睡的花子纔這般所爲！」孟玉樓道：「這蠻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沒廉耻？」金蓮道：「他來了這一向，俺們就沒見他老婆怎生樣兒。」平安道：「怎麼樣兒，娘們會勝看不見他。他但往那裡去，每日只鎖門兒。住了這半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沒到晚就

來家了。每常幾時出個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出來倒馮子走走兒罷了。」金蓮道：「他那老婆，也是個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見個天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裡坐天牢哩。」說了回，月娘同衆人回後邊去了。

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道：「雲夥計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見我去甚是無可不可。旋放桌兒留我坐，打開一罈酒陪我吃。如今衛中荆南崗墜了，他就挨着掌印。明日連他和喬親家，就是兩分賀禮。衆同僚都說了，要與他挂軸子（十九）。少不的教温葵軒做兩篇文章，早些買軸子寫下。」月娘道：「還纏甚麼温葵軒、烏葵軒哩！平白安扎恁樣行貨子，沒廉耻！傳出去教人家知道，把醜來出盡了！」西門慶聽言，唬了一跳，便問：「怎麼的？」月娘道：「你別要來問我，你問你家小廝去。」西門慶道：「是那個小廝？」金蓮道：「情知是誰，畫童賊小奴才！俺送大妗子去，他正在門首哭。如此這般，温蠻子弄他來！」

這西門慶聽了，還有些不信。便道：「你叫那小奴才來，等我問他。」一面使玳安兒前邊把畫童兒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要拿拶子拶他，便道：「賊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畫童兒道：「他叫小的，要灌醉了小的，要幹小營生兒。今日小的害疼，躲出來了，不敢去。他只顧使平安叫，又打小的，教娘出來看見了。他常時間爹家中各娘房裡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爹家中擺酒，他又教唆小的偷銀器兒家伙與他。又某日，他望俺倪

師父去，拿爹的書稿兒與倪師父瞧，倪師父又與夏老爹瞧。」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便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他當個人看，誰知是人皮包狗骨東西，要他何用？」一面喝令畫童兒起去，吩咐：「再不消過那邊去了。」那畫童磕了頭起來，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向月娘道：「怪道前日翟親家說我，『機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没人，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泄與人，我怎得曉的！這樣狗骨禿東西，平白養在家做甚麼！」月娘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白招攬個人在家養活着寫禮帖兒。我家有這些禮帖書柬寫？饒養活着他，還教他弄乾坤兒！怪不的你我家裡底事往外打探。」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教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叫將平安來了，吩咐：「對過對他說，家老爹要房子堆貨，教溫師父轉尋房兒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只回我不在家。」那平安兒應諾去了。

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賁四來辭我，初六日起身，與夏龍溪送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綫鋪子没人，倒好教他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左右與來昭一遞三日上宿，飯倒都在一處吃，好不好？」月娘道：「好不好，隨你叫他去。我不管你，省的人又說照顧了我的兄弟。」西門慶不聽，於是使棋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請吳二舅到。在前廳陪他坐的吃酒，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回來昭早往獅子街開鋪子去。不在話下。」

却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睡，心中着恐。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爹多上

覆溫師父，早晚要這房子堆貨，教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溫秀才聽了，大驚失色，就知畫童兒有甚話說。穿了衣巾，要見西門慶說話。平安兒道：「俺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溫秀才又衣巾過來伺候，具了一篇長柬，遞與琴童兒。琴童又不敢接，說道：「俺爹纔從衙門中來家辛苦，後邊歇去了，俺們不敢稟。」這溫秀才就知疏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靡不有初鮮克終，交情似水淡長濃。自古人無千日好，果然花無摘下紅。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榮衛失調——氣血失調。榮，血；衛，氣。 (二) 臉上就沒有有些血兒——臉上沒血意即臉不會紅，不知羞耻，不要面皮。 (三) 抖毛兒——耍威風。原為動物發威時的表現。 (四) 厮抬厮敬——互相敬重。厮，相，相互。 (五) 骨禿扞着心裡——比喻銘刻在心，念念不忘。 (六) 一拳拈定——意謂一人下決斷。
- (七) 閑言悵語——即閑話、怨語。 (八) 酪子裡——酪子，亦作「暝子」，暗中、暗地裡。 (九) 痘門痘戶——在門前轉悠。此指上門。 (十) 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着就抹着——比喻日夕相處，免不了有磨擦。湯，擦，微觸。 (十一) 椒末兒——比喻辛辣的語言。 (十二) 養老不歸宗女婿——入贅女家，瞻養女方父母，并永不改回原姓的女婿。 (十三) 總麻之親——總麻，細麻布，用以制喪服。凡為死者服總麻者，稱為「總麻之親」。

總麻是喪禮「五服」中最輕的一種喪服。 (十四) 兵馬司倒了牆，賊走了——歇后語。「走」應為「逃」，諧「透」，「賊透了」。

(十五) 怪物勞——怪東西。

(十六) 鴉胡石影子布兒朵朵雲兒，丁口惡心——鴉胡石影子布兒朵朵雲兒句，係取「鴉胡石」之「鴉」(諧音「鴨」，即「龜」，男性陽物)、「影子布兒」之「影」(諧音「硬」)、「朵朵雲兒」之「朵」(諧音「大」)三字，構成「扁硬大」的隱語。「丁口」兩字同「丁八」，係男女性器的象形，隱指性交。「惡心」，難受，受不了。整句連起來是一句穢語，即又硬又大，合得你們受不了。

(十七) 號啕痛，剗牆拱——這是兩句歇後語構成「哭」一詞。前句歇去「哭」字，後句歇去「窟」字。「窟」諧音「哭」。

(十八) 不上蘆葦——蘆葦即蘆席。不上蘆葦猶上不得席面，不光明正大，不體面。

(十九) 挂軸子——將寫有賀詞或悼詞的卷軸，送給婚喪喜事者挂在廳堂之上。

金瓶梅詞話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倚牖盼佳期

飛彈參差拂早梅，強欺寒色尚低回。風憐薄媚留香與，月令深情借艷開。
梁殿得非蕭帝瑞，齊宮應是玉兒媒。不知謝客離腸醒，臨水應添萬恨來。

話說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携家小搬移原舊家去了。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座，不在話下。

一日尚舉人來拜辭，起身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氈衫。西門慶陪他坐的，待茶，又送贖禮與他。因說起：「喬大户、雲離守兩位舍親，一授義官，一襲祖職，現任管事。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知否？借重一言，學生具幣禮拜求。」尚舉人笑道：「老翁何用禮爲？學生敝同窗聶兩湖，現在武庫肄業，與小兒爲師在舍，本領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盛使持軸，送到學生那邊。」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這裡隨即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并氈衫、皮箱到尚舉人處收下。那消兩日光景，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挂在壁上，但見青緞錦軸，金字輝煌，文不加

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來問：「喬大户與雲二哥的事，幾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曾？温老先兒怎的連日不見？」西門慶道：「又提甚麼温老先生兒，通是個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伯爵一遍。伯爵道：「哥，我說此人言過其實，虛浮之甚！早是你有後眼（一），不然教調壞了咱家小兒們了！」又問：「他二公賀軸，何人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尚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善於詞藻，央求聶兩湖作了文章，已寫了來，你瞧。」於是引伯爵到廳上，觀看一遍，喝采不已。說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預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備羊酒花紅葉盒，早差人送去。」

正說着，平安兒忽報：「夏老爹兒子來拜辭，明月初六日早起身去也。小的答應爹不在家，他說教對何老爹那裡說聲，明早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慶觀見六摺帖兒上寫着：「寅家晚生夏承恩頓首拜，謝辭。」西門慶道：「連尚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香絹贖儀。」吩咐琴童：「連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

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忽見平安兒慌慌張張，拿進三個帖兒來報：「參議汪老爹、兵備雷老爹、郎中安老爹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彥」、「雷起元」、「安忱」拜，連忙穿衣裳繫帶。伯爵道：「哥，你有事，我吃了飯去罷。」西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員官皆相讓而入，一個白鷗，一個雲鷺，一個穿豸補子，手下跟從許多官吏。進入大廳叙禮，道及向日厚擾之事。少頃茶罷，坐話間，安郎中便道：「雷東谷、汪

少華并學生又來干瀆，有浙江本府趙大尹，新升大理寺丞，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柬，定初九日赴會。主家共五席，戲子學生那裡叫來。未知肯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吩咐，學生掃門拱候。」安郎中令吏取分資三兩遞上。西門慶令左右收了，相送出門。雷東谷向西門慶道：「前日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令夥計，學生一并除他開了。曾來相告不曾？」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容當叩拜。」雷兵備道：「你我相愛厚間，何爲多較！」言畢，相揖上轎而去。

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預了一把新等子，每日小廝買進菜蔬來，教拿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數錢與他。他又不數，只教春梅數錢、提等子。小廝被春梅罵的狗血噴了頭，皆出生入死，行動就說「落」，教西門慶打。以此衆小廝皆互相抱怨，都說：「在三娘手裡使錢好，五娘行動沒『打』不說話。」

却說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午散了，對何千戶說：「夏龍溪家小已起身去了，長官沒曾委人那裡看守門戶去？」何千戶道：「正是。昨日那邊着人來說，學生原差小价去了。」西門慶道：「今日同長官到那裡看看去。」於是出衙門，并馬兩個到了夏家。宅內家小已是去盡了，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府下馬，進到廳上。西門慶引着何千戶前後觀看，又到他前邊花亭，見一片空地無甚花草。西門慶道：「長官來到，明日還收拾個耍子所在，栽些花草，把這座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戶道：「這個一定。學生開春從新修整修

整，添些磚瓦木石，蓋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閑散悶。」西門慶因問：「府上寶眷有多少來住？」何千戶道：「學生這房頭（二）不上數口，還有幾房家人并伴當，不過十數人而已。」西門慶道：「似此還住不了。這宅子，前後五十餘間房。」看了一回，吩咐家人收拾打掃，關閉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話，趕年裡搬取家眷。當日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戶看了一回，還歸衙門裡去了。次日纔搬行李來住，不在言表。

西門慶剛到家下馬，只見何九買了一疋尺頭、四樣下飯、鷄鵝、一罈酒，來謝西門慶。又是劉內相差家人送了一食盒大小純紅挂黃蠟燭、二十張桌圍、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香、一罈自造內酒、一口鮮豬。西門慶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說道：「家公公多上覆，這些微禮，與老爹賞人。」西門慶道：「前日空過老公公，怎又送這厚禮來？」便令左右：「快收了，請管家等等兒。」少頃，畫童兒拿出一鍾茶來，打發吃了。西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見西門慶在廳上站立，換了冠帽，戴着白氈忠靖冠。見何九，一把手扯往廳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去：「向蒙老爹天心，超生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禮。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拉起還說：「老九，你我舊人，快休如此！」就讓他坐。何九說道：「老爹今非昔比，小人微末之人，豈敢僭坐？」只站立在傍邊。西門慶座上陪着吃了一盞茶，說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甚麼人欺負你，只顧來說，我親替你出氣。倘縣中派你甚差事，我

拿帖兒與你李老爹說。」何九道：「蒙老爹恩典，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差事已告與小兒何欽頂替着哩。」西門慶道：「也罷，也罷！你清閑些了。」說道：「既你不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千恩萬謝，拜辭去了。

西門慶坐廳上，看着打點禮物：菓盒、花紅、羊酒、軸文并各人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戶家去，後叫王經送雲離守家去。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到雲離守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真青大布、一雙琴鞋，回「門下辱愛生」雙帖兒：「多上覆老爹，改日奉請。」

西門慶滿心歡喜。到後邊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賁四去了，吳二舅在獅子街賣貨，我今日倒閑，往那裡看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若是要酒菜兒，早使小廝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吩咐備馬，就戴着氈忠靖巾，貂鼠暖耳，綠絨補子襖褶，粉底皂靴，琴童、玳安跟隨，徑往獅子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挂着花栲栳兒（三）發賣細絹絨綾絲綿，擠一鋪子人，做買賣打發不開。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後邊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回說：「一日也攢銀錢二十兩。」西門慶又吩咐來昭妻一丈青：「二舅茶飯，每日這裡依舊打發，休要誤了！」來昭妻道：「逐日炖茶，酒飯都是我自整理。」

西門慶見天陰晦上來，但見彤雲密布，冷氣侵人，作雪的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院中鄭

月兒家去，即令琴童：「騎馬家中取我的皮襖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捎一盒與你二舅吃。」琴童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西門慶長身貂鼠皮襖，後面排軍拿了一盒酒菜，裡面四碟醃鷄下飯，煎炒鶻鴿，四碟海味案酒，一盤葑盒兒，一錫瓶酒。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吃了三杯，吩咐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自在用，我家去罷。」於是帶上眼紗，騎馬，玳安、琴童跟隨，徑進勾欄，往鄭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天上紛紛揚揚，飄下一天瑞雪來。正是：拳頭大塊空中舞，路上行人只叫苦。但見：

漠漠嚴寒匝地，這雪兒下得正好；扯絮掃綿裁織，片片大如栲栳。見林間竹屋茅茨，爭些被他壓倒。富室豪家却言，消灾瘴猶嫌小，圍向那紅爐獸炭，穿的是貂裘綉襖。手撚梅花，唱道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卧有幽人，吟咏多詩草。

西門慶隨路踏着那亂瓊碎玉，貂襖沾濡蝶粉，馬蹄蕩滿銀花。進入勾欄，到於鄭愛月兒家門首下馬。只見丫鬢看見，飛報進來，說：「老爹來了。」鄭媽媽出來迎接，至於中堂見禮，說道：「前日多謝老爹重禮，姐兒又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三娘賞他花翠汗巾。」西門慶道：「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牽進來，自有院落安放。老媽道：「請爹後邊明間坐罷。月姐纔起來梳頭，只說老爹昨日來，倒伺候了一日。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遲些。」這西門慶一面進入他後邊住房明間內，但見綠窗半

啓，氈幙低張。地平上黃銅火盆生着炭火。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纔出來。頭挽一窩絲杭州攢，翠梅花鈿兒，金釵釵梳，海獺卧兔兒。打扮的霧靄雲鬢，粉妝玉琢。上穿白綾襖兒，綠遍地錦比甲，下着六幅湘紋裙子。高顯一對小小金蓮，猶如新月，狀若蛾眉；好似羅浮仙子臨凡境，巫山神女降世間。粉頭出來笑嘻嘻的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日來晚了。緊自前邊人散的遲，到後邊大娘又只顧不放俺們，留着吃飯，來家有三更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打的好響瓜兒。」鄭愛月兒道：「誰教他怪物勞，在酒席上屎口兒傷俺們來。那一日，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們來。我便說，沒爹這裡燈籠送俺們？蔣胖子掉在陰溝裡，缺臭了你了（四）！」西門慶道：「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祝麻子又會着三官兒，大街上請了榮嬌兒。」鄭月兒道：「只在榮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一炷香，不去了。如今還在秦玉芝兒家走着哩。」說了一回話，道：「爹，只怕你冷，往房裡坐的。」

這西門慶到於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圍爐共坐。房中香氣襲人。只見丫鬟來放桌兒，四碟細巧菜蔬，安下三個姜碟兒。須臾，拿了三甌兒黃芽菜肉包的一寸大的水角兒（五）來。姊妹二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一甌兒。愛月兒又撥了上半甌兒，添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我够了，纔在那邊房子綫鋪，陪你吳二舅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裡要來你這

裡走走，不想天氣落雪，家中使小廝取了皮襖，穿上就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會下我？教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想爹今日來了！」西門慶道：「昨日家中有兩位士夫來望，亂着，就不曾來得。」愛月兒道：「我要問爹。有貂鼠買個兒與我，我要做個圍脖兒戴。」西門慶道：「不打緊。打巧昨日舍夥計打遼東來，送了我十個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脖兒，到明日一總做了，送一個來與你。」愛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送與我一個兒！」西門慶道：「你姊妹兩個，一家一個。」於是愛香、愛月兒連忙起身道了萬福。

西門慶吩咐：「休見了桂姐、銀姐說。」鄭月兒道：「我知道。」因說到，「前日李桂姐見吳銀兒在那裡過夜，問我他幾時來了？我没瞞他，教我說昨日請周爺，俺們四個都在這裡唱了一日。爹說有王三官兒在這裡，不敢請你的。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纔請你來來。他一聲兒也沒言語。」西門慶道：「你這個回的他好。前日李銘我也不要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二爹來說。落後你三娘生日，桂姐買了一分禮來，再三與我賠不是。不是你娘們說着，我不理他。昨日我竟留下銀姐，使他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誤了人情。」西門慶道：「等明日你雲老爹擺酒，我請你和銀姐那裡唱一日。」愛月兒道：「爹吩咐，我去。」不一時，丫鬟收拾飯桌下去。粉頭取出個鸚鵡木匣兒，傾出三十二扇象牙牌來，和西門慶在炕氈條上抹牌頑耍，愛香兒也坐在傍邊看牌。院內雪如風舞梨花，紛紛只顧下。但見：

恍惚漸迷鴛鴦，頃刻拂滿蜂鬚。似玉龍鱗甲繞空飛，白鶴羽毛搖地落。好若數蟹行沙上，猶賽亂瓊堆砌間。正是：

盡道豐年瑞，豐年瑞若何？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

當下三人抹了回牌，須臾，擺上酒來飲酒。桌上盤堆異菓，肴列珍羞，茶煮龍團，酒斟琥珀，詞歌〔金縷〕，笑啓朱唇。愛香與愛月兒一邊一個捧酒，不免筭排雁柱，款跨鮫綃，姊妹兩個彈着，唱了一套〔青衲襖〕：

想多嬌情性兒標，想多嬌恩意兒好。想起携手同行共歡笑，吟風咏月將詩句兒嘲。女溫柔，男俊俏，正青春年紀小。誰承望將比目魚分開，瓶墜簪折，今日早魚沉雁杳。

〔罵玉郎〕想着俺那多嬌，一去無消耗。想着俺情似漆意如膠，常記的共枕同歡樂。想着他花樣嬌柳樣柔，傾國傾城貌。

〔大迓鼓〕千般丰韵嬌，風流俊俏。體態妖嬈，所爲諸般妙：搗箏撥阮，歌舞吹簫。縱有丹青難畫描。

〔感皇恩〕呀，好教我無緒無聊，意攘心勞。懶將這杜詩温，韓文續，柳文學。我這裡愁懷越焦，這些時容貌添憔悴。不能够同歡樂成配偶，到有分受煎熬。

〔東甌令〕潘郎貌，沈郎腰，可惜相逢無下梢。心腸懊惱傷懷抱。烈火燒祆廟，

滔滔綠水淹藍橋，相思病怎生逃！

〔采茶歌〕相思病怎生逃，離愁陣擺的堅牢，鐵石人見了也魂消！愁似南山堆積積，悶如東海水滔滔！

〔賺〕誰想今朝！自古書生多命薄，傷懷抱。痴心惹的傍人笑，對誰陳告？

〔烏夜啼〕想當初偎紅倚翠，踏青鬪草，相逢對景同歡樂。到春來，語呢喃燕子尋巢；到夏來，荷蓮香開滿池沼；到秋來，菊滿荒郊；到冬來，瑞雪飄飄。想當初畫堂歌舞列着佳肴，今日個孤眠旅館無着落。鬼病侵，難醫療。好教我情牽意惹，心癢難撓。

〔節節高〕悶懨懨睡不着。想多嬌，知音解呂明宮調，諸般妙。閉月容羞花貌，言語嬌媚心聰俏。恰似仙子行來到，金蓮款步鳳頭翹，朱唇皓齒微微笑。

〔鶻鶻兒〕你看他體態輕盈，更那堪衣穿素縞；你看他脂粉勻施，蛾眉淡掃。看了他萬種妖嬈難畫描，難畫描。酒泛羊羔，寶鴨香飄，銀燭高燒。成就了美滿夫妻，穩取同心到老。

〔尾聲〕青霄有路終須到，生前無分也難消，把佳期叮嚀休忘了！

唱一套，姐兒兩個拿上骰盆兒來，和西門慶搶紅頑笑。杯來盞去，各添春色。西門慶忽把眼看，見鄭愛月兒房中床傍側首錦屏風上，挂着一軸《愛月美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迴出群，輕風斜拂石榴裙。花開金谷春三月，月轉花陰夜十分。
玉雪精神聯仲琰，瓊林才貌過文君。少年情思應須慕，莫使無心托白雲。

「下書」三泉主人醉筆

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月兒連忙撫說道：「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了，號小軒了。他告人說，學爹說『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西門慶滿心歡喜，說道：「我并不知道他改號一節。」粉頭道：「我聽見他對一個人說來，我纔曉的。他去世的父親號逸軒，他故此改號小軒。」說畢，鄭愛香兒往下邊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房內。兩個并肩疊股，搶紅飲酒。因說起林太太來，怎的大量，好風月：「我在他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還是他主意，教三官拜認我做義父，教我受他禮，委托我指教他成人。」粉頭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爹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娘子不怕不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先燒與他一炷香；到正月裡，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看燈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還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標致，就是個燈人兒沒他那一段兒風流妖艷！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爹，你若用個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

兩個說話之間，相挨相湊。只見丫鬢拿上幾樣細菓碟兒來，都是減碟，菓仁、風菱、

鮮柑、螳螂、雪梨、蘋婆、鮑螺、冰糖橙丁之類。粉頭親手奉與西門慶下酒。又用舌尖噙鳳香餅密送入他口中。又用纖手掀起西門慶藕合緞褲子，看見他白綾褲子。西門慶一面解開褲帶，露出那話來教他弄。粉頭見根下束着銀托子，那話爭癢跳腦，紫漲光鮮。西門慶令他品之。這粉頭真個低垂粉頸，輕啓朱唇，半吞半吐，或進或出，嗚啞有聲。品弄了一回，靈犀已透，淫心似火，欲求媾歡。粉頭便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出房更衣，見雪越下得甚緊。回到房中，丫鬟向前挂起錦幔，款設鴛枕，展放鮫綃，薰熱香球，床上鋪得被褥甚厚，打發脫靴解帶，先上牙床。粉頭澡牝回來，掩上雙扉，共入鴛帳。正是：得多少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轉意濃。有詩爲證：

聚散無憑在夢中，起來殘燭映紗紅。鍾情自古多神會，誰道陽臺路不通。

兩個雲雨歡娛，到一更時分起來。丫鬟掌燈進房，整衣理鬢，復篩美酒，重整佳肴，又飲够幾杯。問玳安：「有燈籠、傘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燈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別了，鴛子、粉頭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月兒揚聲叫道：「爹若叫我，早些來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上馬，打着傘，出院門，一路踏雪到家中。對着吳月娘，只說在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却是初八日，打聽何千户行李都搬過夏家房子內去了。西門慶這邊送了四盒細茶食、五錢折帕慶房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驀地走來，西門慶見雪晴天有風，色甚冷，

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小廝放桌兒，拿菜兒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喬親家、雲二哥禮并折帕，都送過去了。你的人情，我這邊已是替你每家封了二錢，出上了。你那裡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吃酒。」那應伯爵舉手謝了。西門慶道：「何大人已搬過去了。今日我送茶并慶房人情，你不送些茶兒與他？」伯爵道：「他請人？」又問：「昨日安大人三位來做甚麼？那兩位是何人？」西門慶道：「那兩位一個雷兵備，一個是汪參議，都是浙江人。因在我這裡擺酒，明日要請杭州趙霆知府。新升京堂大理寺丞，是他們本府父母官，如何不敬？代一張桌面，餘者散席。戲子他那裡叫來，俺這裡少不的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便了。通身（六）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大凡文職，好細。三兩銀子够做甚麼，哥少不得賠些兒。」西門慶道：「這雷兵備就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昨日沒曾對我提起開除他罪名來了！」伯爵道：「你說他不仔細？如今還記着，折準（七）擺這席酒纔罷了。」

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寶：「你叫那個人來見你老爹。」西門慶便問：「是何人？」伯爵道：「我那邊左近住一個小後生，倒也是舊人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家宅內答應，好幾年了，也有了媳婦兒了。因在莊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出來了。如今閑着，做不的甚麼買賣兒。他與應寶是朋友，央及應寶，要尋個人家，做房家人。今早應寶對我說：爹倒好舉薦與老爹宅內答應，只怕老爹少人使。我便說：不知你老爹用不用。」因問應寶：「他叫甚麼名字？你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穿

着青布四塊瓦（八），布襪靴鞋，趴在地上磕了個頭，起來簾外站立。伯爵道：「若論這軀勞的，膂力盡有，掇輕服重，都去的。」因問：「你多少年紀了？」那人道：「小的二十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只光兩口兒。」應寶道：「不瞞爹說。他媳婦纔十九歲兒，厨竈針綫，大小衣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并足，爲人樸實，便道：「既是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裡答應。」吩咐：「揀個好日期，寫紙文書，兩口兒搬進來罷。」那來友兒磕了個頭。西門慶教琴童兒領着，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去，對月娘說，「就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伯爵坐了回，家去了。應寶同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不在話下。

初九日，西門慶與安郎中、汪參議、雷兵備擺酒請趙知府。那日早晨，來爵兒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月娘見他穿着紫袖襖、青布披襖、綠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皮兒，搽胭抹粉，施點朱唇，纏的兩隻腳趑趔的。問起來，諸般針指都會做。起了他個名字，叫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遞三日上竈，不題。

却說賁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了夏家，每日買東買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畫童兒，或是隔壁韓嫂兒的兒子小雨兒。西門慶家中這些大官兒，常在他屋裡坐的，打平和兒（九）吃酒；賁四娘子兒和氣，就定出菜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賁四一時鋪中歸來撞見，亦不見怪。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個不替他動彈？玳安與平安常在他屋

裡坐的多。

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這邊整治了一張插桌，三牲湯飯，又封了五兩香儀。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起身，都往北邊與他燒紙吊孝。琴童兒、棋童兒、來爵兒、來安兒四個，都跟轎子，不在家。西門慶在對過緞鋪子書房內，看着毛襖匠與月娘做貂鼠圍脖，先趲出一個圍脖兒，使玳安送與院中鄭月兒去，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玳安酒饌，與了他三錢銀子買瓜子兒嗑。走來回西門慶話，說：「月姨多上覆，多謝了，前日空過了爹來。與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收了罷。」因問他：「賁四不在家，你頭裡從他屋裡出來，做甚麼來？」玳安道：「賁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没人使。常央及小的們替他買買甚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没人使，你們替他勤勤兒也罷。」又悄悄向玳安道：「你慢慢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你這屋裡來看你看兒，你心下如何？』看他怎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討個汗巾兒來與我。」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領了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

西門慶使陳經濟看着裁貂鼠，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顧銀鋪內，取了金赤虎，又是四對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西門慶留下兩對在書房內，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坐下，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與他一對簪兒；把那一對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插燭也似磕了頭。西門慶令迎春取飯去。須臾，拿了飯來。吃了飯，出來在書房內坐下。

只見玳安慢慢走到跟前，見王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那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約會晚上些，伺候等爹過去坐坐。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西門慶見紅綿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迴紋汗巾兒，聞了聞，噴鼻香。滿心歡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了，又走過對門，看着匠人做生活去。

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這邊坐。」花子由走到書房暖閣兒裡，作揖坐下，致謝「外日多有相擾。」叙話間，畫童兒對門拿過茶來吃了。花子由悉言：「門外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緊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西門慶道：「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來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即吩咐玳安：「收拾放桌兒，家中說看菜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爹爹坐。」不一時，伯爵來到。三人共坐在一處，圍爐飲酒，桌上擺設四盤四碟，都是煎炒鷄魚，燒爛下飯。又叫孫雪娥烙了兩箸餅，又是四碗肚肺乳綫湯。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禮疏誥來，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攬李瓶兒百日經，與他銀子罷，吃至日落時分，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夥計收了鋪子，又請來坐，與伯爵擲骰猜枚，談話。

不覺到掌燈已後，吳月娘衆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嫂子們今日都往那裡去了？」西門慶道：「北邊他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經，我這裡備了張插桌祭祀，

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吊問吊兒。」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了。男花女花都沒有，只靠他門外侄兒那裡養活。材兒也是我這裡替他備下的，這幾年了。」伯爵道：「好，好兒！老人家有了黃金入櫃（十），就是一場事了。哥的大陰鷲！」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夥計作辭去了。西門慶道：「十一日該姐夫這裡上宿？」玳安道：「那邊鋪子裡。傅二叔也家去了，只小的一個在鋪子裡睡。」西門慶就起身走過來，吩咐後生王顯道：「仔細火燭。」王顯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關上了。

這西門慶見没人，兩三步就走入賁四家來。只見賁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對門關的門響，西門慶從黑影中走至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一開，西門慶鑽入裡面。婦人還扯上封門，說道：「爹請裡邊紙門內坐罷。」原來裡間榻扇鑲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個小炕兒，籠着旺旺的火，桌上點着燈，兩邊護炕，從新糊的雪白，挂着四扇吊屏兒。那婦人頭上勒着翠藍銷金箍兒，鬚髻插着四根金簪兒，耳朵上兩個丁香兒，上穿紫絨襖，青綃絲披襖，玉色綃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茶兒與西門慶吃。因悄悄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不妨事，黑影子他那裡曉的。」於是不由分說，把婦人摟到懷中就親嘴。拉近枕頭來，解衣按在炕沿子上，扛起腿來就聳。那話上已束着托子，剛插入牝中，纔拽了幾拽，婦人下邊淫水直流，把一條藍布褲子都濕了。西門慶拽出那話來，向順袋內取出包兒顫聲嬌來，蘸了些在龜頭上，攘進去，方纔澀住淫津，

肆行抽拽。婦人雙手扳着西門慶肩膀，兩相迎湊，在下柔聲顫語，呻吟不絕。這西門慶乘着酒興，架其兩腿在胳膊上，只顧沒棱露腦，銳進長驅，肆行擁擠，何止二三百度。須臾，弄的婦人雲髻鬆，舌尖冰冷，口不能言。西門慶則氣喘吁吁，靈龜暢美，一泄如注。良久拽出那話來，淫水隨出，用帕擦之。

兩個整衣繫帶，復理殘妝。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又是兩對金頭簪兒，遞與婦人：「節間買花翠帶。」婦人拜謝了，悄悄打發出來。那邊玳安在鋪子裡，專心只聽這邊門環兒響，便開大門，放西門慶進來。自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朝來暮往，也入港一、二次。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不想被韓嫂兒冷眼睨見，傳的後邊金蓮知道了。這金蓮亦不說破他。

一日，臘月十五日，喬大戶家請吃酒。西門慶這裡會同應伯爵、吳大舅一齊起身。那日有許多親朋，做戲飲酒，至二更方散。第二日每家一張桌面，俱不必細說。

單表崔本治了二千兩湖州紬絹貨物，臘月初旬起身，雇船裝載，趕至臨清馬頭，教後生榮海看守貨物，便雇頭口來家取車稅銀兩。到門首下頭口，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廳上坐。爹在對門房子裡，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對門，不見西門慶。因問平安兒，平安兒道：「爹敢進後邊去了。」這琴童兒走到上房間月娘。月娘道：「見鬼的賊囚，你爹從早晨出去，再幾時進來！」又到各房裡并花園書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首揚聲

道：「着恐殺人！不知爹往那裡去了，白尋不着。大白日裡把爹來不見了！崔大哥來了這一日，只顧教他坐着。」那玳安分明知道，不言語。

不想西門慶從前邊進來，把衆小廝吃了一驚。原來西門慶在賁四屋裡入港，纔出來。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望着琴童兒吐舌頭兒，都替他捏兩把汗，都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幾下子打。」不想西門慶走到廳上，崔本見了，磕頭畢，交了書帳說：「船到馬頭，少車稅銀兩。我從臘月初一日起身，在揚州與他兩個分路，他們往杭州去了。俺們都到苗青家住了兩日。」因說：「苗青替老爹使了十兩銀子，招了揚州衛一個千戶家女子，十六歲了，名喚楚雲。說不盡生的花如臉，玉如肌，星如眼，月如眉，腰如柳，襪如鈎，兩隻腳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端的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日。苗青如今還養在家，替他打箱奩、治衣服，待開春韓夥計、保官兒船上帶來，伏侍老爹，消愁解悶。」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你船上捎了來也罷，又費煩他治甚衣服，打甚妝奩，愁我家沒有？」於是恨不的騰雲展翅，飛上揚州搬取嬌姿，賞心樂事。正是：鹿分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末可知。有詩爲證：

聞道揚州一楚雲，偶憑幽鳥語來真。不知好物都離隔，試把梅花問主人。

西門慶陪崔本吃了飯，兌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又寫書與錢主事，令煩青目。崔本

言訖，當下作辭，往喬大户家回話去了。平安見西門慶不尋琴童兒，都說：「我兒，你不知有多少造化！爹進來若不是喜歡，綁着鬼有幾下打。」琴童笑道：「只你知爹性兒？」

比及起了貨來，獅子街卸下，就是下旬時分。西門慶正在家打發送節禮，忽見荆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宋大巡題本已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門一打聽爲妙。」這西門慶即差答應節級，拿着五錢銀子，往巡按公衙書辦打聽。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寫抄得一紙全報來，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甚的？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循例舉劾地方文武官員，以勵人心，以降

聖治事。竊惟吏以撫民，武以禦亂，所以保障地方，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人，則處置乖方，民受其害，國何賴焉！此國家莫急於文武兩途，而激勸之典不容不亟舉也。臣奉

命按臨山東等處，親歷省察風俗，至於吏政民瘼，監司守禦，無不留心咨訪；復令安撫大臣，詳加鑒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一一陳之：山東左布政陳四箴，操履忠貞，撫民有方；廉使趙訥，綱紀肅清，士民服習；提學副使陳正彙，操砥礪之行，嚴督率之條。又訪得兵備副使雷起元，軍民咸服其恩威，僚幕悉推其練達；濟南府知府張叔夜，經濟可觀，才堪司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居任清慎，視民如傷；徐州府知府韓邦奇，志務清修，才堪廊廟；萊州

府知府葉照，屏海寇而道不拾遺，惠民疇而墾田不瀟。此數臣者，皆當薦獎而優擢者也。又訪得左參議馮廷鵠，傴僂之形，桑榆之景，形若木偶，尚肆貪婪。東昌府知府徐松，縱妾父而通賄，謗聞致騰於公堂；慕羨餘而誅求，詈聲輒遍於閭閻。此二臣者，所當亟賜罷斥者也。再訪得左軍院僉書守禦周秀，器宇恢弘，操持老練；得將帥之體，軍心允服；□□□□□□，賊盜潛消。濟州兵馬都監荆忠，年力精強，才猷練達；冠武科而稱爲儒將，勝算可以臨戎；肅號令而極其嚴明，長策卒能禦侮。兗州兵馬都監溫璽，夙閑韜略，熟習弓馬；休養騎卒以備不虞，并力設險以防不測。此三臣者，所當亟賜遷擢者也。清河縣千戶吳鎧，以練達之才，得衛守之法。驅兵以擣中堅，靡攻不克；儲食以資糧餉，無人不飽。推心置腹，人思效命。實一方之保障，爲國家之屏藩。宜特加超擢，鼓舞臣僚。陛下誠以臣言可採，舉而行之，庶幾官爵不濫，而人心思奮，守牧得人而聖治有賴矣！等因。奉

欽依：「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史宋喬年所奏內，劾舉地方文武官員，無非體國之忠，出于公論。詢訪得實，以裨聖治之事。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欽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拿着邸報，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宋道長本下來了。已是保舉你哥升指揮僉事，現任管屯。周守禦與荆大人都有獎勵，轉副參統制之任。如今快使小廝請他來，對他說聲。」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教丫鬟看下酒菜兒。我愁他這一上任，也要銀子使。」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借與他幾兩銀子也罷了。」不一時，請得吳大舅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與他瞧。吳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姐扶持，恩當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道：「大舅，你若上任擺酒沒銀子使，我這裡覓二十兩銀子，你那裡使着。」那吳大舅又作揖謝了。於是就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來吃酒。月娘也在旁邊陪坐。西門慶即令陳經濟把全報抄寫了一本，與大舅拿着。即差玳安拿帖，送邸報往荆都監、周守禦兩家報喜去。正是：勸君不費鑄研石，路上行人人口是碑。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有後眼——有遠見，有見識。 (二) 房頭——這裡指家庭。 (三) 花栲栳——染有彩色的栲栳(參見第五十六回「栲栳」該注)，當時絨綫鋪等多挂此作爲招幌。 (四) 蔣胖子掉在陰溝裡，缺臭了你了——蔣胖子，泛指胖子。缺臭了你係反話，表示不缺你。又作「唐胖子掉在醋缸裡，撇酸了你」。參四十二回該注。 (五) 水角兒——水餃。 (六) 通身——猶總共，全部。 (七) 折準——相抵，兩相抵償。 (八) 青布四塊瓦——老

式青布棉鞋。因每隻由兩塊瓦狀鞋幫做成，故稱。

(十) 黃金入櫃——恭維安葬死人的話。

(九) 打平和兒——即打平火，大家湊錢在一起聚餐。

金瓶梅詞話

第七十八回

西門慶兩戰林太太

吳月娘玩燈請藍氏

黃鐘應律好風催，陰伏陽生淑歲回。葵影便移長至日，梅花先趁大寒開。
八神表日占和歲，六管吹葭動細灰。已有岸傍迎臘柳，參差又欲領春來。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荆都監早晨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旨意下來，下官不勝欣喜，足見老翁愛厚費心之至，實爲啣結難忘！范大人便老了，張菊軒指望升轉他一步兒，照舊也罷了，還虧他些。」說畢，茶湯兩換，荆都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幾時請俺們吃酒？」西門慶道：「近節這兩日也是請不成，直到正月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這裡宰了一口鮮豬，兩罈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豸員領，一疋黑青妝花紵絲員領，一百菓餡金餅，謝宋御史。就差春鴻拿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入報進去，宋御史喚至後廳，火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裝於套內封了，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拆開觀看，上寫着：

兩次造擾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貺，何以克當？外令親、荆子事，已具本

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丰標，容當面悉。使旋，謹謝。

〔下書〕侍生宋喬年拜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曆日、四刀紙、一口豬來回禮。

一日，上司行下文書來，令吳大舅本衛到任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緞，教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稍閑，封了印來家，又備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等吳大舅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東京家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衆，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十回度人，整做法事，大吹大打，道場行香。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散，俱不在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打發各家禮畢，又是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傅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每家半口豬，半腔羊，一罈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杭州絹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庵裡薛姑子打齋，令來安兒送香油米麪銀錢去，不在言表。

看看看到年除之日，窗梅橫月，檐雪滾風，竹爆千門，燈燃萬戶，家家貼春勝，處處挂桃符。西門慶燒了紙，又到於李瓶兒房靈前祭奠。已畢，置酒於後堂，合家大小團聚。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坐，等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并女婿陳經濟都遞

了酒，兩旁列坐。先是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如意兒五個磕頭。然後小玉、綉春、小鸞兒、元宵兒、中秋兒、秋菊磕頭。其次者來昭妻一丈青惠慶、來保妻惠祥、來興妻惠秀、來爵妻惠元，一般兒四個家人媳婦磕頭。然後纔是王經、春鴻、玳安、平安、來安、棋童兒、琴童兒、畫童兒，來昭兒子鐵棍兒、來保兒子僧寶兒、來興女孩兒年兒來磕頭。西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

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天上炷了香，燒了紙，吃了點心，備馬就出去拜巡按、賀節去了。月娘與衆婦人，早起來施朱傅粉，插花插翠，錦裙綉襖，羅襪弓鞋，妝點妖嬈，打扮可喜，都來後邊月娘房內，厮見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落門簿，答應往來官長士夫。玳安與王經穿着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首踢毬子兒，放炮燄，又嗑瓜子兒，袖香桶兒，戴鬧蛾兒。衆夥計主管、門下底人，伺候見節者不計其數，都是陳經濟一人在前邊客位管待。後邊大廳，擺設錦筵桌席，單管待親朋；花園捲棚，放下氈幃暖簾，鋪陳錦綉綉毯，獸炭火盆，放着十桌，都是銷金桌幃，妝花椅墊，盤裝菓品，瓶插金花，筵開玳瑁，專一留待士大夫官長。

約晌午間，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有四五個人跟隨，就來拜。到廳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然後請吳月娘出來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廳留坐。纔拿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西門慶就教陳經濟管待

陪王三官兒，他便往捲棚內陪何千戶坐去了。王三官吃了一回，告辭起身。陳經濟送出大門，上馬而去。落後又是荆都監、雲指揮、喬大户，皆絡繹而至。

西門慶待了一日人，已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歸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日早，又出去賀節，直至晚歸家來。家中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花子由來拜，陳經濟陪侍在廳上坐的。候至已久，西門慶到了，見畢禮，從新擺上酒菜點心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由隔門，先起身去了。只見伯爵、希大、常時節坐着，如定油兒一般，還不去。又撞見吳二舅來了，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燈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的酩酊大醉，送出伯爵等到門首，衆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旁站立，捏了一把手。玳安就知意，說道：「他屋裡没人。」這西門慶就撞入他房內，老婆早已在封門裡，迎接進去。兩個也無閑話，走到裡間內，老婆脫衣解帶，仰擁炕上。西門慶褪下褲子，扛起腿來，那話使有銀托子，就幹起來。原來老婆好并着腿幹，兩隻手擁着，只教西門慶攬他心子。那浪水熱熱一陣流出來，把床褥皆濕。西門慶龜頭蘸了藥，攬進去。兩手扳着腰，只顧兩相揉搓，塵柄盡入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口中只叫親爺。那西門慶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排行五姐。」這西門慶口中喃喃吶吶，就叫「葉五兒！不知道口裡會合不會？」那老婆原來奶子出身，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占爲妻子；五短身材，兩個鵝鵝胎眼兒，今年也是屬兔的，三十二歲了，甚麼事

兒不知道？口裡如流水連叫親爺不絕，情濃一泄如注。西門慶扯出塵柄要抹，婦人攔住：「休抹，等淫婦下去替你吮淨了罷！」這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真個蹲下身，雙手捧定那話，吮啞的乾乾淨淨，纔繫上褲子。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恁些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裡也盼他哩，只怕京中夏大人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一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兒，你自家治買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早在鋪子裡掩門等候，待西門慶進來，方纔關上拴。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

看官聽說：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此理之自然也。如人家主子行苟且之事，家中使的奴僕，皆效尤而行。原來賁四這個老婆，不是守本分的，先與玳安有奸，落後又把西門慶勾引上了。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傳夥計又沒在鋪子裡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賁四老婆屋裡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在鋪子裡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裡睡了一宿。有這等的事？正是：時人不用穿針待，那得工夫送巧來！有詩爲證：

滿眼風流滿眼迷，殘花何事濫如泥？捨琴暫息商陵操，惹得山禽繞樹啼。

却說賁四老婆晚夕對玳安說：「只怕隔壁韓嫂兒傳嚷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幾句，羞人答答的，怎好相見？」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間買些甚麼兒

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稀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菓餡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你到明日進來磕頭，梯已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嘴。」這賁四老婆真個依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趕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掇進後邊月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裡的？」玳安道：「是賁四嫂送這盒兒點心、瓜子與娘吃。」月娘道：「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又教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菓子與他，說：「多上覆，多謝了。」

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有玉皇廟吳道官來拜，在廳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慶脫了衣服，使玳安：「你騎了馬，問聲文嫂兒去。俺爺今日要來拜拜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爺且不消去。頭裡小的撞見文嫂兒，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他說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太太說，教爺初六日過去見節，他那裡伺候着哩。」西門慶便道：「他真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說謊？」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剛到上房坐下，忽有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束着金帶，進入後堂，先拜西門慶，說道：「一言難盡。我吳鎧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姐夫了，多謝厚禮。日昨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空慢姐夫來了。今日敬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平頭相還下去，說道：「大舅恭喜，自然之道理，至親何必計較！」吳大舅於是拜畢西門慶，月娘出

來，與他哥磕頭。頭戴翡白縐紗金梁冠兒，海獺卧兔，白綾對衿襖兒，沉香色遍地金比甲，玉色綾寬襖裙。耳邊二珠環兒，金鳳釵梳，胸前帶着金三事擦領兒，裙邊紫遍地金八條穗子的荷包，五色鑰匙綫帶兒，紫遍地金扣花白綾高底鞋兒，打扮的鮮兒的，向前花枝招颯，綉帶飄飄，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道：「姐姐，兩禮兒罷！」說道：「哥哥嫂嫂不識好歹，常來擾害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看顧罷。」月娘道：「一時不到，望哥耽帶（一）便了。」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這早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房裡坐罷。」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裡，聽見嚷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都是海獺卧兔兒，白綾襖兒，玉色挑綫裙子；一個綠遍地金比甲兒，一個是紫遍地金比甲兒；頭上戴的都是鬚髻，玉樓帶的是環子，金蓮是青寶石墜子；下邊尖尖趨趨顯露金蓮。與吳大舅磕了頭，逕往各人房裡去了。

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騎火盆安放桌兒，擺上春盛菓盒，各樣熱碗暖飯，大饅頭、點心，八寶攪湯，一齊拿上來。小玉、玉簫都來與大舅磕頭。須臾，吃了湯飯，月娘用小金鑲玳瑁鍾兒斟酒遞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姐，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裡間房內，拿出數樣配酒的菓菜來，都是冬筍、銀魚、黃鼠、鱈鮓、海蜇、天花菜、蘋婆、螳螂、鮮柑、石榴、風菱、雪梨之類。飲酒之間，西門慶便

問：「大舅的公事都了畢停當了？」吳大舅道：「蒙姐夫抬舉，年前任便到了，上下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還有屯所（二）裡未曾去到到任。明日是個好日期，衛中開了印，來家整理了些盒子，須得抬到屯所裡到任，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吩咐吩咐。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是被巡撫侯爺參劾去了任。如今我接管承行，須得也要振刷在冊花戶（三），警勵屯頭，務要把這舊管新增開報明白，到明日秋糧夏稅，纔好下屯徵收。」西門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這屯田，不瞞姐夫說，太祖舊例，練兵衛因田養兵，省轉輸之勞，纔立下這屯田。那時只是上納屯田秋糧，又不問民地。後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這夏稅。而今這濟州管內，除了拋荒葦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畝屯地。每頃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纔傾齊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糧馬草作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雖故還有些拋零人戶不在冊者，鄉民頑滑，若十分追徵緊了，等秤斛斗重，恐聲口致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有些敷餘兒也罷，難道說全徵？若徵收些出來，斛斗等秤上也够咱們上下攪給。」吳大舅道：「不瞞姐夫說，若會管此屯，現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尋。到年終，人戶們還有些鷄鵝豚米，面見相送。那個是各人取覓，不在數內的。只是多賴姐夫力量扶持。」西門慶道：「得够你老人家攪給，也盡我一點之心。」正說着，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三人飲酒，到掌燈已後，吳大舅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那日就在前邊金蓮房中歇了一夜。

到次日，早往衙門中開印，升廳畫卯，發放公事。先是雲離守家發帖兒，初五日請西門慶并合衛官員吃慶官酒。何千戶娘子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

且說那日，西門慶同應伯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離守家。原來旁邊又典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內擺酒，叫了一起吹打鼓樂迎接，都有桌面，吃至晚夕來家。

巴不到次日，月娘往何千戶家吃酒去了。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賞賜包兒，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跟隨，午後時分，逕來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官兒不在，留下帖兒。文嫂兒又早在那裡，接了帖兒，連忙報與林太太。隨說出來：「請老爺後邊坐。」轉過大廳，到於後邊，進入儀門，五間住房。掀起明簾子，上面供養着先公王景崇影像，陳設兩桌春臺菓酌，朱紅公座，虎皮校椅。脚下氈氍匝地，簾幙垂紅。少頃，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襖兒，珠翠盈頭，粉妝膩臉，與西門慶見畢禮數，留坐待茶。吩咐「大官把馬牽於後槽喂養。」茶湯罷，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叔岳父六黃太尉磕頭去了，直過了元宵纔來。」這西門慶一面喚玳安脫去上蓋，裡邊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氅衣，粉底皂靴，十分綽耀。婦人房裡安放桌席。黃銅四方獸面火盆，生着炭火。朝陽房屋，日色照窗，房中十分明亮。須臾，丫鬟拿酒菜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蕊。婦人錦裙綉襖，皓齒明眸，玉手傳杯，秋波送意。猜枚擲骰，笑語烘春。話良久，意洽情濃；飲多時，目邪心蕩。看看日落黃昏，又早高燒銀燭。玳安、琴

童，下邊耳房放桌兒，自有文嫂兒主張酒饌點心管待。三官兒娘子，另在那邊角門內一所屋裡居住，自有丫鬟養娘伏侍，等閑不過這邊來。婦人又倒扣角門，僮僕誰敢擅入。酒酣之際，兩個共入裡間房內，掀開綉帳，關上窗戶。丫鬟輕剔銀釭，佳人忙掩朱戶，男子則解衣就寢，婦人即洗脚上床。枕設寶花，被翻紅浪。原來西門慶家中磨槍備劍，帶了淫器包兒來，安心要鏖戰這婆娘，早把胡僧藥用酒吃在腹中，那話上使着雙托子。在被窩中，架起婦人兩股，縱塵柄入牝中，舉腰展力，那一陣掀騰鼓搗，其聲猶若數鯁行泥淖中相似，連聲響亮。婦人在下，沒口叫達達如流水。正是：照海旌幢秋色裡，擊天鼙鼓月明中。有長詞一篇，道這場交戰。但見：

錦屏前迷魂陣擺，綉幃下攝魄旗開。迷魂陣上，閃出一員酒金剛、色魔王：頭戴肉紅盔、錦兜鍪，身穿烏油甲、絳紅袍，纏筋絲、魚皮帶、沒縫靴，使一柄黑纓槍，帶的是虎眼鞭、皮包頭流星槌、沒毬箭，跨一疋捲毛凹眼渾紅馬，打一面覆雨翻雲大帥旗。攝魄旗下，擁一個粉骷髏、花狐狸：頭戴雙鳳翹、珠絡索，身穿素羅衫、翠裙腰、白練襠、凌波襪、鮫綃帶、鳳頭鞋，使一條隔天鞭、話絮刀、不得箭、泪偷錘、容瘦鋼、粉面搨、羅幃棒，騎一疋百媚千嬌玉面毬，打一柄倒鳳顛鷺遮日傘。須臾，這陣上撲蓼蓼震春雷，那陣上鬧挨挨麝蘭鬢鬢；這陣上暖溶溶被翻紅浪，那陣上刷刺刺帳控銀鈎。被翻紅浪精神健，帳控銀鈎情意乖。

這一個急展二十四解任徘徊，那一個忽刺刺一十八滾難掙扎。一個是慣使的紅綿套索鴛鴦扣，一個是好耍的拐子流星鷄心槌。一個火忿忿桶子槍，恨不的扎够三千下；一個顛巍巍肉傍牌，巴不得搵够五十回。這一個善貫甲披袍戰，那一個能奪精吸髓華。一個戰馬叭蹋蹋踏翻歌舞地，一個征人軟濃濃塞滿密林崖。一個醜搗搜剛硬形骸，一個俊嬌嬌杏臉桃腮。一個施展他久戰熬場法，一個賣弄他鶯聲燕語諧。一個鬪良久，汗浸浸釵橫鬢亂；一個戰多時，喘吁吁枕軟衲歪。頃刻間，只見這內襠縣火炮打成堆，個個皆腫眉膿眼；霎時下，則望那莎草場被槍扎倒底，人人肉綻皮開。正是：愁雲托上九重天，一派敗兵沿地滾；幾番鏖戰貪淫婦，不似今番這一遭。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陰戶，燒了兩炷香，許下明日家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燈耍子。這婦人一段身心已是被他拴縛定了，於是滿口應承都去。這西門慶滿心歡喜，起來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分，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方回家去。正是：不愁明日盡，自有暗香來。有詩爲證：

盡日思君倚畫樓，相逢不捨又頻留。劉郎莫謂桃花老，浪把輕紅逐水流。

却說西門慶到家，有平安迎門稟說：「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請帖兒，請爺明早往門外皇莊看春。又是雲二叔家，差人送了五個帖兒，請五位娘吃節酒。帖兒都交進去了。」

西門慶聽了，沒言語。進入後邊月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房內坐的。月娘從何千戶家赴了席來家，已摘了首飾花翠，止戴着鬚髻，撇着六根金簪子，勒着珠子箍兒，上着藍綾襖，下着軟黃綿細裙子，坐着說話。見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就在正面椅上坐下。問道：「你今日往那裡，這咱纔來？」西門慶只得說：「我在應二哥家，留坐到這早晚。」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千戶家酒席上事：「原來何千戶娘子還年小哩，今年纔十八歲。生的燈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標致！知今博古，透靈兒（四）還強十分。見我去，恰似會了幾遍，好不喜狎。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房裡倒使着四個丫頭，兩個養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御前生活所藍太監侄女兒，與他陪嫁了好少錢兒！」月娘又道：「小廝對你說來？明日雲夥計家又請俺們吃節酒，送了五個帖兒，在揀妝上攔着。連薛內相家帖子，都放在一處。」因令玉簫：「拿過來與你爹瞧瞧。」這西門慶看了薛內相家帖兒，又看雲離守家帖兒，下書他娘子兒「雲門范氏斂衽拜請」。西門慶說：「你們明日收拾了，都去走走。」月娘道：「留雪姐在家罷，只怕大節下，一時有個人客驀將來，他們沒處搵撓。」西門慶道：「也罷，留雪姐在家裡，你們四個去吧。明日我也不往那裡去。薛太監請我門外看春，我也懶待去。這兩日春氣發也怎的，只害這邊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問任醫官討兩服藥吃不是，只顧挨着怎的？」那西門慶道：「不妨事，由他。一發過了這兩日吃，心淨些。」因和月娘計較：「到明日燈節，咱

不少的置席酒兒，請請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子、荆南崗娘子、張親家母、喬親家母、雲二哥娘子，連王三官兒母親和大妗子、崔親家母，這幾位都會會。也只在十二三，挂起燈來。還叫王皇親家那起小廝扮戲耍一日。爭耐去年還有賁四在家，扎了幾架烟火放，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了，却教誰人看着扎？」那金蓮在旁插口道：「賁四去了，他娘子兒扎（五）也是一般。」這西門慶就瞅了金蓮道：「這個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娘、玉樓也不睬顧，就罷了。因說道：「那三官兒娘，咱們與他沒有大會過，人生面不熟的，怎麼好請他？只怕他也不肯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個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懷着個臨月身子，只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教人家唇齒！」玉樓道：「姐姐，沒的說，怕怎麼的？你身子懷的又不顯，怕還不是這個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自恁散心走走兒纔好。」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後邊孫雪娥房裡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叫了大姐，也就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到於雪娥房中，晚間教他打腿捏身上，捏了半夜。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早晨，只見應伯爵走來借衣服頭面，對西門慶說：「昨日雲二嫂送了個帖兒，今日請房下陪衆嫂子坐。家中舊時有幾件衣服兒，都倒塌了。大正月出門入戶，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話！敢來上覆嫂子，有上蓋衣服，借的兩套兒，頭面簪環，借的幾件兒，教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經：「你裡邊對你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寶在外邊拿

着氈包并盒哩，哥哥累你拿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氈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寶，說道：「裡面兩套上色緞子織金衣服，大小五件頭面，一雙二珠環兒。」應寶接的，往家去了。

西門慶陪着伯爵吃茶，說道：「昨日房下在何大人家吃酒，來晚了。今日不想雲二哥娘子送了五個帖兒，又請房下們都會會兒。大房下又有臨月身孕，懶待去。我說他既來請，大節下你等走走去罷。我又連日不得閑，只昨日纔把人事拜了。前日咱們在雲二哥家吃了酒來，昨日我又出去有些小事，來家晚了。今日薛內相又請我門外看春，怎麼得工夫去？吳親家廟裡又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教小婿去了罷。這兩日不知酒多了怎的，只害腰疼，懶待動彈。」伯爵道：「哥，你還是酒之過。濕痰流注在這下部，也還該忌忌。」西門慶道：「這節間到人家，誰是肯輕放了我的，怎麼忌的住！」伯爵又問：「今日那幾位嫂子去？」西門慶道：「大房下和第一、第三、第五的房下四人去，我在家且歇息兩日兒罷。」正說着，只見玳安拿進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不去？」於是看盒兒內放着三個請書兒，一個宛紅簽兒寫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個寫「大都闈吳老先生大人」，一個寫着「大鄉望應老先生大人」，俱是「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玳安說：「他那裡說不認的，教咱這裡轉送送兒罷。」伯爵一見，便說：「這個却怎樣兒好？」

我還沒送禮兒去與他，他來請我，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裡替你封上分帕禮兒，你差應寶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道：「你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爹名字，與你應二爹。」因說：「你把這請帖兒袖了去，省的我又教人送。」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送去了。須臾，王經封了帕禮，遞與伯爵。伯爵打恭說道：「謝哥，容另還。我後日早來會你，咱一同起身。」說畢，作辭去了。

却表吳月娘等，午間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帶着來爵媳婦兒惠元收疊衣服，一頂小轎兒；四名排軍喝道，琴童、春鴻、棋童、來安四個跟隨，往雲指揮家來吃酒。正是：

翠眉雲鬢畫中人，嫵娜宮腰迥出塵。天上嫦娥元有種，嬌羞釀出十分春。

不說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往雲離守家吃酒去了。西門慶吩咐大門上平安兒：「隨問甚麼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經過一遭，那裡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慶那日，只在李瓶兒房中圍爐坐的。自從李瓶兒沒了，月娘教如意兒休勒上奶去，每日只喂奶來與女孩兒城兒。連日西門慶害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與他延壽丹，用人乳吃。於是來到房中，教如意兒擠乳。那如意兒，節間頭上戴着黃霜霜簪環，滿頭花翠，勒着翠藍銷金汗巾，藍紬子襖兒，玉色雲緞披襖兒，黃綿紬裙子，脚下沙綠潞紬白綾高底鞋兒，妝點打扮比昔時不同；手上戴着四個

烏銀戒指兒，坐在傍邊打發吃了藥，又與西門慶斟酒布菜兒。迎春打發吃了飯，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棋去了，要茶要水，自有綉春在厨下打發。

西門慶見丫鬟都不在屋裡，在炕上斜靠着背，扯開白綾吊的絨褲子，露出那話來，帶着銀托子，教他用口吮啞。一面傍邊放着菓酌，斟酒自飲。因呼道：「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替達達啞。我到明日，尋出件好妝花緞子比甲兒來，你正月十二日穿。」老婆道：「着，爹可憐見。」啞弄够一頓飯時，西門慶道：「我兒，我心裡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老婆道：「隨爹你揀着燒炷香兒。」西門慶令他關上房門，把裙子脫了，上炕來仰臥在枕上，底下穿着新做的大紅潞紬褲兒，褪下一隻褲腿來。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個燒酒浸的香馬兒，撇去他抹胸兒，一個坐在他心口內，一個坐在他小肚兒底下，一個安在他秘蓋子（六）上，用安息香一齊點着。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拽，只顧沒稜露腦，往來送進不已。又取過鏡臺來，傍邊照看。須臾，那香燒到肉跟前，婦人蹙眉齧齒，忍其疼痛，口裡顫聲柔語，哼成一塊，沒口子叫：「達達，爹爹，罷了，我了……好難忍也！」西門慶便叫道：「章四兒淫婦，你是誰的老婆？」婦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門慶教與他：「你說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那婦人回應道：「淫婦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西門慶又問道：「我會白不會？」婦人道：「達達會白毯。」兩個淫聲艷語，無般言語不說出來。西門慶那話粗大，撐的婦人牝戶滿滿，使往來出入，

帶的花心紅如鸚鵡舌，黑似蝙蝠翅一般，翻覆可愛。西門慶於是把他兩股，扳抱在懷內，四體交匝，兩相迎湊，那話盡沒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失聲，淫水流下。西門慶情濃樂極，精蘊如湧泉。正是：不知已透春消息，但覺形骸骨節鎔。有詩爲證：

任君隨意薦霞杯，滿腔春事浩無涯。一身徑藉東君愛，不管床頭墜寶釵。

當日西門慶燒了這老婆身上三處香，開門尋了一件玄色緞子妝花比甲兒與他。

至晚，月娘衆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雲二嫂也懷着個大身子。俺兩個今日酒席上都遞了酒，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娩了，若是一男一女，兩家結親做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姐妹，一處做針指，來往同親戚兒耍子。應二嫂做保證。」西門慶聽了笑。

話休饒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蓮上壽。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吩咐小廝們抬出燈來，收拾揩抹乾淨，大廳、捲棚各處掛燈；擺設錦帳圍屏；叫來興買下鮮果，叫了小優晚夕上壽。這潘金蓮早晨打扮出來，花妝粉抹，翠袖朱唇，走來大廳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着高凳在那裡掛燈——那三大盞珠子吊掛燈。笑嘻嘻說道：「我道是誰在這裡，原來是你們在這裡掛燈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吩咐下俺們挂了燈，明日娘的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們與娘磕頭，娘一定賞俺們哩。」婦人道：「要打便有，要賞可沒有！」琴童道：「耶嚟！娘怎的没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放在頭裡？小的們是娘的兒女，娘看顧

看顧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來說嘴！你與他好生仔細挂那燈，沒的例兒搯兒的（七）拿不牢掉將下來。前日年裡爲崔本來，說你爹大白日裡不見了，險不險赦了一頓打。沒曾打，這遭兒可打成了！」琴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薄的，又唬小的！」玳安道：「娘也不打聽，這個話兒娘怎得知？」婦人道：「宮外有株松，宮內有口鐘，鐘的聲音兒，樹的影兒，我怎麼有個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有賁四在家，還扎了幾架烟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沒人會扎。乞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會扎，教他扎不是！』」玳安道：「娘說的甚麼話？一個夥計家，那裡有此事？」婦人道：「甚麼話，檀木靶！有此事，真個的。畫一道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八）！」琴童道：「娘也休聽人說，只怕賁四來家知道。」婦人道：「瞞那傻王八千來個！我只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怪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丟下老婆在家，料莫（九）他也不肯把毯閑着！賊囚根子們，別來說嘴！打夥兒替你爹做牽頭，勾引上了道兒，你們好圖躡狗尾兒（十），說的是也不是？敢說我不知道！嗔道賊淫婦買禮來，與我也罷了，又送蒸酥與他大娘！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兒與我，小買住我的嘴頭子。他是會養漢兒！我就猜沒別人，就知道是玳安兒這賊囚根子替他鋪謀定計。」玳安道：「娘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這勾當怎的；小的等閑也不往他屋裡去，娘也少聽韓回子老婆說話。他兩個爲孩子好不嚷亂！常言：『要好不能够，要歹登時就』、『一片房倒壓不殺人，一篇舌頭倒

壓殺人』、『聽者有，不聽者無』。論起來，賁四娘子爲人和氣，在咱門首住着，家中大小，不曾惡識了一個人。誰人不在他屋裡討茶吃？莫不都養着，倒沒放處！」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個靶子，像是半頭磚兒（十二）也似的個兒，把那水濟濟眼擠着，七八拿杓兒舀。好個怪淫婦！他便和那韓道國老婆、那長大摔瓜淫婦，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兒不待見他！」

正說着，只見小玉走來說：「俺娘請五娘。潘姥姥來了，要轎子錢哩。」金蓮道：「我在這裡站着，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姥姥打夾道裡，我送進去了。一來時，抬轎的說該他六分銀子轎子錢。」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怎不帶轎子錢兒來！」一面走到後邊，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子錢，只說沒有。月娘道：「你與姥姥一錢銀子，寫帳就是了。」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邊抬轎子的催着要去。玉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不一時，大妗子、二妗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姥姥歸到前邊他女兒房內來，被金蓮盡力數落了一頓，說道：「你没轎子錢，誰教你來了？恁出醜刮劃的，教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沒個錢兒與我來，老身那討個錢兒來？好容易調辦了這分禮兒來！」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那裡討個錢兒與你？你看着，睁着眼在這裡，七個窟窿到有八個眼兒（十二）！今後你有轎子錢，便來他家

來；沒轎子錢，別要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個窮親戚，休要做打嘴的獻世包（十三）！關王賣豆腐，人硬貨不硬，我又聽不上人家那等秘聲類氣。前日爲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便罷了。驢糞毬兒面前光，却不知裡面受淒惶（十四）！」幾句說的潘姥姥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姥來了！」一面安撫老人家在裡邊炕上坐的，連忙點了盞茶與他吃。潘姥姥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只見後邊請陪大妗子吃飯，纔起來往後邊去了。

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玳安拿進帖兒來說：「荆老爹升了東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升東南統制兼督漕運總兵官荆忠頓首拜。」慌的西門慶令抬開飯桌，連忙穿衣冠帶，迎接出來。只見荆總制穿着大紅麒麟補服、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僚掾軍牢。一面讓至大廳上，叙禮畢，分賓主而坐。茶湯上來，待茶畢，荆總制說道：「前日升官敕書纔到，還未上任，逕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擢，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賀。」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即令左右放桌兒。荆總制再三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翁，一家尚未拜，還有許多薄冗，容日再來請教罷。」便徑起身。西門慶那裡肯放，隨令左右上來，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菓上來。獸炭頻燒，暖簾低放；金壺斟玉液，翠盞貯羊羔。纔斟上酒來，只見鄭春、王相兩個小優兒來到，臥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個如何這咱纔

來？」問鄭春：「那一個叫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是王柱的兄弟。」西門慶即令：「拿樂器上來，彈唱與他荆爺聽。」須臾，兩個小優安放樂器停當，歌唱了一套「霽景融和」。左右拿上兩盤攢盒點心暖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等。荆統制道：「這等就不是了。學生叨拜，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即令上來磕頭。西門慶道：「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燈一叙，望乞下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荆統制道：「若老夫人尊票到，賤荆一定趨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升轉？」荆統制道：「我聞得周南軒也只在三月間，有京營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坐不多時，荆統制告辭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喝道而去。

晚夕，潘金蓮上壽。後廳小優彈唱，遞了酒，西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娘陪着大妗子、潘姥姥、女兒郁大姐、兩個姑子，在上房坐的飲酒。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內，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梯已遞酒磕頭。落後潘姥姥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臥。他便陪着西門慶自在飲酒，作歡頑耍做一處。

却說潘姥姥到那邊屋裡，如意、迎春讓他熱炕上坐着。先是姥姥看見明間內靈前，供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勝，樹菓柑子，石榴蘋婆，雪梨鮮菓，蒸酥點心，饊子麻花；滿爐焚着末子香蠟，點着長明燈；桌上拴着銷金桌幃；旁邊挂着他影，穿大紅遍地金袍兒，錦裙

綉襖，珠子挑牌。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姐姐好處生天去了！」因坐在炕上，向如意兒、迎春道：「你娘够了。官人這等費心追薦，受這般大供養，够了！他是有福的。」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姥姥怎的不來？門外花大妗子和大妗子，都在這裡來。十二個道士念經，好不大吹大打，揚幡道場，水火煉度，晚上纔去了。」潘姥姥道：「幫年逼節（十五），丟着個孩子在家，我來，家中没人，所以就不曾來。今日你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兒道：「姥姥還不知道？楊姑娘老病死了。從年裡俺娘念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邊與他上祭去了。」潘姥姥道：「可傷！他大如我，我還不曉的他老人家沒了！嗔道今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楊姑娘。如意兒道：「姥姥，有鍾兒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教迎春：「姐，你放小桌兒在炕上，篩甜酒與姥姥吃杯。」不一時取到。

飲酒之間，婆子又提起李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姐，熱心腸兒。我但來這裡，沒曾把我老娘當外人看承。到就是熱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着說話兒。我臨家去，好歹包些甚麼兒與我拿了去，再沒曾空了我。不瞞姐姐你們說，我身上穿的這披襖兒，還是你娘與我的！正經我那冤家，半個折針兒也迸不出來與我。我老身不打誑語，阿彌陀佛，水米不打牙（十六）。他若肯與我一個錢兒，我滴了眼睛在地！你娘與了我些甚麼兒，他還說我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想今日為轎子錢，你大管家拿着銀子，就替老身出幾分，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他沒有。倒教後邊西房裡姐姐，拿出一錢銀

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歸到屋裡，還數落了我一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教我來，沒轎子錢休教我上門走。我這去了，不來了！來到這裡，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有天下人心狠，不似俺這短壽命！姐姐，你們聽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聽人說，還不知怎麼收成結果哩！想着你從七歲沒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教你做針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麼纏手縛腳兒的。你天生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他姑娘喝過來斷過去（十七），不看一眼兒！」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上學來，噴道恁提起來就會，識字深！」潘姥姥道：「他七歲兒上女學，上了三年，字做也曾寫過；甚麼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

正說着，只見打的角門子響。如意兒道：「是誰叫門？」使綉春：「二姐，你去瞧瞧去。」那綉春走來，說：「是春梅姐來了。」如意兒連忙捏了潘姥姥一把手，就說道：「姥姥悄悄的，春梅來了。」潘姥姥道：「老身知道。他與我那冤家一條腿兒（十八）。」只見春梅進來，頭上翠花雲髻兒，羊皮金沿的珠子箍兒，藍綾對衿襖兒，黃綿細裙子，金燈籠墜子，貂鼠圍脖兒，走來見衆人陪着潘姥姥吃酒，說道：「姥姥還沒睡哩？我來瞧瞧姥姥來了。」如意兒讓他坐。這春梅把裙子摟起，一屁股坐在炕上。迎春便緊挨着他坐，如意坐在右邊炕頭上，潘姥姥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剛纔吃了酒，打發他兩個睡下了。我來這邊瞧瞧姥姥。有幾樣菜兒，一壺兒酒，取了來和姥姥坐

的。」因央及綉春：「你那邊教秋菊掇了來，我已攢下了。」那綉春不一時走過那邊取了來：秋菊方盒內掇着菜兒，綉春提了一錫瓶金華酒。春梅吩咐秋菊：「你往房裡聽着，若叫我，來這裡對我說。」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去了。一面擺酒在炕桌上，都是燒鴨、火腿、薰臘鵝、細鮓、糟魚、菓仁、鹹酸、蜜食、海味之類，堆滿春臺。綉春關上角門，走進在旁邊陪坐。於是篩上酒來，春梅先遞了一鍾與潘姥姥，然後遞一鍾如意兒，一鍾與迎春。綉春在旁邊炕兒上坐的，共五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護衣碟兒內，每樣揀出遞與姥姥衆人吃，說道：「姥姥，這個都是整菜，你用些兒。」那婆子道：「我的姐姐，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從來也沒費恁個心兒管待我管待兒。姐姐，你倒有惜孤愛老的心。你到明日管情好，一步一步自高。敢是俺那冤家，沒人心，沒人義！幾遍爲他心齷齪，我也勸他，他就扛的我失了色。今日早是姐姐你看着，我來你家討冷飯吃來了？你下老實（十九）那等扛我！」春梅道：「姥姥罷，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他爭強不伏弱的性兒，不同的六娘錢自有。他本等手裡沒錢，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像俺爹，雖是抄的銀子放在屋裡，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公正義問他要，不恁瞞藏背掖的。教人看小了他，他怎麼張着嘴兒說人！他本沒錢，姥姥怪他，就虧了他了。莫不我護他？也要個公道！」如意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肉，五娘有錢，不孝順姥姥，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樹兒生（二十）。

到明日你老人家黃金入櫃，五娘他也沒個貼皮貼肉的親戚，就如死了俺娘樣兒！」婆子道：「我有今年沒明年，知道今死明日死？我也不怪他。」春梅見婆子吃了兩鍾酒，韶刀上來了，便叫迎春：「二姐，你拿骰盆兒來，咱們擲個骰兒搶紅耍子兒罷。」不一時，取了四十個骰兒的骰盆兒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擲了一回，又與迎春擲，都是賭大錘子。你一盞，我一鍾，須臾竹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罄淨。迎春又拿上半罈麻姑酒來，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潘姥姥老人家熬不的，又早前靠後仰打起盹來，方纔散了。

春梅便歸這邊來。推了推角門，開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內，倚着春凳兒聽他兩個在屋裡行房，怎的作聲喚，口中呼叫甚麼。正聽在熱鬧，不防春梅走來到跟前，向他腮頰上盡力打了個耳刮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裡聽甚麼！」打的秋菊睁睁的，說道：「我這裡打盹，誰聽甚麼來？你就來打我！」不想房內婦人聽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他關門，他不動。」於是替他擦過了。秋菊揉着眼，關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摘頭睡了，不在話下。正是：鶴鷗有意留殘景，杜宇無情戀晚暉。

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傅夥計、甘夥計、賁四娘子、崔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吳二矜子都在這裡。西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

視，騎馬喝道，往何千戶家赴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個唱的，一起雜耍，周守禦同席。飲酒至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

到初十日，發帖兒請衆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門慶說：「趁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外他孟大姨和俺大姐，也帶着請來坐坐，省的教他知道惱，請人不請他。」西門慶道：「早是你說。」吩咐陳經濟：「再寫兩個帖，差琴童兒請去。」這潘金蓮在旁聽着多心，走到屋裡，一面攛掇把潘姥姥就要起身。月娘道：「姥姥，你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兒是的。」金蓮道：「姐姐，大正月裡，他家裡丟着孩子没人看，教他去罷。」慌的月娘裝了兩個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轎子錢，管待打發去了。金蓮因對着李嬌兒說：「他明日請他有錢的大姨兒來看燈吃酒！一個老行貨子，觀眉觀眼的，不打發去了，平白教他在屋裡做甚麼？待要說是客人，没好衣服穿；待要說是燒火的媽媽子，又不似，倒沒的教我惹氣！」西門慶使玳安兒送了兩個請書兒往招宣府，一個請林太太，一個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

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梳洗頭臉，打選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回書。西門慶問他：「如何住這些時不來？」賁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節，直到正月初二日，纔收拾起身回來，「夏老爹多上覆老爹，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交與他管絨

綫鋪。另打開一間，教吳二舅開鋪子賣絢絹。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卸在獅子街房內，同來保發賣。且教賁四叫花兒匠在家，趲造兩架烟火，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早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吳大舅、常時節四位，白日在廂房內坐的，晚夕賞燈飲酒。

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三見西門慶，先道外日承携之事。坐下吃畢茶，方纔說起：「李三哥來，今有一宗買賣與你說，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端的甚麼買賣，你說來。」李三道：「今有朝廷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幾萬兩銀子的古器。咱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還未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幹這宗批要做。都看有一萬兩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來對老爹說。老爹若做，張二官府拿出五千兩來，老爹拿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沒別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黃四哥，他那邊還有兩個夥計，二八分錢使。未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麼古器？」李三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內新蓋的艮嶽，改爲壽嶽。上面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籙宮、會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妝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彝商鼎，漢篆秦爐，宣王石鼓，歷代銅鞮，仙人掌露盤，并希世古董玩器擺設，好不與工程，好少錢糧！」西門慶聽了，說道：「比是我與人家打夥兒做，我自己家做了罷。敢量我拿不出這一二萬銀子來？」李三道：「得老爹全做，又好了！俺們就瞞着他那邊了。左右這邊二叔和俺們兩個，再没人。」伯爵道：「哥，家裡還添個人兒不添？」西門

慶道：「到跟前，再添上賁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了。」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裡？」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這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裡，乞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設使就行到府裡，我也還教宋松原拿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於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裡了。從前日起身，往兗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兗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緊，等我去，來回破五六日罷了。老爹差那位管家？等我會下。有了書，教他往我那裡歇，明日我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道：「別人你宋老爹不認的，他常喜的是春鴻。教春鴻、來爵一起去罷。」於是叫他二人到面前，會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這等纔好。事要早幹，多才疾足者得之！」於是與李三吃畢飯，告辭而去。

西門慶隨即教陳經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葉子黃金在書帕內，與春鴻、來爵二人。吩咐路上仔細：「若討了批文，即便早來。若是行到府裡，問你宋老爹討張票，問府裡要。」來爵道：「爹不消吩咐，小的曾在兗州答應過徐參議，小的知道。」於是領了書禮，打在一旁，徑往李三家去了。

不說十一日來爵、春鴻同李三早雇了長行頭口，往兗州府去了。却說十二日，西門慶

家中請各堂客飲酒。那日在家不出門，約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四位，晚夕來在捲棚內賞燈飲酒。王皇親家樂小廝，從早晨就挑了箱子來了，在前邊廂房做戲房。堂客到，打銅鑼銅鼓迎接。周守禦娘子有眼疾，不得來，差人來回。又是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并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孟大姨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戶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并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催邀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催邀。午間，只見林氏一頂大轎，一頂小轎跟了來。見了禮，請西門慶拜見。問：「怎的三官娘子不來？」林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没人。」拜畢下來。止有何千戶娘子直到晌午大錯纔來。坐着四人大轎，一個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排軍抬着衣箱，又是兩位青衣家人，緊扶着轎竿，到二門裡纔下轎。前邊鼓樂吹打迎接，吳月娘衆姊妹迎至儀門首。西門慶悄悄在西廂房放下簾來偷瞧，見這藍氏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長挑身材，打扮的如粉妝玉琢，頭上珠翠堆滿，鳳翹雙插，身穿大紅通袖五彩妝花四獸麒麟袍兒，繫着金鑲碧玉帶，下襯着花錦藍裙，兩邊禁步叮啷，麝蘭香噴。但見：

儀容嬌媚，體態輕盈。姿性兒百伶百俐，身段兒不短不長。細彎彎兩道蛾眉，直侵入鬢；滴溜溜一雙鳳眼，來往覷人。嬌聲兒似囀日流鶯，嫩腰兒似弄風楊柳。端的是綺羅隊裡生來，却厭豪華氣象；珠翠叢中長大，那堪雅淡梳妝。開遍海棠花，也不問夜來多少；飄殘楊柳絮，竟不知春色如何。要知他半點真情，除非是

穿綺窗皓月；能悉他一腔心事，却便似翻綉幌清風。輕移蓮步，有蕊珠仙子之風流；款蹙湘裙，似水月觀音之態度。正是：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

這西門慶不見則已，一見魂飛天外，魄喪九霄，未曾體交，精魄先失。少頃，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叙禮已畢，請西門慶拜見。西門慶得不得的這一聲，連忙整衣冠行禮。恍若瓊林玉樹臨凡，神女巫山降下，躬身施禮，心搖目蕩，不能禁止。拜見畢，下來。先在捲棚內放桌兒擺茶，極盡希奇美饌，然後大廳上坐，陳水陸珍羞。但見：

正面設石崇錦帳圍屏，四下鋪玳筵廣席。花燈高挑，彩繩半拽。雕梁錦帶低垂，畫燭齊明寶蓋。魚龍山戲，恍一片珠璣；殿閣樓臺，簇千團翡翠。左邊廂九姊十妹美人，圖畫丹青；右首下九曜八洞神仙，妝成金碧。吃的是龍肝鳳髓，熊掌駝峰；歌的是錦瑟銀箏，鳳簫象管。鼙鼓鞀鞀驚過鳥，歌喉嚶嚶過行雲。席上嬌嬈，盡是珠圍翠繞；階下脚色，皆按離合悲歡。正是得多少進酒丫鬟雙洛浦，獻羹侍妾兩嫦娥。

當下林太太上席，戲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唱了兩摺下來。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上去彈唱，唱燈詞「錦綉花燈半空挑。」孟大姨門外，先起身去了。西門慶在捲棚內，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飲酒，不住下來大廳榻子外往裡觀覷。這各家跟轎子家人伴當，自有酒饌，

前廳管待，不必用說。

看官聽說：次第明月圓，容易彩雲散，樂極悲生，否極泰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到晚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燈詞。還未到起更時分，西門慶正陪着人坐的，就在席上齁齁的打起睡來。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西門慶道：「我昨日沒曾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打睡。」只見四個唱的下來。伯爵教兩個唱燈詞，兩個遞了酒。當下洪四兒與鄭月兒兩個彈着箏、琵琶唱，吳銀兒與李桂姐遞酒。

正要在熱鬧處，忽玳安來報：「王太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這西門慶就下席來，黑影裡走到二門裡首，偷看着他上轎。月娘衆人送出來，前邊天井內看放烟火。藍氏穿着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襖，翠藍遍地金裙；林太太是白綾襖兒，貂鼠披風，大紅裙，帶着金鐸玉珮，家人打着燈籠，簇擁上轎而去。這西門慶正是餓眼將穿，饞涎空嚙，恨不能就要成雙。見藍氏去了，悄悄從夾道進來。當時沒巧不成話，姻緣湊合：可霎作怪，不想來爵兒媳婦見堂客散了，正從後邊歸來，開他房門，不想頂頭撞見西門慶，沒處藏躲。原來西門慶見媳婦子生的喬樣，安心已久，雖然不及來旺妻宋氏風流，也頗充得過第二。於是乘着酒興兒，雙關摟進他房中親嘴。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因是養了主子，被家人不忿嚷鬧，打發出來。今日又撞着這個道路，如何不從了？一面就遞舌頭在西門慶口中。兩個解

衣褪褲，就按在炕沿子上，掇起腿來，被西門慶就聳（三）了個不亦樂乎。正是：未曾得遇鶯娘面，且把紅娘去解饑。有詩爲證：

燈月交輝浸玉壺，分得清光照綠珠。莫道使君終有婦，教人桑下覓羅敷。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耽帶——即擔待。原諒，諒解。
- (二) 屯所——管理屯田事務的官署。
- (三) 在冊花戶——入冊登記的戶口。這裡指屯田軍民戶籍。
- (四) 透靈兒——聰明透頂。
- (五) 扎——此處與「毡」同音，即「合」，穢詞。
- (六) 毯蓋子——女陰陰阜。
- (七) 例兒揸兒的——隨隨便便，心不在焉。又作奢列。
- (八) 畫一道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猶言早已過分了。畫一道兒，若立一標準、界綫的話。
- (九) 料莫——料想，約莫。
- (十) 躡狗尾——躡，踏。踏狗尾，猶言跟在後面撈油水，多指在男女私情方面沾光。
- (十一) 半頭磚——半截磚，嘲罵人矮胖。
- (十二) 七個窟窿到有八個眼兒——能填七個洞的東西，却有八個等着，喻不夠開銷。
- (十三) 獻世包——即現世包，丟臉貨。
- (十四) 淒惶——哀愁，煩惱。
- (十五) 幫年逼節——迫近年節的時候。「幫」，當作「傍」。
- (十六) 不刷牙——不沾牙，點滴未嘗。
- (十七) 喝過來斷過去——喝，吆喝。斷，硬支使，要人服從。此句意爲呼來喝去，態度極不好。
- (十八) 一條腿——此指通同一氣，猶「合穿一條褲」。
- (十九) 下老實——着實用力地。
- (二十) 千朵桃花一樹兒生——比喻兒女都是父母所生，不會忘記養育之恩或手足之情。
- (二一) 聳——聳動。此指性交動作。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欲得病

吳月娘墓生產子

仁者難逢思有常，閑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退後語言滋味長。
爽口物多終作病，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預防。

此八句詩，乃邵堯夫所作，皆言天道福善，鬼神惡盈，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西門慶只知淫人妻子，而不知死之將至。當日在夾道內奸耍了來爵老婆，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飲酒。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吳大妗子、段大姐坐了好一回，上罷元宵圓子，方纔起身，告辭上轎家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陳經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門。只見四個唱的并小優，還在捲棚內彈唱遞酒。伯爵向西門慶說道：「明日花大哥哥生日，哥，你送了禮去不曾？」西門慶說道：「我早晨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舅那裏，頭裡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你先去罷，我慢慢兒去遞杯酒。」四個唱的後邊去了，李銘等上

來彈唱。那西門慶不住只是在椅子上打睡。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罷，咱們告辭罷。」於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二更時分纔散。西門慶先打發四個唱的轎子去了，拿大鍾賞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出門，叫回李銘吩咐：「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荆爺、何老爹衆位，你早替我叫下四個唱的，休要誤了。」李銘跪下稟問：「爹叫那四個？」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玉芝兒，前日何老爹那裡唱的一個馮金寶兒，并呂賽兒，好歹叫了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磕了頭去了。

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裡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太在席，與荆大人娘子，好不喜歡！坐到那早晚纔去了。酒席上謝我說，蒙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也在出月，往淮上催糴糧運去也。」又說：「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引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唱的許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裡看見他王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就夢見你在李大姐箱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被潘六姐劈手奪了去，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來奪！』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吆喝，和他罵嚷。嚷嚷着，就醒了，不想却是南柯一夢！」西門慶道：「你從睡夢中，只顧氣罵不止。不打緊，我到明日

替你尋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頭想。」

到次日起來，頭沉，懶待往衙門中去。梳頭淨面，穿上衣裳，走來前邊書房中，籠上火，那裡坐的。只見玉簫早晨來如意兒房中，擠了半甌子奶，逕到廂房與西門慶吃藥。見西門慶倚靠床上，有王經替他打腿。王經見玉簫來，就出去了。打發他吃了藥，西門慶使他拿了一對金裹頭簪兒，四個烏銀戒指兒，教他送到來爵媳婦子屋裡去。那玉簫聽見主子使他幹此營生，又似來旺媳婦子那一本帳，連忙鑽頭覓縫袖的去了。送到了物事，還走來回西門慶話，說道：「收了，改日與爹磕頭。」拿回空甌子兒到上房。月娘問他：「你爹吃了藥了？在廂房內做甚麼哩？」玉簫道：「沒言語。」月娘道：「你替他熬下粥來。」

約莫等飯時前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捎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遞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却是老婆剪下一柳黑臻臻光油油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的一個同心結托兒，用兩根錦帶兒拴着，安放在塵柄根下，做的十分細巧工夫；那一件是兩個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都緝着迴紋錦綉，裡邊盛着瓜穰兒。西門慶觀玩良久，滿心歡喜。遂把順袋放在書厨內，錦托兒褪于袖中。正在凝思之際，忽見吳月娘驀地走來，掀開簾子，見躺在床上，王經趴着替他打腿，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頭，就不進去了？屋裡擺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裡怎的？只是恁沒精神！」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起了。你吃了藥，

也等慢慢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了粥。因說道：「大節下，你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裡走走，再不，叫將應二哥來，同你坐坐。」西門慶道：「他也不在了，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我往燈市鋪子內，和他二舅吃回酒，坐坐罷。」月娘道：「你備馬去，我教丫環整理。」這西門慶一面吩咐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逕到獅子街燈市裡來。但見燈市中車馬轟雷，燈毬燦彩，游人如蟻，十分熱鬧：

太平時序好風催，羅綺爭馳鬪錦迴。鰲山高聳青雲上，何處游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燈，到獅子街房子門首下馬，進入裡面坐下。慌的吳二舅、賁四都來聲喏。門首買賣，甚是興盛。來昭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家中吳月娘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嘎飯菜蔬，鋪內有南邊帶來豆酒，打開一罈，擺在樓上，坐着炭火，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窗外就看見燈市，往來人烟不斷，諸行貨殖如山。吃至飯後的時分，西門慶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聽見西門慶來，家中又整治下春臺菓盒酒肴等候。西門慶吩咐來昭：「將這一桌酒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拿回家去了。」又教琴童提送一罈酒過王六兒這邊來。

西門慶於是騎馬，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西門慶說道：「迭承你厚禮，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

誰？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心裡不好，茶飯兒也懶吃，做事沒入腳處！」西門慶道：「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裡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只怕另有個心上的人兒了！」西門慶笑道：「那裡有這個道理。倒因家中節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請要緊的，就不請俺們請兒了！」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正月十六日，還有一席，可請你們衆夥計娘子走走。是必到跟前又推故不去着！」婦人道：「娘若賞個帖兒來，怎敢不去？不是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說俺們。他那日要不去來，倒是俺們攛掇了他去了。落後罵了來，好不在這裡哭。俺們到沒意思刺刺的！落後又教爹娘費心，送了盒子，并那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罷了。不知原來家中大小姐這等躁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兜膽（一）的性兒，着緊把我也擦扛的眼直直的！也沒見，他教你唱，唱個兒與他聽罷了；誰教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嚶，耶嚶！他對我說，他幾時說他來？走來指着臉子就罵他到起身；罵的他來我這裡好不醜的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的哭！我這裡留他住了一夜，纔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丫鬢拿茶吃了。小廝進財兒買了點心鮮魚暖飯來，老馮婆子在廚下整理，又走來上邊與西門慶磕

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就不常往我那裡走走去？」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裡着落？倒常時來我這邊和我做伴兒。」

不一時，房中收拾乾淨，婦人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我早晨家中吃了些粥，剛纔陪你二舅又吃了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桌兒，設擺春臺，安排上酒來。桌上無非是節食美饌，佳肴菓菜之類。婦人令王經打開豆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捎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柳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袖中取出來套在龜身下，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龜頭又帶着景東人事，用酒服下胡僧藥下去。那婦人用手搏弄，弄的那話登時奢稜跳腦，橫筋皆現，色若紫肝，比銀托子和白綾帶子又不同。西門慶摟婦人坐在懷內，那話插進牝中，在上面兩個一遞一口飲酒，唾舌頭頑笑。婦人把菓仁兒用舌尖哺與西門慶吃，直吃至掌燈。

馮媽媽厨下做了猪肉韭菜餅兒拿上來，婦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個，丫鬟收下去。兩個在裡間鑲成的煖炕上，撩開錦幔，二人解衣就寢。婦人知道西門慶好點着燈行房，把燈臺移在明間炕邊一張桌上安放，一面將紙門關上。澡牝乾淨，換了一雙大紅潞紬白綾平底鞋兒，穿在腳上；脫了褲兒，鑽在被窩裡與西門慶做一處，相摟相抱，睡了一回。

原來西門慶心中，只想着何千戶娘子藍氏，情欲如火，那話十分堅硬。先令婦人馬伏

在下，那話放入後庭花內，極力擗礮了約二三百度，擗礮的屁股連聲響亮。婦人用手在下揉着秘心子，口中叫達達如流水。於是心中還不美意，起來披上白綾小襖，坐在一隻枕頭上，婦人仰臥，尋出兩條腳帶，把婦人兩隻腳拴在兩邊護炕柱兒上，賣了個金龍探爪，將那話放入牝中。少時，沒稜露腦，淺抽深送；次後，半出半入，纔直進長驅。恐其害冷，亦取紅綾短襦蓋在他身上。這西門慶乘其酒興，把燈光挪近跟前，垂首玩其出入之勢，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又數百回。婦人口中百般柔聲顫語，都叫將出來。西門慶又取粉紅膏子藥，塗在龜頭上，攘進去。婦人陰中麻癢不能當，急令深入，兩相迎就。這西門慶故作逗遛，戲將龜頭濡搥其牝口，又挑弄其花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往來搯的牝戶翻覆可愛。燈光影裡，見他兩隻腳兒穿着大紅鞋兒，白生生腿兒躡在兩邊，吊的高高的，一往一來，一衝一撞，其興不可遏。因口呼道：「淫婦，你想我不想？」婦人道：「我怎麼不想？達達，只要你松柏兒冬夏長青便好。休要日遠日疏，頑要絮煩了，把奴來也不理，奴就想死了罷了，敢和誰說，有誰知道？就是俺那王八來家，我也不和他說。想他恁在外邊做買賣，有錢不養老婆的，他肯挂念我！」西門慶道：「我的兒，你若一心在我身上，等他來家，我爽利替他另娶一個，你只長遠守着我便了。」婦人道：「親達達，等他來家，好歹替他娶了一個罷！或把我放在外頭，或是招我到家去，隨你心裡。淫婦爽利把不值錢的身子，拼與達達罷，無有個不依你的。」西門慶道：「我知

道。」兩個說話之間，又幹够兩頓飯時，方纔精洩。解卸下婦人腳帶來，摟在被窩內，并頭交股，醉眼朦朧，一覺直睡到三更天氣方醒。

西門慶起來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叫丫鬟進來，再添美饌，復飲香醪，滿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數杯。不覺醉上來，纔點茶來漱了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甘夥計鋪子裡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琴童籠着馬，打發上了馬，婦人方纔關門。

這西門慶身穿紫羊絨褶子，圍着風領，騎在馬上。那時也有三更時分，天氣有些陰雲，昏昏慘慘的月色，街市上靜悄悄，九衢澄淨，鳴柝喝號提鈴。打馬正過之次，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跟前，忽然見一個黑影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拾。那馬見了只一驚躲，西門慶在馬上打了個冷戰。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琴童兩個用力拉着嚼環，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后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這不來倒好，若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溟泠餓鬼撞鍾馗。

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聽見來了，慌的砧碌爬起來，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這西門慶隻手搭伏着他肩膀上，摟在懷裡，口中喃喃呐呐說道：「小淫婦兒，你達達今日醉了，收拾鋪我睡也。」那婦人

扶他上炕，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丟倒頭（二），在枕頭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被窩內，慢慢用手腰裡摸他那話，猶如綿軟，再沒些硬朗氣兒，更不知在誰家弄來。翻來覆去，怎禁那欲火燒身，淫心蕩漾。不住用手只顧捏弄，蹲下身子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哂，只是不起。急的婦人了不得，因問西門慶：「和尚藥在那裡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酩子裡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教達達擺布你？你達今日懶待動彈。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兒內，你拿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便去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裡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這婦人取過燒酒壺來，斟了一鍾酒，自己吃了一丸，還剩下三丸，恐怕力不效，千不合萬不合，拿燒酒都送到西門慶口內。醉了的人，曉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那消一盞熱茶時，藥力發作起來，婦人將白綾帶子拴在根上，那話躍然而起。但見裂瓜頭凹眼圓睜，落腮鬚挺身直豎。婦人見他只顧睡，於是騎在他身上，又取膏子藥安放馬眼內，頂入牝中，只顧揉搓，那話直抵苞花窩裡，覺翕翕然渾身酥麻，暢美不可言。又兩手據按舉股，一起一坐，那話沒稜露腦，約一二百回。初時澀滯，次後淫水浸出，稍沾滑落。西門慶由着他撥弄，只是不理。婦人情不能當，以舌親于西門慶口中，兩手摟着他脖項，極力揉搓，左右偎擦，塵柄盡沒至根，止剩二卵在外，用手摸之，美不可言。淫水隨拭隨出，比三鼓，凡五換巾帕。婦人一連丟了兩次，西門慶只是不泄，龜頭越發脹的色若紫肝，橫筋皆現，猶

如火熱。一會，害箍脹的慌，令婦人把根下帶子去了。還發脹不已，令婦人用口吮之。這婦人臥伏在他身上，用朱唇吞裹其龜頭，只顧往來不已。又勒勾約一頓飯時，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遶（三）將出來，猶水銀之瀉筒中相似，忙用口接，咽不及，只顧流將起來。初時還是精液，往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個收救。西門慶已昏迷過去，四肢不收。婦人也慌了，急取紅棗與他吃下去。精盡繼之以血，血盡出其冷氣而已，良久方止。婦人慌做一團，便摟着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裡覺怎麼的？」西門慶甦省了一回，方言：「我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之矣。」金蓮問：「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許多來？」更不說他用的藥多了。

看官聽說：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欲無窮。又曰：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油枯燈盡，髓竭人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有敗，古人有幾句格言道得好：

花面金剛，玉體魔王，綺羅織就豺狼。法場斗帳，獄牢牙床。柳眉刀，星眼劍，絳唇槍。口美舌香，蛇蝎心腸，其他者無不遭殃！纖塵入水，片雪投湯。秦楚強，吳越壯，爲他亡。早知色是傷人劍，殺盡世人人不防！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晨，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暈起來，望前一頭搶將

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曾跌着磕傷了頭臉。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來。慌的金蓮連忙問道：「只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兒着，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厨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聽見，叫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倒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聽便了，聽了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吩咐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纔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是我春梅在跟前扶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跤和你善哩！」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了，酒多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這早晚纔來？」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鋪子裡吃酒來。」不一時，雪娥熬了粥，教秋菊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拿起粥來，只吃了半甌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裡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待動彈。」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前邊看着姐夫寫了帖兒，發帖兒去，十五日請周南軒、荆南崗、何大人他們衆官客吃酒。」月娘道：「你今日還沒吃藥，取奶來，把那藥你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張羅的，你又着辛苦勞碌了。」一面教春梅問如意兒擠了奶來，用盞兒盛着，教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春梅扶着，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

子晃晃蕩蕩，做不的主兒，直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請人也罷了，那裡在乎這一時上！今日在屋裡將息兩日兒，不出去罷。」因說：「你心裡要吃甚麼？我往後邊教丫鬟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裡不想吃。」

月娘到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他昨日來家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甚麼事？」那金蓮聽了，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沒有」：「姐姐，你沒的說。他那早晚來了，醉的行禮兒也不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教我拿茶當酒與他吃，只說沒了酒，好好打發他睡了。自從姐姐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沒的羞人子刺刺的！倒只怕外邊別處有了事來，俺們不知道。若說家裡，可是沒絲毫事兒！」月娘一面和玉樓都坐在一處，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跟前審問他：「你爹昨日在那裡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你這兩個囚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街和二舅、賁四吃酒，再沒往那裡去。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他，二舅道：「姐夫只陪俺們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吳月娘聽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盡力數罵了一頓，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昨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的一聲就來了，說道：「姐姐剛纔就埋怨起俺們來，正是冤殺旁人笑殺賊！俺們人人有面，樹樹有皮。姐姐那等說來，莫不俺們成日把這件事放在頭裡！」又道：「姐姐，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個拜年，

拜到那早晚！」

玳安又生恐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具說一遍。月娘方纔信了，說道：「嗔道教我拿帖兒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四）！我說，恁大年紀，描眉畫鬢兒的，搽的那臉倒像膩抹兒（五）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姐，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大兒大婦，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也休要出這個醜！」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廉耻！」月娘道：「我說只怕他不來，誰想他浪擲着來了！」金蓮道：「這個姐姐，纔顯出個皂白來了。像韓道國家這個淫婦，姐姐還嗔我罵他罷！乾淨一家子都養漢，是個明王八，把個王八花子也裁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鬼！」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還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那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把臉掣耳朵帶脖子紅了，便罵道：「汗邪了那賊老淫婦！我平白在他家做甚麼？還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俺們小時在俺姨娘家住，常過去和他家伴姑兒耍去，就說我在他家來，我認的他甚麼？這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你看那嘴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那金蓮一聲兒就不言語了。

月娘主張，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到儀門首，只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做什麼？」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

五日擺酒用。來回話，問擺的成擺不成。我說還未發帖兒哩，他不信，教我進來稟爹。」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不回那王八去哩，還來稟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個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酒且擺不成，改了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

西門慶只知一兩日好些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下邊虛陽腫脹，不便處（六）發出紅暈來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七）如茄子大。但溺尿，尿管中猶如刀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外邊排軍、伴當備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裡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拿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趁早使小廝請了任醫官過來，教瞧瞧你，吃他兩貼藥。休要只顧耽着，不是事！你偌大的身量，兩日通没大好吃甚麼兒，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過兩日兒好了，我還出去。」雖故差人拿帖兒送假牌往衙門裡去，在床上睡着只是急躁，没好氣。

應伯爵打聽得知，走來看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聲喏道：「前日打攪哥，不知哥心中不好。嗔道花大舅那裡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我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彈！」伯爵道：「哥，你如今心內怎樣的？」西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

些頭暈，起來身子軟，走不的。」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來不曾？」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後溪來看我，我說又沒甚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一發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說你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唬了一跳，教我今日早來看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個日兒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揚長出去了。西門慶於是使琴童兒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脉，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乃是脫陽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說畢，作辭起身去了。一面封了五星銀子，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腫痛，溺尿甚難。

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一盒菓餡餅兒，一盒玫瑰金餅，一副蹄，兩隻燒鴨，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怎的心裡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兒兩個自恁來看看便了，如何又費心買禮兒？」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坐了一回，走去李瓶兒那邊屋裡，與月娘衆人見節。請到後邊，擺茶畢，又走來前邊，陪西門慶

坐的說話兒。

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時節來望。西門慶教玉簫攙扶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內放桌兒吃酒。謝希大道：「哥用了些粥不曾？」玉簫把頭扭着不答應。西門慶道：「我還沒吃粥，咽不下去。」希大道：「拿粥等俺們陪哥吃些粥兒還好。」不一時，拿將粥來。玉簫拿盞兒伺候，衆人陪着吃點心下飯。西門慶拿起粥來，只扒了半盞兒，就不吃下去。月娘和李桂姐、吳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管待。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了，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你請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聽。」那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說吃酒哩，不教過來。衆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們坐，只怕勞碌着你。俺們去了，你自在側側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挂心！」三人於是作辭去了。

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吩咐：「你對你大娘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看看？休要耽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街上胡太醫看的好痰火，你何不請他來看看你？」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能濟，只怕你有緣，吃了他的藥兒好了是的。」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時，使棋童兒請

了胡太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脉。對吳大舅、陳經濟說：「老爹是個下部蘊毒，若久而不治，卒成溺血淋之疾，乃是忍便行房。」又封了五星藥金，討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溺不出來。月娘慌了，打發桂姐、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癰閉便毒，一團膀胱邪火，趕到這下邊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濕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塵柄如鐵，晝夜不倒。潘金蓮晚夕不知好歹，還騎在他上邊，倒澆燭撥弄，死而復甦者數次。

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便來看你，我扶你往後邊去罷。這邊隔二偏三，不是個待人的。」那西門慶點頭兒。於是月娘替他穿上暖衣，與金蓮肩搭擱扶着，徑離了金蓮房，往後邊上房；鋪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下香。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經濟請他到於後邊臥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貴恙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邊火倒退下了，只是下卵腫毒，當不的。」何千戶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探親，昨日有一封書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氏，姓劉號橘齋，年半百，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貴恙。」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裡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挂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出門。

西門慶這裡隨即差玳安拿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劉橘齋來。看了脉并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來。西門慶答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頭一盞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雛兒，一盒菓餡頂皮酥，坐轎子來看西門慶。進門花枝招颯，綉帶飄飄，與西門慶磕着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說聲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又起動你媽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禮！惶恐的不了的。」因說：「爹清減的怎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晨，還沒吃些甚麼兒。剛纔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吩咐姐把鴿子雛兒炖爛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恁偌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着，却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逐日就懶待吃，須也強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爲命。終須用的有柱釵（八）些兒，不然，越發淘淥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炖爛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粳粟米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去，用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一口口喂他。西門慶強打着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揀了兩箸兒鴿子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二來還虧我勸爹，却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玉簫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吃，臨晚管待酒饌，與了他五錢銀子，

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耐心兒將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

比及到晚夕，西門慶又吃了劉橘齋第二貼藥，遍身痛，叫喚了一夜。到五更時分，那不便處腎囊腫脹破了，流了一灘鮮血，龜頭上又生出疔瘡來，流黃水不止。西門慶不覺昏迷過去。月娘衆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效，一面請了劉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人燈跳神；一面又使小廝往周守禦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裡，請他來看西門慶。他原相他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災，骨懈形衰之病。賁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現在門外土地廟前出着個卦肆兒，又行醫，又賣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減，病體懨懨，勒着手帕，在於卧榻。先診了脉息，說道：「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竭虛，是太極邪火，聚於慾海。病在膏肓，難以治療。吾有詩八句，說與你聽。」只因他：

醉飽行房戀女娥，精神血脉暗消磨。遺精溺血流白濁，燈盡油乾腎水枯。

當時只恨歡娛少，今日翻爲疾病多。玉山自倒非人力，縱是盧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說治不的了，說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掐指尋紋，打算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算命。現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尅壬水，歲傷日干；正月

又是戊寅月，三戌冲壬，怎麼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元！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命犯灾星必主低，身輕煞重有灾危。時日若逢真太歲，就是神仙也縹眉！」

月娘道：「命中既不好，先生你替他演演禽星（九）如何？」這吳神仙鋪下禽遁干支，他說道：

心月狐狸角木蛟，絳幃深處不相饒。常在月宮飛玉露，慣從日下奪金標。
樂處化爲真鷄子，死時還想爛甜桃。天罡地煞皆無救，就是王禪也徒勞。

月娘道：「禽上不好，請先生替我圓圓夢罷。」神仙道：「請娘子說來，貧道圓。」月娘道：「我夢見大厦將頽，紅衣罩體，攔折碧玉簪，跌破了菱花鏡。」神仙道：「娘子莫怪我說：大厦將頽，夫君有厄；紅衣罩體，孝服臨身；攔折了碧玉簪，姊妹一時失散；跌破了菱花鏡，夫妻指日分離。此夢猶然不好，不好！」月娘道：「問先生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頭攔路，喪門魁在生灾。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見命中無有救星，於是拿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不在話下。正是：

卦裡陰陽仔細尋，無端閑事莫關心。平生作善天加慶，心不欺貧禍不侵。

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香，對天發願，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挂袍三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願心。

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要便發昏過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跟前站立，問他討債。又不肯告人說，只教人廝守着他。見月娘不在跟前，一手拉着潘金蓮，心中捨不的他，滿眼落淚，說道：「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姊妹們好好守着我的靈，休要失散了。」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說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肯容我。」西門慶道：「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紅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奴和你做夫妻一場。」西門慶聽了，不覺哽咽，哭不出聲來，說道：「我覺自家好生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好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話。」指着金蓮說：「六兒他從前的事，你耽待他罷。」說畢，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滾下珍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西門慶道：「你休哭，聽我囑咐你。」有〔駐馬聽〕為證：

賢妻休悲，我有衷情告你知：妻，你腹中是男是女，養下來看大成人，守我的家私。三賢九烈要貞心，一妻四妾携帶着住。彼此光輝光輝，我死在九泉之下口眼皆閉！

月娘聽了，亦回答道：

多謝兒夫，遺後良言教導奴。夫，我本女流之輩，四德三從，與你那樣夫妻。平生作事不模糊，守貞肯把夫名污？生死同途同途，一鞍一馬不須吩咐！

囑咐了吳月娘，又把陳經濟叫到跟前，說道：「姐夫，我養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好歹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們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又吩咐：「我死後，緞子鋪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找與他。教傅夥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休要開了。賁四絨綫鋪，本銀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絨絨鋪是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教你應二叔拿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討來發送我。你只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鋪子罷！印子鋪占用銀二萬兩，生藥鋪五千兩。韓夥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們盤纏。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門外徐四鋪內，還本利欠我三百四十兩，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後，對門并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說畢，哽哽咽咽的哭了。陳經濟道：「爹囑咐，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打夥兒傅夥計、甘夥計、吳二舅、賁四、崔本都進來看視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吩咐了一遍。衆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現一日來問安看視者也有許多，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嘆而去。

過了兩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造定，三十三歲而去；到於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時分，像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捱到早晨已牌

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爲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灾；鄧通饑餓死，錢山何用哉！今人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尚未曾預備。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跟前，開了箱子，拿出四錠元寶，教他兩個看材板去。剛打發去了，不防月娘一陣就害肚裡疼，急撲進去，向床上倒下，就昏迷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裡七手八腳，替西門慶戴唐巾，裝綁穿衣服。忽聽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床上！」慌的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道決撒（十）了。玉樓教李嬌兒守着月娘，他便就使小廝快請蔡老娘去。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叫如意兒來。比及玉樓回到裡面屋裡，不見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趕月娘昏沉，房內無人，箱子開着，暗暗拿了五錠元寶，往他屋裡去了。手中拿將一搭紙，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裡取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徐顧，且守着月娘，拿樺子伺候。見月娘看看疼的緊了。

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裡裝綁西門慶停當，口內纔沒了氣兒，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來。蔡老娘收裹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

娘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還與多少便了，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道：「比不的那時有當家的老爹在此。如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洗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兒罷。」拜謝去了。

月娘甦省過來，看見箱子大開着，便罵玉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開着，恁亂烘烘人走，就不說鎖鎖兒！」玉簫道：「我只說娘鎖了箱子，就不曾看見。」於是取鎖來掐。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裡，走出對着金蓮說：「原來大姐姐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防範起人來了！」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錠元寶往屋裡去了。

當下吳二舅、賁四往尚推官家買了一付棺材板來，教匠人解鋸成槨。衆小廝把西門慶抬出，停放在大廳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時，吳大舅也來了。吳二舅、衆夥計都在前廳熱鬧，收燈捲畫，蓋上紙被，設放香燈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斷氣，合家都不犯凶煞。」請問月娘，定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日破土，二十日出殯，也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各處報喪，交牌印往何千戶家去。家中破孝搭棚，俱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女婿陳經濟斬衰泣杖（十一），靈前還禮。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玉樓陪侍堂客，潘金蓮管理庫房收祭桌，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厨下打發各項人茶飯。傅夥計、

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興管厨，吳大舅與甘夥計陪待人客。蔡老娘來洗了三，月娘與了一套紬子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改名叫孝哥兒。未免送些喜麪與親鄰，衆街坊鄰舍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墓生兒子（十二）。就與老頭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了個兒子。世間少有蹺蹊古怪事！」

不說衆人理亂這樁事，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泣。哭了一回，吳大舅、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衆人見禮，說道：「可傷，做夢不知哥沒了！」要請月娘出來拜見。吳大舅便說：「舍妹暗房出不來，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個娃兒！」伯爵愕然道：「有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個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落後陳經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姐夫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們是死水兒（十三）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體上還不十分歷練。」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也有公事，不得閑。現有他娘在。」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子，外邊事怎麼理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長。一個親娘舅，比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個幫根主兒，再有誰大如你老人家的！」因問道：「有了發引的日期？」吳大舅道：「擇在二月十六日破土，二十日出殯，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丁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武略將軍西門公之柩。」

那日何千戶來吊孝，靈前拜畢，吳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何千戶吩咐手下該班排軍合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在這裡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掣回衙門當差。委兩名節級管領，如有違誤，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道：「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即行追治。」吊孝畢，到衙門裡，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衛去了。

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到兗州察院投下了書禮。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步便好。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須得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廨駐劄。隨即差快子拿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鴻書中。又與了一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走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哩。」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念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下，說宋老爹沒與來。咱們都投到大街張二官府那裡去罷！你二人不去，我與你每人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拿出來就是了。」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不肯，口裡含糊應諾。到家見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法場，親朋吊喪者，不計其數。這李三就分路回家去了。

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經濟磕了頭。問：「討的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還不言語，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拿出來，遞與大舅，悉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

說的言語，如此這般，教他隱下休拿出來，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背義！敬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是個知恩的！叵耐李三這廝短命，見姐夫沒了幾日，就這等壞心！」因把這件事對應伯爵說：「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趁着剛纔何大人吩咐，把這件寫紙狀子呈到衙門裡，教他替俺追這銀子出來，發送姐夫！他同僚間，自恁要做分上，這些事兒莫肯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却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意，等我和他說罷。」於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廝，倒做了管手（十四）；狐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臊！他如今恁般恁般，要拿文書提刑所告你們哩。常言道：官官相護，何況又同僚之間，費甚難事？你等原抵鬪的過他？依我，不如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悄悄送上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只當兗州府幹了事來了。我聽得說，這宗錢糧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掣出來，咱投張二官那裡去罷。你們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拿不出來，再備辦一張祭桌，一者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紙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慢還他就是了。這個一舉而兩得，又不失了人情，有個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慌速些了。」真個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累老舅張主張主！」這吳大舅已聽他妹子說不做錢糧，何況又黑眼見了白晁銀子，如何不應承？於是收了銀子。到次日，李智、黃四備了一張插

桌，猪首三牲，二百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拿出舊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兩。餘者教他做上買賣陸續交還。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糧去了，不在話下。正是：金逢火煉方知色，人與財交便見心。有詩爲證：

造物於人莫強求，勸君凡事把心收。你今貪得收人業，還有收人在後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兜膽——即「斗膽」，大膽。 (二) 丟倒頭——放下頭，指躺下。 (三) 遛——噴射。 (四) 連手——暗中勾結。 (五) 膩抹兒——上油漆前塗抹膩子用的小抹子。 (六) 不便處——生殖器的諱詞。 (七) 明滴溜——又圓又亮。 (八) 柱戳——依靠，支撐的力量。 (九) 演禽星——術數之一，即以星、禽推知吉凶。星指十二星行歷，十二宮宿度；禽指三十六種禽的喜好吞啖。 (十) 決撒——此處應爲「攪撒」，指孕婦臨盆胎動。參看三十回該注。 (十一) 斬衰泣杖——斬衰，裁粗麻布爲孝服，不縫輯，爲喪服中最重的一等。泣杖，以不刨光的竹做手杖，俗稱哭喪棒。 (十二) 墓生兒子——遺腹子。 (十三) 死水兒——不流動的水，此喻沒有經濟來源和活動的能力了。 (十四) 管手——把柄。

第八十回

陳經濟竊玉偷香

李嬌兒盜財歸院

詞曰：

寺廢僧居少，橋塌客過稀；家貧奴婢懶，官滿吏民欺；
水淺魚難住，林疏鳥不栖；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此八句詩，單說着這世態炎涼，人心冷暖，可嘆之甚也！西門慶死了，首七光景，報恩寺朗僧官十六衆僧人做水陸，有喬大戶家上祭。玉皇廟吳道官，受齋在家攢念二七經，不題。

却說那日，這應伯爵約會了齋祀中幾位朋友，頭一個是應伯爵，第二個謝希大，第三個花子由，第四個祝日念，第五個孫天化，第六個常時節，第七個白來創，七人坐在一處。伯爵先開口說道：「大官人沒了，今二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場，當時也曾吃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也曾嚼過他的。今日他沒了，莫非推不知道？灑土也眯眯後人眼睛兒（一），不然，他就到五閻王跟前，也不饒你我了。你我如今這

等計較，每人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湊上七錢。使一錢六分，連花兒買上一張桌面，五碗湯飯，五碟菓子；使了一錢，一付三牲；使了一錢五分，一瓶酒；使了五分，一盤冥紙香燭；使了二錢，買一個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使一錢二分銀子雇人抬了去大官人靈前。衆人祭奠了，咱還便益；又討了他值七分銀一條孝絹，拿到家做裙腰子；他莫不白放咱們出來？咱還吃他一陣；到明日出殯，山頭饒飽餐一頓，每人還得他半張靠山桌面，來家與老婆孩子吃，省兩三日買燒餅錢。這個好不好？」衆人都道：「哥說的是！」

當下每人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整理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門外人水秀才做了祭文。這水秀才平昔知道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慶乃小人之朋，於是包含着裡面，作就一篇祭文。登軸停當，把祭祀抬到西門慶靈前擺下，陳經濟穿孝在旁還禮。伯爵爲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那裡曉的其中滋味！澆了奠酒，只顧把祝文來宣念。其文略曰：

維重和元年，歲戊戌，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侍生應伯爵、謝希大、花子由、祝日念、孫天化、常時節、白來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靈曰：維靈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的不怕，硬的不降。常濟人以點水，恒助人以精光。囊篋頗厚，氣概軒昂。逢藥而舉，遇陰伏降。錦襠隊中居住，團腰庫裡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撓擱，逢虱蟻而騷癢難當。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隨幫。也曾在章臺而宿柳，也曾在謝館而猖狂。正宜撐頭豁腦，久戰熬

場；胡何一疾，不起之殃！現今你便長伸着脚子去了，丟下小子輩如班鳩跌彈，倚靠何方？難上他烟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牆，再不得同席而假軟玉，再不得并馬而傍溫香。撇的人垂頭跌脚，閃得人囊溫郎當（二）！今特莫茲白濁，次獻寸觴。靈其不昧，來格來歆，尚享！

衆人祭畢，陳經濟下來還禮，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待出門。

那日院中李家虔婆，聽見西門慶死了，鋪謀定計，備了一張祭桌，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紙吊問。月娘不出來，都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管待。李家桂卿、桂姐悄悄對李嬌兒說：「俺媽說，人已是死了，你我院中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里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三）。叫你手裡有東西，悄悄教李銘捎了家去防後。你還恁傻！常言道：揚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時，也少不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聽記在心。

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六兒亦備了張祭桌，喬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在靈前擺下祭祀，只顧站着。站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陪待。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小廝們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兒不知就裡，到月娘房裡向月娘說：「韓大嬸來與爹上紙，在前邊站了一日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還氣忿不過，便喝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韓大嬸，秘大嬸！賊狗攬的（四）養漢的淫婦，把人家弄的家敗人亡，父南子北，夫逃妻散的，還來上甚麼秘

紙！」一頓罵的來安兒摸門不着。來到靈前，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安兒把嘴谷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纔說：「娘捎出四馬兒（五）來了！」這吳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姐，你怎麼這等的！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禮不惡。他男子漢領着咱偌多的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名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教二姐姐、三姐姐好好待他，也是一般。做甚麼恁樣的，教人說你不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纔不言語了。良久，孟玉樓出去，還了禮，陪他在靈前坐的。只吃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體（六），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國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枝，損百林，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夥計們伴宿，你們看了提偶的，明日去罷。」留了半日，只桂姐、銀姐不去了，只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主管，喬大户、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由、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也有二十餘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勸夫」戲文。堂客都在靈旁廳內，圍着幃屏，放下簾來，擺放桌席朝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裡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衆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開，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

原來陳經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或在靈前溜眼（七），帳子後調笑。至是趕人散一亂，衆堂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廝們都收家活，這金蓮趕眼錯捏了經濟一把，說道：「我兒，你娘今日可成就了！你罷！趁大姐在後邊，咱要就往你屋裡去罷。」經濟聽了，巴不的一聲，先往屋裡開門去了。婦人黑影裡抽身鑽入他房內，更不答話，解開裙子，仰臥在炕上，雙鳧飛肩，教陳經濟奸耍。正是：色膽如天怕甚事，鴛鴦雲雨百年情。真個是：

二載相逢，一朝配偶；數年姻眷，一旦和諧。一個柳腰款擺，一個玉莖忙舒。耳邊訴雨意雲情，枕上說山盟海誓。鶯恣蝶採，綺旒搏弄百千般；狂雨羞雲，嬌媚施逞千萬態。一個低聲不住叫親親，一個摟抱未免呼達達。正是得多少柳色乍翻新樣綠，花容不減舊時紅！

霎時雲雨了畢，婦人恐怕人來，連忙出房，往後邊去了。到次日，這小夥兒嘗着這個甜頭兒，早晨走到金蓮房來。金蓮還在被窩裡未起來，從窗眼裡張看，見婦人被擁紅雲，粉腮印玉，說道：「好個管庫房的，這咱還不起來！今日喬親家爹來上祭，大娘吩咐教把昨日擺的李三、黃四家那祭桌，收進來罷。你快些起來，且拿鑰匙出來與我。」婦人連忙教春梅拿鑰匙與經濟。經濟先教春梅樓上開門去了，婦人便從窗眼裡遞出舌頭，兩個啞了一回。正是：得多少脂香滿口涎空咽，甜唾融心溢肺肝。有詞爲證：

恨杜鵑聲透珠簾，心似針簽，情似膠粘。我則見笑臉腮窩，愁生粉黛，瘦顯春纖。寶髻亂、雲鬆翠鈿；睡顏酡、玉減紅添。檀口曾粘，甜唾曾沾，到如今唇上猶香，想起來口內猶甜。

良久，春梅樓上開了門，經濟往前邊看搬祭祀去了。不一時，喬大户家祭來擺下。喬大户娘子并喬大户許多親眷，靈前祭畢，吴大舅、二舅、甘夥計陪侍，請至捲棚管待。李銘、吴惠彈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吊孝。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裙束腰，後邊與堂客一處坐的。鄭愛月兒看見吴銀姐、李桂姐都在這裡，便嗔他兩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沒了，有個不來的？你們好人兒，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一憂。惜乎只是爹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有了主兒，也不愁。」月娘俱打發了孝絹，留坐至晚方散。

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七，玉皇廟吴道官十六個道衆，在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千戶作創，約會了劉薛二內相、周守禦、荆統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數員武官，合着上了一壇祭。月娘這裡請了喬大户、吴大舅、應伯爵來陪侍，李銘、吴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管待去了。俱不必細說。到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吩咐把李瓶兒靈床，連影抬出去，一把火焚之，將箱籠都搬到上房內堆放。奶子如意兒并迎春收在後邊答應，把綉春與了李嬌兒房內使喚。將李瓶兒那邊房門，一把鎖鎖了。可憐正是畫棟雕梁猶未乾，堂前不

見痴心客。有詩爲證：

襄王臺下水悠悠，一種相思兩地愁。月色不知人事改，夜深還到粉牆頭。

那時李銘日日假意孝堂助忙，暗暗教李嬌兒偷轉東西，與他掖送到家，又來答應。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瞞過月娘一人眼目。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有首尾，誰敢道個不字。

初九日念了三七經，月娘了出了暗房。四七就沒曾念經。十六日，陳經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也有許多冥器紙札，送殯之人終不似李瓶兒那時稠密。臨棺材出門，陳經濟捧盆扶柩。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轎上，捧的高高的，念了幾句偈文，說西門慶一生始末，道得好：

恭惟

故錦衣武略將軍西門大官人之靈：伏以人生在世，如電光易滅，石火難留。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你畫堂綉閣，命盡有若風燈；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裘，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空榜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終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苦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三寸氣斷去弗迴，改頭換面無遍數。

詩曰：

人生最苦是無常，個個臨終手脚忙。地水火風相逼迫，神魂魄各飛揚。生前不解尋活路，死後知他去那廂？一切萬般將不去，赤條條的見閻王。

朗僧官念畢偈文，陳經濟摔破紙盆，棺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動天。吳月娘坐魂轎，後面衆堂客上轎，都尾隨材走，逕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經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徐先生下了葬，衆孝眷掩土畢。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幾家：只是吳大舅、喬大户、何千户、沈姨夫、韓姨夫與衆夥計五六處而已。吳道官還留下十二衆道童回靈，安於上房明間正寢。大小安靈、陰陽灑掃已畢，打發衆親戚出門。吳月娘等，不免伴夫靈守孝。一日暖了墓回來，答應、班上排軍、節級，各都告辭回衙門去了。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十二衆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超度夫主生天。吳大妗子并吳舜臣媳婦，都在家中相伴。

原來出殯之時，李桂卿、桂姐在山頭，悄悄對李嬌兒如此這般：「媽說你，摸量你手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沒兒女，守甚麼？叫你一場嚷亂，登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如今大街坊張二官府，要破五百兩金銀，娶你做二房娘子，當家理紀。你那裡便圖出身，你在這裡守到老死也不怎麼。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爲本，趨炎附勢爲強，不可錯過了時光！」這李嬌兒聽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風吹火，用力不

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在墳上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兩個說話來；春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擗在腰裡，轉了家去。」嚷的月娘知道，把吳二舅罵了一頓，趕去鋪子裡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來。吩咐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往。這花娘惱羞變成怒，正尋不着這個由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妗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個大嚷大鬧，拍着西門慶靈床子哭哭啼啼，叫叫嚷嚷，到半夜三更，在房中要行上吊。丫鬟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大妗子計議，請將李家虔婆來，要打發他歸院。虔婆生怕留下他衣服頭面，說了幾句言語：「我家人在你這裡做小伏低，頂缸受氣，好容易就開交了罷？須得幾十兩遮羞錢！」吳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張主。相講了半日，教月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飾，箱籠床帳家活，盡與他，打發出門。只不與他元宵、綉春兩個丫鬟去。李嬌兒一心要這兩個丫頭，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倒好，買良爲娼！」一句慌了鴿子，就不敢開言，變做笑吟吟臉兒，拜辭了月娘，李嬌兒坐轎子抬的往家去了。

看官聽說：院中唱的，以賣俏爲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晨張風流，晚夕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迎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未到家中，搗打揪擗，燃香燒剪，走死哭嫁；娶到家，改志從良，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活時偷食抹嘴，就是死後嚷鬧離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正是：蛇入筒中曲性

在，鳥出籠輕便飛騰。有詩爲證：

堪嘆烟花不久長，洞房夜夜換新郎。兩隻玉腕千人枕，一點朱唇萬客嘗。

造就百般嬌艷態，生成一片假心腸。饒君縱有牢籠計，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於是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了一場，衆人都在旁勸解。潘金蓮道：「姐姐罷，休煩惱了！常言道：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到想海東（八）！這個都是他當初幹的營生，今日教大姐姐這等惹氣！」

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安兒來報：「巡鹽蔡老爹來了，在廳上坐着哩。我說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靈沒靈？我回有靈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靈前拜拜，我來對娘說。」月娘吩咐：「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經濟穿上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再不交一言，就讓月娘：「夫人請回房。」因問經濟說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擾，今差滿回京去，敬來拜謝拜謝，不期作了故人！」便問：「甚麼病來？」陳經濟道：「是個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傷，可傷！」即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絹，一雙絨襪，四尾白鯨，四罐蜜餞，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罷！」又拿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貸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始終之交。」吩咐：「大官，交進房去。」經濟道：「老爹忒多計較了！」月

娘說：「請老爹前廳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拿茶來，我吃一鍾就是了。」左右須臾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揚長起身，上轎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那歡喜，又是那慘切！想有他在時，似這樣官員來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早晚！今日他伸着脚子，空有家私，眼看着就無人陪侍。正是：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有詩爲證：

靜掩重門春日長，爲誰展轉怨流光。更憐無似秋波眼，默地懷人淚兩行。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聽得知，報與張二官兒，就拿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歲，屬兔的，三十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虔婆瞞了六歲，只說二十八歲，教伯爵也瞞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日念、孫寡嘴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不在話下。伯爵、李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了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糧，逐日寶鞍大馬，在院中搖擺。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千兩金銀，上東京尋了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太尉說，要討提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中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極標致，上畫兒般人材！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拆白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識字，一筆好寫。彈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比唱的還喬！」說的這張二

官心中火動，巴不得就要了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的賣炊餅武大郎的妻子麼？」伯爵道：「就是他。被他占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人不嫁。」張二官道：「累你打聽着，待有嫁人的聲口，你來對我說，等我娶了罷。」伯爵道：「我酪子裡有個人在他家做家人，名來爵兒。等我對他說，若有出嫁聲口，就來報你知道。難得你若娶過這個女人來家，也強如娶個唱的！當時有西門慶在，爲娶他也費了許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說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女貌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密打聽，但有嫁人的風縫兒（九），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却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盡你受用便了。」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閑子弟，極是勢利小人。見他家豪富，希圖衣食，便竭力承奉，稱功誦德；或肯撒漫使用，說是疏財仗義，慷慨丈夫。脅肩諂笑，獻子出妻，無所不至。一見那門庭冷落，便唇譏腹誹，說他外務，不肯成家立業；祖宗不幸，有此敗兒！就是平日深恩，視如陌路。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詩爲證：

昔年意氣似金蘭，百計趨承不等閑。今日西門身死後，紛紛謀妾伴人眠。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灑土也。謎後人眼睛兒——此謂裝點樣子以遮人耳目。

(二) 囊溫郎當——精神不振，情緒低沉的樣子。

(三) 千里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長棚，送人上路設宴餞行時搭的蓆棚。此言有聚必有散。

(四) 狗攬的

——狗合的。罵人話。

(五) 四馬兒——「罵」的拆字是「四馬」。

(六) 省體——覺得羞愧。「體」是「愧」

的記音字。

(七) 溜眼——此指男女間以眉目傳情。

(八) 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到想海東——海青，一種

雕類猛禽，來自海東，故又名海東青。此句謂娶淫婦為妻，猶如養海青，一旦食、水不周就想飛回老巢。

(九)

風縫兒——一絲口風。

金瓶梅詞話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倚勢

湯來保欺主背恩

萬事從天莫強尋，天公報應自分明。貪淫縱意奸人婦，背主侵財被不仁。莫道身亡人弄鬼，由來勢敗僕忘恩。堪嘆西門成甚業，贏得奸徒富半生。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兩個，自從西門慶將四千兩銀子，打發他在江南等處置買貨物，一路餐風宿水，夜住曉行，到于揚州去處，找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想他活命之恩，盡力趨奉。他兩個且不置貨，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取樂。

一日，初冬天氣。寒雲淡淡，哀雁淒淒，樹木凋零，景物蕭瑟，不勝旅思。於是二人連忙將銀往各處置了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

先是，韓道國請的舊日婊子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這日請揚州鹽客王海峰和苗青游寶應湖。游了一日，歸到院中。玉枝兒鴿子生日，這韓道國又邀請衆人擺酒，與鴿子王一媽做生日。使後生胡秀置辦酒肴菓菜，又使他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又不見到，不想他就同王海峰來了。至日落時分，胡秀纔來。被韓道國帶酒罵

了幾句，說：「這廝不知在那裡味酒，味得這咱纔來，口裡噴出來的酒氣！客人也先來了這半日，你不知那裡來。我到明日，定趕你出去！」那胡秀把眼斜瞅着他，走到下邊，口裡喃喃說：「你罵我？你家老婆在家裡仰擗着掙，你在這裡合縫着丟！宅裡老爹包着你家老婆，合的不值了，纔教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你在這裡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哩！得人如花白（一）出你來，你落得爲人！」對玉枝兒鴿子只顧說。鴿子便拉出他院子裡，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裡睡去罷。」那胡秀大吆小喝，白不進房來。不料韓道國正陪衆客商在席上吃酒，身穿着白綾道袍，綠絨氈衣，氈鞋絨襪，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來踹了兩腳，罵道：「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雇你一日，怕尋不出人來！」即時趕他去。那胡秀那裡肯出門，在院子內聲叫起來，說道：「你如何趕我？我沒壞了管帳事！你倒養老婆，倒攆我？看到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勸住韓道國，手拉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酒硬（二）！」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屋裡挺覺去了。正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裡睡去，不題。韓道國恐怕衆客商耻笑，和來保席上觥籌交錯，遞酒哄笑。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并王玉枝兒，三個唱的，彈唱歌舞，花攢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次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通不曉一字。」被來保、苗小湖

做好做歹勸住了。

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打包裝載上船。苗青打點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二人并胡秀起身。王玉枝并林彩虹姊妹，少不的置酒馬頭，作別餞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日到臨清閘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上站立，忽見街坊嚴四郎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清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這韓道國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對他說。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蠶荒蕪不收，棉花布價一時踴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接在臨清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現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便益鈔關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市不賣，誠爲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當家財主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強不過他，只得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你和胡秀在舡上等着納稅。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裝成馱垛，先行一步，家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爹，少納稅錢，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垛，往清河縣家中來，不在言表。

有日進城，在瓮城南門裡，日色漸落，不想路上撞遇西門慶家看墳的張安，推着車輛

酒米食盒，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教我拿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墳上與老爹燒紙去也。」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逕進城中。那時天已漸晚，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廟杳靄鐘聲。一輪明月挂疏林，幾點疏星明碧落。六軍營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正滴。四邊宿霧，昏昏罩舞榭歌臺；三市沉烟，隱隱閉綠窗朱戶。兩兩佳人歸綉幕，紛紛仕子掩書幃。

這韓道國進城來，到十字街上，心中算計：「且住。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況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於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趕脚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搬行李馱垛進來。有丫鬢看見，報與王六兒，說：「爹來家了！」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拂去塵土，馱垛搭裊放在堂中。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丫鬢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說老爹死了。剛纔來到城外，又撞見墳頭張安推酒米往墳上去，說明日是斷七，果不虛傳。端的好好的，怎的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誰人保得不無常！」

韓道國一面把馱垛打開，裡面是他江南置的衣裳細軟貨物；兩條搭裊內，倒出那一千

兩銀子，一封一封倒在炕上，打開都是白光雪花銀兩。對老婆說：「此是我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先來了。又是兩包梯己銀子，一百兩。今日晚了，明日早送與他家去罷。」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也看顧你不曾？」王六兒道：「他在時倒也罷了。如今你這銀，還送與他家去？」韓道國道：「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呸，你這傻材料，這遭再休要傻了！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裡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爭你送與他一半，教他詔刀兒問你下落。到不如一狠二狠（三），把他這一千兩，咱雇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裡。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着放不下你我！」韓道國說：「丟下這房子，急切打發不出去，怎了？」老婆道：「你看沒材料！何不叫將第二的來，留幾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膽，敢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就尋去，你我也不怕他。」韓道國說：「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天理了。」老婆道：「自古有天理倒沒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想着他孝堂，我倒好意備了一張插桌三牲，往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屋裡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住。落後他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坐，坐轎子來家。想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一席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

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五更，叫將他兄弟韓二來，如此這般，教他看守房

子，又把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二搗鬼千肯萬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并兩個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雇了二輛大車，把箱籠細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逕上東京去了。正是：撞碎玉籠飛彩鳳，頓斷金鎖走蛟龍。

這裡韓道國夫妻東京去了，不題。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經濟，往墳上與西門慶燒紙。墳頭告訴月娘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月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家裡來？只怕他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紙，坐了没多久，老早就趕了來家，使陳經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裡了。初時叫着，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侄女兒東京叫了哥嫂去了。船不知在那裡。」這陳經濟回月娘，月娘不放心，使經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船去了。

三日，到臨清馬頭。船上尋着來保船隻。來保問：「韓夥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經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見他進城。次日墳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挈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大娘不放心，使我來找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内暗道：「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噴道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乾淨要起毛心（四）。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

當下這來保見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經濟小夥兒引誘在馬頭上各唱店

中、歌樓上飲酒，請婊子頑耍。暗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卸在店家房內，封記（五）了。一日，鈔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城裡來，家中東廂房卸下。

那時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鋪已關了；對門緞鋪，甘夥計、崔本賣貨銀兩都交付明白，各辭歸家去了，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解當、生藥鋪，經濟與傅夥計開着。這來保妻惠祥，有個五歲兒子，名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侄女兒四歲，二人割衿，做了親家。家中月娘通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一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被他一頓話說：「咱早休去！一個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到？沒的招是惹非！得他不來尋趁咱家，念佛。到沒的招惹虱子頭上撓（六）。」月娘道：「翟親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女兒現在他家得時，他敢只護他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此話只好在家對我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倒不好了。這幾兩銀子罷，更休題了。」

月娘教他會買頭，發賣布貨。他甫會了主兒，月娘教陳經濟兌銀講價錢，主兒都不服，拿銀出去了。來保便說：「姐夫，你不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的行情。寧可賣了悔，休要悔了賣（七）。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夠了。你十分把弓兒拽滿，進了主兒（八），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托大（九）說話，你年少，不知事體。我莫不胳膊兒往

外撇？不如賣掉了，是一場事。」那經濟聽了，使性兒不管了。他不等月娘吩咐，劈手奪過算盤來，邀回主兒來，把銀子兌了二千餘兩，一件件交付與經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與了他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便故意兒昂昂大意（十）不收，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水兒，自家盤纏，又與俺們做甚？你收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邊吃的醉醉兒，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你老人家青春少小，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子兒，不害孤另麼？」月娘一聲兒沒言語。

一日，東京翟管家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少價錢，說了去，兌銀子來，要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脚，叫將來保來計議：與他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不叫娘，只說：「你娘子人家，不知事！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恰似賣富一般，但擺酒請人，就教家樂出去，有個不傳出去的？何況韓夥計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太，有個不說的？我前日怎麼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你不與他，他裁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雙手兒奉與他，還是遲了。不如今日，——難說四個都與他，胡亂打發兩個與他，還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蘭香與金蓮房中春梅，都不好打發；綉春又要看哥兒，不出門。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以此就差來保雇車輛，裝載兩個

女子，出門往東京太師府中來。不料來保這廝，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奸了。

有日到東京，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韓道國謝來保道：「若不是親家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然不怕，他也不免來東京尋我。」翟謙看見兩個女子迎春、玉簫，都生的好模樣兒，一個會箏，一個會弦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兩錠元寶來。這來保還剋了一錠，到家只拿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若不是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拿家來。你還不知，韓夥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使婢，坐五行三。翟管家以老爺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換套穿衣。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材，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百伶百俐，一口一聲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那裡，還在他手裡討針綫（十二）哩！」說畢，月娘還甚是知感他不盡，打發他酒饌吃了。與他銀子又不受，拿了一疋緞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

這來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內布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在外邊。就來劉倉右邊門首，開雜貨鋪兒。他便日逐隨倚祀會茶。他老婆惠祥，要便對月娘說，假推往娘家去，到房子裡從新換了頭面衣服，珠子箍兒，插金戴銀，往王六兒娘家王母豬家，扳親家，行人情，坐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裡，依舊換了慘

淡衣裳，纔往西門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人不知。來保這廝，常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嘲話調戲。兩番三次，不是月娘爲人正大，也被他說念的心邪，上了道兒。又有一般家奴院公，在月娘跟前說他媳婦子在外與王母猪作親家，插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他也對月娘說了幾次，月娘不信。

惠祥聽見此言，在廚房中罵大罵小。來保便裝胖學蠢（十二），自己誇獎，說衆人：「你們只好在家裡說炕頭子上嘴罷了！像我，水皮子（十三）上顧瞻將家中這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若不是我，都乞韓夥計老牛箝嘴拐了往東京去，只呀的一聲乾丟在水裡也不響。如今還不得俺們一個是，說俺賺了主子的錢了，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也不知，撚香的也不知（十四）。自古信人調，丟了瓢。」他媳婦子惠祥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子賺的錢大了，在外行三坐五，扳親家。老道出門，問我姊那裡借的衣裳，幾件首飾，就說是俺落得主子銀子治的！要擠撮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等俺們出去，料莫天也不着餓老鴉兒吃草（十五）！我洗淨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奴才在西門慶家裡住着！」

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尋由頭兒和人嚷鬧、上吊；漢子又兩番三次無人處在跟前無禮，心裡也氣得没入腳處，只得教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保就大刺刺和他舅子開起個布鋪來，發賣各色細布，日逐會倚祀，行人情，不在話下。正是：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有詩爲證：

我勸世間人，切莫把心欺。欺心即欺天，莫道天不知。天只在頭上，昭然不可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花白——揭老底，暴露隱秘。 (二) 酒硬——因喝了酒而脾氣變得生硬、固執。 (三) 一狠二狠——下定狠心。 (四) 起毛心——起壞心。 (五) 封記——打上封緘標記。 (六) 招惹虱子頭上撓——比喻招是惹非，自找麻煩。 (七) 寧可賣了悔，休要悔了賣——當時做買賣流行一句成語，要在(某物)上漲時賣出，不要下跌時賣出。 (八) 進了主兒——逼走了買主。 (九) 托大——自高自大。 (十) 昂昂大意——滿不在乎狀。 (十一) 討針綫——猶討生活，依附人生活。 (十二) 裝胖學蠢——大言不慚，恬不知耻的樣子。 (十三) 水皮子——水面，水路上。 (十四) 割股也不知，撚香的也不知——意謂不識好人。割股，《莊子·盜跖》：「介之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撚香，燒香拜佛。 (十五) 天也不着餓老鴉兒吃草——老天不會讓烏鴉餓得吃草，意謂天無絕人之路，到處有飯吃。

金瓶梅詞話

第八十二回

潘金蓮月夜偷期

陳經濟畫樓雙美

記得書齋乍會時，雲踪雨迹少人知。晚來鸞鳳栖雙枕，別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夢魂迷。今宵喜得效于飛。顛鸞倒鳳無窮樂，從此雙雙永不離。

話說潘金蓮與陳經濟，自從在廂房裡得手之後，兩個人嘗着甜頭兒，日逐白日偷寒，黃昏送暖，或倚肩嘲笑，或并坐調情，招打揪搨，通無忌憚。或有人跟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成，搓在紙條兒內，丟在地下，你有話傳與我，我有話傳與你。

一日，四月天氣，潘金蓮將自己袖的一方銀絲汗巾兒，裹着一個玉色紗挑綫香袋兒，裡面裝安息香、排草、玫瑰花瓣兒，并一縷頭髮，又着些松柏兒，一面挑着「松柏長青」，一面是「人面如花」八字，封的停當，要與經濟。不想經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窗眼內投進去。後經濟開門，進入房中，看見彌封甚厚，打開却是汗巾香袋兒，紙上寫一詞，名「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當中結下青絲髮，松柏兒要你常牽挂。泪珠兒滴

寫相思話：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等茶蘼架！

這經濟見詞上許他在茶蘼架下等候私會佳期，隨即封了一柄金湘妃竹扇兒，亦寫一詞在上面答他，袖入花園內。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着，這經濟三不知，恰進角門就叫：「可意人在家不在？」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決撒了，連忙走出來，掀起簾子看見是他，佯做擺手兒，說：「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纔在這裡，和他們往花園亭子上摘花兒去了。」這經濟見有月娘在房裡，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做甚麼？」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回他往花園中去了。」以此瞞過月娘。不久，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中取出物事，拆開，却是湘妃竹白紗扇兒一把，上畫一種青蒲，半溪流水，有「水仙子」一首爲證：

紫竹白紗甚消遙，綠□青蒲巧製成，金鉸銀綫十分妙。妙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處慢慢輕搖。休教那俗人兒偷了！

婦人一見其詞，到于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個丫頭，打發些酒與他吃，關在那邊炕屋睡。然後他便在房中，綠窗半啓，絳燭高燒，收拾床鋪衾枕，熏香澡牝，獨立木香棚下，專等經濟今晚來赴佳期。却說西門大姐那日被月娘請去後邊，聽王姑子宣卷去了，止有元宵兒在屋裡。經濟體己與了他一方手帕，安撫他看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請我下棋去。等大姑娘進來，你快叫我去。」那元宵兒應諾了。這經濟得手，走來花

園中。那花篩月影，參差掩映，走在茶蘼架下。遠遠望着，見婦人摘去冠兒，半挽烏雲，上着藕絲衫，下着翠紋裙，腳襯凌波羅襪，從木香棚下來。這經濟猛然從茶蘼架下突出，雙手把婦人抱住，把婦人唬了一跳，說：「呸，小短命！猛可鑽出來，唬了我一跳。早是我，你摟便將就罷了，若是別人，你也恁大膽摟起來？」經濟吃的半酣兒，笑道：「早是摟了你，就錯摟了紅娘，也是沒奈何！」兩個於是相摟相抱，携手進入房中。房中熒煌煌掌着燈燭，桌上設着酒肴。一面頂了角門，并肩而坐飲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知不知？」經濟道：「大姐後邊聽宣卷去了。我安撫下元宵兒，有事來這裡叫我，只說在這裡下棋哩。」說畢，兩個歡笑做一處。飲酒多時，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不覺竹葉穿心，桃花上臉，一個嘴兒相親，一個腮兒厮搵，罩了燈上床交接。婦人摟抱經濟，經濟亦揣摸着婦人。婦人唱〔河西六娘子〕：

入門來，將奴摟抱在懷。奴把錦被兒伸開，俏冤家頑的十分怪。嗒，將奴腳兒抬，腳兒抬！揉亂了烏雲鬢髻兒歪。

經濟亦占回前詞一首：

兩意相投情挂牽，休要閃的人孤眠。山盟海誓說千遍：淺情，上放着天，放着天！你又青春咱少年。

兩人雲雨纔畢，只聽得元宵叫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這經濟慌的穿衣出門

去了。正是：狂蜂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無處尋。

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稍間堆放生藥香料。兩個自此以後，情沾肺腑，意密如膠，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早晨梳妝打扮，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香。不想陳經濟正拿鑰匙上樓，開庫房門拿藥材香料，撞遇在一處。這婦人且不燒香，見樓上無人，兩個摟抱着親嘴咂舌。一個叫「親親五娘」，一個呼「心肝性命」，說：「趁無人，咱在這裡幹了罷！」一面解褪衣褲，就在一張春凳上，雙鳧飛肩，靈根半入，不勝綢繆。有生藥名「水仙子」爲證：

當歸半夏紫紅石，可意檳榔招做女婿。浪蕩根插入蓖麻內，母丁香左右偎，大麻花一陣昏迷。白水銀撲簇簇下，紅娘子心內喜，快活殺兩片陳皮！

當初沒巧不成話，兩個正幹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盒子取茶葉看見，兩個湊手腳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他，連忙倒退回身子，走下胡梯。慌的經濟兜小衣不迭。婦人正穿裙子，婦人便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姐，你姐夫不是別人，我今教你知道了罷：俺兩個情孚意合，拆散不開。你千萬休對人說，只放在你心裡。」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裡話！奴伏侍娘這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對人說！」婦人道：「你若肯遮蓋俺們，趁你姐夫在這裡，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睡，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們了！」那春梅把

臉羞的一紅一白，只得依他，卸下湘裙，解開禪帶，仰在凳上，盡着這小夥兒受用。有這等事？正是明珠兩顆皆無價，可奈檀郎盡得鑽。有〔紅綉鞋〕爲證：

假認做女婿親厚；往來和丈母歪偷！人情裡包藏鬼胡油；明講做兒女禮，暗結下燕鶯儔。他兩個現今有。

當下經濟耍了春梅，拿茶葉出去了。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非止一日，只背着秋菊。婦人偏聽春梅說話，衣服首飾，揀心愛者與之，托爲心腹。

六月初一日，金蓮娘潘姥姥病沒了，有人來說。吳月娘買一張插桌，三牲冥紙，教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探喪祭祀，去了一遭回來。

到次日，却是六月初三日，金蓮起來的早，在月娘房裡坐着說了半日話，出來走在大廳院子裡牆根下，急了溺尿。正撩起裙子，蹲踞溺尿。原來西門慶死了，没人客來往，等閑大廳儀門只是關閉不開。經濟在東廂房住，纔起來，忽聽見有人在牆根石榴花樹下溺的刷刷的響，悄悄向窗眼裡張看。却不想是他，便道：「是那個撒野，在這裡溺尿？撩起衣服，看濺濕了裙子了！」這婦人連忙繫上裙子，走到窗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裡。這咱纔起來，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裡麼？」經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三更纔睡，大娘後邊拉住我宣《紅羅寶卷》與他聽，坐到那早晚，險些兒沒把腰累癱痲（一）了，今日白爬不起來。」金蓮道：「賊牢成的，就休搗謊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時在上房內聽宣

卷來？丫鬟說你昨日在孟三兒屋裡吃飯來！」經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們都在上房內，幾時在他屋裡去來！」說着，這小夥兒站在炕上，把那話弄的硬硬的，直豎的一條棍，隔窗眼裡舒過來。婦人一見，笑的了不的，罵道：「怪賊牢拉的短命！猛可舒出你老子頭來，唬了我一跳！你趁早好好抽進去，我好不好拿針刺與你一下子，教你忍痛哩。」經濟笑道：「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你好友打發他個好去處，也是你一點陰鷲。」婦人罵道：「好個怪牢成久慣的囚根子！」一面向腰裡摸出面青銅小鏡兒來，放在窗櫺上，假做勻臉照鏡。一面用朱唇吞裏吮啞他那話，吮啞的這小郎君一點靈犀灌頂，滿腔春意融心。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殷勤愛把紫簫吹。

原來婦人做作如此，若有人看見，只說他照鏡勻臉兒，不顯其事。其淫蠱顯然，通無廉耻！正啞在熱鬧處，忽聽的有人走的脚步兒響。這婦人連忙摘下鏡子，走過一邊。經濟便把那話抽回去。却不想是來安兒小廝走來說：「傅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經濟道：「教你傅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來安兒回去了。婦人便悄悄向經濟說：「晚夕你休往那裡去了，在屋裡。我使春梅叫你。好友等我，有話和你說。」經濟道：「謹依來命。」婦人說畢，回房去了。經濟梳洗畢，往鋪中自做買賣，不題。

不一時，天色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婦人令春梅燒湯熱水，要在房中洗澡，修剪足甲。床上收拾衾枕，趕了蚊子，放下紗帳子，小篆內炷了香。春梅便叫：

「娘不知，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我替你尋些來。」婦人道：「你那裡尋去？」春梅道：「我直往那邊大院子裡纔有，我去拔幾根來。娘教秋菊尋下杵臼，搗下蒜。」婦人附耳低言，悄悄吩咐春梅：「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我和他說話。」這春梅去了。

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拔了幾棵鳳仙花來，整叫秋菊搗了半夜。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打發他厨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梅拿凳子放在天井內，鋪着涼簟衾枕納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聞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紈扇，正伏枕而待。春梅把角門虛掩。正是：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原來經濟約定搖木槿花樹爲號，就知他來了。婦人見花枝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推開門進來，兩個并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經濟道：「大姐今日沒出來。我已安撫元宵兒在房裡，有事先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說畢相摟相抱，二人就在院內凳上，赤身露體，蓆枕交歡，不勝纏綿。但見：

情興兩和諧，撲定香肩臉搥腮。手捻香乳綿似軟，實奇哉。掀起腳兒脫綉鞋。玉

體着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雲雨罷，囑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

兩個雲雨畢，婦人拿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經濟說：「門外你潘姥姥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時，你大娘教我去探喪燒紙來了。明日出殯，你大娘不放棄去，說你爹熱孝在身，不宜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央你早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姥姥，打發抬錢；看着下入土內你纔來家，就同我去一般。」這經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個不打緊。你吩咐我幹事，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我明日絕早出門，幹畢事，來回你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

一宿晚景休題。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纔起來，在房中梳頭。經濟走來回話，就門外昭化寺裡，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人戴。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經濟道：「我管何事？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我敢來回話！還剩了二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多多上覆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泪來，便叫春梅：「把花兒浸在盞內，看茶來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盒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經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由是越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

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晨約下他：「你今日休往那裡去，在房中等着，我往你房裡，和你耍耍。」這經濟答應了。不料那日，被崔本邀了他和幾個朋友，往門外耍子。去了一日，吃的大醉來家，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驀地到他房

中，見他挺在床上，行李兒（二）也顧不的，推他推不醒，就知他在那裡吃了酒來。可霎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裡，掉出一根金頭蓮瓣簪兒來，上面鉸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迎亮一看，就知是孟玉樓簪子：「怎生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如何他袖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不留幾個字兒與他，只說我沒來。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慢追問他下落。」於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書齋睡未醒，空勞神女下巫雲。襄王自是無情緒，辜負朝朝暮暮情。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却說經濟睡起一覺，酒醒過來，房中掌上燈。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却醉了。回頭見壁上寫了四句詩在上，墨迹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來到，空回去了，把個送上門的風月兒白丟了！心中懊悔不已：「這咱已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邊去，角門又關了！」走來木槿花下搖花枝為號，不聽見裡面動靜。不免蹀着太湖石，爬過粉牆去。

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挺覺，大恨歸房，悶悶在心，就渾衣上床歪睡。不料半夜他爬過牆來，見院內無人，想丫鬢都睡了，悄悄躡足潛踪，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就挨身進來。窗間月色，照見床上，婦人獨自朝裡歪着。低聲叫「可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衆朋友，邀了我往門外五里原莊上，射箭耍子了一日，來家就醉

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不理他。這經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複一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撾了一下，罵道：「賊牢拉負心短命，還不悄悄的，丫頭聽見！我知道你有個人，把我不放到心上。你今日端的那去來？」經濟道：「我被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家就睡着了。失誤你約，你休惱我。我看見你留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搗鬼牢拉的，別要說嘴，與我禁聲！你搗的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崔本叫了你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裡這根簪子，却是那裡的？」經濟道：「本是那日花園中拾的來，今纔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合神搗鬼（三），是那花園裡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纔算！這簪子是孟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我認千真萬真，上面還釵着他名字，你還哄我？嗔道前日我不在，他叫進你房裡吃飯，原來你和他七個八個！我問着你，還不承認。你不和他兩個有首尾，他的簪子緣何到你手裡？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出與他，怪道前日他見了我笑，原來有你的話在裡頭。自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綠豆脫皮兒青退了（四）！」於是急的經濟賭神發咒，繼之以哭，道：「我經濟若與他有一字絲麻皂綫（五），靈的是東岳城隍，活不到三十歲，生來碗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要湯不見，要水不見！」那婦人終是不信，說道：「你這賊材料，說來的牙疼誓（六），虧你口內不害碜（七）！」兩個絮聒了一回，見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床躺下。那婦人把身子扭過倒背着他，使個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

姐長姐姐短，只是反手望臉上撾過去，唬的經濟氣也不敢出一聲兒來。乾霍亂（八）了一夜，就不曾合成謎頭。天明，恐怕丫頭起身，依舊越牆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有〔醉扶歸〕詞爲證：

我嘴搵着他油鬚髻，他背靠着我的胸肚皮。早難送香腮左右偎，只在項窩兒裡長吁氣。一夜何曾見面皮，只覷着牙梳背！

看官聽說，往後金蓮還把這根簪子與了經濟。後來孟玉樓嫁了李衙內，往嚴州府去，經濟還拿着這根簪子做證見，認玉樓是姐，要暗中成事。不想玉樓哄逃，反陷經濟牢獄之災。此事表過不題。正是：三光有影遺誰翳，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癱瘓——腰彎背駝。 （二）行李兒——此指鋪蓋被褥。 （三）合神搗鬼——弄神搗鬼的粗俗說法。
（四）綠豆脫皮兒青退——歇後語。綠豆皮去了即「青褪」，「青褪」與「請退」諧音。 （五）絲麻皂綫——比喻私情或見不得人的關係。 （六）牙疼誓——不可靠的誓言。 （七）害碜——害羞，感到難爲情。 （八）乾霍亂——空折騰、白忙亂。

金瓶梅詞話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堪笑西門識未通，惹將桃李笑春風。滿床錦被藏賊睡，三頓珍羞養大蟲。
愛物只圖夫婦好，貪財常把丈人玩。更有一件堪觀處，穿房入屋弄乾坤。

話說潘金蓮見陳經濟天明越牆過去了，心中又後悔。次日却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出門，往地藏庵薛姑子那裡，替西門慶燒孟蘭會箱庫去。金蓮衆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廳儀門首，撞遇經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抱出來。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幾句，你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撲（一）出來了，莫不真個和我罷了？」經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沒曾把我麻犯死了。你看把我臉上肉也搥的去了！」婦人罵道：「賊短命，既不與他有首尾，賊人膽兒虛，你平白走怎的？」經濟向袖中取出了紙帖兒來。婦人打開觀看，却是〔寄生草〕一詞，說道：

動不動將人罵，一徑把臉兒上搥。千般做小伏低下，但言語便要和我罷！罷字兒

說的人心怕。忘恩失義俏冤家，你眉兒淡了教誰畫？

金蓮一見笑了，說道：「既無此事，你今晚來後邊，我慢慢再問你。」經濟道：「乞你麻犯了人一夜，誰合眼兒來？等我白日裡睡一覺兒去。」婦人道：「待不去，和你算帳！」說畢婦人回房去了。

經濟拿衣物往鋪子裡來，做了一回買賣，歸到廂房，歪在床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蓮那邊去。不想比及到黃昏時分，天氣一陣陰黑來，窗外簌簌下起雨來。正是：蕭蕭庭院黃昏雨，點點芭蕉不住聲。這經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甫能教我對證話去，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於是長等短等，那雨不住，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檐上流水。這小郎君等的雨住，披着一條茜紅毯子臥單在身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於是鎖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裡走入花園金蓮那邊。推了推角門，——婦人知他今日晚必來，早已吩咐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他在炕房裡先睡了，以此把角門虛掩。這經濟推了推角門，見掩着，便挨身而入。進到婦人臥房，見紗窗半啓，銀蠟高燒，桌上酒菓已陳，金尊滿泛。兩個并肩疊股而坐。婦人便問：「你既不曾與孟三兒勾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裡？」經濟道：「本是我昨日在花園茶蘼架下拾的。若哄你，便促死促滅（三）！」婦人道：「既無此事，還把這根簪子與你關頭（三），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事收好，若少了我

一件兒，我與你答話。」兩個吃酒下棋，到一更方上床就寢。顛鸞倒鳳，整狂了半夜。婦人把昔日西門慶枕邊風月，一旦盡付與情郎身上。

却說秋菊在那邊屋裡，夜間聽見這邊房裡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了。到天明鷄叫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聽那邊房內開的門響，朦朧月色，雨尚未止，打窗眼看，見一人披着紅臥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夜和我娘睡！我娘自來人前會撇清，乾淨暗裡養着女婿！」次日逕走到後邊廚房裡，就如此這般對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又告訴與春梅：「你那邊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日在房裡睡了一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前邊睡。」

這春梅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這奴才幾下！教他騙口張舌，葬送主子就是一般！」金蓮聽了大怒，就叫秋菊到面前跪着，罵道：「教你煎煎粥兒，就把鍋來打破了。你屁股大，掉了心也怎的？我這幾日沒曾打你，這奴才骨朵癢了！」於是拿棍子向他脊背上盡力狠抽了三十下，打的殺豬也似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幾下兒，與他過癢癢兒哩。旋剝了，叫將小廝來，拿大板子盡力砍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水不渾的，只像鬪猴兒一般。他好小膽兒，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才，裡言不出，外言不入。都似這般，養出家生哨兒（四）來了！」秋菊道：「誰說甚麼來？」婦人道：「還說嘴哩！賊破家誤主兒的奴才，還說甚麼！」幾聲喝的秋

菊往厨下去了。正是：蚊蟲遭扇打，只爲嘴傷人。

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經濟賞月飲酒，和春梅同下鶯棋兒（五）。晚夕貪睡失曉，至茶時前後還未起來，頗露圭角。不想被秋菊睃到眼裡，連忙走到後邊上房，對月娘說。不想月娘正梳頭，小玉在上房門首。秋菊拉過他一邊，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裡歇了一夜，如今還未起來哩。前日爲我告你說，打了我一頓。今日真實看見，我須不賴他。請奶奶快去瞧去！」小玉罵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葬送主子！俺奶奶梳頭哩，還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菊來請奶奶說話。」更不題出別的事。

這月娘梳了頭，輕移蓮步，驀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經濟兩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手脚不迭。連忙藏經濟在床身子裡，用一床錦被遮盖的嚴嚴的。教春梅放小桌兒在床上，拿過珠花來，且穿珠花。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咱還不見出門，只道你做甚，原來在屋裡穿珠花哩。」一面拿在手中觀看，誇道：「且是穿得好！正面芝麻花，兩邊榻子眼方勝兒，周圍蜂趕菊。你看，着的珠子一個挨一個兒，湊的同心結且是好看。到明日，你也替我穿恁條箍兒戴。」婦人見月娘說好話兒，那心頭小鹿兒纔不跳了。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茶，坐了回，去了，說：「六姐，快梳了

頭，後邊坐。」金蓮道：「知道。」打發月娘出來，連忙攛掇經濟出港，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整捏兩把汗。婦人說：「你大娘等閒無事，他不來我這屋裡來。無甚事，他今日大清早晨來做甚麼？」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戳的來！」不一時，只見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裡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被我罵喝了他兩聲，他還不動。俺奶奶問，我沒的說，只說五娘請奶奶說話，方纔來了。你老人家只放在心裡，大人不見小人過，只提防着這奴才就是了。」

看官聽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恐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着了道兒。恐傳出去，被外人唇齒；西門慶爲人一場，沒了多時光兒，家中婦人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養的這孩子，也來路不明一般。香香噴噴在家裡，臭臭烘烘在外頭。又以愛女之故，不教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教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裡來。遇着傅夥計家去，教經濟輪番在鋪子裡上宿。取衣物藥材，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丫鬢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緊。這潘金蓮與經濟，兩個熱突突恩情都間阻了。正是：世間好事多間阻，就裡風光不久長。有詩爲證：

幾向天臺訪玉真，三山不見海沉沉。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奸情之後，月娘雖不見信，晚夕把各處門戶都上了鎖，西門大姐搬進李嬌兒房中居住；經濟尋取藥材衣物，同玳安或平安眼同出入；二人恩情都間阻了，

約一個多月不曾相會一處。金蓮每日難挨，綉幃孤枕，怎禁畫閣淒涼？未免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六），脂粉懶勻，茶飯頓減，帶圍寬褪，慳慳瘦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有春梅向前問道：「娘，你這兩日怎的不去後邊坐，或是往花園中散心走走？每日短嘆長吁，端的爲些甚麼？」婦人道：「你不知道，我與你姐夫相交！」有〔雁兒落〕爲證：

我與他好似并頭蓮一處生，比目魚纏成塊。初相逢熱似粘，乍離別難禁耐。好是怪奇哉，這兩日他不進來。大娘又把門上鎖，花園中狗兒乖。難猜，奴婢們賤聽（七）的怪；傷懷，這相思實難解！

春梅道：「娘，你放心，不妨事！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扶着哩。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今晚夕宣卷，後邊關的儀門早。晚夕，我推往前邊馬坊內取草裝填枕頭，等我往那邊鋪子裡叫他去。你寫下個柬帖兒與我拿着，我好歹叫了姐夫，和娘會一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憐見，叫得他來，我恩有重報，不可有忘。我的病兒好了，替你做雙滿臉花鞋兒！」春梅道：「娘說的是那裡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往前復進，我情願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哩。」婦人於是輕拈象管，款拂花箋，寫就一個柬帖兒，彌封停當。到于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托心中不自在，得了個金蟬脫殼，歸到前邊房中。沒事，月娘後邊儀門

老早關了，丫鬟婦女都放出來聽尼僧宣卷。金蓮央及春梅，遞與他柬帖，說道：「好姐姐，你快些請他去。」有〔河西六娘子〕爲證：

央及春梅好姐姐，你放寬洪海量些。俺團圓，只在今宵夜。嗒。你把脚步兒快走些些，我這裡錦被兒重熏等待者！

春梅道：「等我先把秋菊那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內。我方拿了筐，推往前邊馬坊中取草來填枕頭，就叫他來。」於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好扣他在廚房內。拿了婦人柬帖兒出門，有〔雁兒落〕爲證：

我往馬坊中推取草，到前邊就把他來叫。歸來把狗兒藏，門上將鎖兒掏。尊前酒兒篩，床上燈兒罩。帳暖度春宵，準備鳳鸞交。休教人知覺，把秋菊灌醉了。聽着，花影動知他到；今宵，管您兩個成就了！

春梅走到前邊，撮了一筐草，到印子鋪門首叫門。正值傅夥計不在鋪中，往家去了。獨有經濟在炕上，纔歪下。忽見有人叫門，問是那個。春梅道：「是你前世娘，散相思五瘟使！」經濟開門，見是他，滿臉笑道：「原來是小大姐！没人，請裡面坐。」進入房內，見桌上點着燭，問小厮們在那裡，經濟道：「玳安和平安在那裡生藥鋪中睡哩，獨我一個在此。受孤凄，挨冷淡，就是小生！」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門邊兒也不傍，往俺那屋裡走去？說你另有了對門主顧兒了，不希罕俺娘兒們了！」經濟道：

「那裡話！自從那日因些閑話，見大娘緊門緊戶，所以不耐煩走動。」春梅道：「俺娘爲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腳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挂想你。巴巴使我捎寄了一柬帖在此，好歹教你快去哩！」這經濟接過柬帖，見封的甚密，拆開觀看，却是「寄生草」一詞，說道：

將奴這桃花面，只因你憔悴損。不是因惜花愛月傷春困，則是因今春不減前春恨。常則是泪珠兒滴盡相思症。恨的是綉幃燈照影兒孤，盼的是書房人遠天涯近。

經濟一見了此詞，連忙向春梅躬身深深地唱喏，說道：「多有起動起動！我并不知他不好，沒曾去看的你娘兒們，休怪休怪！你且先走一步，我收拾了，如今就去。」一面開櫥門，取出一方白綾汗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答贈。和春梅兩個摟抱，按在炕上且親嘴啣舌，不勝歡謔。正是：無緣得會鶯鶯面，且把紅娘去解饑。有詩爲證：

淡畫眉兒斜插梳，不忒拈弄綉工夫。雲窗霧閣深深處，靜拂雲箋學草書。
多艷麗，更清姝，神仙標格世間無。當初只說梅花似，細看梅花却不如。

當下兩個相戲了一回，春梅先拿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姐夫我叫了，他便來也！他看了你那柬帖兒，好不喜歡，與我深深作揖，與了我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相謝。」婦人便叫春梅：「你去外邊看着，只怕他來，休教狗咬。」春梅道：「我把狗藏

過一邊。」原來那時正值中秋八月十六七，月色正明。

且說陳經濟旋到那邊生藥鋪，叫過平安兒來這邊歇。他一個獵古調兒，——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木槿花爲號。春梅隔牆看見花梢動，且連忙以咳嗽應之，報婦人。經濟推開門挨身進入到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語說道：「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兒！」經濟道：「彼此怕是非，躲避兩日兒。不知你老人家不快，有失問候！」婦人道，——有「四換頭」詞爲證：

赤緊的因些閑話，把海樣恩情一旦差。你這兩日門兒不抹我心兒挂。關情的我兒，你怎生便撇的下！

兩個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桌兒擺上酒肴。婦人和經濟并肩疊股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傳杯換盞，倚翠偎紅，吃了一回，擺下棋子，三人同下鶯棋兒。吃得酒濃上來，婦人嬌眼乜斜，烏雲半顰，取出西門慶淫器包兒。裡面包着相思套、顫聲嬌、銀托子、勉鈴一弄兒淫器，教經濟使。在燈光影下，婦人便赤身露體，仰卧在一張醉翁椅兒上，經濟亦脫的上下沒條絲，也對坐一椅，拿春意二十四解本兒，在燈下照着樣兒行事。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後邊推着你姐夫，只怕他身子乏了。」那春梅真個在身後推送。經濟那話，插入婦人牝中，往來抽送，十分暢美，不可盡言。

却表秋菊在後邊厨下，睡到半夜裡，起來淨手。見房門倒扣着，推不開。於是伸手出

來，拔開了吊兒（八），大月亮地裡，躡足潛踪，走到前房窗下，潤破窗紙，望裡張看。見房中掌着明晃晃燈燭，三個吃的大醉，都光赤着身子正做得好：兩個對面坐着椅子，春梅便在後邊推車，三人串作一處。但見：

一個不顧夫主名分，一個那管上下尊卑。一個氣喘吁吁，猶如牛乳柳影；一個嬌聲嘖嘖，猶似鶯囀花間。一個椅上逞雨意雲情，一個耳畔說山盟海誓。一個寡婦房內，翻為快活道場；一個丈母跟前，變作行淫世界。一個把西門慶枕邊風月，盡付與嬌婿；一個將韓壽偷香手段，悉送與情娘。正是：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歡喜帶。

當時都被秋菊看到眼裡，口中不說，心中暗道：「他們還只在人前撇清，要打我，今日却真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又說騙口張舌，賴他不成！」於是瞧了個不亦樂乎，依舊還往廚房中睡去了。

三個整狂到三更時分纔睡。春梅未曾天明先起來，走到廚房，見廚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裡溺？我拔開了吊，出來院子裡溺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裡放着馮子，溺不是？」秋菊道：「我不知馮子在屋裡！」兩個後邊聒噪。經濟天明起來，早往前邊去了。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說秋菊夜裡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

菊。這秋菊早晨又走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葬弄（九）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藏陳姐夫在屋裡，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去，他主子正在床上放炕桌兒穿珠花兒，那得陳姐夫來？落後陳姐夫打前邊來。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一個大人放在屋裡，端的是糖人兒、木頭兒，不拘那裡安放了？一個漢子，那裡發落，莫非放在毯眼裡面不成？傳出去，知道的，是你這奴才們葬送主子；不知道的，只說西門慶平昔要的人強佔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個個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根基兒不正一般。」於是要打秋菊，唬的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去了。婦人聽見月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膽子來了。於是與經濟作一詞以自快，有〔紅綉鞋〕爲證：

會雲雨風般疏通，閑是非屁似休做。那怕無縫鎖上十字扭。輪鍬的閃了手腕，散楚的叫破咽喉。咱兩個關心的情越有！

西門大姐聽見此言，背地裡審問陳經濟，經濟道：「你信那汗邪了的奴才！我昨日見在鋪子上宿，幾時往花園那邊去了？花園門成日又關着。」西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別要說嘴！你若有風吹草動到我耳朵內，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脫脫去了，再也休想在這屋裡了。」經濟道：「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怪不的說舌的奴才到明日得不了好，大娘眼見，不信他！」西門大姐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正是：誰料郎心輕似絮，那知

妾意亂如絲。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跳撲——行動慌忙。

(二) 促死促滅——促死，即死。賭咒發誓語。

(三) 關頭——即縮頭，用簪

子等把頭髮別起來。

(四) 家生哨兒——家生，奴婢所生的子女叫家生。哨兒，哨子，歹人。

(五) 熬棋兒

——即熬棋兒，一種棋類遊戲。以堵截對方棋子通路爲勝負。

(六) 木邊之目，田下之心——兩句是「相思」的拆

字。

(七) 眈眈——眈同眯，眯着眼睛打量，用特別的眼光來看。

(八) 了吊兒——門窗搭扣。

(九) 葬

弄——坑害，葬送。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宋公明義釋清風寨

冬夏長青不世情，乾坤妙化屬生成。清標不染塵埃氣，貞操惟持泉石盟。
凡節通靈無并品，孤霜釀味有餘馨。世人欲問長生術，到底芳姿益壽齡。

話說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吳大舅道：「既要去，須是我同了你去。」即時吳大舅保定，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雇了頭口騎，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子。吩咐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好生看家，同奶子如意兒衆丫頭，好生看孝哥兒。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休要出去。」外邊又吩咐陳經濟：「休要那去，同傅夥計大門首看顧。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早晨燒紙通信，晚夕辭了西門慶靈，與衆姊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庫房門鑰匙交付與小玉拿着：「前後仔細！」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雇了頭口，衆姊妹送出大門而去。

那秋深時分，天寒日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黃昏，投客店村坊安歇，

次早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淒淒，樹木凋落，景物荒涼，不勝悲愴。有詩單道月娘爲夫主遠涉關山答心願爲證：

平生志節傲冰霜，一點真心格上蒼。爲夫遠許神州願，千里關山姓字香。

話休饒舌。一路無詞，行了數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根盤地脚，頂接天心，居齊魯之邦，有巖巖之氣象。吳大舅見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那岱岳廟就在山前，乃累朝祀典，歷代封禪，爲第一廟貌也。但見：

廟居岱岳，山鎮乾坤；爲山岳之至尊，乃萬神之領袖。山頭倚檻，直望弱水蓬萊；絕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臺森聳，金烏展翅飛來；殿宇稜層，玉兔騰身走到。雕梁畫棟，碧瓦朱檐。鳳扉亮榻映黃紗，龜背綉簾垂錦帶。遙觀聖像，九旒冕舜目堯眉，近觀神顏，袞龍袍湯肩禹背。九天司命，芙蓉冠掩映絳綃衣；炳靈聖公，赭黃袍偏襯藍田帶。左侍下玉簪朱履，右侍下紫綬金章。闔殿威儀，護駕三千金甲將；兩廊勇猛，勤王十萬鐵衣兵。蒿里山下，判官分七十二司；白驪廟中，土神按二十四氣。管火池鐵面太尉，日日通靈；掌生死五道將軍，年年顯聖。御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皆獲福。嘉寧殿祥雲香靄，正陽門瑞氣盤旋。正是：萬民朝拜碧霞宮，四海皈依神聖帝。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上進了香，瞻拜了聖像，廟祝道士在傍，宣念了文書。然後兩廊都燒化了錢紙。吃了些齋食，然後纔領月娘上頂，登四十九盤，攀藤攬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烟深處，約四五十里，風雲雷雨，都望下觀看。月娘衆人從辰牌時分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已後方到娘娘金殿上，有朱紅牌匾，金書「碧霞宮」三字。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縮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裾，白玉圭璋擎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鬟；唇似金朱，自在規模端雪體。猶如王母宴瑤池，却似嫦娥離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畫難成！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着一個廟祝道士，約四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三溜髭鬚，明眸皓齒；頭戴簪冠，身披絳服，足穿雲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左右小童收了祭供。

原來這廟祝道士，也不是個守本分的。乃是前邊岱岳廟裡金住持的大徒弟，姓石，雙名伯才，極是個貪財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個殷太歲，姓殷，雙名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常領許多不務本的人，或張弓挾彈，牽架鷹犬，在這上下二宮，專一睽看四方燒香婦女，人不敢惹他。這道士石伯才，專一藏奸蓄詐，替他賺誘（一）婦女，到方丈任意奸淫，取他喜歡。因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戴着孝冠兒，若非官戶娘子，

定是豪家閨眷；又是一位蒼白髭鬚老子，跟隨兩個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福：「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吳大舅便道：「不勞生受，還要趕下山去。」伯才道：「就是下山，也還早哩。」不一時，請至方丈，裡面糊的雪白，正面芝麻花坐床，柳黃錦帳，香几上供養一軸洞賓戲白牡丹圖畫，左右一聯，淡濃之筆大書：「携兩袖清風舞鶴；對一軒明月談經。」問吳大舅上姓，大舅道：「在下姓吳，名鎧。這個就是舍妹吳氏，因為夫主來還香願，不當取擾上宮。」伯才道：「既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便主位坐了，便叫徒弟守清、守禮看茶。

原來他手下有兩個徒弟，一個叫郭守清，一個名郭守禮，皆十六歲，生的標致。頭上戴青緞道髻，用紅絨繩扎住總角，後用兩根飄帶，身穿青絹道服，脚上涼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客至則遞茶遞水，斟酒下菜；到晚來，背地來掇箱子（二），拿他解饞填餚。明雖為廟祝徒弟，實為師父大小老婆。更有一件不可說，脫了褲子，每人小腹裡夾着一條大手巾。看官聽說：但凡人家好兒好女，切記休要送與寺觀中出家，為僧作道，女孩兒做女冠姑子，都趁他男盜女娼，十個九個都着了道兒。有詩為證：

琳宮梵刹事因何？道即天尊釋即佛。廣栽花草虛清意，待客迎賓假做作。

美衣麗服裝徒弟，浪酒閑茶戲女娥；可惜人家嬌養子，送與師父作老婆。

不一時，兩個徒弟守清、守禮房中安放桌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美口甜食，蒸煤餅

饊，鹹食素饌，各樣菜蔬，擺滿春臺。白定磁盞兒，銀杏葉匙，絕品雀舌甜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家伙去，就擺上案酒，大盤大碗肴饌，都是鷄鵝魚鴨葷菜上來。□□壺□斟琥珀，銀鑲盞滿泛金波。吳月娘見酒來，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疋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攪上宮。這些微禮，致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趕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娘娘福蔭，在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仗賴四方錢糧，不管待四方財主，作何項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見賜厚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辭謝再三，方令徒弟收下去。一面留月娘、吳大舅坐：「好歹坐片時，略飲三杯，盡小道一點薄情而已。」吳大舅見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

不一時，熱下飯上來。石道士吩咐徒弟：「這個酒不中吃。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爹送的那一罈透瓶香荷花酒來，與你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另用熱壺篩熱酒上來。先滿斟一杯，雙手遞與月娘。月娘不肯接。吳大舅說：「舍妹他天性不用酒。」伯才道：「老夫人連路風霜，用些何害？好歹淺用些。」一面倒去半鍾，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杯遞與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嘗此酒，其味何如？」吳大舅飲了一口，覺香甜絕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年年來岱岳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他

小姐、衙內又寄名在娘娘位下。見小道立心平淡，殷勤香火，一味志誠，甚是敬愛小道。常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宮錢糧，有一半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餘者接待四方香友。」這裡說話，下邊玳安、來安，跟從轎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

看官聽說：「這石伯才窩藏殷天錫，賺引月娘到方丈，要暗中取事，豈不故意奉承？飲了幾杯，吳大舅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日色將落，晚了，趕不下山去。倘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宵，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內，誠恐一時小人囉唆。」伯才笑道：「這個何須挂意！如有絲毫差遲，聽得是我這裡進香的，不拘村坊店道，聞風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夾打，就教他尋賊人下落。」吳大舅聽了，就坐住了。伯才拿大錘斟上酒，吳大舅見酒利害，遂偷酒在懷，推醉了更衣，要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伯才便教徒弟守清引領，拿鑰匙開門，教大舅觀看去了。這月娘覺身子乏困，便要床上側側兒。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坐去了。

也是合當有事，月娘方纔床上歪着，忽聽裡面響亮了一聲，床背後紙門內跳出一個人來：淡紅面貌，三柳髭鬚，約三十年紀；頭戴滲青巾，身穿紫錦袴衫，雙關抱住月娘，說道：「小生姓殷，名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乃官豪宅眷，天然國色，思慕已久，渴欲一見，無由得會。今既接英標，乃三生有幸，死生難忘也！」一面按着月娘在床上求

歡。月娘唬的慌做一團，高聲大叫：「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沒事把良人妻室強攔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死命攔擋不放，便跪下說：「娘子禁聲。下顧小生，懇求憐允！」那月娘越高聲叫的聲緊了，口口大叫「救人」。來安、玳安聽見是月娘聲音，慌慌張張走去後邊閣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三）哩！」這吳大舅兩步做一步奔到方丈，推門，那裡推得開？只見月娘高叫：「清平世界，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麼！」這吳大舅便叫：「姐姐休慌，我來了！」一面拿石頭把門砸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撒開手，打床背後一溜烟走了。原來這石道士床背後，都有出路。吳大舅砸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姐，那厮玷污不曾？」月娘道：「不曾玷污。那厮打床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躲去一邊，只教徒弟來支調。被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來安兒，把道士門窗戶壁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宮，上了轎子，便趕下山來。

約黃昏時分起身，走了半夜，投天明趕到山下客店內。如此這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合惹了殷太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有名殷太歲。你便去了，把俺開店之家，他遭塌凌辱，怎肯干休！」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取了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急奔走。後面殷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趕下山來。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趕到一山凹裡。遠遠樹木叢中有燈光，走到跟前，却是一座石洞，裡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吳大舅問：「老師，我等頂上燒香，被強人所

趕，奔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踪失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家去？」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峰，這洞名喚雪澗洞，貧僧就叫雪洞禪師，法名普靜，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緣。休往前去，山下狼蟲虎豹極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趕。」老師把眼一觀，說：「無妨，那強人趕至半山，已回去了。」因問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乃吾妹，西門之妻。因為夫主來此進香。得遇老師搭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於是在洞內歇了一夜。

次日五更，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師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作個徒弟，你意下何如？」吳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承繼家業，若有多餘，就與老師作徒弟出家。」月娘道：「小兒還小，今纔不到一周歲兒，如何來得？」老師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問你要，過十五年纔問你要哩。」月娘口中不言，「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許下老師。看官聽說：不當今日許老師一子出家，後來十五年之後，天下荒亂，月娘携領孝哥孩兒，往河南投奔雲離守就婚去，路遇老師，度化在永福寺，落髮爲僧。此事表過不題。

次日，月娘辭了老師，往前所進。走了一日，前有一山攔路。這座山名喚清風山，生的十分險惡，但見：

八面嵯峨，四圍險峻。古怪喬松盤翠蓋，槎枒老樹挂藤蘿。瀑布飛來，寒氣逼人。

毛髮冷；巔崖直下，清光射目夢魂驚。澗水時聞，樵人斧響；峰巒倒卓，山鳥聲哀。麋鹿成群，狐狸結黨；穿荆棘往來跳躍，尋野食前後呼號。佇立草坡，一望并無商旅；行來山徑，週迴盡是死屍坑。若非佛祖修行處，定是強人打劫場。

原來這山喚做清風山，山上有座清風寨，寨中有三個強寇。一名錦毛虎燕順，一名矮脚虎王英，一個白面郎君鄭天壽。手下聚五百小嘍囉，專一打家劫道，放火殺人，人不敢惹他。當下吳大舅一行人騎頭口，簇擁着月娘轎子，進入山來。那時天色已落，天色昏黑，不見村坊店道。正在危懼之際，不防地下拋出一條絆馬索子，把吳大舅頭口絆落倒，跌落塹坑內，閃出一夥小嘍囉，將月娘轎子，搶上山來。原來山下小嘍囉，見吳大舅一行人，騎着馱垛，逕入山來，報與三個強寇。

吳大舅一行人都被拿到寨前。三個強寇在寨上，正陪山東及時雨宋江飲酒。宋江因殺了娼婦閻婆惜，逃躲至此，三人留他寨中住幾日。宋江看見月娘頭戴孝髻，身穿縞素衣服，舉止端莊，儀容秀麗，斷非常人妻子，定是富家閨眷，因問其姓氏。月娘向前道了萬福：「大王，妾身吳氏之女，千戶西門慶之妻，守節孤孀。因為夫主病重，許下泰山香願。先在上，被殷天錫所趕，走了一日一夜，要回家去。不想天晚，誤從大王山下所過。行李馱垛，都不敢要，只是乞饒性命還家，萬幸矣。」宋江因見月娘詞氣哀婉動人，便有幾分慈憐之意，乃便欠身向燕順道：「這位娘子乃是我同僚正官之妻，有一面之識。

爲夫主到此進香，因被殷天錫所趕，誤到此山所過，有犯賢弟清躡（四）。他是個烈婦，看我宋江的薄面，放他回去，以全他名節罷！」王英便說：「哥哥，爭奈小弟沒個妻室，讓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罷！」遂令小嘍囉把月娘擄入他後寨去了。宋江向燕順、鄭天壽道：「我恁說一場，王英兄弟就不肯教我做個人情？」燕順道：「這兄弟諸般都好，只吃了有這些毛病，見了婦人女色，眼裡火就愛。」那宋江也不吃酒，同二人走到後寨。見王英正搜着月娘求歡。宋江走到跟前，一把手將王英拉到前邊，便說道：「賢弟既做英雄，犯了溜骨髓（五）三字，不爲好漢。你要尋妻室，等宋江替你做媒，保一個室女好的，行茶過水（六），娶來做個夫人。何必要這再醮做甚麼？」王英道：「哥哥，你且胡亂權讓兄弟這個罷。」宋江道：「不好。我宋江久後決然替賢弟完娶一個好的。不爭你今日要了這婦人，惹江湖上好漢耻笑。殷天錫那厮，我不上梁山便罷，若上梁山，決替這個婦人報了仇。」看官聽說，後宋江到梁山，做了寨主，因爲殷天錫奪了柴皇城花園，使黑旋風李逵殺了殷天錫，大鬧了高唐州。此事表過不題。

當日燕順見宋江說此話，也不問王英肯不肯，喝令轎夫上來，把月娘抬了去。吳月娘見放了他，向前拜謝宋江說：「蒙大王活命之恩！」宋江道：「阿呀，我不是這山寨大王，我是鄆城縣客人。你只拜這三位大王便了。」月娘拜畢，吳大舅保着，離了山寨，上了轎子，過了清風山，往清河縣大道前來。正是：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有

詩爲證：

世上只有人心歹，萬物還教天養人。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賺誘——哄騙、引誘。 (二) 掇箱子——鷄奸的隱語。 (三) 合口——爭吵。 (四) 清蹕——原指帝王出行時的清道禁行，此敬稱別人的駐地。 (五) 溜骨髓——指泄精，泛指好色。 (六) 行茶過水——此指說媒下聘。

金瓶梅詞話

第八十五回

月娘識破金蓮奸情

薛嫂月夜賣春梅

人家養女甚無聊，倒踏來家更不合。口稱爹媽虛情意，權當爲兒假做作。
入戶只嫌恩愛少，出門翻作怨仇多。若有一些不到處，一日一場罵老婆。

話說吳大舅保月娘，有日取路來家，不題。

單表潘金蓮，自從月娘不在家，和陳經濟兩個，家中前院後庭，如鷄兒趕彈兒（一）相似，纏做一處，無一日不會合。一日，金蓮眉黛低垂，腰肢寬大，終日懨懨思睡，茶飯懶咽。叫經濟到房中說：「奴有件事告訴你，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漸漸大，肚腹中掇掇跳（二），茶飯兒怕待吃，身子好生沉困。有你爹在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白沒見個踪影。今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兒，便有了孩子。我從三月內洗換身上（三），今方六個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時我排磕人（四），今日却輪到我頭上！你休推睡裡夢裡，趁你大娘未來家，那裡討貼墜胎的藥，趁早打落了。這胎氣離了身，奴走一步也伶俐。不然弄出個怪物來，我就尋了無常罷了，再休想抬頭見人！」經濟聽了，便道：

「咱家鋪中諸樣藥都有，倒不知那幾樁兒墜胎，又沒方修合（五）。你放心，不打緊處，大街坊胡太醫，他大小方脉婦人科，都善治，常在咱家看病。等我問他那裡贖取兩貼與你吃，打下胎便了。」婦人道：「好哥哥，你上緊快去，救奴之命！」

這陳經濟包了三錢銀子，逕到胡太醫家叫問。胡太醫正在家，出來相見聲喏。認的經濟是西門大官人女婿，讓坐說：「一向稀面。動問到舍有何見教？」經濟道：「別無干瀆……」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藥資之禮，敢求下良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太醫說道：「我家醫道，大方脉、婦人科、小兒科、內科、外科，加減十三方，壽域神方，海上方，諸般雜症方，無不通曉。又專治婦人胎前產後。且婦人以血爲本，藏于肝，流于臟，上則爲乳汁，下則爲月水，合精而成胎氣。女子十四而天癸至，任脉通。故月候按時而行，常以三旬一見則無病。一或血氣不調，則陰陽愆伏。過於陽，則經水先期而來；過於陰，則經水後期而至。血性得熱而流，寒則凝滯。過與不及，皆致病也。冷則多白，熱則多赤。冷熱不調則赤白帶。大抵血氣和平，陰陽調順，其精血聚而胞胎成。心腎二脉，應手而動。精盛則爲男，血勝則爲女。此自然之理也。胎前必須以安胎爲本，如無他疾，不可妄服藥餌，待十月分娩之時，尤當謹護。不然，恐生產後諸疾。慎之，慎之！」經濟笑道：「我不要安胎，我今只用墜胎藥。」胡太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爲本。人家十個九個，只要安胎的藥，你如何倒要墜胎？沒有沒有！」經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

說：「你休管他，各人家自有用處。此婦子女生落不順，情願下胎。」這胡太醫接了銀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一服紅花一掃光。吃下去，如人行五里，其胎自落矣。」有〔西江月〕爲證：

牛膝蟹爪甘遂，定磁大戟芫花。斑蝥赭石與硃砂，水銀芒硝研化。又加桃仁通草，麝香文帶凌花。更釀醋煮好紅花，管取孩兒落下。

經濟於是討了兩貼紅花一掃光，作辭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一五一十說了。到晚夕，煎紅花湯吃下去，登時滿肚裡生疼，睡在炕上，教春梅按住身，只情揉揣。可霎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來了。只說身上來（六），令秋菊攪草紙倒將東淨毛司裡。次日掏坑的漢子挑出去，一個白胖的小廝兒！常言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婿，偷出私肚子（七）來了。

却說吳月娘有日來家。——往回泰安州，去了半個月光景，來時正值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着，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炷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就對孟玉樓衆姊妹家中大小，把岱岳廟中及山寨上的事，從頭告訴一遍，因大哭一場。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月娘見奶子抱孝哥兒到跟前，子母相會在一處。燒紙，置酒管待吳大舅回家。晚夕衆姊妹與月娘接風，俱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月娘路上風霜跋涉，着了辛苦，又吃了驚怕，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

那秋菊在家，把金蓮、經濟兩人幹的勾當，聽的滿耳滿心。要去上房告月娘，說二人怎生偷出私肚子來，傾在毛司裡，乞掬坑的掏出去，何人不看見！又說被婦人怎生打罵，含恨正沒發付處。走到上房門首，又被小玉噉罵在臉上，大耳刮子打在臉上，罵道：「賊說舌的奴才，趁早與我走！俺奶奶遠路來家，身子不快活，還未起來。趁早與我走，氣了他，倒值了多的！」罵的秋菊忍氣吞聲，啞啞而退。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經濟進來尋衣裳，婦人他又在玩花樓上，兩個做得好。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來看。說道：「奴婢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個在家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偷出私肚子來，與春梅兩個都打成一家。今日兩人又在樓上幹歹事，不是奴婢說謊，娘快些瞧去！」月娘急忙走到前邊，兩個正幹的好，還未下樓。不想金蓮房檐籠內馴養得個鸚哥兒會說嘴，高聲叫：「大娘來了！」春梅正在房中，聽見出來。見是月娘，比及上樓叫婦人。先是經濟拿衣服下樓往外走，被月娘喝罵了幾句，說：「小孩兒沒記性，有要沒緊進來撞甚麼！」經濟道：「鋪子內人等着，没人尋衣裳。」月娘道：「我那等吩咐，教小廝進來取，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裡，有要沒緊做甚麼？沒廉耻！」幾句罵得經濟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然後下來，被月娘盡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姐，今後再休這般沒廉耻！你我如今是寡婦，比不的有漢子。香噴噴在家裡，臭烘烘在外頭，盆兒罐兒都有耳朵。你有要沒緊和這小廝纏甚麼？教奴才們

背地排說的磳死了！常言道：男兒沒性，寸鐵無鋼；女人無性，爛如麻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有長進、正條，肯教奴才排說你？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眼看見，說不的了！我今日說過，要你自家立志，替漢子爭氣。像我進香去，兩番三次，被強人擄掠逼勒，若是不正氣的，也來不到家了。」金蓮吃月娘數說，羞的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口裡說一千個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自去那邊尋衣裳，誰和他說甚話來？」當下月娘亂了一回，歸後邊去了。

晚夕，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經濟：「賊囚根子，敢說又沒真贓實犯拿住你？你還那等嘴巴巴的（八）！今日兩個又在樓上做甚麼？說不的了！兩個弄的好磳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那淫婦要了我漢子，還在我跟前拿話兒拴縛人，毛司裡磚兒又臭又硬，恰似降伏着那個一般。他便羊角葱靠南牆老辣已定，你還在這屋裡雌飯吃！」經濟罵道：「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雌你家飯吃？」使性往前邊來了。

自此已後，經濟只在前邊，無事不敢進入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玳安、平安兩個往樓上取去。每日飯食，晌午還不拿出來，把傅夥計餓的只拿錢街上盪麪吃。正是：龍鬪虎爭，苦了小獐。各處門戶，日頭半天老早關了。由是與金蓮兩個恩情又間阻了。經濟那邊陳宅房子，一向教他母舅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革任在家閑住，經濟早晚往那裡吃飯去，月娘亦不追問。

兩個隔別，約一月不得會面。婦人獨在那邊，挨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欲火如蒸？要見他一面，難上之難。兩下音信不通，這經濟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嫂兒打門首所過，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柬兒到那邊與金蓮，訴其間阻之事，表此肺腑之情。一日推門外討帳，騎頭口逕到薛嫂家。拴了騾子，掀簾便問：「薛媽在家？」有他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抱孩子在炕上，伴着人家賣的兩個使女，聽見有人叫薛媽，出來問：「是誰？」經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姑夫請家來坐！俺媽往人家兌了頭面，討銀子去了。有甚話說，使人叫去。」連忙點茶與經濟吃。少坐片時，只見薛嫂兒來了。同經濟道了萬福，說：「姑夫，那陣風兒吹來我家！」叫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道：「剛纔吃了茶了。」經濟道：「無事不來。如此這般，我與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丫頭戳舌，把俺兩個姻緣拆散。大娘與大姐甚是疏淡我。我與六姐拆散不開。二人離別日久，音信不通，欲捎寄數字進去與他，無人得到內裡。須臾及你，如此這般，通個消息。」向袖中取出一兩銀子來，「這些微禮，權與薛媽買茶吃。」那薛嫂一聞其言，拍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丈母？世間那裡有此事！姑夫，你實對我說，端的你怎麼得手來？」經濟道：「薛媽禁聲，且休取笑。我有這柬帖封好在此，好歹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回來，我還沒看他去，兩當一節（九），我去走走。」經濟道：「我在那裡討你信？」薛嫂道：「往鋪子裡尋你回話。」說

畢，經濟騎頭口來家。

次日，却說薛嫂提着花箱兒，先進西門慶家上房看月娘，坐了一回，又到孟玉樓房中；然後纔到金蓮這邊。金蓮正放桌兒吃粥。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說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仙姑人說日日有夫，是非來入耳，不聽自然無。古昔仙人，還有小人不足之處，休說你我。如今爹也沒了，大娘他養出個墓生兒來，莫不也來路不明？他也難管我你暗地的事。你把心放開，料天塌了，還有撐天大漢哩。人生在世，且風流了一日是一日。」於是篩上酒來，遞一鍾與婦人，說：「娘，且喝一杯兒暖酒，解解愁悶！」因見階下兩隻犬兒交戀在一處，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

正飲酒，只見薛嫂來到，向前道了萬福，笑道：「你娘兒兩個好受用。」因觀二犬戀在一處，又笑道：「你家好祥瑞！你娘兒們看着，怎不解許多悶！」於是又道個萬福。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讓薛嫂坐。薛嫂兒道：「我鎮日不知幹的甚麼，只是不得閑。大娘頂上進了香來，也不曾看的他，剛纔好不怪我。西房三娘也在跟前，留了我兩對翠花，一對大翠圍髮，好快性（十），就秤了八錢銀子與我。只是後邊住的雪姑娘，從八月裡要了我二對錢花兒，該二錢銀子來，說一些沒有支用着，白不與我。好慳吝的人！我對你說，怎的不見你老人家？」婦人道：「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快，不曾出去走動。」春梅一面篩了一鍾酒，遞與薛嫂兒，薛嫂連忙道萬福，說：「我進

門就吃酒？」婦人道：「你到明日，養個好娃娃。」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倒新添了個娃兒，纔兩個月來。」又道：「你老人家沒了爹，終久這般冷清清了。」婦人道：「說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弄得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十二）。不瞞老薛說，如今俺家中人多舌頭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兒也改變了，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這兩日，一來我心裡不自在，二來因些閑話，沒曾往那邊去。」春梅道：「都是俺房裡秋菊這奴才，大娘不在，霹空架了俺娘一篇是非，把我也扯在裡面，好不亂哩。」薛嫂道：「就是房裡使的那大姐？他怎的倒弄主子？自古穿青衣抱黑柱，這個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瞧瞧那奴才，只怕他來覷聽。」春梅道：「他在厨下揀米哩！這破包篋奴才（十二），在這屋就是走水的槽，單管屋裡事兒往外學舌。」薛嫂道：「這裡没人，咱娘兒們說話。嗔道昨日陳姐夫到我那裡，如此這般告訴我，乾淨是他戳犯你們的事兒了。陳姐夫說：他大娘數說了他，各處門戶都緊了，不托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又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裡住；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去與他吃，餓的他只往他舅舅張老爹那裡吃去。一個親女婿，不托他，倒托小廝，有這個道理？他有好一向沒得見你老人家，巴巴央及我，捎了個柬兒，多多拜上你老人家：少要焦心。左右爹也是沒了，爽利放倒身大做一做，怕怎的？點根香怕出烟兒，放把火倒也罷了！」於是取出經濟封的柬帖兒遞與婦人。拆開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綉鞋〕一詞：

祇廟火燒着皮肉，藍橋水淹過咽喉。緊按納風聲滿南州。畢罷了終是染污，成就了倒是風流。不恁麼也道有！

六姐妝次。

〔下書〕經濟百拜上

婦人看畢，收了入袖中。薛嫂兒道：「他教你回個記色（十三）與他，寫幾個字兒捎了去，方信我送的有個下落。」婦人教春梅陪着薛嫂吃酒，他進入房半晌，拿了一方白綾帕，一個金戒子兒。帕兒上也寫着一詞在上，說道：

我爲你耽驚受怕，我爲你折挫渾家。我爲你脂粉不曾搽。我爲你在人前拋了些見識，我爲你奴婢上使了些銀篋。咱兩個一雙憔悴殺！

婦人寫了，封得停當，交與薛嫂，便說：「你上覆他，教他休要使性兒往他舅舅張家那裡吃飯，惹他張舅唇齒，說你在丈人家做買賣，却來我家吃飯！顯得俺們都是沒處活的一般，教他張舅怪。或是未有飯吃，教他鋪戶裡拿錢，買些點心和夥計吃便了。你使性兒不進來，和誰賭慳氣哩？恰似賊人膽兒虛一般！」薛嫂道：「等我對他說。」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作別出門，來到前邊鋪子裡，尋見經濟。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把封的物事遞與他：「五娘說：教他休使性兒賭慳氣，教他常進來走走，休往你張舅家吃飯去，惹人家怪！」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此是裡面與我的，六眼不藏私，久後你兩個愁不會在一答裡對出來，我臉放在那裡？」經濟道：「老薛，多有累你。」深深與他唱喏。那薛嫂

走了兩步，又回來，說：「我險些忘了一件事。剛纔我出來，大娘又使丫頭綉春叫進去，叫我晚上來領春梅，要打發賣他。說他與你們做牽頭，和他娘通同養漢。敢就因這件事！」經濟道：「薛媽，你只顧領在家，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有話問他。」

那薛嫂說畢，回家去了。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走來領春梅。到月娘房中，月娘開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裡十六兩銀子買的，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就是了。」吩咐小玉：「你看着，到前邊收拾了，教他罄身兒（十四）出去，休要他帶出衣裳去了。」那薛嫂兒到前邊，向婦人如此這般：「他大娘教我領春梅姐來了。對我說，他與你老人家通同作弊，偷養漢子。不管長短，只問我要原價。」婦人聽見說領賣春梅，就睜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落淚，叫道：「薛嫂兒，你看我娘兒兩個沒漢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就打發他身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自恃他身邊養了個尿胞種，就放人躡到泥裡！李瓶兒孩子週半還死了哩，花巴痘疹未出，知道天怎麼算計，就心高遮了太陽！」薛嫂道：「孩兒出了痘疹了沒曾？」婦人道：「何曾出來了，還不到一週兒哩。」薛嫂道：「春梅姐說爹在日曾收用過他？」婦人道：「只『收用』過二字兒？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般看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立紀（十五）老婆且打靠後。他要打那個小廝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薛嫂道：「可又來，大娘差了！爹收用的恁個出色姐兒，打發他？箱籠兒也不與，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教他罄身兒出去，鄰舍也不好看

的！」婦人道：「他對你說，休教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娘吩咐小玉姐，便來。教他看着，休教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聽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見婦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思慮出病來，没人知你疼熱的。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

正說着，只見小玉進來，說道：「五娘，你信我奶奶倒三顛四的！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場，瞞上不瞞下，你老人家拿出他箱子來，揀上色的包與他兩套，教薛嫂兒替他拿了去，做個一念兒，也是他番身（十六）一場。」婦人道：「好姐姐，你到有點仁義！」小玉道：「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蝦蟆促織兒，都是一鍬土上人。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一面拿出春梅箱子來，凡是戴的汗巾兒、翠簪兒，都教他拿去。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緞衣服、鞋脚，包了一大包；婦人梯己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子，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來，遞與春梅。餘者珠子纓絡、銀絲雲髻、遍地金妝花裙襖，一件兒沒動，都抬到後邊去了。春梅當下拜辭婦人、小玉，灑泪而別。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衆人，只見小玉搖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決裂出大門去了。小玉和婦人送出大門回來。小玉到上房回大娘，只說：「罄身子去了，衣服都留下沒與他。」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兒兩個相親相熱說知心話兒，今日他去了，丟得屋裡冷冷落落，甚是孤凄，不覺放聲大哭。有詩爲證：

耳畔言猶在，於今恩愛分。房中人不見，無語自消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鷄兒趕彈兒——指像鷄交配生蛋前相互追逐一般。彈，蛋。
- (二) 按按跳——肌肉連續跳動的感覺。
- (三) 洗換身上——指月經乾淨。
- (四) 排磕——攻擊、指責。
- (五) 修合——配制。
- (六) 身上來——指月經。
- (七) 私肚子——私生兒。
- (八) 嘴巴巴——話多而快，形容嘴硬善辯。
- (九) 兩當一節——兩件事一起辦，兩事兼顧。
- (十) 好快性——好爽快的性格。
- (十一) 一折一磨——言備受折磨。
- (十二) 破包篋奴才——罵人將事情亂泄漏出去。
- (十三) 記色——此指信物。
- (十四) 罄身兒——光身、空身。
- (十五) 成房立紀——成房頭、立規矩。此指正式的妻妾。
- (十六) 番身——指奴婢改換主人。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經濟

王婆售利嫁金蓮

人生雖未有十全，處事規模要放寬。好歹但看君子語，是非休聽小人言。
但看世俗如幻戲，也畏人心似隔山。寄與知音女娘道，莫將苦處認爲甜。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表陳經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帳，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裡，一面讓進來坐。經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春梅在裡間屋裡不出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經濟道：「我往前街討帳，竟到這裡。昨晚小大姐出來了，在你這裡？」薛嫂道：「是在我這裡，還未上主兒哩。」經濟道：「在這裡，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吩咐我，因爲你們通同作弊，弄出醜事來，纔被他打發出門，教我防範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還不趁早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廝來看見，到家學了，又是一場兒，倒沒的弄的我也上不得的門！」那經濟便笑嘻嘻袖中拿出一兩銀子來：「權作一茶，你且收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見錢眼開，說道：「好姐夫，自恁沒錢使，

將來謝我？只是我去年臘月，你鋪子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枕頂，將有一年來。本利該八錢銀子，你討與我罷。」經濟道：「這個不打緊，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兒，一面請經濟裡間房裡去與春梅廝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菜兒：「我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壺酒，并肉鮓之類，教他二人吃。

這春梅看見經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俺娘兒兩個，弄的上不上下不下，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經濟道：「我的姐姐，你既出了他家門，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一）。你教薛媽替你尋個好人家去罷，我醜菲已是入不的畦了（二）。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裡去計較了回來，把他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畢，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放炕桌兒擺了，兩個做一處飲酒叙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一遞一句，說了回月娘心狠：「宅裡恁個出色姐兒出來，通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看。還要舊時原價！就是清水，這碗裡傾倒那碗內，也拋撒些兒。原來這等夾腦風（三）！臨時出門，倒虧了小玉丫頭做了個分上，教他娘拿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拿甚麼做上蓋？」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教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教他兩個在裡間自在坐個房兒。正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波底鴛鴦。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歡喜帶。

兩個幹訖一度，作別之時，難割難捨。薛嫂恐怕月娘使人來瞧，連忙攛掇經濟出港，

騎上頭口來家。

遲不上兩日，經濟又捎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雙膝褲與春梅；又尋枕頂出來與薛嫂兒。拿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內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廝來催薛嫂兒：「怎的還不上主兒？」看見頭口拴在門首，來安兒到家學了舌，說：「姐夫也在那裡來！」這月娘聽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了薛嫂兒去，盡力數說了一頓：「你領了奴才去，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掙錢兒與你家使！若是你不打發，把丫頭還與我領了來，我另教馮媽媽子賣，你再休上我門來！」這薛嫂兒聽了，到底還是媒人的嘴，恨不的生出七八個口來，說道：「天麼，天麼！你老人家怪我差了，我趕着增福神着棍打（四）？你老人家照顧我，怎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十六兩原價，俺媒人家，那裡有這些銀子賠上！」月娘又道：「小廝說，陳家種子今日在你家和丫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嚦，耶嚦！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臘月，當了人家兩付枕頂在咱家獅子街鋪內，銀子收了，今日姐夫送枕頂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了，幾時進屋裡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恁快搗謊罵舌（五）！」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設念隨邪，差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恁些事兒不知道？你那等吩咐了我，我長吃（六）好，短吃好？他在那裡，也沒得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頂，茶也沒吃就來了，幾曾見咱家小

大姐面兒來？萬物也要個真實，你老人家就上落（七）我起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長，只出十二兩銀子，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兌了銀子來罷。說起來，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見過小大姐來。因他會這幾套唱，好模樣兒，纔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八），其餘別人出不上，出不上！」

這薛嫂當下和月娘砸死了價錢（九）。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妝點起來，戴着圍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緞襖兒，下着藍緞裙子，腳上雙彎尖趨趨，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比舊時越發標致，模樣兒又紅又白，身段兒不短不長，一對小腳兒，滿心歡喜，就兌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這薛嫂兒拿來家，鑿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拿出一兩來，說：「是周爺賞我的喜錢。你老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那吳月娘免不過，只得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恰好他還禁了（十）三十七兩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賺錢養家。

却表陳經濟見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月娘凡事不理他，門戶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籠前後照看了，方纔關後邊儀門；夜裡上鎖，方纔睡去。因此弄得手脚。十分急了，先和西門大姐嚷了兩場，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我在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雌飯吃吃傷了！你家都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你是我老婆，不顧贖（十一）我，反說我雌你家飯吃！我白吃你家飯來？」罵的大姐只是哭涕。

十一月廿七日，孟玉樓生日。玉樓安排了幾碟酒菜點心，好意教春鴻拿出前邊鋪子，教經濟陪傅夥計吃。月娘便攔說：「他不是材料，休要理他。要與傅夥計，只與傅夥計自家吃就是了，不消叫他。」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擺在水櫃上。一大壺酒都吃了，不夠，又使來安兒後邊要去。傅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够了，我也不吃了。」經濟不肯，定教來安要去。等了半晌，來安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經濟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又使他要，那來安不動。經濟又另拿錢，打了酒來，吃着，罵來安兒：「賊小奴才兒，你別要慌！你主子不待見我，連你這奴才們也欺負我起來了，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麼行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我大丈母聽信奴才言語，反防範我起來，凡事托奴才，不托我。由他，我好耐驚耐怕兒！」傅夥計勸道：「好姐夫，快休舒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後邊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牆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經濟道：「老夥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裡，事在心頭。俺丈母聽信小人言語，架我一篇是非，就算我昏了人，人沒昏了我？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裡老婆都刮刺了，到官也只是後丈母通奸，論個『不應』罪名。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一本：你家現收着我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戩應沒官贖物！好不好，把你這幾間業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變賣。我不圖打魚，只圖混水要

子（十二）。會事的，把俺女婿須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鳥便益！」傅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來醉了。王十九，自吃酒，且把散話攔起。」這經濟睜眼瞅着傅夥計便罵：「賊老狗，怎的說我散話攔起，我醉了？吃了你家酒了？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嬌客（十三），你無過只是他家行財（十四），你也擠撮我起來？我教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幾年賺的俺丈人錢够了，飯也吃飽了，心裡要打夥兒把我疾發（十五）了去，要獨權兒做買賣，好禁錢養家。我明日本狀也帶你一筆，教你打官司！」那傅夥計最是個小膽兒的人，見頭勢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烟走了。小廝收了家活，後邊去了。經濟倒在炕上睡下，一宿晚景題過。

次日，傅夥計早晨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訴一遍，哭哭啼啼，要告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勸道：「夥計，你只安心做買賣，休要理那潑材料（十六），如臭屎一般丟着他。當初你家爲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財寶？也只是大姐幾件妝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教俺家那一個不恐怕小人不足，晝夜耽憂的那心！你來時纔十六、七歲，黃毛團兒（十七）也一般，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得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翅膀毛兒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帚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說話欺心，恁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看他！夥計，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一面把傅夥計安撫住了，不題。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鋪擠着一屋裡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壺茶來與傅夥計吃，放在桌上。孝哥兒在奶子懷裡，哇哇的只管哭。這陳經濟對着那些人，作耍當真說道：「我的哥哥，乖乖兒，你休哭了！」向衆人說：「這孩子倒像我養的，依我說話。教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意兒說：「姐夫，你說的好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裡說不說！」這陳經濟趕上踢了奶子兩腳，戲罵道：「怪賊邈邈，你說不是？我且踢個響屁股兒着！」那奶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向月娘哭說：「經濟對衆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正在鏡臺邊梳着頭，半日說不出話來，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鑿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就地橫。

慌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攬救了半日，舀姜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胸，只是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將經濟對衆人將哥兒戲言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說他，又趕着我踢了兩腳，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裡！」

雪娥扶着月娘，待的衆人散去，悄悄在房中對月娘說：「娘也不消生氣，氣的你有些

好歹，越發不好了。這小廝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脚，纔發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出田一般，咱顧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蝦蟆得水，蠱兒病，只顧教這小廝在家裡做甚麼？明日哄賺進後邊，老實打與他一頓，即時趕離門，教他家去。然後叫將王媽媽子，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把那淫婦教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狗屎臭尿，掠將出去，一天事都沒了。平空留着他在屋裡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去了！」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已定了。

到次日飯時已後，月娘埋伏下丫鬟媳婦七八個人，各拿短棍棒槌，使小廝來安兒誑進陳經濟來後邊，只推說話。把儀門關了，教他當面跪着，問他：「你知罪麼？」那陳經濟也不跪，還似每常臉兒高揚。月娘便道：「有長詞爲證——

起初時，月娘不犯觸，龐兒變了。次則陳經濟耐搶白，臉兒揚着：「不消你枉話兒絮叨叨，須和你討個分曉。」月娘道：「此是你丈人深宅院，又不是麗春院、鶯燕巢，你如何把他婦女廝調？他是你丈人愛妾，寡居守孝。你因何把他戲嘲？也有那沒廉耻斜皮（十八），把你刮刺上了。自古母狗不掉尾，公狗不跳槽。都是些污家門罪犯難饒！」陳經濟道：「閃出夥縛鍾馗母妖，你做成這慣打奸夫的圈套，我臀尖難禁這頓拷。梅香休鬧，大娘休焦，險些不（十九）大棍無情打折我腰！」月娘道：「賊材料，你還敢嘴兒挑！常言冰厚三尺不是一日惱，最恨無端

難恕饒。虧你呵，再躺着筒兒蒲棒剪稻。你再敢不敢？我把你這短命醜卵兒（二十）割了，教你直孤到老！」

當下月娘率領雪娥，並來興兒媳婦、來昭妻一丈青、中秋兒、小玉、綉春衆婦人，七手八腳，把他按下地下，拿棒槌短棍，打了一頓。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的小夥兒急了，把褲子脫了，露出那直豎一條棍來。唬的衆婦女看見，都丟下棍棒亂跑了。月娘又是那惱，又是那笑，口裡罵道：「好個沒根基的王八羔子！」經濟口中不言，心中暗道：「若不是我這個好法兒，怎得脫身！」於是爬起來，一手兜着褲子，往前走了。月娘隨令小廝跟隨，教他算帳，交與傅夥計。經濟自然也存立不住，一面收拾衣服鋪蓋，也不作辭，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逕往他母舅張團練住的他舊房子內住去了。正是：自古感恩并積恨，萬年千載不成塵。

潘金蓮在房中，聽見打了經濟，趕離出門去了，越發憂上加憂，悶上添悶。

一日，月娘聽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去叫王婆子來。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兒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車的一佰兩銀子來家，得其發迹，也不賣茶了，買了兩個驢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櫃，開起磨房來。聽見西門慶宅裡叫他，連忙穿衣就走。到路上問玳安說：「我的哥哥，幾時沒見你，又早籠起頭（二二）去了。有了媳婦兒不曾？」玳安道：「還不曾有哩。」王婆子道：「你爹沒了，你家誰人請我做甚麼？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

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沒養兒子，倒養了女婿。俺大娘請你老人家，領他出來嫁人。」王婆子道：「天麼天麼，你看麼！我說這淫婦，死了你爹，怎守得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弄砑兒來了。就是你家大姐那女婿子？他姓甚麼？」玳安道：「他姓陳，名喚陳經濟。」王婆子道：「想着去年，我爲何老九的事去央煩你爹。到宅內，你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沒留我房裡坐坐兒，折針也迸不出個來？只叫丫頭倒了一鍾清茶，我吃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也還出來？好個狼家子淫婦！休說我是你個媒主，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就是世人進去，也不該那等大意（二二二）。」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家裡毆作嚷亂（二二三），昨日差些兒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夫已是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教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是轎兒來，少不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裡少不的也與他個箱子兒。」玳安道：「這個少不的，俺大娘他有個處。」

兩個說話中間，到於西門慶門首。進入月娘房裡，道了萬福，坐下，丫鬢拿茶吃了。月娘便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潘金蓮如此這般，上頂說了一遍：「今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一客不煩二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教他吃自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不的當初死鬼爲他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就打他恁個銀人兒也有。如今隨你聘嫁多少兒，交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也是一

場勾當。」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要把禍害離了門，就是了。我知道，我也不肯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罷。又一件，他當初有個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個，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上便是這等說，到臨岐（二四）少不的雇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拋頭露面的，不乞人笑話！」月娘不言語了。一面使丫鬢綉春，前邊叫金蓮來。

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裡，就睜了，向前道了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纔大娘說，教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我爲下甚麼非，作下甚麼歹來？如何憑空打發我出去？」月娘道：「你休稀裡打哄（二五），做啞裝聾！自古蛇鑽窟窿蛇知道，各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裡明。金蓮，你休呆裡撒奸（二六），兩頭白面（二七），說長并道短，我手裡使不的你巧語花言，幫閑鑽懶！自古沒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鑽沒縫兒彈。你休把養漢當飯，我如今要打發你上陽關！」金蓮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常言一鷄死了一鷄鳴。誰打籬，誰吃飯。誰人常把鐵箍子戴（二八），那個長將蓆篋兒支着眼（二九）？爲人還有相逢處，樹葉兒落還到根邊。你休要把人赤手空拳往外攆，是非莫聽小人言！」正是：女人不穿嫁時衣，男兒不吃分時飯，自有徒牢話歲寒。

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個箱子，一張抽替桌兒，四

套衣服，幾件釵梳簪環，一床被褥，其餘他穿的鞋腳，都填在箱內。把秋菊叫得後邊來，一把鎖把他房門鎖了。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靈前大哭了一場。又走到孟玉樓房中，也是姊妹相處了一場，一旦分離，兩個落了一回眼泪。玉樓悄悄着月娘，與了他一對金碗簪子，一套翠藍緞襖、紅裙子，說道：「六姐，奴與你離多會少了！你看個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古道，千里長蓬，也沒個不散的筵席。你若有了人家，使人來對奴說聲，奴往那裡去，順便到你那裡看你去，也是姊妹情腸。」於是灑泪而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兒。金蓮道：「我的姐姐，你倒有一點人心兒在我上！」轎子在大門首，王婆又早雇人把箱籠桌子，抬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蓮到門首，坐上轎子纔回。正是：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非死別共生離。

却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裡間，晚夕同他一處睡。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籠起頭去了，還未有妻室，外間支着床子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喬眉喬眼，在簾下看人。無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畫眼，就是彈弄琵琶。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鬪葉兒下棋。那王婆自己去掃麪喂養驢子，不去管他。朝來暮去，又把王潮兒刮刺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婦人推下炕溺尿，走出外間床子上，和王潮兒兩個幹。搖的床子一片響聲，被王婆子醒來聽見，問：「那裡響？」王潮兒道：「是櫃底下貓捕的老鼠響。」王婆子睡夢中，喃喃呐呐口裡說道：「只因有這些麩麪在屋裡，引的這扎心的（三十）半夜三

更耗爆（三）人，不得睡。」良久，又聽見動彈，搖的床子格支支響。王婆又問：「那裡響？」王潮道：「是猫咬老鼠，鑽在坑洞底下嚼的響。」婆子側耳，果然聽見猫在炕洞裡狼虎（三），方纔不言語了。婦人和小廝幹完事，依舊悄悄上炕睡去了。有幾句雙關，說得這老鼠好：

你身軀兒小膽兒大，嘴兒尖忒潑皮。見了人藏藏躲躲，耳邊廂叫叫唧唧。攪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倫，徧好鑽穴隙。更有一樁兒不老實，到底改不了偷鏡抹嘴。

有日，陳經濟打聽得金蓮出來，還在王婆子家聘嫁，帶着銀錢，走到王婆子家來。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下的糞。這經濟向前，深深地唱個喏。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經濟道：「請借裡邊說話。」王婆子便讓進裡面。經濟揭起眼紗，便道：「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你是他甚麼人？」那經濟嘻嘻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不是他家女婿姓陳的，來此處撞蠓子（三）？」我老娘手裡放不過！」經濟笑向腰裡解下兩吊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這兩吊錢，權作王奶奶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

婆子見錢，越發喬張致起來，便道：「休說謝的話！他家大娘子吩咐將來，不教閑雜

人來看他。咱放倒身（三四）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五兩銀子；見兩面，與我十兩。你若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我不管閑帳。你如今兩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麼？」經濟見這度婆口硬不收錢，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腳簪子，重五錢，殺鷄扯腿跪在地下，說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不敢差了。且容我見他一面，說些話兒則個。」那婆子於是收了他簪子和錢，吩咐：「你進去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不許你涎眉睜目，只顧坐着。所許那一兩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我。」於是掀簾，放經濟進裡間。

婦人正坐在炕邊納鞋。看見經濟，放下鞋扇，會在一處。埋怨經濟：「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有上梢，沒下梢，出醜惹人嫌。你就影兒不見，不來看我看兒了！我娘兒們好好兒的，拆散開你東我西，皆因是爲誰來？」說着，扯住經濟，只顧哭泣。王婆又嗔哭，恐怕有人聽見。經濟道：「我的姐姐，我爲你剝皮割肉，你爲我受氣耽羞，怎不來看你？昨日到薛嫂兒家，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裡去了，又打聽你出離了他家門，在王奶奶這邊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兩個恩情難舍，拆散不開，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一本一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地裡假名托姓，一頂轎子娶到你家去，咱兩個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有何不可！」婦人道：「現今王乾娘要一百兩銀

子，你有這些銀子與他？」經濟道：「如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母說，當初你家爹爲他，打個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的。」經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熱了，拆散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顧，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十兩銀子也罷。我往張舅那裡典上兩三間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風一度。你老人家少賺些兒罷！」婆子道：「休說五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裡了。昨日湖洲販綉絹何官人，出到七十兩。大街坊張二官府，如今現在提刑院掌刑，使了兩個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拿着兩封銀子來兌，還成不的，都回去了。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當下一陣風走出街上，大吆喝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裡放屁！」

這經濟慌了，一手扯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奶奶嚙聲，我依了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親在東京，我明日起身，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爲我一場，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娶了奴去了，就不是你的人了。」經濟道：「我雇上頭口，連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常言先下米，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休要少了，我得說明白着。」經濟道：「這個不必說，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畢，經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雇頭口，上東京取銀子去。此這去，正是：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順口溜。喻各奔前程，自尋生路。
 (二) 醜菲已是入不的畦——醜過的菲
 菜再回不了田地了。喻關係已斷。「畦」諧「婿」。
 (三) 夾腦風——猶言神經不正常，不講情理。
 (四) 趕着
 增福神着棍打——意謂我能打掉增福神（財神）嗎？比喻不會自找麻煩敲掉好差使。
 (五) 搗謊駕舌——說謊造
 謠。「搗謊」和「駕舌」同義并列。
 (六) 長吃——長遠得利。短吃，只顧眼前利益而失去長遠好處。
 (七)
 上落——數落、責備。
 (八) 女兒——此指處女。
 (九) 砸死價錢——敲定、講實價錢。
 (十) 禁了——
 這裡是吞沒、賺取的意思。
 (十一) 顧瞻——照顧、關懷。
 (十二) 不圖打魚，只圖混水耍子——比喻不圖得
 甚麼結果，只想鬧騰一下。「耍子」，玩。
 (十三) 嬌客——嬌貴的客人。俗諺曰：「女婿是嬌客」，意謂不能得罪。
 (十四) 行財——商店的夥計。
 (十五) 疾發——即「擠發」，排擠。
 (十六) 潑材料——猶賤貨、壞東
 西。
 (十七) 黃毛團兒——比喻幼稚，像一身黃毛的雛鳥那樣。
 (十八) 斜皮——同「邪皮」，不正經的女人。
 (十九) 不——吳音「被」的意思。
 (二十) 醜卵兒——指男子陽物。
 (二一) 籠起頭——男子二十歲結
 髮戴冠，比喻已成年樣。
 (二二) 大意——此處指對人態度傲慢、冷淡。
 (二三) 毆作嚷亂——胡搞亂鬧。
 (二四) 臨歧——面臨歧路，這裡指分別之時。
 (二五) 稀裡打哄——裝糊塗。與下「做啞裝聾」同義。
 (二六) 呆裡撒奸——表面裝呆，內懷奸詐。
 (二七) 兩頭白面——兩頭搗鬼，搬弄是非。
 (二八) 把鐵箍子
 戴——頭戴鐵箍，喻絕對安全，不出問題。
 (二九) 將席篋兒支着眼——將篋絲支着眼皮不閉，喻不死。
 (三十) 扎心的——刺心的，猶殺頭的，該死的。
 (三一) 耗爆——聒擾，吵鬧。
 (三二) 狼虎——形容吃東

西貪婪而快速。
（三三）撞蠓子——猶「撞騙」，找機會行騙。
實實在在，這裡是把話說到底的意思。

（三四）放倒身——本意為躺下身子，引申為

金瓶梅詞話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受報

武都頭殺嫂祭兄

平生作善天加福，若是剛強定禍殃。舌爲柔和終不損，齒因堅硬必遭傷。
杏桃秋到多零落，松柏冬深愈翠蒼。善惡到頭終有報，高飛遠走也難藏。

話說陳經濟雇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早上東京去，不題。

却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要賣秋菊。這春鴻正走到大街，撞見應伯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裡去？」春鴻道：「家中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裡秋菊丫頭。」伯爵又問：「你五娘爲甚麼打發出來？在王婆子家住着，說要尋人家嫁人，端的有此話麼？」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趕出往家去了。昨日纔打發出俺五娘來。」伯爵聽了，點了點頭兒，說道：「原來你五娘和你姐夫有渣兒（一）！看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終是沒出產（二）！你心裡還要歸你南邊去？這裡尋個人家跟罷，心下如

何？」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沒了，家中大娘好不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賣了，琴童兒、畫童兒都走了，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回南邊去，又沒順便人帶去；這城內尋個人家跟，又沒個門路。」伯爵道：「傻孩兒，人無遠見，安身不牢。千山萬水，又往南邊去做甚？誰人帶去？你肚裡會幾句唱，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來答應？我如今舉保個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萬貫家財，百間房屋，現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房。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一箭就上垛。留下你做個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這家裡？他性兒又好，年紀小小，又個儻，又愛好，你就是個有造化的！」這春鴻趴到地下，就磕了個頭：「有累二爹！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地，買禮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你起來。我無有個不作成人的，肯要你謝？你那得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怕家中大娘找尋小的，怎了？」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爹討個帖兒，封一兩銀子與他家。他家銀子不敢受，不怕把你不雙手兒送去了去！」說畢，春鴻往薛嫂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娘，不在話下。

却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二官宅裡見了。張二官兒見他生的清秀，又會唱南曲，就留下他答應。使拿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離

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離守襲過哥雲參將指揮，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裡有東西，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此日正買了八盤羹菓禮物，來看月娘。見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遂兩家割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雙金環爲定禮。聽見玳安兒拿進張二官府帖兒，并一兩銀子，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現做提刑官，不好不與他，銀子也不曾收，只得把箱子與將出來。

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的標致，會一手琵琶，百家詞曲，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爲年小守不的，又和他大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聘嫁。」這張二官一替兩替使家人拿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吩咐，不倒口（三）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幾遍，還到八十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聽見春鴻說，婦人在家養着女婿，因爲如此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家做甚！」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初用毒藥擺布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偷小廝，把第六個娘子——生了兒子，娘兒兩個生生吃他害殺了。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

話分兩頭，却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致伶俐，舉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丫鬢，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

裳。薛嫂兒去，賞了薛嫂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扶持他，立他做二房。大娘子一目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閑事。還有生姐兒孫二娘，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教他掌管，甚是寵愛他。

一日，聽薛嫂兒說，潘金蓮出來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對守備說：「俺娘兒兩個，在一處廝守這幾年，他大氣兒不曾呵着我，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只知拆散開了，不想今日他也出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們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說他怎的好模樣兒，「諸家詞曲都會，又會彈琵琶，聰明俊俏，百伶百俐。屬龍的，今纔三十二歲兒。他若來，奴情願做第三的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四），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封了兩方手帕，二錢銀子，往王婆家相看。果然生的好個出色的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勝、李安講了半日，還了八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拿着銀子和王婆子說。王婆子只是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不要罷，天也不使空人（五）！」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拿回銀子來稟守備，丟了兩日。怎禁這春梅晚夕哭哭啼啼：「好歹再添幾兩銀子，娶了來和奴做伴兒，死也甘心。」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同張勝、李安，氈包內拿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十兩上。婆子越發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老爹家抬的去了！」這周忠就惱了，吩咐李安，把銀子包了，說道：「三

隻脚蟾沒處尋，兩脚老婆愁那裡尋不出來！這老淫婦連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裡老爺管不着你？不是新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爺跟前說念要娶這婦人，平白出這些銀子要你何用？」李安道：「勒措俺兩番三次來回走，賊老淫婦，越發鸚哥兒了（六）！」拉周忠說：「管家哥，咱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教牢子拿去，拶與他一頓好拶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經濟那口食，由他罵，只是不言語。

二人到府中，回稟守備說：「已添到九十兩，還不肯。」守備說：「明日兌與他一百兩，拿轎子抬了來罷。」周忠說：「爺就添了一百兩，王婆子還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兩日，他若張致，拿到府中，且拶與他一頓拶子，他纔怕！」看官聽說：「大段潘金蓮生有地兒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教：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證：

人生雖未有前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按下一頭，却說一人。單表武松，自從西門慶墊發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門神妹子玉蘭，嫁與張都監爲妾，賺武松去，假捏賊情，將武松拷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復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教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

高，教看顧他。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七），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河縣下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還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上鄰姚二郎，交付迎兒。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打聽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在心，正是：踏破鐵鞋無處覓，得來全不費工夫！

次日，裹幘穿衣，逕出門來到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裡間去。武松掀開簾子來問：「王媽媽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掃麪，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深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纔到。一向多累媽媽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鬍子楂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一面讓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樁事和媽媽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裡居住。敢煩媽媽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迎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兒，早晚招個女婿，一家一計過日子，庶不教人笑話。」婆子初時還不吐口兒，便道：「他是在我這裡，倒不知嫁人不嫁人。」次後聽見武松重謝他，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說。」那婦人便簾內聽見武松言語，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了，

比昔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這段姻緣，還落在他家手裡！」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己出來，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叔叔還要奴家去顧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又一件，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雪花銀子纔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爲他使了許多，就打恁個銀人兒也够了。」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破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這婆子聽見，喜歡的屁滾尿流，沒口說：「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真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裡，又濃點了一盞瓜仁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婆子問道：「如今他家有發脫的緊，又有三四處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兌。你這銀子，作速些便好。常言先下米先吃飯，千里姻緣着綫牽，休要落在別人手內。」婦人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兌銀，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去了。

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拿出小管營施恩與知寨劉高那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拿天平兌起來。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擺了一桌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雖是陳經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時到來，仰着合着，我現鐘不打却打鑄鐘？」又見五兩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拜，說道：「還是武二哥曉禮，知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急性，

門背後放花兒（八），你等不到晚了！也待我往他大娘子那裡交了銀子，纔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帽兒光光，晚夕做個新郎！」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歹，又奚落他。

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子只交我發脫，又沒和我砸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十兩銀子滿纂，綁着鬼也落他多一半養家。」一面把銀鑿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裡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娶了去了？」王婆道：「兔兒沿山跑，還來歸舊窩！嫁了他小叔，還吃舊鍋裡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脚。常言仇人見仇人，分外眼精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子手裡罷了！那漢子殺人不斬眼，豈肯干休？」

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却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教王潮先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進門，換了孝，戴着新鬚髻，身穿紅衣服，搭着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亮點着燈燭，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先自有些疑忌，由不的髮似人揪，肉如鈎搭（九）。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吩咐迎兒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頂了。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我去罷，家裡没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裡吃盞酒！」武松教迎兒拿菜蔬擺在桌上，須臾燙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够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盞兒罷。」武松道：「媽媽且休得胡說！我

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颯的一聲響，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刃薄背厚扎刀子來，一隻手籠着刀靶，一隻手按住掩心，便睜圓怪眼，倒豎剛鬚，便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冤有頭債有主，休推睡裡夢裡，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哥，夜晚了，酒醉拿刀弄杖，不是耍處！」武松道：「婆子休胡說，我武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慢慢來問你這老豬狗。若動一動步兒，身上先吃我五七刀子。」一面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你這淫婦聽着！我的哥哥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如何冷鍋中豆兒爆，好没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子忔楂（十）的插在桌子上，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髻，右手劈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翻，碟兒盞兒都落地打得粉碎。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脉，被這漢子隔桌子輕輕提將過來，拖出外間靈桌子前。

那婆子見頭勢不好，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拴。被武松大扞步趕上，揪翻在地，用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四脚捆住，如猿猴獻菓一般，便脫身不得，口中只叫：「都頭不消動意，大娘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松道：「老豬狗，我都知道了，你賴那個？你教西門慶那厮墊發我充軍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西門慶那厮却在那裡？你不說時，先剛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豬狗！」提起刀來，便望那婦人臉上撇兩撇。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放我起來，等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旋剝淨了，跪在靈桌子前。

武松喝道：「淫婦快說！」那婦人唬得魂不附體，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收簾子打了西門慶起，並做衣裳入馬（十二）通奸，後怎的踢傷了武大心窩，用何人藥，王婆怎地教唆下毒，撥置燒化，又怎的娶到家去，一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王婆聽見，只是暗地叫苦，說：「傻材料，你實說了，却教老身怎的支吾！」

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澆奠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陰魂不遠，今日武二與你報仇雪恨！」那婦人見頭勢不好，纔待大叫，被武松向爐內撾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來了。然後劈腦揪翻在地，那婦人掙扎，把鬚髻簪環都滾落了。武松恐怕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後用兩隻腳踏他兩隻胳膊，便道：「淫婦，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麼生着，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胸脯，說時遲，那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馥馥心窩內只一剜，剜了個血窟窿，那鮮血就逸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閃，兩隻脚只顧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雙手去幹開他胸脯，撲訖的一聲，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瀝瀝供養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血流滿地。迎兒小女在旁看見，唬的只掩了臉。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可憐這婦人，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亡年三十二歲。但見：

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星眸緊閉，直挺挺屍橫光地下；銀牙半咬，血淋淋頭在一邊離。好似

初春大雪壓折金綫柳，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

古人有詩一首，單悼金蓮死的好苦也：

堪悼金蓮誠可憐，衣服脫去跪靈前。誰知武二持刀殺，只道西門綁腿頑。
往事堪嗟一場夢，今身不值半文錢。世間一命還一命，報應分明在眼前。

當下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看見，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向前一刀，也割下頭來。拖過屍首，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樓後房檐下。那時也有初更時分，倒扣迎兒在屋裡，迎兒道：「叔叔，我也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他兒子王潮兒。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聽見他娘這邊叫，就知武松行凶，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去街上叫保甲。那兩鄰明知武松凶惡，誰敢向前？武松跳過牆來，到王婆房內，只見點着燈，房內一人也沒有。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他衣服撒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八十五兩，并些釵環首飾，武松一股皆休，都包裹了。提了朴刀，越後牆，趕五更挨出城門，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裡躲住，做了頭陀，上梁山爲盜去了。正是：平生不作縉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金瓶梅詞話

一五〇〇

注釋：

(一) 有樞兒——指男女間有不正當關係。 (二) 出產——此指出息，前途。 (三) 不倒口——不改口。

(四) 念轉——主意改變。 (五) 天也不使空人——老天也不白白使喚人，意謂做媒出力總得有報酬。

(六) 鸚哥兒了——像鸚鵡說話，喻說的不是人話。 (七) 放郊天大赦——此指立太子時祭天地而對罪犯免刑或減

刑。 (八) 門背後放花兒——歇後語，白天於門背後放火花，即「等不到晚」。 (九) 髮似人揪，肉如鈎搭

——提心吊膽，心驚肉跳狀。 (十) 忔榷——擬聲詞。刀插在桌上的聲響。 (十一) 入馬——勾搭女人上手。

第八十八回

潘金蓮托夢守禦府

吳月娘布施募緣僧

上臨之以天鑒，下察之以地祇；明有王法相制，暗有鬼神相隨。

忠直可存於心，喜怒戒之在氣；爲不節而亡家，因不廉而失位。

勸君自警平生，可嘆可驚可畏！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劫去財物，逃上梁山爲盜去了。

却表王潮兒去街上叫保甲，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劫去財物，房中衣服丟的地下橫三豎四，就知是武松殺死二命，劫取財物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漉漉兩個死屍倒在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檐下。迎兒倒扣在房中，問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凶刃都拿放在前面。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乃河北真定府棗強縣人氏。聽見殺人公事，即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鄰保甲，并兩家苦主（一）王潮、迎兒，眼同抬出當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潘氏、王婆二命，疊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瘞埋看守。挂出榜文，四廂差人跟尋，訪拿正犯武松；

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

守備府中張勝、李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屍，捉拿凶犯。二人回報到府中。春梅聽見婦人死了，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慌了守備，使人門前叫了調百戲的貨郎兒進去，耍與他觀看，只是不喜歡。日逐使張勝、李安打聽，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

按下一頭，却表陳經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家爺病重之事：「奶奶使我來請大叔往家去，囑托後事。」這經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趨行。有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廉家，——張世廉已死，止有姑娘兒在。他父親陳洪已是沒了三日光景，滿家帶孝。經濟參見他父親靈座，與他母親張氏并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母子哭做一處，通同商議。張氏道：「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經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且喜朝廷册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爹爹得病，死在這裡。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裡住着不是常法。方使陳定叫將你來，和你打發你爹爹靈柩回去，葬埋鄉井，也是好處。」這經濟聽了，心內暗道：「這一會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耽閣，却不誤了娶六姐？不如如此這般，先誑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取靈柩不遲。」一面對張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

箱籠一同起身，少說數輛車馱，未免起眼，倘遇小人囉唆怎了？寧可耽遲不耽錯（二）。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母親隨後和陳定、家眷，跟父親靈柩，過年正月間起身回家，寄在城外寺院，然後做齋念經，入墳安葬，也是不遲。」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一時聽信經濟巧言念轉，先打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插旗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

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首。對他母舅張團練說：「父親已死，母親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他母舅聽說，「既然如此，我須搬回家便了。」一面就令家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這經濟見母舅搬去，滿心歡喜，說：「且得冤家離眼前，落得我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先休了那個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誰敢道個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正是：人算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

這經濟早攛掇他母舅出來，然後打了一佰兩銀子在腰裡，另外又袖着十兩謝王婆，來到紫石街王婆門首。可霎作怪，只見門前街旁埋着兩個屍首，兩杆槍交叉上面挑着個燈籠，門首挂着一張手榜，上書：「本縣爲人命事：凶犯武松，殺死潘氏、王婆二命，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這經濟仰頭還大看看，只見從窩鋪（三）中鑽出兩個人來，喝聲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甚？現今正身凶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大踏步

便來捉獲。這經濟慌的奔走不迭。恰纔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衲襖，隨後趕到橋下，說道：「哥哥，你好大膽，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經濟扭回頭看時，却是一個識熟朋友——鐵指甲楊大郎。二人聲喏，楊大道：「哥哥，一向不見，那裡去來？」經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告說一遍，「却纔這殺死婦人，是我丈人的小潘氏。不知他被人殺了，適纔見了榜文，方知其故。」楊大郎告道：「是他小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還，不知因甚殺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還有個女孩兒，在我姐夫姚二郎家養活了三四年。昨日他叔叔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姐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爲妻小去了。現今這兩瘞屍首，日久只顧埋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月日纔拿住凶犯武松。」說畢，楊大郎招了經濟上酒樓飲酒，「與哥哥拂塵。」

這經濟見婦人已死，心中轉痛不暇，那裡吃得下酒？約莫飲够三杯，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晚夕，買了一陌（四）錢紙，在紫石街離王婆門首遠遠的石橋邊，題着婦人：「潘六姐，我小兄弟陳經濟，今日替你燒陌錢紙。皆因我來遲了一步，悞了你性命！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早保佑捉獲住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在法場上看着剛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錢紙。經濟回家，關了門戶，走歸房中，恰纔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蓮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經濟哭道：「我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厮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游游蕩

蕩，夜向各處尋討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錢紙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日之情，買具棺材盛了葬埋，免得日久暴露。」經濟哭道：「我的姐姐，我可知要葬埋你，但恐西門慶家中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自恁賴我，倒趁了他機會。姐姐，你須往守備府中對春梅說知，教他葬埋你身屍便了。」婦人道：「剛纔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戶尉攔擋不放。奴須慢慢再哀告他則個。」經濟哭着，還要拉着他說話，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撒手掙脫，却是南柯一夢。枕上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二點，說道：「怪哉！我剛纔分明夢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教我葬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住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夢中無限傷心事，獨坐空房哭到明。

不說經濟這裡也打聽武松不題。却表縣中訪拿武松，約兩個月有餘，捕獲不着，已知逃遁梁山爲盜。地方保甲鄰佑，呈報到官，所瘞兩座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屍首，便有他兒子王潮領的埋葬，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

却說府中春梅，兩三日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聽，回去只說：「凶犯還未拿住。屍首照舊埋瘞，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挨過年，正月初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見金蓮雲髻蓬鬆，渾身是血，叫道：「龐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苦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噴喝，不敢進來。今仇人武松已是逃走脫了，所瘞奴的屍首，在街暴露日久，風吹雨灑，鷄犬作踐，無人領埋。奴舉眼無親，你若

念舊日母子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個去處，奴死在陰司口眼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要再問他別的話，被他掙開，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來，心內猶疑不定。

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吩咐：「你二人去縣前打聽，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沒有？」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走來回報：「正犯凶身已逃走脫了，所瘞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還有那婦人，無人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有椿事兒累你二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道：「小夫人說那裡話！若肯在老爺前抬舉小人一二，自消受不了。雖赴湯跳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委付二人：「這死的婦人，是我一個嫡親姐姐，嫁在西門慶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教你老爺知道，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抬出城外，擇方便地方，埋葬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去。」李安說：「只怕縣中不教你我領屍，怎了？須拿老爺個帖兒，下到縣官纔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門慶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爲他費心。想着死了時，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郎兒，調與他觀看，還不

喜歡。今日他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肯不葬埋他？咱們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跟前，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星。現今老爺百依百隨聽他說話，正經大奶奶、二奶奶且打靠後。」

說畢，二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來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棺木。把婦人屍首掘出，把心肝填在肚內，頭用綫縫上，用布裝殮停當，裝入材內。張勝說：「就埋在老爺香火院城南永福寺裡，那裡有空閑地。葬埋了，回小夫人話去。」叫了兩名伴當，抬到永福寺，對長老說：「這是宅內小夫人親姐姐，要一塊地兒葬埋。」長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那裡葬埋。已畢，走來宅內回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剩四兩銀子。」交割明白。春梅吩咐：「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老道堅，教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瓶酒、一腿猪肉、一腿羊肉：「這二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裡敢接，只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抬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得磕頭領了出來。兩個班房吃酒，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不在話下。

却說陳定從東京載靈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待的念經發送，

歸葬墳內。經濟在家聽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父親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了頭。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經濟只說：「心中不快，家裡無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舅怎的不見？」經濟道：「他見母親到了，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教你舅舅住着，慌搬去怎的？」一面他母舅張團練來看他姐姐，姊妹抱頭而哭，置酒叙話，不必細說。

次日，他娘張氏，早使經濟拿五兩銀子，幾陌金銀錢紙，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個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聲喏。二人問道：「哥哥往那裡去？」經濟悉言：「先父靈柩寄在門外寺裡，明日廿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一人道：「兄弟不知老伯靈柩到了，有失吊問。」因問：「幾時發引安葬？」經濟道：「也只在一二日之間，念畢經，入墳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經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捉不着武松，稟了本縣相公，令各家領去葬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止有婦人屍首，丟了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木，差人抬出城外永福寺那裡葬去了。」經濟聽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因問大郎：「城外有幾個永福寺？」大郎道：「本自南門外只一個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裡有幾個永福寺來？」經濟聽了暗喜：「就是這個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

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逕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在那裡？」長老道：「就在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這陳經濟且不參見他父親靈柩，先拿錢紙祭物，到於金蓮墓上，與他祭了，燒化錢紙，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經濟敬來與你燒一陌錢紙：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纔到方丈內，他父親靈柩跟前，燒紙祭祀。遞與長老經錢，教他二十日請八衆禪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襯，備辦齋供。經濟來家，回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來家，母子過日，不題。

却表吳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烟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個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銅佛，身上拘着數枝燈樹，杏黃袈裟風兜袖，赤脚行來泥沒踝。自言說是五臺山戒壇上下來的行脚僧，雲游到此，要化錢糧，蓋造佛殿。當時古人有幾句贊的這行脚僧好處：

打坐參禪，講經說法。鋪眉苦眼，習成佛祖家風；
賴教求食，立起法門規矩。白
日裡賣杖搖鈴，黑夜間舞槍弄棒。有時門首磕光頭，
餓了街前打響嘴。空色
空，誰見衆生離下土；
去來來去，何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吳月娘衆婦女在門首，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在家老菩薩施主，既生在

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五）。貧僧是五臺山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殿。仰賴十方施主菩薩，廣種福田，舍資財共成勝事，修來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脚漢。」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便喚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雙僧鞋，一吊銅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閑中發心做下僧帽、僧鞋，預備布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吩咐：「你叫那師父近前來，布施與他！」這小玉故做嬌態，高聲叫道：「那禿驢的和尚還不過來，俺奶奶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哩！」月娘便罵道：「怪墮業的（六）小臭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恁謗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小玉笑道：「奶奶，這賊和尚我叫他，他怎的把那一雙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帽錢米，打問訊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布施，布施！」小玉道：「這禿廝好無禮，這些人站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個兒？」月娘道：「小肉兒，還恁說白道黑（七）！他一個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他這個問訊。」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月娘道：「像這比丘尼姑僧，是佛的女兒。」小玉道：「譬若說，像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婿？」月娘忍不住笑，罵道：「這賊小淫婦兒，學的油嘴滑舌，見見（八）就說下道兒去了！」小玉道：「奶奶只罵我，本等這禿和尚賊眉豎眼的只看我。」孟玉樓道：「他看你，想必認得你，要度脫你去。」小玉道：「他若度我，我就去。」說着，衆婦女笑了一

回。月娘喝道：「你這小淫婦兒，專一毀僧謗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着三尊佛，揚長去了。小玉道：「奶奶還嗔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了我一眼，纔去了。」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僧好處：

守寡看經歲月深，私邪空色久違心。奴身好似天邊月，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衆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上過來，見月娘衆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裡去來？怎的影迹兒不來我這裡走走？」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窮忙的是些甚麼！這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與他兒子娶親。和北邊徐公公做親，娶了他侄兒，也是我和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日，擺大酒席。忙的連守備府裡咱家小大姐那裡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麼惱我哩！」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裡去？」薛嫂道：「我有椿事，敬來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嫂兒到後邊上房裡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姐夫去，搬取家小靈柩。從正月來家，已是念經發送墳上安葬畢。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不去燒張紙兒，探望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這裡怎得曉的？又無人打聽。倒只知道潘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却不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五娘他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却不好來？平日不守本分，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裡，他小叔兒怎得殺了他？還是冤有頭，債有

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屍首葬埋了。不然，只顧暴露着，又拿着小叔子，誰去管他？」孫雪娥在旁說：「春梅賣在守備府裡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手裡拿出銀子替他買棺材埋葬，那守備也不嗔？當他甚麼人！」薛嫂道：「耶嚟，你還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裡歇臥，說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生的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住，撥了個使女伏侍他。老爺一連在他房裡歇了三夜，替他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日吃酒。賞了我一兩銀子，一疋緞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目不明，吃長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搵着個孩子，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倒都是他拿着，守備好不聽他說話哩！且說銀子，手裡拿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了。

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吩咐：「你明日來我這裡，備一張祭桌，一疋尺頭，一份冥紙，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紙去。」薛嫂兒道：「你老人家不去？」月娘道：「你只說我心中不好，改日望親家去罷。」那薛嫂約定：「你教大姐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月娘道：「你如今到那裡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麼？」薛嫂道：「奶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個月身孕了，老爺好不喜歡，叫了我去，一定賞我。」提着花箱作辭去了。雪娥便說：「老淫婦說的沒個行款兒，他賣守備家多少時，就有了半肚孩子？那守備身邊少

說也有幾房頭，莫不就興起他來，這等大時道？」月娘道：「他還有正經大奶奶，房裡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到底還是媒人嘴，一尺水十丈波（九）的。」不因今日雪娥說話，正是從天降下鈎和綫，就地引起是非來。有詩爲證：

曾記當年侍主傍，誰知今日變風光。世間萬事皆前定，莫笑浮生空自忙。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苦主——凶案遭難的家中人。
(二) 耽遲不耽錯——意謂遲一點關係不大，出了差錯擔當不起。
(三) 窩鋪——臨時搭蓋的簡易棚屋或帳篷。
(四) 一陌——即一百。「陌」通「百」。
(五) 龍華一會上人——相傳彌勒佛於龍華樹下成道，開三番法會，度盡上、中、下三根之衆。龍華一會上人，即指三根中的上根之人。這是对吳月娘的奉承之詞。
(六) 怪墮業的——猶造孽的。吳語「業」、「孽」同音。
(七) 說白道黑——說長道短。
(八) 見見——同看看，湛湛，漸漸。
(九) 一尺水十丈波——形容媒人嘴善於虛誇。

金瓶梅詞話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吳月娘誤入永福寺

風拂烟籠錦旆揚，太平時節日初長。能添壯士英雄膽，善解羈人愁悶腸。
三尺繞垂楊柳岸，一竿斜插杏花旁。男兒未遂平生志，且樂高歌入醉鄉。

話說吳月娘次日備辦了一張祭桌，豬首三牲（一）、羹飯冥紙之類，封了一疋尺頭；教大姐收拾一身縞素衣服，坐轎子；薛嫂兒押着祭禮先行。來到陳宅門首，只見陳經濟正在門首站立。那薛嫂把祭禮教人抬進去，經濟便問：「那裡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經濟便道：「我鬢髮昏的纔是丈母！正月十六日貼門神（二），遲了半月。人也入了土，纔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人沒腳蟹，不知你這裡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怪。」正說道，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經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紙。」經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抬回去。好的死了萬萬千千，我要他做甚麼！」薛嫂道：「常言道：嫁夫招主，怎的說這個話？」經濟道：「我不要這

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抬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經濟向前踢了兩腳，罵道：「還不與我抬了去，我把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婦鬢毛都薙淨了！」那抬轎子的見他踢起來，只得抬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抬的去了。薛嫂兒沒奈何，教張氏收下祭禮，走來回覆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恁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爲了官事，躲來丈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只恨死鬼當初攬下的好貨在家裡，弄出事來，到今日教我做臭老鼠，教他這等放屁辣臊。」對着大姐說：「孩兒，你是眼見的，丈人、丈母那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裡也難以留你。你明日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挾不到你井裡。他好膽子，恒是殺不了人！難道世間沒王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

到次日，一頂轎子，教玳安兒跟隨着，把大姐又送到陳經濟家來。不想陳經濟不在家，往墳上替他父親添土疊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對着玳安說：「大官到家，多多上覆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他一般兒見識。他昨日已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晚，陳經濟墳上回來，看見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自說我在你家雌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此起的這大產業，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好的死了萬千，我要你這淫婦做甚！」大姐亦罵：「沒廉耻的囚根子，沒天理的囚根子！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害（三），拿我煞氣！」

被經濟採過頭髮，盡力打了幾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他娘推了一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根子，紅了眼，連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吩咐道：「不討將寄妝奩箱籠來家，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了。有詩爲證：

相識當初信有疑，心情還似永無涯。誰知好事多更變，一念翻成怨恨媒。

這裡西門大姐在家躲住，不敢去了，不題。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銀冥紙、三牲祭物酒肴之類，抬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五里原新墳上，與西門慶上新墳祭掃。留下孫雪娥，和着大姐、衆丫頭看家，帶了孟玉樓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都坐轎子，往墳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妗子老公母（四）二人同去。

出了城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柳綠，仕女游人不斷頭的走的。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風謂之和風，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暄，天色寒謂之料峭；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行的路謂之香徑，地下飛起的土來謂之香塵；千花發蕊，萬草生芽，謂之春信。春忒然好，有首詞曰：

韶光淡蕩，淑景融和。小桃深妝臉妖嬈，嫩柳嫩宮腰細膩。百轉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日舒長暖澡鵝黃，水渺茫浮香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挂綠楊蔭。

端的春景，果然是好！到的春來，那府州縣道與各處村鎮鄉市，都有游玩去處。有詩爲證：

清明何處不生烟，郊外微風挂紙錢。人笑人歌芳草地，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蠻語，楊柳堤邊醉客眠。紅粉佳人爭畫板，綵繩搖曳學飛仙。

却說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墳上，玳安押着食盒又早先到。厨下生起火來，厨役落作整理不題。月娘與玉樓、小玉、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莊院客座內，坐下吃茶。等着吳大妗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墳上祭臺上，擺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列下紙錢，只等吳大妗子。原來大妗子雇不出轎子來。約已牌時分，纔同吳大舅雇了兩個驢兒騎將來。月娘便說：「大妗子雇不出轎子來，這驢兒怎麼騎？」一面吃了茶，换了衣服，走來西門慶墳前祭掃。

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一根香他拿在手內，一根香遞與玉樓，一根遞與奶子如意兒替孝哥兒上，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大妗子。月娘插在香爐內，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同你周歲孩童孝哥兒，敬來與你墳前燒一陌錢紙。你保佑他長命百歲，替你做墳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想起你那模樣兒并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玳安把紙錢點着，有哭〔山坡羊〕爲證：

燒罷紙，小腳兒連蹀。奴與你做夫妻一場，并没個言差語錯。實指望同諧到老，誰知你半路將奴拋却。當初人情看望，全然是我。今丟下銅斗兒家緣孩兒又小，撇的俺子母孤孀怎生遣過？恰便似中途遇雨半路裡遭風來呵，拆散了鴛鴦，生揪斷異菓！叫了聲，好性兒的哥哥，想起你那動靜行藏，可不嗟嘆殺我！

帶〔步步嬌〕：

燒的紙灰兒團團轉，不見我兒夫面。哭了聲年少夫，撇下嬌兒、閃的奴孤單。咱兩無緣，怎得和你重相見！

玉樓向前插上香，深深拜下，哭唱〔前腔〕：

燒罷紙，滿眼泪墮。叫了聲人也天也，丟的奴無有個下落。實承望和你白頭厮守，誰知道半路花殘月沒。大姐姐有兒童他房裡還好，閃的奴樹倒無陰跟着誰過？獨守孤幃怎生奈何？恰便似前不着店、後不着村裡來呵，那是我葉落歸根收圓結果？叫了聲，年小的哥哥！要見你只除非夢兒裡相逢，却不想念殺了我！

帶〔步步嬌〕：

哭來哭去哭的奴痴呆了，你一去了無消耗。思量好無下梢，無下梢！你正青春奴又多嬌。好心焦，清減了花容月貌。

玉樓上了香，奶子如意抱着哥兒，也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大妗子都炷了香。

行畢禮數，同讓到莊上捲棚內，放桌席擺飯，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妗子上坐，月娘與玉樓打橫，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妗子家使的老姐蘭花，都兩邊打橫列坐，把酒來斟。按下這裡吃酒，不題。

却表那日周守備府裡也上墳。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清明寒食燒紙兒？因此哭醒了。」守備道：「這個也是養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墳在何處？」春梅道：「在南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守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墳，你教伴當抬些祭物，往那裡與你娘燒分紙錢，也是好處。」至次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菓祭品，逕往城南祖墳上。那裡有大莊院、廳堂、花園去處，那裡有享堂、祭臺。大奶奶、孫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喝路，上墳要子去了。

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怕晚來，吩咐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菓，先往那十里長堤杏花村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鬧，那裡設放桌席等候。又見大妗子沒轎子，都把轎子抬着，後面跟隨不坐。吳月娘領定一簇男女，吳大舅牽着驢兒壓後同行，踏青游玩。三里抹過桃花店，五里望見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墳游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綠，鬧鬧喧喧，不斷頭的走。偏襯着日暖風和，尋芳問景不知又多少。正走之間，

也是合當有事，遠遠望見綠槐影裡一座庵院，蓋造得十分齊整。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兩廊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前殿塑風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藏經閣巍峨。幡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挂，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煒煌，爐內香烟繚繞。幢幡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通羅漢院。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曾捨幾十兩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月娘向大姪子說：「咱也到這寺中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不一時，小沙彌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施主菩薩隨喜。」但見這長老，怎生模樣？

一個青旋旋光頭新剃，把麝香松子勻搽；一領黃烘烘直裰初縫，使沉速旃檀濃染。山根鞋履，是福州染到深青；九縷絲絛，係西地買來真紫。那和尚光溜溜一雙賊眼，單睨趁施主嬌娘；這禿廝美甘甘滿口甜言，專說誘喪家少婦。淫情動處，草庵中去覓尼姑；色膽發時，方丈內來尋行者。仰觀神女思同寢，每見嫦娥要媾歡。

這長老見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游玩，小僧看茶。」那小沙彌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參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雪錠般盞兒，甜水好茶。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笑嘻嘻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周爺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僧衆；後邊禪堂中還有許多雲游僧行，常川坐禪，與四方檀越答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讓月娘：「衆菩薩請坐，小僧一茶而已。」月娘道：「不當打攪長老寶刹。」一面拿出五錢銀子，教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笑吟吟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少坐，略備一茶而已，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了桌兒，拿上素菜齋食餅饊上來。那和尚在旁陪坐。舉箸兒纔待讓月娘衆人吃時，忽見兩個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雨也一般報與長老說道：「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吩咐小沙彌連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躲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畢去了，再款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

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五）口上等候。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個個汗流滿面，衣衫皆濕。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遠接，接待遲了，萬勿見罪！」這春梅在簾內答道：

「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墳上抬將祭桌來，擺設已齊，紙錢列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墳前，下了轎子，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墳前插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特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隨問怎的，也娶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耽誤了你，悔已是遲了！」說畢，令左右把紙錢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有哭〔山坡羊〕爲證：

燒罷紙，把鳳頭鞋跌綻。叫了聲娘，把我肝腸兒叫斷。只因你逞風流，人多惱你疾發你出去。被仇人纔把你命兒坑陷。奴在深宅怎得個自然？又無親，誰把你挂牽？實指望和你同床兒共枕，怎知道你命短無常，死的好可憐！叫了聲，不睁眼的青天！常言道好物難全，紅羅尺短。

這裡春梅在金蓮墳上祭祀哭泣，不題。却說吳月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出去山門迎接，又不見進來。問小和尚，小和尚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個姐姐，新近葬下，今日清明節，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梅來了，也不定的。」月娘道：「他又那得個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這府裡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龐氏。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經錢，教替他姐姐念經，薦拔生天。」玉樓道：「我聽見爹說，春梅娘家姓龐，叫龐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

老先走來，吩咐小沙彌：「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抬進方丈二門裡，纔下轎。月娘和玉樓衆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睛仔細看時，却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粉妝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上穿大紅妝花襖兒，下着翠藍縷金寬襖裙子，帶着玳瑁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寶髻巍峨，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挂，金挑鳳鬢後雙插。紅綉襖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胸前搖響玉玳瑁；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膩粉妝成脖頸，花鈿巧貼眉尖。舉止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閑雅，性如蘭惠溫柔。若非綺閣生成，定是蘭房長就。儼若紫府瓊姬離碧漢，蕊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一面掀簾子，請小夫人方丈明間內坐。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春梅坐下。長老參見已畢，小沙彌奉上茶。長老遞茶上去，說道：「今日小僧不知宅內上墳，小奶奶來這裡祭祀，有失迎接，恕罪小僧。」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薦。」那和尚沒口子說：「小僧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襯施，小僧請了八衆禪僧，整修道場，看經禮懺一日，晚夕又多與他老人家裝些箱庫焚化。道場圓滿，才打發兩位管家進城，宅裡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鍾盞來。

長老只顧在旁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衆人攔阻在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裏春梅說：「小僧有件

事，稟知小奶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無妨。」長老道：「適間有幾位游玩娘子，在寺中隨喜，不知小奶奶來。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那長老慌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只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俺們告辭去罷。」長老見收了他布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颯磕下頭去。慌的大妗子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日比，折殺老身！」春梅道：「好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了大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插燭也似磕下頭去。月娘、玉樓亦欲還禮，春梅那裡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裡，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禮，沒曾看你，你休怪。」春梅道：「好奶奶，奴那裡出身，豈敢說怪？」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哥也長的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姐磕個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平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帽兒上。月娘說：「多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個喏兒！」如意兒抱着哥兒，真個與春梅道了個喏，把月娘喜歡的了不得。

玉樓說：「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梅道：「便

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裡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挂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葬在這裡。」孟玉樓道：「大娘還不知龐大姐說話！說的潘六姐死了，多虧姐姐如今把他埋在這裡。」月娘聽了，就不言語了。吳大妗子道：「誰似姐姐這等有恩，不肯忘舊，還葬埋了他，逢節令題念他，來替他燒錢化紙。」春梅道：「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抬舉我來！今日他死的苦，是這般拋露丟下，怎不埋葬他？」說畢，長老教小和尚放桌兒，擺齋上來。兩張大八仙桌子，蒸酥□煤餅饊點心，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絕細金芽雀舌，甜水好茶。衆人吃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

孟玉樓起身，心裡要往金蓮墳上看看，替他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見月娘不動身，拿出五分銀子，教小沙彌買紙去。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裡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墳上，見三尺墳堆，一堆黄土，數柳青蒿。上了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這裡！今日孟三姐誤到寺中，與你燒陌錢紙，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面取出汗巾兒來，放聲大哭。有哭〔山坡羊〕爲證：

燒罷紙，淚珠兒亂滴。叫六姐一聲，哭的奴一絲兒兩氣。想當初咱二人不分個彼此，做姊妹一場并無面紅面赤。你性兒強我常常兒的讓你，一面兒不見不是你尋

我我就尋你。恰便像比目魚，雙雙熱粘在一處。忽被一陣風咱分開來，共樹同栖，一旦各自去飛！叫了聲六姐，你試聽知：可惜你一段兒聰明，今日埋在土裡！

那奶子如意兒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教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唬了他。」如意兒道：「奶奶，不妨事！我知道。」徑抱到墳上，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春梅和月娘勻了臉，換了衣裳。吩咐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甜食肴品點心攢盒，擺下兩桌子，布甌內篩上酒來，銀錘牙箸，請大妗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老姐兩邊打橫。吳大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內。

正飲酒中間，忽見兩個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爺在新莊，差小的來請小奶奶，看雜耍調百戲的。大奶奶、二奶奶都去了，請奶奶快去哩！」這春梅不慌不忙，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敢去，在下邊等候，且待他陪完。大妗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不再打攪！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們去罷。」那春梅那裡肯放，只顧令左右將大錘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見長着，休要斷了這門親路。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好的日子，奴往家裡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兒就够了，怎敢起動你？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够了。你大妗子沒轎子，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妗子沒轎子，我這裡有跟隨小馬

兒，撥一疋與姘子騎，送了家去。」一面收拾起身。春梅叫過那長老來，令小伴當拿出一匹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衆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跟隨，喝着道往新莊上去了。正是：樹葉還有相逢處，豈可人無得運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猪首三牲——指牛、羊、猪三種家畜的頭作爲祭品。

門神當在除夕、新年貼。

(三) 禁害——折磨使壞。

(二) 正月十六日貼門神——歇後語，比喻過時。

(四) 老公母——老夫妻倆。

(五) 馬道——馬行的

大道，即大路。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官賣守備府

花開花落開又落，錦衣布衣更換着。豪家未必常富貴，貧人未必常寂寞；扶人未必上青天，推人未必填溝壑；勸君凡事莫怨天，天意與人無厚薄。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堤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酒樓下邊，人烟熱鬧，揀高阜去處，那裡幕天席地設下酒肴，等候多時了。遠遠望月娘衆人轎子到了，問道：「如何這咱纔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衆人坐下正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綉轂，往來人烟喧雜，車馬轟雷，笙歌鼎沸。月娘衆人躡着高阜，把眼觀看，看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耍解的（一）。

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璧，年約三十餘歲，現爲國子上舍，一生風流博浪，懶習詩書，專好鷹犬走馬，打毬蹴鞠，常在三瓦兩巷中走，人稱他爲「李棍子」。那日穿着一弄兒（二）輕羅軟滑衣裳，頭戴金頂纏棕小帽，腳踏乾黃靴，納綉襪口，同廊吏何不韋，帶領二三十好漢，拿彈弓、吹筒、毬棒，在於杏花莊大酒樓下，看教師李

貴走馬賣解：豎肩樁，隔肚帶，輪槍舞棒，做各樣技藝頑耍。有這許多男女，圍着哄笑。那李貴諱名號爲「山東夜叉」，頭戴萬字巾，腦後撲匾金環，身穿紫窄衫，銷金裹肚，脚上八搭腿絀，乾黃鞦韆，五彩飛魚襪口，坐下銀鬃馬，手執朱紅桿明槍，提招風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高聲說念一篇道：

我做教師世罕有，江湖遠近揚名久。雙拳打下如錘鑽，兩脚入來如飛走。南北兩京打類臺，東西兩廣無敵手。分明是個鐵嘴行，自家本事何曾有？少林棍，只好打田鷄；董家拳，只好嚇小狗。撞對頭不敢喊一聲，沒人處專會誇大口。騙得銅錢放不牢，一心要折章臺柳。虧了北京李大郎，養我在家爲契友；蘸生醬喫了半畦蒜，捲春餅味了兩擔葑。小人自來生得饒，寅時吃酒直到酉。牙齒疼，把來剉一剉；肚子脹，將來扭一扭。充饑吃了三斗米飯，點心吃了一大缸酒。多虧了此人未得酬，來世做隻看家狗。若有賊來掘壁洞，把他陰囊咬一口。問君何故咬他囊？動不的手來只動口！

當下李衙內正看處，忽抬頭看見一簇婦人在高阜處飲酒，一見那長挑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閑架兒來，悄悄吩咐：「你去那高坡上打聽那三個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訪得是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閑掩口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走到跟

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姪子。一個五短身材，是他大娘子吳月娘。那個長挑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個娘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聽了，獨看上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

吳大舅和月娘衆人，觀看了半日，見日色銜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擷掇月娘上轎回家。一路上，得多少錦轡郎搖羅袖醉，綺羅人揭綉簾看。有詩爲證：

柳底花陰壓路塵，一回游賞一回新。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月娘衆人回家，不題。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那時賣胭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三），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擔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下看着雪娥。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裡出去的來旺兒。」雪娥便道：「你這幾年在那裡來？怎的不見？出落得恁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到原籍徐州，家裡閑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不想到半路裡，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學會了此銀行手藝，煉銀大

器頭面，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鋪教我挑副擔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們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惹門瞭户的（四）。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教我只顧認了半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擔兒裡賣的是甚麼生活？挑進裡面，等俺們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擔兒挑入裡邊院子裡來，打開箱子，用匣兒托出幾件首飾來，金銀鑲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但見：

孤雁銜蘆，雙魚戲藻。牡丹巧嵌碎寒金，貓眼釵頭火焰蠟。也有獅子滾球，也有駱駝獻寶。滿冠擎出廣寒宮，掩鬢鑿成桃源境。左右圍髮，利市相對荔枝叢；前後分心，觀音盤膝蓮花座。也有寒雀爭梅，也有孤鸞戲鳳。正是：繚環平安祖母綠，帽頂高嵌佛頭青。

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拿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子各樣大翠鬢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來。大姐揀了他兩對鬢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金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一兩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墳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年在家裡，就聽見人說爹死了，大娘生了哥兒，怕不的好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纔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小，如寶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中間，來昭妻一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個喏。來昭也在跟前，

同叙了回話，吩咐：「你明日來見見大娘。」那來旺兒挑擔出門。

到晚上，月娘衆人轎子來家。雪娥、大姐、衆人丫鬢接着，都磕了頭。玳安跟盒擔，趕不上，雇了疋驢兒騎來家，打發抬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今日寺裡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俺們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誤打誤撞遇見他，娘兒們又認了回親。先是寺裡長老擺齋吃了，落後又放下兩張桌席，教伴當擺上他家的四五十攢盒，各樣菜蔬下飯，篩酒上來，通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一對簪兒，好不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又且是出落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吳大妗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忘舊。那咱在咱家時，我見他比衆丫鬢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個材料兒。你看今日福至心靈，恁般造化！」孟玉樓道：「姐姐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五），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是八九月裡孩子，守備好不喜歡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

說了一回，雪娥提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旺兒。原來又在這裡學會了銀匠，挑着擔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們就不認得他了，買了他幾枝花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墳上燒紙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教他等着我來家？」雪娥道：「俺們叫他明日來。」

正坐着說話，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

中出冷氣，身上燙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來，口搵着口兒，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轎子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裹的嚴嚴的，怎得凍着？」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墳上唬了他來了！那等吩咐，教你休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是小玉姐看着，抱了他到那裡，看看就來了，幾時唬着他來？」月娘道：「別要說嘴！看那看兒，便怎的却把他唬了？」即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去。」不一時，劉婆來到，看了脈息，摸摸身上，說：「着了些驚寒，撞見崇禍了。」留了兩服硃砂丸，用姜湯灌下去。吩咐奶子抱着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纔涼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了茶，與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看。一家子慌的了不得，開門闔戶，整亂了半夜。

却說來旺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擔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來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教我來取銀子，就見見大娘。」來昭道：「你且去着，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不心焦。今日纔好些，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趴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磕了兩個頭。月娘道：「幾時不見你，就不來這裡走走！」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六）架的舌，把個好媳

婦兒生逼臨的吊死了，將有作沒，把你墊發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裡明白就是了。」

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樣生活？拿出來瞧瞧。」揀了他幾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等子稱了與他。叫他進入儀門裡面，吩咐小玉取一壺酒來，又是一盤點心，教他吃。那雪娥在厨上一力攪掇，又熱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衆人歸到後邊去，雪娥獨自悄悄和他打話：「你常常來走着，怕怎的？奴有話教來昭嫂子對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裡紫墻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個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門晚夕關不關？」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來昭屋裡，等到晚夕，踩着梯凳，越過墻，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面，還有底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歡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挑擔兒出門。正是：不着家神，弄不得家鬼，有詩爲證：

閑來無事倚門闌，偶遇多情舊日緣。對人不敢高聲語，故把秋波送幾番。

這來旺兒歡喜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擔兒出來賣生活，慢慢趲來西門慶門首，等來昭出來，與他唱喏。那來昭便說：「旺兒希行，好些時不見你了。」來旺兒說：「沒事，閑來走走。裡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討討。」來昭道：「既如此，請來屋裡坐。」把來旺兒讓到房裡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來昭道：「你嫂子今日後邊

上竈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來昭說：「這幾星銀子，取壺酒來和哥嫂吃。」來昭道：「何消這許多！」即叫他兒子鐵棍兒過來。那鐵棍吊起頭去，十五歲了，拿壺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熱飯，一大碗雜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兒在這裡。」來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兄弟破費，也打壺酒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擺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傾頭一盞，遞與來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人，休說假話。裡邊雪姑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舊情不斷，托俺們兩口兒如此這般周全。你們休推睡裡夢裡！要問山下路，且得過來人。你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汗水教我呷一呷。俺替你們須耽許多利害。」那來旺便跪下說：「只是望哥嫂周全，并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回，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來，來昭屋裡窩藏，待夜裡關上儀門，後邊人歇下，越牆而過，於中取事。有詩爲證：

報應本無私，影響皆相似！要知禍福因，但看所爲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巴不到晚，趕到來昭屋裡，打酒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的，直待的大門關了，後邊儀門上了拴，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個

暗號兒，只聽牆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躡着梯凳，黑影中爬過粉牆，順着遮陽排子，雪娥那邊用凳子接着。兩個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兩個相摟相抱，雲雨做一處。彼此都是曠夫寡女，慾心如火。那來旺兒纓槍（七）強壯，盡力盤弄了一回，樂極精來，一泄如注。事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幾兩碎銀子，兩件緞子衣服。吩咐：「明日晚夕你再來，我還有些細軟與你。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不如我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你又會銀行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裡曲彎小巷倒避眼（八），咱兩個投奔那裡去。遲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籍家裡，買幾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量已定。這來旺兒作別雪娥，依舊爬過牆來，到來昭屋裡，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挨身出去。到黃昏時分，又來門首，趲入來昭屋裡。晚夕，依舊跳過牆去，兩個幹事。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來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己，俱不必細說。

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九），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經濟要了，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扶侍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裡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個匣內，用手帕蒙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來昭屋裡等候，兩個要走。這來昭便說：「不爭你

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如你二人打房上去，就躡破些瓦，還有踪迹。」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留一個銀折盃、一根金耳釵、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裙，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鼓，月黑之時，隔房爬過去。來昭夫婦又篩上兩大鍾暖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上壯膽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拿着一根香，躡着梯子，打發兩個爬上房去，一步一步走，把房上瓦也蹠破許多。比及爬到房檐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聽巡捕的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却教雪娥躡着他肩背，接摟下來。兩個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說：「往那裡去的男女？」雪娥便唬慌了手脚，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裡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甚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旺兒得不的一聲，拉着雪娥往前飛走。走到城下，城門纔開。打人鬧裡揆出城去，轉了幾條街巷。

原來細米巷在個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幾家人家，都是矮房低廈，後邊就是大水穴沿子。到於屈姥姥家，屈姥姥還未開門。叫了半日，屈姥姥纔起來開了門，見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姨娘這裡有房子，且借一個寄住些時，再尋房子。」遞與屈姥姥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姥姥見這金

銀首飾，來因可疑。他兒子屈鏜，因他娘屈姥姥安歇鄭旺夫妻二人，帶此東西，夜晚見財起意，掘開房門，偷盜出來耍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拿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贓之事，贓物執證見在，差人押着屈鏜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了。那雪娥唬的臉蠟渣也似黃了，換了滲淡衣裳，帶着眼紗，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下哄動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去的小廝來旺兒——今改名鄭旺，通奸拐盜財物，在外居住。又被這屈鏜掏摸了，今事發見官。」當下一個傳十，十個傳百個，路上行人人口似飛。

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中秋兒見箱內細軟首飾都沒了，衣服丟的亂三攪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問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會不知？」中秋兒便說：「他要便晚夕悄悄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來昭：「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來昭便說：「大門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落後看見房上瓦躡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躡訪，只得按納含忍。不想本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屈鏜夾了一頓，追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雙，銀鍾二個，碎銀五兩，衣服二件，手帕一個，匣一個；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碗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向雪娥名下，追出金挑心一件，銀鐲一付，金鈕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包；屈姥姥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因奸盜取財物，屈鏜係竊盜，俱係雜犯

死罪，準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屈姥姥當下都當官撈了一撈。屈姥姥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教人遞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已是出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辱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打發了公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官媒人來，當官變賣。

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聽得知，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變賣。這春梅聽見，要買他來家上竈，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竈，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拿帖兒對知縣說。知縣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奶并二奶奶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正在房裡縷金床錦帳之中纔起來，手下丫鬢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頭進見，入來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瞪一瞪，喚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撮去了鬚髻，剝了上蓋衣裳，打入厨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娥聽了，口中只叫苦。自古世間打牆板兒翻上下，討米却做管倉人（十）！既在他檐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換了艷服，滿臉悲慟，往厨下去了。有詩爲證：

布袋和尚到明州，策杖芒鞋任意游。饒你化身千百億，一身還有一身愁。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走馬耍解——馬上雜技。解，解數，指各種雜技動作。又稱「走馬賣解」、「走解」。
- (二) 一弄兒——一切，所有的。
- (三) 昏了——指鏡子模糊不清。
- (四) 窺門瞭戶——在門前來回走動并向內窺看。
- (五) 沒洗換——指不來月經。
- (六) 一頭放火，一頭放水——兩頭挑撥，播弄是非。
- (七) 纓槍——此指陽物。
- (八) 避眼——避人耳目，不引人注目。
- (九) 出花兒——此指出麻疹，小兒易患的一種傳染病。
- (十) 打墙板兒翻上下，討米却做管倉人——打牆時疊在上面的墙板先用，變得在下面了；反之，原疊在下面的，將被打在上面了。討米的叫化子却變成管糧倉的人。此喻命運變化無常，貧富也不固定。

金瓶梅詞話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百歲光陰疾似飛，其間花景不多時。秋凝白露蛩蟲泣，春老黃昏杜宇啼。
富貴繁華身上孽，功名事迹目中魑。一場春夢由人做，自有青天報不欺。

話說一日陳經濟聽見薛嫂兒說，西門慶家孫雪娥，被來旺因奸抵盜財物，拐出在外，事發本縣官賣，被守備府裡買了，朝夕受春梅打罵。這陳經濟乘着這個因由，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說：「只是經濟風裡言風裡語，在外聲言發話，說不要大姐。寫了狀子，巡撫、巡按處要告月娘，說西門慶在日，收着他父親寄放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因孫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廝走了，三者家人來興媳婦惠秀又死了，剛打發出去，家中正七事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唬的慌了手脚，連忙雇轎子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床奩箱厨陪嫁之物，教玳安雇人都抬送到陳經濟家。經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帳妝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你大丈母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個床奩嫁妝，并没見你的別的箱籠。」經濟又要

使女元宵兒。薛嫂兒和玳安兒來對月娘說，月娘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這丫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如今没人看哥兒，留着早晚看哥兒哩。」把中秋兒打發將來，說原是買了扶侍大姐的。這經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來回只教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哥，你到家頂上你大娘，你家姐兒們多，豈希罕這個使女看守。既是與了大姐房裡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了，你大娘只顧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經濟這裡收下，滿心歡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我洗腳水。

按下一頭，却表一處。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那日，在杏花莊酒樓看見吳月娘、孟玉樓，兩口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使小張閑打聽，回報俱是西門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見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面上稀稀有幾點白麻子兒，模樣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鰥居已久，一向着媒婦各處求親，都不遂意。及見玉樓，縱有懷心，無門可入，未知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用刑研審，追出贓物數目，冀其來領。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望，因此纔將贓物入官，雪娥官賣。至是衙內謀之于廊吏何不韋，徑使官媒婆（一）陶媽媽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媽聽了，喜歡的疾走如飛，一直到于西門慶門首。

來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媽向前，道了萬福，說道：「動問管家哥一聲，此是西門老爹家？」那來昭道：「你是那裡來的？這是西門老爹家，老爹下世了，來有甚話說？」陶媽媽道：「累及管家進去稟聲，我是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媽，奉衙內小老爹鈞語吩咐，說咱宅內有位奶奶要嫁人，敬來說頭親事。」那來昭喝道：「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奶奶守寡，并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一）。你這媒婆，有要沒緊，走來瞎撞甚親事？還不走快着，惹的後邊奶奶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媽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我來做甚麼？嫁不嫁，起動進去稟聲，我好回話去。」這來昭道：「也罷，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奶，一位奶奶有哥兒，一位奶奶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陶媽媽道：「衙內小老爹說，是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兒的那位奶奶。」

這來昭聽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娘說：「縣中使了個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家裡并没半個字兒迸出，外邊人怎得曉的？」來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見來，說臉上有幾個白麻子兒的那位奶奶。」月娘便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裡蘿蔔動了心（二），忽刺八要往前進嫁人？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難忖量！」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來問你。外邊有個保山媒人，說是縣

中小衙內，清明那日曾見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話麼？」

看官聽說，當時没巧不成話，自古姻緣着綫牽。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衙內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走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况男子漢已死，奴身邊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了，各肉兒各疼（四），歸他娘去了，閃的我樹倒無陰，竹籃兒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哥兒，心腸兒都改變，不似往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個葉落歸根之處，還只顧傻傻的守些甚麼？到沒的耽閣了奴的青春，辜負了奴的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裡雖說：「大娘休聽人胡說，奴并没此話。」不覺把臉來飛紅了。正是：含羞對衆慵開口，理鬢無言只搵頭。月娘說：「既是各人心裡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叫來昭：「你請那保山來。」來昭來門首，喚陶媽媽進到後邊。

月娘在上房明間內，正面供養着西門慶靈床。那陶媽媽施畢禮數，坐下，小丫鬢綉春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那陶媽媽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宅衙內吩咐，敬來說咱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講說親事。」月娘道：「是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没曾傳出去，你家衙內怎得知道？」陶媽媽道：「俺家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稀幾個白麻子兒的，便是

這位奶奶。」月娘聽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於是領陶媽媽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

等够多時，玉樓梳洗打扮出來。那陶媽媽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奶！果然語不虛傳，人材出衆，蓋世無雙，堪可與俺衙內老爹做得個正頭娘子。你看，從頭看到底，風流實無比；從頭看到脚，風流往下跑！」玉樓笑道：「媽媽休得亂說。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紀，原娶過妻小來沒有？房中有人也無？姓甚名誰？鄉貫何處？地理何方？有官身無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搗謊。」陶媽媽道：「天麼，天麼！小媳婦是本縣官媒人，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內老爹一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現做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熟嫻，諸子百家，無不通曉。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個從嫁使女答應，又不出材兒。要尋個娘子當家，一地裡又尋不着門當戶對的，敬來宅上說此親事。若成，免小媳婦縣中打卯，還重賞銀五兩在外。若是咱宅上肯做這門親事，老爹說來：門面差徭，墳塋地土錢糧，一例盡行蠲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拿到縣裡任意拶打。」玉樓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裡人氏？誠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要同他去！」陶媽媽道：「俺衙內老爹身邊，兒花女花沒有，好不單徑。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棗強縣人氏，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田連

阡陌，驟馬成群，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如今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無正房入門爲正。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誥，坐七香車，爲命婦夫人，有何不好！」

這孟玉樓被陶媽媽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面喚蘭香：「放桌兒，看茶食點心與保山吃。」因說：「保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這媒人們說謊的極多，初時說的天花亂墜，地湧金蓮，及到其間，并無一物，奴也吃人哄怕了！」陶媽媽道：「好奶奶，只要一個比一個，清自清，渾自渾。歹的帶累了好的！小媳婦并不搗謊，只依本分說媒，成就人家好事。奶奶肯了，討個婚帖兒與我，好回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緞子，使玳安教鋪子裡傳夥計寫了生時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廝叫將薛嫂兒來，兩個同拿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纔是理。」不多時，使玳安兒叫薛嫂兒來，見陶媽媽道了萬福。當行見當行，拿着帖兒出離西門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話去。——一個是這裡冰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裡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

陶媽媽在路上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然者，便是。」陶媽媽問他原先嫁這裡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裡是女兒，是再婚兒？」這薛嫂兒便一五一十，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女命三十七歲，

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娘子年紀大些，怎了？他今纔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道：「咱拿了這婚帖兒，教個路過的先生算，看年命妨礙不妨礙。若是不對，咱瞞他幾歲兒，不算發了眼。」正走中間，也不見路過響板的先生，只見路南遠遠的一個卦肆，青布帳幔，挂着兩行大字：「子平推貴賤，鐵筆判榮枯；有人來算命，直言不容情。」帳子底下，安放一張桌席，裡面坐着個能寫快算靈先生。這兩個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下。薛嫂道：「有個女人命，累先生算一算。」向袖中拿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先生權且收了，路過不曾多帶錢來。」先生道：「此是合婚的意思？請說八字。」陶媽媽遞與他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合婚。」一面掐指尋紋，把算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歲了，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甲子年，丙子月，辛卯日，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現在壬申運中。丙合辛生，往後享有威權，執掌正堂夫人之命。四柱中夫星多，雖然財命益夫發福，受夫寵愛，不久定見妨尅。果然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已尅過兩位夫主了。」先生道：「若見過，後來得個屬馬的。」薛嫂兒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早哩，命中直到四十一歲，纔有一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真無比。」取筆批下命詞八句：

花盛菜收奇異時，欣遇良君立鳳池；
嬌姿不失江梅態，三揭紅羅兩畫眉。
携手相邀登玉殿，含羞獨步捧金卮。
會看馬首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移』？這兩句俺們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這位娘子如今嫁個屬馬的夫主，方是貴星，享受榮華。寅皮是尅過的夫主，是屬虎的，雖故受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壽終、夫妻偕老。」兩個媒人收了命狀，說道：「如今嫁的倒果是屬馬的，只怕大了好幾歲，配不來，求先生改少兩歲纔好。」先生道：「既要改，就改做丁卯三十四歲罷。」薛嫂問先生：「三十四歲與屬馬的也合的着？」先生道：「丁火庚金，金逢火煉，定成大器，正好。」當下改做三十四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卦肆，逕到縣中。

衙內正坐，門子報入。良久喚進，陶、薛二媒人跪下磕頭，衙內便問：「那個婦人是那裡的？」陶媽媽道：「是那邊媒人。」因把親事說成，且訴一遍，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擅便，隨衙內老爹尊意。討了個婚帖在此。」於是遞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兒插口道：「老爹見的多！自古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山。這位娘子人材出衆，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衙內道：「既然好，已是見過，不必再相。命陰陽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就是了。」兩個媒人稟說：「小媳婦幾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吩咐左右：「每人且賞

與他一兩銀子做脚步錢。」兩個媒人歡喜出門，不在話下。

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即喚廊吏何不韋來，兩個商議，對父親李知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十五日吉日良時，準娶婦人過門。就兌出銀子來，委托何不韋、小張閑買辦茶紅酒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回月娘、孟玉樓話。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來。

四月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羹菓茶餅，一副金絲冠兒，一副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副玳瑁七事，金鑲銀釧之類，兩件大紅宮錦袍兒，四套妝花衣服，三十兩禮錢，其餘布絹棉花，共約二十餘拾。兩個媒人跟隨，廊吏何不韋押擔，到西門慶家下了茶。十五日，縣中撥了許多快手閑漢來，搬抬孟玉樓床帳嫁妝箱籠。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數都教他帶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床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那張螺鈿床陪了他。玉樓教蘭香跟他過去，留下小鸞與月娘看哥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丫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綉春和奶子，也够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壺（五），與哥兒耍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到晚夕，一頂四人大轎，四對紅紗鐵絡燈籠，八個皂隸跟隨，來娶孟玉樓。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胡珠環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繫金鑲瑪瑙帶、玳瑁七事，下着柳黃百花裙，先辭拜西門慶靈位，然後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獨自一個。和誰做伴

兒？」兩個携手哭了一回。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銷金蓋袱，抱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了的門，請大姨送親，穿大紅妝花袍兒，翠藍裙，滿頭珠翠，坐大轎，送到知縣衙裡來。

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子，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也有說歹的。說好者道：「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爲人做人，今日死了，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房中攪不過這許多人來，都教各人前進來，甚有張主！」有那說歹的，街談巷議，指戳說道：「此是西門慶家第三個小老婆，如今嫁人了！當初這厮在日，專一違天害理，貪財好色，奸騙人家妻子。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鷄毛兒零掃了（六）。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旁人都如此發這等暢快言語。

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鋪陳床帳停當，留坐酒席來家。李衙內將薛嫂兒、陶媽媽叫到跟前，每人五兩銀子，一段花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極盡魚水之歡，曲盡于飛之樂。到次日，吳月娘這邊送茶完飯。楊姑娘已死，孟大娘子、二娘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請衆親戚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演戲文。

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

三日赴席。在後廳吃酒，知縣奶奶出來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攢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見靜悄悄，無個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樣熱鬧，往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凳姊妹們都坐不了。如今并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床兒，不覺一陣傷心，放聲大哭。哭了一回，被丫鬟小玉勸止，住了眼泪。正是：平生心事無人識，只有穿窗皓月知。這裡月娘憂悶不題。

却說李衙內和玉樓兩個，女貌郎才，如魚似水，正合着油瓶蓋上。每日燕爾新婚，在房中廝守，一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觀之不足，看之有餘，越看越愛。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鬟：一個蘭香，年十八歲，會彈唱；一個小鸞，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歡喜沒入腳處。有詩爲證：

堪誇女貌與郎才，天合姻緣禮所該。十二巫山雲雨會，兩情願保百年偕。

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下一個大丫頭，約三十年紀，名喚玉簪兒。專一搽胭抹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插髻，用手帕苦蓋（七），周圍勒銷金箍兒，假充作鬚髻，又插着些銅釵蠟片、敗葉殘花；耳朵上帶雙甜瓜墜子；身上穿一套前露臀後露襠、怪綠喬紅的裙襖，在人前好似披荷葉老鼠；脚上穿着雙裡外油、劉海笑、撥缸樣、四個眼的剪絨鞋（八），約尺二長。臉上搽着一面鉛粉，東一塊白，西一塊紅，好似青冬瓜一般。在人跟前輕聲浪額，做勢拿班。衙內未娶玉樓來時，他便逐日炖羹炖飯，殷勤扶持，不說強說，

不笑強笑，何等精神。自從娶過玉樓來，見衙內日逐和他床上睡，如膠似漆般打熱，把他不去瞅睬，這丫頭就有些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廚下炖熟了一盞好菓仁泡茶，雙手用盤兒托來，到書房裡面，笑嘻嘻掀開簾兒，送與衙內。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搭伏定書桌，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你，炖了這盞好茶兒與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裡睡得好覺兒，怎不教他那小大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內打盹，在跟前只顧叫不應，說道：「老花子，你黑夜做夜作（九），使乏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盹磕睡？起來吃茶！」叫衙內醒了，看見是他，喝道：「怪砣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裡去。」這玉簪兒便臉羞紅了，使性子把茶丟在桌上，出來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晨送盞茶兒來你吃，倒吆喝罵我。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當初瞎了眼？誰教你要我來使的，直我的那大精毬！」被衙內聽見，趕上盡力踢了兩靴腳。

這玉簪兒走出，登時把那付奴臉膀（十）的有房梁高，也不搽臉了，也不炖茶造飯了。趕着玉樓也不叫娘，只你也我也的，無人處，一個屁股就同在玉樓床上坐。玉樓亦不去理他。他背地又壓伏蘭香、小鸞，說：「你休趕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與你娘係大小之分。」又說：「你只背地叫罷，休對着你爹叫。你每日跟逐我行，用心做活，你若不聽指教，老娘拿煤鍬子請你。」後來幾次見衙內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

來。飯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吩咐蘭香、小鸞：「你休靠玉簪兒了，你二人自去廚下做飯，打發你爹吃罷。」他又氣不憤，使性謗氣摔家打活，在廚房內打小鸞，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確磨也有個先來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你娘兒們占了罷，不獻這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了那個娘，也沒曾失口叫我聲玉簪兒，你進門幾日，就題名道姓叫我？我是你手裡使的人也怎的？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床共枕，那一日不睡到齋時纔起來。和我兩個如糖拌蜜，如蜜攪酥油一般打熱。房中事，那些兒不對我手裡過？自從你來了，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拆開了，一攢攢到我明間，冷清清支板橈打官鋪（十二），再不得嘗着俺爹那件東西兒甚麼滋味兒！我這氣苦，正也沒處聲訴。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你小名兒叫玉樓，敢說老娘不知道？你來在俺家，你識我見，大家膿着些罷了，會那等大廝不道喬張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到的，屬你管轄不成？」那玉樓在房中聽見，氣的發昏，連套手戰，只是不敢聲言對衙內說。

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晚夕衙內吩咐他厨下熱水，拿浴盆來房中，要和玉樓洗澡。玉樓便說：「你教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說道：「我偏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和婦人洗澡，共浴蘭湯，效魚水之歡，偕于飛之樂，心中正沒好氣，拿浴盆進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口內喃喃吶吶說道：

「也沒見這浪淫婦，刁鑽古怪，禁害老娘！無過也只是個浪精秘，沒三日不拿水洗。像我與俺主子睡，成月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污了甚麼佛眼兒。偏這淫婦，會兩番三次刁蹬老娘！」一直罵出房門來。玉樓聽見，也不言語。衙內聽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脊梁鞞着鞋，向床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住，說道：「隨他罵罷，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篩着你，倒值了多的。」衙內那裡按納得住，說道：「你休管他。這奴才無禮！」向前一把手採住他頭髮，拖踏在地下，輪起拐子兩點打將下來。饒玉樓在旁勸着，也打了二三十下在身。打的這丫頭急了，跪在地下告說：「爹，你休打我，我有句話兒和你說。」衙內罵：「賊奴才，你說！」有〔山坡羊〕爲證：

告爹行，停嗔息怒，你細細兒聽奴分訴。當初你將八兩銀子財禮錢，娶我當家理紀，管着些油鹽醬醋。你吃了飯吃茶，只在我手裡抹布。沒了俺娘，你也把我升爲個署府。咱兩個同鋪同床何等的頑耍，奴按家伏業（十二），纔把這活來做。誰承望你哄我說不娶了，今日又起這個毛心兒裡來呵，把往日恩情弄的半星兒也無！叫了聲爹，你忒心毒！我如今不在你家了，情願嫁上個姐夫！

衙內聽了，一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幾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沒得氣了你。」衙內隨令伴當，即時叫將媒人陶媽媽來，把玉簪兒領出去，變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蚊蟲遭扇打，只爲嘴傷人。有詩爲證：

百禽啼後人皆喜，惟有鴉鳴事若何？見者多嫌聞着唾，只爲人前口嘴多。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官媒婆——服役於官府的媒婆，凡地方官遇有發堂擇配之婦女，皆交其承辦，亦兼及看管、解審女犯等事。
- (二) 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言寡婦靜心守節，心如古井，不受外界干擾。
- (三) 臘月裡蘿蔔動了心——歇後語。意爲動心。「動」與「凍」諧音。
- (四) 各肉兒各疼——謂各人疼愛自己的親骨肉。
- (五) 銀回回壺——產自回回國的銀質茶壺。回回，一般指阿剌伯國家。
- (六) 野鷄毛兒零擗了——野鷄毛美，往往被拔去做飾物。擗，拔。此句喻分散、零落。
- (七) 苦蓋——覆蓋、遮蓋。
- (八) 以上描述玉簪兒穿着，極盡調笑誇張能事。「襪」，生造字，疑爲女陰之方音詞。「劉海笑」，鞋裂嘴，「撥」，同破，「撥缸樣」，鞋穿底缺幫。
- (九) 做夜作——原指做夜工，此指性交。
- (十) 膀——「綳」。此句有把臉拉長之意。
- (十一) 支板櫈打官鋪——用板櫈搭簡易床鋪。
- (十二) 按家伏業——安排、整頓家務。

金瓶梅詞話

第九十二回

陳經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雖然富貴皆由命，運去貧窮亦有由。事遇機關須進步，人逢得意早回頭。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

話說當日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即時叫了陶媽媽來，領出賣了八兩銀子，買了個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上竈。不在話下。

却表陳經濟，自從西門大姐來家，交還了許多床帳妝奩，箱籠家伙，三日一場嚷，五日一場鬧，問他娘張氏要本錢做買賣。他舅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復謀管事，被他吃醉了，往在張舅門上罵嚷。他張舅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銀子，幹成管事，還把銀子交還將來。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場重氣，染病在身，日逐卧床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毆（一）不過，兌出二百兩銀子交他，叫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布鋪做買賣。逐日結交朋友陸三郎、楊大郎，狐朋狗黨，在鋪中彈琵琶，抹骨牌，打雙陸，吃半夜酒，看看把本錢弄下去了。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張氏聽

信陳定言語，不托他。經濟反說陳定染布去剋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攆出來外邊居住，却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光彥，綽號爲鐵指甲，專一糶風賣雨（二），架誑鑿空（三），擱着人家本錢就使。他祖貫係沒州脫空縣拐帶村無底鄉人氏，他父親叫做楊不來，母親白氏，他兄弟叫楊二風。他師父是崆峒山拖不洞火龍庵精光道人，那裡學的誑。他渾家是沒驚着小姐，生生吃誑唬死了。他許人話如捉影撲風，騙人財似探囊取物。這經濟問娘又要出三百兩銀子來添上，共湊了五百兩銀子，信着他往臨清販布去。

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沒底兒褡褳裝着些軟斯金榆錢兒，拿一張黑心雕弓，騎一匹白眼龍馬，跟着經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清馬頭上尋缺貨去。三里抹過沒州縣，五里來到脫空村，有日到于臨清。這臨清鬧上，是個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船隻聚會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樓。這經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鐵指甲楊大郎領着游娼樓，串酒店，每日睡睡，終宵蕩蕩，貨物倒販得不多。因走在一娼樓館上，見了一個粉頭，名喚馮金寶，生的風流俏麗，色藝雙全。問青春多少，鴿子說：「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掙錢養活，今年青春纔交二九一十八歲。」經濟一見，心目蕩然，與了鴿子五兩銀子房金，一連和他歇了幾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旁花言說念，就要娶他家用。鴿子開口要銀一百五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免了銀子，娶到來家。一路上抬着，楊大郎和經濟押着貨物車走。一路上揚鞭走馬，那樣歡喜，

正是：

多情燕子樓，馬足空回首。載得武陵春，陪作鸞鳳友。

他娘張氏，見經濟貨倒販得不多，把本錢倒娶了一個唱的來家，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這經濟不免買棺裝殮，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他母舅張團練看他娘面上，亦不和他一般見識。這經濟墳上覆墓回來，把他娘正房三間，中間供養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倒住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大郎開着鋪子，家裡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把大姐丟着不去瞅睬。

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西去。三年任滿，李知縣升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去了。這陳經濟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吃醉又被金蓮所得，落後還與了他，收到如今。就把這根簪子做個證見把柄，趕上嚴州去，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奸，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嫁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籠應沒官之物，「那李通判一個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個利害聲口，不怕不教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取將來家，與馮金寶又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裡捉金烏。——經濟不來倒好，此這一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溟泠餓鬼撞鍾馗。有詩爲證：

趕到嚴州訪玉人，人心難忖似石沉。侯門一旦深如海，從此蕭郎落陷坑。

却說一日，陳經濟打點他娘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并門前鋪子發賣零碎布疋。他與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着九百兩銀子，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細絹，來到清江浦江口馬頭上，灣泊住了船隻，投在個店主人陳二店內。夜間點上燈光，教陳二郎殺鷄取酒，與楊大郎共飲。飲酒中間，和楊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在二郎店內略住數日。等我和陳安拿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看家姐——嫁在府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期程就來。」楊大郎道：「哥去只顧去，兄弟情願店中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

這陳經濟千不合萬不合，和陳安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日取路逕到嚴州府。進入城內，投在寺中安下。打聽李通判到任一個月，家小船隻纔到三日光景。這陳經濟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紵絲尺頭，兩罈酒，陳安押着。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逕到府衙門前，與門吏作揖道：「煩報一聲，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孟二舅來探望。」這門吏聽了，不敢怠慢，隨即稟報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兄弟，令左右先把禮物抬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經濟請入府衙廳上，叙禮分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不會二舅？」經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看家姐。」李衙內

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臾，茶湯已罷，衙內令左右：「把禮帖并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了。」

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聽小門子進來報說：「孟二舅來了。」玉樓道：「一二年不曾回家，再有那個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千山萬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拿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眷生孟銳」，就知是他兄弟，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伺候出見。只見衙內讓進來，玉樓在簾內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陳姐夫：「他來做甚麼？等我出去，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裝出來拜見。那經濟說道：「一向不知姐姐嫁在這裡，沒曾看得。」正說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內，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內吩咐玉樓：「管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

玉樓見經濟磕下頭，連忙還禮，說道：「姐夫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處？」叙畢禮數，讓坐，叫蘭香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叙了些家常話兒，玉樓因問：「大姐好麼？」經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并討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墳，在永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墳上燒紙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聽信小人言語，把姐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經濟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

知！生生吃他信奴才言語，把他打發出去，纔乞武松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個頭八個膽，敢往你家來殺他？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裡，也不饒他！」玉樓道：「姐夫也罷，丟開了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說話中間，丫鬟放下桌兒，擺上酒來，杯盤肴品，堆滿春臺。玉樓斟上一杯酒，雙手遞與經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破費，且請一杯兒水酒。」這經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杯回奉婦人，叙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夫短叫他，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範，只叫我姐夫？等我慢慢的探他。」

當下酒過三巡，肴添五道，彼此言來語去，說得入港。這經濟酒蓋着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膽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的幾句邪言說入去，說道：「我兄弟思想姐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同坐雙雙，似油瓶蓋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渾者渾，久而自見。」這經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一包雙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姐，你若有情，可憐見兄弟，吃我這個香茶兒！」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倒戲弄我起來！」就撇了酒席，往房裡去了。經濟見他不就範，一面拾起香茶來，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倒變了卦兒。你敢說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睬我了？你當

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個小老婆，沒曾和我兩個有首尾？」因向袖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拿在手內說：「這個物是誰人的？你既不和我有奸，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裡？上面還刻着『玉樓』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都帶來嫁了漢子。我教你不要慌，到八字八釵兒（四）上和你答話！」

玉樓見他發話，拿的簪子委的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瓣簪兒，「昔日在花園中不見，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裡？」恐怕嚷的家人知道，須臾變作笑吟吟臉兒，走將出來，一把手拉經濟說道：「好姐夫，奴鬪你耍子，如何就惱起來？」因觀看左右無人，悄悄說：「你既有心，奴亦有意。」兩個不由分說，摟着就親嘴。這陳經濟把舌頭似蛇吐信子一般，就舒到他口裡，教他啞。說道：「你叫我聲親親的丈夫，纔算你有我之心。」婦人道：「且禁聲，只怕有人聽見。」經濟悄悄向他說：「我如今治了半船貨，在清江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假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一個文職官，怕是非，莫不敢來找尋你不成！」婦人道：「既然如此，也罷。」約會下：「你今晚在府牆後等着，奴有一包金銀細軟，打牆上繫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纔扮做門子，打門裡出來，跟你上船去罷。」

看官聽說：正是佳人有意，那怕粉牆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

樓若嫁得個痴蠢之人，不如經濟，經濟便下得這個鍬鏵着（五）。如今嫁了李衙內，有前程，又是人物風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滿，他又勾你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手。這個郎君也是合當倒運，就吐實話泄機與他，倒吃婆娘哄賺（六）了。正是：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難保不懷毒。

當下二人會下話。這經濟吃了幾杯酒，少頃，告辭回去。李衙內連忙送出府門，陳安跟隨而去。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住那裡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些馭程與他。」婦人便說：「那裡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勾搭，要拐我出去。奴已約下他，今晚夜至三更，在後牆相等。咱好不好將計就計，把他當賊拿下，除其後患，如何？」衙內道：「叵耐這廝無端！自古無毒不丈夫，不是我去尋他，他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叫過左右伴當心腹快手，如此這般，預備去了。

這陳經濟不知機變，至半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府衙後牆下，以咳嗽爲號。只聽牆內玉樓聲音，打牆上掠過一條索子去，那邊繫過一大包銀子來。原來是庫內拿的二百兩贓罰銀子。這經濟纔待教陳安拿着走，忽聽一聲梆子響，黑影裡閃出四五條漢，叫聲：「有賊了！」登時把經濟連陳安都綁了。稟知李通判，吩咐：「都且押送牢裡去，明日問理。」

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喚徐封，係陝西臨洮府人氏，庚戌進士，極是個清廉剛

正之人。次日早升堂，左右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去畫了公座，庫子呈稟賊情事，帶陳經濟上去，說：「昨夜至三更時分，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陳經濟、陳安，鍬開庫門鎖鑰，偷出贓銀二百兩，越牆而過，致被捉獲，來見老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經濟并陳安揪簇採擁，驅至當廳跪下。知府見經濟年小清俊，便問：「這廝是那裡人氏？因何來我這府衙公廨，夜晚做賊，偷盜官庫贓銀數多，有何理說？」那陳經濟只顧磕頭聲冤。徐知府道：「你做賊如何聲冤？」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見得贓證明白，何不加起刑來！」徐知府即令左右拿下去打二十板。李通判道：「人是苦蟲，不打不成。不然，這賊便要展轉。」當下兩邊皂隸，把經濟、陳安拖翻，大板打將下來。這陳經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兒陷我至此，冤哉，苦哉！」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七）官人，聽見這一聲，必有緣故，纔打到十板上，喝令：「住了！且收下監去，明日再問。」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常言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八），從容他一夜不打緊，就翻異口詞。」徐知府道：「無妨，吾自有主意。」當下獄卒把經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

這徐知府心中有些疑忌，即喚左右心腹近前，如此這般，「下監中探聽經濟所犯來歷，即便回報。」這幹事人假扮做犯人，和經濟晚間在一櫃上睡，問其所以：「我看哥哥青春年少，不是做賊的。今日落在此刑憲，打屈官司！」經濟便說：「一言難盡。小人本是清

河縣西門慶女婿，這李通判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是俺丈人的小，舊與我有好的。今帶過我家老爺楊戩寄放十箱金銀寶玩之物來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討，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把我當賊拿了。苦打成招，不得見其天日，是好苦也！」這人聽了，走來退廳，告報徐知府。知府道：「如何？我說這人聲冤叫孟氏，必有緣故。」

到次日升堂，官吏兩旁侍立，這徐知府把陳經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事的供狀，喝令釋放。李通判在旁邊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廝賊情既的，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對佐貳官盡力數說了李通判一頓說：「我居本府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與你家官報私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帶了許多東西，應沒官贓物金銀箱籠來。他是西門慶女婿，逕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拿他入罪，教我替你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然如此，公道何堪？」當廳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垂首喪氣而不敢言。陳經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府退廳。

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躁。夫人便問：「相公每常退衙，歡天喜地，今日這般心中不快，何說？」那李通判大喝一聲：「你女婿人家，曉得甚麼！養的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對衆同僚官吏，盡力上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便問甚麼事。李通判即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拿大板子來。氣殺我也！」說道：「你當初爲娶這個婦人來家，今時他家女婿因這婦人帶了許多裝奩金銀箱籠，口口聲聲稱是當朝

逆犯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當賊情拿他。我通一字不知，反被正宅徐知府對衆數說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要你這不肖子何用！」即令左右，雨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憐打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在旁哭泣勸解。孟玉樓又在後廳角門首掩淚潛聽。當下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吩咐左右押着衙內：「即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節。」那李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顧在父母跟前哭啼哀告：「寧把兒子打死爹爹跟前，并捨不的婦人。」李通判把衙內用鐵索墩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骨血。不爭爲這婦人，你囚死他，往後你年老休官，倚靠何人？」李通判道：「不然。他在這裡，須帶累我受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口兒，上原籍真定府家去便了。」通判依聽夫人之言，放了衙內，限三日就起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棗強縣家裡攻書去了。

却表陳經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到寺中取了行李，逕往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陳二說：「三日前往府前尋你去，說你監在牢中，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了。」這經濟未信，向河下覓船隻，撲了空，說道：「這天殺的，如何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況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隨路找尋楊大郎，并無踪迹。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

零，金風搖落，甚是淒涼。有詩八句，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柄柄芰荷枯，葉葉梧桐墜。蛩鳴腐草中，雁落平沙地。

細雨濕青林，霜重寒天氣。不是路行人，怎曉秋滋味。

有日經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經濟來家，衣衫襤褸，面貌黧黑，唬了一跳。接到家中，問貨船到於何處。經濟氣得半日不言，把嚴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多虧正宅徐知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難保。今被楊大郎這天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裡去了。」先使陳定往他家探聽，他家說還不曾來家。陳經濟又親去問了一遭，并没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扭南面北（九）。自從經濟出門，兩個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說：「馮金寶拿着銀子錢，轉與他鴿子去了，他家保兒成日來，瞞藏背掖，打酒買肉在屋裡吃。家中要的沒有，睡到晌午，諸事兒不買，只熬俺們。」馮金寶又說：「大姐成日橫草不拈，豎草不動（十），偷米換燒餅吃。又把煮的腌肉，偷在房裡和丫頭元宵兒同吃。」這陳經濟就信了，反罵大姐：「賊不是材料淫婦！你害饑癆饑痞了，偷米出去換燒餅吃？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兒打了一頓，把大姐踢了幾脚。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寶兒撞頭，罵道：「好養漢的淫婦！你抵盜的東西與鴿子不值了，倒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了，教漢子踢我！我和你這淫婦擯兌了罷，要這命做甚麼！」這經濟道：「好淫婦，你擯兌他？你還不值他個脚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禍

便是這般起——於是一把手採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撞、腳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這經濟便歸唱的房裡睡去了，由着大姐在下邊房裡嗚咽咽只顧哭泣。元宵兒便在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到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亡年二十四歲。

到次日早晨，元宵起來，推裡間不開。上房經濟和馮金寶還在被窩裡，使他丫頭重喜兒來叫大姐門，取木盆洗坐腳，只顧推不開。經濟還罵：「賊淫婦，如何還睡？這早晚不起來！我這一踉開門進去，把淫婦鬢毛都拔淨了。」重喜兒打窗眼內望裡張看，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裡打鞦韆耍子兒哩！」又說：「他提偶戲耍子兒。」只見元宵瞧了半日，叫道：「爹，不好了，俺娘吊在床頂上吊死了！」這小郎纔慌了，和唱的齊起來，蹀開房門，向前解卸下來，灌救了半日，那得口氣兒來？原來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正是：不知真性歸何處，疑在行雲秋水中。

陳定聽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西門慶家中，報知月娘。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經濟娶唱的在家！正是冰厚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廝，丫鬢媳婦，七八口往他家來。見了大姐屍首吊的直挺挺的，哭喊起來，將經濟拿住，揪採亂打，渾身錐子眼兒也不計數。唱的馮金寶躲在床底下，採出來也打了個臭死。把門窗戶壁都打得七零八落，房中床帳裝奩都還搬的去了。歸家請將吳大舅、二舅來商議。大舅說：「姐姐，你趁

此時咱家人死了不到官，到明日他過不的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到官處斷開了，庶杜絕後患。」月娘道：「哥見得是。」一面寫了狀子。

次日，月娘親自出官，來到本縣授官廳下，遞上狀去。原來新任知縣姓霍，名大立，湖廣黃岡縣人氏，舉人出身，爲人鯁直。聽見係人命重事，即升廳受狀。見狀上寫着：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妻。狀告爲惡婿欺凌孤孀，聽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憐究治，以存殘喘事。比有女婿陳經濟，遭官事投來氏家，潛住數年。平日吃酒行凶，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是氏懼法，逐離出門。豈期經濟懷恨，在家將氏女西門氏，時常熬打，一向含忍。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奪氏女正房居住，聽信唆調，將女百般痛辱熬打，又採去頭髮，渾身踢傷。受忍不過，比及將死，於本年八月廿三日三更時分，方纔將女上吊縊死。若不具告，切思經濟恃逞凶頑，欺氏孤寡，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嚴究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凶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而死者不爲含冤矣！爲此，具狀上告

本縣青天老爺

施行。

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腰繫孝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閑雅，欠身起來說道：「那吳氏起來。我據看，你也是個命官娘子，這狀上

情理，我都知了。你請回去，不必在這裡。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了。我就出牌去拿他。」那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家，委付來昭廳下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的兩個公人，一面白牌，行拘陳經濟、娼婦馮金寶，并兩鄰保甲，正身赴官聽審。

這經濟正在家裡亂喪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拿他，唬的魂飛天外，魄喪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渾身疼痛，睡在床上，聽見人拿他，唬的勢不知有無。陳經濟没高低使錢，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唱的都拴到縣裡，左鄰范綱，右鄰孫紀，保甲王寬兒。霍知縣聽見拿了人來，即時升廳。來昭跪在上首，陳經濟、馮金寶一行人跪在階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叫經濟上去說：「你是陳經濟？」又問：「那是馮金寶？」那馮金寶道：「小的是馮金寶。」知縣因問經濟：「你這厮可惡！因何聽信娼婦，打死西門氏，方令上吊？有何理說？」經濟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為搭夥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不曾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脚。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知縣喝道：「你既娶下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尤說不通。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還不招認？」經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現死了，還推賴那個！」喝令左右：「拿下去，打二十大板！」提馮金寶上來，撈了一撈，敲一百敲，令公人帶下收監。

次日，委典史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鄰人等，前至經濟家，抬出屍首當場檢驗。身上都有青傷，脖項間亦有繩痕，生前委因經濟踢打傷重，受忍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結，填圖解繳，回報縣中。知縣大怒，褪衣又打了經濟、金寶十板，問陳經濟夫毆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寶遞決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

這陳經濟慌了，監中寫出帖子，對陳定說，把布鋪中本錢，連大姐頭面，共湊了一百兩銀子，暗暗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十二）改了，止問了個逼令身死，係雜犯，準徒五年，運灰贖罪。吳月娘再三跪門哀告。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道：「娘子，你女兒項上見繩痕，如何問他毆殺條律？人情莫非忒偏向麼？你怕他後邊纏擾你，我這裡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一面把經濟提到跟前，吩咐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改過自新，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然不饒！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葬埋來回話。我這裡好申文書往上司去。」這經濟得了個饒，交納了贖罪銀子，歸到家中，抬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葬埋城外。前後坐了半個月監，使了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的都乾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刮刺出個命兒來，再也不敢聲言丈母了。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有詩爲證：

風波平地起蕭牆，義重恩深不可忘。水溢藍橋應有會，雙星權且作參商。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逆毆——「毆」，即「愾」。逆愾，忤逆不孝順而心裡不快。 (二) 糶風賣雨——猶興風作浪。 (三) 架說鑿空——憑空說謊。 (四) 八字八鍍兒——官府衙門的隱語。俗語：衙門八字開。又「官」、「府」二字均八劃。 (五) 下鍍鍍着——喻能一下達到目的。 (六) 哄賺——哄騙。 (七) 黃堂出身——黃堂，原為古代太守辦公的廳堂，後用以稱太守。明知府相當於太守，故亦稱黃堂。出身，個人經歷。黃堂出身，猶做了多年知府。 (八) 人心似鐵，官法如爐——意為人心即使堅硬如鐵，也敵不過如熔爐般的官法。 (九) 扭南面北——言鬧別扭，不和。 (十) 橫草不拈，豎草不動——形容懶惰之極。 (十一) 招卷——供詞。

金瓶梅詞話

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仗義賙貧

任道士因財惹禍

誰道人生運不通，吉凶禍福并肩行。只因風月將身陷，未許人心直似針。
自課官途無枉屈，豈知天道不昭明。早知成敗皆由命，信步而行黑暗中。

話說陳經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刺出個命兒來，房兒也賣了，本錢兒也沒了，頭面也使了，家伙也沒了。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剋落（一）了錢，把陳定也攆去了。家中日逐盤費不周，坐吃山空，不免往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

一日來到楊大郎門首，叫聲：「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聽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個月監房，這楊大郎驀地來家，住着不出來。聽見經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徑使兄弟楊二風出來，反問經濟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幾個月通無音信，不知拋在江中，推在河內，害了性命。你倒還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要緊？」

這楊二風平昔是個刁徒潑皮，耍錢搗子，胳膊上紫肉橫生，胸前上黃毛亂長，是一條直率之光棍（二）。走出來一把手扯住經濟，就問他要人。那經濟慌忙掙開手，跑回家來。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楔（三），將頭顱磧破，血流滿面，趕將經濟來罵道：「我合你娘眼！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你來我屋裡放屁，吃我一頓好拳頭！」那陳經濟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奔到家把大門關閉，如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由着楊二風摔爺娘、罵父母，拿大磚砸門，只是鼻口內不聽見氣兒。又況纔打了官司出來，夢條繩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

不消幾時，把大房賣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落後兩個丫頭，賣了一個重喜兒，只留着元宵兒和他同鋪歇。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却去賃房居住。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單身獨自。家伙桌椅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幾，房錢不給，鑽入冷鋪內存身。花子見他是個富家勤兒，生的清俊，叫他在熱炕上睡，與他燒餅兒吃（四）。有當夜的過來，教他頂火夫，打梆子搖鈴。

那時正值臘月殘冬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經濟打了回梆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手提鈴串了幾條街巷。又是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凍得聳肩縮背，戰戰兢兢。臨五更鷄叫，只見個病花子躺在牆底下，恐怕死了，總甲吩咐他看守着他，尋了把草教他烤。這經濟支更一夜沒曾睡，就歪下睡着了。不想做了一夢，夢見那時

在西門慶家，怎生受榮華富貴，和潘金蓮勾搭頑耍戲謔，從睡夢中就哭醒了。衆花子說：「你哭怎的？」這經濟便道：「你衆位哥哥，聽我訴說一遍。」有〔粉蝶兒〕爲證：

九臘深冬，雪漫天涼然冰凍。更搖天撼地狂風。凍得我體僵麻，心膽戰，實難扎掙。挨不過肚中饑，又難禁身上冷。住着這半邊天，端的是冷。挨不過淒涼要尋死路，百忙裡捨不的頹命！

〔耍孩兒一煞〕不覺撞昏鐘，昏鐘人初定。是誰人叫我？原來是總甲張成！他那裡急急呼，我這裡連連應。趁今宵誰肯與我支更？也是我一時僥倖，他先遞與我幾個燒餅。

〔二煞〕多承總甲憐咱冷，教我敲梆守守更。由着他調用。但得些濟饑錢米，那裡管人貧下賤！一任教喝號提鈴。

〔三煞〕坐一回脚手麻，立一回肚裡疼。冷燒餅乾咽無茶送。剛然未到三更後，下夜的兵牌叫點燈歪踢弄。與了他四十文，方纔得買一個姑容。

〔四煞〕到五更鷄打鳴，大街上人漸行。衆人各去都不等。只見病花子躺在牆根下，教我煨着他不停。得他口暖氣兒心纔定。剛合眼一場幽夢，猛驚回哭到天明。

〔五煞〕花子說你哭怎的？我從頭兒訴始終：我家積祖根基重。說聲賣松槁陳

家誰不怕？名姓多居仕宦中。我祖爺爺曾把淮鹽種。我父親專結交勢耀，生下我吃酒行凶！

〔六煞〕先亡了打我的爺，後亡了我父親。我娘疼，專隨縱。吃酒耍錢般般會，酒肆窠窩處處通。所事兒都相稱。娶了親就遭官事，丈人家躲重投輕。

〔七煞〕我也曾在西門家做女婿，調風月把丈母淫。錢場裡信着人鑽狗洞。也曾黃金美玉當場賭，也曾馱米擔柴往院裡供。毆打妻兒病死了，死了時他家告狀。使了許多錢，方得頭輕。

〔八煞〕賣大房買小房，贖小房又倒騰。不思久遠含餘剩。饑寒苦惱妾成病，死在房檐不許停。所有都乾淨。嘴頭饒不離酒肉，沒攪計拆賣墳塋！

〔九煞〕掇不的輕負不的重，做不的傭務不的農。未曾幹事兒先愁動。閑中無事思量嘴，睡起須教日頭紅。狗性子生鐵般硬。惡盡了十親九眷，凍餓死有那個憐憫！

〔十煞〕討房錢不住催，他料我也住不成。沙鍋破碗全無用。幾推趕出門兒外，凍骨淋皮無處存。不免冷鋪將身奔。但得個時通運轉，我那其間忘不了恩人。頻年困苦痛妻亡，身上無衣口絕糧；馬死奴逃房又賣，隻身獨自走他鄉。朝依肆店求遺饌，暮宿莊園倚敗牆。只有一條身後路，冷鋪之中去打梆。

却說陳經濟晚夕在冷鋪存身，白日間街頭乞食。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姓王名宣，字廷用，年六十餘歲，家道殷實。爲人心慈，好仗義疏財，廣結交，樂施捨，專一濟貧拔苦，好善敬神。所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襲祖職爲牧馬所掌印正千戶；次子王震，現爲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個主管，開着個解當鋪兒。每日豐衣足食，閑散無拘，在梵宇聽經，琳宮講道。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道號爲「杏庵居士」。

一日，杏庵頭戴重檐幅巾，身穿水合道服，在門首站立。只見陳經濟打他門首過，向前趴在地下磕了個頭。慌的杏庵還禮不迭。說道：「我的哥，你是誰？老拙眼昏不認得你。」這經濟戰戰兢兢站立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是賣松檜陳洪兒子。」老者想了半日，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因見他衣服襤褸，形容憔悴，說道：「我賢侄，你怎的弄得這等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經濟道：「我爹死在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庵道：「我聞得你在丈人家住來？」經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攆出來。他女兒死了，告我到官，打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了。一向閑着，沒有營運。」杏庵道：「賢侄，你如今在那裡居住？」經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杏庵道：「可憐。賢侄，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那樣根基人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侄你那咱還小哩，纔扎着總角

上學哩。一向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有甚親家，也不看顧你看顧兒？」經濟道：「正是。俺張舅那裡，一向也久不上門，不好去的。」

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到裡面客位裡，令小廝放桌兒，擺出點心暖飯來，教他盡力吃了一頓。見他身上單寒，拿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氈帽，又一雙氈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遞與他。吩咐說：「賢侄，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穿；那銅錢與你盤纏，賃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拿着做上些小買賣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強如在冷鋪中，學不出好人來。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裡，老拙與你。」

這陳經濟趴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侄知會！」拿着銀錢，出離了杏庵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五百文錢，每日只在酒店麪店以了其事；那一兩銀子，搗了些白銅炖罐，在街上行使。吃巡邏的當土賊拿到該坊節級處，一頓拶打，使的罄盡，還落了一屁股瘡。不消兩日，把身上綿衣也輸了，襪兒也換來嘴吃了，依舊原在街上討吃。

一日，又打王杏庵門首所過。杏庵正在門首，只見經濟走來磕頭，身上衣服都沒了，止戴着那氈帽，精腳鞞鞋，凍的乞乞縮縮。老者便問：「陳大官，做得買賣如何？房錢到了，來取房錢來了？」那陳經濟半日無言可對。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便道：「阿呀賢侄！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你又拈不的輕，負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兒，還強如乞食，免教人耻笑，有玷你父祖之名。你如何不依我說？」一面又讓

到裡面，教安童拿飯來與他吃飽了。又與了他一條袷褲，一領白布衫，一雙裹腳，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拿去務要做上個小買賣，賣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子，強似這等討吃。」

這經濟口雖答應，拿錢米在手，出離了老者門，那消數日，熟食肉麪，都在冷鋪內和花子打夥兒都吃了。要錢，又把白布衫、袷褲都輸了。大正月裡，又抱着肩兒在街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門首房山墻底下，向日陽站立。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他挨挨搶搶，又到跟前，趴在地下磕頭。老者見他還依舊如此，說道：「賢侄，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無底坑如何填得起？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個去處，又清閑，又安得你身，只怕你不去。」經濟跪下哭道：「若得老伯見憐，不拘那裡，但安下身，小的情願就去。」杏庵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馬頭上，有座晏公廟。那裡魚米之鄉，舟船輻輳之地，錢糧極廣，清幽瀟灑。廟主任道士，與老拙相交極厚，他手下也有兩三個徒弟徒孫。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個徒弟出家，學些經典吹打，與人家應福（五），也是好處。」經濟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庵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個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經濟去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來，就替經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頂道髻，鞋襪俱全。

次日，經濟果然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裡洗了澡，梳了頭，戴上道髻，裡外換了新襖新

褲，上蓋青絹道衣，下穿雲履氈襪。備了四盤羹果，一罈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他便乘馬，雇了一匹驢兒與經濟騎着。安童、喜童跟隨，兩個人抬了盒擔，出城門逕往臨清馬頭晏公廟來。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廟，天色已晚，但見：

日影將沉，繁陰已轉。斷霞映水散紅光，落日薄山生碧霧。綠楊影裡，時聞鳥雀歸林；紅杏村中，每見牛羊入圈。正是：溪邊漁父投林去；野外牧童跨犢歸。

王老到于馬頭上，過了廣濟閘大橋，見無數舟船，停泊在河下。來到晏公廟前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兩邊八字紅牆，正面三間朱戶。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峻層。高懸敕額金書，彩畫出朝入相。五間大殿，塑龍王一十二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萬衆。旗竿凌漢，帥字招風。四通八達，春秋社禮享依時；雨順風調，河道民間皆祭賽。萬年香火威靈在，四境官民仰賴安。

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杏庵令經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庵讓入方丈松鶴軒叙禮，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廟隨喜？今日何幸，得蒙下顧！」杏庵道：「只因家中俗冗所羈，久失拜望。」叙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茶罷，任道士道：「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罷了。」吩咐把馬牽入後槽餵息。杏庵道：「没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來有一事干瀆，未知尊意肯

容納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見教？只顧吩咐，小道無不領命。」杏庵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經濟，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世太早，自幼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少姓人家子孫。有一分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今無處栖身。老拙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老居士吩咐，小道怎敢違阻！奈因小道命蹇，手下雖有兩三個徒弟，都不省事，沒一個成立的，小道常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杏庵道：「這個小的，不瞞尊師說，只顧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膽兒又小，所事兒伶俐（六），堪可作一徒弟。」任道士問幾時送來，杏庵道：「現在山門外伺候。還有些薄禮，伏乞笑納。」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士何不早說？」一面道：「有請！」於是抬盒人抬進禮物。任道士見帖兒上寫着：「謹具粗緞一端，魯酒一樽，豚蹄一副，燒鴨二隻，樹菓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連忙稽首謝道：「老居士何以遠勞見賜許多重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只見陳經濟頭戴着金梁道髻，身穿青絹道衣，脚下雲履淨襪，腰繫絲絛，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傅粉，走進來向任道士倒身下拜，拜了四雙八拜。任道士因問：「多少青春？」經濟道：「屬馬，交新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他果然伶俐，取了他個法名，叫做「陳宗美」。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個徒弟：大徒弟姓金，名宗明；二徒弟姓徐，名

宗順。他便叫陳宗美。王杏庵都請出來，見了禮數。一面收了禮物，小童掌上燈來，放桌兒，先擺飯，後吃酒。肴品杯盤，堆滿桌上，無非是鷄蹄鵝鴨魚蝦之類。王老吃不多酒。師徒輪番勸够幾巡，王老不勝酒力，告辭。房中自有床鋪，安歇一宿。

到次日清晨，小童舀水淨面，梳洗盥漱畢，任道士又早來遞茶。不一時擺飯，又吃了兩杯酒，餵飽頭口，與了拾盒人力錢。王老臨起身，叫過經濟來吩咐：「在此好生用心習學經典，聽師父指教。我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腳來與你。」又向任道士說：「他若不聽教訓。一任責治，老拙并不護短。」一面背地又囑付經濟：「我去後，你要洗心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經濟應諾道：「兒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山門上馬，離晏公廟回家去了。

經濟自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道士年老赤鼻，身體魁偉，聲音洪亮，一部髭鬚，能談善飲，只專迎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裡。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二閘，以節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閘上，都來廟裡或求神福，或來祭願，或討卦與筮，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錢米的，也有餽送香油紙燭的，也有留松篙蘆蓆的。這任道士將常住裡多餘錢糧，都令手下徒弟，在馬頭上開設錢米鋪，賣將銀子來，積攢私囊。

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個守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常在娼樓包占樂婦，是個酒色之徒。手下也有兩個清潔年小徒弟，同鋪歇臥，日久絮煩。因見經濟生的齒白唇紅，面

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裡說話，就纏他同房居住。晚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鋪歇臥。初時兩頭睡，便嫌經濟脚臭，叫過一個枕頭上睡。睡不多回，又說他口氣噴着，令他掉轉身子，屁股貼着肚子。那經濟推睡着不理他，他把那話弄得硬硬的直豎一條棍，抹了些唾津在頭上，往他糞門裡只一頂。原來經濟在冷鋪中，被花子飛天鬼侯林兒弄過的，眼子大了，那話不覺就進去了。這經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廝合敗！他討得十分便益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也來托大。與他個甜頭兒，且教他在我手內納些敗缺！」一面故意聲叫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聽見，連忙掩住他口，說：「好兄弟，禁聲！隨你要的，我都依你。」經濟道：「你既要勾搭我，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宗明道：「好兄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也依你。」經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個徒弟睡。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第三件，隨我往那裡去，你休嗔我。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此事。」金宗明道：「這個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兩個顛來倒去，整狂了半夜。這陳經濟自幼風月中撞，甚麼事不知道！當下被底山盟，枕邊海誓，淫聲艷語，摳吮舔品，把這金宗明哄得歡喜無盡。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都交與他手內；就不和那兩個徒弟在一處，每日只同他一鋪歇臥。

一日兩，兩日三，忽一日，任道士師徒三個，都往人家應福做好事去。任道士留下他看家，徑智賺他，「王老居士只說他老實，看老實不老實！」臨出門吩咐：「你在家好生

看着。那後邊養的一群鷄，說道是鳳凰，我不久功成行滿，騎他上升，朝參玉帝。那房內做的幾缸，都是毒藥汁，若是徒弟壞了事，我也不打他，只與他這毒藥汁吃了，直教他立化。你須用心看守！我午齋回來，帶點心與你吃。」說畢，師徒去了。這經濟關上門笑道：「豈有我這些事兒不知道？那房內幾缸黃米酒，哄我是甚毒藥汁；那後邊養的幾隻鷄，說是鳳凰，要騎他上升。」於是揀肥的宰了一隻，退的淨淨，煮在鍋裡。把缸內酒用鏟子舀出來，火上篩熱了。手撕鷄肉，蘸着蒜醋，吃了個不亦樂乎。還說了四句：「黃銅鏟舀清酒，烟籠皓月；白焮鷄蘸爛蒜，風卷殘雲。」正吃着，只聽師父任道士外邊叫門。這經濟連忙收拾了家伙，走出來開門。任道士見他臉紅，問他：「怎的來？」這經濟徑低頭不言語。師父問：「你怎的不言語？」經濟道：「告稟師父得知，師父去後，後邊那鳳凰不知怎的飛了去一隻。教我慌了，上房尋了半日，沒有。怕師父來家打，待要拿刀子抹，恐怕疼；待要上吊，恐怕斷了繩子跌着；待要投井，又怕井眼小挂脖子。算計的沒處去了，把師父缸內的毒藥汁，舀了兩碗來吃了。」師父便問：「你吃下去覺怎樣的？」經濟道：「吃下去半日不死不活的，倒像醉了的一般。」任道士聽言，師徒們都笑了，說：「還是他老實。」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以此往後凡事并不防範。正是：三日賣不得一擔真，一日賣了三擔假。

這陳經濟因此常拿着銀錢，往馬頭上游玩。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說：「馮金寶兒他

鴿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七）哩，你不看他看去？」這小夥兒舊情不改，拿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逕往馬頭大酒樓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五百載冤家來聚會，數年前姻眷又相逢。有詩爲證：

人生莫惜金縷衣，人生莫負少年時。見花欲折須當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清第一座酒樓，名喚謝家酒樓。裡面有百十座閣兒，周圍都是綠欄杆。後緊靠着山崗，前臨官河，極是人烟熱鬧去處，舟船往來之所。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

雕檐映日，畫棟飛雲，綠欄杆低接軒窗，翠簾櫳高懸戶牖。吹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杯，擺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河烟水。白蘋渡口，時聞漁父鳴榔；紅蓼灘頭，每見釣翁擊楫。樓畔綠楊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這陳三兒引經濟上樓，到一個閣兒裡坐下。烏木春檯，紅漆凳子。便叫店小二連忙打抹了春檯，拿一付鍾箸，安排一分上品酒菓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須臾，只聽樓梯響，馮金寶上來，手中拿着個廝鑼兒（八），見了經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覺簇地兩行泪下。正是：數聲嬌語如鶯囀，一串珍珠落綫頭！經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裡來？不見你！」這馮金寶收泪道：「自從縣中打斷

出來，我媽着了驚唬，不久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兒家做粉頭。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裡開錢鋪，要見你一見。不期你今日在此樓上吃酒，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說畢，又哭了。經濟便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泪，說道：「我的姐姐，你休煩惱，我如今又好了。自從打出官司來，家業都沒了。投在這晏公廟，一向出家做了道士。師父甚是重托我。往後我常來看你。」因問：

「你如今在那裡安下？」金寶便說：「奴就在這橋西酒家店劉二那裡，有百十間房子，四外（九）行院窠子妓女，都在那裡安下。白日裡便來這各酒樓趕趁。」說着，兩個挨身做一處飲酒。陳三兒燙酒上樓，拿過琵琶來。金寶彈唱了個曲兒與經濟下酒，名「普天樂」：

泪雙垂，垂雙泪。三杯別酒，別酒三杯。鸞鳳對拆開，拆開鸞鳳對。嶺外斜暉看
看墜，看看墜嶺外斜暉。天昏地暗，徘徊不捨，不捨徘徊！

兩人吃得酒濃時，未免解衣雲雨，下個房兒（十）。這陳經濟一向不曾近婦女，久渴的人，今得遇金寶，盡力盤桓，尤雲殢雨，未肯即休。但見：

一個玉臂忙搖，一個柳腰款擺。雙睛噴火，星眼郎當。一個汗浹胸膛，發狠要贏
三五陣；一個香消粉黛，呻吟叫够數千聲。戰良久，靈龜深入性偏剛；鬪多時，
一股清泉往裡遛。幾番鏖戰烟蘭妓，不似今番這一遭。

須臾事畢，各整衣衫。經濟見天色晚來，與金寶作別，與了金寶一兩銀子，與了陳三

兒三百文銅錢，囑咐：「姐姐，我常來看你，咱在這搭兒裡相會。你若想我，使陳三兒叫我去！」下樓來，又打發了店主人謝三郎三錢銀子酒錢。經濟回廟中去了，這馮金寶送至橋邊方回。正是：盼穿秋水因錢鈔，哭損花容爲鄧通！

畢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剋落——暗中侵吞。 (二) 直率之光棍——一眼能看出的光棍。 (三) 三尖瓦楔——三角形的碎瓦片。
- (四) 與他燒餅兒吃——市井語，鷄奸爲貼燒餅，又見《紅樓夢》。 (五) 應福——僧道爲人家做法事叫應福。
- (六) 伶俐——伶俐而懂規矩。 (七) 趕趁——追逐，此指臨時找地方賣藝度日。 (八) 斲鑼——一種小鑼，於茶館酒樓賣唱時所用的打擊樂器，亦作收錢用。 (九) 四外——四面八方、遠方各處。 (十) 下房兒——猶言行房，交媾。

金瓶梅詞話

第九十四回

劉二醉毆陳經濟

酒家店雪娥為娼

花開不擇貧家地，月照山河到處明。世間只有人心歹，萬事還教天養人。痴聲暗瘥家豪富，伶俐聰明却受貧。年月日時該載定，算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陳經濟自從陳三兒引到謝家大酒樓上，見了馮金寶，兩個又勾搭上前情。往後沒三日不和他相會，或一日經濟廟中有事不去，金寶就使陳三兒捎寄物事，或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或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其柴米，納其房錢。歸到廟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經濟只說：「在米鋪和夥計暢飲三杯解辛苦來。」他師兄金宗明，又替他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是不必說。朝來暮往，把任道士囊篋中細軟財本，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了不知覺。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家店的劉二，有名坐地虎。他是帥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專一在馬頭上開娼店，倚強凌弱，舉放私債與窠窩中各娼門人使用，加三討利。有一日不給，搗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凶，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

的班頭，欺酒客的領袖。因見陳經濟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臉小廝，在謝家大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包占住了，吃的楞楞睁睁，提着碗來大小拳頭，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裡。慌的謝三郎連忙聲喏，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個閣兒裡便是。」這劉二大叔步上樓來。

經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裡面，兩個飲酒，做一處快活，只把房門關閉，外邊簾子挂着。被劉二一把手扯下簾子，大叫：「金寶兒出來！」唬的陳經濟鼻口內氣兒也不敢出。這劉二用脚把門踹開，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說：「劉二叔叔，有何說話？」劉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個月房錢，却躲在這裡，就不去了！」金寶笑嘻嘻說道：「二叔叔，你家去，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被劉二只搜心一拳，打了老婆一跤，把頭顱搶在階沿下磕破，血流滿地。罵道：「賊淫婦，還等甚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經濟在裡面，走向前把桌子只一掀，碟兒打得粉碎。那經濟便道：「阿呀，你是甚麼人，走來撒野！」劉二罵道：「我合你道士林林娘！」手採過頭髮來，按在地下，拳捶脚踢無數。那樓上吃酒的人看着，都立睁了。

店主人謝三郎初時見劉二醉了，不敢惹他，次後見打得人不像模樣，上樓來解勸，說道：「劉二叔，你老人家息怒。他不曉得你老人家大名，誤言冲撞，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饒他去罷。」這劉二那裡依從，盡力把經濟打個發昏章第十一（一）。叫將地

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都拴在一處墩鎖，吩咐：「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裡去！」原來守備救書上命他保障地方，巡捕盜賊，兼管河道。這裡拿了經濟，任道士廟中還尚不知，只說他晚夕米鋪中上宿未回。

却說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經濟、金寶，雇頭口騎上，趕清晨早到府前伺候。先遞手本與兩個管事張勝、李安看了，說是「劉二叔地方喧鬧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經濟，娼婦鄭金寶。衆軍牢都問他要錢，說道：「俺們是廳上動刑的，一班十二人，隨你罷。正經兩位管事的，你倒不可輕視了他！」經濟道：「身邊銀錢倒有，都被夜晚劉二打我時，被人掏摸的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衆軍牢拿着那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這般：「他一個錢兒不拿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還是鬧銀的。」張勝道：「你叫他近前，等我審問他。」衆軍牢不一時推擁他到跟前跪下。問：「你是任道士第幾個徒弟？」經濟道：「第三個徒弟。」又問：「你今年多大年紀？」經濟道：「廿四歲了。」張勝道：「你這等年少，只宜在廟中做道士習學經典，許你在外宿娼飲酒喧嚷？你把俺老爺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門，不拿個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水不渾，要他做甚？還掠與他去！」吩咐牢子：「等住回老爺升廳，把他放在頭一起！眼看這狗男女道士，就是個吝錢的。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糧？休說你爲官事，你就來吃酒赴席，也帶方汗巾兒揩嘴。等動刑時，着實加力

撈打這廝！」

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有忘八跟着，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勝說：「你係娼門，不過趁熟（二）覓些衣飯爲生，沒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同，若惱，只是一兩撈子；若喜歡，只恁放出來也不定。」旁邊那個牢子說：「你再把與我一錢銀子，等若撈你，待我饒你兩個大指頭。」李安吩咐：「你帶他遠些伺候，老爺將次出廳」。

不一時，只見裡面雲板響，守備升廳，兩邊僚掾軍牢森列，甚是齊整。但見：

緋羅繳壁，紫綬桌圍。當廳額挂茜羅，四下簾垂翡翠。勘官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謹廉，鹿角旁插令旗兩面。軍牢沉重，僚掾威儀。執大棍授事立階前，挾文書廳旁聽發放。雖然一路帥臣，果是滿堂神道！

當時没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劫冤家聚會，姻緣合當湊着。春梅在府中，從去歲八月間，已生了個哥兒小衙內；今方半歲光景，貌如冠玉，唇若塗硃。守備喜似掌上之珍，愛如無價之寶。未幾大奶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册正，做了夫人，就住着五間正房。買了兩個養娘抱奶哥兒，一名玉堂，一名金匱；兩個小丫鬢伏侍，一個名喚翠花，一個名喚蘭花。又有兩個身邊得寵彈唱的姐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在春梅房中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着一個丫鬢，名喚荷花兒，不在話下。此時這小衙內只要張勝懷中抱他外邊頑耍，遇着守備升廳，在旁邊觀看。

當日守備升廳坐下，放了告牌出去，各地方解進人來。頭一起正叫上陳經濟并娼婦鄭金寶兒去。守備看了呈狀，又見經濟面上帶傷，說道：「你這廝是個道士，不守那清規，如何宿娼飲酒，騷擾我地方？行止有虧！左右拿下去打二十棍，追了度牒還俗。那娼婦鄭氏，搵一搵，敲五十敲，責令歸院當差。」兩邊軍牢向前，纔待扯翻經濟，攤去衣服，用繩索綁起，輪起棍來兩邊招呼打時，——可霎作怪，張勝抱着小衙內正在廳前月臺上站立，走過來觀看。那小衙內看見打經濟，便在懷裡攔不住撲着要經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忙走過來，那小衙內一發大哭起來，直哭到後邊春梅跟前。春梅問他怎的哭，張勝便說：「老爺廳上發放事，打那晏公廟姓陳道士，他就撲着要他抱，小的走下來，他就哭了。」這春梅聽見是姓陳的，不免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到軟屏後面，探頭觀覷，「廳下打的那人，聲音模樣，倒好似陳姐夫一般，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叫過張勝，問他：「此人姓甚名誰？」張勝道：「這道士供狀上年廿四歲，俗名叫陳經濟。」春梅暗道：「正是他了！」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

這守備廳上打經濟，纔打到十棍，一邊還搵着唱的，忽聽後邊夫人有請，吩咐牢子把棍且攔住休打，一面走下廳來。春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罷。」守備道：「夫人不早說，我已打了他十棍，怎生奈何？」一面出來吩咐牢子：「都與我放了。」唱的便歸院去了。守備悄悄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

了你奶奶，請他相見。」這春梅纔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剗去眼前瘡，安上心頭肉。眼前瘡不去，心頭肉如何安得上？」於是吩咐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慢再叫他。」度牒也不曾追。

這陳經濟打了十棍，出離了守備府，還奔來晏公廟。不想任道士聽見人來說：「你那徒弟陳宗美，在大酒樓上包着唱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坐地虎劉二，打得臭死，連老婆都拴了，解到守備府裡去了。行止有虧，便差軍牢來拿你去審問，追度牒還官！」這任道士聽了，一者年老的着了驚怕，二來身體肥大，因打開囊篋內又沒了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痰湧上來，昏倒在地。衆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將醫者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事，到半夜嗚呼斷氣身亡，亡年六十三歲。第二日陳經濟來到，左近鄰人說：「你還敢廟裡去？你師父因爲你如此這般，得了口重氣，昨夜三更鼓死了。」這陳經濟聽了，唬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復回清河縣城中來。正是：鹿隨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

話分兩頭。却說春梅一見經濟，方待留他，忽然心上想起一件事來，還使出張勝來，教經濟且去着。走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綉服，倒在床上，一面捫心搗被，聲疼叫喚起來。唬得合宅大小都慌了。下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奶纔好好的，怎的來就不好起來？」春梅說：「你們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廳進來，見他躺在床上叫喚，也慌了，

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裡怎的來？」也不言語。又問：「那個惹着你來？」也不做聲。守備道：「莫不剛纔見我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答。這守備無計奈何，自出外邊麻犯起張勝、李安來了：「你那兩個，早知他是你奶奶兄弟，如何不早對我說？却教我打了他十下，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起來。我曾教你留下他，請你奶奶相見，你如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廝們都討分曉！」張勝說：「小的曾稟過奶奶來，奶奶說且教他去着，小的纔放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哭啼哀告春梅：「望乞奶奶在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們哩。」這春梅睜圓星眼，剔起蛾眉，叫過守備近前說：「我自心中不好，干他們甚事？那廝他不守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奈他些時，等我慢慢招認他。」這守備纔不麻犯張勝、李安了。

守備見他只顧聲喚，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脉，說：「老夫人染了六欲七情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來，又不吃，都放冷了。丫頭們都不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着吃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備出去了，大丫鬢月桂拿過藥來：「請奶奶吃藥。」被春梅拿過來，劈臉只一潑，罵道：「賊浪奴才，你只顧拿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我肚子裡有甚麼？」教他跪在前面。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的，奶奶教他跪着？」海棠道：「奶奶因他拿藥與奶奶吃來。奶奶說：我肚子裡有甚麼，拿這藥來灌我！教他跪着。」孫二娘道：「奶奶，你委的今一日沒曾吃甚麼，這月桂他不曉得。奶奶休打他，看我面上，饒他

這遭罷。」吩咐海棠：「你往厨下熬些粥兒來，與你奶奶吃口兒。」春梅於是把月桂放起來。

那海棠走到厨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粳小米濃濃的粥兒，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象牙筷兒，熱烘烘拿到房中。春梅躺在床上，面朝裡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翻身，方纔請他：「有個粥兒在此，請奶奶吃粥。」春梅把眼合着，不言語。海棠又叫道：「粥涼冷了，請奶奶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奶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麼。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個，有柱戥些。」那春梅一砧碌子爬起來，教奶子拿過燈來，取粥在手，只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早是不曾把家伙打碎，被奶子接住了，就大吆喝起來，向孫二娘說：「你平白叫我起來吃粥，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麼？」吩咐奶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臉上，打與他四個嘴巴！」當下真個把海棠打了四個嘴巴。孫二娘便道：「奶奶，你不吃粥，却吃些甚麼兒？却不餓着你！」春梅道：「你教我吃，我內心攔着吃不下去。」良久，叫過小丫鬢蘭花兒來吩咐道：「我心內想些鷄尖湯兒吃。你去厨房內，對着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鷄尖湯兒與我吃口兒。教他多放些酸筍，做的酸酸辣辣的我吃。」孫二娘便說：「奶奶，吩咐他教雪娥做去。你心下想吃的，就是藥。」

這蘭花不敢怠慢，走到厨下對雪娥說：「奶奶教你做鷄尖湯，快做些，等着要吃

哩！」原來這鷄尖湯，是雞鷄脯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旋宰了兩隻小鷄，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加上椒料、蔥花、芫荽、酸筍、油醬之類，搗成清湯。盛了兩甌兒，用紅漆盤兒，熱騰騰蘭花拿到房中。春梅燈下看了，呷了一口，怪叫大罵起來：「你對那淫婦奴才說去，做的甚麼湯？精水寡淡，有些甚味！你們只教我吃，平白教我惹氣！」慌的蘭花生怕打，連忙走到厨下，對雪娥說：「奶奶嫌湯淡，好不罵哩。」這雪娥一聲兒不言語，忍氣吞聲，從新坐鍋，又做了一碗。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教蘭花拿到房裡來。春梅又嫌忒鹹了，拿起來照地下只一潑，——早是蘭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不憤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不好，教他討分曉哩！」這雪娥聽見，千不合，萬不合，悄悄說了一句：「姐姐幾時這般大了，就抖擻（三）起人來！」不想蘭花回到房裡，告春梅說了。

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此言，登時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咬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使了養娘丫鬟三四個，登時把雪娥拉到房中，春梅氣狠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冠子跺了，罵道：「淫婦奴才，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抬舉的我這般大！我買將你來，伏侍我，你不憤氣？教你做口子湯，不是精淡，就是苦丁子鹹（四）！你倒還對着丫頭說我『幾時恁般大起來，撿撿（五）索落我！』要你何用？」一面請將守備來：「採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邊叫將張勝、李

安，旋剥褪去衣裳，打三十大棍！」兩邊家人點起明晃晃燈籠，張勝、李安各執大棍伺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怕氣了他，在跟前不敢言語。孫二娘在旁邊再三勸道：「隨大奶奶吩咐打他多少，免褪他小衣罷！不爭對着下人脫去他衣裳，他爺體面上不好看的！只望奶奶高抬貴手，委的他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脫去他衣服打，說道：「那個攔我，我把孩子先摔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了。」於是也不打了，一頭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守備唬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可憐把這孫雪娥拖翻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

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罄身領出去變賣。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吩咐：「我只要八兩銀子，將這淫婦奴才好歹與我賣在娼門！隨你賺多少，我不管你。你若賣在別處，我打聽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兒道：「我靠那裡過日子，却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

那雪娥悲悲切切，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的晦氣，冤家撞在一處。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挫折你。那老爺也做不得主兒，見他有孩子，須也依隨他。正經下邊孫二娘，還讓他幾分。常言：討米倒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晚尋個好頭腦我去，自有飯吃罷。」薛嫂道：

「他千萬吩咐，只教我把你送在娼門。我養兒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個單夫獨妻，或嫁個小本經紀人家，養活得你來也罷。」那雪娥千恩萬福，謝了薛嫂。

過了兩日，只見鄰住一個開店張媽，走來叫薛媽：「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裡嫁人。情願尋個單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媽道：「我那邊下着一個山東賣綿花客人，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幾車花果，常在老身家安下。前日說他家有個老母有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光景，没人扶持。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并無相巧的。我看來，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個娘子罷。」薛嫂道：「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家出身，不拘粗細都做的。針指女工，鍋頭竈腦，自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纔三十五歲。本家只要三十兩銀子，倒好保與他罷。」張媽媽道：「有箱籠沒有？」薛嫂道：「止是他隨身衣服簪環這類，并無箱籠。」張媽媽道：「既是如此，老身回去，對那人說，教他自家來看一看。」說畢，吃茶，坐回去了。晚夕對那人說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領那人來相看。一看，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口就還了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薛嫂也沒爭競，就兌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教人改換了文書，只兌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賣與娼門去了。

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家，止過得一夜，到第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媽，作別上了車，逕到臨清去了。此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馬頭上，纔日西時分，到于洒家店。那裡有百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窠子行院唱的。這雪娥一領進入一個門戶，半間房子，裡面打着土炕，炕上坐着個五六十歲的婆子，還有個十七八頂老丫頭，打着盤頭揸髻，抹着鉛粉紅唇，穿着一弄兒軟絹衣服，在炕邊上彈弄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纔知道那漢子潘五是個水客（六），買他來做粉頭，起了他個名兒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拿廝鑼兒出去酒樓上接客供唱，做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娥先打了一頓，睡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吃。教他樂器，學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上青紅遍了。引上道兒，方與他好衣穿，妝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眉目嘲人。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爲證：

窮途無奔更無投，南去北來休便休。一夜彩雲何處散，夢隨明月到青樓。

這雪娥在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被守備差遣，往河下買幾十石酒麪，宅中造酒。這洒家店坐地虎劉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淨，在上等閣兒裡安排酒肴杯盤，各樣時新菓品，好酒活魚，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酒博士保兒篩酒，近前跪下：「稟問二叔，下邊叫那幾個唱的上來遞酒？」劉二吩咐：「叫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玉兒，四個上來伏侍你張姐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聽得胡梯畔

笑聲，見一般兒四個唱的頂老，打扮得如花似朵，都穿着輕紗軟絹衣裳，上的樓來，望上一面花枝招颯、綉帶飄飄，拜了四拜，立在旁邊。這張勝猛睜眼觀看，內中一個粉頭，可霎作怪：「到像老爺宅裡小奶奶打發出來、厨下做飯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裡？」那雪娥亦眉眼掃見是張勝，都不做聲。這張勝便問劉二：「那個粉頭是誰家的？」劉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裡玉兒、金兒，這個是王老姐，一個是趙嬌兒。」張勝道：「王老姐兒我認的。這潘家玉兒，我有些眼熟。」因叫他近前，悄悄問他：「你莫不是老爺宅裡雪姑娘麼？怎生到於此處？」那雪娥聽見他問，便簇地兩行泪下，便道：「一言難盡！」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攛瞞（七），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賣在這裡供筵習唱，接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好，終是懷心。這雪娥席前殷勤勸酒，兩個說得入港。雪娥和金兒不免拿過琵琶來，唱了個詞兒，與張勝下酒，名〔四塊金〕：

前生想咱，少欠下他相思債。中途漾却，縮不住同心帶。說着教我泪滿腮，悶來愁似海。萬誓千盟，到今何在？不良才，怎生消磨了我許多時恩愛！

當下唱畢，彼此傳杯換盞，倚翠偎紅。常言：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吃得酒濃時，這張勝就把雪娥來愛了。兩個晚夕，留在閣兒裡就一處睡了。這雪娥枕邊風月，耳畔山盟，和張勝盡力盤桓，如魚似水，百般難述。次日起來，梳洗了頭面，劉二又早安排酒肴上來，與他姐夫扶頭，大盤大碗，饗食一頓。收起行裝，餵飽頭口，裝載米

麵，伴當跟隨。臨出門，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吩咐劉二：「好生看顧他，休教人欺負！」自此以後，張勝但來河下，就在洒家店與雪娥相會。往後走來走去，每月與潘五幾兩銀子，就包住了他，不許接人。那劉二自恁要圖他姐夫歡喜，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各窠窩（八）刮刷（九）將來，替張勝出包錢，包定雪娥柴米來。有詩爲證：

豈料當年縱意爲，貪淫倚勢把心欺。禍不尋人人自取，色不迷人自迷。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發昏章第十一——這是一句俗話，意謂神志不清，昏厥過去。十爲足數，十一則示過了頭，程度嚴重。
- （二）趁熟——本指逃荒，到有收成之地謀生。此指謀生。
- （三）抖擻——本指動物抖動，此喻顯示威風。
- （四）苦丁子鹹——鹹得發苦。
- （五）搜搜——搜，即「抖擻」；搜，「搜尋」。搜搜，猶故意耍威風，找碴子整人。
- （六）水客——本指以船販運貨物的流動商人。明人多借此指人口販子。
- （七）攛瞞——編造謊言，隱瞞事實。
- （八）窠窩——窠，指私窠子，窠窩即私娼妓院。
- （九）刮刷——搜括。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盜假當物

薛嫂喬計說人情

格言

有福莫享盡，福盡身貧窮；有勢莫倚盡，勢盡冤相逢。

福宜常自惜，勢宜常自恭。人間勢與福，有始多無終。

話說孫雪娥賣在酒家店爲娼，不題。話分兩頭，却說吳月娘自從大姐死了，告了陳經濟一狀到官，大家人來昭也死了，他妻一丈青帶着小鐵棍兒也嫁人去了，來興兒看守門戶。房中綉春，與了王姑子做了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奶子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在他屋裡頑耍、吃東西，來興兒又打酒和奶子吃。兩個嘲戲，勾來勾去，就刮刺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就臉紅。月娘察知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與了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一件銀壽字兒，一件梳背兒，揀了個好日子，就與了來興兒完房，做了媳婦子。白日上竈、看哥兒，後邊扶持，到夜間往前邊他屋裡睡去。

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有吳大妗、二妗子，并三個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邊堂屋裡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聽宣卷。吳大妗、二妗子，三個姑子，同在一處睡。到二更時分，中秋兒便在後邊竈上看茶，由着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裡，只見玳安兒正按着小玉，在炕上幹得好。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的湊手腳不迭。月娘便一聲兒也沒言語，只說得一聲：「賊臭肉，不在後邊看茶去！那屋裡師父宣了這一日卷，要茶吃，且在這裡做甚麼哩。」那小玉道：「中秋兒竈上我教他炖茶哩。」低着頭往後邊去，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邊來。

過了兩日，大妗子、二妗子、三個女僧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興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却教來興兒搬到來昭屋裡，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鋪蓋，做了一身裝新衣服，盔了一頂新網新帽，做了雙新靴襪；又替小玉張了一頂髮髻，與了他幾件金銀首飾，四根金頭銀腳簪，環墜戒指之類，兩套緞絹顏色衣服。擇日完房，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裡還進來，在房中答應月娘，只晚夕臨關儀門時便出去，和玳安歇去。這丫頭揀好東西，甚麼不拿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不看見。

常言道：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羊酒不均，駟馬奔陳（一）；處家不正，奴婢抱怨。却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做了媳婦兒，與了他一間房住，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比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倒不與他妻室，一間房住！一日在假當舖，看見

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個
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討。傅夥計同玳安尋出來，放在鋪子大櫥櫃內。不提防這平安兒見
財起心，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裡開坊子的武長腳家，——有兩個私窠子，一個叫薛
存兒，一個叫伴兒，——在那裡歇了兩夜。忘八見他使錢兒猛大：匣子蹙着金頭面，擲着
銀錠子打酒、與鴿兒買東西，戳與土番（二），就把他截在屋裡，打了兩個耳刮子，就拿
了。

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恩新陞巡檢，騎着馬，頭裡打着一對板子，正從街上過來，
看見問：「拴的甚麼人？」土番跪下稟說：「如此這般，拐帶出來，瓦子裡宿娼，拿金銀
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吩咐：「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拿到巡檢廳兒內。
吳典恩坐下，兩邊弓皂排列。土番拴平安兒到跟前，認的是吳典恩，當初是他家夥計，
「一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小的是西門慶家平安兒。」吳典恩道：「你既是他家
人，拿這金東西在這坊子裡做甚麼？」平安道：「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戴，使小的取
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權借宿一夜，不料被土番拿了。」吳典恩罵道：「
你這奴才胡說！你家自是這般頭面多金銀廣，教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歇宿行
使？想必是你偷盜出來的頭面。趁早說來，免我動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
面，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并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真賊，不打如何

肯認？」喝令左右：「與我拿來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來棍夾起來，夾的小廝猶如殺豬叫，叫道：「爺休夾小的，放小的實說了罷。」吳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兒道：「小的偷的假當舖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吳典恩問道：「你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歲，大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廝，纔二十歲，倒把房裡丫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憤，纔偷出假當舖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廝，與吳氏有奸，纔先把丫頭與他配了妻室。你只實說，沒你的事，我便饒了你。」平安兒道：「小的不知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拶起來。」左右套上拶子，慌的平安兒沒口子說道：「爺休拶小的，等小的說就是了。」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一面放了拶子。那平安說：「委的俺大娘與玳安兒有奸。先要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典恩一面令吏典上來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巡檢司，等着出牌提吳氏、玳安、小玉來審問這件事。

那日却說解當舖櫥櫃裡不見了頭面，把傅夥計唬慌了，問玳安，玳安說：「我在生藥鋪子裡看，你在這邊吃飯，我不知道。」傅夥計道：「我把頭面匣子放在櫥裡，如何不見了？」一地裡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傅夥計插香賭誓。那家子討頭面，傅夥計只推：「還沒尋出來哩。」那人走了幾遍，見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兩個月，

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鉤子，值七、八十兩銀子！」傅夥計見平安兒一夜沒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亂。對月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還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兩，鉤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傅夥計又添了他十兩，還不肯，定要與傅夥計合口。

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南瓦子養老婆，被吳巡檢拿在監裡，還不教人快認贓去？」這吳月娘聽見吳典恩做巡檢，是咱家舊夥計，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教傅夥計領贓去：「有了原物在，省得兩家賴，教人家人在門前放屁！」傅夥計拿狀子到巡檢司，實承望吳典恩看舊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恩「老狗」、「老奴才」盡力罵了一頓，叫皂隸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脫了，半日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廝在這裡供出吳氏與玳安許多奸情來！我這裡申過府縣，還要行牌提取吳氏來對證。你這老狗骨頭，還敢來領贓？」倒吃他千奴才萬老狗罵將出來，唬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這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正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的手脚麻木。又見那討頭面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哄着我兩頭來回走！今日哄我去領贓，明日等領頭面，端的領的在那裡？這等不合理！」那傅夥計陪下情，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略從容兩日，就有頭面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

「等我回聲當家的去。」說畢去了。

這吳月娘憂上加憂，眉頭不展。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商議，教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掩下這樁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賂打點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照顧他的。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吳大舅說：「姐姐，說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纔一個兒也怎的？」吳月娘道：「累及哥哥，上緊尋個路兒，寧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的合口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

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也是合當事情湊巧，只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個小丫鬢過來。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裡去？怎的一向不來俺這裡走走？」薛嫂道：「你老人家倒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忙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奶那裡，使牢子、大官兒叫了好幾遍，還不得空兒去哩。」月娘道：「你看媽媽子撒風，他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薛嫂道：「如今不做小奶奶，倒做了大奶奶了！」月娘道：「他怎的做大奶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好小造化兒，自從生了哥兒，大奶奶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贈娘子！正經二奶奶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個奶子，四個丫頭扶持。又是兩個房裡得寵學唱的姐兒，都是老爺收用過的。要打時就打他躺棍兒！老爺敢做的主兒？自恁還恐怕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都擗了，

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子。如今孫二娘房裡，使着個荷花丫鬢。他手裡倒使着四五個，又是兩個奶子，還言人少！二娘又不敢言語，成日奶奶長奶奶短，只哄着他。前日對我說：『老薛，你替我尋個小丫頭來我使。』嫌那小丫頭不會做生活，只會上竈。他屋裡事情冗雜。今日我還睡哩，大清早晨又早使牢子叫了我兩遍，教我快往宅裡去。問我要兩副大翠重雲子鈿兒，又要一副九鳳鈿銀根兒，一個鳳口裡啣一串珠兒，下邊墜着青紅寶石金牌兒。先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裡去了，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哩！這一見了我，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我如今就送這丫頭去。」月娘道：「你到後邊，等我瞧瞧怎樣翠鈿兒。」一面讓薛嫂到後邊明間內坐下。薛嫂打開花箱，取出與吳月娘看。果然做的好樣範！約四指寬，通掩過鬚髻來，金翠掩映，翡翠重疊，背面貼金，那九鳳鈿，每個鳳口內啣着一挂寶珠牌兒，十分奇巧。薛嫂道：「只這副鈿兒，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副重雲子的，只一兩五錢銀子，還沒尋他的錢。」

正說着，只見玳安兒走來，對月娘說：「討頭面的又來在前邊嚷哩。說等不的！領贓領到幾時？若明日沒頭面，要和傅二叔打了，到個去處理會哩！傅二叔心裡不好，往家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嫂問：「是甚麼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如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鋪人家當的一付金頭面，一個鍍金鉤子，走在城外坊子裡養老婆，被吳巡檢拿住，監在監裡。人家來討頭面，沒有，在門前嚷鬧。吳巡檢又勒

措刁難，不容俺家領贖，打夥計將來，要錢。白尋不出個頭腦來，如何是好？死了漢子，敗落一齊來，就這等被人欺負，好苦也！」說着，那眼中泪紛紛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奶，放着路兒不會尋！咱家小奶奶，你這裡寫個帖兒，等我對他說聲，教老爺差人吩咐巡檢司。莫說一副頭面，就十副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周守備他是武職官，他管的着那巡檢司？」薛嫂道：「奶奶，你還不知道，如今周爺，朝廷新與他的敕書，好不管的事情寬廣！地方河道，軍馬錢糧，都在他手裡打卯遞手本。又河東水西，捉拿強盜。賊情正在他手裡！」月娘聽了便道：「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覆龐大姐說聲，一客不煩二主，教他在周爺面前美言一句兒。問巡檢司討出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奶，錢恁中使！我見你老人家剛纔悽惶，我倒下意不去。你教人寫了帖兒，不吃茶罷。等我到府裡和小奶奶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成，我還來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嫂兒道：「這早晚了，不吃罷。你只教大官兒寫了帖兒，我拿了去罷。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在我身上哩！」月娘道：「我曉的。你也出來這半日了，吃了點心兒去。」小玉即便放桌兒，擺上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遞與丫頭兩個點心吃。月娘問丫頭幾歲了，薛嫂道：「今年十二歲了。」不一時，玳安兒前邊寫了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轉彎抹角，逕到守備府中。

春梅還在暖炕上睡，還沒起來哩。只見大丫鬢月桂進來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裡面窗寮開了，日色照的紗窗十分明亮。薛嫂進去說道：「奶奶這咱還未起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家化化的，磕甚麼頭。」說道：「我心裡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那翠雲子和九鳳鈿兒，拿了來不曾？」薛嫂道：「奶奶這兩副鈿兒，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我纔打翠花鋪子裡討將來。今日要送來，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目。春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撇（三），還安放在紙匣兒內，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

薛嫂便叫小丫鬢進來，「與奶奶磕頭。」春梅問：「是那裡的？」薛嫂兒道：「二奶奶和我說了好幾遍，說荷花只做的飯，教我替他尋個小孩子，學做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個孩子來了。到是鄉裡人家女孩兒，今年纔十二歲，正是養材兒（四），只好拘束着學做生活。」春梅道：「你一發替他尋個城裡孩子，還伶俐些。這鄉裡孩子，曉的甚麼？也是前日一個張媽子，領了兩個鄉裡丫頭子來，一個十一歲，那一個十二歲了。一個叫生金，一個叫活寶。兩個且是不善，都要五兩銀子，娘老子就在外頭等着要銀子。我說：『且留他住一日兒，試試手兒，會答應不會，教他明日來領銀子罷。』死活留下他一夜。丫頭們不知好歹，與了他些肉湯子泡飯吃了。到第二日天明，只見丫頭們嚷亂起來。我便罵：『賊奴才，亂的是甚麼？』原來那生金，撒了被窩屎；那活寶溺的褲子提溜不動。把我又是那

笑，又是那砢砢。等的張媽子來，還教他領的去了。」因問：「這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兒道：「要不多，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軍使。」春梅教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裡去，明日兌銀子與他罷。」又叫月桂：「拿大壺，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吃擋寒。再有甚點心，拿上一盒子與他吃。省得他又說大清早晨，拿寡酒灌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篩上來，等我和奶奶說了話着。剛纔在那裡也吃了些甚麼來了。」春梅道：「你對我說，在誰家吃甚來？」薛嫂道：「剛纔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如此這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說平安兒小廝，偷了印子鋪內人家當的金頭面，還有一把鍍金鈎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拿在巡檢司撈打。這裡人家要頭面嚷亂，使傅夥計領贓。那吳巡檢舊日是咱那裡夥計，有爹在日，照顧他的官。今日一旦反面無恩，夾打小廝，攀扯人。又不容這裡領贓，要錢纔准，把夥計打罵將來。唬的夥計不好了，躲的往家去了。央我來多多上覆你老人家，不知咱家老爺管的着這巡檢司。可憐見舉眼兒無親的。教你替他對老爺說聲，領出頭面來，交付與人家去了，大娘親來拜謝你老人家。」春梅問道：「有個帖兒沒有？不打開，有你爺。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等我對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說帖兒在此。」向袖中取出。這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窗戶枱上。

不一時，托盤內拿上四樣嘎飯菜蔬，月桂拿大銀鍾，滿滿斟了一鍾，流沿兒遞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奶，我原捱（五）的了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比你家老頭子

那大貨差些兒。那個你倒捱了，這個你倒捱不的？好歹與我捱了。要不吃，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拿了點心與我，打了底兒（六）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單管說謊！你纔說在那裡吃了來，這回又說沒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個茶食，這咱還有哩？」月桂道：「薛媽媽，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拿點心與你吃，俺奶奶又怪我沒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沒奈何，只得吃了。被他灌了一鍾，覺心頭小鹿兒劈劈跳起來。那春梅揪揪個嘴兒，又叫海棠斟滿一鍾教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好娘，人家却一點兒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捱了月桂姐一下子，不捱我一下子，奶奶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擗兒跪在地下。春梅道：「也罷，你拿過那餅與他吃了，教他好吃酒。」月桂道：「薛媽媽，誰似我恁疼你，留下恁好玫瑰菓餡餅兒與你吃！」就拿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兒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個，別的春梅都教他袖在袖子裡，「到家捎與你家老王八吃。」薛嫂兒吃酒蓋着臉兒，把一盤子火熏肉、醃臘鵝，都用草紙包、布子裹，塞在袖內。海棠使氣白賴（七）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纔收過家伙去，不要他吃了。春梅吩咐：「明日來討話說，免丫頭銀子與你。」又使海棠問孫二娘去，回來說：「丫頭留下罷，教大娘娘與他銀子。」臨出門拜辭，春梅吩咐：「媽媽，休推擲裝啞，那翠雲子做的不好，明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奶叫個大姐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禿跟前就住了。」一面使蘭花送出角

門來。

話休饒舌。周守備至日落時分，牌兒馬藍旗作隊，又槩後隨，出巡來家。進入後廳，左右丫鬢接了冠服。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內，心中歡喜。坐下，月桂、海棠拿茶吃了，將出巡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放桌兒擺飯。飯罷，掌上燭，安排杯酌飲酒。因問：「前邊沒甚事？」春梅一面取過薛嫂拿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小厮平安兒偷了頭面，被吳巡檢拿住監禁，不容領贖，只拷打小厮，攀扯誣賴吳氏奸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等事，守備看了說：「此事正是我衙門裡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檢那厮，這等可惡！我明日出牌連他都捉來發落。」又說：「我聞得這吳巡檢，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進禮，帶挈他做了這個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正是這等說。你替他明日處處罷。」一宿晚景題過。

次日，旋教吳月娘家補了一紙狀，當廳出了個大花欄批文，用一個封套裝了，上面批：「山東守禦府爲失盜事，仰巡檢司官連人解繳。右差虞侯張勝、李安。準此。」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銀子鞋腳錢。傅夥計家中睡倒了，吳二舅跟隨到巡檢司。吳巡檢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西門慶家中人來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只見守禦府中兩個公人到了，拿出批文來與他。見封套上朱紅筆標着「仰巡檢司官連人解繳」，拆開見裡面吳氏狀子，唬慌了，反賠下情，與李安、張勝

每人二兩銀子。隨即做文書，解人上去，到于守備府前伺候。半日，待的守備升廳，兩邊軍牢排下，然後帶進人去。這吳巡檢把文書呈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說：「此正是我這衙門裡事，如何不申解前來我這裡發送？只顧延捱監滯，顯有情弊！」那吳巡檢稟道：「小官纔待做文書，申呈老爺案下，不料老爺鈞批到了。」守備喝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官職，這等欺玩法度，抗違上司。我欽奉朝廷救命，保障地方，巡捕盜賊，提督軍門，兼管河道，職掌開載已明。你如何拿了起件，不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誣攀無辜，顯有情弊！」那吳巡檢聽了，摘去冠帽在階前只顧磕頭。守備道：「本當參治你這狗官，且饒你這遭。下次再若有犯，定行參究！」一面把平安提到廳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財物，還肆言謗主！人家都似你恁如此，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打三十大棍，放了！將贓物封貯，教本家人來領去。」一面喚進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裡還差張勝拿帖兒，同送到西門慶家，見了分上。吳月娘打發張勝酒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裡，回了守備，春梅話。那吳巡檢乾拿了平安兒一場，倒折了好幾兩銀子。

月娘還了那人家頭面、鉤子，見是他原物，一聲兒沒言語去了。傅夥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只七日光景，調治不好，嗚呼哀哉死了。月娘見這等合氣，把印子鋪只是收本錢，贖討，再不假當出銀子去了。止是教吳二舅同玳安在門首生藥鋪子，日逐賺得來家中盤纏。此事表過不題。

一日，吳月娘叫將薛嫂兒來，與了三兩銀子。薛嫂道：「不要罷。傳的府裡小奶奶怪我。」月娘道：「天不使空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於是買了四盤下飯，宰了一口鮮豬，一罈南酒，一疋紵絲尺頭，薛嫂押着，來守備府中致謝春梅。玳安穿着青絹褶兒，用描金匣兒盛着禮帖兒，逕到裡邊見春梅。薛嫂領着到後堂。春梅出來，戴了金梁冠兒，金釵梳，鳳鈿，上穿綉襖，下着錦裙，左右丫鬢養娘侍奉。玳安兒趴倒地下磕頭。春梅吩咐放桌兒，擺茶食與玳安吃。說道：「沒甚事，你奶奶免了罷，如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禮來？你周爺一定不肯受。」玳安道：「家奶奶說，前日平安兒這場事，多有累周爺，周奶奶費心。沒甚麼，些小微禮兒，與爺、奶奶賞人便了。」春梅道：「如何好受的！」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受，惹那頭又怪我。」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止受了豬酒下飯，把尺頭回將來了。與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拾盒人二錢。春梅因問：「你奶奶、哥兒好麼？」玳安說：「哥兒好不要子兒哩！」又問玳安兒：「你幾時籠起頭去，包了網巾？幾時和小玉完房來？」玳安道：「是八月內來。」春梅道：「到家多頂上你奶奶，多謝了重禮。待要請你奶奶來坐坐，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我到過年正月裡，哥兒生日，我往家裡走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若去，小的到家就對俺奶奶說，到那日來接奶奶。」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先去罷，奶奶還要與我說話哩。」

那玳安兒押盒擔來家，見了月娘，說：「如此這般，守備只受了豬酒下飯，把尺頭回

將來了。春梅姐讓到後邊，管待茶食吃。問了回哥兒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抬盒人二錢銀子。多頂上奶奶，多謝重禮。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纔受了下飯猪酒，抬回尺頭。要不是，請奶奶過去坐坐，一兩日周爺出巡去。他只到過年正月孝哥生日，來家裡走走。」又告說：「他住着五間正房，穿着錦裙綉襖，戴着金梁冠兒。出落的越發胖大了。手下好少丫頭奶子侍奉！」月娘問：「他真實說明年往咱家來？」玳安兒道：「委的對我說來。」月娘道：「到那日咱這邊使人接他去。」因問：「薛嫂怎的還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還坐着說話，教我先來了。」自此兩家交往不絕。正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有詩爲證：

得失榮枯命裡該，皆因年月日時栽。胸中有志應須至，囊裡無財莫論才。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羊酒不均，駟馬奔陳——此喻待下人不公，就要遭人叛棄。此爲春秋齊景公故事，元鄭廷玉有《齊景公駟馬奔陳》雜劇。
- (二) 土番——即番子手，明代廠衛中負責緝捕的差役。
- (三) 現撇——時新而别致。
- (四) 養材兒——還處在教養時期的孩子。
- (五) 捱——即「挨」，此指忍受。
- (六) 打底兒——飲酒前先吃食物墊底。
- (七) 使氣白賴——同「死氣白賴」、「死乞白賴」，即糾纏不休。

金瓶梅詞話

第九十六回

春梅游玩舊家池館

守備使張勝尋經濟

裡虛外實費張羅，待客酬人使用多。馬死奴逃難宴集，臺傾樓倒罷笙歌。
租田稅店歸舊主，玩好金珠托賣婆。欲向富家權借用，當人開口奈羞何。

話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周守備說了，備一張祭桌，四樣羹菓，一罈南酒，差家人周仁，送與吳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三周年，二者是孝哥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人帕一方，銀三錢。這邊連忙就使玳安兒穿青衣，具請書兒請去。上寫着：

重承厚禮，感感。即刻舍具菲酌，奉酬

腆儀，仰希

高軒（一）俯臨。不外，幸甚！

「下書」西門吳氏端肅拜請

大德周老夫人妝次（二）。

春梅看了，到日中纔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胡珠環子；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麒麟袍兒，翠藍十樣錦百花裙，玉玎璫禁步，束着金帶；脚下大紅綉花白綾高底鞋兒。坐着四人大轎，青緞銷金轎衣。軍牢執藤棍喝道，家人伴當跟隨，抬着衣匣；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緊緊跟着大轎。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妗子相陪，又叫了兩個唱的女兒彈唱。聽見春梅來到，月娘亦盛妝縞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稀稀幾件金翠首飾，耳邊二珠環子，金擦領兒；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緞子織金拖泥裙；脚下穿玉色緞高底鞋兒，與大妗子迎接至前廳。春梅大轎子抬至儀門首纔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到於廳上叙禮，向月娘插燭也似拜下去。月娘連忙答禮相見，沒口（三）說道：「向日有累姐姐費心，粗尺頭又不肯受。今又重承厚禮祭桌，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官府沒甚麼，這些薄禮，表意而已。一向要請姥姥過去，家官府不一時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姐，你是幾時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買禮看姐姐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四月廿五日。」月娘道：「奴到那日一定去。」兩個叙畢禮。春梅務要把月娘讓起，受了兩禮。然後吳大妗子相見，亦還下禮去。春梅道：「你看大妗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禮。大妗子道：「姐姐，你今非昔比，折殺老身。」止受了半禮。一面讓上坐，月娘和大妗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鬢養娘都來參見。

春梅見了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吳月娘道：「小大哥，還不來與姐姐磕個頭兒，謝

謝姐姐今日來與你做生日！」那孝哥兒真個爬下如意兒身來，與春梅唱喏。月娘道：「好小廝，不與姐姐磕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袖中，掏出一方錦手帕，一付金八吉祥兒，教替他擦帽兒上戴。月娘道：「又教姐姐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與了奶子兩枝銀花兒。月娘道：「姐姐，你還不知，奶子與了來興兒做了媳婦兒了。來興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好。」一面丫鬟拿茶上來。吃了茶，月娘說：「請姐姐後邊明間內坐罷，這客位內冷。」

春梅來後邊，西門慶靈前又早點起燈燭，擺下桌面祭禮。春梅燒了紙，落了幾點眼淚。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爐內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桌席，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異樣甜食，美口菜蔬，希奇菓品，縷金碟，象牙箸，雪錠盤盞兒，絕品芽茶。月娘和大妗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裡換衣裳。脫了上面袍兒，家人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綠遍地錦妝花襖兒，紫丁香色遍地金裙。在月娘房中坐着，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哥兒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裡走走？」春梅道：「若不是，也帶他來與姥姥磕頭，他爺說天氣寒冷，怕風冒着他。他又不肯在房裡，只要那當直的抱出來廳上外邊走。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哭。」月娘道：「你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番看他也罷了。」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也够了。」

也是你裙帶上的福。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幾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四歲。俺這個叫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裡姐兒？」春梅道：「是兩個學彈唱的丫頭子，都有十六七歲，成日淘氣在那裡。」月娘道：「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春梅道：「奶奶，他那裡得工夫在家？多在外，少在裡。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朝廷敕書上，又教他兼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捉拿盜賊，操練人馬。常不時往外出巡幾遭，好不辛苦哩！」說畢，小玉拿茶來吃了。

春梅向月娘說：「姥姥，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走走。」月娘道：「我的姐姐，山子花園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爹下世，没人收拾他，如今丟搭（四）的破零二落，石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等閑也不去了。」春梅道：「不妨，奴就往俺娘那邊看看去。」這月娘強不過，只得教小玉拿花園門、山子門鑰匙開了門，月娘、大妗子陪春梅，衆人到裡面游看了半日。但見：

垣牆欹損，臺榭歪斜。兩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山前怪石，遭塌毀不顯嵯峨；亭內涼床，被滲漏已無框檔。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內蝦蟆成群。狐狸常睡卧雲亭，黃鼠往來藏春閣。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日有雲來。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丟着些折桌壞凳破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荒的。方來到他娘這邊，樓上還堆着生藥香料，下邊他娘房裡，止有兩

座厨櫃，床也沒了。因問小玉：「俺娘那張床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玉道：「俺三娘嫁人，賠了俺三娘去了。」月娘走到跟前說：「因有你爹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陪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却把你娘這張床賠了他嫁人去了。」春梅道：「我聽見大姐死了時，你老人家就把床還抬的來家了。」月娘道：「那床沒錢使，只賣了八兩銀子，打發縣中皂隸，都使了。」春梅聽言，點了點頭兒，那星眼中由不的酸酸的，口內不言，心下暗道：「想着俺娘，那咱爭強不伏弱的，問爹要買了這張床。我實承望要回了這張床去，也做他老人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了。」由不的心下慘切。又問月娘：「俺六娘那張螺甸床，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日逐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常言家無營活計，不怕斗量金（五）。也是家中沒盤纏，抬出去交人賣了。」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月娘道：「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惜了的那張床，當初我聽見爹說，值六十兩多銀子，只賣這些兒！早知你老人家打發，我倒與你老人家三四十兩銀子，我要了也罷。」月娘道：「好姐姐，諸般都有，人沒有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

只見家人周仁走來接，說：「爹請奶奶早些家去，哥兒尋奶奶哭哩。」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月娘教小玉鎖了花園門，同來到後邊明間內，又早屏開孔雀，簾控鮫綃，擺下酒筵。兩個妓女，銀箏琵琶，在旁彈唱。吳月娘遞酒安席，不必細說。安春梅上坐，春梅不

肯，務必拉大妗子同他一處坐的。月娘主位，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春梅教家人周仁，賞了厨子三錢銀子。說不盡盤堆異品，酒泛金波。

當下傳杯換盞，吃至日色將落時分，只見宅內又差伴當拿燈籠來接。月娘那裡肯放，教兩個妓女，在跟前跪着彈唱勸酒，吩咐：「你把好曲兒，孝順你周奶奶一個兒。」一面叫小玉斟上大鍾，放在跟前，教春梅吃：「姐姐，你吩咐個心下愛的曲兒，教他兩個唱與你聽下酒。」春梅道：「姥姥，奴吃不得的，怕孩兒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奶子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量兒！」春梅因問那兩個妓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個跪下說：「小的一個是韓金釧兒妹子韓玉釧兒，一個是鄭愛香兒侄女鄭嬌兒。」春梅道：「你們會唱〔懶畫眉〕不會？」玉釧兒道：「奶奶吩咐，小的兩個都會。」月娘道：「你兩個既會唱，斟上酒你周奶奶吃，你們慢唱。」小玉在旁，連忙斟上酒。兩個妓女，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唱道：

冤家爲你幾時休？捱過春來又到秋，誰人知道我心頭。天，害的我伶仃瘦，聽的音書兩泪流。從前已往訴緣由，誰想你無情把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杯酒與春梅。春梅道：「你老人家也陪我一杯。」兩家於是都齊斟上。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減風流！鵲噪檐前不肯休，死聲活氣沒來由。天，倒惹的情逸逗，助的

淒涼兩泪流。從他去後意無休，誰想你辜恩把我丟！

春梅說：「姥姥，你也教大妗子吃杯兒。」月娘道：「大妗子吃不了的，教他拿小鍾兒陪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大妗子一小鍾兒酒，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惹場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憔悴減溫柔。天，要見你不能够，悶的我傷心兩泪流。從前與你共綢繆，誰想你今番把我丟！

當下春梅見小玉在跟前，也斟了一大鍾，教小玉吃。月娘道：「姐姐他吃不了的。」春梅道：「姥姥，他也吃兩三鍾兒。我那咱在家裡，沒和他吃？」於是斟上，教小玉也吃了一杯。妓女唱道：

冤家爲你惹閑愁！病枕着床無了休，滿懷憂悶鎖眉頭。天，忘了還依舊，助的我腮邊兩泪流。從前與你兩無休，誰想你經年把我丟！

看官聽說：當時春梅爲甚教妓女唱此詞？一向心中牽挂陳經濟在外，不得相會。情種心苗，故有所感，發於吟咏。又見他兩個唱的好，口兒甜，乖覺，奶奶長奶奶短侍奉，心中歡喜，叫家人周仁近前來拿出兩包兒賞賜來，每人二錢銀子。兩個妓女放下樂器，插燭也似磕頭，謝了賞賜。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款留不住，伴當打燈籠，拜辭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着四個燈籠，軍牢喝道而去。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黃金無艷色。有詩爲證：

點絳脣紅弄玉嬌，鳳凰飛下品鸞簫。堂前高把湘簾捲，燕子還來續舊巢。

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因思想陳經濟不知流落在何處，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床不起，心下沒好氣。守備察知其意，說道：「只怕思念你兄弟，不得其所。」一面叫將張勝、李安來，吩咐道：「我一向委你尋你奶奶兄弟，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小的一向找尋來，一地裡尋不着下落，已回了奶奶話了。」守備道：「限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鈎語下來，都帶了愁顏，沿街繞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

話分兩頭。單表陳經濟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晏公廟，聽見人說：「你師父任道士，因為你宿娼壞事，被人打了，拿在守備府去，查點房中箱籠，東西銀兩沒了，一口重氣，半夜就死了。你還敢進廟中去？衆徒弟就打死你！」這經濟害怕，就不敢進廟來。又沒臉兒見杏庵王老，白日裡到處打油飛（六），一夜晚間還鑽入冷鋪中存身。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經濟正在街上站立，只見鐵指甲楊大郎頭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玄色緞氅衣，沉香色襪口，光素琴鞋，騎着一疋驢兒，揀銀鞍轡，一個小廝跟隨，正打街心走過來。經濟認的是楊光彥，便向前一把手把嚼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向不見！咱兩個同做朋友，往下江販布。船在清江浦泊着，我在嚴州府探親，吃人陷害，打了一場官司，你就不等我，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的不知去向。我好意往你家問，

反吃你兄弟楊二風拿瓦楔磧破頭，趕着打上我家門來。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你是會搖擺受用！」那楊大郎見了經濟討吃，佯佯而笑，說：「如今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餓不死賊花子，那裡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來了？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好馬鞭子！」那經濟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不然咱到個去處！」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驢來，向他身上抽了幾鞭子，喝令小廝：「與我擗了這少死的花子去！」那小廝使力把經濟推了一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幾脚，踢打的經濟怪叫。

須臾，圍了許多人。旁邊閃過一個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倒披紫襖，白布襪子，精着兩條脚，鞞着蒲鞋；生的阿兜眼（七），掃帚眉，料綽口（八），三鬚鬍子，面上紫肉橫生，手腕橫筋虢起；吃的楞楞睁睁，提着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這般貧寒，你只顧打他怎的？自古嗔拳不打笑面，他又不曾傷犯着你。你有錢，看平日相交，與他些；沒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楊大郎說：「你不知，他賴我拐了他半船貨。量他恁窮嘴臉，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根基人家娃娃，天生就這般窮來？閣下就到這般有錢？老兄，依我，你有銀子與他些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內汗巾兒上拴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經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驢子揚長去了。

經濟地下爬起來，抬頭看那人時，不是別人，却是舊時同在冷鋪內，和他一鋪睡的土

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近來領着五十多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做工，起蓋伽藍殿。因一隻手拉着經濟說道：「兄弟，剛纔若不是我拿幾句言語譏犯（九）他，他肯拿出這五錢銀子與你？他賊，却知見範（十）；他若不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你跟着我，咱往酒店內吃酒去。」來到一個食葷小酒店內，案頭上坐下，叫量酒拿四賣噶飯、兩大壺酒來。不一時，量酒打抹條桌乾淨，擺下小菜噶飯，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不用小杯，拿大磁甌子。因問經濟：「兄弟，你吃麪吃飯？」量酒道：「麪是溫淘（十一），飯是白米飯。」經濟道：「我吃麪。」須臾，掉上兩三碗濕麪上來，侯林兒只吃一碗，經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向經濟說：「兄弟，你今日跟我往坊子裡睡一夜。明日我領你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修蓋伽藍殿并兩廊僧房。你哥率領着五十多人做工。你到那裡，不要你做重活，只抬幾筐土兒就是了，也算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邊賃着一間厦子，晚夕咱兩個就在那裡歇。做些飯打發咱的人吃，門你一把鎖鎖了，家都交與你，好不好？強如你在那冷鋪中替花子搖鈴打梆子，這個還官樣些。」經濟道：「若是哥哥這般下顧兄弟，可知好哩！不知這工程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兒道：「纔做了一個月。這工程做到十月裡，不知完不完。」

兩個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大壺酒都吃了。量酒算帳，該一錢三分半銀子。經濟要會銀子，拿出銀子來秤。侯林兒推過一邊，說：「傻兄弟，莫不教你出錢？哥

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伏着經濟肩背，回到坊子裡，兩個在一處歇臥。一人都醉了，這侯林兒晚夕幹經濟後庭花，足幹了一夜，親哥親達達，親漢子親爺，口裡無般不叫將出來。

到天明同往城南水月寺。果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厦子，裡面燒着炕柴竈，也買下許多碗盞家活。早晨上工，叫了名字。衆人看見經濟不上二十四五歲，白臉子，生的眉目清俊，就知是侯林兒兄弟，都亂調戲他。先問道：「那小夥子兒，你叫甚名字？」陳經濟道：「我叫陳經濟。」那人道：「陳經濟，可不由着你就擠（十二）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原幹的這營生，挨的這大杠頭子（十三）？」侯林兒喝開衆人，罵：「怪花子，你只顧奚落他怎的？」一面散了鍬鏟筐杠，派衆人抬土的抬土，和泥的和泥，打馮的打馮。

原來曉月長老教一個葉頭陀做火頭，造飯與各作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個眼睛。穿着皂直裰，精着脚，腰間束着爛絨絛，也不會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衆人都叫他做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衆人都吃畢飯，閑坐的，站的，也有蹲着的。只見經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內有一人說：「葉道，這個小夥子兒是新來的，你相他一相。」又一人說：「你相他相，倒像個兄弟（十五）。」一人說：「倒像個二尾子（十六）。」葉頭陀教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嫩兮又怕嬌，

聲嬌氣嫩不相饒。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面嫩的虧。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有無活計兩頭消，三十印堂莫帶煞。眼光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弄假不成真。休怪我說，一生心伶機巧，常得陰人發迹。你今年多大年紀？」經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道道：「虧你前年怎麼打過來！吃了你印堂（十七）太窄，子喪妻亡；懸壁（十八）昏暗，人亡家破；唇不蓋齒，一生惹是招非；鼻若竈門，家私傾喪。那一年遭官司口舌，傾家喪業，見過不曾？」經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又一件，你這山根不宜斷絕。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斷兮早虛花，祖業飄零定破家。早年父祖丟下家產，不拘多少，到你手裡都了當了。你上停（十九）短兮下停（二十）長，主多成多敗，錢財使盡又還來。總然你久後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照冰霜。你走兩步我瞧。」那經濟真個走了兩步，葉頭陀道：「頭先過步，初主好而晚景貧窮；脚不點地，賣盡田園而走他鄉。一生不守祖業。你往後好，有三妻之命。尅過一個妻宮不曾？」經濟道：「已尅過了。」葉頭陀道：「後來還有三妻之會。你面若桃花光焰，雖然子遲，但圖酒色歡娛。但恐美中不美，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中少要行走，還計較些。」一個人說：「葉道，你相差了！他還與人家做老婆，他那有三個妻來？」衆人正笑做一團，只聽得曉月長老打梆子，各人都拿鍬鏟筐杠，上工做活去了。

如此者，經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一月光景。一日，三月中旬天氣，經濟正與眾人抬出土來，在寺山門墻下，倚着墻根向日陽，蹲踞着捉身上虱蟻。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頭巾，腦後撲匾金環，身穿青窄衫，紫裹肚，腰繫纏帶，脚穿輪靴，騎着一疋黃馬，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見了經濟猛然跳下馬來，向前深深的唱個喏，便叫：「陳舅，小人那裡沒處尋，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裡！」倒唬了經濟一跳，連忙還禮不迭，問：「哥哥，你是那裡來的？」那人道：「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自從舅舅打府中官事出來，奶奶不好直到如今。老爺使小人那裡不曾找尋舅舅，不知在這裡！今早不是俺奶奶使小人往外莊上折取這幾朵芍藥花兒，打這裡所過，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裡？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消猶豫，就騎上馬，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衆做工的人看着，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這陳經濟把鑰匙遞與侯林兒，騎上馬，張勝緊緊相隨，逕往守備府中來。正是：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月明何處樓？有詩爲證：

白玉隱於頑石裡，黃金埋在污泥中。今朝貴人提拔起，如立天梯上九重。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高軒——對別人乘車的尊稱。

(二) 妝次——舊時書信的稱謂用語。一般用於對平輩女人的稱謂。

(三) 没口——同「没口子」，形容慌忙開口狀。

(四) 丟搭——丟棄。「搭」為詞尾。

(五) 家無營活計，不

怕斗量金——意謂沒有謀生的辦法，即使有再大的家業也將坐吃山空。

(六) 打油飛——到處轉悠，流蕩，混飯

吃。

(七) 阿兜眼——凹陷的眼。

(八) 料綽口——下巴突出又闊大的嘴巴。

犯」，故意拿話刺激對方，使之就範。

(九) 譏犯——又作「激

犯」，故意拿話刺激對方，使之就範。下文「知範」義同。

麪條。

(十) 知見範——知道規矩。

(十一) 温淘——熱

(十二) 就擠——「擠」，這裡指男性同性戀間的擁抱。「就擠」與「經濟」音近，故引發出此語。

(十三) 杠頭子——本是抬物的杠棒。此隱指男子的陽物。

弟——此指男子同性戀的契兄弟。

(十四) 打襖——堆疊物品、砌牆等。

(十五) 兄

的部位。

(十六) 二尾子——兩性人，陰陽人。

(十七) 印堂——相面術指兩眉之間

(十八) 懸壁——相面術指臉部接近耳垂下端的部位。

(十九) 上停——相面術指髮際至眉上部部位。

(二十) 下停——相面術指鼻子到下顎部位。

第九十七回

經濟守禦府用事

薛嫂賣花說姻親

在世爲人保七旬，何勞日夜弄精神。世事到頭終有盡，浮華過眼恐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得失榮枯隙裡塵。不如且放閒懷樂，莫待無常鬼使侵。

話說陳經濟到於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稟報春梅。春梅吩咐，教他在外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澡盆，沐浴了身體乾淨。後邊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與他更換了。張勝把他身上脫下來舊襪縷衣服，捲成一團，擱在班直房內梁上吊着，然後稟了春梅。那時守備還未退廳，春梅請經濟到後堂，盛妝打扮，出來相見。這經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雙八拜：「請姐姐受禮！」那春梅受了半禮，對面坐下，叙說寒溫離別之情，彼此皆眼中垂泪。春梅恐怕守備退廳進來，見無人在眼前，使眼色與經濟，悄悄說：「等住回他若問你，只說是姑表兄弟，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廿五日午時生的。」經濟道：「我知道了。」不一時，丫鬟拿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麼出了家，做了道士？守備不知是我的親，錯打了你，悔的了不的。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爭

奈有雪娥那賤人在我這裡，不好又安插你的，所以放你去了。落後打發了那賤人，纔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打我這府中出去，你在城外做工，流落至於此地位！」經濟道：「不瞞姐姐說，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要娶六姐。我父親死在東京，來遲了，不曾娶成，被武松殺了。聞得你好心，葬埋了他永福寺，我也到那裡燒紙來。在家又把俺娘沒了，剛打發喪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資本。來家又是大姐死了，被俺丈母那淫婦告了我一狀，床帳妝奩，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場官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洗。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庵調濟，把我纔送到臨清晏公廟那裡出家。不料又被光棍打了，拴到咱府中，打了十棍。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因此在寺內傭工。多虧姐姐挂心，使張管家尋將我來見姐姐一面，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到傷心處，兩個都哭了。

正說話中間，只見守備退廳，進入後邊來。左右掀開簾子，守備進來，這陳經濟向前倒身下拜，慌的守備答禮相還，說：「向日不知是賢弟，被下人隱瞞，誤有衝撞，賢弟休怪。」經濟道：「不才有玷，一向缺禮，有失親近，望乞恕罪。」又磕下頭去。守備一手拉起，讓他上坐。那經濟乖覺，那裡肯，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守備關席，春梅陪他對坐下。須臾，換茶上來吃畢，守備便問：「賢弟貴庚？一向怎的不見？如何出家？」經濟便告說：「小弟虛度二十四歲。俺姐姐長我一歲，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向因父母雙亡，家業凋喪，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嫁在府中，有失探望。」守備道：

「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姐晝夜憂心，常時啾啾唧唧不安，直到如今。一向使人找尋賢弟不着，不期今日相會，實乃三生有緣！」一面吩咐左右放桌兒，安排酒上來。須臾，擺設許多杯盤，鷄蹄鵝鴨，烹炮蒸燂，湯飯點心，堆滿桌上。銀壺玉盞，酒泛金波。守備相陪叙話，吃至晚來，掌上燈燭方罷。守備吩咐家人周仁，打掃西書院乾淨，那裡書房床帳都有。春梅拿出兩床鋪蓋衾枕與他安歇，又撥一個小廝喜兒答應他，又包出兩套綉絹衣服來，與他更換。每日飯食，春梅請進後邊吃。正是：一朝時運至，半點不由人。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但見：

行見梅花臘底，忽逢元旦新正；不覺艷杏盈枝，又早新荷貼水。

經濟在守備府裡，住了一個月有餘。一日，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的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桃，一盤壽麪，兩隻湯鵝，四隻鮮鷄，兩盤菓品，一罈南酒。玳安穿衣，拿帖兒送來。守備正在廳上坐的，門上人稟報進去，抬進禮來。玳安遞上帖兒，跪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帖兒，說道：「多承你奶奶費心，又送禮來。」一面吩咐家人：「收進禮去，討茶來與大官兒吃。把禮帖教小伴當送與你舅收了。封了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抬盒人錢一百文。拿回帖兒，多上覆。」說畢，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出去拜人去了。

玳安只顧在廳前伺候，討回帖兒。只見一個年小的，戴着瓦楞帽兒，穿着青紗道袍，

涼鞋淨襪，從角門裡走出來，手中拿着帖兒、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往後邊去了。「可霎作怪，模樣倒好像陳姐夫一般，他如何却在這裡？」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帕、銀錢，打發出門。到于家中，回月娘話。見回帖上寫着「周門龐氏斂衽拜」，月娘便問：「你沒見你姐？」玳安道：「姐姐倒沒見，倒見姐夫來。」月娘笑道：「怪囚，你家倒有恁大姐夫！守備好大年紀，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備，是咱家的陳姐夫！我初進去，周爺正在廳上。我遞上帖兒，與他磕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奶送重禮來。』吩咐伴當拿茶與我吃，『把帖兒拿與你舅收了，討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拾盒人是一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出來上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門裡出來，遞與伴當回帖、賞賜，他就進後邊去了，我就押着盒擔出來。不是他却是誰？」月娘道：「怪小囚兒，休胡說白道的！那羔子（一），知道流落在那裡討吃，不是凍死，就是餓死。他平白在那府裡做甚麼？守備認的他甚麼毛片兒（二），肯招攬下他何用？」玳安道：「奶奶敢和我兩個賭？我看得千真萬真，就燒的成灰骨兒，我也認的！」月娘問：「他穿着甚麼？」玳安告訴：「他戴着新瓦楞帽兒，金簪子，身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這裡說話不題。

却說陳經濟進入後邊，春梅還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畫雙蛾。經濟拿吳月娘禮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是那裡緣故？」這春梅便把從前已往，清明郊外永

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說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舖頭面，吳巡檢怎生夾打平安兒，追問月娘奸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情，守備替他處斷了事，「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正月裡我往他家與孝哥兒做生日，勾搭連環（三）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禮來看我」一節。經濟聽了，把眼瞅了春梅一眼，說：「姐姐，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那咱把咱姐兒們生生的拆散開了，又把六姐命喪了，永世千年門裡門外不相逢纔好，反替他說人情兒？那怕那吳典恩追拷着平安小廝，供出奸情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拴去出醜見官，管咱們大腿事！他没和玳安小廝有奸，怎的把丫頭小玉配與他？有我早在這裡，我斷不教你替他說人情。他是你我仇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六月連陰，想他好晴天兒（四）？」幾句話說得春梅閉口無言。春梅道：「過往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念舊仇。」經濟道：「如今人好心不得好報哩！」春梅道：「他既送了禮，莫不白受他的？」還等着我這裡人請他去哩。」經濟道：「今後不消理那淫婦了，又請他怎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丟個帖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內，休出來見他。往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經濟惱的一聲兒不言語，走到前邊，寫了帖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

月娘打扮出門，教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玳安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後廳相見，叙禮坐下。如意兒抱着孝哥兒，相見磕頭畢。

經濟躲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由着春梅、孫二娘在後廳擺茶安席遞酒，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釧、鄭嬌兒彈唱，俱不必細說。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只見一個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往西角門書院中走。玳安便問他：「拿與誰吃？」小伴當道：「是與舅吃的。」玳安道：「你舅姓什麼？」小伴當道：「姓陳。」這玳安賊，悄悄後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便掀簾子進去。玳安慢慢打紗窗外往裡張看，却不是陳姐夫！正在書房床上歪着，見拿進湯飯點心來，連忙起來。放桌兒正吃，這玳安悄悄走出外邊來，依舊坐在廂房內。直待天晚，家中燈籠來接，吳月娘轎子起身。到家一五一十告訴月娘，說：「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自從春梅這邊被經濟把攔，兩家都不相往還。正是：誰知豎子多間阻，一念翻成怨恨媒。

自此經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梅就和經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閑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守備在家，便使丫頭小廝拿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日裡，春梅也常往書院內和他坐，半日方歸後邊來。彼此情熱，俱不必細說。

一日，守備領人馬出巡，正值五月端午佳節，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桌酒席，和孫二娘、陳經濟吃雄黃酒，解粽歡娛。丫鬢侍妾，都兩邊侍奉。當日怎見的蕤賓好景？但見：

盆栽綠柳，瓶插紅榴。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菖蒲切玉，佳人笑捧紫霞

觴；角黍堆金，侍妾高擎碧玉盞。食烹異品，果獻時新。靈符艾虎簪頭，五色絨繩繫臂。家家慶賞午節，處處歡飲香醪。遨遊身外醉乾坤，消遣壺中閑日月。得多少珮環聲碎金蓮小，紈扇輕搖玉笋柔。

春梅令海棠、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炎光西墜、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拿起大金荷花杯來相勸。酒過數巡，孫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看去了。獨落下春梅和經濟在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杯，我一杯。不一時，丫鬢掌上紗燈上來，養娘金匱、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經濟輸了，便走去書房內，躲酒不出來。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見經濟不去，又使月桂來，吩咐：「他不來，你好歹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個嘴巴。」這月桂走至西書房中，推開門見經濟歪在床上，推打鼾睡不動。月桂說：「奶奶教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經濟口裡喃喃吶吶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推着他：「我好歹拉你去。拉不將你去，也不算好漢！」推拉的經濟急了，黑影子裡，佯裝着醉，作耍當真，攙了月桂在懷裡，就親個嘴。那月桂一發上頭上腦說：「人好意叫你，你做大不正，倒做這個營生！」經濟道：「我的兒，你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不成？」又按着親了個嘴，方走到花亭上。月桂道：「奶奶要打我，還是我把舅拉將來了。」春梅令海棠斟上大鍾，兩個下盤棋，賭酒爲樂。當下你一盤，我一盤，熬的丫鬢都打睡去了。春梅又使月桂、海棠後邊取

茶去。兩個在花亭上，解珮露相如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斜照，旁有墜釵雙鳳翹！有詩爲證：

花亭歡洽鬢雲斜，粉汗凝香沁絳紗。深院日長人不到，試看黃鳥啄名花。

當下兩個正幹得好，忽然丫鬢海棠送茶來，「請奶奶後邊去，金哥睡醒了，哭着尋奶奶哩。」春梅陪經濟又吃了兩鍾酒，用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丫鬢收拾了家活，喜兒扶經濟歸書房寢歇。不在話下。

一日，朝廷敕旨下來，命守備領本部人馬，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剿梁山泊賊王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在家看好哥兒。叫媒人替你兄弟尋上一門親事。我帶他個名字在軍門。若早僥倖得功，朝廷恩典，升他一官半職，於你面上也有光輝。」這春梅應諾了。遲了兩三日，守備打點行裝，整率人馬，留下張勝、李安看家，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

一日，春梅叫將薛嫂兒來，如此這般和他說：「他爹臨去吩咐，替我兄弟尋門親事。你替我尋個門當戶對好女兒，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腳手兒聰明伶俐些的。他性兒也有些刁厥（五）些兒。」薛嫂兒道：「我不知道他也怎的，何消你老人家吩咐？想着大姐那等的還嫌哩！」春梅道：「若是尋的不好，看我打你耳刮子不打。我要趕着他叫小矜子兒哩，休要當耍子兒！」說畢，春梅令丫鬢擺茶與他吃。只見陳經濟進來吃

飯，薛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見，在那裡來？且喜呀，剛纔奶奶吩咐，教我替你老人家尋個好娘子，你怎麼謝我？」那陳經濟把臉兒蛙（六）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子，怎的不言語？」春梅道：「你休叫他姑夫，那個已是揭過去的帳了，你只叫他陳舅就是了。」薛嫂道：「這該打我這片子狗嘴，只要叫錯了。往後趕着你只叫舅爺罷！」那陳經濟忍不住撲吃的笑了，說道：「這個纔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撒痴（七），趕着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麼可在你心上？」連春梅也笑了。

不一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提着花箱兒出來，說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看，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就來說。」春梅道：「財禮羹菓，花紅酒禮，頭面衣服，不少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方可進入我門來。」薛嫂道：「我曉得，管情應的你老人家心便了。」良久，經濟吃了飯，往前邊去了。薛嫂兒還坐着，問春梅：「他老人家幾時來的？」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說了：「我尋得他來，做我個親人兒。」薛嫂道：「好好，你老人家有後眼。」又道：「前日你老人家好的日子，說那頭他大娘來做生日來。」春梅道：「先送禮來，然後纔使人送帖兒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我那日在一個人家鋪床，整亂了一日，心內要來，急的我了不的。」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娘來？」春梅道：「他肯下氣見他？爲請他，好不和我亂成一塊。嗔我替他家說人情，說我没志

氣：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廝，攀扯他出官纔好。管你腿事，你替他尋分上！想着他昔日好情兒？」薛嫂道：「他老人家也說的是。及到其間，你做人不計舊仇。」春梅道：「咱既受了他禮，不請他來坐坐兒，又使不的。寧可教他不仁，休要咱不義。」薛嫂道：「怪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你的心忒好了！」當下薛嫂兒說了半日話，提着花箱兒拜辭出門。

過了兩日，先來說城裡朱千戶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也好陪嫁，只是沒了娘的兒了。春梅嫌小，不要。又說應伯爵第二個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在大爺手內聘嫁，沒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婚帖兒來。又遲了幾日，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取出個婚帖兒，大紅緞子上寫着開緞鋪葛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屬鷄的，十一月十五日子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畫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溫柔典雅，聰明伶俐，針指女工，自不必說；父母俱在，有萬貫錢財，在大街上開緞子鋪，走蘇杭南京，無比好人家，都是南京床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子的罷。」就教薛嫂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正是：欲向綉房求艷質，須憑紅葉是良媒。有詩爲證：

天仙機上繫香羅，千里姻緣竟足多。天上牛郎配織女，人間才子伴嬌娥。

這裡薛嫂通了信來，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裡，情願做親，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這裡備了兩抬茶葉、饊餅、羹菓，教孫二娘坐轎子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帶戒指兒。回來，對春梅說：「果然好個女子，生的一表人材，如花似朵，人家又相當。」春梅這裡擇

定吉日，納彩行禮，十六盤羹菓茶餅，兩盤上頭麪，二盤珠翠，四抬酒，兩牽羊，一頂鬚髻，全付金銀頭面簪環之類，兩件羅緞袍兒，四季衣服，其餘綿花布絹，二十兩禮銀，不必細說。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準娶過門。春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裡有陪床使女沒有？」薛嫂兒道：「床帳妝奩，描金箱厨都有，只沒有使女陪床。」春梅道：「咱這裡買一個十三四歲丫頭子，與他房裡使喚，掇桶子倒水，方便些。」薛嫂道：「有兩個人家賣的丫頭子，我明日帶一個來。」

到次日，果然領了一個丫頭，說是：「商人黃四家兒子房裡使的丫頭，今年纔十三歲。黃四因用下官錢糧，和李三家，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爲錢糧，拿在監裡追贓。監了一年多，家產盡絕，房兒也賣了。李三先死，拿兒子李活監着。咱家保官兒那兒子僧寶兒，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春梅道：「是來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名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丫頭是黃四家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緊等着要交贖去。」春梅道：「甚麼四兩半，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下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了名字，喚做金錢兒。

話休饒舌，又早到六月初八。春梅打扮珠翠鳳冠，穿通袖大紅袍兒，束金鑲碧玉帶，坐四人大轎，鼓樂燈籠，娶葛家女子，莫雁過門（八）。陳經濟騎大白馬，揀銀鞍轡，青衣軍牢喝道，頭戴儒巾，穿着青緞圓領，脚下粉底皂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正是：久旱逢

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挂名時。一番拆洗一番新！到守備府中，新人轎子落下，戴着大紅銷金蓋袱，添妝含飯，抱着寶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畫堂，先參拜家堂，然後歸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九），然後出來。陰陽生撒帳（十）畢，打發喜錢出門，鼓手都散了。經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坐了回帳，騎馬打燈籠，往岳丈家謝親，吃的大醉而歸。晚夕，女貌郎才，未免燕爾新婚，交媾雲雨。正是：得多少春點杏桃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有詩爲證：

近睹多情風月標，教人無福也難消。風吹列子歸何處，夜夜嬋娟在柳梢。

當夜經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倒且是合得着，兩個被底鴛鴦，帳中鸞鳳，如魚似水，合翫歡娛。三日完飯，春梅在府廳後堂張筵挂彩，鼓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口兒同在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姑姪稱之，同起同坐。丫頭養娘，家人媳婦，誰敢道個不字？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裡面鋪着床帳，翻的雪洞般齊整，垂着簾幃。外邊西書院是他書房，裡面亦有床榻、几席、古書，并守備往來書柬拜帖，并各處遞來手本揭帖，都打他手裡過，或登記簿籍，或御使印信。筆硯文房都有，架閣上堆滿書集。春梅不時常出來書院中，和他閑坐說話。兩個暗地交情，非止一日。正是：

朝陪金谷宴，暮伴綺樓娃；休道歡娛處，流光逐落霞。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羔子——此處爲對青少年的惡稱。

(二) 毛片兒——本指動物羽毛一片。這裡「認的他甚麼毛片兒」意

謂絲毫不認得他。

(三) 勾搭連環——雙方搭上關係，互相來往。

(四) 六月連陰，想他好晴天兒——「晴」

與「情」諧音。此句意謂長期受他的害，你難道還想他有情義，改善關係？

(五) 刁厥——乖張而固執。

(六) 蛙——「窪」的記音字。不高興時臉部呈凹陷狀。

(七) 撒風撒痴——猶裝瘋賣傻。

(八) 奠雁過門

——古代婚俗，新郎拿着雁去女家迎親。《禮記·昏義》：「婿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奠雁，是取其不再偶。

(九) 坐帳——古代婚俗，新人入門，至至少歇，當中懸帳，謂坐帳。也有徑迎入新房，坐於床沿者。

(十) 撒

帳——古代婚俗，新人坐床，陰陽生或婦女以金錢彩葉散擲，謂之撒帳。

金瓶梅詞話

第九十八回

陳經濟臨清開大店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世味薄方好，人情淡最長。
因人成事業，避難遇豪強。今日崢嶸貴，他年身必殃。

話說一日周守備、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剿梁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復。表奏，朝廷大喜，加升張叔夜爲都御史、山東安撫大使；升守備周秀爲濟南兵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升一級。軍門帶得經濟名字，升爲參謀之職，月給米二石，冠帶榮身。守備至十月中旬，領了敕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知道。春梅滿心歡喜，使陳經濟與張勝、李安出城迎接。家中廳上，排設酒筵，慶官賀喜。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計其數。守備下馬，進入後堂，春梅、孫二娘接着，參拜已畢。陳經濟換了衣巾，就穿大紅員領，頭戴冠帽，脚穿皂靴，束着角帶，和新婦葛氏兩口兒拜見。守備見好個女子，賞了一套衣服，十兩銀子打頭面，不在話下。

晚夕，春梅和守備在房中飲酒，未免叙些家常事務。春梅道：「爲娶我兄弟媳婦，又費許多東西。」守備道：「阿呀，你止這個兄弟，投奔你來，無個妻室前程，不成個道理。就使費了幾兩銀子，不曾爲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拚了這個前程，足以榮身，够了。」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你在家看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個主管，做些大小買賣。三五日教他下去查算帳目一遭，賺得些利錢來，也够他攪計（一）。」春梅道：「你說的也是。」兩個晚夕，夫妻同歡，不可細述。在家只住了十個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時分，守備收拾起身，帶領張勝、李安前去濟南到任，留周仁、周義看家。陳經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

一日，春梅同經濟商議：「守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尋些買賣，搭個主管，覓得些利息，也够家中費用。」這經濟聽言，滿心歡喜。一日，正打街前所走，尋覓主管夥計。也是合當有事，不料撞遇舊時朋友陸二哥陸秉義，作揖說：「哥怎的一向不見？」這經濟道：「我因亡妻爲事，被楊光彥那厮拐了我半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洗。我如今又好，幸得我姐姐嫁在守備府中，又娶了親事，陞做參謀，冠帶榮身。如今要尋個夥計，做些買賣，一地裡沒尋處。」陸秉義道：「楊光彥那厮，拐了你貨物，如今搭了個姓謝的做夥計，在臨清馬頭上謝家大酒樓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收錢放債，與四方趁熟窠子娼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好肉，騎着一疋驢兒，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算帳

收錢，把舊朋友都不理。他兄弟在家開賭場，鬪鷄養狗，人不敢惹他。」經濟道：「我去年曾見他一遍，他反面無情，打我一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于骨髓！」因拉陸二郎入路旁一酒店內，兩個在樓上吃酒。兩人計議，「如何處置他，出我這口氣？」陸秉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和他說，不見棺材不下泪，他必然不肯。小弟有一計策，哥也不消做別的買賣，只寫一張狀子，把他告到那裡，迫出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和謝合夥，等我在馬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發賣。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算帳目，管情見一月你穩拍拍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強如做別的生意！」

看官聽說：當時不因這陸秉義說出這樁事，有分教數個人死于非命。陳經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亡，亡之太屈——死的不好，相似那五代的李存孝、《漢書》中彭越。正是：非干前定數，半點不由人（二）。經濟聽了，忙與陸秉義作揖，便道：「賢弟，你說的正是了。我到家就對我姐夫和姐姐說。這買賣成了，就安賢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個吃了回酒，同下樓來，還了酒錢，經濟吩咐：「陸二哥，兄弟，千萬謹言！有事我請你去。」陸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

這經濟就一五一十，對春梅說。春梅道：「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家人周忠在旁，便道：「不打緊，等舅寫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少銀子貨物，拿爺個拜帖兒，都

封在裡面。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官府案下，把這姓楊的拿去衙門中，一頓夾打追問，不怕那廝不拿出銀子來！」經濟大喜，一面寫就一紙狀子，拿守備拜帖，彌封停當，就使老人家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府正升廳問事，門上人稟進說：「帥府周爺，差人下書。」何千戶與張二官府喚周忠進見，問周爺上任之事，說了一遍。拆開封套觀看，見了拜帖、狀子，自恁要做分上，即便批行，差委緝捕番捉，往河下拿楊光彥去。回了個拜帖，付與周忠：「到家多上覆你爺、奶奶，待我這裡追出銀兩，伺候來領。」周忠拿回帖到府中，回覆了春梅說話：「即時准行，拿人去了。待追出銀子，使人領去。」經濟看見兩個摺帖上面寫着：「侍生何永壽、張懋德頓首拜」，經濟心中大喜。

遲了不上兩日光景，提刑緝捕觀察番捉，往河下把楊光彥并兄弟楊二風都拿了，到于衙門中。兩位官府，據着陳經濟狀子審問，一頓夾打，監禁數日，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一百桶生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算了五十兩。陳經濟狀上告着九百兩，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把房兒賣了五十兩，家產盡絕。

這經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和謝胖子合夥。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共湊了一千兩之數，委付陸秉義做主管。從新把酒樓妝修，油漆彩畫，闌干灼耀，棟宇光新，桌案鮮明，酒肴齊整。一日開張，鼓樂喧天，笙簫雜奏，招集往來客商，四方游妓。陳經濟到那日，宰豬祭祀燒紙。常言：啓瓮三家醉，開樽十里香；神仙留玉珮，卿相解金貂。經濟

上來大酒樓上，週圍都是推窗亮榻，綠油闌干。四望雲山疊疊，上下天水相連。正東看，隱隱青螺堆岱岳；正西瞧，茫茫蒼霧鎖皇都；正北觀，層層甲第起朱樓；正南望，浩浩長淮如素練。樓上下有百十座閣兒，處處舞裙歌妓，層層急管繁弦。說不盡看如山積，酒若流波。正是：得多少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

從正月半頭，這陳經濟在臨清馬頭上大酒樓開張，見一日也發賣三五十兩銀子。都是謝胖子和主管陸秉義眼同經手，在櫃上掌櫃。經濟三五日騎頭口，伴當小喜兒跟隨，往河下算帳一遭。若來，陸秉義和謝胖子兩個夥計，在樓上收拾一間乾淨閣兒，鋪陳床帳，安放桌椅，糊的雪洞般齊整，擺設酒席，叫四個好出色粉頭相陪。陳三兒那裡往來做量酒（三）。

一日，三月佳節，春光明媚，景物芬芳，翠依依槐柳盈堤，紅馥馥杏桃燦錦。陳經濟在樓上，搭伏定綠闌干，看那樓下景致，好生熱鬧。有詩爲證：

風拂烟籠錦旆揚，太平時節日初長。能添壯士英雄膽，善解羈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一竿斜插杏花旁。男兒未遂平生志，且樂高歌入醉鄉。

一日，經濟在樓窗後瞧看，正臨着河邊，泊着兩隻剥船。船上載着許多箱籠桌凳家活，四五個人盡搬入樓下空屋裡來。船上有兩個婦人：一個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膛色；一個年小婦人，搽脂抹粉，生的白淨標致，約有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裡來。經濟問謝

主管：「是甚麼人？不問一聲。擅自搬入我屋裡來！」謝主管道：「此是兩個東京來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間無處尋房住，央此間鄰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正欲報知官人，不想官人來問。」這經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斂衽向前，望經濟深深的道了個萬福，告說：「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出于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稟報，望乞恕罪。容略住得三五日，拜納房金，就便搬去。」這經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婦人一雙星眼，斜盼經濟。兩情四目，不能定神。經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像那裡會過，這般眼熟！」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也定睛看着經濟，說道：「官人，你莫非是西門老爺家陳姑夫麼？」這經濟吃了一驚，便道：「你怎的認得我？」那婦人道：「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道國渾家，這個就是我女孩兒愛姐。」經濟道：「你兩口兒在東京，如何來在這裡？你老公在那裡？」那婦人道：「在船上看家活。」經濟急令量酒請來相見。

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已是摻白鬚鬢。因說起：「朝中蔡太師、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六人，都被太學國子生陳東上本參劾，後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聖旨下來，拿送三法司問罪，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太師兒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投到清河縣我兄弟第二的那裡。第二的把房兒賣了，流落不知去向。三口兒雇船從河道中來，不想撞遇姑夫在此，三生有幸。」因問：

「姑夫，今還在那邊西門老爺家裡？」經濟把頭一搖，把前項說了一遍，說：「我也不在他家了。我在姐夫守備周爺府中做了參謀官，冠帶榮身。近日合了兩個夥計，在此馬頭上開了個酒店，胡亂過日子便了。你們三口兒既遇着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與韓道國一齊下禮。說罷，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經濟看得心癢，也使伴當小喜兒和陳三兒，也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姑夫費心用力！」經濟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彼此俱各歡喜。

經濟見天色將晚，有申牌時分，要回家，吩咐主管：「明早送些茶盒與他。」上馬，伴當跟隨來家。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韓愛姐不下。

過了一日，到第三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喜跟隨，來河下大酒樓店中，看着做了回買賣。韓道國那邊使的八老來請吃茶。經濟心下正要瞧去，恰八老來請，便起身進去。只見韓愛姐見了，笑容可掬，接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裡面坐。」經濟到閣子內坐下，王六兒和韓道國都來陪坐。少頃茶罷，彼此叙些舊時已往的話。經濟不住把眼只睃那韓愛姐，愛姐涎瞪瞪秋波一雙眼，只看經濟，彼此都有意了。有詩爲證：

弓鞋窄窄剪春羅，香體酥胸玉一窩。麗質不勝袅娜態，一腔幽恨蹙秋波。

少頃，韓道國下樓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經濟道：「虛度二十六歲。敬問姐姐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官人一緣一會（四），也是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爹

府上相會過面，如今又幸遇在一處，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那王六兒見他兩個說得入港，看見關目，推個故事（五），也下樓去了，止有他兩人對坐。愛姐把些風月話兒挑勾經濟。經濟自幼幹慣的道兒，怎不省得？一逕起身出去。這韓愛姐從東京來，一路兒和他娘也做些道路（六）；在蔡府中答應，與翟管家做妾，詩詞歌賦，諸子百家皆通，甚麼事兒不久慣？見經濟起身出去，無人處，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作嬌作痴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經濟正欲拔時，被愛姐一手按住經濟頭髻，一手拔下簪子來，便起身說：「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兒！」一頭說，一頭走。經濟不免跟上樓來。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腳水。經濟跟他上樓，便道：「姐姐，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宿世姻緣，你休要作假，願偕枕蓆之歡，共效于飛之樂！」經濟道：「只怕此間有人知覺，却使不得。」那韓愛姐做出許多妖嬈來，摟經濟在懷。將尖尖玉手，扯下他褲子來。兩個情興如火，按納不住。愛姐不免解衣，仰臥在床上，交媾在一處。正是：色膽如天怕甚事，鴛幃雲雨百年情。

經濟問：「你叫幾姐？」那韓愛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又名愛姐。」說畢話，霎時雲收雨散，偎倚共坐。韓愛姐便告經濟說：「自從三口兒東京來投親不着，盤纏缺欠，你有銀子，乞借應與我父親五兩，奴按利納還，不可推阻。」經濟應允，說：「不打緊，姐姐開口，就兌五兩來。」愛姐見他依允，還了他金簪子。兩個又坐了半日。恐

怕人談論，吃了一杯茶，愛姐留吃午飯，經濟道：「我那邊有事，不吃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愛姐道：「午後，奴略備一杯水酒，官人不要見却，好歹來坐坐。」經濟在店中吃了午飯，又在街上閑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日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不知賢弟在守備老爺府中認了親，在大酒樓開大店，有失拜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閑中請去廟中坐一坐。」說罷，宗明歸去了。

經濟走到店中，陸主管道：「裡邊住的老韓，請官人吃酒，沒處尋。」恰好八老又來請：「官人，就請二位主管相陪，再無他客。」經濟就同二主管走到裡邊房內，早已安排酒席齊整，無非魚肉菜菓之類。經濟上坐，韓道國主位，陸秉義、謝胖子打橫，王六兒與愛姐旁邊僉座，八老往來篩酒下菜。吃過數杯，兩個主管會意，說道：「官人慢坐，小人櫃上看去。」起身去了。經濟平昔酒量不十分洪飲，又見主管去了，開懷與韓道國三口兒吃了數杯，便覺有些醉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官人不回家去罷了。」經濟道：「這早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身去罷。」

王六兒、韓道國吃了一回，下樓去了。經濟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遞與愛姐，收了，到下邊交與王六兒。兩個交杯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卸下濃妝，留經濟就在樓上閣兒裡歇了。當下枕畔山盟，衾中海誓，鶯聲燕語，曲盡綢繆，不能悉記。愛姐將來東京，在蔡太師府中曾扶持過翟管家老太太，也學會些彈唱，又能識字會寫，訴說一遍。經

濟聽了歡喜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在心上，以此與他盤桓一夜，停眠整宿。免不的第二天起來得遲，約飯時纔起來。王六兒安排些鷄子肉圓子，做了個頭腦，與他扶頭。兩個吃了幾杯暖酒。少頃，主管來請經濟，那邊擺飯。經濟包巾，梳洗穿衣。吃了飯，又來辭愛姐，要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顧拋泪。經濟道：「我到家三五日就來看你，你休煩惱。」說畢，伴當跟隨，騎馬往城中去了。一路上吩咐小喜兒：「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小喜兒道：「小的知道，不必吩咐。」

經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忙，算了帳目，不覺天晚，歸來不得，歇了一夜。交割與春梅利息銀兩，——現一遭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回到家，又被葛翠屏聒聒（七）：「官人怎的外邊歇了一夜？是必在柳陌花街行踏，把我丟在家中，獨自空房一個，就不思想來家！」一連留住陳經濟七八日，不放他往河下來。

這裡韓愛姐見他一去數日光景，不來店中，只使小喜兒來問主管討算利息，主管一封了銀子去。韓道國免不得又教老婆王六兒，又招惹別的熟人兒，或是商家，來屋裡走動，吃菜吃酒。這韓道國當先嘗着這個甜頭，靠老婆衣飯肥家；況此時王六兒年約四十五六，年紀雖半，風韻猶存；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代，也不斷絕這樣行業。如今索性大做了！原來不當官身，衣飯別無生意，只靠老婆賺錢，謂之隱名娼妓，今時呼爲私窠子（八）是也。當時見經濟不來，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一個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請他女兒愛

姐。那何官人年約五十餘歲，手中有千兩絲綿綉絹貨物，要請愛姐。愛姐一心想着經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樓來。急的韓道國了不的。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描眉鋪鬢，大長水鬢，涎鄧鄧一雙星眼，眼光如醉，抹的鮮紅嘴唇，料此婦人一定好風情，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裡吃酒，和王六兒歇了一夜。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間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只在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何官人被王六兒搬弄得快活，兩個打得一似火炭般熱，沒三兩日不來與婦人過夜。韓道國也禁過他許多錢使。

這韓愛姐兒見經濟一去十數日不見來，心中思想，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未免害木邊之目，田下之心。使八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聽，看見小喜兒，悄悄問他：「官人如何不去？」小喜兒說：「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曾出門。」回來訴與愛姐。愛姐與王六兒商議，買了一副豬蹄，兩隻燒鴨，兩尾鮮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拂開花箋，寫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與經濟去。當下把禮物裝在盒內，交八老挑着，叮嚀囑付：「你到城中，見了陳官人，須索見他親收，討回帖來。」八老懷內揣着柬帖，挑着禮物，一路無詞，來到城內守備府前，坐在沿街石臺基上。只見伴當小喜兒出來，看見八老：「你又來做甚麼？」八老與他聲喏，拉在僻淨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有話說。我在此等你，你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喜隨即轉身進去。不多時，只見經濟搖

將出來。那時約五月，天氣暑熱，經濟穿着紗衣服，頭戴瓦楞帽，金簪子，脚上涼鞋淨襪。八老慌忙聲喏，說道：「官人，貴體好些？韓愛姐使我捎一束帖，送禮來了。」經濟接了束帖，說：「五姐好麼？」八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裡。多上覆官人，幾時下去走走。」經濟拆開束帖，觀看上面寫着甚言詞：

賤妾韓愛姐斂衽拜，謹啓

情郎陳大官人臺下：

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懸懸不忘于心。向蒙期約，妾倚門凝望，不見降臨蓬蓽。昨遣八老探問起居，不遇而回。聽聞貴恙欠安，令妾空懷悵望，坐卧悶懣，不能頓生兩翼，而傍君之足下也。君在家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動念于妾，猶吐去之菓核也。茲具腥味、茶盒數事，少申問安誠意，幸希笑納。情照不宣。

外具錦綉鴛鴦香囊一個，青絲一縷，少表寸心。

〔下書〕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經濟看了束帖并香囊，香囊裡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是鴛鴦雙口做的，扣着「寄與情郎，陳君膝下」八字。依先摺了，藏在袖中。府傍側首有個酒店，令小喜兒領八老同到店內吃鍾酒：「等我寫回帖與你。」吩咐小喜兒：「把禮物收進我房裡去。你娘若問，只說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禮物。」小喜不敢怠慢，把四盒禮物收進去了。經濟走到書院房內，

悄悄寫了回柬，又包了五兩銀子，到酒店內問八老：「吃了酒不曾？」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罷。」經濟將銀子并回柬付與八老說：「到家多多拜上五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過三兩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柬下樓。經濟送出店門，八老一直去了。經濟走入房中，葛翠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經濟悉言：「店主人謝胖子，打聽我不快，送這禮物來問安。」翠屏亦信其實。兩口兒計議，教丫鬢金錢兒拿盤子，拿了一隻燒鴨，一尾鮮魚，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吃，說是店主人家送的，也不查問。此事表過不題。

却說八老到河下，天已晚了，入門將銀、柬都付與愛姐收了。拆開回柬，燈下觀看，上面寫道：

經濟頓首，字覆

愛卿韓五姐妝次：

向蒙會問，又承厚款，亦且雲情雨意，枉蒞鍾愛，無時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偶因賤軀不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肴，不勝感激。只在二三日間，容當面布。外具白金五兩，綾帕一方，少申遠芹（九）之敬。伏乞心鑒，萬萬！

〔下書〕經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

吳綾帕兒織迴紋，灑翰揮毫墨迹新。寄與多情韓五姐，永諧鸞鳳百年情。

看畢，愛姐把銀子付與王六兒。母子千歡萬喜等候經濟，不在話下。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爲證：

碧紗窗下啓箋封，一紙雲鴻香氣濃。知你揮毫經玉手，相思都付不言中。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攪計——支付、開銷。 (二) 非干前定數，半點不由人——謂人的生死禍福皆由天定，是由不得個人的。
- (三) 量酒——亦稱「量酒人」、「量酒博士」，酒店中接待顧客的酒保。 (四) 一緣一會——由天緣湊巧相會。
- (五) 看見關目，推個故事——關目，此處指關鍵、關頭。故事，即事故、緣故。此句謂看到關鍵處，故意借口避開。
- (六) 做道路——指偷偷地做生意。此指賣淫。 (七) 聒聒——絮叨，嘖嘖。 (八) 私窠子——隱名娼妓，私娼。
- (九) 遠芹——向異地人贈送禮物的謙稱。芹，言禮品微薄。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忿殺陳經濟

格言

一切諸煩惱，皆從不忍生。見機而耐性，妙悟生光明。
佛語戒無論，儒書貴莫爭。好個快活路，只是少人行。

話說陳經濟過了兩日，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他生日。春梅後廳整置酒肴，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日。次日早晨，經濟說：「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帳，二來就避炎散暑，走走便回。」春梅吩咐：「你去，坐一乘轎子，少要勞碌。」教兩個軍牢抬着轎子，小喜兒跟隨，逕往河下馬頭上謝家大酒樓店中來。

一路無詞。午後時分，早到河下大酒樓前，下了轎子，進入裡面。兩個主管齊來參見，說：「官府貴體好些？」那經濟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便道：「生受二位夥計挂心。」坐了一回，便起身，吩咐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算。」就轉身到後邊。八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憑欄盼望，揮毫灑翰，作了幾首詩詞，以遣悶懷。忽報

陳經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下樓來。母子面上堆下笑來迎接，說道：「官人，貴人難見面，那陣風兒吹你到俺這裡！」經濟與母子作了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經濟上的樓來，兩個如魚得水，似漆投膠，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硯臺底下露出一幅花箋，經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這幾日盼你不來，閑中在樓上作得幾首詞，以消遣悶懷，恐污官人貴目！」經濟念了一遍，上寫着：

倦倚綉床愁賴動，閑垂綉帶鬢鬟低。玉郎一去無消息，一日想思十二時。

右春

危樓高處眺晴光，滿架薔薇靄異香。十二欄杆閑憑遍，南熏一味透襟涼。

右夏

帳冷芙蓉夢不成，知心人去轉傷情。枕邊泪似階前雨，隔着窗兒滴到明。

右秋

羞對菱花試新妝，爲郎瘦損減容光。閉門不管閑風月，吩咐梅花自主張。

右冬

經濟看了，極口稱羨，喝采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肴上樓，撥過鏡架，就擺在梳妝桌上。兩個并坐，愛姐篩酒一杯，雙手遞與經濟，深深道個萬福，說：「官人一向不

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老來，又多謝盤纏，舉家感之不盡！」經濟接酒在手，還了喏，說：「賤疾不安，有失期約，姐姐休怪！」酒盡，也篩一杯，敬奉愛姐吃過。兩個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吃了幾杯，各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幾杯，叙些闊別話兒。良久，吃得酒濃時，情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情一叙。交歡之際，無限恩情。穿衣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杯。醉眼朦朧，餘興未盡。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快，又心在愛姐，一向未與渾家行事（二）。今日一旦見了情人，未肯一次即休。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經濟魂靈，都被他引亂。少頃，情竇復起，又幹一度。自覺身體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也是合當禍起。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了，王六兒陪他在樓下吃酒。韓道國出去街上，買菜蔬肴品菓子來配酒。兩個在下邊行房。落後韓道國買將菓菜來，三人又吃了幾杯。約日西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劉二，吃的酪酊大醉，袒開衣衫，露着一身紫肉，提着拳頭，走來酒樓下，大叫「採出何蠻子來」，要打。唬的兩個主管，見經濟在樓上睡，恐他聽見，慌忙走出櫃來，向前聲喏，說道：「劉二哥，何官人并不曾來。」這劉二那裡依聽，大拔步撞入這韓道國屋裡，一手把門簾扯下半邊來。見何官人正和王六兒并肩飲酒，心中大怒，罵那何官人：「賊狗男女，我合你娘！那裡沒尋你，却在這裡！你在我店中占着兩個粉頭，幾遭歇錢（二）不與，又塌下（三）我兩個月房錢，却來這裡養老婆！」

那何官人忙出來，道：「老二，你請回，我去也。」那劉二罵道：「去你這狗合的！」不防颯的一拳來，正打在何官人面門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何官人起來奪門跑了。劉二將王六兒酒桌一脚登翻，家活都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裡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屋裡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被劉二向前一脚踩了個仰八叉，罵道：「我合你淫婦娘！你是那裡來的無名少姓私窠子，不來老爺手裡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熟？還與我搬去！若搬遲，須吃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裡來的光棍搗子？老娘就沒個親戚兒，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老娘這命做甚麼？」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道：「我把淫婦腸子也踢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裡喧亂，兩邊鄰舍并街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的有許多。有知道的旁邊人說王六兒：「你新來，不知他是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候的小舅子，有名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專一是打粉頭的班頭，降酒客的領袖。你讓他些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誰敢惹他！」王六兒道：「還有大似他（四）的，睬這殺材做甚麼！」陸秉義見劉二打得凶，和謝胖子做好歹，把他勸的去了。

陳經濟正睡在床上，聽見樓下嚷亂，便起來看時，天已日西時分，問：「那裡嚷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裡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此這般告訴說：「那裡走來一個殺材搗子，諱名喚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說是咱府裡管事張虞候小舅子，因尋酒客，無事把我踢打、罵了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聲大

哭起來。經濟叫上兩個主管問他，兩個都面面相覷不敢說。陸主管嘴快，說是：「府中張主管小舅子，來這裡尋何官人，說少他二個月房錢，又是歇錢。來討，見他在屋裡吃酒，不由分說，把簾子扯下半邊來，打了何官人一拳，唬的何官人跑了。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踢了一跤，哄的滿街人看。」這經濟恐怕天晚惹起事來，吩咐把眾人喝散，問：「劉二那厮如今在那裡？」主管道：「被小人勸他回去了。」經濟聽了，記在心內，安撫王六兒母子：「放心，有我哩！不妨事，你母子只情住着。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算了利錢銀兩，遞與他，打發起身，伴當跟隨。剛趕進城來，天已昏黑。心中甚惱，到家見了春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中，一宿無話。到次日，心心念念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慢尋張勝那厮幾件破綻，一發教我姐姐對老爺說了，斷送了他性命。叵耐這厮幾次在我身上欺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量視我禁不得他！」正是：

冤仇還報當如此，機會遭逢莫遠圖。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一日，經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母子，說：「外日吃驚。」又問陸主管道：「劉二那厮，不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曾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愛姐道：「也不曾來。」這經濟吃了飯，算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個叙了回衷腸之話，幹訖一度，出來。因閑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聽府中張勝和劉二幾樁破綻。」這陳三兒千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

娥，在洒家店做婊子；劉二又怎的各處窠窩加三討利，舉放私債，「竊逞老爺行壞事。」這經濟一一聽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和主管算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

閑話休題，經濟一向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湊，二來合當禍這般起來。不料東京朝中徽宗天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北國講和，情願每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爲靖康元年，宣帝號爲欽宗。皇帝在位，徽宗自稱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升了李綱爲兵部尚書，分部諸路人馬；种師道爲大將，總督內外軍務。

一日，降了一道敕書來濟南府，升周守備爲山東都統制，提調人馬一萬，往東昌府駐扎。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地方，阻當金兵。守備正在濟南府衙正坐，忽然左右來報：「有朝廷降敕來，請老爺接旨意！」這周守備不敢怠慢，香案迎接敕旨，跪聽宣讀。使命官開讀，其略曰：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三皇憑禮樂而有封疆，五帝用征伐而定天下。事從順逆，人有賢愚。朕承祖宗不拔之洪基，

上皇付托之重位，創造萬事，惕然悚懼。自古舜征四凶，湯伐有苗，非用兵而不能尅，非威武而莫能安。兵乃邦家爪牙，武實封疆扞禦。茲者中原陸沉，犬羊犯

順，遼寇擁兵西擾，金虜控騎南侵，生民塗炭，朕甚憫焉。山東濟南制置使周秀，老練之才，干城之將，屢建奇勛，忠勇茂著，用兵有略，出戰有方。今升爲山東都統制，兼四路防禦使。會同山東巡撫都御史張叔夜，提調所部人馬，前赴高陽關防守，聽大將帥道分布截殺。安幾危之社稷，驅猖獗之腥膻！嗚呼，任賢匡國，赴難勤王，乃臣子之忠誠；旌善賞功，激揚敵愾，實朝廷之大典。各殫厥忠，以副朕意。欽哉！故諭。

〔下書〕靖康元年秋九月日諭。

周守備開讀已畢，打發使命官去了。一面叫過張勝、李安兩個虞候，近前吩咐：「先押兩車箱馱行李細軟器物家去。」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職，也賺得巨萬金銀，都裝在行李馱箱內，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巡風仔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身。」二人當日領了鈞旨，打點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有日到於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內外巡風，不在話下。

却說陳經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陞了山東統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要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住去了，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春梅早晨驀進房中看他，見無丫鬟跟隨，兩個就解衣在房內雲雨做一處。不防張勝搖着鈴巡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聽見書房內仿佛有婦人笑語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慢走來窗下竊聽。原來春梅在裡面與經濟交媾，聽得經濟告訴春梅說：

「叵耐張勝那廝，好生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幾次在下人前敗壞我。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來，一徑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打我酒店來，昨日把酒客都打散了。專一倚逞他在姐夫麾下，教他小舅子劉二在那裡開窠窩，放私債。把出去雪娥隱占在外奸宿，只瞞了姐姐一人眼目。我幾次含忍，不敢告姐姐說。趁姐夫來家，若不早說知，往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聽了，說道：「這廝恁般無禮！雪娥那賤人賣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經濟道：「他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姐一般！」春梅道：「等他爺來家，教他定結果了這廝。」

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兩個只管在內說，却不知張勝窗外聽了個不亦樂乎。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比是教他算計我們，我先算計了他罷！」一面撇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取了把解腕鋼刀，說時遲，那時快，在石上磨了兩磨，走入書院中來。不想天假其便，還是春梅不該死於他手！忽被後邊小丫鬟蘭花兒慌慌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內金哥兒，忽然風搖倒了，快請奶奶看去。」唬的春梅兩步做來一步走，奔入後房中看孩兒去了。剛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逕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只見經濟睡在被窩內。見他進來，叫道：「阿呀，你來做甚麼？」張勝怒道：「我來殺你！你如何對淫婦說，倒要害我？我尋得你來不是了，反恩將仇報？常言黑頭蟲兒（五）不可救，救之就要吃人肉。休走，吃我一刀子，明年今日，是你死忌！」那經濟光赤條身子，沒處躲，摟着被。乞他

拉被過一邊，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扎着軟肋，鮮血就逸出來。這張勝見他掙扎，復又一刀去，攢着胸膛上，動彈不得了。一面採着頭髮，把頭割下來。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可憐經濟青春不上三九，死於非命。

張勝提刀，繞屋裡床背後尋春梅不見，大拔步逕望後廳走。走到儀門首，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裡巡風。一見張勝凶神也似提着刀跑進來，便問：「那裡去？」張勝不答，只顧走。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安戳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叔叔是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事不用借。」早飛起右脚，一只聽忒楞的一聲，把手中刀子踢落一邊。張勝急了，兩個就揪採在一處。被李安一個潑脚，跌翻在地，解下腰間纏帶，登時綁了。嚷的後廳春梅知道，說：「張勝持刀入內，小的拿住了。」那春梅方救得金哥甦省，聽言大驚失色，走到書院內，經濟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鮮血橫流，不覺放聲大哭。一面使人報知他渾家葛翠屏，慌奔家來，看見經濟殺死，哭倒在地，不省人事，被春梅扶救甦省過來。拖過屍首，買棺材裝殮。把張勝墩鎖在監內，單等統制來家，處治這件事。

那消數日期程，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調完各路兵馬，張巡撫又早先往東昌府，那裡等候取齊。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經濟一節說了。李安將凶器放在面前，跪稟前事。統制大怒，坐在廳上，提出張勝，也不問長短，喝令軍牢五棍一換，打了一百棍，登時打死。隨即馬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拿坐地虎劉二，鎖解前來。孫雪娥見拿了

劉二，恐怕拿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旗牌拿劉二到府中，統制也吩咐打一百棍，當日打死。哄動了清河縣，大鬧了臨清州。正是：平生作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有詩爲證：

爲人切莫用欺心，舉頭三尺有神明。若還作惡無報應，天下凶徒人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吩咐李安將馬頭大酒店還歸本主，把本錢收算來家。吩咐春梅在家，與經濟做齋累七，打發城外永福寺擇吉日葬埋。留李安、周義看家，把周忠、周仁帶去軍門答應。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送錢，不覺簌地兩行泪下，說：「相公此去，未知幾時回還。出戰之間，須要仔細。番兵猖獗，不可輕敵。」統制道：「你們自在家清心寡欲，好生看守孩兒，不必憂念。我既受朝廷爵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凶存亡，付之天也。」囑付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屯集，等候統制起程。果然人馬整齊，但見：

綉旗飄號帶，畫鼓間銅鑼。三股叉，五股叉，燦燦秋霜；蘆葉槍，點銅槍，紛紛瑞雪。蠻牌引路，強弓硬弩當先；火炮隨車，大斧長刀在後。鞍上將似南山猛虎，人人好鬪偏爭；坐下馬如北海蛟虬，騎騎能爭敢戰。端的刀槍流水急，果然人馬撮風行。

當下一路無詞。有日哨馬來報說：「不可前進，馬哨達東昌府下。」統制差一面令字藍旗，把人馬屯城外，俄報進城。巡撫張叔夜聽見周統制人馬來到，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

出衙迎接。至公廳叙禮坐下，商議軍情，打聽聲息緊慢。駐馬一夜，次日人馬早行，往關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

却表韓愛姐母子在謝家樓店中，聽見經濟已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都不吃，一心只要往城內統制府中，見經濟屍首一見，死了也甘心。父母、旁人，百般勸解不從。韓道國無法可處，使八老往統制府中打聽，說經濟靈柩已出了殯，埋在城外永福寺內。這八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他墳上燒紙，哭一場，也是和他相交一場。做父母的只得依他。雇了一乘轎子，到永福寺中，問長老葬於何處。長老令沙彌引到寺後：「新墳堆便是。」這韓愛姐下了轎子，到墳前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聲：「親郎，我的哥哥！奴實指望和你同諧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聲大哭，哭的昏暈倒了，頭撞於地下，就死過去了。慌了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叫「姐姐」叫不應，越發慌了。

不想那日，正是葬了三日，春梅與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轎子，伴當跟隨，抬三牲祭物來與他暖墓燒紙。看見一個年小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個男子漢和一中年婦人樓抱他，扶起來又倒了，不省人事。吃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裡的人？」這韓道國夫婦向前施禮，把從前已往話，告訴了一遍：「這個是我的女孩兒韓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說了一遍：「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死了，他只要來

墳前見他一見，燒紙錢，想不到這裡又哭倒了。」當下兩個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尚哽咽哭不出聲來。痛哭了一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海誓，情深意厚。實指望和他同諧到老，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不着地。他在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姐，奴願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四句。春梅同葛翠屏看了，詩云：

吳綾帕兒織迴紋，灑翰揮毫墨迹新。寄與多情韓五姐，永諧鸞鳳百年情。

愛姐道：「奴也有個小小鴛鴦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邊。兩面都扣綉着并頭蓮，每朵蓮花瓣兒一個字兒，『寄與情郎，陳君膝下』。」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個香囊？」翠屏道：「他在襪子上拴着不是，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

當下祭畢，讓他母子到寺中，擺茶飯與他吃了些飯食。做父母的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思動身，一面跪着春梅、葛翠屏哭說：「情願不歸父母，同姐姐守孝寡居。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活是他妻小，死傍他魂靈。」那翠屏只顧不言語。春梅便說：「我的姐姐，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只怕誤了你好時光！」愛姐便道：「奶奶說那裡話。奴既爲他，雖剝目斷鼻，也當守節，誓不再配他人！」囑付他父母：「你老公母回去罷，我跟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那王六兒眼中垂泪，哭道：「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

纔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今日倒閃賺（六）了我！」那愛姐口裡只說：「我不去了。你就留下我，到家的尋了無常！」那韓道國因見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六兒大哭一場，灑泪而別，回上臨清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轎子往府裡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悲切切，只是捨不的他女兒，哭了一場又一場。那韓道國又怕天色晚了，雇上兩疋頭口，望前趕路。正是：

馬遲心急路途窮，身似浮萍類轉蓬。只有都門樓上月，照人離恨各西東。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行事——此為「行房事」的略稱。

（二）歇錢——宿娼費。

（三）塌下——拖下、欠下。

（四）

大似他——此指地位、勢力超過他的。

（五）黑頭蟲兒——據說黑頭蟲與黃口鵪都是吃父母的蟲鳥。比喻忘恩負義

的人。（六）閃賺——閃避、拋棄。

金瓶梅詞話

第一百回 韓愛姐湖州尋父 普靜師薦拔群冤

格言

人生切莫恃英雄，術業精粗自不同。猛虎尚然遭惡獸，毒蛇猶自怕蜈蚣。
七擒孟獲奇諸葛，兩困雲長羨呂蒙。珍重李安真智士，高飛逃出是非門。

話說韓道國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道不得個坐吃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勾來續上。那何官人見地方中沒了劉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和韓道國商議：「你女兒愛姐，已是在府中守孝，不出來了。等我賣盡貨物，討了賒帳，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罷，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那韓道國說：「官人下顧，可知好哩。」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賒帳，雇了船，同王六兒跟往湖州去了。

却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個持貞守節，姊妹稱呼，甚是合得着。白日裡，與春梅做伴兒，在一處。那時金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歲；相伴兩個孩兒，便沒甚事做。誰知自從陳經濟死後，守備又出征去了，這春梅每日珍饈百味，綾錦衣

衫，頭上黃的金，白的銀，圓的珠，光的寶，無般不有，只是晚夕難禁獨眠孤枕，欲火燒心。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又因打殺張勝，巡風早晚十分小心，有意勾搭。

一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忽聽有人敲後門，忙問道：「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則個。」李安連忙開了房門，却見一個人搶入來，閃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却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早晚來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來，裡邊奶奶差出我來的。」李安道：「奶奶教你來怎麼？」金匱笑道：「你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曾，教我把一件物事來與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輛，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乞張勝那廝殺了。」說畢，留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取出一錠五十兩大元寶來，撇與李安，自去了。

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逕拿衣服到家與他母親。做娘的問道：「這東西是那裡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做母的聽言叫苦：「當初張勝幹壞了事，一百棍打死，他今日把東西與你，却是甚麼意思？我今六十以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爹，滿眼只看着你。若是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早便不要去了。」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叫，如何答應？」婆婆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惹老爺不見怪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叔山東夜叉李貴那裡，住上幾個月，再來看事故何如。」這

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拾行李，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春梅以後見李安不來，三回五次使小伴當來叫。婆婆初時答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纔說往原籍家中討盤纏去了。這春梅終是惱恨在心，不題。

時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臘月盡陽日回，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二千，在東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捎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娘并金哥、玉姐家小上車，止留下周忠，「東莊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原來統制還有個族弟周宣在莊上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宣、葛翠屏、韓愛姐看守宅舍。周仁與衆軍牢保定車輛，往東昌府來。此這一去，不爲身名離故土，爭知此去少回程。有詞一篇，單道這周統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板蕩，志欲吞胡。但見：

四方盜起如屯蜂，狼烟烈焰薰天紅。將軍一怒天下息，腥膻掃盡夷從風。
公爾忘私願已久，此身許國不知有。金戈抑日酬戰征，麒麟圖畫功爲首。
雁門關外秋風烈，鐵衣披張卧寒月。汗馬辛勤二十年，贏得斑斑鬢如雪。
天子明見萬里餘，幾番勞動來旌書。肘懸金印大如斗，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金哥、玉姐、衆丫鬢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統制府衙後廳居住。周仁悉把「東莊上叫了二爺周宣來宅，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說了一遍。周統制又問：「怎的李安不見？」春梅道：

「又題甚李安！那厮我因他捉獲了張勝，好意思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晚夕巡風，進入後廳，把他二爺東莊上收的籽粒銀一包五十兩，放在明間桌上，偷的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又使人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籍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厮我倒看顧他，原來這等無恩！等我慢慢差人拿他去。」這春梅不題起韓愛姐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日逐理論軍情，幹朝廷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尚未暇食，至於房幃色欲之事，久不沾身。因見老人家周忠次子周義，年十九歲，生的眉清目秀。眉來眼去，兩個暗地私通，就勾搭上了。朝朝暮暮，兩個在房中下棋飲酒，只瞞過統制一人不知。

一日，不想北國大金皇帝滅了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番兵，分兩路寇亂中原：大元帥粘沒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井陘道，來搶東京；副元帥斡離不，由檀州來搶高陽關。邊兵抵擋不住，慌了兵部尚書李綱，大將种師道，星夜火牌羽書（二），分調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陝西，分六路統制人馬，各依要地防守截殺。那時陝西劉延慶，領延綏之兵；關東王稟，領汾絳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博之兵；河南辛興宗，領彰德之兵；山西楊惟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秀，領青兗之兵。却說周統制見大勢番兵來搶邊界，兵部羽書火牌星火來催，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挂，兼道進兵。比及哨馬到高陽關上，金國斡離不率人馬已搶進關來，殺死人馬無數。正值五月初旬，交陣堵截，黃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趕，不防被斡離不兜馬反攻，沒鞦一箭，正射中

咽喉，墮馬而死。衆番將就用鈎索搭去，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馬戴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旦陣亡，亡年四十七歲。正是：捨家爲國忠良將，不辨賢愚血染沙。古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安危端自命爲之。出師未捷身先喪，落日江流不勝悲。

又〔鷓鴣天〕一首：

定國安邦美丈夫，心存正道氣吞胡。謀謀國事如家事，運用《陰符》佩虎符。胡騎盛，武功弛，兵不用命將驕痴。可憐身死沙場內，千載英魂恨未舒。

巡撫張叔夜見統制折於陣上，連忙鳴金收軍，查點折傷士卒，退守東昌，星夜奏朝廷，不在話下。部下卒載屍首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了兵符印信。一日，春梅與家人周仁，發喪載靈柩歸清河縣，不題。

話分兩頭，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梅去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過其日月。正值春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姊妹二人，閑中徐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觸景傷情。葛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男兒陳經濟大官人，凡事無情無緒，賭物傷悲。口是心苗，形吟咏者，有詩數首爲證：

翠屏先道：

花開靜院日初晴，深鎖重門白晝清。側倚銀屏春睡醒，綠槐枝上一聲鶯。

愛姐道：

春事闌珊首夏時，弓鞋款款出簾遲。晚來悶倚妝臺立，巧畫蛾眉爲阿誰？

翠屏又道：

紅綿掩鏡照窗紗，畫就雙蛾八字斜。蓮步輕移何處去，階前笑折石榴花。

愛姐道：

雪爲容貌玉爲神，不遣風塵浣此身。顧影自憐還自惜，新妝好好爲何人？

翠屏道：

莎草連綿厚似氈，榆莢遍地亂如錢。誰知蕩子多輕薄，沉醉終朝花下眠。

愛姐道：

亂愁依舊鎖翠峰，爲甚年來憔悴容？離別終朝魂耿耿，碧霄無路得相逢。

姊妹兩個吟詩已畢，不覺潸然泪下。二爺周宣走來勸道：「你姊妹兩個少要煩惱，須索解嘆着過罷。我連日做得夢，有些不吉。夢見一張弓，挂在旗竿上，旗竿折了。不知是凶是吉？」韓愛姐道：「倒只怕老爺邊上有些說話。」正在猶疑之間，忽見家人周仁挂着一身孝，慌慌張張走來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般，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奶、二奶奶，家眷，載着靈車，都來了。」慌了二爺周宣，收拾打掃前廳乾淨，停放靈柩，擺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一面做齋累七，僧道念經。金哥、玉姐披麻帶孝，吊客往

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俱不必細說。

却說二爺周宣，引着六歲金哥兒，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葬，襲替祖職。朝廷明降：「兵部覆題引奏，已故統制周秀，奮身報國，沒於王事，忠勇可嘉。遣官諭祭一壇，墓頂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出幼襲替祖職。」

這春梅在內頤養（二）之餘，淫情愈盛，常留周義在香閣中，鎮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欲無度，生出骨蒸癆病症。逐日吃藥，減了飲食，消了精神，體瘦如柴，而貪淫不已。一日，過了他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早晨晏起。不料他摟着周義在床上，一泄之後，鼻口皆出涼氣，淫津流下一窪窪（三），就嗚呼哀哉，死在周義身上，亡年二十九歲。這周義見沒了氣兒，就慌了手脚，向箱內抵盜了些金銀鈿軟，帶在身邊，逃走在外。丫鬢養娘不敢隱匿，報與二爺周宣得知。把老人家周忠鎖了，押着找尋周義。可霎作怪，正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周宣已知其情，恐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好襲職，拿到前廳，不由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養。一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葬畢。房中兩個養娘并海棠、月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再三勸他，不肯前去。

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擄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懸之苦。大勢番兵已

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葛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各逃生命，止丟下韓愛姐，無處依倚。不免收拾行裝，穿着隨身慘淡衣衫，出離了清河縣，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店也關閉，主人也走了。不想撞見陳三兒。三兒說：「你父母去年時就跟了何官人，往江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往前找尋父母。隨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似漏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色晚來，投在孤村裡面。一個婆婆，年紀七旬之上，頭縮兩道雪，鬢挽一窩絲，正在竈上杵米造飯。這韓愛姐便向前道了萬福，告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為荒亂，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婆這裡投宿一宵。明早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婆只顧觀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但見：

烏雲不整，惟思昔日家豪；眉斂遠山，一為憶當年富貴。此夜月朦雲霧瑣，牡丹花被土沉埋。

婆婆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個挑河伙子（四）來吃。」那老婆婆炕上柴竈，登時做出一大鍋稗稻插豆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盤生菜，撮上一把鹽。只見幾個漢子，都蓬頭精腿，禪褲兜襠，腳上黃泥流，進來放下荷筐鍬鏟，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婆道：「你們自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內一人，

約三十四、五歲年紀，紫面黃髮，便問婆婆：「這炕上坐的是甚麼人？」婆婆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母去。天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麼？」愛姐道：「奴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姐，你不是我侄女韓愛姐麼？」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叔韓二。」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因問：「你爹娘在那裡？你在東京，如何至此？」這韓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裡，丈夫沒了。我守寡到如今。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找尋去。荒亂中又没人帶去，胡亂單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裡撞見叔叔！」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没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裡挑河做伕子，每日覓碗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道：「若是叔叔同去，可知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吃了一口，見粗飯不能下咽，只吃了半碗，就不吃了。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天明，衆伕子都去了，韓二交納了婆婆房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所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釵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淮安，上船，迤邐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找尋到湖州何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不想何官人已死，家中又没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丟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不上一年，韓道國也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棹兒，就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富家子弟，見韓愛姐生的聰明標致，多來求親。韓二再三教他嫁人，愛姐割髮毀

目，出家爲尼姑，誓不再配他人。後年至三十二歲，以疾而終。正是：貞骨未歸三尺土，怨魂先徹九重天。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妻，情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話下。

却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到清河縣地界。只見官吏逃亡，城門晝閉，人民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烟生四野，日蔽黃沙。封豕長蛇，互相吞并；龍爭虎鬪，各自爭強。皂幟紅旗，布滿郊野。男啼女哭，萬戶驚惶。番軍虜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槍，好似森林密竹。一處處死屍骸骨，橫三豎四；一攢攢折刀斷劍，七斷八截。個個携男抱女，家家閉戶關門。十室九空，不顯鄉村城郭；獐奔鼠竄，那存禮樂衣冠。正是得多少宮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那時西門慶家中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家都關鎖門戶，亂擻逃去，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帶在身邊。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兒、小玉，領着十五歲孝哥兒，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離守。一來那裡避兵，二者與孝哥完就其親事去。一路上只見人人慌亂，個個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裳，和吳二舅男女五口，雜在人隊裡挨出城門，到於郊外，往前所行。

到於空野十字路口，只見一個和尚，身披紫褐袈裟，手執九環錫杖，腳鞞芒鞋，肩上背着條布袋，袋內裹着經典，大移步迎將來，與月娘打了個問訊，高聲大叫道：「吳氏娘子，你到那裡去？還與我徒弟來！」唬的月娘大驚失色，說道：「師父，你問我討甚麼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推睡裡夢裡！你曾記的十年前，在岱岳東峰，被殷天錫

趕到我山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靜。你許下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你不近道理！此是荒亂年程，亂攔逃生，他有此孩兒，久後還要接代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個不與我去？」吳二舅道：「師父，你休閑說，誤了人去路兒。後面只怕番兵來到，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既不與我徒弟？如今天色已晚，也走不出路去。番人且來不到此處，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寺中？」那和尚用手只一指，道：「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不想來到永福寺。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遍。比及來到寺中，長老僧衆都走去大半，止有幾個禪和尚在後邊禪堂中打坐。佛前點着一大盞琉璃海燈，燒着一爐香。此時日啣山時分，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廟杳靄鐘聲。一輪明月挂青天，幾點疏星明碧落。六軍營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正滴。四邊宿霧，紛紛罩舞榭歌臺；三市沉烟，隱隱閉綠窗朱戶。兩兩佳人歸綉閣，雙雙士子掩書幃。

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兒投宿在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娘等吃了。那普靜老師跏趺在禪堂床上，敲木魚，口中念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床上睡，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着了慌亂辛苦了的人都睡着了，止有小玉不曾睡熟，起來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靜老師父念經。

看看念至三更時，只見金風淒淒，斜月朦朦，人烟寂靜，萬籟無聲。覷那佛前海燈，半明不暗。這普靜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劫，陣亡、橫死者數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言世尊，念解冤經咒，薦拔幽魂，解釋宿冤，絕去挂礙，各去超生，再無留滯。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冤經咒。少頃陰風淒淒，冷氣颼颼，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泥面者，或斷手折臂者，或有剝腹剜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吊頸枷鎖者，都來悟領禪師經咒，列於兩傍。禪師便道：「你等衆生，冤冤相報，不肯解脫，何日是了！汝當諦聽吾言，隨方托化去罷。」偈曰：

勸爾莫結冤，冤深難解結。一旦結成冤，千日解不徹。

若將恩報冤，如湯去潑雪。若將冤報冤，如狼重見蝎。

我見結冤人，盡被冤磨折。我今此懺悔，各把性悟徹。

照見本來心，冤愆自然雪。仗此經力深，薦拔諸惡業。

汝當各托生，再勿將冤結。改頭換面輪迴去，來世機緣莫再攀！

當下衆人都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的。少頃，又一大漢進來，身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束，胸前關着一矢箭，自稱：「統制周秀，因與番將對敵，折於陣上。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托生，與沈鏡爲次子，名爲沈守善去也。」言未已，又一人素體榮身，口稱是：「清河縣富戶西門慶，不幸溺水而死。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托生富戶沈通

爲次子——沈鉞去也。」小玉認的是他爹，唬的不敢言語。已而又有一人，提着頭，渾身皆血，自言是：「陳經濟，因被張勝所殺。蒙師經功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與王家爲子去也。」已而又見一婦人，也提着頭，胸前皆血，自言：「奴是武大妻、西門慶之妾潘氏是也，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蒙師薦拔，今往京城內黎家爲女，托生去了。」已而又有一人，身軀矮小，面皆青色，自言是：「武植，因被王婆唆潘氏下毒吃藥而死。蒙師薦拔，今往徐州落鄉民范家爲男，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婦人，面皮黃瘦，血水淋漓，自言：「妾身李氏，乃花子虛之妻，西門慶之妾，因害血山崩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袁指揮家托生爲女去也。」已而又一男，自言：「花子虛，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鄭千戶家托生爲男去也。」已而又見一女人，頸纏腳帶，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宋氏，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朱家爲女去也。」已而又一婦人，面黃肌瘦，自稱：「周統制妻龐氏春梅，因色癆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與孔家爲女，托生去也。」已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渾身杖痕，自言是：「打死的張勝，蒙師父薦拔，今往東京大興衛貧人高家爲男去也。」已而又有一女人，項上纏着索子，自言：「西門慶妾孫雪娥，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姚家爲女去也。」已而又一女人，年小，項纏腳帶，自言：「西門慶之女、陳經濟之妻西門大姐是也，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鍾貴爲女，托生去也。」已而又見一小男子，自言：「周義，亦被打死。蒙師薦

拔，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爲男，名高留住兒，托生去也。」言畢，各恍然不見。

小玉唬的戰慄不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些鬼說話！」正欲向床前告訴與月娘，不料月娘睡得正熟，一靈真性（五），同吳二舅衆男女，身帶着一百顆明珠，一柄寶石繚環，前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離守那裡避兵，就與孝哥完成親事。

一路饑食渴飲，夜住曉行，到於濟南府。問一老人：「雲參將住所在於何處？」老人指道：「此去二里餘地，名靈壁寨。一邊臨河，一邊是山，這靈壁寨就在城上。屯聚有一千人馬，雲參將就在那裡做知寨。」月娘五口兒到寨門，通報進去。雲參將聽見月娘送親來了，一見如故，叙畢禮數。原來新近沒了娘子，央浼鄰舍王婆婆來陪待月娘，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吳二舅、玳安另在一處管待。因說起避兵來就親之事，因把那百顆明珠、寶石繚環，交與雲離守權爲茶禮。雲離守收了，并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王婆婆陪月娘一處歇卧，將言說念月娘，以挑探其意，說：「雲離守雖是武官，乃讀書君子。從割衫襟之時，就留心娘子。不期夫人沒了，鰥居至今。今據此山城，雖是任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願成伉儷之歡，一雙兩好。令郎亦得諧秦晉之配。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遲。」月娘聽言，大驚失色，半晌無言。這王婆婆回報雲離守，次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娘吃酒。月娘只知他與孝哥兒完親，連忙來到席前叙坐。雲離守乃言：「嫂嫂不知，下官在此，雖是山城，管着許多人馬。有的是財帛衣服，金銀寶物，

缺少一個主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裡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雙兩好，成其夫婦，在此快活一世，有何不可？」月娘聽了，心中大怒，罵道：「雲離守，誰知你人皮包着狗骨！我過世丈夫，不曾把你輕待，如何一出此犬馬之言？」雲離守笑嘻嘻，向前把月娘摟住，求告說：「娘子，你自家中，如何走來我這裡做甚？自古上門買賣好做。不知怎的，一見你，魂靈都被你攝在身上。沒奈何，好歹完成了罷！」一面拿過酒來，和月娘吃。月娘道：「你前邊叫我兄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雲離守笑道：「你兄弟和玳安兒小廝，已被我殺了。」即令左右：「取那件物事與娘子看！」不一時，燈光下血瀝瀝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唬的月娘面如土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離守向前抱起：「娘子不須煩惱，你兄弟已死，你就與我爲妻。我一個總兵官，也不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我若不從，連我命也喪了。」乃回嗔作喜，說道：「你須依我，奴方與你做夫妻。」雲離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月娘道：「你先把孩兒完了房，我却與你成婚。」雲離守道：「不打緊。」一面叫出雲小姐來，和孝哥兒推在一處，飲合巹杯，締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拉月娘和他雲雨。這月娘却拒阻不肯。被雲離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與你兒子成了婚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拔劍向床砍去，頭隨手而落，血濺數步之遠。正是：三尺利刀着項上，滿腔鮮血濕模糊！

月娘見砍死孝哥兒，不覺大叫一聲。不想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唬的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連道：「怪哉，怪哉！」小玉在旁，便問：「奶奶怎的哭？」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不祥。」不免告訴小玉一遍。小玉道：「我倒剛纔不曾睡着，悄悄打門縫見那和尚，原來和鬼說了一夜話！剛纔過世俺爹、五娘、六娘，和陳姐夫、周守備、孫雪娥、來旺兒媳婦子、大姐，都來說話，各四散去了。」月娘道：「這寺後現埋着他們，夜靜時分，屈死淹魂，如何不來！」娘兒們也不曾睡，不覺五更鷄叫。

吳月娘梳洗面貌，走到禪堂中禮佛燒香。只見普靜老師在禪床上高叫：「那吳氏娘子，你如今可省悟了麼？」這月娘便跪下參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肉眼凡胎，不知師父是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老師道：「既已省悟，也不消前去。你就去，也無過只是如此，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合你這兒子有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不然定然難免骨肉分離。當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身托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財本，傾覆其產業，臨死還當身首異處。今我度脫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你那夫主冤愆解釋，亦得超生去了。你不信，跟我來，與你看一看。」於是扞步來到方丈內，只見孝哥兒還睡在床。老師將手中禪杖向他頭上只一點，教月娘衆人看，——忽然翻過身來，却是西門慶，項帶沉枷，腰繫鐵索。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床上。月娘見了不覺放聲大哭，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托

生！良久，孝哥兒醒了，月娘問他：「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在佛前與他剃頭，摩頂受記（六）。可憐月娘扯住慟哭了一場：「乾生受養了他一場，到十五歲指望承家嗣業，不想被這個老師幻化去了！吳二舅、小玉、玳安亦悲不勝。」

當下這普靜老師，領定孝哥兒，起了他一個法名，喚做明悟，作辭月娘而去。臨行，吩咐月娘：「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如今不久，番兵退去，南北分爲兩朝，中原已有個皇帝。多不上十日，兵戈退散，地方寧靜了。你們還回家去，安心度日。」月娘便道：「師父，你度脫了孩兒去了，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不覺扯住，放聲大哭起來。老師便道：「娘子休哭，你見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哄的衆人扭頸回頭，當下化陣清風不見了。正是：三降塵寰人不識，倏然飛過岱東峰。

不說普靜老師幻化孝哥兒去了。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衆人，在永福寺住了那到十日光景，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稱帝，置文武百官。徽宗、欽宗兩君北去；康王泥馬度江，在建康即位，是爲高宗皇帝。拜宗澤爲大將，復取山東河北，分爲兩朝，天下太平，人民復業。後月娘歸家，開了門戶，家產器物都不曾疏失。後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門安，承受家業，人稱呼爲西門小員外。養活月娘到老，壽年七十歲，善終而亡。此皆平日好善看經之報也！有詩爲證：

閑閱遺書思惘然，誰知天道有循環。西門豪橫難存嗣，經濟顛狂定被殲。

樓月善良終有壽，瓶梅淫佚早歸泉。可怪金蓮遭惡報，遺臭千年作話傳！

注釋：

- (一) 火牌羽書——火牌，明代軍中符信之一。兵丁至各地傳命令，憑此牌向各驛站支領口糧。羽書，征調軍隊的文書上插有鳥羽，以示緊急。
- (二) 頤養——保養。
- (三) 窪窪——量詞。表示聚集的液體數。
- (四) 挑河伕子——挖河的民工。
- (五) 靈真性——即靈魂。
- (六) 摩頂受記——佛教授戒儀式。摩頂，本為釋迦牟尼以大法付囑摩訶薩時，用右手摩其頭頂。後佛教授戒時，將摩受戒者頂傳為定式。受記，指受戒者頭頂上燙香洞。

金瓶梅詞話卷之一百回終

慶祝里仁 34 週年
新書資訊情報

全唐賦（一套八冊）

作者：逢甲大學唐代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 編校

簡宗梧·李時銘 主編

出版日期：2011/10/30

ISBN：978-986-6178-38-2

參考售價：全套10000元 / 25開精裝

唐代是中國文化史上光輝燦爛的時期，文學更是體類多元，華彩博富，古調圓熟，新聲絡繹；唐賦也正好是個縮影，不但體制粲然大備，足以承先啓後，作品數量亦超逸前代，故有「賦莫盛於唐」之論。

《全唐賦》是逢甲大學整體發展計畫中的一項學術成果，本書彙輯基本上完整的唐五代賦一千七百餘篇，標點校勘。就「隨韻爲句，依韻分段」的原則，以彰顯賦的文體特色；對研究者而言，作品集中，異文並陳，不但取材容易，觀劍識器，更得以規知唐賦歷史發展的諸多現象。無論從唐研究、賦學，抑或文獻校理觀之，都可視爲當今一個重大的學術工程。



Thirty Chapter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中國哲學史三十講》英譯本)

作者：Lily Zhang (張麗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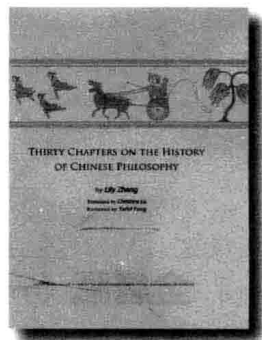
出版日期：2011/9

ISBN：978-986-6178-36-8

參考售價：1200元 / 18開精裝

Translator: Christine Lu currently works as a freelance translator.

Reviewer: Yafei Yang currently is a Chinese teacher at Changhua Senior High School.



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

作者：張高評

出版日期：2011/3/11

ISBN：978-986-6923-79-1

參考售價：700元 / 25開精裝

本書以《春秋》書法為經，以《左傳》史筆為緯，考察《春秋》、《左傳》、《史記》、《史通》、《杜甫詩集》、《春秋集解》、《春秋左傳讀敘錄》、《管錐編》等八部經典。

或以《春秋》書法為史筆，或以文章修辭解讀書法，今持以治《春秋》、說《左傳》、考《史記》、探詩話、明義法，轉相論證。是揭示「如何書」之藝術技巧，與發明「何以書」之大義微言、凡例義例，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張高評，現任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已出版《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已由本書局出版)等專著13種，尚發表論文180餘篇。



清代論詞絕句初編

作者：王偉勇

出版日期：2010/9/10

ISBN：978-986-6178-04-7

參考售價：500元 / 25開平裝

論詞絕句為清代詞學批評之重要形式，本書探討清代論詞絕句之整理、研究、價值以及前此學者彙編之貢獻得失，並採得133家1067首作品，萃於一編，另附清代論詞絕句研究專文數篇。

編撰者：王偉勇，現任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通識中心主任、藝術研究所代理所長。著有《詩詞越界研究》（已由本書局出版）等專書；主編《成大通識教育叢書》等。

合撰者：趙福勇，現任東方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專任講師；林宏達，現任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應用中文系兼任講師。



遊目騁懷——文學與美術的互文與再生

作者：衣若芬

出版日期：2011/8/30

ISBN：978-986-6178-33-7

參考售價：700元 / 25開平裝

本書探討〈九歌〉、〈蘭亭序〉、〈赤壁賦〉等經典文學作品為題材的「詩意圖」，以及觀賞「詩意圖」而寫作的題畫詩。

詩 / 詩意圖 / 題畫詩，彼此「互為文本」，又「依憑再生」。「互文」與「再生」之中，暢敘幽情，歷久彌新。

衣若芬，現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著有《蘇軾題畫文學研究》等書。



詩經問答

作者：翁麗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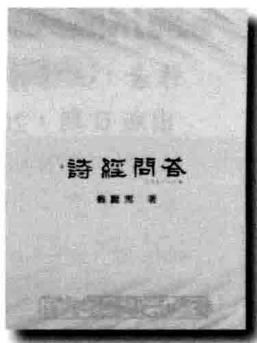
出版日期：2010/9/10

ISBN：978-986-6178-03-0

參考售價：450元 / 25開平裝

本書為研究《詩經》之入門讀本，亦兼具學術價值。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總結《詩經》十六個基本議題，以問答方式論述《詩經》的一般常識、歷來漢學 / 宋學之不同見解、經學研究之流變脈絡、諸家著作之考證辨析。下編整理《詩經》十二類主題，選讀最具代表性之詩篇，篇後《詩經》點評，廣泛吸納前人研究成果。

翁麗雪，現任嘉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唐詩二十講

作者：翁麗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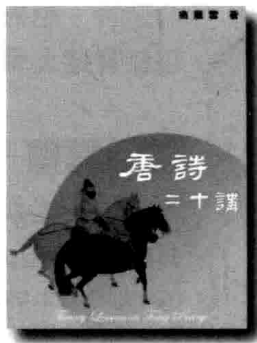
出版日期：2011/9/15

ISBN：978-986-6178-34-4

參考售價：450元 / 25開平裝

本書為研究唐詩之入門讀本，亦兼具學術價值。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歸納唐詩九個基本專題，包含古典詩歌之基本常識、體製結構、創作理論、鑑賞審美，理論實例並陳，具體系統論述。下編整理唐詩十一類主題解讀，選讀代表性之詩篇，篇前概述，篇後「唐詩點評」，以文藝美學視角觀照唐代詩歌，認識詩人獨特之生命性情、時空意識、多義思維、語言技巧、意境呈示與作家風貌，使唐詩風采得以展現，對理解傳統古典詩歌尤有助益。

翁麗雪，現任嘉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六朝志怪小說研究述論：回顧與論釋

作者：謝明勳

出版日期：2011/3/25

ISBN：978-986-6178-24-5

參考售價：550元 / 25開平裝

本書對「六朝志怪小說研究」重新省思與示例展演。凡分「回顧省思」、「研究舉隅」二篇。前者係對於過去之研究成果進行回顧，鉤勒歷史軌跡，展望未來；後者則是從各種不同之思考面向切入，提供文本解讀之可能策略，做為後人資鑑之用。

謝明勳，現任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六朝小說本事考索》（已由本書局出版）等專書，及學術論文五十餘篇。



釋經以立論——漢代毛鄭詩經經解的思想探索

作者：車行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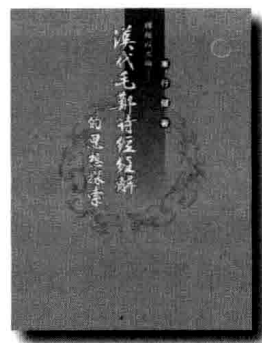
出版日期：2011/9/20

ISBN：978-986-6178-35-1

參考售價：450元 / 25開平裝

本書以漢代毛鄭《詩經》經解為範圍，探討這些漢代經師在詮釋《詩經》本義之際，所進行的經義再創造之成果。本研究亦呈顯出漢人《詩經》經解「依經立論」與「借事言理」的思想表達特色。這種表達方式不但體現出中國傳統思想家所擅長的「經注思維」之思考模式，而且在現實情境中也能展現出較高的說服力及權威性。

車行健，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有《詩本義析論》（已由本書局出版）及論文數十篇。



報導文學的核心價值——析論《人間》雜誌

作者：阮桃園

出版日期：2011/6/20

ISBN：978-986-6178-30-6

參考售價：550元 / 25開平裝

本書嘗試以曾經是台灣第一份採取「民衆觀點」作為報導立場，且停刊至今已滿二十年的雜誌作為探討對象，主要運用：「過時的技術就是藝術」（麥克魯漢），暨後現代歷史學諸觀點，闡述該媒體的報導美學。這是個新試驗，期盼據此延伸出另一個對「報導、歷史、小說」的研究視角。

阮桃園，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



余象斗小說評點及出版文化研究

作者：林雅玲

出版日期：2009/2/1

ISBN：978-986-6923-55-5

參考售價：600元 / 25開平裝

明萬曆中葉以後，新興城市人口增加，帶動圖書消費，書坊如何因應新讀者需求，為晚明值得觀察之出版文化現象。其中建陽書商余象斗刊行大量小說，為觀察此時圖書之生產與消費，提供絕佳材料。余象斗改良小說版式，運用廣告宣傳，藉評點提昇讀者語文知能，並寄託儒家教化。其半儒半商之出版策略，為萬曆年間通俗讀物雅俗分化之閱讀現象，提供例證。

林雅玲，現任教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以古典小說、小說評點為主要研究中心，曾發表〈葉晝小說評點析論〉等文。



漢魏六朝樂府詩新論

作者：劉德玲

出版日期：2011/7/15

ISBN：978-986-6178-31-3

參考售價：450元 / 25開平裝

樂府詩是中國三大詩體，漢魏六朝是樂府詩發展的重要階段，本書收錄的論文可區分為三部分，漢樂府詩研究、南朝樂府詩研究及樂府詩綜合研究。自漢魏以來，樂府詩一直是當時文人創作的大宗，樂府詩龐雜的諸般文學風貌，紛然呈現在詩人的筆墨書寫裡。本書討論的議題有樂府挽歌的流變、漢樂府寓言詩的思想內容、樂府詩中的遊仙旨趣、京洛城市意象、南朝江南祭歌的風貌與邊塞樂府書寫等論題，並嘗試提出若干新觀點。

劉德玲，現任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儀禮沃盥禮器研究

作者：姬秀珠

出版日期：2011/4/10

ISBN：978-986-6178-23-8

參考售價：800元 / 18開精裝

《儀禮》記載華夏地區的古代文明。「沃」是自上澆下的意思，而洗手曰盥。沃盥所使用的器物：一個承接的盤，和一個注水的匜，以匜自上澆水，仰掌澡手受沃，而棄水下流於盤中，稱為「奉匜沃盥」。

姬秀珠，現任空軍官校通識中心教授，長於《儀禮》、考古器物學研究。著有《儀禮飲食禮器研究》（本書已由本局出版）等書。



竹林風致之反思與視域拓延

主編者：江建俊

出版日期：2011/7/15

ISBN：978-986-6178-32-0

參考售價：700元 / 平裝25開

此論文集乃執行國科會計畫，所召開的「竹林七賢研究新視角」研討會之成果，內容包括七賢之整體印象，從七賢遺文遺事中，貞定其「孤獨」形象背後所承載的自我、自由精神。

主編者：江建俊，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作者：顧農、衛紹生、胡大雷、劉漢初、蔡忠道、范子燁、劉強、江建俊、謝綉治、楊金峯、羅夏美、施穗鈺、莊千慧、陳雅萍、葉常泓、劉家幸。（依目次先後序）



人文經典與創意開發

主編者：王偉勇

出版日期：2011/6/10

ISBN：978-986-6178-29-0

參考售價：450元 / 25開平裝

本書係國立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人文」相關領域之講稿，經潤飾彙編而成。講者皆知名學者專家，分別從哲學、經學、史學、文學與文化等各層面選取論題，並結合社會多元的發展趨勢與生命情境的創造體現，引領讀者重新「開發」人文經典的「創意」，從而提升生命價值與生活品質。

撰稿人有林正弘、鄭吉雄、林安梧、林慶彰、葉國良、李明輝、張寶三、王偉勇、何寄澎、張雙英、張國剛、王琪、李豐楙、陳益源等十四位教授。



中孚大有集——黃慶堃教授八黷嵩壽論文集

主編者：賴貴三

出版日期：2011/3/21

ISBN：978-986-6178-25-2

參考售價：1200元 / 18開精裝

今春，欣逢老師八黷嵩壽，賴貴三再度總籌聯繫，議輯編撰——《中孚大有集》，取義於《周易》☱「風澤」中孚卦，誠悅於中而隨順乎外；☲「火天」大有卦，行健於己而麗耀乎人，欲藉此以形容、以涵蘊老師的為人處世與修德廣業，並期能如實印證體現老師的高風亮節。以《中孚大有集》，恭祝老師八黷嵩壽，期頤天年。本集壹至肆編，正文二十四篇，加上編輯代序，幾近五十萬字，如中孚卦之「誠中形外」，若大有卦之「剛健文明」，可以獻壽吾師，亦可以齊賀國慶百年，民主不朽。



書畫藝術與生活空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主編者：張炳煌·崔成宗

出版日期：2011/8/20

ISBN：978-986-6923-30-2

參考售價：800元 / 18開精裝

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書法研究室、中國文學學系，與中華民國書學會於二〇〇三年舉辦「臺灣書法學術研討會」，探研「臺灣書法史」課題；復於二〇〇七年舉辦「書畫藝術與生活空間國際學術研討會」，探研「書畫藝術與生活美學」課題。本書收錄上述會議論文，此二十二篇論文針對臺灣書法史文獻之蒐考、史觀之探討、論題之開發、學術之拓展，以及書畫篆刻與生活



美學之關係，從事論述，對於臺灣書法學之開展，實有貢獻。

從近現代到後冷戰：亞洲的政治記憶與歷史敘事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主編者：徐秀慧·吳彩娥

出版日期：2011/10/20

ISBN：978-986-6178-37-5

參考售價：1000元 / 18開精裝

十九世紀以來，亞洲被迫向西方看齊，主流論述往往忽略東方傳統的長處與亞洲觀點的思考，遑論批判西方文化的入侵與衝擊。在廿一世紀的開端，當歐美經濟體出現危機，亞洲的崛起固然受注目，但各經濟體的互利與衝突，導致各地的民族主義與族群意識高漲，族裔關係緊張。對此，爲了凝聚亞洲觀點，理解彼此處境，特精選17篇論文，期爲了解亞洲政治記憶與歷史敘事的開端，爲深耕亞洲文化研究埋下種苗。



臺灣古典散文學術論文集

主編者：朱歧祥·許建崑

出版日期：2011/11/30

ISBN：978-986-6178-39-9

參考售價：1000元 / 18開平裝

是次「臺灣古典散文學術研討會」，東海大學中文系邀請了研究台灣文學的前輩如胡萬川教授、陳萬益教授、柯慶明教授、吳福助教授等主持和討論，本書也集合了龔顯宗教授、施懿琳教授、林翠鳳教授等台文研究一時之選的論文，研討明清以降臺灣古典散文諸面向。



紅樓夢學刊

主編：馮其庸等

出版日期：2006~2011

ISSN：1001-7917

參考售價：2006.1-2010.6（共30冊，不分售）

——台幣6000元 / 32開平裝

2011.1-2011.6（共6冊，不分售）

——台幣600元 / 32開平裝



本刊爲於1979年創刊之雙月刊，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創辦以來，成功匯集大量有關《紅樓夢》的論文與資料，已成爲海內外紅學研究的重要學術園地。該刊在推動紅學研究的深入開展、繁榮學術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博得了海內外紅學研究者的高度重視和贊譽。

全宋詩

主編：傅璇琮等

出版日期：1991-2004

參考售價：台幣14400元 / 25開精裝

（含《作者索引》共73冊，不分售）



《全宋詩》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纂、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斷代詩歌總集，是古籍整理的世紀工程，所收宋代詩作約二十七萬首，超過《全唐詩》5倍，泱泱72大冊，卷帙浩繁，成就斐然。

里仁叢書總目

下列價格西元2013年6月30日以前有效；超過此時限，請來信或電話詢問。

※①表內價格全係優待價（含稅），書後括號為初版年度（西元紀年）。

※②所有訂單一律免郵資（海外地區除外）。

※③您可選擇郵局宅配貨到立即付款或先自行劃撥（匯款）

※④郵政劃撥、支票、電匯等相關資訊請見本書訊p.32。

一、總論

- ①章太炎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善同文教基金會編
18開平裝 特價500元(1999)
- ②碩堂文存三編 何廣棧著 25開平裝 特價200元(1995)
- ③碩堂文存五編 何廣棧著 25開平裝 特價360元(2004)
- ④春風煦學集 賴貴三等編 18開精裝 特價500元(2001)
- ⑤含章光化——戴璉璋先生七秩哲誕論文集 戴璉璋先生七秩
哲誕論文集編輯小組編輯 18開精裝 特價700元(2002)
- ⑥廖蔚卿教授八十壽慶論文集 廖蔚卿教授八十壽慶論文集編
輯委員會編輯 18開精裝 特價600元(2003)
- ⑦吳宏一教授六秩晉五壽慶暨榮休論文集 論文集編輯小組編
輯 18開精裝 特價1280元(2008)
- ⑧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五輯） 成功
大學中文系主編 18開精裝 特價1000元(2004)
- ⑨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六輯） 成功
大學中文系主編 18開精裝 特價1300元（2010）
- ⑩遨遊在中古文化的場域——六朝唐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
灣大學中文系、成功大學中文系「六朝唐宋學術研討會」編
輯小組 18開精裝 特價800元(2004)
- ⑪唐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謝海平主編 18開精裝 特價1000
元(2008)
- ⑫2004臺灣書法論集 張炳煌·崔成宗合編 18開精裝 特價

800元(2005)

- ⑬2004年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王建生·朱歧祥合編 18開平裝 特價800元(2005)
- ⑭傳播與交融——第二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徐志平主編 18開精裝 特價1000元(2006)
- ⑮第三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蔡忠道主編 18開精裝 特價1000元(2008)
- ⑯當代的民間文化觀照 周益忠·吳明德執行 16開精裝 特價800元(2007)
- ⑰典範與創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張高評主編 18開精裝 特價1000元(2007)
- ⑱人文與創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張高評主編 18開精裝 特價800元(2008)
- ⑲傳統文化與經營管理研究論文集 張高評主編 18開精裝 特價800元(2009)
- ⑳中孚大有集——黃慶萱教授八髯嵩壽論文集 賴貴三主編 18開精裝 特價1200元(2011)
- ㉑書畫藝術與生活空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張炳煌·崔成宗主編 18開精裝 特價800元(2011)
- ㉒從近現代到後冷戰：亞洲的政治記憶與歷史敘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徐秀慧·吳彩娥主編 18開精裝 特價1000元(2011)
- ㉓臺灣古典散文學術論文集 朱歧祥·許建崑主編 18開平裝 特價1000元(2011)

二、中國哲學·思想

- ①論語今注 潘重規著 25開平裝 特價360元(2000)
- ②老子校正 陳錫勇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1999)
- ③郭店楚簡老子論證 陳錫勇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5)
- ④郭象玄學 莊耀郎著 25開平裝 特價350元(1998)
- ⑤王船山哲學 曾昭旭著 25開漆布精裝 特價600元(2008)
- ⑥清代義理學新貌 張麗珠著 25開平裝 特價360元(1999)
- ⑦清代新義理學——傳統與現代的交會 張麗珠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03)

- ⑧清代的義理學轉型 張麗珠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6)
- ⑨清初理學思想研究 楊菁著 25開平裝 特價500元；25開
漆布精裝 特價700元(2008)
- ⑩聖賢典型的儒道義蘊試詮 吳冠宏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
元(2000)
- ⑪魏晉玄義與聲論新探 吳冠宏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6)
- ⑫竹林名士的智慧與詩情 江建俊主編 25開平裝 特價450
元(2008)
- ⑬竹林學的形成與域外流播 江建俊主編 25開平裝 特價
600元(2010)
- ⑭竹林風致之反思與視域拓延 江建俊主編 25開平裝 特價
700元(2011)
- ⑮道家思想的哲學詮釋 陳德和著 25開平裝 特價380元(2005)
- ⑯莊子生命情調的哲學詮釋 王志楣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
元(2009)
- ⑰莊子道 王邦雄著作系列① 25開平裝 特價350元(2010)
- ⑱莊子的道——逍遙散人 趙衛民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
(2011)
- ⑲中國哲學史 王邦雄·岑溢成·楊祖漢·高柏園合著 18開
平裝 上下各特價300元(2005)
- ⑳中國哲學史三十講 張麗珠著 18開精裝 特價500元(2007)
- ㉑Thirty Chapter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
學史三十講》英譯本) 18開精裝 特價1200元(2011)
- ㉒理學方法論 劉昌佳著 25開平裝 特價600元(2010)
- ㉓淮南鴻烈論文集 于大成著 25開精裝二大冊 特價1800元
(2005)
- ㉔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 陳逢源著 25開平裝 特價600元(2006)
- ㉕朱熹學術考論 董金裕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8)
- ㉖北宋中期儒學道論類型研究 林素芬著 25開平裝 特價
600元(2008)
- ㉗理氣與心性：明儒羅欽順研究 鄧克銘著 25開平裝 特價
400元(2010)

三、西洋哲學

- ①康德的自由學說 盧雪崑著 25開平裝 特價650元(2009)
- ②物自身與智思物：康德的形而上學 盧雪崑著 25開平裝 特價650元(2010)

四、美學

- ①六朝情境美學 鄭毓瑜著 25開平裝 特價200元(1997)
- ②文學與圖像的文化美學——想像共同體的樂園論述 鄭文惠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7)

五、經學

- ①周易陰陽八卦說解 徐志銳著 25開平裝 特價160元(1994)
- ②周易大傳新注 徐志銳著 25開平裝二冊 特價400元(1995)
- ③周易新譯 徐志銳著 25開平裝 特價250元(1996)
- ④詩本義析論 車行健著 25開平裝 特價350元(2002)
- ⑤釋經以立論——漢代毛鄭詩經經解的思想探索 車行健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11)
- ⑥儀禮飲食禮器研究 姬秀珠著 18開精裝 特價800元(2005)
- ⑦儀禮沃盥禮器研究 姬秀珠著 18開精裝 特價800元(2011)
- ⑧陳振孫之經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經錄考證 何廣棧著 25開精裝 特價1200元(1997)
- ⑨昭代經師手簡箋釋——清儒致高郵二王論學書 賴貴三編著 25開平裝 特價500元(1999)
- ⑩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研究 賴貴三著 25開平裝二冊 特價1000元(2000)
- ⑪臺灣易學史 賴貴三主編 18開精裝 特價800元(2005)
- ⑫易傳與儒道關係論衡 顏國明著 25開平裝 特價800元(2006)
- ⑬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 張素卿著 25開平裝 特價600元(2007)
- ⑭詩經問答 翁麗雪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10)
- ⑮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 張高評著 25開精裝 特價700元(2011)

六、中國歷史

- ①秦漢史 韓復智·葉達雄·邵台新·陳文豪編著 18開精裝

特價450元(2007)

- ②魏晉南北朝史 鄭欽仁·吳慧蓮·呂春盛·張繼昊編著 18開精裝 特價450元(2007)
- ③隋唐五代史 高明士·邱添生·何永成·甘懷真編著 18開精裝 特價450元(2006)
- ④國史論衡(一) 鄭士元著 25開精裝 特價400元(1992)
- ⑤國史論衡(二) 鄭士元著 25開精裝 特價450元(1992)
- ⑥中國經世史稿 鄭士元著 25開精裝 特價450元(1992)
- ⑦中國學術思想史 鄭士元著 25開精裝 特價400元(1992)
- ⑧中國上古史綱 張蔭麟著 25開平裝 特價170元(1982)
- ⑨中國歷史研究法(正補編及新史學合刊) 梁啓超著 25開平裝 特價180元(1984)
- ⑩中國史學名著評介 倉修良主編 25開精裝三冊 特價1200元(1994)
- ⑪明清史講義 孟森(心史)著 25開精裝 特價500元(1982)
- ⑫清代政事軍功評述 唐昌晉著 25開精裝三冊 特價1500元(1996)
- ⑬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清代學術概論) 梁啓超著 25開精裝 特價400元(1995)
- ⑭史記選注 韓兆琦選注 25開精裝一大冊 特價500元(1994)
- ⑮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 李長之著 25開平裝 特價200元(1999)
- ⑯秦始皇評傳 張文立著 25開精裝 特價600元；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0)

七、文學概論·文學史

- ①文學概論 朱國能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03)
- ②文學理論 羅麗容著 18開平裝 特價400元(2010)
- ③文學詮釋學 周慶華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9)
- ④中國文學史 龔鵬程著 18開精裝 上下各特價500元(2009-2010)
- ⑤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 江寶釵著 18開平裝 特價300元(1998)

八、文學評論

- ①香草美人文學傳統 吳旻旻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6)
- ②文心雕龍注釋(附：今譯) 周振甫著 25開精裝 特價500元(1984)
- ③沈迷與超越——六朝文學之感官辯證 陳昌明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5)
- ④韓柳古文新論 王基倫著 25開平裝 特價200元(1996)
- ⑤唐宋古文論集 王基倫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01)
- ⑥歷史·空間·身分——洛陽伽藍記的文化論述 王美秀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7)
- ⑦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 曹淑娟著 25開平裝 特價600元(2006)
- ⑧儒者歸有光析論——以應舉為考察核心 黃明理著 25開平裝 特價500元(2009)
- ⑨寓莊於諧：明清笑話型寓言論證 林淑貞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6)
- ⑩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 林淑貞著 25開平裝 特價700元(2010)
- ⑪清代才媛沈善寶研究 王力堅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9)
- ⑫溪聲便是廣長舌 王保珍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03)
- ⑬遊目騁懷——文學與美術的互文與再生 衣若芬著 25開平裝 特價700元(2011)

九、文學別集·選集

- ①歷代散文選注 張素卿·詹海雲·廖棟樑·方介·周益忠·黃明理選注 18開精裝 上下各特價450元(2009)
- ②陶淵明集校箋(增訂本) 龔斌校箋 25開軟皮精裝 特價450元；25開漆布精裝 特價600元(2007)
- ③謝靈運集校注 顧紹柏校注 25開漆布精裝 特價500元(2004)
- ④中國文學名篇選讀 林宗毅·李栩鈺選注 18開平裝 特價350元(2002)

十、詩

- ①會通與適變——東坡以詩爲詞論題新詮 劉少雄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6)
- ②唐宋詩舉要 高步瀛選注 18開精裝 特價450元(2004)
- ③歷代詩選注 鄭文惠·歐麗娟·陳文華·吳彩娥選注 18開精裝一大冊 特價600元(1998)
- ④袖珍詩選 吳彩娥選注 18開平裝 特價380元(2004)
- ⑤唐詩選注 歐麗娟選注 25開精裝 特價500元(1995)
- ⑥杜詩意象論 歐麗娟著 25開平裝 特價200元(1997)
- ⑦唐詩的樂園意識 歐麗娟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0)
- ⑧唐代詩歌與性別研究——以杜甫爲中心 歐麗娟著 25開平裝 特價500元(2009)
- ⑨唐詩論文集及其他 方瑜著 25開精裝 特價400元(2005)
- ⑩唐詩二十講 翁麗雪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11)
- ⑪杜甫與唐宋詩學——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九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陳文華主編 18開精裝 特價800元(2003)
- ⑫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 黃奕珍著 25開平裝 特價360元(2005)
- ⑬清代詩論與杜詩批評——以神韻、格調、肌理、性靈爲論述中心 徐國能著 25開平裝 特價470元(2009)
- ⑭臺灣師大圖書館鎮館之寶：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 賴貴三校釋：國立編譯館出版 25開精裝 特價1200元(2011)
- ⑮賈島詩集校注 李建崑校注 25開精裝 特價600元(2002)
- ⑯唐詩學探索 蔡瑜著 25開平裝 特價250元(1998)
- ⑰說詩碎語論歷代詩 朱自力著 25開平裝 特價200元(1994)
- ⑱田園詩派宗師——陶淵明探新 陳怡良著 25開平裝 特價500元(2006)
- ⑲南朝邊塞詩新論 王文進著 25開平裝 特價280元(2000)
- ⑳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 王文進著 25開精裝 特價600元(2008)
- ㉑回車：中古詩人的生命印記 廖美玉著 25開平裝 特價500元(2007)
- ㉒蒹葭樓詩論 陳慶煌著 25開平裝 特價230元(2001)

- ⑳ 夢機六十以後詩 張夢機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04)
- ㉑ 王東燁槐庭詩草 鄭定國編注 25開平裝 特價350元(2004)
- ㉒ 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 鄭定國主編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5)
- ㉓ 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中國古典詮釋學例說 顏崑陽著 25開平裝 特價380元(2005)
- ㉔ 李商隱詩選註 黃盛雄編著 18開平裝 特價380元(2006)
- ㉕ 表意·示意·釋義——中國寓言詩析論 林淑貞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7)
- ㉖ 絕唱——漢代歌詩人類學 高莉芬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8)
- ㉗ 中西詩學的對話：北美華裔學者中國古典詩研究 王萬象著 25開平裝 特價700元(2009)
- ㉘ 漢魏六朝樂府詩新論 劉德玲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11)

十一、詞

- ① 人間詞話新注 王國維著 滕咸惠校注 25開平裝 特價170元(1994)
- ② 人間詞話之審美觀 蘇珊玉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5開精裝 特價500元(2009)
- ③ 歷代詞選注(附「實用詞譜」、「簡明詞韻」) 閔宗述·劉紀華·耿湘沅選注 18開精裝 特價475元(1993)
- ④ 蘇辛詞選注 劉紀華·高美華選注 18開精裝 特價450元(2005)
- ⑤ 讀寫之間——學詞講義 劉少雄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6)
- ⑥ 詞學文體與史觀新論 劉少雄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10)
- ⑦ 唐宋名家詞選(增訂本) 龍沐勛編選·卓清芬注說 18開紙皮精裝 特價600元；18開漆布精裝 特價800元(2007)
- ⑧ 唐宋詞格律 龍沐勛著 25開平裝 特價200元(1995)
- ⑨ 倚聲學(詞學十講) 龍沐勛著 25開平裝 特價180元(1996)
- ⑩ 袖珍詞學 張麗珠著 25開平裝 特價380元(2001)
- ⑪ 袖珍詞選 張麗珠選注 18開平裝 特價350元(2003)

- ⑫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 陳文華著 25開平裝 特價250元
(1996)
- ⑬湖海樓詞研究 蘇淑芬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5)
- ⑭詩詞越界研究 王偉勇著 25開平裝 特價500元(2009)
- ⑮清代論詞絕句初編 王偉勇著 25開平裝 特價500元(2010)

十二、戲曲

- ①西廂記 王實甫著 王季思校注 25開平裝 特價200元(1995)
- ②牡丹亭 湯顯祖著 徐朔方等校注 25開平裝 特價220元
(1995)
- ③《牡丹亭》錄影帶 張繼青主演 VHS二捲一套 特價600元
(1997)
- ④長生殿 洪昇著 徐朔方校注 25開平裝 特價200元(1996)
- ⑤桃花扇 孔尚任著 王季思等校注 25開平裝 特價250元
(1996)
- ⑥琵琶記 高明著 錢南揚校注 25開平裝 特價200元(1998)
- ⑦關漢卿戲曲集 吳國欽校注 25開平裝二冊 特價500元
(1998)
- ⑧王國維戲曲論文集(宋元戲曲考及其他) 25開平裝 特價
300元(1993)
- ⑨戲文概論 錢南揚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00)
- ⑩歷代曲選注 朱自力·呂凱·李崇遠選注 18開精裝 特價
425元(1994)
- ⑪袖珍曲選 沈惠如選注 18開平裝 特價350元(2004)
- ⑫傳統戲曲的現代表現 王安祈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1996)
- ⑬京劇發展V.S.流派藝術 林幸慧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
(2004)
- ⑭由申報戲曲廣告看上海京劇發展(1872至1899) 林幸慧著
25開平裝 特價700元(2009)
- ⑮戲曲批評概念史考論 李惠綿著 25開平裝 特價500元(2002)
- ⑯清代戲曲研究五題 陳芳著 25開平裝 特價360元(2002)
- ⑰清人戲曲序跋研究 羅麗容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2)
- ⑱曲學概要 羅麗容著 18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3)

- ⑱中國神廟劇場史 羅麗容著 18開平裝 特價500元(2006)
- ⑳規律與變異：明清戲曲學辨疑 林鶴宜著 25開平裝 特價360元(2003)
- ㉑西廂記的戲曲藝術——以全劇考證及藝事成就爲主陳慶煌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3)
- ㉒元雜劇的聲情與劇情 許子漢著 25開平裝 特價250元(2003)
- ㉓崑曲中州韻教材(附DVD) 石海青編著 16開精裝 特價880元(2007)
- ㉔臺灣歌仔戲史論與演出評述 蔡欣欣著 25開精裝 特價600元(2005)
- ㉕廿世紀初中國俗曲唱述人物 林仁昱著 25開精裝 特價800元(2011)

十三、辭賦

- ①楚辭註釋 吳福助著 25開精裝 上下各特價400元(2007)
- ②楚辭文心論——諷諫抒情與神話儀式 魯瑞菁著 25開平裝 特價550元(2002)
- ③倫理·歷史·藝術：古代楚辭學的建構 廖棟樑著 25開平裝 特價600元(2009)
- ④靈均餘影：古代楚辭學論集 廖棟樑著 25開平裝 特價600元(2010)
- ⑤女性·帝王·神仙——先秦兩漢辭賦及其文化身影 許東海著 25開平裝 特價350元(2003)
- ⑥風景·夢幻·困境：辭賦書寫新視界 許東海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8)
- ⑦全唐賦 簡宗梧·李時銘主編 25開精裝 全套8冊 特價10000元(2011)

十四、俗文學·神話

- ①民俗文化與民間文學 陳益源著 25開平裝 特價200元(1997)
- ②台灣民間文學採錄 陳益源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1999)
- ③俗文學稀見文獻校考 陳益源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5)
- ④蔡廷蘭及其海南雜著 陳益源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6)
- ⑤周成過台灣的傳述 王釗芬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7)

- ⑥澎湖民間故事研究 姜佩君著 25開平裝 特價550元；25開漆布精裝 特價800元(2007)
- ⑦敘事性口傳文學的表述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00)
- ⑧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上)(下)浦忠成著 18開漆布精裝 特價上下各600元(2009)
- ⑨中國民間文學 鹿憶鹿著 25開平裝 特價380元(1999)
- ⑩洪水神話——以中國南方民族與台灣原住民為中心憶鹿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2)
- ⑪台灣民間文學 鹿憶鹿著 25開平裝 特價375元(2009)
- ⑫中國神話傳說 袁珂著 25開平裝三冊 特價550元(1987)
- ⑬山海經校注 袁珂校注 25開漆布精裝 特價500元(1982)
- ⑭中國古代神話選注 徐志平編著 18開平裝 特價380元(2006)
- ⑮蓬萊神話——神山、海洋與洲島的神聖敘事 高莉芬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8)
- ⑯民間文學與民間文化采風 鍾宗憲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6)
- ⑰台灣民間故事類型(含母題索引) 胡萬川編著 25開漆布精裝附光碟 特價500元(2008)
- ⑱真實與想像——神話傳說探微 胡萬川文集① 18開平裝 特價450元；18開精裝 特價650元(2010)
- ⑲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 胡萬川文集② 18開平裝 特價400元；18開精裝 特價600元(2010)
- ⑳高雄遊憩名山傳說研究——以大崗山、半屏山、打狗山為對象 彭衍綸著 25開精裝 特價1200元(2011)

十五、古典小說

- ①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 馮其庸等注 汪惕齋畫 25開精裝三冊 特價1000元(1984)
- ②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 李泉·張永鑫校注 戴敦邦等插圖 25開精裝三大冊 特價1200元(1994)
- ③三國演義校注 吳小林校注 附地圖 25開精裝二大冊 特

價700元(1994)

- ④西遊記校注 徐少知校 朱彤·周中明注 25開精裝三冊
特價800元(1996)
- ⑤〔夢梅館校本〕金瓶梅詞話 梅節校注 25開軟皮精裝三冊
特價1000元；25開漆布精裝 特價1200元(2007)
- ⑥儒林外史新注 吳敬梓原著 徐少知新注 25開漆布精裝
特價450元(2010)
- ⑦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 25開平裝特價250
元(1992)
- ⑧古典短篇小說之韻文 許麗芳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
(2001)
- ⑨紅樓夢的語言藝術 周中明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1997)
- ⑩紅樓夢人物研究 郭玉雯著 25開平裝 特價380元(1998)
- ⑪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 郭玉雯著 25開平裝 特
價400元(2004)
- ⑫詩論紅樓夢 歐麗娟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1)
- ⑬紅樓夢人物立體論 歐麗娟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6)
- ⑭金瓶梅與紅樓夢 王乃驥著 25開平裝 特價260元(2001)
- ⑮紅樓夢解紅樓夢——後四十回非高鶚續著 王乃驥著 25開
平裝 特價600元；25開漆布精裝 特價800元(2010)
- ⑯紅樓夢指迷 王關仕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3)
- ⑰紅樓搖夢 周慶華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7)
- ⑱六朝小說本事考索 謝明勳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03)
- ⑲身體·性別·階級——六朝志怪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學 劉
苑如撰 特價220元(2002)(經售)
- ⑳六朝志怪小說研究述論：回顧與論釋 謝明勳著 25開平裝
特價550元(2011)
- ㉑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 梅家玲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
(2004)
- ㉒金瓶梅藝術論 周中明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01)
- ㉓飲食情色金瓶梅 胡衍南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4)
- ㉔金瓶梅到紅樓夢——明清長篇世情小說研究 胡衍南著 25

開平裝 特價500元(2009)

- ②⑤金瓶梅餘穗 魏子雲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7)
- ②⑥三國演義的美學世界 廖瓊媛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00)
- ②⑦觀三國 羅盤著 25開平裝 特價350元(2010)
- ②⑧古典小說中的類型人物 林保淳著 25開平裝 特價350元(2003)
- ②⑨古典小說的人物形象 張火慶著 25開平裝 特價600元(2006)
- ③⑩古典小說與情色文學 陳益源著 25開平裝 特價380元(2001)
- ③⑪王翠翹故事研究 陳益源著 25開平裝 特價350元(2001)
- ③⑫唐人小說選注 蔡守湘選注 25開平裝三冊 特價600元(2002)
- ③⑬唐代小說承衍的敘事研究 康韻梅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5)
- ③⑭唐傳奇名篇析評 楊昌年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03)
- ③⑮西遊記探源 鄭明嫻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3)
- ③⑯聊齋誌異癡狂士人類型析論 陳葆文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5)
- ③⑰歷代短篇小說選注 劉苑如·高桂惠·康韻梅·賴芳伶選注 18開精裝 特價600元(2003)
- ③⑱余象斗小說評點及出版文化研究 林雅玲著 25開平裝 特價600元(2009)

十六、近現代文學

- ①魯迅小說合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 25開平裝 特價250元(1997)
- ②魯迅散文選集——《野草》《朝花夕拾》及其他 徐少知編 25開平裝 特價350元(2002)
- ③呼蘭河傳 蕭紅著 25開平裝 特價135元(1998)
- ④生死場 蕭紅著 25開平裝 特價135元(1999)
- ⑤人間花草太匆匆——卅年代女作家美麗的爱情故事 蔡登山著 25開平裝 特價200元(2000)
- ⑥人間四月天——民初文人的愛情故事 蔡登山著 25開平裝 特價200元(2001)
- ⑦水晶簾外玲瓏月——近代文學名家作品析評 楊昌年著 25

開平裝 特價300元(1999)

- ⑧兩岸小說中的少年家變 石曉楓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6)
- ⑨南社文學綜論 林香伶著 25開平裝附光碟 特價700元(2009)
- ⑩新詩啓蒙 趙衛民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11)
- ⑪報導文學的核心價值——析論《人間》雜誌 阮桃園著 25開平裝 特價550元(2011)

十七、近現代學人文集

- ①聞一多全集(一) 神話與詩 25開精裝 特價450元(1993)
- ②聞一多全集(二) 古典新義 25開精裝 特價400元(1996)
- ③聞一多全集(三) 唐詩雜論 25開精裝 特價450元(2000)
- ④聞一多全集(四) 詩選與校箋 25開精裝 特價450元(2000)
- ⑤廖蔚卿先生文集① 中古詩人研究 25開精裝 特價400元(2005)
- ⑥廖蔚卿先生文集② 中古樂舞研究 25開精裝 特價450元(2006)
- ⑦王夢鷗先生文集① 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 18開平裝 特價375元(2009)
- ⑧王夢鷗先生文集② 文藝美學 18開平裝 特價400元(2010)

十八、臺灣文學

- ①臺灣古典文學大事年表·明清篇 施懿琳·廖美玉主編 18開漆布精裝 特價800元(2008)
- ②臺語詩的漢字與詞彙：從向陽到路寒袖 林香薇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9)

十九、教學與寫作

- ①創意與非創意表達 淡江大學語文表達研究室編 25開平裝 特價250元(1997)
- ②文學論文寫作講義 羅敬之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01)
- ③論亞里斯多德《創作學》 王士儀著 25開平裝 特價360元(2000)
- ④實用中文寫作學 張高評主編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4)

- ⑤實用中文寫作學（續編） 張高評主編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6)
- ⑥實用中文寫作學（三編） 張高評主編 25開平裝 特價800元（2009）
- ⑦傾聽語文——大學國文新教室 謝大寧主編 18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5)
- ⑧中文創意教學示例 謝明勳、陳俊啓、蕭義玲合編 18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9）
- ⑨語文教學方法 周慶華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7)

二十、語言文字·文法

- ①甲骨文研究（中國古文字與文化論稿） 朱歧祥著 18開平裝 特價500元(1998)
- ②甲骨文讀本 朱歧祥著 18開平裝 特價450元(1999)
- ③甲骨文字學 朱歧祥著 18開平裝 特價500元(2002)
- ④圖形與文字——殷金文研究 朱歧祥著 18開平裝 特價600元(2004)
- ⑤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論稿 朱歧祥著 18開平裝 特價600元(2008)
- ⑥甲骨文考釋 魯實先講授·王永誠編 18開平裝 特價600元(2009)
- ⑦殷卜辭先王稱謂綜論 吳俊德著 18開平裝 特價600元(2010)
- ⑧「往」「來」「去」歷時演變綜論 王錦慧著 25開平裝 特價350元(2004)
- ⑨桂馥的六書學 沈寶春著 18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4)
- ⑩辭章學十論 陳滿銘著 25開平裝 特價500元(2006)
- ⑪新校互註宋本廣韻 余迺永校註 16開精裝 特價500元(2010)
- ⑫漢語語言結構義證——理論與教學應用 許長謨著 25開平裝 特價700元(2010)

二十一、圖書文獻

- ①圖書文獻學考論 趙飛鵬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5)
- ②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 張高評著 25開精裝 特價700元(2008)

二十二、藝術

- ①八大山人之謎 魏子雲著 25開平裝 特價250元(1998)
- ②八大山人是誰 魏子雲著 25開平裝 特價160元(1999)
- ③詩歌與音樂論稿 李時銘著 25開平裝 特價350元(2004)

二十三、宗教

- ①中國佛寺詩聯叢話 董維惠編著 25開精裝三大冊 特價2000元(1994)
- ②佛教與文學的系譜 周慶華著 25開平裝 特價240元(1999)
- ③後佛學 周慶華著 25開平裝 特價280元(2004)
- ④禪學與中國佛學 高柏園著 25開平裝 特價280元(2001)
- ⑤天台智顛的詮釋理論 郭朝順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04)
- 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沈祖湜手書 菊8開平裝 特價250元(2001)
- ⑦鳩摩羅什般若思想在中國 涂艷秋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6)

二十四、兩性研究

- ①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 鍾慧玲主編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1997)
- ②《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 李栩鈺著 25開平裝 特價250元(1997)
- ③不離不棄鴛鴦夢——文學女性與女性文學 李栩鈺著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07)
- ④清代女詩人研究 鍾慧玲著 25開平裝 特價500元(2000)
- ⑤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 鄭毓瑜著 25開平裝 特價280元(2000)
- ⑥婦女與宗教：跨領域的視野 李玉珍、林美玫合編 18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3)
- ⑦婦女與差傳：十九世紀美國聖公會女傳教士在華差傳研究 林美玫著 25開平裝 特價500元(2005)
- ⑧民間文學的女性研究 洪淑苓著 25開平裝 特價350元(2004)

- ⑨現代文學的女性身影 林秀玲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04)
⑩結構與符號之間：台灣現代女性詩作之意象研究 李癸雲著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08)

二十五、集刊

- ①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 創刊～第三號各500元；四～五號各600元
②宋代文哲研究集刊 第一期 600元

二十六、通識叢書

- ①成大中文寫作診斷書（成語篇） 王偉勇主編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09)
②成大中文寫作診斷書（用語篇） 王偉勇主編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10)
③成大傳奇 王偉勇主編 25開平裝 特價400元(2010)
④寫出精采的人生——生命傳記與心靈書寫 林美琴著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10)
⑤藝術欣賞與實務 王偉勇主編 25開平裝 特價300元(2011)
⑥人文經典與創意開發 王偉勇主編 25開平裝 特價450元(2011)

二十七、外版圖書

- ①紅樓夢學刊（2006.1-2010.6）、25開平裝共30冊 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紅樓夢學刊雜誌社出版 售價台幣6000元
②紅樓夢學刊（2011.1-2011.6） 25開平裝共6冊 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紅樓夢學刊雜誌社出版 售價台幣600元
③大觀園研究 25開平裝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售價台幣125元
④紅樓夢大辭典 16開精裝 文化藝術出版社 售價台幣690元
⑤全宋詩 25開精裝共73冊（含《作者索引》） 北京大學出版社 售價台幣14400元
⑥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線裝書1函12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售價台幣8400元
⑦清乾隆舒元煒序本紅樓夢 線裝書1函10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售價台幣4900元

- ⑧十三經注疏 18開精裝共26冊 北京大學出版社 售價台幣14900元
- ⑨臺灣省通志稿 25開精裝共25冊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捷幼出版社印行 售價22000元
- ⑩廿五史辭典(以下10種計12冊,合購價台幣7670元,可分售)
- 史記辭典 16開精裝 山東教育出版社 售價台幣290元
- 漢書辭典 16開精裝 山東教育出版社 售價台幣384元
- 後漢書辭典 16開精裝 山東教育出版社 售價台幣325元
- 三國志辭典 16開精裝 山東教育出版社 售價台幣290元
- 南朝五史辭典 16開精裝 山東教育出版社 售價台幣750元
- 北朝五史辭典(上下) 16開精裝 山東教育出版社 售價台幣952元
- 兩唐書辭典 16開精裝 山東教育出版社 售價台幣750元
- 兩五代史辭典 16開精裝 山東教育出版社 售價台幣279元
- 遼金史辭典 16開精裝 山東教育出版社 售價台幣1400元
- 清史稿辭典(上下) 16開精裝 山東教育出版社 售價台幣2250元

二十八、人生管理系列

- ①吳娟瑜的情緒管理學 吳娟瑜著 25開平裝 特價250元(1997)
- ②吳娟瑜的婚姻管理學 吳娟瑜著 25開平裝 特價250元(1998)
- ③吳娟瑜的溝通管理學 吳娟瑜著 25開平裝 特價230元(1999)
- ④吳娟瑜的男性知見學 吳娟瑜著 25開平裝 特價240元(2000)
- ⑤吳娟瑜的女性成長學 吳娟瑜著 25開平裝 特價250元(2001)
- ⑥吳娟瑜的快樂哲學 吳娟瑜著 25開平裝 特價250元(2001)
- ⑦吳娟瑜的身心安頓學 吳娟瑜著 25開平裝 特價230元(2002)
- ⑧吳娟瑜的幼兒養育學 吳娟瑜著 25開平裝 特價250元(2009)

本書局全省經銷處

(有☆符號者，書較齊整；有☆☆者書最齊整)

台北市：

- ①重慶南路——☆☆三民書局、☆書鄉林、☆建宏書局、☆建弘書局、阿維的書店。
- ②台大附近——☆聯經出版公司、☆☆唐山出版社、台大出版中心(台灣大學內)、女書店、台灣書店、南天書局、政大書城(台大店)、五南文化(台大店)
- ③師大附近——☆☆學生書局、☆☆樂學書局(金山南路)。
- ④復興北路(民權東路口，捷運中山國中站)——☆☆三民書局。
- ⑤木柵——☆☆巨流政大書城(政治大學內)。
- ⑥中正紀念堂——中國音樂書房。
- ⑦陽明山——尙書房(文化大學外)。
- ⑧外雙溪——學連圖書有限公司(東吳大學內)。
- ⑨北投——藝大書店(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內)。

淡水：淡大書城(淡江大學內)。

新莊：敦煌書局(輔仁大學內)。

中壢：敦煌書局(中央大學內、元智大學內、中原大學內)。

新竹：☆☆水木書苑(清華大學內)、☆全民書局(新竹教育大學外、交通大學內)、☆玄奘大學圖書文具部(玄奘大學內)。

台中：☆五楠圖書公司、敦煌書局(逢甲大學內、東海大學內、靜宜大學內、中興大學內)、興大書齋、☆闊葉林書店(中興大

學附近)、上下游文化公司(五權西二街)。

南投：☆暨南大學圖書文具部。

彰化：☆復文書局(彰師大外)。

嘉義：☆復文書局(中正大學內)、滴水書坊(南華大學內)、紅豆書局。

台南：☆成大書城(崇善路)、☆復文書局(台南大學圖書文具部)、敦煌書局、超越書局、金典書局、成功大學圖書部(成功大學成功校區)。

高雄：☆政大書城光華店(光華一路)、☆政大書城河堤店(明仁路)、☆復文書局(高雄師大內、中山大學內)、☆五楠圖書公司(中山一路)。

花蓮：瓊林圖書事業有限公司、☆東華大學校本部東華書坊。

台東：☆銓民書局台東店(新生路)。

連鎖店：全省誠品書店、金石文化廣場、建宏書局。

網路書店：☆☆里仁書局(網址：<http://lernbook.webdiy.com.tw>)

☆☆博客來網路書店(網址：<http://www.books.com.tw>)

☆☆三民網路書店(網址：<http://www.sanmin.com.tw>)

☆☆誠品網路書店(網址：<http://www.eslite.com>)

☆☆金石堂網路書店(網址：<http://www.kingstone.com.tw>)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網址：<http://www.book4u.com.tw>)

吳娟瑜老師的書全省各大書店有售

里仁書局

<http://lernbook.webdiy.com.tw/>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

TEL : (02)2321-8231,2391-3325,2351-7610

FAX : (02)3393-7766

郵政劃撥 : 01572938 「里仁書局」帳戶

E-mail : lernbook@ms45.hinet.net

銀行匯款 : 華南商業銀行信義分行

帳號 : 119-10-003493-8 「里仁書局」帳戶

ATM轉帳銀行代碼 : 008華南銀行

LE JIN BOOKS LTD.

5F-2, NO. 98, Jen Ai Road, Sec. 2,

Taipei, Taiwan, R. O. C.



Please T/T To Our Account:

(外幣匯款帳號)

HUA NAN COMMERCIAL BANK LTD.

SHIN YIH BRANCH

No. 183, Sec. 2, Shin Yih Road,

Taipei, Taiwan, R.O.C.

Swift Address: HNBK TW TP

A/C NO:102-97-002651-1



(人民幣匯款帳號)

中國工商銀行

帳號 : 6222020200081736734

戶名 : 徐秀榮

封面

书名

版权

第六十七回西門慶書房賞雪李瓶兒夢訴幽情

第六十八回鄭月見賈俏透密一意煎安殷勤尋文嫂

第六十九回文嫂通情林太太王三官中詐求奸

第七十回西門獲工完陸級重僚庭參朱太尉

第七十一回李瓶兒何千戶家托夢提刑官引奏朝儀

第七十二回王三官拜西門為義父應伯爵替李銘釋冤

第七十三回潘金蓮不憤憶吹簫郁大姐夜唱鬧五更

第七十四回宋御史索求八仙鼎吳月娘聽宜黃氏卷

第七十五回春梅毀罵申二姐玉簫想言潘金蓮

第七十六回孟玉縷解世吳月娘西門廣斥逐溫葵軒

第七十七回西門慶踏雪訪愛月賁四嫂倚欄盼佳期

第七十八回西門慶兩戰林太太吳月娘玩燈請藍氏

第七十九回西門廣貪慾得病吳月娘墓生產子

第八十回陳經濟竊玉偷香李嬌兒盜財歸院

第八十一回韓道國拐財倚勢湯來保欺主背恩

第八十二回潘金蓮月夜偷期陳經濟畫樓雙美

第八十三回秋菊含恨泄幽情春梅寄柬諧佳會

第八十四回吳月娘大鬧碧霞宮宋公明義釋清風寨

第八十五回月娘識破金蓮奸情薛嫂月夜賈春梅

第八十六回雪蛾唆打陳經濟王婆售利嫁金蓮

第八十七回王婆子貪財受報武都頭殺嫂祭兄

第八十八回潘金蓮托夢守禦府吳月娘布施募緣僧

第八十九回清明節寡婦上新墳吳月娘慎入永一幅寺

第九十回來旺盜拐孫雪娥雪娥官賣守備府

第九十一回孟玉樓愛嫁本干，街內本T街內怒打王管兒

第九十二回陳經濟被陷嚴州府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第九十三回王杏應仗義關貧任道士因財惹禍

第九十四回劉二醉毆險經濟酒家店雪織為娟

第九十五回平安偷盜假當物薛嫂喬計說人情

第九十六回春梅遊玩首家他館守備使張勝尋經濟

第九十七回經濟守禦府用事薛嫂賣花說姻親

第九十八回陳經濟臨清開大店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第九十九回劉二醉罵王六兒張勝忿殺陳經濟

第一百回韓愛姐潮州尋父並日靜師薦拔重

慶祝里仁34週年新書資訊情報

里仁叢書總目

本書局全省經銷處